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七·經部·春秋類

春秋傳服氏注十二卷 〔漢〕服　虔撰 〔清〕袁　鈞輯……一
春秋左傳正義三十六卷(卷一至卷二十四) 〔唐〕孔穎達等撰……六九

E265/07

春秋傳服氏注一　　鄭氏佚書十五之一

鄞袁鈞學

唐會要載宋均詩緯論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春秋孝經唯有評論又載春秋緯注云爲春秋孝經略說世說新語鄭元欲注春秋傳尚未成與服子愼遇宿客舍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元聽之良久多與己同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如上所說鄭于春秋傳雖未有成書而服氏書出于鄭卽鄭學也容有小異大指蓋不殊矣

隋志服氏左氏傳解誼二十一卷舊唐志作三十卷今亦不傳袁集之得十二卷存服所以存鄭也

隱公左氏傳解誼第一 攷證曰集解隱第一疏稱服虔所注題如此今于已下十一公並依此題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

嫌與惠公俱卒故重言之下仲子亦然 本疏

繼室以聲子

聲子之謚非禮也 通典凶禮篇攷證曰晉書禮志云聲子爲謚服虔諸儒以爲非

春王周正月 元年

孔子作春秋于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 本疏

不書卽位

四公皆實卽位孔子修經乃有不書 本疏攷證曰疏稱賈服之說以爲賈說同也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儀父嘉隱公有至孝謙讓之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善其慕賢說讓 本疏攷證曰疏稱賈服

未王命故不書爵

爵者醮也所以醮盡其材也 本疏

北杏之會時已得王命 同上攷證曰疏稱賈服

及其叔段

共謚 本疏攷證曰疏云賈服以共爲謚是賈說同案史記鄭世家注引出奔共賈注共國名也則此疏誤

大叔完聚

以聚禾黍也 本疏

謂之鄭志

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 本疏

不及黃泉

天元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 史記鄭世家注攷證曰又見文選繆熙伯挽歌古詩十九首揚雄劇秦美新三注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
其樂也洩洩
　入言公出言姜明俱出入互相見本疏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咺天子宰夫周禮大行人疏賵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本疏
同軌畢至
　軌車轍也本疏
有宋師
　宋師即黃之師也是時宋來伐魯公自與戰本疏
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二年

　不稱主人毋命不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儀禮士昏禮疏
潢汙行潦之水三年
　畜小水謂之潢水不流謂之汙行潦道路之水本疏攷證曰文選班固答賓戲注引前二句水不流作不洩
東宮得臣之妹
　得臣齊世子名居東宮詩碩人疏
驕奢淫佚所自邪也
　言此四者過從邪起本疏
將修先君之怨于鄭四年
　先君莊公本疏先君之怨隱二年鄭人伐衛是也詩擊鼓序

疏攷證曰諸侯世家以桓公爲平王三十七年即位則鄭以先君爲桓公矣服云莊公疑誤
以除君害
　公子馮將爲君之害詩擊鼓序疏
敝邑以賦與陳蔡從
　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正謂以兵從也論語公冶長疏攷證曰又見詩擊鼓序疏謂之下無兵字
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衛使宋爲主使大夫將故敘衛于陳蔡下詩擊鼓序疏
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
　右宰醜衛大夫濮陳地史記衛世家注攷證曰索隱引「濮陳地」三字作賈注

以數軍實五年
　鄭氏曰軍所以討獲曰實文選左思吳都賦注攷證曰疑是服引鄭說
昭文章
　周禮大司馬職云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遂以獮田本疏攷證曰疏言服虔引大司馬職文不列其詞今據周禮補入
不登于俎
　登升本疏
不登于器

登成本疏

考仲子之宮

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本疏

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宋書樂志攷證曰本疏云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淸明離音

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本疏

鄭人來渝平　六年

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于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本疏

宋人取長葛

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本疏攷證曰疏稱賈服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七年

戎以朝禮及公卿大夫發陳其幣凡伯以諸侯爲王卿士不得修賓主之禮敬報于戎是以冬天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儀禮覲禮疏

及鄭伯盟歃如忘

如而也臨歃而忘其盟載之辭言不精也本疏

先配而後祖　八年

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禮記曾子問疏攷證曰禮記疏稱賈服之義

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

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本疏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

止謂異姓宋司城韓魏□□本疏攷證曰疏引上四字云又引宋司城韓魏爲證韓魏下當有是也二字今爲空方記之

先者見獲必務進　九年

先者見獲言必不往相救各自務進言其貪利也本疏

爭長　十一年

爭長先登授玉儀禮覲禮疏

周之宗盟

宗盟同宗之盟本疏

潁考叔挾輈以走

考叔挾車轅籧馬而走 本疏

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也 史記魯世家注

館于寪氏

館舍也寪氏魯大夫 魯世家注

春秋傳服氏注二　　鄭氏佚書十五之二

鄞袁鈞學

桓公左氏傳解誼弟二

宋華父督 元年

戴公之孫 史記宋世家注

目逆而送之

目者極視精不轉也 史記宋世家注

會于稷以成宋亂 二年

成宋亂成就宋亂 本疏攷證曰疏言鄭眾服虔皆以爲鄭眾同也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

與夷隱四年即位一戰伐鄭圍其東門再戰取其禾皆在隱四年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皆在隱五年六戰鄭伯以王命伐宋在隱九年七戰公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十戰戊寅鄭伯入宋皆在隱十年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師在隱十一年 本疏攷證曰史記宋世家注引賈逵略同

大路越席

大路祀天車也 史記禮書注 總名也如今駕駟高車矣尊卑俱乘之其朱飾有差 劉昭續漢書注 越席結括草以爲席

也（史記禮書注）

藻率鞞鞛

藻畫藻率刷巾（本疏）

鞶厲游纓

鞶大帶厲是大帶之垂者（禮記內則疏攷證曰詩都人士疏云服虔以鞶爲大帶）

纓如索帬今乘輿大駕有之（本疏）

鍚鸞和鈴

鸞在鑣和在衡（史記禮書注）

三辰旂旗

三辰日月星也謂之辰者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

夜星則運行于天民得取其時節故謂之辰也（詩大明疏）

旂旗九旂之總名（儀禮覲禮疏攷證曰覲禮疏上承三辰謂日月星六字）

遷九鼎于雒邑

今河南有鼎中觀（書召誥疏）

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國蔡鄭會于鄧之國都（本疏攷證曰疏言賈服以鄧爲國言蔡鄭云云）

士有隸子弟

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祿不足以及宗是其有隸

子弟也（儀禮既夕疏）

韓萬御戎（三年）

韓萬晉大夫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晉爲大夫以

韓爲氏（詩韓奕疏攷證曰晉世家注引賈說略同）

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

將左軍陳人屬焉（五年）

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詩伯兮序疏）

秋大雩

夏祭天名也（續漢書禮儀志注攷證曰遠下引至𩅦雨止祈作求）雩遠也遠爲

百穀祈𩅦雨言大別山川之雩也（禮記月令疏攷證曰本疏引賈注其

首句即同此末句也）

啟蟄而郊

一說郊祀天祈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續漢書禮儀志注）

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禮記王制疏）

龍見而雩

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

故雩祭以求雨也（續漢書禮儀志注）

始殺而嘗

始殺孟秋（本疏攷證曰疏言賈服始殺惟據孟秋不通建酉之月）

滑于公如曹

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本疏）

吾牲牷肥腯 六年

牛羊曰肥豕曰腯 本疏

子同生

桓公之太子莊公同 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接以大牢

接者子初生接見于父 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以德命爲義

謂若太王度德命文王曰昌文王命武王曰發 本疏

不以畜牲

六畜馬牛羊豕犬雞 本疏攷證曰疏偁鄭眾服虔皆以爲鄭眾同

不以器幣

俎豆罍彝犧象之屬皆不可以爲名也 本疏

宋以武公廢司空

廢司空爲司城 禮記檀弓疏下攷證曰檀弓司城子罕注宋以武公諱司空爲司城疏云知有司城者以春秋時惟宋有司城無司空又匠人營國是司空主營城郭故知云云服虔杜預注傳皆以然

爲□□□□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 同上攷證曰其上當有宋有司城四字禮疏引文節去爾今作空方記之

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七年

穀鄧密邇于楚不親仁善隣以自固卒爲楚所滅無同好之救桓又有殺賢兄之惡故賤而名之 本疏

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九年

大子桓公子莊公射姑曹伯有故使其大子攝而朝曲禮曰諸侯之嫡子攝其君未誓于天子則以皮帛繼子男諸侯之上卿之禮也上卿出入三積饔三牢牽二一享一食宴之也 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初獻

初獻酒如獻爵 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樂奏人上堂也大子歎而哀樂也施父魯大夫 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古之爲享食所以觀威儀省禍福無喪而戚憂

必讎焉今大子臨樂而歎是父將死而兆先見也 本疏

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十一年

不書宋宋後盟 本疏攷證曰經不書宋而傳有宋故服注云然不書上當有經字

君多內寵

言庶子有寵者多 史記鄭世家注

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

爲宋正卿故曰有寵 鄭世家注

夫固謂君 十三年

夫謂鬬伯比也 襄二十三年疏

及齊與宋衛燕戰

衛侯先君未葬而僞爵譏其不僞子 禮記曲禮疏攷證曰疏僞買服

注案經云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此注首似當有經書二字

不書所戰後也

不日者公至而後定戰日地之與日當同時設期公

既不及期地安得及期日也 本疏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十四年

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 本疏

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十五年

檀伯鄭守櫟大夫櫟鄭之大都 水經潁水注攷證曰史記周本紀注引櫟注

烝于夷姜 十六年

上淫曰烝 詩雄雉序疏

構急子

構會其過惡 詩二子乘舟疏

使盜待諸莘

莘衛東地 二子乘舟疏

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 十七年

日官日御典麻數者也是居卿者使卿居其官以主之重麻數也 周禮大史疏

齊侯通焉 十八年

凡淫曰通 詩雄雉序疏攷證曰凡一作傷

享公

爲公設享讌之禮 史記魯世家注

齊侯師于首止

首止近鄭之地 史記鄭世家注

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

鄭子昭公弟子儀也 詩出其東門序疏

春秋傳服氏注三　　　鄭氏佚書十五之三

鄞袁鈞學

莊公左氏傳解誼弟三

不偁卽位文姜出故也 元年

文姜通于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

諱 魏書竇瑗傳

夫人孫于齊

蓋魯桓公之喪從齊來 詩南山序疏 桓公之喪至是年三

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于母以其罪重不可

以反之故書孫于齊亘其實先在于齊本未歸也 同上

攷證曰疏偁賈逵服虔

不偁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

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 魏書竇瑗傳

入告夫人鄧曼 四年

鄧曼姒也 史記楚世家注

治兵于廟 八年

欲共伐郕 本疏攷證曰疏偁何休服虔言

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瓜時七月及瓜謂後年瓜時 史記齊世家注

連稱有從妹在公宮

爲妾在宮也 齊世家注

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

公見彘從者乃見彭生鬼改形爲豕也 齊世家注

豕人立而啼

啼呼也 文選左思蜀都賦注

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九年

齊大夫來迎子糾公不亟遣而盟以要之齊人歸迎

小白 本疏攷證曰疏偁賈服

蒙皋比而先犯之 十年

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而其字

或作建皋 本疏攷證曰疏偁服虔解引樂記以解此

覆而敗之曰取某師 十一年

覆隱也設伏而敗之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敵人不

知敗之易故曰取 本疏

宋公靳之

恥而惡之曰靳 本疏攷證曰又見釋文

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 十二年

蕭亳宋邑也 史記宋世家注

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

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使婦人請而飲之酒醉而
縛之宋世家注
宋人皆醢之
醢肉醬宋世家注
初內蛇與外蛇鬬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
十四年
蛇北方水物水成數六故六年而厲公入本疏
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其叔無後于
鄭十六年
定叔之祖共叔段有伐君之罪宜世不長而云不可

使共叔無後于鄭言其刑之偏頗鄭厲公以孽篡嫡
同惡相恤故篤于共叔欲令其後不絕傳所以惡厲
公也本疏
有蜮爲災也十八年
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鼈古無今有含沙射入
人皮肉中其瘡如疥徧身濩濩蜮蜮故曰災周禮蟈氏疏攷
證曰本疏引徧身六字蜮作或
執燕仲父二十年
南燕伯爵本疏
鄭伯享王于闕西辟二十一年
西辟西偏也當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本疏
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
爵鄭伯由是始惡于王
鞶鑑王后婦人之物非所以賜有功爵飲酒器玉爵
也一升曰爵爵人之所貴者言鄭伯以其父得賜不
如虢公爲是始惡于王積而成怨本疏
翹翹車乘二十二年
翹翹遠貌詩漢廣疏
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臣將享君必卜之示戒愼也本疏攷證曰又見詩湛露疏臣下無將字卜下

無之字戒作敬
五世其昌竝于正卿
言完後五世與卿竝列史記陳世家注
風行而著于土
巽在坤上故爲著土也一曰巽爲風復爲木風吹木
實落去更生他土而長育是爲在異國本疏攷證曰疏云此之等
類皆取前後二卦以占吉凶賈服及杜竝皆同
冬饑二十八年
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傳言饑而經不
書者得齊之糴救民之急不至于饑也本疏

臧孫辰告糴于齊

無庭實也儀禮聘禮疏 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于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于穀故云如楚乞師本疏

鬬射師諫 三十年

射師若敖子鬬班也本疏

謀山戎也

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史記齊世家注

虞夏商周皆有之 三十二年

虞舜祖考來格鳳皇來儀百獸率舞本疏

從之

從之言欲與通也本疏

割臂盟公

割其臂以與公盟史記魯世家注

圉人犖

圉人掌養馬者犖其名也魯世家注

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

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水經泗水注

使鍼季酖之

酖鳥一名運日鳥史記魯世家注

成季奔陳

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先奔魯世家注

立閔公

閔公于是年九歲閔二年疏

春秋傳服氏注四　　　　鄭氏佚書十五之四

鄭袁鈞學

閔公左氏傳解誼弟四

因重固元年

重不可動因其不可動而堅固之本疏

以滅耿滅霍滅魏

三國皆姬姓魏在晉之蒲坂河東也史記晉世家注攷證曰索隱引魏在蒲坂四字又引首句元和郡縣圖志引魏在六字

分之都城

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晉世家注

而位以卿先為之極

言其祿位極盡于此也晉世家注

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

數從一至萬為滿魏喻巍巍高大也以魏賞畢萬是為天開其福晉世家注

初畢萬筮仕于晉

畢萬在周筮仕于晉本疏

虢公敗犬戎于渭隊二年攷證曰今本作渭汭據注服本是隊字今改正

隊謂汭也水經渭水注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

公即位時年九歲本疏

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

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姜氏本疏攷證曰疏偁賈服之說

季氏亡則魯不昌

謂季友出奔魯弒二君本疏

鶴有乘軒者

車有藩曰軒本疏

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

昭伯衛宣公之長庶伋之兄宣姜宣公夫人惠公之

母詩牆有茨序疏

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魚獸名詩采薇疏重牢也本疏攷證曰又見史記晉世家注

伐東山皋落氏

赤翟之都也水經河水注世謂之哥亳城蓋聲相近通志都邑略

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廚膳飲食史記晉世家注

有守則從

有代太子守則從之晉世家注

從曰撫軍

助君撫循將士晉世家注

君其舍之

舍之置申生勿使將兵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不對而退

里克不對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無懼弗得立

不得立已也史記晉世家注

公衣之偏衣

偏裻之衣偏異色駮不純裻在中左右各異故曰偏衣晉世家注

佩之金玦

以金爲玦也晉世家注

是服也狂夫阻之

阻止也方相之士蒙玄衣朱裳主索室中毆疫號之爲狂夫止此服言君與太子以狂夫所止之服衣之本疏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速召也疾也言太子不去自必危疾召罪狐突知其雖亂本既成而太子拘于一節不違至孝之義與皋落雖戰勝而歸猶不能免于難而使父有悖惑殺子之罪故傳備眾賢之言以迹太子所以死也經在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成風聞成季之繇

繇抽也抽出吉凶也易釋文

衛文公

戴公卒在于此年詩定之方中序疏

春秋傳服氏注五　　鄭氏佚書十五之五

鄞袁鈞學

僖公左氏傳解誼弟五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元年攷證曰疏云公羊以爲此言次于聶北救邢與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二事相反爲之作說言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彼是臣也先通君命賈服取以爲說）

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虛丘魯邑魯有亂邾使兵戍虛丘魯與邾無怨因兵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本疏）

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閔公死時年九歲（閔二年疏攷證曰此注未全疏偁二年注云云哀姜之葬在二年經服蓋引經爲說故疏偁此注在二年爾）

請以屈產之乘（二年）

屈產生也（公羊疏）

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

謂冀伐晉也（本疏鄍晉別都續漢書注）

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

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偁前恩以誘之（本疏）

滅下陽

下陽虢邑在太陽東北三十里（史記晉世家注攷證曰又見水經河水注下作夏東下無北字至下有城南二字）

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四年）

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本疏攷證曰書費誓疏引賈說同）

昔召康公

召公奭（史記齊世家注）

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

五侯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九伯九州之長太公爲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詩旄丘序疏攷證曰男下本無五等諸侯四字從周禮大宗伯疏補入周禮疏引五等諸侯九州之伯八字偁賈服注）

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是皆太公始受封土地疆境所至也（史記齊世家注攷證曰索隱引大公受封境界所至八字）

昭王南征没而不復寡人是問（攷證曰今本無没字從宋本）

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故桓公以爲辭責問楚也（齊世家注）

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

方城山名也（詩殷武疏）在漢南（史記齊世家注攷證曰齊世家注上承方城山三字）

索隱止引此三字漢水名皆楚之隘塞耳詩殷武疏

屈完及諸侯盟

言來者外楚也嫌楚無罪言來以外之本疏攷證曰疏云公羊傳曰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服虔取以爲說經書楚屈完來盟于師此言來上當有經字

太子祭于曲沃

齊姜廟所在史記晉世家注

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五年

人君入太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禮記玉藻疏攷證曰又見通典吉禮篇大享明堂引無告朔二字詩靈臺疏引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九字偁賈服注

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臺則空書時月禮記中庸疏攷證曰中庸疏偁賈服之義

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史記晉世家注

披斬其袪

袪袂也晉世家注

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諺所謂輔車相依

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詩碩人疏

且虞能親于桓莊乎甚愛之也攷證曰今本甚作其據注服本作甚

愛之甚當謂愛桓莊之族甚也本疏

民不易物惟德繄物

繄發聲也言黍稷牲玉不易無德薦之則不見饗有德則言饗言物爲有德用也詩泂酌疏

均服振振

袀同也周禮雞人疏攷證曰疏偁賈服等皆爲均而文選注引服說作袀是雞人疏字譌賈服本異故疏云然若作均則同今本矣漢書五行志作袀師古以爲黑衣戎事上下同服故袀亦有同義今改正

袀服黑服也文選潘岳閑居賦注

而修虞祀

虞所祭祀命祀也史記晉世家注

子華由是得罪于鄭七年

鄭伯罪之也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以敗狄于采桑八年

翟地史記晉世家注攷證曰又見索隱

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

不薨于寢寢謂小寢不殯于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

謂之廟禮記檀弓疏攷證曰密大記疏引服謂小寢也五字

以伯舅耋老九年

七十曰耋詩車鄰疏攷證曰又見禮射義爾雅釋言二疏

及高梁

晉地也史記齊世家注

公謂公孫枝

秦大夫公孫子桑史記秦本紀注

子弒二君與一大夫十年

奚齊卓子荀息也史記晉世家注

狐突適下國

晉所滅國以為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國也晉世家注

余得請于帝矣

帝天帝請罰有罪晉世家注

及七輿大夫

下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往前申生將下軍今七輿大夫為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本疏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十二年

□□□戎伐周晉伐戎救周故和也史記周本紀注攷證曰服以和訓平此注前當有平和也三字引者脫爾空方記之

陪臣敢辭

陪重也諸侯之臣于天子故曰陪臣周本紀注

謂百里十三年

秦大夫史記晉世家注

沙鹿崩十四年

沙山名鹿山足林屬于山曰鹿本疏

號射曰

號射惠公舅史記晉世家注

公曰不孫十五年

孫順晉世家注

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

二子晉大夫也晉世家注

輅秦伯

輅迎也晉世家注攷證曰又見索隱

晉于是乎作爰田

爰易也賞眾以田易其疆畔本疏攷證曰疏偁服虔孔晁皆云

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无相也

離為戈兵兌為羊震變為離是用兵刺羊之象也三

至五有坎象坎爲血血在羊上故刺無血也震爲竹
竹爲筐震變爲離離爲火火動而上其施不下故筐
無實也三至五爲坎坎爲月月生西方故爲西隣坎
爲水兌爲澤澤聚水故坎責之澤澤償水則竭故責
言不可償兌爲金離爲火金火相遇而相害故無助
也本疏

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
于宗丘

離爲日爲火秦嬴姓水位三至五有坎象水勝火故
爲嬴敗姬五至三有坎爲水象震爲車車得水而說

其輹也震爲龍龍爲諸侯旗離之震故火焚其旗也
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必敗韓有先君之宗廟
故曰宗丘本疏

寇張之弧

坎爲寇爲弓故曰寇張之弧本疏

此一役也

一役者謂韓戰之役本疏

箕子曰

紂之庶兄本疏

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十六年

鷁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己行
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鷁退吉凶
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本疏

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十七年

圉人掌養馬臣之賤者不聘曰妾史記晉世家注

齊侯好內

內婦官也史記齊世家注

因內寵以殺羣吏

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也齊世家注

凡斂塞從時二十年

闔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修闔扇孟冬修
鍵閉從時從此時也本疏

修城郭二十一年

國家凶荒則無道之國乘而加兵故修城郭爲守備
也本疏

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二十二年

曲禮曰世婦以下自偁婢子婢子婦人之卑偁也史記晉世家注

富辰言于王

富辰周大夫史記周本紀注

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二十三年
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史記齊世家注
策名委質
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于策委死之質于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于其君也史記弟子傳索隱
司空季子
胥臣曰季也史記晉世家注
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
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也史記晉世家注

二十乘
八十匹史記宋世家注
降服而囚
申意于楚子仲于知己降服于懷嬴屈于不知己本疏
臣負羈紲二十四年
一曰犬繮曰紲古者行則有犬本疏
軍于郇
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水經涑水注攷證曰水經注京相璠曰春秋土地名桑泉臼衰並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至解可知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爲郇城攷服虔之說又與俗符賢于杜氏單文孤證矣

晉侯逆夫人嬴氏
穆公女史記秦本紀注
上下相蒙
蒙欺也史記晉世家注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
惠王以后之鞶鑑與鄭厲公而獨與虢公玉爵滑小國近鄭世世服從而叛違鄭師伐之聽命後自怨于王王以與衛史記周本紀注
召穆公

召穆公王卿士詩蕩序疏召康公十六世孫然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並世而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詩民勞序疏攷證曰前有穆公二字文重節去
又有厲宣之親
母弟詩鄭譜疏
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二十五年
阪泉地名史記五帝本紀注
次于陽樊
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也史記晉世家注攷證曰樊已下又見劉昭續漢書注黃徹碧溪詩話山下有甫字

修衛文公之好
明不失子道禮記曲禮疏攷證曰經云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注云然者謂偁衛子也其上
當有經偁衛子四字引者捝尓
公使展喜犒師　二十六年
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勞苦謂之勞也本疏
室如懸磬
言室屋皆發撤榱椽在如懸磬本疏
夔子
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史記
楚世家注攷證曰水經江水注引在巫八字

自南河濟　二十八年
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史記衛世家注
衛侯出居于襄牛
衛地也史記晉世家注
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
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蔿賈讒慝之口謂子玉
過三百乘不能入也晉世家注
而盬其腦
如俗語相駡云啑女腦矣本疏
作王宮于踐土

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爲
之作宮史記晉世家注
駟介百乘徒兵千
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晉世家注
旅弓矢千
矢千則弓十詩彤弓序疏
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王庭踐土也史記晉世家注攷證曰又見索隱
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
謂馬飾禮記王制疏

天王狩于河陽
河陽溫也水經河水注攷證曰水經注偁賈逵服虔之說史記周本紀引作賈注陽下有晉之
二字
晉侯作三行
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也史記晉世家注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
信　二十九年
言入律之音聽禽獸之鳴則知其嗜欲生死可知伯
益明是術故堯舜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官又在四
夷周禮夷隸疏攷證曰賈服同疏引此注下卽云賈服意謂不與禮合故爲此說

鄭公子蘭出奔晉三十年

公子蘭鄭文公賤妾燕姞之子穆公□子鄭遂舉公子故奔晉也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請無與圍鄭許之

晉善蘭不忘本國故也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使待命于東

待命于鄭東也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有昌歜

昌歜昌本之菹周禮遂人疏

形鹽

尅形遂人疏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先聘晉後聘周本疏攷證曰疏偁賈服解

猶三望三十一年

三望分野之星國之山川本疏攷證曰疏偁賈逵服虔周禮小宗伯疏引服氏注野下無之字國之作國中穀梁疏引同周禮疏又偁賈注

秦師輕而無禮三十三年

無禮謂過天子門不橐甲束兵而但免胄本疏

惟是脯資餼牽竭矣

腥曰餼儀禮聘禮疏

遂塋以葬文公

非禮也史記晉世家注

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

鄶城故鄶國之墟詩鄭譜疏

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特祀于主謂在寢烝嘗禘于廟者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于廟虞儀禮士虞禮疏遭烝嘗乃于廟則自三年以前未得遷于廟而禘祭禮記檀弓疏

春秋傳服氏注六　　　鄭氏佚書十五之六

鄞袁鈞學

文公左氏傳解誼弟六

忍人也元年

言忍爲不義史記楚世家注

能事諸乎

若立職子能事之楚世家注攷證曰事之下疑挩乎字

能行大事乎

謂弑君楚世家注

不登于明堂二年

明堂祖廟通典吉禮篇大享明堂類攷證曰本疏及禮玉藻疏竝云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

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

周家祖后稷以配天明不可先也故言不先不窋禹湯異代之王故言不先鯀契也本疏

取王官及郊三年

皆晉地不能有史記秦本紀注

舉人之周也

周備也秦本紀注

晉侯伐秦圍邧新城四年

秦邑新所作城也史記晉世家注

王使榮叔來含且賵五年

含賵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譏之本疏攷證曰疏偁賈服

忽諸

諸辭詩柏舟疏

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六年

使射姑代先且居趙盾代趙衰也箕鄭將上軍林父佐也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也改蒐于董趙盾將中軍

射姑奔狄先克代佐中軍耳本疏

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

子車秦大夫氏也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詩黃鳥疏

爲之律度

鳧氏爲鐘各自計律倍而半之黃鐘之管長九寸則黃鐘之鐘長二尺二寸半餘鐘亦各自計律倍而半之度量衡其本俱出于律本疏

晉人以難故

晉國數有患難也史記晉世家注

難必紓矣攷證曰今本抒疏引服虔作紓

紓緩也 本疏

辰嬴嬖于二君

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 史記晉世家注

班在九人

班次也 晉世家注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 七年

康公秦穆公太子罃晉出也 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無衛

衛從兵也 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故有呂郤之難

鄭氏佚書　春秋傳服氏注六　三

呂甥郤芮欲焚公宮也 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穆嬴

襄公夫人 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將焉寘此

寘置也 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此太子 史記晉世家注

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

如子善爲教誨此子使之有賢才知人君之道也則吾受子之賜賜猶惠才而受賜美其教也不才怨子惡其教不至 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言猶在耳

君沒未久其言聲語氣尚在耳 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

言諸大夫患穆嬴之言以君顧命之言責己也 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且畏偪

畏逼迫無罪公一云畏他公子相逼迫也 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正德利用厚生

正德人德利用地德厚生天德 周禮大司樂疏攷證曰疏偁賈服注

晉侯使解揚 八年

解揚晉大夫 史記晉世家注

鄭氏佚書　春秋傳服氏注六　四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

致之于鄭 本疏

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十一年

反不書者施而不德 本疏

鄋瞞侵齊遂伐我

鄋瞞長翟國名 史記魯世家注 伐我不書諱之 本疏

富父終甥駟乘

富父終甥魯大夫也 史記魯世家注

敗狄于鹹

魯地也 魯世家注

富父終甥舂其喉攷證曰今本作摏據注服本是舂字

舂猶衝魯世家注

以命宣伯

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獲喬如以名其子使

後世旌識其功魯世家注

初宋武公之世

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魯世家注

獲長狄緣斯

不言所埋埋其身首同處于戰地可知本疏

皇父之二子死焉

賈逵云皇父與穀甥牛父三子皆死鄭眾以為穀甥牛父二人死耳皇父不死馬融以為皇父之二子從父在軍為敵所殺名不見者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如令皆死誰殺緣斯虔謂殺緣斯者未必三子之手士卒獲之耳下言宋公以門賞耏班班為皇父御而有賞三子不見賞疑皆死賈君為近之本疏攷證曰虔謂本作服虔云以義改也服氏解誼每列眾說而折衷之疏引此注自賈逵云至賈君為近之則賈逵已下皆解誼中所有也孔氏易虔謂為服虔云隔斷遂使原引幾不可知賴有賈君為近之一語耳知服虔云當是虔謂者鄭注每用元謂以別眾說漢人多然

衞人獲其季弟簡如

獲與喬如同時史記魯世家注

郲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循攷證曰今本作徇據注服本是循字

自安猶自處也夫鍾邑名循順也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郲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郲邽來奔十二年

立君改立君不問天子也郲邽亦邑名也一曰郲邦之家寶圭太子及自而自安于夫鍾國人以為不順故郲伯卒而更立君太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鍾來奔也御覽皇親部太子類攷證曰大子及自句不辭有挩譌

取羈馬

晉地也史記秦本紀注

以從秦師于河曲

河曲晉地秦本紀注

能賤而有恥十三年

謂能處賤又且知恥言不可汙辱本疏攷證曰白珽湛淵靜語引此注無謂字

乃使魏讐餘攷證曰今本作壽餘據注服本是讐字

魏讐餘晉之魏邑大夫史記秦本紀注

繞朝贈之以策

繞朝以策書贈士會本疏

大室之屋壞

大室太廟之上屋也 北史牛宏傳攷證曰又見通志一百六十隋書四十九引者室廟二字例換誤詩魯頌譜禮記明堂位二疏並引太廟之室四字本疏云賈服等皆以爲太廟之室也

子家賦載馳之四章

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于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 詩載馳序疏

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 十四年

子殺身執閔之故言子爲在室辭 本疏

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 十五年

華耦爲卿侈而不度以君命修好結盟舉其官屬從之空官廢職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之 本疏攷證曰疏釋服注之意云其意以爲貴之者魯人貴之非君子貴之

史佚有言

史佚周成王太史 禮記玉藻疏

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魯國中小寇非異國侵伐故不書也 本疏

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 十六年

襄公夫人周襄王之姊王姬也不可鮑不肯也 史記宋世家注

齊侯伐我北鄙 十七年

再來伐魯西鄙諱北鄙不書諱仍見伐 本疏

以葴陳事

葴敕也 本疏攷證曰疏言賈服皆云

鹿死不擇音

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于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

急之至也 本疏

周甘歜敗戎于邥垂

邥垂在高都南 水經洛水注

而私事襄仲 十八年

襄仲公子遂 史記魯世家注

叔仲不可

叔仲惠伯 魯世家注

在九刑不忘

正刑一議刑八小司寇八辟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謂之八刑 本疏攷證曰疏云服云正刑一議刑八即引小司寇八議議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之辟此八議者載于司寇之章周公已制之矣後世更作何所復加但所議八等之人就其所犯正刑議其可赦與否八者所議其刑一也安得謂之八刑今取小司寇文補入

又取疏駁服語謂之八刑四字入注爲九刑周禮司刑疏攷證曰司刑疏引賈服說正刑一加之以八議又引王氏詳說倂賈服以爲五刑一與八議爲九刑今取爲九刑三字入注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

仲容叔達

八人禹水之屬也本疏

謂之渾敦

山海經以爲驩兜人面馬喙渾敦亦爲獸名本疏

少皞氏

金天氏帝號史記五帝本紀注

服讒蒐慝以誣成德攷證曰成今作盛據注服本是成字

蒐隱隱慝謂陰隱爲惡也成德謂成就之德故爲賢

八也本疏

謂之窮奇

謂共工氏也其行窮而好奇史記五帝本紀注

謂之檮杌

案神異經云檮杌狀似虎毫長二尺人面虎足豬牙

尾長丈八尺能鬬不退本疏

縉雲氏

夏官爲縉雲氏本疏

謂之饕餮

貪財爲饕貪食爲餮本疏攷證曰疏倂先儒賈服等注案神異經云

饕餮獸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本疏

以禦螭魅

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啖虎或曰魅人面獸身而

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周禮家宗人疏攷證曰史記五帝本紀注引魅人面以下魅上有螭字據周禮疏則人面獸身四足者是魅訓衍螭字尔獸身下無而字所生下有以字

鄱袁鈞學

宣公左氏傳解誼弟七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元年

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 本疏

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既救陳而楚師侵宋趙盾欲救宋而楚師解去 本疏

遇于北林

北林鄭南地也 水經洧水注

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二年

賈逵云叔牂宋守門大夫華元既見叔牂牂謂華元曰子見獲于鄭者是由子之馬使然也華元對曰非馬自奔也其人爲之也謂羊斟驅入鄭也奔走也言宋人贖我之事既和合而我既來奔耳鄭衆云叔牂卽羊斟也在先得歸華元見叔牂牂卽誣之曰奔入鄭軍者子之馬然也非我也華元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汝驅之耳叔牂既與華元合語而卽來奔魯又一說叔牂宋人見宋以馬贖華元謂元以贖得歸謂元曰子之得來當以馬贖故然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已不由馬贖自以人事來耳贖事既合而我卽來奔 本疏攷證曰疏謂服虔載三說皆以子之馬然爲叔牂之語對曰以下爲華元之辭因列賈逵鄭衆及又一說于後是此三說竝服注所有也解誼列衆說而折衷之疏云皆以爲者或卽約折衷之辭與

于思于思

白頭貌 詩韓奕疏攷證曰本疏作賈注

宰夫胹熊蹯不熟

蹯熊掌其肉難熟 史記晉世家注

遂跣以下 攷證曰疏云服本扶作跣

趙盾徒跣而下走 本疏

公嗾夫獒焉

㖩嗾也夫語辭獒犬名公乃嗾夫獒使之噬盾也 本疏 攷證曰釋文云嗾服本作㖩則注當以嗾訓㖩本疏引作嗾㖩也蓋倒換字今正之

宦三年矣

宦學也 禮記曲禮疏 學仕也 史記晉世家注攷證曰本作宦官學士也案疏云曲禮宦學事師二者皆是學但宦者學仕學者學經藝以此爲異曲禮疏引者既以學訓宦則史記注當是宦學學仕也五字蓋譌學爲宦謂仕爲士官今正之

不告而退
不望報晉世家注
爲訟受惡
間義則服晉世家注
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
驪姬與獻公及諸大夫詛無畜羣公子欲令其二子
專國本疏
趙盾請以括爲公族
公族大夫也史記晉世家注
趙盾爲旄車之族

耗車戎車之倅詩汾沮洳疏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三年
陸渾戎在洛西南觀兵陳兵示周也史記楚世家注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以郊勞禮迎之也楚世家注
貢金九牧
使九州之牧貢金楚世家注
螭魅魍魎
螭山神獸形魅怪物魍魎木石之怪周禮家宗人疏
文公報鄭子之妃

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報復也淫親屬之妻曰報漢
律淫季父之妻曰報詩雄雉序疏
子公之食指動四年
第二指史記鄭世家注俗所謂啑鹽指也本疏
以貫笠轂
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一曰車轂
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本疏
豐之離六年
日中而昏也釋文攷證曰此注未全釋文日上衍昧字豐二爲离主爻至明應五柔暗故爲日中見斗之象斗昏見者故服云日中而昏也

令尹蔿艾獵城沂十一年
艾獵蔿賈之子孫叔敖也此年云令尹蔿艾獵明年
云令尹孫叔敖明一人也本疏
韓厥爲司馬十二年
厥韓萬元孫本疏
觀釁而動
釁閒也釋文
彘子曰
食采于彘本疏攷證曰其上當有彘子先縠四字文不具
在師之臨

坎爲水坤爲眾又互體震震爲雷雷鼓類又爲長子長子帥眾鳴鼓巡水而行行師之象也臨兌爲澤坤爲地居地而俯視于澤臨下之義故名爲臨 本疏

彘子尸之

主此禍也易師卦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佐之于元帥弟子也而專以師濟使不當也軍必破敗而輿尸 本疏

藍縷

言其縷破藍藍然 本疏

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爲卒言廣有一卒爲承也五十人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 周禮司馬疏

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兩飾也掉正也 本疏攷證曰此杜注疏云兩飾掉正皆無明訓服虔亦云是相傳爲然也

射麋麗龜

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 本疏

晉魏錡

讐子 本疏

脫扃

扃橫木投輪間一曰車前橫木也 釋文

鄭石制實入楚師

入楚師使楚師來入鄭 本疏

登諸樓車 十五年

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 史記鄭世家注

有死無霣

霣墜也 鄭世家注

與之盟而告王

與華元私盟許爲退師若孟任割臂與魯莊公盟 本疏

宋及楚平

稱人眾辭善其與眾同欲 本疏

而奪黎氏地

黎侯之國 詩旄丘序疏

故文反正爲乏

言人反正者皆乏絕之道也人反德則妖災生妖災生則國滅亡是乏絕之道也 本疏

成周宣榭火 十六年

宣宣揚威武之處 本疏

公孫歸父 十八年

歸父襄仲之子 史記魯世家注

欲去三桓

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 魯世家注

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援助也仲殺嫡立庶國政無常隣國非之是失大援助也 魯世家注

春秋傳服氏注八　　鄭氏佚書十五之八

鄭袁鈞學

成公左氏傳解誼弟八

作丘甲 元年

司馬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 禮記坊記疏攷證曰此下原引有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三十二字與後詩疏複刪之 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 詩信南山疏攷證曰詩疏引此前有司馬法云四邑爲丘八字文重刪去

師陳于鞌 二年

鞌齊地名也 史記齊世家注

奉觴加璧以進

司馬法其有殞命以行禮如會所用儀也若殞命則左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 本疏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

欲令齊隴畝東行 史記齊世家注

五伯之霸也

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也 詩譜序疏

若苟有以藉口

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本疏

織紝

織紝治繒帛者詩采蘋疏

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六年

鞌之戰禱武宮以求勝故立其宮本疏

必居郇瑕氏之地

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水經涑水注

沃饒而近盬

土平有溉曰沃盬盬池也水經涑水注

子之佐十一人

是時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將新下軍趙旃佐之本疏

使爲行人于吳七年

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客之幣辭史記吳世家注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八年

不稱主人毋命不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儀禮士昏禮疏

武從姬氏

成公之女本疏攷證曰疏偁賈服先儒皆云

召桓公來賜公命

夷狄曰天子禮記曲禮疏攷證曰本疏于經下引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成叔歸含且賵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益賈服義同

致女九年

謂成昏禮記曾子問疏

晉侯夢大厲十年

公明之鬼本疏

居肓之上膏之下

膏雖凝者爲脂釋者爲膏其實凝者亦曰膏故內則云小切狼臅膏本疏攷證曰疏偁賈服

郤犨來聘十一年

郤克從祖昆弟本疏

吾不以妾爲姒

兄弟之妻相謂爲姒本疏攷證曰疏偁賈逵鄭元皆云

成子受脤于社十三年

脤祭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爲之脤漢書五行志注

寡人不佞

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 論語公冶長疏

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 十五年

魚石卿故書 本疏

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 十六年

外絕其好刑不正邪也食話言義不建利也疲民以逞信不守物也 本疏

晉楚遇于鄢陵

鄢陵鄭之東南地也 史記晉世家注

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

賁皇州犂皆言曰晉楚之士皆在君側且陳厚不可當州犂言晉彊賁皇言楚彊故云皆曰也 本疏

其卦遇復

復反也陰盛于上陽動于下以喻小人作亂于上聖人興道于下萬物復萌制度復理故曰復也 本疏

射其元王中厥目

陽氣觸地射出為射之象 本疏

有韎韋之跗注

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于跗 周禮司服疏攷證曰疏併賈服等說

子反命軍吏察夷傷

金創為夷 本疏

宣伯通于穆姜

宣伯叔孫僑如 史記魯世家注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

叔孫豹先在齊矣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宗國聞白國佐為魯請逆 本疏

宋齊衛皆失軍

失軍失其軍糧 本疏

懼不敢占也 十七年

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也 詩渭陽疏

辛未朝于武宮 十八年攷證曰今本辛巳疏云服虔本作辛未

荀賓為右司士屬焉

司士主右之官謂司右也 本疏

春秋傳服氏注九　　鄭氏佚書十五之九

鄞袁鈞學

襄公左氏傳解誼弟九

敗其徒兵于洧上 元年

洧水名 史記鄭世家注

是棄功與言 二年攷證曰今本功作力釋文偁服本如此

帥組甲三百 三年

以組綴甲 初學記武部甲類攷證曰又見禮書本疏偁賈注

建一官而三物成

所舉三賢各能成其職事 本疏

事君不辟難

謂敢斬揚干之僕是不辟獲戾之難 本疏

使佐新軍

于是魏頡卒矣使趙武將新軍代魏頡升魏絳佐新軍代趙武也 本疏

武不可重 四年

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 本疏

戎狄薦居

薦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 本疏

子罕善之如初 六年

言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孳弱之罰復善樂轡如初是爲茹柔吐剛惡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 本疏

使皇鄖命校正出馬 九年

皇鄖皇父充石之後十世宗卿爲人之子大司馬椒也 本疏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

商丘地名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丘

湯以爲號 詩商頌譜疏攷證曰本疏引作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天下號

棄位而姣不可謂貞

姣讀爲放效之效言效小人爲淫 本疏攷證曰原引讀字在姣字之前此疏約服義也今改正釋文云服氏同稽叔夜音效

肆眚圍鄭

放鄭囚 本疏

次于陰口而還

登南曰陰口者水口也 水經洧水注

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

人君禮十二而冠 宋書禮志攷證曰偁賈服說

以先君之祧處之
曾祖之廟曰祧禮記祭法疏攷證曰又見冠義疏本疏引服注云祧謂曾祖之廟也
冠于成公之廟
成公衞曾祖時不冠于衞之始祖以非己廟故也儀禮士冠禮疏攷證曰曾祖下本有故以祧爲曾祖廟七字此疏語雜入者今去之
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
質誠也無忠誠之信故神弗臨也本疏
會吳子壽夢也十年
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本疏

其將不免乎
免脫也言將不脫罪禍不以壽終也傳舉此者爲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二十五年崔杼弒其君光起本也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
抉撅也謂以木撅抉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門者下屬爲句本疏
親受矢石
古者以石爲箭鏑國語有隼集于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砮本疏

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
不書諱從晉不能服鄭旋復爲楚鄭所伐恥而諱之也本疏
以位序聽政辟
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之使以次先爲士大夫乃至卿也本疏
同盟于亳十一年攷證曰公羊疏云服氏之經作京城北
七姓十二國之祖
晉主盟不自數本疏
以師悝師觸師蠲

三師鐘師鎛師磬師謂悝能鐘觸能鎛蠲能磬也本疏
廣車軘車
鄭元云廣車橫陳之車也虔謂軘車屯守之車也本疏攷證曰又見宣十二年疏末竝無也字虔謂二字本作服虔云以義改
淳十五乘攷證曰疏云徧見服本皆云淳十五乘當時杜本作輴十五乘故疏云然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
漢家郡守行大夫禮鼎俎籩豆工歌縣春秋左氏膏肓釋痾攷證曰此書亦服氏作引見續漢書四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八年從四年以來至十一年也九合諸侯者五年會

于戚一也其年又會于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于鄬三也八年會于邢丘四也九年會于戲五也十年會于柤六也又戍鄭虎牢七也十一年同盟于京城北八也又會于蕭魚九也本疏攷證曰晉世家注引作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城棣救陳三會于鄬四會于邢丘五同盟于戲六會于柤七戍鄭虎牢八同盟于京城北九會于蕭魚則約之文京城本作亳城從公羊疏言服氏之經作京城改

不猶愈乎十三年

愈猶病愈本疏

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十四年

宣公曹伯盧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晉侯伐秦卒于師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宣公卒殺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子臧負芻庶兄史記吳世家注

不獲成焉

不得成戰陳之事本疏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

孫文子林父也甯惠子甯殖也敕戒二子欲共晏食皆服朝衣待命旰晏也史記衛世家注

二子從之

從公于囿衛世家注

孫文子如戚

戚孫文子邑也衛世家注

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鄄人執之

執追公徒者公如鄄故鄄人爲公執之本疏攷證曰又見史記齊世家注

射兩鉤而還

鉤車軛也兩軛叉馬頸者詩小戎疏攷證曰本疏無鉤也二字兩軛作兩邊

王室之不懷緊伯舅是賴攷證曰舊本及賈氏皆作壞釋文云服本作懷

懷柔也緊蒙也賴恃也王室之不懷柔諸侯恃蒙齊桓之匡正也本疏

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詩都人士疏攷證曰又見讀詩記引

屈蕩爲連尹十五年

連尹射官言射相連屬也本疏

富

富賣玉得富周禮太宰疏

使諸大夫盟高厚十六年

惡大夫專而君失權也本疏攷證曰疏云賈服取公羊穀梁爲說

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十七年

弔生曰唁以生見獲故唁之也詩載馳疏攷證曰又見節南山疏釋文引

前四字

抑君賜不終

言君義已故來唁之是惠賜也謂已無亦不以義望已是不終也本疏

不如蓋之

蓋覆蓋之言左師無膺鸇之志而蓋不義之人故尤之本疏

左師爲己短策茍過華臣之門必騁

策馬捶也自爲短策過華臣之門助御者擊馬而馳惡之甚也本疏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十八年

北風夾鐘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南律氣不至故死聲多吹律而言歌與風者出聲曰歌以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故言歌風周禮太師疏攷證曰又見保章氏疏本疏云服虔以爲卯酉以北律呂爲北風以南爲南風又引南律二句南下有風字亦聲多作聲多亦

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十九年

刺晉偏而魯貪本疏攷證曰疏僞賈服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

兄子曰姪懿姬所從也顏鬷皆其母姓因以爲號懿聲皆其謚也傳家從後言之故舉謚也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

諸子妾生子氏二子宋女牙公子牙也戎子子牙養母也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許之

齊侯許之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廢常不祥

立嫡爲常立而廢之爲不祥也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閒諸侯難

閒犯爲光已列于諸侯難成史記齊世家注

列于諸侯矣

數從諸侯征伐盟會齊世家注

是專黜諸侯

專獨也光比于諸侯列于會盟不可黜也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而以難犯不祥也

以難成之事犯不善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

微隱匿也疾困也而立爲太子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婦人無刑

婦人從人者也故不爲制刑及犯惡從男子之刑也

本疏

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

賈逵說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于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彭仲博云齊侯欲誅衛呼而下與之言因可取之無爲揖之復令登城仲博以爲齊侯號衛衛慙而下云問守備焉問衛之守高唐者衛無恩信故令守者以無備告齊侯善其言故揖之乃命士卒登城此說近之本疏攷證曰齊侯以當全師還登城御覽禮儀部引作服注蓋列在解詁中故偁服也本疏引賈逵說云云又偁服虔引彭仲博云大熟

末云此說近之是服所折衷非賈而是彭也微御覽之引無以知之矣

孔成子曰

衛卿孔烝鉏史記衛世家注

子盍詰盜二十一年

盍何不也本疏

庶其非卿也

邾莒無命卿本疏攷證曰疏偁諸儒以爲當是舊說相承如此姁服解同

臧武仲如晉二十二年

武仲非卿故不書本疏

而以爲口實

賓謂譴讓也本疏

禮爲隣國闕二十三年

隣國尙爲之闕樂況甥舅之親乎儀禮聘禮疏

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傳發此言爲不書慶氏以陳叛爲楚所圍稱國以殺不成惡人肆其志也本疏

及七輿大夫與之

下軍輿帥七人本疏

欒魴傷

魴盈之子本疏

啟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

司馬灋謀帥篇曰大前驅啟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音相似本疏

張武軍于熒庭

張設旗鼓也本疏

趙勝帥東陽之師

東陽晉邑本疏

欒石也

石砭石也南史王僧孺傳

夫石猶生我

夫謂孟孫也本疏

毋或如東門遂

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史記魯世家注

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

下從上讀言敝廬在下本疏

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不順謂阿季氏廢長立少也不恕謂惡孟氏立庶也本疏

太上有立德二十四年

伏羲神農當之如此之類乃是立德也本疏

其次有立功

禹稷當之如此之類乃是立功也本疏

其次有立言

史佚周任臧文仲當之如此之類乃是立言也本疏

象有齒以焚其身

焚讀曰僨僨僵也為生齒而僵仆其身本疏

部婁無松柏

喻小國無賢材知勇之人而與大國等也本疏

史皆曰吉二十五年

皆二卦本疏

乃為崔子問公

伺公間隙史記齊世家注

公拊楹而歌

公以為姜氏不知已在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齊世家注

不能聽命

言不能親聽公命齊世家注

近于公宮陪臣干諏有淫者不知二命攷證曰諏今本作掫據注服本是諏字

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詐偁公齊世家注一曰干扞也諏謀也言受崔子命扞禦謀淫之人本疏

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

謂以公義為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隨之死亡史記齊世家注

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言君自以已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齊世家注

舍之得民

舍之所以得人心齊世家注

執簡以往
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儀禮聘禮疏）
下車七乘
下車遣車也（本疏）上公饗餼九牢遣車九乘（禮記檀弓疏）
井堙木刊
堙塞刊削也（詩泮水疏）
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
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子產（本疏）
武也知楚令尹
令尹屈建也（本疏）

殺子叔及太子角　二十六年
殺太子角不書舉重者（本疏）
專祿以周旋
專祿謂以戚叛也既叛衞亦不臣于晉自謂若小國是爲專祿（本疏）
先八邑
四井爲邑（史記鄭世家注）
取衞西鄙懿氏六十
六十邑（本疏）
晉侯賦嘉樂
晉侯自嘉樂愚之甚也（本疏）
宋芮司徒
芮司徒宋大夫（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生女子赤而毛
其身赤而生毛也（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共姬之妾
共姬宋伯姬也（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平公入夕
視夕也平公恭姬子（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而視之尤

尤過也意悅之覩之過久（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姬納諸御嬖生佐
納諸平公之御公嬖寵而生佐佐立爲宋元公（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
婉婉順也佐貌惡心順太子貌美而心很很戾不從教（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合左師畏而惡之
合左師向戌也（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

寺人宋閹士惠牆皆發聲實爲伊戻名以公寺人爲
太子內師掌內官御覽皇親部太子類攷證曰本疏引惠伊皆發聲實爲牆戻九字案疏牆伊二字互換觀後獨牆伊戻是疏譌也
楚客聘于晉過宋
楚客道過宋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夫不惡女乎
夫謂太子伊戻無寵于太子故曰夫不惡女御覽皇親部太子類攷證曰前二十三年疏引夫謂大子也五字
莫共其內臣請往也
言我內師也當爲內師供內使也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加書徵之
以書爲之徵驗也書盟書也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欲速
速疾也欲疾代公得位故與楚客謀弑其父也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則信有焉
有有盟徵也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
夫人佐毋棄也固久也久聞太子欲爲亂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左師聞之

聞太子與佐期日中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
聒讙也欲使失期于佐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平公用伊戻之譖聽夫人佐師之言世子無罪而死故偁宋公殺罪之也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克而取之
取魯高魚及反之皆不書蓋諱之本疏
公薨之如稅服終身二十七年
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服之輕者本疏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以其多文辭故特錄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本疏
伯夙謂趙孟
伯夙晉大夫本疏攷證曰疏云其意以爲別有伯夙非荀盈也
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叔孫欲尊魯國不爲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于尊國之義得之本疏
趙孟爲客
楚君恆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君也楚

先畝為盟主故尊趙孟為客本疏
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
文公為戎右襄靈為大夫成公為卿景公為太傅也本疏
牀第之言不踰閾
簀謂之笫史記禮書疏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向戌自以止兵民不戰鬥自矜其功故求免死之賞也本疏
以誣道蔽諸侯攷證曰弊今本作蔽釋文云服虔王肅董遇竝作弊本疏云服本作弊王董本

皆作蔽
斃踣也一曰罷也本疏攷證曰釋文引前三字
告盧蒲嫳
嫳齊大夫慶封之屬史記齊世家注
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二十八年
歲為陽元枵為陰歲乘陰進至元枵陰不勝陽故溫無冰本疏
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
此行也楚康王卒至昭四年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故曰不幾十年是謂十年不克征也本疏

舍不為墠攷證曰墠今本作壇從服本
除地為墠本疏
與慶舍政
舍慶封之子也生傳其職政與子史記齊世家注
吳句餘予之朱方
句餘餘祭本疏
祇見疏也二十九年攷證曰祇今本作多疏云服本作祇古人多祇同意
祇適也本疏
榮成伯賦式微
言君用中國之道微詩式微疏

不尙取之
不尙尙也尙當取女叔侯殺之本疏
毋寧夫人而勇用老臣
毋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勇用老臣乎本疏
吳公子札來聘
吳末新即位使來通聘本疏攷證曰疏偁賈服
請觀于周樂
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史記吳世家注
猶未也
未有雅頌之成功詩關雎序疏攷證曰史記吳世家注引賈注同前句言字末有也字

爲之歌邶鄘衛
鄘在紂都之西（詩邶鄘衛譜疏攷證曰疏偁王肅服虔以爲云云）地理志云
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
孟侯遷邶鄘之民于洛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
同風（同上攷證曰疏偁服虔依以爲說）
爲之歌王
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偁尊之故偁王
猶春秋之王人也（史記吳世家注）偁王而列于諸侯之上在
風則卑矣（詩王譜疏攷證曰上承尊之猶偁王猶春秋之王人十一字文重刪去）
其周之東乎

平王東遷雒邑（史記吳世家注）
爲之歌鄭
鄭東鄭古檜國之地（詩鄭譜疏）
其細已甚民勿堪也是其先亾乎
其風細弱已甚攝于大國之間無遠慮持久之風故
曰民不堪將先亾也（史記吳世家注）
泱泱乎大風也哉
泱泱舒緩深遠有太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
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吳世家注）
國未可量也

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吳世家注）
此之謂夏聲
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待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
之事其孫襄公列爲秦伯故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
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
曰夏聲（詩秦譜疏）
自鄶以下無譏焉
鄶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詩鄶鄭譜疏攷證曰鄶鄭譜疏偁韋昭服虔皆云）
鄶以下及曹風也其國小無所刺譏（史記吳世家注）
爲之歌小雅

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
樂且有儀是爲正小雅（詩小大雅譜疏）
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
焉
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于當
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
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本疏）
爲之歌大雅
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爲正
大雅（詩小大雅譜疏）

爲之歌頌

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詩譜序疏

遷而不淫

遷徙也文王徙酆武王居鄗史記吳世家注

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

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詩維淸序疏攷證曰吳世家注引賈說象文十二字名作也本疏引賈說箾舞十二字竝與此同憾恨也恨不及已以伐紂而致太平也史記吳世家注

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

慚于始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也吳世家注

勤而不德

禹勤其身以治水土也吳世家注

見舞韶箾者

有虞氏之樂大韶也吳世家注

德至矣哉

至帝王之道極于韶也盡美盡善也吳世家注

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吳世家注

子速納邑與政

入邑與政職于公不與國家之事吳世家注

愼之以禮

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吳世家注

將宿于戚聞鐘聲焉

孫文子鼓鐘作樂也吳世家注

辯而不德必加于戮

辯若門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于刑戮也

吳世家注

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而況于鐘鼓乎吳世家注

晉國其萃于三族乎

言晉國之祚將集于三家吳世家注

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直不能曲撓以從眾吳世家注

穆叔問王子之爲政如何三十年攷證曰一本作問王子圍之爲政一本無圍字服虔王肅本同

王子楚令尹王子圍也本疏

吏走問諸朝 攷證曰吏今本作使服虔王肅本作吏
吏不知歷數故走問于卿大夫 本疏
而廢其輿尉
輿尉軍尉主發衆使民 本疏
鳥鳴于亳社
殷宋之祖也故鳴其社伯姬魯女欲使魯往悟伯姬也 本疏
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不書大非災火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 本疏
大夫放 攷證曰放今本作敖據注服本是放字
言大夫淫放 本疏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 三十一年
胡歸姓之國也 史記魯世家注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
齊謚也 魯世家注
無則立長
無母弟則立庶子之長 魯世家注
猶有童心
言無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 魯世家注
以贏諸侯

嬴讀爲盈盈受 本疏攷證曰疏言賈服王注皆讀爲盈故皆訓爲受
延州來季子
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 本疏
令尹似君矣
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似君矣 本疏

鄞袁鈞學

昭公左氏傳解誼弟十

告于莊共之廟而來元年

莊謂楚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儀禮聘禮疏

楚公子圍設服離衞

離衞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衞在門本疏

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本疏

吾代二子愍矣

愍憂也代伯州犂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晳本疏

周有徐奄

賈逵云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卽淮夷一曰魯公所伐徐戎也本疏攷證曰賈說卽杜註疏云賈逵亦然是杜用賈也疏引賈後又引服虔云一曰云云偁一曰者別一通也必先有正解解詁蓋先列賈義後附一別通孔氏旣以賈同杜不載而別通又無名氏卽于一曰上橫加服虔云三字耳說已見文十一年皇父之二子條宣元年見叔牂條

吾與子弁冕端委

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尙褒長故曰委本疏

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

每于十里置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卒皆日行一百六十里謂從絳向雍去而復還一亭之間八度至也本疏

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司馬灋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本疏

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

大夏主參唐人是因

辰大火主祀也商人契之先湯之始祖相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大夏在汾澮之間主祀參星史記鄭世家注唐人卽是劉累本疏

其季世曰唐叔虞

唐叔虞卽下句邑姜所生者也本疏

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

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也史記晉世家注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

金天少皡也元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爲水官之長允

格臺駘兄弟也史記鄭世家注
臺駘能業其官
修昧之職鄭世家注
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
障陂障其水也太原汾水名帝顓頊也鄭世家注
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禜之
禜爲營攢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禜祭山川之神以祈
福也鄭世家注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
湫著也底止也本疏攷證曰又見釋文

于是有煩手淫聲
鄭重其手而音淫過公羊莊十七年疏
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
風東方雨西方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惟天陽不變
詩漸漸之石疏攷證曰詩疏佛賈逵服虔以風東云云又云陰中云云
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
問來赴者史記楚世家注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
孟趙盾子餘趙衰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本疏祭人君
用孟月人臣用仲月禮記王制疏

有嘉樹焉宣子譽之二年
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爲諸侯度
本疏
少姜有寵于晉侯晉侯謂之少齊
所以寵異不與齊衆女字等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
本疏
晉侯使郊勞
近郊三十里詩駉疏
火中寒暑乃退三年
火大火星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

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天暑退是火爲寒暑之候事
也詩七月疏
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
焜明也燿照也言得備妃嬪之列照明己之意望也
本疏攷證曰釋文引焜燿訓
而三老凍餒
三老者工老商老農老也本疏攷證曰又見釋文本疏無也字釋文無者字
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
燠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
曰燠休代其痛也本疏

其相胡公大姬

相隨也本疏攷證曰釋文云相服如字

讒鼎之銘

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于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本疏

子豐有勞于晉國

鄭僖公之爲太子豐與之俱適晉本疏

四嶽四年

四嶽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詩崧高疏

三塗

塗道也三塗太行轘轅崤澠也水經伊水注攷證曰又見本疏無塗道也三字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

陸道也北陸言在謂十二月日在危一度西陸朝覿不言在則不在昴謂二月在婁四度周禮淩人疏

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

祿位謂大夫以上賓客食喪有祭二月日出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詩七月疏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啟冰本疏攷證曰疏上承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以是時出冰二十二字謂服以此言出之即是仲春啟冰故爲此說文重刪去

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司寒司陰之神元冥也將藏冰致寒氣故祀其神詩七月疏桃所以逃凶也棘矢者棘赤有箴取其名也蓋出冰之時置此弓矢于凌室之戶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慎其事爲此禮也本疏

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

謂春分時奎婁晨見東方而出冰是公始用之周禮淩人疏攷證曰承前謂二月在婁四度下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

周爲五月淩人疏攷證曰又見詩七月疏無首二字

秋無苦雨

害物之雨民所苦詩甫田疏

康有酆宮之朝

酆宮成王廟所在也史記楚世家注

王曰吾用齊桓

召陵之役齊桓退舍以禮楚盟王今感其意是以用之本疏

闞有宗祧之事于武城寡君將墮幣焉

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于宗廟本疏攷證曰詩正月疏引前三字釋

文引輸也二字
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
黎東夷國名也子姓 史記楚世家注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
子產作丘賦者賦此一丘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復
古灋百丘賦之灋不行久矣今子產復修古灋民以
爲貪故謗之 本疏
蔡及曹滕其先亾乎
齊景亾滕 隱七年疏
釁大夫以落之

釁以豭豚爲落 詩斯干疏
卿㝐自朝 五年
言卿葬三辭于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楨幹君之
股肱必過于朝重之也 本疏
使亂大從
使亂大和順之道也 釋文攷證曰本疏無也字
明而未融
融高也 詩東方之日疏
享頫有璋
享獻 釋文 朝聘之禮使執玉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

獻國之所有頫見也謂行享禮以見主國之君也 本疏
攷證曰疏稱鄭氏先儒以爲云云蓋卽鄭服也釋文云鄭服皆以享爲獻耳
殆有陪鼎
陪牛羊豕鼎故云陪鼎 本疏
羊舌四族
伯華叔向叔魚季夙 本疏
何不可之有
何不可之有言不可也 本疏
遣啟疆待命于雩婁
雩婁楚之東邑 史記吳世家注

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六年
政衰爲叔世叔世踰于季世季世不能作辟也 本疏
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
儀善式用刑灋靖謀也言善用灋文王之德日日謀
安四方 本疏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儀善也刑灋也善用灋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灋
故能爲萬國所信也 本疏
藏爭辟焉
鑄鼎藏爭辟故今出火與五行之火爭明故爲災在

器故稱藏也本疏
不抽屋不强匄
抽裂也言不毁裂所舍之屋也匄乞也不就人强乞
也本疏
士正相攷證曰今本作士匄疏云諸本及王肅董遇注皆作士正俗本或誤為士匄偁諸本鄭服在其中今本即所謂俗本也
暨齊平齊求之也七年
賈逵以為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為燕與齊平虔謂襄
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
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為求與魯平此六

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
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
近之本疏攷證曰虔謂本作服虔曰以義改疏引此注自賈逵以為至許君近之則賈君以下皆解說中所有說見前
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皁造也造成事也輿眾也佐皁舉眾事也隸隸屬于
吏也僚勞也共勞事也僕僕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
微名也本疏
作僕區之灋
僕隱也區匿也為隱匿亾人之灋也釋文攷證曰本疏引隱下脫匿
字
好以大屈
賈逵曰大屈寶金可以為劍大屈金所生地名一曰
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于章華與之大曲
之弓既而悔之遠啟彊見魯侯魯侯歸之大屈殆所
謂大曲之弓也史記魯世家注攷證曰史記注本無賈逵曰三字及大屈金所生地名七字遠啟彊見魯侯魯侯歸之十字從本疏增補本疏引賈說又引服虔云一曰云云賈說在解詁中而疏家隔斷史記注遂幷作服語然知為解詁之文猶賴此耳今以史記注為主參以本疏庶見解詁之舊末句本疏引作即大曲也是疏家刪節語從史記注
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鼎三足則圓四足則方本疏
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
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
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
聖人謂商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
其子奔魯也後漢書孔融傳注攷證曰孔子世家注引前五字弗父何宋湣
公世子厲公之兄以有宋言湣公之適嗣當有宋國
而讓與弟厲公也詩商頌那序疏攷證曰詩疏引此注本無弗父何三字以下孔子世家注引者例之知其必有文不具爾今以義補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僂傴
俯皆恭敬之貌也孔子世家注

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

賈逵云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矣襄二十一年疏攷證曰疏僞服虔載賈逵語如此前有是歲二字僖子以昭公二十四年卒傳終言之則不得于此時僞是歲矣當是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云云引者隨文易是歲爲今去此二字孔子世家索隱止引末句

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歲星之神也左行于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爲六物也詩小弁疏

石言于晉魏榆八年

魏晉邑榆州里名本疏攷證曰又見釋文晉邑作邑也又見水經洞渦水注末有也字

甚哉其相蒙也

蒙欺也史記晉世家注

將往

將往者欲往到陳氏問助子亶攻我意本疏

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楚葬哀公本疏攷證曰疏云賈服以葬哀公之文在殺孔奐之下以爲云云一曰馬陳侯所乘馬玉陳侯所佩玉故殺馬毀玉不欲使楚得之本疏

陳顓頊之族也

陳祖虞舜舜出顓頊故爲顓頊之族史記陳杞世家注

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九年攷證曰今本宋華亥上有叔弓二字案經書叔弓會楚子而傳著宋華亥等不書叔弓故服注以爲後也服本無叔弓二字

此會宋鄭衛之大夫不書叔弓後也本疏

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

濮水名也水經濮水注

蒲姑商奄

蒲姑商奄濱東海者也蒲姑齊也商奄魯也二十年傳曰蒲姑氏因之定四年傳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本疏

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

婦之父曰姻王之后喪父于王亦有服義故往弔本疏

陳災

慭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爲國也本疏攷證曰疏僞賈服

火水妃也

火離也水坎也易卦離爲中女坎爲中男故火爲水妃也本疏

孟僖子如齊殷聘

殷中也周禮大行人疏自襄二十年叔老聘于齊至今積二

十年故中復修盛聘之禮儀禮聘禮疏攷證曰周禮大行人疏引者二十年下有聘齊二字復下無修字末無之禮二字

詩斷三尺焉而用之十年

斷三尺使至于較大夫旗至較周禮輿人疏

視民不佻

示民不偷薄詩鹿鳴疏

冬十二月

經去冬刺不登臺視氣公羊疏攷證曰經十有二月不書冬傳有冬疏偁賈服以爲云云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祥十一年攷證曰今本作祲祥公羊疏云服氏注引者祲作祥無祲字從服本

已乎已乎十二年

已乎決絕之辭本疏

求鼎以爲分

有功德受分器史記楚世家注

篳路藍縷以處艸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篳路柴車素木路也藍蔞言衣敝壞其蔞藍藍然也艸行曰跋水行曰涉桃弧棘矢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楚世家注攷證曰篳路之路史記作露故引注亦作露未知服本然否

齊王舅也

齊呂伋成王之舅楚世家注

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也楚世家注

晉伐鮮虞

穀梁傳曰其曰晉狄之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偁之也本疏攷證曰疏引穀梁傳文偁賈服取以爲說

請待于郊以聽國人十三年

聽國人欲爲誰史記楚世家注

將欲入鄢

鄢楚別都也楚世家注

吾父再奸王命

斷王旌執人于章華之宮楚世家注

獲其五帥

五率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楚世家注攷證曰帥史記作率故引注如此

康王跨之

兩足各跨璧一邊楚世家注

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之人求利也 楚世家注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言無黨于內當與誰共同好惡 楚世家注

無黨而動可謂無謀

言靈王尙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也 楚世家注

私欲不違

不以私欲違民心 楚世家注

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皆庶子而出奔 楚世家注

有國高以爲內主

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 楚世家注

從善如流

言其疾也 楚世家注

惠懷棄民

皆棄民不恤 楚世家注

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

朝天子之禮 禮記王制疏攷證曰疏偁賈服

鄭伯男也

鄭伯爵在男服也 本疏攷證曰又見詩鄭譜疏鄭氏同

貢之無藝

藝極也一曰常也 本疏

司徒老祁慮癸 十四年

司徒姓也老祁字也慮癸亦姓字也二子季氏家臣也 本疏

宥孤寡

宥寬赦其罪 本疏

乃施邢侯

施罪于邢侯也施猶劾也邢侯亾故劾之 本疏攷證曰首句本

無也字從釋文補釋文止引首句句末有也字

不爲末減曰義也夫

減讀爲咸不爲末者不爲末榮隱蔽之也咸曰義也

言人皆曰叔向是義 本疏攷證曰疏言服虔讀減爲咸下屬爲句

吾見赤黑之祲 十五年

水黑火赤水火相遇□□□□□□□ 本疏攷證曰疏引此下有云云二字云云者當是故見赤黑之祲六字也引文不具今爲空方記之

辱必求之

辱欲 本疏攷證曰疏偁服虔以辱從下讀訓之爲欲必求之吾力助子請

禮王之大經也

經常也常所當行也本疏

幾爲之笑而不陵我十六年

幾近也孔張失位近爲所笑本疏

刑之頗類

頗偏也類讀爲纇不平也本疏攷證曰疏言服虔讀類爲纇

立于朝而祀于家

祀其所自出之君于家以爲太祖本疏

其祭在廟

其祭在廟謂孔張先祖配廟食本疏

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

字養也言事大國易養小國難本疏攷證曰疏言服虔以字小之難以下爲義

不亦銳乎

銳折也本疏

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十七年

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故以雲紀事黃帝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共工以水名官春官爲東水夏官爲南水秋官爲西水冬官爲北水中官爲中水太皞以龍名官春官爲青龍氏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本疏

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雉者夷也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也本疏

九扈攷證曰本疏云賈服皆云鶡鶡亦聲音爲名也據疏引賈注無此語蓋服亦引爾雅釋九扈而申其義有此文爾

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

自少皞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徵自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其地百官之紀以其事禮記月令疏

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之故傳曰遂濟窮桑窮桑顓頊所居周禮疏序攷證曰又見路史後紀注九

涉自棘津

棘津猶孟津也水經河水注

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攷證曰疏云賈氏傳文出而章必火火入而伏無重火字服虔注本火重火別句今從服本

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十八年

四國次有火氣也疏本大廷氏古亾國之名在黃帝前
其處高顯周禮誦訓疏攷證曰本疏引在黃帝前四字
弗忌及也
弗忌及者不能及也忌能也疏本
禳火于元冥回祿
回祿火神本疏攷證曰疏言先儒注左傳者皆云云服在其中
鄅人藉稻
藉耕種于藉田也疏本
今執事撊然
撊然猛貌也疏本

費無極十九年
楚大夫史記楚世家注
許悼公瘧
許悼公靈公之子許男買瘧寒疾也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
禮醫不三世不使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
藥子先嘗之公疾未瘳而止進藥雖嘗而不出醫而
卒故國史書弑告于諸侯也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原止之無惡藥物不由醫無以加壽命有終故曰舍
藥物可也一曰罪止也非刺無忌史物贖爲勿止實
孝能盡心事君舍藥物以罪之御覽皇親部太子類攷證曰此注多譌字由字疑用字之譌贖字疑讀字之譌孝字疑未字之譌
若大城城父而眞大子焉
城父楚北境邑史記楚世家注
懼隊宗主
祏主藏于宗廟故曰宗主疏本
寡君與其二三老
二三老駟偃家臣疏本
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愼望氛二十年

梓愼知先聞二月冬至故獨以二月望氣疏本
奮揚使城父人
城父人城父大夫也疏本
相從爲愈
相從愈于共死疏本
彼將有他志
欲取國史記吳世家注
賓將掫
謂行夜周禮鎛師疏攷證曰鎛師疏云杜子春云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與釋曰賓將趨注謂行夜不作趨者彼賈服讀字與子春意異

琴張聞宗魯死
賈逵鄭眾皆以爲子張卽顓孫師案七十子傳云子
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鄭
賈之說不知所出本疏攷證曰疏于案上加服虔云三字遂使解誼原文隔斷今去之
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
祝固齊大祝史嚚大史也謂祝史之固陋嚚闇不能
盡禮薦美至于鬼神怨也本疏
上下無怨
上下謂神人無怨本疏攷證曰上下下脫無怨二字疏先解云上下無相怨引服因省去爾

上下怨疾攷證曰上下無怨疏云郎如服言下云上下怨疾復是人與神相怨疾也
一氣
歌氣也釋文
六律七音
七律謂七器音黃鐘爲宮林鐘爲徵太簇爲商南呂
爲羽姑洗爲角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外傳云武
王克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
柄星在天黿鶉火及天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月也
殽氏爲鐘以律計自倍半一縣十九鐘鐘七律十二
縣二百二十八鐘爲八十四律此一歲之閏周禮小胥疏攷

證曰魏書樂志作黃鍾之均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一縣十九鍾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鍾八十四律此刪節之辭
亟言之二十一年
亟疾也疾言之欲使信本疏
而不能送亾君請待之攷證曰疏云服虔以君上屬
曰不狎鄙
狎習故鄙本疏
狎更也子城謂華豹曰不更射爲鄙一曰城言我不
王弗應二十二年
賈逵以爲太子壽卒景王不立適子鄭眾以爲壽卒

王命猛代之後欲廢猛立朝耳本疏攷證曰疏引此二說云服虔以賈爲然則二說皆解説所有也
取前城
前讀爲泉周地也水經伊水注
使各居一館二十三年
賈逵云使邾魯大夫各居一館鄭眾云使叔孫子服
回各居一館邾魯大夫本不同館無爲復言使各居
一館也欲分別叔孫與子服回不得相見各聽其辭
耳賈氏近之本疏攷證曰疏引賈鄭說後云服虔並載兩說仍云賈氏近之
戰于雞父

不書楚楚諱敗不告 本疏攷證曰注首當有楚字

南宮極震

南宮極王子朝之卿士也 御覽咎徵部地震類

先君之力可濟也

先君謂劉獻公文公父也獻公亦欲立子猛不欲令子朝當國今南宮極震死爲天所棄先君之功事可成也 御覽咎徵部地震類

今西王之大臣亦震

西王謂子朝也子朝居王城故謂之西王也 御覽咎徵部地震類

東王必大克

東王敬王居狄泉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也 御覽咎徵部地震類

乃縕于遠澨

或謂之邑又謂之地 水經三澨地注

明其五候 攷證曰疏云賈服王董皆作五候則此外有不作五候者矣然今本亦是五候不異也

賈逵云五候五方之候也敬授民時四方中央之候王云五候山候林候澤候川候地候也董云五候候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也 本疏攷證曰服本既同賈王董三說皆在解誼中可知特折衷之語爲孔所刪去耳

及鍾離而還 二十四年

鍾離州來西邑也 史記吳世家注

五牲三犧 二十五年

牲麋鹿熊狼野豕三犧雁鶩雉也 本疏

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

好生于陽惡生于陰喜生于風怒生于雨哀生于晦樂生于明 詩蒸民疏攷證曰本疏引賈說同

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

擣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坌郈氏雞目 史記魯世家注攷證曰又見本疏芥子下有爲末二字羽作翼俱賈注

金距以金踏距 儀禮少牢饋食疏攷證曰以金

踏距四字又見魯世家注

平子怒益宮于郈氏

怒其不下己也侵郈氏之宮地以自益 史記魯世家注

拘臧氏老

老臧氏家之大臣 魯世家注

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

鄭季氏邑言五乘自省約以出 魯世家注

執冰而踞

冰櫝丸蓋 詩大叔于田疏攷證曰本疏引賈注同末有也字

齊侯取鄆 二十六年

往年齊侯取鄆實圍鄆耳經于圍書取傳實其事故
于是言取本疏
然據有異焉
異猶怪也史記魯世家注
劉子以王出
出成周也本疏
使女寬守闕塞
闕塞南山伊闕是也太平寰宇記攷證曰又見元大一統志資治通鑑綱目質實
欲立子西

子西平王之長庶子宜申也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太子壬弱
太子任即昭王也其年幼弱母秦嬴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王子建實聘之
謂夫人故太子建聘之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是亂國而惡君王也
廢而不立是謂亂國追惡君王也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國有外援不可瀆也
外援謂太子任秦之外孫瀆易也秦爲任外援不可易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昔文武克殷攷證曰文武今本作武王據注服王本作文武也
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云文武克殷本疏攷證曰疏偁服虔王肅並注云云
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魏志武帝紀注攷證曰又見文選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注
玩求無度攷證曰玩今本作規據注服王孫本作玩
玩貪也本或作規謬也本疏攷證曰疏偁服王孫皆注云云
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史記齊世家注攷證曰又見本疏

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二十七年
上國中國也蓋以吳僻在東南地勢卑下中國在其上流故謂中國爲上國也本疏
以觀諸侯
察彊弱史記吳世家注
楚莠尹然王尹麇帥師救潛攷證曰今本王作工據注服本是王字
王尹主宮內之政本疏
上國有言曰
上國謂上古之國賢士所言也本疏攷證曰釋文引上古國也四字

不索何獲

不索當何時得也 史記吳世家注

我王嗣也

夷眛生光而廢之僚者夷眛之庶兄夷眛卒僚代立

故光曰我王嗣也 本疏攷證曰吳世家索隱云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眛也與季子同母者四人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以爲君季子猶不受謁請兄弟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眛也立夷眛也死則國宜之季子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闔閭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于是使專諸刺僚史記壽夢四子亦約公羊文但以僚爲餘眛子爲異耳左氏其文不明服虔用公羊杜預依史記及吳越春秋下注徐廣引系本云夷眛生光引吳越春秋云王僚夷眛子今檢系本吳越春秋並無此語然

按左氏狐庸對趙文子詢夷末甚德而度其天所啟也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若以僚爲夷末子不應此言又光言我王嗣則光是夷眛子明僚是壽夢庶子

毋老子弱

毋老子弱專諸託其母子于光也 史記吳世家注

是無若我何

猶言我無若是何 吳世家索隱

我爾身也

言我身猶爾身也 吳世家注

鱄設諸寘劍于魚中以進

全魚炙也 吳世家注

哀死事生以待天命

待其天命之終也 吳世家注

復命哭墓

復命于僚哭其墓也 吳世家注

復位而待

復本位待光命 吳世家注

取五甲五兵

兵戟也 本疏

遂弗爇也令尹炮之

民不肎爇也鄢將師稱令尹使女燔炮之 本疏

使宰獻而請安

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于賓 本疏

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 二十八年

髮美爲鬒詩云鬒髮如雲言其美長而黑以髮美故名元妻 本疏攷證曰又見詩君子偕老疏言其作其言釋文引前四字

貪惏無饜忿類無期 攷證曰釋文云類服作類

忿怒其類以饜其私無期度也 本疏

心能制義曰度

心能制事使得其宜言善揆度事也 詩皇矣疏

德正應和曰莫

在己爲德施行爲正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
莫然而定無讙譁也皇矣疏
照臨四方曰明
豫見安危也皇矣疏
教誨不倦曰長
教誨人以善不懈倦言善長人以道德也皇矣疏
慈和徧服曰順
上愛下曰慈和中和也爲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天
下徧服從而順之皇矣疏
擇善而從之曰比

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皇矣疏
經緯天地曰文
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皇矣疏
不夕食
昨飲酒醉故不夕食御覽人事部飢餓類
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饜而已
屬足也小人三子自謂小人腹飢則恐食之不足厭
飽則恐亡君子居尊官食重祿而知足故願以其腹
爲君子之心御覽人事部飢餓類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二十九年

大夫稱主比公于大夫故偁主君史記魯世家注
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豢養也穀食曰豢御亦養也養馬曰圉禮養犬豕曰
豢本疏攷證曰夏本紀注引御亦養三字
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
河漢各二乘釋文四頭爲乘四乘十六頭也本疏
其後有劉累
后劉累之爲諸侯者夏后賜之姓史記夏本紀注
官宿其業
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本疏

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
龍爲東方之獸是此方水官之物也水官廢矣故龍
不生得言毋不修故子不至也本疏攷證曰疏云漢氏先儒說左氏者皆以爲五靈配五方龍屬木鳳屬火麟屬土白虎屬金神龜屬水其五行之次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王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則龍至木官修則鳳至火官修則麟至土官修則白虎至金官修則神龜至故爲其說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文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川出龍貌共體仁則鳳皇來儀皆修其母而致其子也解此龍水物者云云稱漢氏先儒說左氏者皆以爲則鄭服在其中
其同人
天在上火炎上同于天天不可同故曰同人本疏

遂濟窮桑
窮桑顓頊所居路史後紀注九攷證曰　濟渡也言四
叔子孫世不失職遂渡少皞之世本疏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
鼓量名也曲禮曰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
鑄之本疏
非公且徵過也三十年
非公且徵過昭公無道久在外季氏非公不肯釋言
公在某地春秋之義亦以不書徵季氏之過此年書
者公不得入晉外內有困辱季氏閔而釋之所謂事

君如在國按明年傳云言不能外內又明年傳云言
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皆是傳說經意非責昭公
不是季氏非公也本疏
不絕季氏而賜之死三十一年
言賜不使死是爲以死賜之云疏
邾黑肱以濫來奔
公羊五分之然後受之邾婁本附庸三十里耳而言
五分之爲六里國也公羊疏攷證曰疏偁服虔成長義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臝而
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

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
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史墨晉史蔡墨史記魯世家注是歲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
梁大梁水宗十一月日在星紀爲吳國分楚之先顓
頊之子老童童子楚象行歌象楚走哭姬姓日日在
星紀星紀之分姬姓吳也楚衰則吳得志吳世世與
楚怨楚走去其國故曰吳其入郢吳屬水水數六十
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知吳終亦
不克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閏餘十七閏在四月後
其十一月晦晦庚辰吳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也十

二月辛亥日會月于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適故曰
庚辰一曰日月在辰尾尾爲亾臣是歲吳始用子胥
之蘇以伐楚故天威象午火庚金也火當勝金而反
有適故爲不克晉諸侯之霸與楚同盟趙簡子爲執
政之卿遠夷將伐同盟日應之食故夢發簡子周禮占夢疏
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三十二年
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距此
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

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龍東方宿天德之貴神其所在之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也或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史墨知不及四十年越有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存亡之數不過三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三周星紀至元枵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年周禮占夢疏攷證曰昭九年疏云服氏以為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謂十五年歲星從申越未而至午歷家以周天十二次次別為百四十四分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賸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賸行一次故昭十五年得超一辰

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

翟泉在洛陽東北周之墓地水經穀水注攷證曰水經注偁班固服虔皇甫謐咸言

鄞袁鈞學

定公左氏傳解誼弟十一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四年

謂會同詩黍苗疏

將長蔡于衛

載書使蔡在衛上史記管蔡世家注

蔡叔康叔之兄也

蔡叔周公兄本疏攷證曰疏偁賈逵等皆言如此知服亦然也

封父之繁弱

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與同姓此繁弱封父之國為之不知何時滅其國而得之也本疏攷證曰疏偁鄭康成曰

備物典策

備物國之職物之備也當謂國君威儀之物若今繖扇之屬備賜魯也本疏

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

季芈許嫁而字畀我季芈字也禮婦人許嫁笄而稱字季芈稱字是許嫁也蓋遭亂夫亡而改適鍾建耳本疏攷證曰釋文引畀我季芈之字六字

王奔郢

鄖楚邑史記吳世家注

平王殺吾父

父蔓成然史記楚世家注

以王奔隨

隨楚與國也史記吳世家注

與申包胥友

楚大夫王孫包胥史記楚世家注

歸粟于蔡五年

不書所會後也本疏攷證曰疏言服虔取彼公穀二傳為說云云

于是乎遷郢于鄀六年

鄀楚邑史記吳世家注

齊人歸鄆陽關七年

陽關魯邑史記魯世家注

吾志其目也八年

志中其目是非其誠詐以自矜儀禮大射儀疏

順祀先公

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禮記禮器疏

取寶玉大弓以出

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所以分魯公也本疏攷證曰疏言劉歆以來說左氏者皆以為云云服在其中

皙幘而衣貍製九年

貍製貍裘也詩七月疏

以五家免

是時齊克夷儀而有之旣為齊有故齊得優免其為役也本疏

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十年

東海郡祝其縣也史記周本紀注攷證曰又見齊世家注無郡也二字地二名水經淮水注

若使萊人

東萊黃縣是史記夏本紀注

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

犧象犧尊之犧尊象尊也嘉樂鐘鼓之樂也詩鼓鐘疏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史記魯世家注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十二年

仲由子路史記孔子世家注三都三家之邑也世家注

公與三子

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孔子世家注

入及公側

人有入及公之臺側 孔子世家注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申句須樂頎魯大夫 孔子世家注

公斂處父

成宰也 孔子世家注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衞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 十三年

往年趙鞅圍衞衞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

又欲更徙于晉陽 史記趙世家注

歸告其父兄

午之諸父兄及邯鄲中長老 趙世家注

趙稷

稷午子 趙世家注

范皐夷

范氏之側室子 趙世家注

荀櫟言于晉侯

荀櫟智文子 趙世家注

韓魏以趙氏爲請

以其罪輕于荀范也 趙世家注

衞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 十四年

衞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故與宋公會于洮 本疏攷證曰通云服虔以會于洮上屬爲讀

春秋傳服氏注十二　鄭氏佚書十五之十二

鄞袁鈞學

哀公左氏傳解誼弟十二

使疆于江汝之閒而還 元年

蔡使楚進疆于故江國與汝水之閒 本疏

以行成

行成求成也 史記吳世家注

滅夏后相

夏后相啟之孫 吳世家注

生少康焉

后緡遺腹子 吳世家注

以收夏眾撫其官職

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眾撫修夏之故官憲典 吳世家注

祀夏配天

以鯀配天也 吳世家注

越十年生聚

令少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少婦女十七不嫁男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也將生子以告與之醫饋之餼也死者釋其征必哭泣葬埋如其子也孺子遊者必餔歠之也非手所種夫人所織不用十年不收于國 本疏

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以其半分軍士而後自食其餘若簞醪注流也 本疏

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二年

季孫尊卿敵服先歸使二子與盟 本疏攷證曰經書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又書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故服引經云然引經之文既脫爾

郢不足以辱社稷

郢自謂已無德不足立以污辱社稷 史記衛世家注

三揖在下

三揖卿大夫士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本疏

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

衰絰為若從衛來迎太子也 史記衛世家注

志父無罪

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諸侯之策書曰晉趙鞅以叛既復更名志父 本疏

郵父郵

王良也 本疏

及鐵之戰

趙鞅入晉陽以叛後得歸改名志父春秋仍舊猶書

趙鞅帥師及鄭罕達戰于鐵 釋文攷證曰釋文本無帥師以下九字公羊疏云服引經罕達之下無帥師字是釋文引文不具今補

立于象魏之外

象魏闕也法令縣之朝謂其書爲象魏 御覽居處部宮闕類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桓僖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桓僖也 史記孔子世家注 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俱在迭毀故不言及 本疏

召正常

召而問見死意 本疏

襲梁及霍 四年

梁霍周南鄙也 水經汝水注

以畀楚師于三戶

三戶漳水津也 史記項羽本紀注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子也 五年攷證曰爲子今本作爲太子

燕姬齊景公嫡夫人昭 七年燕人所歸不成未冠也

諸子諸公子鬻姒景公妾也滔于人所納女荼安孺子爲子爲太子也荼少故恐立之 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

言君長未有太子一旦不諱當若之何欲齊侯早立長也 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二三子閒于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于無君

言二三子當國家閒暇無憂虞惟恐疾疢在其間今無疾疢何爲不自謀自樂何憂無君乎 御覽皇親部太子類

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于萊

國惠子國景之子國夏也昭子高姬之子高張也寘置萊齊東鄙邑欲使遠齊 御覽皇親部太子類攷證曰史記齊世家注引萊齊東鄙邑五字

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圖三軍之謀故愍而歌師徒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 史記齊世家注攷證曰又見御覽皇親部及圖之圖世家注譌國從御覽

晏圉 六年

圉晏嬰之子 齊世家注

滑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

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 史記楚世家注

楚子使問諸周太史

諸侯皆有太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太史一曰是
時往問周太史本疏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爲望史記楚世家注
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
紀綱乃滅而亾
逸書夏桀之時本疏攷證曰疏云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爲逸書解爲云云書堯典疏云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堯居冀州虞夏因之不遷居
不易民其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
詩魏譜疏

知必危何故不言七年
諸大夫誠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也本疏攷證曰杜解以知必危二句上屬爲諸大夫荅孟孫魯德如邾以下始作孟孫語疏言服虔以上二句亦爲孟孫之言
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
衆君子諸國君妾耳本疏社宮社也水經注
遇水適火九年
兆南行適火卜瀼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經者爲
金背經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本疏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十年
諸侯相臨之禮史記吳世家注

傻及賴
賴齊邑史記齊世家注
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十一年
顛殞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割絕無遺也史記吳世家注
屬其子于鮑氏
鮑氏齊大夫吳世家注
使賜之屬鏤以死
屬鏤劒名賜使自刎吳世家注
孔文子
文子衛卿也史記孔子世家注

胡簋之事
夏曰胡本疏攷證曰疏言賈服注皆云案論語疏云賈服杜等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殷曰璉彼以鄭瑚璉之注連及之故不及簋其賈注左傳當有周曰簋一句也
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鳥以喻己木以喻所之之國史記孔子世家注
公會吳于橐皋十二年
橐皋地名也史記吳世家注
請尋盟
尋之言重也溫也儀禮有司徹疏
亦可寒也

寒歇也亦可寒而歇之有司徹疏
㑗伯致禮地主歸餼
致賓禮于地主本疏
自剄七八于幕下十三年
以絕口史記吳世家注
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
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十四年
麟中央土獸土爲信信禮之子修其母致其子視明
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乂成而神龜
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川出龍貌恭性仁而鳳凰來儀
禮記禮運疏攷證曰詩麟趾疏引視明已下立下無而字而神龜而鳳凰之而並作則川作山性作體麟
趾序釋文引視明句而作則下有麟字　夫子以哀十一年自衞反魯而
作春秋約之以禮故有麟應而至春秋序疏攷證曰本疏云賈逵服虔
穎容等皆以爲孔子自衞反魯攷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取龍爲水物故以
爲修母致子之應　言西者有意于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
位在西方故著于西也本疏　大野藪名魯田圃之常處
蓋今鉅野是也史記孔子世家注　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
名本疏攷證曰孔子世家注引作車子微者也鉏商名也誤索隱引子姓二字　麟非時所
常見故怪之以爲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
乃取之也明麟爲仲尼至也史記孔子世家注攷證曰本疏引仲尼句及明

麟句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春秋終于獲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中人也弟子欲
明夫子作春秋以顯其師故書小邾射以下至孔子
卒春秋序疏
子我夕
夕省事史記齊世家注
陳逆殺人逢之
子我將往夕省事于君而逢逆之殺人也齊世家注
陳氏方睦

陳常方欲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齊世家注
使疾而遺之潘沐
使陳逆詐病而遺也齊世家注
子我盟諸陳于陳宗
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爲陳氏所怨故與盟而請
和也陳宗宗長之家齊世家注
我遠于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
言我與陳氏宗疏遠也違者不從子我者齊世家注
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于公宮
彼謂闞止也子謂陳常也止于公宮爲陳氏作內間

也齊世家注

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齊世家注

出逆之遂入閉門

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突入反閉門子我不得復入齊世家注

侍人禦之

閹豎以兵禦陳氏齊世家注

子行殺侍人

舍于公宫故得殺之齊世家注

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

當陳氏入時飲酒于此臺齊世家注

成子遷諸寢

欲徙公令居寢也齊世家注

太史子餘

齊大夫齊世家注

將出

出奔也齊世家注

有如陳宗

陳宗先祖鬼神也本疏

屬徒

會徒眾史記齊世家注

攻闈與大門

宮中之門曰闈大門公門也齊世家注

殺諸郭關

齊關名齊世家注

成子將殺大陸子方

子方子我黨大夫東郭賈也齊世家注

何以見魯衛之士

子方將欲奔魯衛也齊世家注

將以尸入十五年

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本疏

書社五百

書籍也史記孔子世家注

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

圃園二人謂良夫太子蒙衣為婦人之服以巾蒙其頭而共乘也史記衛世家注

孔氏之老欒甯問之

家臣稱老問其姓名衛世家注攷證曰問上疑脫問之二字

遂入適伯姬氏

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衛世家注

孔伯姬杖戈而先

先至孔悝所衛世家注

遂劫以登臺

于衛臺上召衛羣臣衛世家注

使告季子

季路爲孔氏邑宰故告之衛世家注

召護駕乘車攷證曰護今本作獲史記作護據注服本同史記

召護衛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也言無距父之意也衛世家注

行爵食炙

欒寧使召季路乃行爵食炙衛世家注

奉衛侯輒來奔

召護奉衛侯衛世家注

食焉不辟其難

言食悝之祿欲救悝之難此明其不死國也衛世家注

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

公孫敢衛大夫言輒已出無爲復入衛世家注

下石乞盂黶敵子路

二子蒯聵之臣敵當也衛世家注

冠不免

不使冠在地衛世家注

稱一人非名也十六年

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史記孔子世家注

爲白公

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史記楚世家注

請以戰備獻

欲陳士卒甲兵如與吳戰時所入獻捷本疏

以如昭夫人之宮

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也史記楚世家注

國子實執齊柄十七年

秉權柄也史記蔡澤傳注

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

賈逵云竀赤色魚勞則尾赤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鄭衆云魚勞則尾赤方羊遊戲喩衛侯淫縱本疏攷證曰竀赤至此魚杜注文疏云是賈逵之說又引鄭衆說云云案詩汝墳疏引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喩蒯聵淫縱則鄭衆說是魚肥木疏字譌汝墳疏言服氏魚勞之解與賈同是賈鄭並解證文而服從賈其末當有折衷之語引者刪去爾

立公子起

起靈公子史記衛世家注

騶諫吳子 二十年

騶數也 詩將仲子疏

是遑言也 二十四年

遑偶不信言也 釋文

餼臧石牛

牲生 儀禮聘禮疏攷證曰此注未全疑脫曰餼二字

衛侯出奔宋 二十五年

此下但有適城鉏以鉤越無奔宋之事 本疏

陳成子屬孤子 二十七年

屬會也孤子死事者之子也 御覽封建部五王事子孫封類

公游于陵阪

陵阪地名 史記魯世家注

春秋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五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祀綿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内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絶夫子内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灋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衮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

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爲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

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爲
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于今其爲義疏者
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
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旁
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
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惠辨博固亦罕儔
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
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

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
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
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
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案
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注
云郤缺稱人者未爲卿劉炫規云晉侯稱
人與殽戰同案殽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
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

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殽戰同
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
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
以漆閭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注云蓋
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
姊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
衡爲質及宋逃歸案家語本命云男子十
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

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
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子
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況
其餘錯亂良可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
觀今奉勑刪定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
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雖課率
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
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

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脩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春秋左氏傳序

【疏】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案晉宋古本及今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大尉劉寔與杜同時人也宋大學博士賀道養去杜亦近俱爲此序作注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定五經音訓爲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爲集解作序也又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名曰釋例異同之說釋例詳之是其據集解而指釋例安得爲釋例序也序與敘音義同爾雅釋詁云敘緒也然則舉其綱要若繭之抽緒孔子爲書作序爲易作序卦子夏爲詩作序故杜亦稱序序春秋名義經傳體例及已爲解之意也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明義以春秋是此書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義自周禮有史官至其實一也明天子諸侯皆有史官必須記事之義自韓宣子適魯至舊典禮經也言周史記事褒貶得失本有大法之意自周德既衰至從而明之言典禮廢缺善惡無章故仲尼所以脩此經之意自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至所脩之要故也言丘明作傳務在解經而有無傳之意自身爲國史至然後爲得也言經旨之表不應須傳有通經之意自其發凡以言例至非例也言丘明傳有三等之體自故發傳之體有三至三叛人名之類是也言仲尼脩經有五種之例自推此五體至人倫之紀備矣揔言聖賢大趣足以周悉人道所說經傳理畢故以

此言鮚之自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至釋例詳之也言已異於先儒自明作集解釋例之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盡亦無取焉大明春秋之早晚始隱終麟先儒錯謬之意賈逵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作傳據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此經既遭焚書而亦廢滅及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訟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校秘書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弟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問向向不能非也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於大常博士責讓之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又與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學顯矣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

人臣奉主品目不同掌事曰司掌書曰史史官記事爲書立名以春秋二字爲記事之書名也

疏 正義曰從此以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意春秋之名經無所見唯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脩之時舊有春秋之目其名起遠亦難得而詳禮記內則稱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應記事但未必名爲春秋耳據周世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尼脩魯史所記以爲春秋上解仲尼所脩春秋故指言魯史言脩魯史春秋以爲褒貶之法也

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

既辨春秋之名又言記事之法繫者以下綴上以末連本之辭言於此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繫日月統日故以日繫月時統月故以月繫時年統時故以時繫年所以紀理年月遠近分別事之同異也若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類是事之所繫年時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文多不具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史之所記日必繫月月必繫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日無月者十四有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四時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二者皆有月而無時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仲尼之後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計一時之間再有此日雖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無以復知當是本文自闕不得不因其闕文使有日而無月如此之類蓋是史文先闕未必後人脫誤其時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互自有詳略何則案經朝聘侵伐執殺大夫土功之屬或時或月表[illegible]者其要盟戰敗崩薨卒葬之屬雖不盡書日而書日者多是其本有詳略也計記事之初日月應備但國史總集其事書之於策簡其精

麤合其同異量事而制法率意以約文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脩改因魯史成文史有詳略日有具否不得不即因而用之案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向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略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當時已自不具仲尼從後脩之舊典參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盡得知其日月皆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須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爲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丘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既不以日爲例獨於此二條見義者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病則親問斂則親與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則知君之恩薄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貶人君君自不臨臣喪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於後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也日食者天之變甲乙者歷之紀朔是日月之會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書日食必記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須書朔日日與不日唯此而已月與不月傳本無義公羊穀梁之書道聽塗說之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先儒溺於二傳橫爲去氏造日月褒貶之例故杜於大夫卒例備詳說之仲尼刊定日無褒貶而此序言史官記事必繫日月時年者自言記事之體須有所繫不言繫之具否皆有義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陽之精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劉熙釋名曰日實也光明盛實是說日之義也日之在天隨天轉運出則爲晝入則爲夜故每一出謂之一日日之先後無所分別故聖人作甲乙以紀之世本云容成造歷大撓作甲子宋忠注云皆黃帝史官也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積陰之寒氣久者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劉熙釋名曰月闕也滿而闕缺是說月之義也月之行天其疾於日十三倍有餘積二十九日過半而行及日與日相會張衡靈憲曰日譬火月譬水火外光水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然則以明一盡謂之一月所以摠紀諸月也三月乃爲一時四時乃爲一年故遞相統攝紀理庶事紀遠近者前年遠於後年後月近於前月異其年月則遠近明也別同異者共在月下則同月之事各繫其月則異月之事觀其月則異同別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則知是春四月五月則知是夏不須以月繫時足明遠近同異必須以月繫時者但以日月時年各有統屬史官記事唯須順叙時既管月不得不以月繫時案經未有重書月者日則有之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一日再書者史本異文仲尼從而不改

故杜云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

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

疏將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說記事主記當時之事事有先後須顯有事之年表顯也首始也事繫日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記必先顯其年以爲事之初始也年有四時不可徧舉四字以爲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爲所記之名也春先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春秋二字是此書之摠名雖舉春秋二字其實包冬夏四時之義四時之內一切萬物生殖孕育盡在其中春秋之名無物不包無事不記與四時義同故謂此書爲春秋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詩魯頌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鄭箋云春秋猶言四時也是舉春秋足包四時之義年歲載祀異代殊名而其實一也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

虞曰載李巡曰夏歲商祀周年唐虞載各自紀事堯舜三代示不相襲也孫炎曰載始也取物終更始也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年穀一熟也是其名別而實同也此四者雖代有所尚而名與自遠非夏代始有歲名周時始有年稱何則堯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是於唐虞之世已有年歲之言記事者則各從所尚常語者則通以爲言故虞亦稱年周亦稱歲周詩唐風稱百歲之後是周之稱歲也四時之名春夏秋冬皆以時物爲之號也禮記鄉飲酒義曰春之爲言蠢也夏之爲言假也秋之爲言揫也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漢書律歷志云春蠢也物蠢生也夏假也物假大也秋䪞即由反也物䪞斂也冬終也物終藏之也是解四時異名之義也史之記事一月無事不空舉月一時無事必空舉時者蓋以四時不具不成爲歲故時雖無事必虛錄首月其或不錄皆是史之闕文隱六年空書秋七月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桓四年不書秋冬注云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是其說也然一時無事則書首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者杜雖於彼無注釋例以爲闕謬春秋之名錯舉而已後代儒者妄爲華葉賈逵云取法陰陽之中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賀道養云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計春秋之名理包三統撩周以建子爲正言之則春非陽中秋非陰中據夏以建寅爲正言之則春非陽始秋非陰初乃是穿混沌而畫蛇足必將天性命而失危酒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

既解名曰春秋之意又顯記事之人春官宗伯之屬有大史下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內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上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雖復各有所職俱是掌書之官

疏 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史職曰掌邦國之志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外史職曰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于四方今杜氏序云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掌邦國取小史職文四方之事取內史職文杜揔括兩史共成此語諸侯官屬雖難備知要傳記每說諸侯之史知諸侯亦各有國史也周禮言邦國者乃謂畿外諸侯之國也國在四表故言四方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者謂四方有書來告內史讀以白王也告王之後則小史主掌之故云掌邦國之志內史雖云讀四方之事書其實國內史策皆內史所掌故其職掌八柄及策命之事也然則內史小史既主國內又主四方來告之事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國史承告而書是也杜此序又云達四方之志取外史職文案外史職云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四方今移達字於四方之志上如杜之意外史達此國內之志以告四方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是也然則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據此承受他國之赴也達四方之志者據己國有事赴告他國也春秋既有內外二種故杜翦攝天子之史取外史內史兩文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蓋天子則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蓋亦不異但春秋之時不能依禮諸侯史官多有廢闕或不置內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則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劉炫以爲尚書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誥其經曰大史友內史友如彼言之似諸侯有大史內史矣但偏檢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何則周禮內史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天子命臣內史掌之襄三十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是諸侯命臣大史掌之諸侯大史當天子內史之職以諸侯兼官無內史故也鄭公孫黑強與薰隧之盟使大史書其名齊大史書崔杼弒其君晉大史書趙盾弒其君是知諸侯大史主記事也南史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傳稱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言外史則似有內史矣必言諸侯無內史者

閔二年傳稱史華龍滑與禮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傳稱魯有大史克哀十四年傳稱齊有大史子餘諸國皆言大史安得有內史也季孫召外史者蓋史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內召之故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藝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雖左右所記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禮無左右之名得稱左右者直是時君之意處之左右則史掌之事因爲立名故傳有左史倚相掌記左事謂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陽道陽氣施生故令之記動右是陰道陰氣安靜故使之記言藝文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誤耳上言魯史記則諸侯各有史可知又言諸侯各有國史者方說諸侯各有春秋重詳其文也**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既言尊卑皆有史官又論

所記簡策之異釋器云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許慎說文曰簡牒也牘書版也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鄭玄注中庸亦云策簡也由此言之則簡札牒畢同物而異名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故於文策或作冊象其編簡之形以其編簡爲策故言策者簡也鄭玄注論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爲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聘禮記曰若有故則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玄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是其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此言大事小事乃謂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鄰國赴告經之所書皆是也小事者謂物不爲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大事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何則弒君大事南史欲書崔杼執簡而往董狐既書趙盾以示於朝是執簡而示之非舉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書於簡後乃定之於策也其有小事文辭或多如呂相絕秦聲子說楚字過數百非一牘一簡所能容者則於衆簡牘以次存錄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隱十一年傳例云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明是大事來告載之策書也策書不載丘明得之明是小事傳聞記於簡牘也以此知仲尼脩經皆約策書成文丘明作傳皆博采簡牘衆記故隱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也又莊二十六年經皆無傳傳不解經注云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是言經據策書傳憑簡牘經之所言其事大傳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在簡大事在策也**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

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既言簡策之異又說諸國別名孟子姓孟名軻字子輿鄒邑人也當六國之時師事孔子之孫子思脩儒術之道著書七篇其第四離婁篇云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一也其言與此小異是杜足其實二字使成文也彼趙岐注云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爲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是三者立名雖異記事則同故云其實一也序發首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故引此以爲證凡明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魯有春秋仲尼得因而脩之也案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與檮杌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然則晉楚豈當自知不備故別立惡名**韓宣子適魯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既言諸國有書欲明魯最兼備故云此疏正義曰此昭二年傳文也宣子晉卿名起食邑於韓因以爲氏謚曰宣子者有德之稱爲昭公新立身新爲政故來聘魯因觀書於大史氏見此書而發言杜注彼以爲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經之象辭也魯春秋謂魯史記之策書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知周公之德見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制此典即是身有聖德聖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觀其書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爲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爲之人異故文異傳言觀書大史則所觀非一而獨言易象魯春秋者韓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魯無增改故不言魯易象春秋雖是周法所記

乃是魯事故言魯春秋也春秋易象皆應有之韓子至魯方乃發歎者味其義善其人以其舊所未悟故云今始知示其歎美之深非是素不見也易下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則謂易象爻彖之辭也鄭玄案據此文以爲易是文王所作鄭衆賈逵虞翻陸績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東鄰殺牛皆以爲易之爻辭周公所作杜雖無明解似同鄭說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序言史官所書舊有成法故引韓子之事以此言結之韓子所見魯春秋者蓋是周之舊日正典禮之大經也韓子之言并歎易象此之所見唯謂春秋者指說春秋不須易象故也知是舊典禮經者傳於隱七年書名例云謂之禮經十一年不告例云不書于策明書於策必有常禮未脩之前舊有此法韓子所見而說之即是周之舊典以無正文故言蓋爲疑辭也制禮作樂周公所爲明策書禮經亦周公所制故下句每云周公正

謂五十發凡是周公舊制也必知史官所記有周公舊制者以聖人所爲動皆有法以能立官紀事豈得全無憲章定四年傳稱備物典策以賜伯禽典策則史官記事之法也若其所記無法何足以賜諸侯諸侯得之何足以爲光策而子魚稱爲美談也且仲尼脩此春秋以爲一經若周公無法史官妄說仲尼何所可馮斯文何足爲典得與諸書禮樂詩易並稱經哉以此知周公舊有定制韓子所見是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疏正義曰此明仲尼脩春秋之由先論史策失宜之意計周公之垂法典策具存豈假仲尼更加筆削但爲官失其守褒貶失中赴告策書多違舊典是故仲尼脩成此法垂示後昆襄三十一年傳稱卿大夫能守其官職昭二十年傳曰守道不如守官是言人臣爲官各有所守周德既

衰邦國無法羣小在位故官人失其所守也雖廣言衆官失職要其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昭三十一年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春秋昭明注云上之人謂在位者也彼謂賢德之人在天子諸侯之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周德既衰主掌之官已失其守在上之人又非賢聖故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致令赴告記注多違舊章也文十四年傳曰崩薨不赴禍福不告然則鄰國相命凶事謂之赴他事謂之告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昭七年傳衛齊惡告喪于周則是凶亦稱告也赴告之中違舊章者若隱三年平王以壬戌崩赴以庚戌桓五年陳侯鮑卒再赴以甲戌己丑及不同盟者而赴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類是也策書記注多違舊章者仲尼既已脩改不可復知正以仲尼脩之故知其多違也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

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此明仲尼所因并制作之意所脩之經以魯爲主是因魯史策書成定之舊文也考謂校勘志謂記識考其眞僞眞者因之僞者改之志其典禮合典法者褒之違禮度者貶之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使舊典更興下以明將來之法令後世有則以此故脩春秋也前代後代事終一揆所賞所罰理必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制治國之法文之所褒是可賞之徒文之所貶是可罰之類後代人主誠能觀春秋之文揆當代之事辟所惡而行所善順褒貶而施賞罰則法必明而國必治故云下以明將來之法也不教當時而爲將來制法者孔子之時道不見用既知被屈異範將來將來之與今時其法亦何以異但爲時不見用故指之將來其實亦以教當代也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此說仲尼改舊史之意教之所存謂名教善惡義存

於此事若文無褒貶無以懲勸則是文之害教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云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杜以晉文之意本欲尊周將率諸侯共朝天子自嫌彊大不敢至周諭王出狩得盡臣禮尋其蹤緒心是跡非又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云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許止進藥不由於醫其父飲之因兹而卒名教善惡須存於此若也不罪許止不沒晉文無以息簒逆之端勸事君之禮故隱其召王之名顯稱弑君之惡如此之例皆是文之害教則刊削本策改而正之以示後人使聞善而知勸見惡而自戒諸仲尼所改新意皆是刊而正之也

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此說仲尼不改舊史之意其餘謂新意之外皆即用舊史也始隱終麟二百餘載史官遷代其數甚多人心不同屬辭必異自然史官有文有質致使其辭有詳有略既無所害故不必改也史有文質謂居官之人辭有詳略謂書策之文史文則辭華史質則辭直華則多詳直則多略故春秋之文詳略不等也螟螽蜚蜮皆害物之蟲蜚蜮言有螟螽不言有諸侯反國或言自其歸或言歸自其晉伐鮮虞吳入郢直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用郊皆無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明是立文乖異是其史舊有詳略義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

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上傳昭三十一年言春秋之書其是善志記也下傳成十四年言若非聖人誰能脩春秋使成五例也下傳既非同年而云又者言又重上事之辭止又其傳非又其年也

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既以蓋爲疑辭而知事必然者案傳君子論春秋之美而云善志春秋既是舊名明

稱舊記爲善故知上傳之言蓋言周公之志也脩者治舊之名傳善聖人而言脩舊明脩前聖之道故知下傳之言蓋仲尼之明周公也上已言蓋周之舊典禮經此復重云蓋周公之志者上明春秋記事之法舊史之遵周公也此明仲尼因舊史之文還脩周公之法故重言蓋叙此以上論經以下論傳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

疏正義曰丘明爲經作傳故言受經於仲尼未必面親授受使之作傳也此說作傳解經而傳文不同之意丘明以爲經者聖人之所制是不可刊削之書也非傳所能亂之假使傳有先後不畏經因錯亂故傳或先經爲文以始後經之事或後經爲文以經前經之義或依經之

言以辨此經之理或錯經爲文以合此經之異皆隨義所在而爲之發傳期於釋盡經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同也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旨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妄其意失其眞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史也是言丘明爲傳以其姓左故號爲左氏傳也先經者若隱公不書即位先發仲子歸于我衛州吁弑其君完先發莊公娶于齊如此之類是先經以始事也後經者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定八年乃言劉子伐盂以定王室哀二年晉納蒯聵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聵自戚入衛如此之類是後經以終義也依經者經有其事傳辯其由隱公不書即位而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寔其經文明其歸趣如此之類是依經以辯理也錯經者若地有兩名經傳互舉及經侵傳伐經伐傳侵於文雖異於理則合如此之類是錯經

以合異也傳文雖多不出四體故以此四向明之也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此說有經無傳之意例之所重者若桓元年秋大水傳云凡平原出水爲大水莊七年秋大水此則例之所重皆是舊史遺餘策書之文丘明略之不復發傳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言遺者舊史已沒策書遺留故曰遺文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此說無經有傳之意疏正義曰說文云籍部書也張衡東京賦曰多識前世之載載亦書也躬覽載籍所見者博以義有所取必廣記而備言之非直解經故其文緩遠明聖意故其旨遠將令學者本原其事

之始要截其事之終尋其枝葉盡其根本則聖人之趣雖遠其賾可得而見是故經無其事而傳亦言之爲此也原始要終及其旨遠並易下繫辭文也尋其枝葉以樹木喻也究亦窮也言窮盡其所窮之處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此又申說無經之傳有利益之意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學之篇有此文也其饜而飫之則未知所出優柔俱訓爲安寬舒之意也饜飫俱訓爲飽饒裕之意也謂丘明富博其文優游學者之心使自求索其高意精華其大義飽足學者之好使自奔趨其深致言其廣記備言欲令使樂翫不倦也江海以水深之故所浸者遠膏澤以雨多之故所潤者博以喻傳之廣記備言亦欲浸潤經文使義理通洽如是而

求之然後渙然解散如春冰之釋怡然心說而衆理皆順然後爲得其所也江海水之大者故舉以爲喻膏之釋者爲膏言雨之爲潤若脂膏然故稱膏澤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灋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疏正義曰自此至非例也辯說傳之三體此一段說舊發例也言發凡五十皆是周公舊法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杜所以知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者以諸所發凡皆是國之大典非獨經文之例隱七年始發凡例特云謂之禮經十一年又云不書于策建此二句於諸例之端明書於策者皆是經國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書自制此禮也何則天災無牲卒哭作主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夫人不薨于寢則不致豈是仲尼始造此

言也公行告廟侯伯分災二凡之末皆云禮也豈是丘明自制禮乎又公女嫁之送人尊卑與諸侯之親疎等級王喪之稱小童分至之書雲物皆經無其事傳亦發凡若丘明以意作傳主說仲尼之經此既無經何須發傳以是故知發凡言例皆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也國之有史在於前代非獨周公立法史始有章而指言周公垂法者以三代異物節文不同周公必因其常文而作以正其變者非是盡變其常也但以一世大典周公所定故春秋之義史必主於常法而以周公正之然凡是周公之禮經今案周禮竟無凡例爲當禮外別自有凡爲當凡在禮内今者所據禮内有凡知者案周禮大宰職於八法之内有官成官法鄭衆注云官成者謂官府之有成事品式官法者謂職所主之法度然則此凡者是史官之策書成事法式也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計周公垂典應每事設法而據經有例於傳無凡多矣釋例四十部

無凡者十五然則周公之立凡例非徒五十而已蓋作傳之時已有遺落丘明采而不得故也且凡雖舊例亦非全語丘明采合而用之耳終篇云諸凡雖是周公之舊典丘明撮其體義約以爲言非純寫故典之文也蓋據古文覆逆而見之此丘明會意之微致是其說也然丘明撮凡爲言體例不一於一凡之内事義不同亦有因經所有連釋經之所無如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也亦有略其經之所無直釋經之所有如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不言初祀以經無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所以然者蓋以舊凡語少經雖無事則亦連文引之所以兼引王曰小童若舊凡語多經無者則略之經有者則載之所以略其禘祀獨舉郊雩故莊十一年王師敗績于某杜注云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是舊凡多者唯舉經文也發凡之體凡有二條一是特爲策書一是兼載國事特爲策書者凡告以名則書之類是也兼載國事者凡嫁女于敵國之類是也雖國事但他書有者亦不在凡例如天子七月而葬既於文備有故丘明作傳不在凡例也此諸凡者自是天下大例其言非獨爲魯故哭諸侯之條既發凡例乃云故魯爲諸姬明知正凡所言非止魯事且送女例云於天子則諸卿皆行魯無嫁女於天子之理祭祀例云啓蟄而郊自非魯國不得有郊天之事明是采合故典裁約爲文也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

此下盡曲而暢之說新意也微顯闡幽易下繫辭文也微謂纖隱闡謂著明舊說云下云經無義例此釋經有義例謂孔子脩經微其顯事闡其幽理裁節經之上下以成義之般類其善事顯者若秦穆悔過貶四國大夫以例稱人觀文與常文無異惡事顯者若諸侯城緣陵叔孫豹違命城緣陵依例稱諸侯與無罪文同叔孫豹去氏與未賜族者文同皆是微其顯事闡幽者謂闡其幽理使之宣著若晉趙盾鄭歸生楚比陳乞及許大子止皆非親弑其君是

其罪幽隱孔子脩經加弑使罪狀宣露是闡幽也諸春秋襃貶之例並是也蓋以爲皆據舊例而發義以下論丘明之傳微顯闡幽乃是經事故賀沈諸儒皆悉同此劉炫以微顯闡幽皆說作傳之意經文顯者作傳本其纖微經文幽者作傳闡使明著顯者若天王狩于河陽觀經文足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獵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故傳發晉侯召王是其微顯也幽者若鄭伯克段于鄢觀經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稱克故傳發武姜愛段是闡其幽也丘明作傳其有微經之顯闡經之幽以裁制成其義理比類者皆據舊典凡例而起發經義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經之褒貶例稱得雋曰克傳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據舊例發義也晉侯召王使狩鄭伯不教其弟仲尼没其召王顯稱鄭伯丘明正述其事先解經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褒貶也此二事尤明者耳其餘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論作傳而賀沈諸儒皆以爲經解之是不識文勢而謬失杜旨

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

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上既言據舊例而發義故更指發義之條諸傳之所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及書曰七者之類皆所以起新舊之例令人知發凡是舊七者是新發明經之大義謂之變例以凡是正例故謂此爲變例猶詩之有變風變雅也自杜以前不知有新舊之異今言謂之變例是杜自明之以曉人也稱書者若文二年書士穀堪其事襄二十七年書先晉晉有信如此之類是也不書者若隱元年春正月不書即位攝也邾子克未王命故不書爵如此之類是也先書者若桓二年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故先書弒其君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故書者若隱三年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成八年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如此之類是也不言者若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不言出奔難之也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不

言其來諱之也如此之類是也不稱者若僖元年不稱即位公出故也莊元年不稱姜氏絕不爲親如此之類是也書曰者若隱元年書曰鄭伯克段于鄢隱四年書曰衛人立晉衆也如此之類是也案襄元年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隱元年稱鄭伯譏夫教也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先書故書既是新意則追書亦是新意書與不書俱是新意則稱與不稱言與不言亦俱是新意豈得不言不稱獨爲新意言也稱也便即非乎釋例終篇云諸雜稱二百八十有五止有其數不言其目就文而數又復參差竊謂追書也言也稱也亦是新意序不言者蓋諸類之中足以包之故也有田僧紹者亦注此序以爲序言諸稱稱亦即是新意與下七者合爲八名斯不然矣案書與不書其文相次若稱字即是新意但當言稱與不稱相次何以分爲別文明知杜言諸稱自謂諸傳所稱不以稱爲新意但以理而論之稱亦當是新意耳**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

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此說因舊爲新也仲尼脩春秋者欲以上遵周制下明世教其舊史錯失則得刊而正之以爲變例其舊史不書則無可刊正故此又辨之亦有史所不書正合仲尼意者仲尼即以爲義改其舊史及史所不書此二者蓋是春秋新意故傳亦不言凡每事別釋曲而通暢之也此蓋春秋新意其言總上通變例與不別書也舉一凡而事同者諸理盡見是其直也不言凡而每事發傳是其曲暢暢訓通故言曲而暢之也若然隱公實不即位史無由得書即位邾克實未有爵史無由得書其爵然則傳言不書自是舊史不書而以不書爲仲尼新意者釋例終篇杜自問而釋之云丘明之爲傳所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之策書義之所在則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無亦或改舊史之有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丘明所發故是仲尼之意也雖是舊文不書而事合仲尼之意仲

尼因而用之即是仲尼新意若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稱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名故知舊史無名又仲尼[illegible]無罪見[illegible]例不書名此舊史之文適當孔子之意不得不因而用之因舊爲新皆此類也然杜唯言史所不書即以爲義不云史所書爲義者但夫子約史記而脩春秋史記之文皆是舊史所書因而褒貶理在可見不須更言但恐舊史不書而夫子不用故特言之**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此一段說經無義例者國有大事史必書之其事既無得失其文不著善惡故傳直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褒貶之例也春秋此類最多故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始通也杜注云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趣而已他皆放此是如彼之類皆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疏

正義曰傳體有三即上文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趣非例是也爲例之情有五則下文五曰是也書經有此五情緣經以求義爲例言傳爲經發例其體有此五事下文五句成十四年傳也案彼傳上文云春秋之稱下云非聖人誰能脩之聖人指謂孔子美孔子所脩成此五事五事所攝諸例皆盡下句釋其顯者以屬之耳此發傳之體有三上文三言其以别之觀文足可知耳劉寔分變例新意以爲二事釋例終篇曰丘明之傳有稱周禮以正常者諸稱凡以發例者是也有明經所立新意者諸顯義例而不稱凡者是也稱古典則立凡以顯之釋變例則隨辭以讚之杜言甚明尚不能悟其爲暗也不亦甚乎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 文見於此謂彼注云辭微而義顯也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成十四年傳爲叔孫僑如發也經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叔孫是其族也褒賞稱其族貶責去其氏銜君命出使稱其族所以爲榮與夫人俱還去其氏所以爲辱出稱叔孫舉其榮名所以尊君命也入舍叔孫替其尊稱所以尊夫人也族自卿家之族稱舍别有所尊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僖十九年經書梁亡是秦亡之也傳曰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僖十四年經書諸侯城緣陵是齊率諸侯城之以遷杞也傳曰不書其人有闕也秦人滅梁而曰梁亡文見於此梁亡見取者之無罪齊桓城杞而書諸侯城緣陵文見於此城緣陵見諸侯之有闕亦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皆是辭微而義顯故以此三事屬之

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 彼注云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敘而文微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其意言會必有主二人共會則更肯爲主兩相推讓會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國以上則一人爲主二人聽命會事有成故以會致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其意言同志之國共行征伐彼與我同謀計議成而後出師則以相連及爲文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會合爲文此二事者義之所異在於一字約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尋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記事有敘而其文晦微也

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 彼注云婉曲也謂屈曲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言諸所諱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諸以揔之也若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釋始歸諱執止之恥辟而不言經乃書公至自會諸如此類是諱辟之事也諸侯有大功者於京師受邑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爲從巡守備湯水以共沐浴焉謂之湯沐之邑魯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邑於京師許田是也鄭以武公之勲受湯沐之邑於泰山祊田是也隱桓之世周德既衰魯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無所用因地勢之便欲相與易祊薄不足以當許鄭人加璧以易許田諸侯不得專易天子之田文諱其事桓元年經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諱惡揚善臣子之義可以垂訓於後故此二事皆屈曲其辭從其義訓以示大順之道是其辭婉曲而成其篇章也

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 彼注云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謂禮制宮廟之飾楹不丹桷不刻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

桓宮桷禮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禮諸侯不相遺俘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三者皆非禮而動直書其事不爲之隱具爲其文以見譏意是其事實盡而不有汙曲也

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

彼注云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爲懲勸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是謂盜與三叛人名也齊豹衛國之卿春秋之例卿皆書其名氏齊豹忿衛侯之兄起而殺之欲求不畏彊禦之名春秋抑之書曰盜盜者賤人有罪之稱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國之臣並非命卿其名於例不合見經竊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聞春秋故書其名使惡名不滅若其爲惡求名而有名章徹則作難之士誰或不爲若竊邑求利而名不聞則貪冒之人誰不盜竊故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使其求名而名亡欲蓋而名章所以懲創惡人勸獎善人昭三十一年傳具說此事其意然也丕與三叛俱是惡人書此二事唯得懲惡耳而言勸善者惡懲則善勸故連言之

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疏〕正義曰上云情有五此言五體者言其意謂之情指其狀謂之體體情一也故互見之一曰微而顯者是夫子脩改舊文以成新意所脩春秋以新意爲主故爲五例之首二曰志而晦者是周公舊凡經國常制三曰婉而成章者夫子因舊史大順義存君親揚善掩惡夫子因而不改四曰盡而不汙者夫子亦因舊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極諫不掩君惡欲成其美夫子因而用之此婉而成章盡而不汙雖因舊史夫子聖以爲義恕而言之亦是新意之限故傳或言書或云不書五曰懲惡而勸善者與上微而顯不異但勸戒緩者在微而顯之條貶責切者在懲惡勸善之例故微而顯居五例之首懲惡勸善在五例之末五者春秋之要故推此以尋經傳觸類而增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時人所行之事觀其善惡用其褒貶則王道之正法人理之紀綱皆得所備矣從首至此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結之觸類而長之易上繫辭文也二百四十二年謂獲麟以前也以後經則魯史舊文傳終說前事辭無褒貶故不數之也觸類而長之者若隱四年經書翬帥師傳稱羽父固請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十年經亦書翬帥師傳雖不言書曰故書是知與上同爲新意又隱元年傳曰儀父貴之也則桓十七年云儀父亦是貴之是也

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

所傳皆不其然

〔疏〕正義曰自此至釋例詳之言己爲作注解之意論經傳之下即是自述己懷於文不次言無由發故假稱或問而荅以釋之春秋之經侵伐會盟及戰敗克取之類文異而義殊錯文以見義先儒知其如是因謂苟有異文莫不著義杜以爲仲尼所述據史舊文文害者則刊而正之不害者因其詳略此其異於先儒故或人據上文杜之異旨執先儒以問曰春秋以錯文見義其文異者必應有義存焉若如所論辭有詳略不必改也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意者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今何以獨異欲令杜自辯之

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

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

名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褒則書字貶則稱名褒貶在於一字褒貶雖在一字不可單書一字以見褒貶故荅或人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皆須數句以成言語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卦之爻也一爻變則成爲一卦經之字也一字異不得成爲一義故經必須數句以成言義則待傳而後曉不可錯綜經文以求義理故當依傳以爲斷文異者丘明不爲發傳仲尼必無其義安得傳旨之表妄說經文以此知經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者也數句者謂若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及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盛破賈服一字故舉多言之或以爲數其文句義亦得通錯綜其數易上繫辭文謂交錯綜理之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

漢書儒林傳云漢興

北平侯張蒼及梁大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脩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公傳子長卿長卿傳清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丞相翟方進方進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是前漢言左氏者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學官至平帝時王莽輔政方始立之後漢復廢雖然學者浸多矣中興以後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潁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魏世則王肅董遇爲之注此等比至杜時或在或滅不知杜之所見十數家定是何人也

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

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祖始也謂前人爲始而述脩之也經之詳略本不著義強爲之說理不可通故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於傳之外別立異端故退不守丘明之傳傳有不通則没而不說謂諸家之注多有此事但諸注既亡不可指摘若觀服虔賈誼之注皆没而不說者衆矣謂若文二年作僖公主傳於僖三十三年云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及襄九年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之類是也膚謂皮膚言淺近引之也公羊穀梁口相傳授因事起問意與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錯亂也

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揔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

志也

丘明與聖同恥爲經作傳經有他義無容不盡故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也作傳解經則經義在傳故經之條貫必出於傳也發凡言例則例必在凡故傳之義例揔歸諸凡也若有例無凡則傳有變例如是則推尋變例以正褒貶若左氏不解二傳有說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則簡選二傳取其合義而去其異端杜自言以此立說蓋是丘明之本意也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傳云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則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亦是罪之也釋例曰朱雖無罪據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奔衞傳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不書名者非其罪則書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杜注云稱名罪之如此之類是推變例以正褒貶也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杜注云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僖九年伯姬卒杜注云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如此之類是簡二傳也先儒取二傳多矣杜不取者是去異端也

其有疑錯

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集解與釋例每有論錯闕疑之事非一二也釋例終篇云去聖久遠古文篆隸歷代相變自然當有錯誤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聖人貴聞一而知二賢史之闕文也今左氏有無傳之經亦有無經之傳無經之傳或可廣文無傳之經則不知其事又有事由於魯魯君親之而復不書者先儒或強爲之說或沒而不說疑在闕文誠難以意理推之是備論闕之之事也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漢書楚元王傳稱劉歆字子駿劉德孫劉向少子也哀帝時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

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經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其創通大義也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人也父徽字元伯授業於歆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魏郡人也潁子嚴名容陳郡人也比於劉賈之徒學識雖復淺近然亦注述春秋名爲一家之學杜以爲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特舉其違以見異同自餘服虔之徒殊劣於此輩故棄而不論也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丘明作傳不敢與聖言相亂故與經別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韓嬰之爲詩作傳莫不皆爾經傳異處於省覽爲煩故杜分年相附別其經傳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謂聚集經傳爲之作解何晏論語集解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

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春秋記事之書前人後人行事相類書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散在他年非相比校則善惡不章褒貶不明故杜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殊其同異則於其學易明故也言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三者雖春秋之事於經傳無例者繁多以特爲篇卷不與諸例相同故言及也事同則爲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故言相與爲部也其四十部次第從隱即位爲首先有其事則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於後終篇宜最處末故次終篇之前終篇處其終耳土地之名起於宋衛遇于垂世族譜起於無駭卒無駭卒在遇垂之後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或曰春秋之作

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疏正義曰上一問一荅說作注理畢而更問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說並皆辟謬須於此明之亦以於文不次故更假問荅以明之一問之間凡有四意其一問作之早晚其二問先儒言孔子自爲素王其事虛實其三問公羊說孔子黜周王魯其言是非其四問左氏獲麟之後乃有餘經討杜於意安否據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指公羊有其說今

驗何休所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之事案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故說左氏者言孔子自衞反魯則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書麟則爲書來應言麟爲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說言孔子自以身爲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爲素臣故爲素王作左氏之傳漢魏諸儒皆爲此說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盧欽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魯史記而脩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語稱齊大史子餘歎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爲此言耳非是孔子

自號爲素王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故復以爲素臣其言丘明爲素臣未知誰所說也言公羊者謂何休之輩黜周王魯非公羊正文說者推其意而致理耳以杞是二王之後本爵爲上公而經稱杞伯以爲孔子黜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其意言周爲王者之後比宋爲新緣此故謂春秋託王於魯以周宋爲二王之後黜杞同於庶國何休隱元年注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宣十六年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爲王者之後是黜周王魯之說也定元年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何休云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愼之至也是其孫言辟害微文隱義之說自衞反魯危行言孫皆論語文也鄭玄以爲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謂高行爲

危行也何晏以危爲厲厲言行不隨俗也未知二者誰當杜旨公羊之經獲麟即止而左氏之經終於孔子卒先儒或以爲麟後之經亦是孔子所書故問其意之所安也

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

此盡末以來答上問四意但所答或先或後而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案據乃得遞相發明故不得以次而答問者先問作之早晚杜意定以獲麟乃作故從仲尼曰至所以爲終明作之時節兼明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爲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後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須說始隱之由且欲取平王周正驗其非黜周王魯之證但既言其終倒言其始則於文不次故答前義未了更起一問自曰然則以下

盡此其義也明春秋始隱之意答黜周王魯之言既言王魯爲非遂并辯公羊之謬自若夫制作盡非隱之也答微文隱義之爲非也自聖人包周身之防盡非所聞也答孫言辟害之爲虛也先儒以爲未獲麟而已作春秋過獲麟而經猶未止故既答公羊之謬然後却辯素王爲虛并說引經爲妄自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又非通論也答素王素臣之問自先儒以爲盡得其實答經止獲麟之意至於反袂以下言其不可采用此章分段大意其文旨如此問者以所聞而問其異乎余所聞一句歎其所據非理故言異乎余所聞仲尼曰與歎曰二者皆論語文也孔子過匡匡人以兵遮而脅之從者驚怖故設此言以強之文王雖身既沒其爲文王之道豈不在茲身乎孔子自此其身言已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意言天若未喪文王之道必將使我制作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已此言是有制作之本意也聖人受命而王則麟鳳至河

出圖仲尼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言蓋傷時王之政不能致此瑞也先有制作之意而恨時無嘉瑞明是既得嘉瑞即便制作杜欲明得麟乃作故先表此二句鄭玄以爲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説龍馬銜甲赤文緑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録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爲河圖即八卦是也未知二者誰當杜旨

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虚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絶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

麟鳳與龜龍白虎五者神靈之鳥獸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於衰亂之世是非其時也上無明王是虚其應也爲人所獲是失其歸也夫此聖人而生非其時道無所行功無所濟與麟相類故所

以爲感也先有制作之意復爲外物所感既知道屈當時欲使功被來世由是所以作春秋絶筆於獲麟之一句者麟是仲尼所感而書爲感麟而作既以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荅上春秋之作左傳無明文之問又言已所以爲獲麟乃作之意獨舉麟鳳而云五靈知二獸以外爲龜龍白虎者以鳥獸而爲瑞不出五者經傳讖緯莫不盡然禮記禮器曰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詩序曰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騶虞即白虎也是龜龍白虎並爲瑞應只言麟鳳便言五靈者舉鳳配麟足以成句略其三者故曰五靈其五靈之文出尚書緯也禮記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不言五者彼稱四靈以爲畜則飲食有由也其意言四靈與羣物爲羣四靈既擾則羣物皆備龍是魚鮪之長鳳是飛鳥之長麟是走獸之長龜是甲蟲之長飲食所須唯此四物四物之内各舉一長虎麟皆是走獸故略云四靈杜欲徧舉諸瑞故備言五靈也直云絶筆獲麟則文勢已足而言之一句者以春秋編年之書必應盡年乃止入年唯此一句故顯言之以明一句是其所感也

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灋將來

上既解終麟之意未辯始隱之由故又假

問以辯之不言或問而直言曰者以荅前未了須更起此問若言問者猶是前人且既解絶筆即因問初起以此不復言或欲示二問共是一人故也然者然上語則者陳下事乘前起後之勢問者言絶筆於獲麟既如前解然則春秋初起何獨始於魯隱公不始於他國餘公何也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遷居洛邑平王爲首是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於第當立委位讓桓是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隱公之初當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則列國其爵爲侯其土則廣是大國也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魯承周公之後是其福祚之胤也若使平王能撫養下民求天長命紹先王之烈開中興之功隱公能大宣聖祖之業光啓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臨天下如是則西周之美猶或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於地而平王隱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資而竟不能然只爲無法故也仲尼愍其如是爲之作法其意言若能用我道豈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歷數附其時人之行事采周公之舊典以會合成

一王之大義雖前事已往不可復追冀得垂法將來使後人放習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一段大明作春秋之深意問者不直云隱公而言魯隱公者言魯決其不始於他國言隱決其不始於餘公挾此二意故并魯言之也其荅直言隱公不云魯者以魯之春秋已爲韓起所說可知故也周自武王伐紂定天下恒居鎬也是爲西都周公攝政營洛邑於土中謂之東都成王雖暫至洛邑還歸鎬京及幽王滅於西周平王東遷洛邑因謂洛邑爲東周謂鎬京爲西周平王始居東周故云東周之始王也平王四十九年而隱公即位隱公三年而平王崩是其相接也詩既醉云永錫祚胤言福祚及後胤也尚書召誥云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用善德治民得長命也襄十年傳曰而以偪陽光啓寡君論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杜所用之文也春秋據魯而作即是諸侯之法而二會成王義者春秋所書尊卑盡備王使來聘錫命賵含有天子撫邦國之義公如京師拜賜會葬有諸侯事王者之法雖據魯史爲文足

成王者之義也以其會成王義故得垂法將來將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獨遺將來諸侯也**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既言作春秋之意然後荅黜周王魯之言經書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即魯隱公也魯用周正則魯事周矣天子稱王諸侯稱公魯尚稱公則號不改矣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魯乎若黜周王魯則魯宜稱王周宜稱公此言周王而魯公知非黜周而王魯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興周非黜周也故引論語以明之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說夫子設此言以辭之其意言彼召我者而豈空然哉必謂我有賢能之德故也既謂我有

賢德或將能用我言如其能用我言者吾其爲東方之周乎言將欲興周道於東方也原其此意知非黜周故云此其興周之義也注論語者其意多然唯鄭玄獨異以東周爲成周則非杜所用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此一段荅說公羊者言微其文隱其義之意若夫者發端之辭既荅王魯更起言端故云若夫聖人制作之文所以章明已往考校方來欲使將來之人鑒見既往之事聖人之情見乎文辭若使發語卑雜則情趣瑣近立言高簡則旨意遠大章句煩多則事情易顯文辭約少則義趣微略此乃理之常事非故隱之也文王演易則亦文高旨遠辭約義微豈復孫辭辟害以彼無所辟其文亦微知理之常非爲所隱也其章往考來情見乎辭皆易下繫辭之文彼作彰往而

察來意不異耳**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此一段荅孫言辟害之意若成湯繫於夏臺文王囚於羑里周公留滯於東都孔子絕糧於陳蔡自古聖人幽囚困厄則嘗有之未聞有被殺害者也包周身之防者謂聖人防慮必周於身自知無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害此事實非所聞也云非所聞者言前訓未之有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此一段荅素王素臣爲非也案論語稱孔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其意言子路以孔子將死使門人爲臣欲令以臣禮葬君歎其顯榮夫子瘳而責之我實無臣何故而爲有臣吾

之於人也於誰嘗欺我尚不敢欺人何故使吾欺天乎子路使門人爲臣幾僭大夫禮耳孔子尚以爲欺天況神器之重非人臣所議而云仲尼爲素王丘明爲素臣又非通理之論也聖人之生與運隆替運通則功濟當時運閉則道存身後雖復富有天下無益於堯舜賤爲匹庶何損於仲尼道爲升降自由聖與不聖言之立否乃關賢與不賢非復假大位以宣風藉虛名以範世稱王稱臣復何所取若使無位無人虛稱王號不爵不祿妄竊臣名是則羨富貴而恥貧賤長僭踰而開亂逆聖人立教豈當爾也臧文仲山節藻棁謂之不知管仲鏤簋朱紘稱其器小見季氏舞八佾云孰不可忍若仲尼之竊王號則罪不容誅而言素王素臣是誣大賢而負聖人也嗚呼孔子被誣久矣賴杜預方始雪之

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

此下至爲得其實皆明麟後之經非仲尼所脩之意直言先儒無可尋檢未審是誰先生此意案今左氏之經仍終孔丘之卒雖杜氏之注此經亦存而未責先儒引經至仲尼卒者蓋先儒以爲夫子自衛反魯即作春秋作三年而後致麟雖得麟而猶不止比至孔丘之卒皆是仲尼所脩以是辨之謂之近誣明先儒有此說也服虔云夫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之以禮故有麟應而至是其宗舊說也服虔又云春秋終於獲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顯其師故書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案杜於此下及哀十四年注皆取服義爲說則服氏於此一事已改先儒矣麟是王者之瑞非爲制作而來而云仲尼致之是其妖且妄也經是魯史之文非仲尼之所述而云仲尼脩之是其近誣罔也言近誣者心所不悟非故誣之故云近誣也

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

穀梁之經亦止獲麟而獨據公羊者春秋之作穀梁無明文杜以獲麟乃作義取公羊故獨據之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與黑肱之徒義無以異傳稱書二叛人名不通數此人以爲四叛知其不入傳例麟下之經傳不入例足知此經非復孔旨故余以爲感麟而作春秋其意起於獲麟則文止於所起自此而謗爲得其實重明經止獲麟并自成己說起麟之意也

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杜既取公羊經止獲麟而公羊獲麟之下即有此傳嫌其并亦取之故云亦無取焉不取之者以聖人盡聖窮神樂天知命生而不喜死而不戚明於陳蔡則絃琴而歌夢奠兩楹則負杖而詠寧復畏懼死亡下沾衿之泣愛惜性命發道窮之歎若實如是何異凡夫俗人而得稱爲聖也公羊之書鄙曲小辯致遠則泥故無取焉此則上文所謂簡二傳而去異端豈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以虛而不經故不取也

春秋正義卷第一

修職郎新差充衢州州學教授趙孝穆點勘

春秋正義卷第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春秋經傳集解

【疏】正義曰五經題篇皆出注者之意人各有心故題無常準此本經傳別行則經傳各自有題注者以意裁定其本難可復知據今服虔所注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誼第一不題春秋二字然則春秋二字蓋是經之題也服言左氏傳三字蓋本傳之題也杜既集解經傳春秋此書之大名故以春秋冠其上序說左氏言已備悉故略去左氏而爲此題焉經傳集解四字是杜所加其餘皆舊本也經者常也言事有典法可常遵用也傳者傳也博釋經意傳示後人分年相附集而解之故謂之經傳集解

隱公第一

【疏】正義曰魯君侯爵杜君采大史公書世族譜云魯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後也周公股肱周室成王封其子伯禽於曲阜爲魯侯今魯國是也自哀以下九世二百一十七年而楚滅魯依魯世家伯禽至隱公凡一十三君兄弟相及者五人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歲歲在豕韋禮記檀弓曰死謚周道也周法天子至於大夫既死則累其德行而爲之謚所書謚法云隱拂不成曰隱魯實侯爵而稱公者五等之爵雖尊卑殊號臣子尊其君父皆稱爲公是禮之常也字書云第訓次也一者數之始此卷於次第當其一也

杜氏【疏】正義曰杜氏名預字元凱畿之孫恕之子也陳壽魏志云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文帝時爲尚書僕射封樂亭侯試船溺死追贈大僕謚戴侯恕字務伯官至幽州刺史預司馬宣王女壻也王隱晉書云預知謀深博明於治亂常稱德者非所企及立言立功預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illegible]說左氏未究丘明之意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illegible]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爲之釋例又作盟會圖[illegible]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預有大功名於[illegible]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荊州刺史食邑八千戶時人號爲武庫不言名而言氏者注述之人義在謙退不欲自言其名故但言杜氏毛君孔安國馬融王肅之徒其所注書皆稱爲傳鄭玄則謂之爲注而此於杜氏之下更無別謂者以集解之名已題在上故止云杜氏而已劉炫云不言名而云氏者漢承焚書之後諸儒各載學名不敢布於天下但欲傳之私族自題其氏爲謙之辭

傳惠公元妃孟子　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　孟子卒　不稱薨不成喪也無謚先夫死不得從夫謚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聲謚也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　婦人謂嫁曰歸以手理自然生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魯　生桓公而惠公薨　言歸魯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爲桓尚少是以立爲大子帥國人奉之爲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

【疏】惠公元妃孟子　正義曰惠公名弗皇孝公之子也謚法愛民好與曰惠釋詁云元始也妃匹也始匹者言以前未曾娶而此人始爲匹故注云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妃者名通適妾故釋云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元者始也長也一元之字兼始適兩義故云

適夫人也然則有始而非適若孟任之類是也亦有適而非始若哀姜之類是也妃者配匹之言非有尊卑之異其尊卑殊稱則曲禮所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是也鄭玄以爲后之言後蓋執治內事在夫之後也夫之言扶言能扶成人君之德也孺之言屬言其繫屬人也婦之言服言其服事人也妻之言齊言與夫齊等也庶人之賤見其齊等也以上因其爵之尊卑爲立別號其實皆配夫通以妃爲稱少牢饋食禮云以某妃配某氏是大夫之妻亦稱妃也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長幼之別字也孟伯俱長也禮緯云庶長稱孟然則適妻之子長者稱伯妾子長於妻子則稱爲孟所以別適庶也故杜注文十五年及釋例皆云慶父爲長庶故或稱孟氏沈氏亦然案傳趙莊子之妻晉景公之姊則趙武適妻子也而武稱趙孟荀偃之卒也士匄請後曰鄭甥可則荀吳妾子也而吳稱知伯豈知氏常爲適而稱伯趙氏恒爲庶而稱孟者也蓋以趙氏荊盾之後盾爲庶長故子孫

恒以孟言之與慶父同也推此言之知知氏荀首之後傳云中行伯之季弟則俱是適妻之子但林父荀首並得立家故荀首子孫亦從適長稱伯也或可春秋之時不能如禮孟伯之字無適庶之異甚從心所欲而自稱之耳與姓子宋是殷後故子爲宋姓婦人以字配姓故稱孟子

不稱至夫謚　正義曰魯之夫人皆稱薨舉謚此獨無謚言卒故特解之定十五年姒氏卒傳曰不成喪則知此不稱薨亦不成喪也案傳例不赴則不稱薨然則此云不成喪者正謂不赴於諸侯也周禮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止賜卿大夫不賜婦人則婦人法不當謚故號當繫夫釋例曰謚者興於周之始王變質從文於是有諱焉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易之以謚末世滋蔓降及匹夫爰暨婦人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詩稱莊姜宣姜即其義也是言婦人於法無謚故取其夫謚冠於姓之上生以夫國冠之韓姞秦姬是也死以夫謚冠之莊姜定姒是也且見此人是某公之妻故從夫謚以

謚非婦人之行也夫謚已定妻即從而稱之先夫而死則夫未有謚或隨宜稱字故云無謚言婦人法無謚也死不得從夫謚解其不稱惠也此言其正法耳其末世滋蔓則爲之作謚景王未崩妻稱穆后如此之類皆非禮也

重言孟子者服虔云嫌與惠公俱卒故重言之下仲子亦然

注聲謚至繼室　正義曰謚法不生其國曰聲是聲爲謚也襄二十三年傳稱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則姪之與娣皆得繼室此既無文故設疑辭云蓋孟子之姪娣也成八年傳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然則諸侯娶於三國國別各有三女此言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者從言媵者亦有姪娣省略爲文耳其實夫人與媵皆有姪娣但聲子或是孟子姪娣或是同姓之國媵者姪娣以其難明故杜兩解之初云孟子之姪娣又云同姓之國以姪娣媵是也故釋例曰古者諸侯之娶適

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以廣繼嗣是其義也然宋之同姓國依世本子姓殷時來宋空同黎比髦自夷蕭但春秋不載其國未知宋之同姓者是何釋言云媵送也言妾送適行故夫人姪娣亦稱媵也經傳之說諸侯唯有繼室之文皆無重娶之禮故知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次妃謂姪娣與媵諸妾之最貴者釋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是夫人之姪娣與二媵皆可以繼室也適庶交爭禍之大者禮所以別嫌明疑防微杜漸故雖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又異於餘妾故謂之繼室妻處夫之室故書傳通謂妻爲室言繼續元妃在夫之室

宋武至于戌　正義曰宋國公爵譜云宋子姓其先契佐唐虞爲司徒封於商成湯受命王有天下及紂無道周武王滅之而封其子武庚以紹殷後武庚作亂周公伐而誅之更封紂兄帝乙之元子微子啓爲宋公都商丘今梁國睢陽縣是也微子卒其弟微仲代立穆公七年魯隱公之元年

以景公三十六年魯哀公之十四年獲麟之歲也[illegible]
[illegible]元年春秋之傳終矣其後五世百七十年而齊魏楚共
滅宋依宋世家微子至武公凡十二君兄弟相及者二人
武公是微仲九世孫謚法克定禍亂曰武　注婦人至於
魯　正義曰婦人謂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文也以其手
之文理自然成字有若天之所命使爲魯夫人然故嫁之
於魯也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曰下不言爲
此傳言爲魯夫人者以宋女而作他國之妻故傳加爲以
示異耳非爲手文有爲字故魯夫人之上有爲字也仲子
手有此丈自然成字似其天命使然故云有若天命也隸
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𠂤魯作𣥠手
文容或似之其友及夫人固當有似之者也傳重言仲子
生者詳言之與上重言孟子卒其義同也舊說云若河圖
洛書天神言語真是天命此雖手有文理更無靈驗又非
夢天故言有若　注言歸至年薨　正義曰杜知不以桓
生之年薨者以元年傳曰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

故有闕少者未成人之辭非新始生之稱又改葬惠公而
隱公不臨使桓爲主若薨年生則纔二歲未堪爲喪主又
羽父弒隱與桓同謀若年始十二亦未堪定弒君之謀以
此知桓公之生非惠公薨之年也年之長幼理無所異杜
言此者欲明慶父爲莊公庶兄故顯言此以張本也釋例
曰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弒隱公皆諮謀於桓然則桓
公已成人也傳云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唯有此男
非謂生在薨年也桓以成人而弒隱即位乃娶於齊自應
有長庶長庶故氏曰孟是杜張本之意也　注隱公至位
傳　正義曰繼室雖非夫人而貴於諸妾惠公不立大子
母貴則宜爲君隱公當嗣父世正以禎祥之故仲子手有
夫人之文其父娶之有以仲子爲夫人之意故追成父志
以位讓桓但爲桓尚少未堪多難是以立桓爲大子帥國
人而奉之已則且攝君位待其年長故於歲首不即君位
傳於元年之前預發此語者爲經不書公即位傳是謂先
經以始事也凡稱傳者皆是爲經唯文五年霍伯曰季等

卒注云爲六年蒐於夷傳者以蒐於夷與此文次[illegible]故
不得言張本也或言張本或言起本或言起檢其[illegible]
同文異疑杜隨便而言也鄭衆以爲隱公攝立爲君奉桓
爲大子宗傳言立而奉之是先立後奉之也若隱公先立
乃後奉桓則隱立之時未有大子隱之爲君復何所攝若
先奉大子乃後攝立不得云立而奉之是鄭之謬也賈逵
以爲隱立桓爲大子奉以爲君隱雖不即位稱公改元號
令於臣子朝正於宗廟言立桓爲大子可矣安在其奉以
爲君乎是賈之妄也襄二十五年齊景公立傳云崔杼立
而相之以此知立而奉之謂立爲大子帥國人奉之正謂
奉之以爲大子也元年傳曰大子少是立爲大子之文也
大子者父在之稱今惠公已薨而言立爲大子者以其未
堪爲君仍處大子之位故也禮記曾子問曰君
薨而世子生是君薨之後仍可以稱大子也

經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

一年一月也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
告朔朝正例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隱莊閔僖元年

【疏】經元年春王正月　正義曰此經字并下傳字亦杜
氏所題以分年相附若不有經字何以異傳不有傳
字何以別經又公羊穀梁二傳年上皆無經傳字故知杜
所題也釋詁云元始也正長也此公之始年故稱元年此
年之長月故稱正月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馭天下必
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視聽夏以建寅之月爲正殷以建
丑之月爲正周以建子之月爲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故
禮記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鄭康成依
據緯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
用建寅爲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
杜無明說未知所從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
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則春移春非王所改
故王不先春王必連月故王處春下周以建子爲正則周
之二月三月皆是前世之正月也故於春每月書王下二

月者言是我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也王三月者言是我
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既有正朔之異故每月稱王
別之何休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
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
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服虔亦
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其意以為
王二月王三月王是夏殷之王謂大禹成湯也為周室之
臣民尊夏殷之舊主每月書王敬奉前代揆之人情未見
其可祀宋二王之後各行己祖正朔宋不行夏杞不行殷
而使天下諸侯徧視二代考諸典籍未之或聞杞宋不奉
周正周人悉尊夏殷則是重過去而忽當今尊亡國而慢
時主其為顛倒不亦甚乎且經之所言王二月王三月者
是夏殷之王當自皆言正月何以言王二月王三月乎謂
之二月三月其王必是周王安得以為夏殷王也若如公
羊之說春秋黜周王魯則杞非王後夏無可尊復通夏正
何也但春之三月不必月皆有事若入年已有王正月者

則二月不復書王若已有王二月者則三月不復書王以
其上月已是此王之月則下月從而可知故每年之春唯
一言王耳春秋之例雖時無事乃書首月以記時此下三
月有會盟之事則不得空書首月也正月無事而空書首
月者以人君於始年初月必朝廟告朔因即人君之位以
繼臣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書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史策之正法也隱公攝行君事雖不即位而亦改元朝廟
與人更始異於常年之正月故史特書其事見此月公宜
即位而自不即位莊閔僖元年皆書春王正月與此同也
定公元年不書正月者正月之時定公未立即位在於六
月歲首未得朝正公之即位別見下文正月無所可見故
不書也然則定以六月即位即位乃可改元正月已稱元
年者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
及其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非
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也釋例曰癸亥公之喪至
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因五日改[illegible]

即國史用元年即位之禮因以此年為元年也古法雖然
故漢魏以來雖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
因於古也受命之王必改正朔繼世之王奉而行之於歲
須於諸侯諸侯受王正朔故言春王正月王即當時之王
序云所書之王即平王是其事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
文王也始改正朔自是文王所為頒於諸侯非復文王之
歷受今王之歷稱文王之正非其義也　注隱公至元年
正義曰傳云王周正月知是周王之正月也說公羊者云
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
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稱黃帝受圖有五始謂
此五事也杜於左氏之義雖無此文而五始之理亦於杜
無害此非左氏褒貶之要自是史官記事之體故晉宋諸
史皆言元年春王正月帝即位是也元年正月實是一年
一月而別立名故解之云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
故不言一年一月也言欲其體元以居正者元正實是始
長之義但因名以廣之元者氣之本也善之長也人君執

大本長庶物欲其與元同體故年稱元也正者直方之間
語也直其行方其義人君當執直心杖大義欲其常居正
道故月稱正也以其君之始年歲之始月故特假此名以
示義其餘皆即從其數不復改也書稱月正元日意同於
此又解無事而書正月之意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而
亦朝廟告朔改元布政故書首年始月以明其應即位而
不為也天子之封諸侯也割其土壤分之臣民使之專為
己有故諸侯於其封內各得改元傳說鄭國之事云僖之
元年朝於晉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是諸侯皆改元非獨魯
也劉炫為規過云元正唯取始長之義不為體元居正規
釋杜云欲其體元以居正謂人君體是元長以居正位不
欲在下陵奪處位不終是劉妄解杜意不為體其元善居
於正道以規杜氏其理非也劉炫又難何休云唯王者然
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若實
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
正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

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云黃帝坐於玄扈閣鳳皇銜書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謂此五事何休又云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非此辭也何休自云諸侯不得改元則元者王之元年非公之元年公即位不在王之元年安得同日並見共成體也即以託王於魯史之改元元既爲魯所改則政不由王出安得以王之政正諸侯元尊而王卑年大而月小年之有元改而無忌王之立政必云須奉舍其大而事其細敬所卑而慢所尊以此立教

必不可行聖人有作豈當爾也黃帝之作五始者爲天子法乎爲諸侯法乎諸侯不得改元必非諸侯法若非諸侯法安得有公即位乎無公即位則闕一始何得爲五始也若是天子法不得言王正月王即位何休言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然王者豈復以己之政正己即位不通若此何以行之言左氏者或取爲說是逐狂東走也隱莊閔僖四公元年傳皆說不書即位之由故指以爲例隱不行即位又謙不告至而歲首告朔朝正所以尊敬祖考也若不行即位又不朝正則與臣子無別不成爲君故告朔朝廟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於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名例在莊五年邾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

疏 三月至于蔑　正義曰公隱公也及與也與彼邾君字儀父者盟于蔑地譜云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弟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邾俠爲附庸居邾今魯國鄒縣是也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齊桓行霸儀父附從進爵稱子文公徙於繹桓公以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諸侯俱受王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交鄰國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禮天官玉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夏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秋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鄭玄以爲槃敦皆器名也珠玉以爲飾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槃以盛耳將歃則戎右執其器爲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司盟之官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歃戎右傳敦血以授當歃者令含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此則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方岳之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守

及諸侯有事朝王即將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爲盟禮其盟之法案覲禮爲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朝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於壇而祀之列諸侯於庭玉府共珠槃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覲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日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若諸侯之盟亦有壇知者故柯之盟公羊傳稱曹子以手劍劫桓公于壇是也其盟神則無復定限故襄十一年傳稱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故襄二十六年傳云歃用牲又哀十七年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於口知者定八年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又襄九年傳云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并盟載之書加於牲上坎而埋之故僖二十五年傳云宵坎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

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雖小異禮則大同故釋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同歃是其事也其盟載之辭則傳多有之此時公求好於邾邾君來至蔑地公出與之盟史書魯事以公爲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爲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爲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或可史異辭非先會而盟則稱會知者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公後至則是不及其會而經稱會故知盟稱會者未必先行會禮也　注附庸至姑城　正義曰傳言未王命知是附庸也莊五年郳犂來來朝傳曰未王命解其稱名之意是知附庸之君例稱名也禮記王制云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玄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是說附庸之義也王制又云天子之

元士視附庸然則附庸貴賤與天子之元士同也其禮則四命知者天子大夫視子男卿視伯三公視公侯所視皆多一命明知附庸多於元士一命又諸侯世子未誓執皮帛視小國之君公之孤四命亦執皮帛及附庸亦執皮帛故知四命也然則天子大夫四命稱字附庸稱名者以王朝之臣故特尊之而稱字釋例曰名重於字故君父之前自名朋友之接自字是以春秋之義貶責書其名斥所重也褒厚顯其字避所諱也然則應字而名則是貶應名而字則是貴故宰咺書名以貶之儀父書字以貴之傳文唯言貴之不說可貴之狀賈服以爲儀父嘉隱公有至孝謙讓之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善其慕賢說讓知不然者案傳云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是公先求邾非邾先慕公復何足貴且書曰儀父乃是新意仲尼以事有可善乃得書字善之不是緣魯之意以爲褒貶安得以其慕賢便足貴之又桓十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趡桓公不賢不讓彼經亦書儀父故知貴之之言不爲慕賢說讓也附庸不能

自通不與盟會今能自通大國繼好息民故知爲此貴而字之不貴來朝而貴其盟者朝事大國則附庸常道齊盟結好非附庸所能故盟則貴之朝從常法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強大儁傑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儁曰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得儁例在莊十一年母弟例在宣十七年鄢在滎陽宛陵縣西南鄢今潁川鄢陵縣

疏　夏五月至于鄢　正義曰鄭國伯爵譜云鄭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後也宣王封友於鄭今京兆鄭縣是也及幽王無道友從其民於虢鄶虢鄶之君分其地遂國焉今河南新鄭縣是也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聲公二十年獲麟之歲也三十三年而春秋之傳終矣聲公三十七年卒自聲公以下五世八十七年而韓滅鄭此鄭伯莊公也謚法勝敵克壯曰莊　注不稱至陵縣　正義曰國討者

謂稱國若人稱國稱人則明其爲賊言一國之人所欲討也今稱鄭伯指言君自殺弟若弟無罪然譏其失兄之教不肯早爲之所乃是養成其惡及其作亂則必欲殺之故稱鄭伯所以罪鄭伯也傳例母弟稱弟段實母弟以其不爲弟行故去弟以罪段也兩罪之者明兄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也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既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是其說也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傳曰罪在王則與鄭伯同譏而佞夫不去弟者釋例曰佞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爲謀首也然則佞夫不與反謀罪王而下罪佞夫故稱弟也傳例戰敗克取兩國之文段實鄭臣而言克段故申明傳意以解之得儁曰克莊十一年傳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者彼經書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實君殺大子而稱陳人者陳人惡其殺大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也傳稱陳人殺其大

子御寇以實言之明經所書國討之例也彼云凡例而言例者正以此傳云稱鄭伯譏失教也言稱是仲尼之變例也稱君爲罪君則知稱人爲國討序云推變例以正褒貶即此類也推以爲例故言例在彼年諸注言例在者未必皆有凡例也地理志河南郡有宛陵縣又有新鄭縣於漢則宛陵新鄭各自爲縣晉世分河南而立滎陽廢新鄭而入宛陵故鄭在宛陵西南也又地理志潁川郡有鄢陵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官咺名也咺賵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故貶而名之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仲子者桓公之母婦人無謚故以字配姓來者自外之文歸者不反之辭

【疏】秋七月至之賵　正義曰天王周平王也譜云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大王爲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王有天下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遷都

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三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九年春秋之傳終矣元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二十六年而周亡也周本紀武王至平王凡十三王兄弟相及者一人平王是武王十一世孫也惠公薨在往年明年仲子始薨蓋於時有疾王聞其疾謂之已薨故使大宰大夫名咺者來至於魯并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助喪之物文五年注云車馬曰賵士喪既夕禮云公賵玄纁束帛兩馬士之制只得駕兩馬故云賵兩馬大夫以上皆駕四馬此宰咺來賵蓋用四馬也公羊傳曰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穀梁傳曰乘馬曰賵皆謂宰咺用乘馬來也惠公仲子不言及者是并致二賵或是史異辭蓋二者各以乘馬不宜以一乘之馬賵二人也服虔云賵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案士喪既夕禮凡弟所知悉皆致賵非獨君之賵臣以賵爲覆財可矣其言覆被臣子則非也何休亦云賵猶覆也蓋謂覆被亡者耳

注宰官至之辭　正義曰傳言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是不應名而名之也貶乃書名知法應書字故云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傳無明例故推此以爲例也周禮天官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小宰皆是大夫未知宰咺是何宰也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鄭玄云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既掌弔事或即充使此蓋宰夫也仲子乃惠公妾耳王使賵之者隱立桓爲太子成桓母爲夫人天王知其然故遣賵惠公因即賵之杜言仲子者桓公之母正見此意不然仲子爲桓母傳有明文不須解也男子之有謚者人君則配王配公大夫或配子或配字皆不以字配姓婦人於法無謚故以字配姓言其正法然也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是言婦人不合謚也繫夫謚者夫人而已衆妾不合繫夫正當以字配姓也其聲子戴嬀有謚者皆越禮妄作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客主無名皆微者也

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例在僖十九年宋今梁國睢陽縣

【疏】注客主至陽縣　正義曰春秋之例若是命卿則名書於經此盟客主無名故知皆是微者公羊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穀梁傳曰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微言非卿也客謂宋主謂魯直言及者他國可言某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言及彼是魯及可知其微人與他國聚會亦直言會與此同也會盟之地地必有主舉地者地主之國或與或否故地主之國亦序於列其經舉國名以爲盟地者國主與在其中不復序之於列以其可知故也例在僖十九年者彼經書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傳曰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言脩桓公之好齊人必與可知也齊人不序於列而以齊爲盟地是其盟以國地者國主與盟之例此亦推以爲例非凡例也然則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即亦是例而遠指僖十九年者此既是盟故取盟爲例其實會亦然也故彼注

云以曹地曹與會是也[illegible]二十七年楚人陳侯[illegible]伯許男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亦地以宋[illegible]云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然則宣十四年楚子圍宋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亦是不嫌宋與故地以宋也地理志梁國睢陽縣故宋國微子所封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

疏 注祭伯至稱使　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說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而云邢茅胙祭則祭之初封畿外之國也穆王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世仕王朝蓋本封絕滅食采於王畿也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注以為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是祭於此時為畿內之國仍有封爵故言諸侯為王卿士也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南季榮叔是也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其或稱祭公舉官而言之此其定例也然春秋

春秋正義二　十五

之世有[illegible]之卿士無采地者若王叔陳生伯輿之屬是也但未知書經其稱云何杜既云公卿稱爵而王子虎卒劉卷卒稱名者彼是天王為赴以名告魯如諸侯之例竟則稱名此云公卿稱爵者謂聘使往還與彼為異也又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書字者以傳云劉夏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以劉夏非卿書名若卿則應書字以名字相對故舉以言焉其實卿書爵也此祭伯若王使來當云天王使祭伯來聘亦如天王使凡伯來聘今以自來為文明非王命而私行也劉炫云卿而無爵或亦書字大夫有爵或亦書爵傳稱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俱是卿士並不言爵又滕侯之先為周卜正書稱齊侯呂伋為虎賁氏則大夫或有爵也然則大夫有爵不可含爵而書字卿而無爵不可越字而書名蓋有卿士亦書字大夫亦書爵也王臣之見經者衆祭伯凡伯毛伯單伯召伯尹子單子劉子其間未必無大夫榮叔南季家父叔服其間未必無卿但無明證故依例解之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書字是言天子卿有書字之理

公子益師卒

傳例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所以示薄厚也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唯卿佐之喪獨託日以見義者事之得失既未足以褒貶人君然亦非死者之罪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

疏 注傳例至見義　正義曰傳文與上下作例者注皆謂之傳例釋例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疾則親問焉喪則親與小斂大斂愼終歸厚之義也故仲尼脩春秋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則不書日示薄厚戒將來也即以新死小斂為文則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也襄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傳曰大夫入斂公在位是公與小斂則書日之事也其翬柔溺等生見經傳死而不書卒者皆不以卿禮終也文十四年秋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已絕卿位公不與小斂而書日卒者釋例曰公孫敖縱情棄命既已絕位非大夫也而備書於經者惠叔毀請於朝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傳曰

春秋正義二　十六

為孟氏且國故也是言雖不與斂恩實過厚故書日也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時公有疾昭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時公孫在外成十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在外而卒皆公不與斂而書日者釋例曰其或公疾在外大夫不卒於國而猶存其日者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得備非不欲臨也然則為其有故不得以責公故皆書日也公孫嬰齊書於卒之地餘皆不書地者釋例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而先儒以為雖以卿禮終而不臨其喪皆沒而不書杜知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者案慶父之死不以卿禮終而經不書足知唯據不以卿禮終者經始不書明以卿禮終雖全不臨喪亦同書卒但不書日耳春秋諸事日與不日傳皆不發唯此發傳故特解之云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唯卿佐之喪獨託日以見義也言事之得失未足以褒貶人君者春秋之文褒為厚賞貶為大罰君之於臣有恩則常事不足以

加賞無恩則小失不足以致罰故云未足以褒貶也上欲
貶責死者君自無恩然亦非死者之罪意欲以為勸戒兼
辭可以寄文而人臣對君為輕賤死日可略去故於此
一條特假日以見義其餘則不以日月為例故無傳也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言周以別夏殷不書即位攝也
假攝君政不脩即位之禮故史疏傳不書即位攝也
不書於策傳所以見異於常正義曰攝訓持也隱
以桓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所以不行即位之禮
史官不書即位仲尼因而不改故發傳以解之公實不即
位史本無可書莊閔僖不書即位義亦然也舊說賈服之
徒以為四公皆實即位孔子脩經乃有不書故杜詳辨之
釋例曰遭喪繼位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
故國史皆書即位於策以表之隱既繼室之子於第應立
而尋父娶仲子之意委位以讓桓天子既已定之諸侯既
已正之國人既已君之而隱終有推國授桓之心所以不

行即位之禮也隱莊閔僖雖各有故而不脩即位
之禮或讓而不為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禮廢事異國
史固無所書非行其禮而不書於文也穎氏說以為魯十
二公國史盡書即位仲尼脩之乃有所不書若實即位則
為隱公無讓若實有讓則史無緣虛書是言實不即位故
史不書也傳於隱閔云不書即位於莊僖云不稱即位者
釋例曰丘明於四公發傳以不書不稱起文其義一也劉
賈穎為傳文生例云恩深不忍則傳言不稱恩淺可忍則
傳言不書博據傳辭殊多不通案殺欒盈則云不言大夫
殺良霄則云不稱大夫君氏卒則云不曰薨不言葬不書
姓鄭伯克段則云稱鄭伯此皆同意而別文之驗也傳本
意在解經非曲文以生例是言不書不稱義同之意也賈
逵何休以為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為政無
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
何因得為攝者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為主直攝其政事而
已所有大事稟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後乃死故卒稱薨不

稱崩隱公所攝則位亦攝之以桓為大子所有大事[illegible]
命以行攝位被殺在君位而死故生稱公死稱薨[illegible]
異也且公羊以為諸侯無攝鄭康成引公羊難云宋穆公[illegible]
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是鄭意亦不從何說
也下傳曰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是位亦攝也又曰惠公
之薨也大子少是以桓為大子也所以異於正君者元年
不即位行還不告廟不臨惠公之葬不成聲子之喪尊仲
子為夫人薨則赴於諸侯又為之立廟此是謙之實也隱
公讓位賢君故為春秋之首所以不入頌者魯僖公之時
周王衰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季孫行父為之請於周
大史克為之作頌故得入頌
隱公無人為請故不入頌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克儀父名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王未賜命以為諸侯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邾子故莊十六年經書邾

子克卒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解所以與盟也疏注王未至克卒正義曰莊十三年齊桓會諸
國于北杏邾人在焉及十六年而書邾子克卒
故知由事齊桓乃得王命也賈服以為北杏之會時已得
王命蓋以北杏之會邾人在列故謂其已得命也列與不
列在於主會之意不由有爵與否襄二十七年宋之盟齊
人請邾宋人請滕邾滕不列於會故不書邾滕襄五年戚
之會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故經書鄫
人然則為人私屬則不列於會不為人私屬則列於會不
可據列會以否以明有爵也昭四年申之會淮夷列焉未
必有爵也邾今無爵得與魯盟北杏會齊何須有爵莊十
五年會于鄄傳曰齊始霸則齊桓為霸自鄄會始耳北杏
之時諸侯未從霸功未立桓尚未有殊勳儀父何足可紀
且齊桓未有功於王焉能使王命之其得王命必在北杏
之後但未知定是何年耳服虔云爵者醻也所以醻盡其

材也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
也費伯魯大夫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
不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疏】注費伯至放此正義曰史之策
書皆君命者謂君所命爲之事乃得書之於策非謂君命遣書方始書也又解史策不書經亦不書之意
仲尼書於經者亦因史之舊法舊史不書則亦不書故傳發此事釋經不書之意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
放此謂下盟于翼作南門之類是也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申國今南陽宛縣生莊公及共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
之鄂侯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春秋正義二　十九

遂惡之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
欲立以爲大子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
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
邑唯命虢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脩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他邑虢國今滎
陽縣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公順姜請使段居京
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於衆臣京鄭邑今滎陽京縣祭仲曰都城過百
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
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

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
不度非制也不合法度非先王制君將不堪公曰姜氏
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
爲之所使得其所宜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
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
必自斃子姑待之斃踣也姑且也既而大叔命西鄙
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曰國不堪貳
君將若之何公子呂鄭大夫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春秋正義二　二十

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公
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
爲己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爲己邑至于廩延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陳
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
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
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
襲鄭夫人將啓之啓開也公聞其期曰可矣
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共國今汲郡共縣 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爲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 遂寘姜氏于城潁 城潁鄭地 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地中之泉故曰黃泉 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 封人典封疆者 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 食至不啜羹欲以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爲羹饗士蓋古賜賤官之常 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 緊語助 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 據武姜在設疑也 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 隧若今延道 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 賦賦詩也融融和樂也 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洩洩舒散也

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 純猶篤也 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放此

【疏】初鄭至武姜　正義曰杜以爲凡倒本其事者皆言初也賈逵云凡言初者隔其年後有禍福將終之乃言初也　注申國至宛縣　正義曰外傳說伯夷之後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則申呂與齊許俱出伯夷同爲姜姓也國語曰齊許申呂由大姜言由大姜而得封也然則申之始封亦在周興之初其後中絕至宣王之時申伯以王舅改封於謝詩大雅崧高之篇美宣王襃賞申伯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是其事也地理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宛縣者謂宣王改封之後也以前則不知其地　注段出至鄂侯　正義曰賈服以共爲謚謚法敬長事上曰共作亂而出非有共德可稱餬口四方無人與之爲謚故知段出奔共故稱共猶下晉侯之稱鄂侯也　莊公至惡之　正義曰謂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始覺其生故杜云寐寤而莊公已生　注虢國至陽縣　正義曰僖五年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晉語稱文王敬友二虢則虢國本有二也晉所滅者其國在西故謂此爲東虢也鄭語史伯爲桓公設謀云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從之是其恃險而不脩德爲鄭滅之之事也云虢叔東虢君者言所滅之君字叔也傳云虢仲譖其大夫謂叔之子孫字曰仲也案傳燕國有二則一稱北燕邾國有二則一稱小邾此虢國有二而經傳不言東西者於時東虢已滅故西虢不稱西其並存之日亦應以東西別之地理志云河南郡滎陽縣應劭云故虢國今虢亭

是也　注祭仲至百雉　正義曰注諸言大夫者以其名氏顯見於傳更無卑賤之驗者皆以大夫言之其實是大夫以否亦不可悉知也定十二年公羊傳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爲堵四十尺雉二百尺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必以雉長三丈爲正者以鄭是伯爵城方五里大都三國之一其城不過百雉則百雉是大都定制因而三之則侯伯之城當三百雉計五里積千五百步步長六尺是九百丈也以九百丈而爲三百雉則雉長三丈賈逵馬融鄭玄王肅之徒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故杜依用之侯伯之城方五里亦無正文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謂天子之城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

三里以此爲定說也但春官典命職乃稱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爲節鄭玄以爲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如典命之言則公當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故鄭玄兩解之其注尚書大傳以天子九里爲正說又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詩文王有聲箋言文王城方十里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論語注以爲公大都之城方三里皆以爲天子十二里公九里也其駮異義又云鄭伯城方五里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因其不同故兩申其說今杜無二解以侯伯五里爲正者蓋以典命所云國家者自謂國家所爲之法禮儀之度未必以爲城居也　大都至九之一　正義曰定以王城方九里依此數計之則王城長五百四十雉其大都方三里長一百八十雉中都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長一百八雉也小都方一里長六十雉也公城方七里長四百二十雉其大都方二里又一百步長一百四十雉也中都方一里又一百二十步長八十四雉也小都方二百三十三

步二尺長四十六雉又二丈也侯伯城方五里長三百雉其大都方一里又二百步長百雉也中都比王之小都其小都方一百六十六步四尺長三十三雉又一丈也子男城比王之大都其大都比侯伯之中都其中都方一百八十步長三十六雉也小都方百步長二十雉也考工記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然則王之都城隅高五丈城蓋高三丈諸侯城隅高七丈城蓋高五丈也三丈以下不復成城其都城蓋亦高三丈也周禮四縣爲都周公之設法耳但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其邑竟廣狹無復定準隨人多少而制其都邑故有大都小都焉下邑謂之都都亦一名邑莊二十八年傳曰宗邑無主閔元年傳曰分之都城俱論曲沃而都邑互言是其名相通也　無使滋蔓　正義曰此以草喻也草之滋長引蔓則難可芟除喻段之威勢稍大難可圖謀也　注斃踣也　正義曰釋言文也孫炎曰前覆曰踣　國不堪貳

正義曰兩屬則賦役倍賦役倍則國人不堪也　厚將崩　正義曰以牆屋喻也厚而無基必自崩喻衆所不附將自敗也高大而壞謂之崩　注宇城郭聚人民　正義曰服虔以聚爲聚禾黍也段欲輕行襲鄭不作固守之資故知聚爲聚人非聚糧也宇城者謂聚人而宇之非欲守城也　如二君故曰克　正義曰謂實非二君儁傑强盛如似二君伐而勝之然後稱克非謂其是二君也若真是二君則以戰棄敗取爲文然既非二君而杜注經云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又似真二君者但杜於彼應云以君討臣而用如二君之例略其如字但云而用二君耳準傳麟之後史文夫子未脩之前應云鄭伯之弟段出奔共與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同也以其不弟故不言弟志在於殺故不言奔然則鄭伯亦是舊史之文而得爲新意者段以去弟爲貶宜以國討爲文仍存鄭伯見其失教其文雖是舊史即是仲尼新意也　注傳言至其奔　正義曰經皆孔子所書此事特言書曰必是舊史不然夫子始然故知傳之此

辭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也克者戰勝獲賊之公代諸鄢段即奔共既不交戰亦不獲段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者此非夫子之心謂是鄭伯本志不欲言其出奔難言其奔志在於殺故夫子承其本志而書克也鄭伯之於段也以其母所鍾愛順母私情分之大邑恣其榮寵實無殺心但大叔無義恃寵驕盈若微加裁貶則恐傷母意故祭仲欲早爲之所子封請往除之公皆不許是其無殺心也言必自斃厚將崩者止謂自損其身不言惡能害國及其謀欲襲鄭禍將逼身自念友愛之深遂起切心之恨由是志在必殺難言出奔此時始有殺心往前則無殺意傳稱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詩序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經曰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是迫於母命不得裁之非欲待其惡成乃加誅戮也服虔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言鄭伯本有殺意故爲養成其惡斯不然矣傳曰稱鄭伯譏失教也止責鄭伯失於教誨之道不謂鄭伯元有殺害之心若從本以來即謀殺害

乃是故相屠滅何止失教之有且君之討臣遏其萌漸惡雖未就足得誅之何須待其惡成方始殺害服言本意欲殺乃是誣鄭伯也劉炫云以克爲文非其實狀故傳解之謂之鄭志言仲尼之意書克者謂是鄭伯本志也注又申解傳意言鄭伯志在於殺心欲其克難言其奔故仲尼書克不書奔如鄭伯之志爲文所以惡鄭伯也　注封人典封疆者　正義曰周禮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鄭玄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知諸侯封人亦然也傳言祭仲足爲祭封人宋高哀爲蕭封人論語有儀封人此言潁谷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封人職典封疆居在邊邑潁谷儀祭皆是國之邊邑也　注食而至之常　正義曰禮公食大夫及曲禮所記大夫士與客燕食皆有牲體殺裁非徒設羹而已此與華元饗士唯言有羹故疑是古賜賤官之常　注賦賦至樂也　正義曰賦詩謂自作詩也中融外洩各自爲韻蓋所賦之詩有此辭傳略而言之也融融和樂洩洩舒散皆是樂之狀以意言之耳服虔云入言公出言姜明俱出入互相見　注純猶篤也　正義曰爾雅釋詁訓純爲大則純孝純臣者謂大孝大臣也此純猶篤者言孝之篤厚也　詩曰至謂乎　正義曰詩毛傳及爾雅之訓匱竭永長錫予爾女也此詩大雅既醉之五章言孝子爲孝不有竭極之時故能以此孝道長賜予女之族類言行孝之至能延及旁人其是此事之謂乎族類者言俱有孝心則是其族類也　注不匱至於此　正義曰穎考叔有純孝之行能錫莊公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則與穎考叔同是孝之般類也今考叔能感而通之是謂永錫爾類也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出孟子文也此云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何以昭八年注云叔向時詩義如此所以不同者此是丘明作傳稱君子之言容可引詩斷章評論得失彼是叔向之語事近前代當時譏刺故云叔向時詩義如此也詩注意類謂子孫族類此傳意以爲事之般類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

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賵助喪之物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嶽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月外姻至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贈死不及尸尸未葬之通稱弔生不及哀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豫凶事非禮也仲子在而來贈故曰豫凶事

疏天王至故名　正義曰緩賵惠公生賵仲子皆由於王非咺之過所以貶咺者天王至尊不可貶責貶王之使足見王非且緩賵惠公專是王過生賵仲子咺亦有愆使者受

命不受辭欲令遣時設宜臨機制變王謂仲子巳薨令咺并致其賵仲子尚存賵事須止宰咺知其未薨猶尚致賵是則不達時宜恥辱君命王則任非其人咺爲辱命之使君臣一體好惡同之貶咺亦所以責王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指所賵之人此指言惠公仲子者彼成風未葬不言可知此則惠公已葬子氏未薨若不言其人則不知爲誰來賵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亦爲年月已遠故指其所襚與此同也季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亦豫凶事不貶者宰咺無喪致賵文子乃量時制宜備豫不虞古之善教與此不同　天子至姻至　正義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位既不同禮亦異數赴弔遠近各有等差因其弔答以爲葬節且位高則禮大爵卑則事小大禮踰時乃備小事累月即成聖王制爲常規示民軌法欲使各脩其典無敢忒差資父事君生民之所極哀死送終臣子之所盡是以未忍期而葬謂之不懷過期而葬謂之緩慢春秋從實而録以示是非天子七月諸侯五月者死月葬月

皆通數之也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是天子之七月也成十八年八月公薨于路寢十二月葬我君成公是諸侯之五月也宣八年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是卜遠日不吉乃卜近日辟不思親之嫌也則未及期而葬者不思其親理在可見故傳皆不言其事唯過期乃葬者傳言緩以示譏耳桓王以桓十五年崩莊三年乃葬積七年也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元年四月乃葬薨葬中有閏積七月也二者並過於期故傳皆言緩以譏之也衛桓公以隱四年三月爲州吁所弑五年四月乃葬積十四月也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閔元年六月乃葬積十一月也二者雖亦過期而國有事難故傳皆言亂故是以緩原其非慢不以責臣子也然則諸侯五月而葬自是正法得禮可知不假發傳而葬成公之下傳特云書順者釋例曰魯君薨葬多不順制唯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傳見莊之緩舉成書順以包之然則特發此傳欲以包舉公之得失於莊見亂故

而緩於僖見無故而緩於成見順禮傳發三者則其餘皆可知也士踰月者逾死月亦三月也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杜云踰月而葬速思踰月亦三月也此注云踰月度月者言從死月至葬月其間度一月也士與大夫不異而别設文者以大夫與士名位既異因其名異示爲等差故變其文耳其實月數同也同軌同盟至者謂遣使來至非諸侯身至釋例曰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脩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禮魯侯無故而穆伯如周弔此天子崩諸侯遣卿共弔葬之經傳也是言禮天子之喪諸侯不親奔也其諸侯相弔則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是正禮也同位至待其使還也外姻至親戚畢集也於天子言畢至以下不言畢者天子貴在尊極海内爲家天下聞喪無敢不至故言畢也諸侯同盟或來或否大夫出使本奉君命雖或聞喪未必盡來故不言畢也此亦例而不言凡者序已解訖何休膏肓以爲禮士

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爲短鄭康成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鄭之此言天子諸侯葬數往月於左氏無害云大夫葬數來月恐非杜育蘇寬之意以古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空云古禮亦無所出不可依用也劉炫云此亦例不言凡者諸所發凡皆爲經張例此舉葬之大期以譏宰咺之緩非是爲葬發例故不言凡也　注言同至之國　正義曰鄭玄服虔皆以軌爲車轍也王者馭天下必令車同軌書同文同軌畢至謂海内皆至也四夷異俗不可同其文軌天子之喪不能以時赴弔故言同軌以别四夷之國也周禮巾車木路以封蕃國蕃國即四夷也既受王命車亦應同軌而言别四夷者四夷來朝天子天子賜之車服行於中國自然同軌其在本國軌必不同若以巾車之文即言與華夏同軌豈亦能同文也　注同在方嶽之盟　正義曰周禮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然則天子之

合諸侯有使諸侯共盟之禮也王合諸侯唯有巡守其非
巡守則有事而會會之多少唯王所命不得有同盟常禮
禮之同盟唯方嶽耳故左氏舊說十二年三考黜陟幽明
既分天子展義巡守柴望既畢諸侯遂朝退相與盟同好
惡奬王室是其當方諸侯同有方嶽之盟同盟情親吉凶
相告故遣使會葬也　注古者至踰時　正義曰同位謂
同爲大夫共在列位者待其來至三月待之故知古者於
法行役不踰時也隱五年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明行役聘
問亦不踰時也　注尸未葬之通稱　正義曰曲禮下云
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是其相對言耳今以既葬乃來而云
不及尸知尸是未葬之通稱也葬則尸不復見未葬猶及
見之故以葬爲限也釋例曰喪贈之幣車馬曰賵貨財曰
賻衣服曰襚珠玉曰含然而惣謂之賵故傳曰贈死不及
尸也然則此文雖爲賵發其實賵賻含襚惣名爲贈但及
未葬皆無所識也襚以衣尸含以實口大斂之後無所用
之既殯之後猶致之者示存恩好不以充用也今讀曰雜

記弔含襚賵臨之等未葬則葦席既葬則蒲席是葬後得
行此言緩者禮記後人雜錄不可與傳同言也或可初葬
之後則可久則不許　注諸侯至終喪　正義曰昭十五
年傳稱穆后崩王既葬除喪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
禮也杜云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
其不遂也案僖三十三年傳云卒哭而祔杜云既葬反虞
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如杜此言則卒哭與葬相去非
遠同在一月儀禮七三虞則天子諸侯皆同於此必知然
者以卒哭是葬之餘事共在一月之中故杜云既葬則衰
麻除或云既葬卒哭衰麻除以其相近故也若據雜記云
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中間既賒或有國事稱號云
何是知葬與卒哭相連間無事也然雜記云諸侯五月而
葬七月而卒哭者案釋例曰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
是杜所不用也既葬除喪唯杜有此說正以春秋之例皆既
葬成君明葬是人君之大節也昭十二年傳曰齊侯衛侯
鄭伯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

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於時鄭有簡公之喪未葬故請以
喪其下傳又云六月葬鄭簡公丘明作傳未嘗虛舉經
而虛言此葬得非終前免喪之言也以此知諸侯既葬則
免喪喪服既除則無哭位諸侯既然知天子亦爾尚書高
宗亮陰三年不言論語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是天子
諸侯除服之後皆諒陰終喪也晉書杜預傳云大始十年
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
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爲古者天
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
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
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
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
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
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也預又作議
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
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

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亮陰三年
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
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
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
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曰百官
總己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
枕凷以荒大政也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
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
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
年之文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
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
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
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
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
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
麻而諒闇終喪於時內外卒聞預議多怪或者乃謂其違

禮以合時預謂鄉人叚暢曰茲事體大本欲宣明古典如冰合於當今也冝博采典籍爲之證據令大分明足以垂示將來暢遂敷通危疑以弘指趣其論具存焉杜議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鄭玄以諒闇爲凶廬杜所不用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　夷國在城陽莊武縣紀國在東莞劇縣隱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史不書於策故夫子亦不書于經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也他皆放此

疏　紀人伐夷　正義曰世族譜紀姜姓侯爵莊四年齊滅之世本夷妘姓傳無其人不知爲誰所滅釋例土地名夷國在城陽莊武縣莊十六年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杜云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釋例土地名注爲闕則二夷別也世族譜於夷詭諸之下注云妘姓又無夷國則以二夷爲一討莊武之縣遠在東垂不得爲周大夫之采邑而晉取其地是譜誤也

有蜚不爲災亦不書　蜚音翡也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物不爲災不書又於此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牘之記他皆放此

疏　注蜚負至放此　正義曰釋蟲云蜚蠦蜰舍人李巡皆云蜚蠦一名蜰郭璞云蜰即負盤臭蟲洪範五行傳云蜚負蠜夷狄之物越之所生其爲蟲臭惡南方淫女氣之所生也本草曰蜚厲蟲也然則蜚是臭惡之蟲害人之物故或爲災或不爲災也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蟲直名蜚耳不名蜚蠦爾雅所釋當言蜚一名蠦蜰說爾雅者言蜚蠦一名蜰非也此蟲一名負盤漢書及此注多作負蠜者釋蟲云草蟲負蠜彼則歲時常有非災蟲也蓋相涉誤爲蠜耳又明下有成例此不合書而傳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獨正史之策亦兼采簡牘所有故傳據而言之案上傳紀人伐夷注云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則此有蜚亦明春秋例此云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牘則上紀人伐夷亦是兼采簡牘但紀人伐夷他國不告以明例解之蜚是魯國之有故以非采簡牘言之其實

二注互以相通他如此類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　黃宋邑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

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趣而已他皆放此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　以桓爲大子故隱公讓而不敢爲喪主隱攝君政故據隱而言

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

疏　有宋至改葬　正義曰上云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爲則隱公未立之前惠公敗宋師也今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蓋是報黃之敗來伐魯也隱公將兵禦宋委葬事於大子故有闕也服虔以爲宋師即黃之師也是時宋來伐魯公自與戰然則隱自敗宋還自求成傳何當屬敗於惠公而別言公立也且薨之與葬相去既遠豈有宋師薨時已來葬時未去

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於策他皆放此

疏　衛侯來會葬　正義曰衛國侯爵譜云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後也周公既誅祿父以其地封康叔爲衛侯居朝歌今朝歌是也狄滅衛文公居楚丘成公徙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桓公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出公輒十二年獲麟之歲也悼公二年春秋之傳終矣悼公三年卒自悼以下十一世二百五十五年而秦滅衛也衛世家桓公康叔十一世孫尚書顧命稱康叔爲衛侯則初封侯爵也世家康叔子則稱伯至頃侯復爲侯故今桓公爲侯爵　注諸侯至放此　正義曰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傳稱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皆不言諸侯親會葬是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此云不見公不書介葛盧亦不見

公而書者此則公在國而不與衛侯相見故不書彼則公身在會國人賓禮之又欲見其一年再來故書之也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公孫滑共叔段之子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虢西虢國也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公子豫魯大夫私請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翼邾地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非公命不書三見者皆興作大事各舉以備文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衆父卒衆父公子益師字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崇故以小斂爲文至於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疏注禮卿至書日正義曰喪大記君臨臣喪之禮云君於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卿是大夫之尊者也明小斂大斂君皆親之所以崇恩厚也小斂大斂皆應親之獨以小斂爲文故知始死情之所篤故也賈逵云不與大斂則不書卒然則在殯又不往者復欲何以哉之且傳無其事不宜妄說故杜以爲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

修職郎新差充婺州州學教授趙　孝[illegible]點勘

春秋正義卷第三　隱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戎狄夷蠻皆氐羌之別種也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爲禮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疏注戎狄至魯地正義曰曲禮云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然則四者是九州之外別名也詩商頌曰自彼氐羌氐羌西戎之國名也杜欲明其在遠無以相形故云氐羌之別種謂是相類之物耳非謂內者是羌內之別也其實氐羌乃是戎內之別耳戎子駒支云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計應不堪會盟故解云言順其俗以爲禮也沈氏云會據公往戎爲主

人故得簡主人之俗以爲會禮朗據戎來魯爲主人戎不能從主人之俗故朝禮不成戎是西方之夷必不遠來會魯故知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也[illegible]事見襄十四年夏五月莒人入向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也將卑師少稱人弗地曰入例在襄十三年疏莒人入向正義曰世本莒己姓向姜姓此傳云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文八年傳稱穆伯奔莒從己氏是莒己向姜見於傳也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輿於莒初都計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爲己姓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向則唯此見經不能知其終始注向小至三年正義曰將卑師少稱人者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用兵多少其[illegible]衆二[illegible]大[illegible]大衆滿師則書之不滿則不書[illegible]少故經皆不書將也師者衆也雖復五軍三軍悉[illegible]

爲名取其衆義故經亦不書軍也釋例曰春秋不書軍旅耆皆曰師從衆辭是其義也經之大例君自將者言君不言師卿將者滿師則師將並書不滿則空舉將名大夫將者滿師則稱師不滿則稱人所以然者定四年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君行必有師卿行必有旅文雖不見理足可明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以其可知故也卿行不合師從今乃帥領一師若不言師則師文不見卿尊自合書名師文又須別見故師將並舉言其帥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唯舉將名不云帥旅言衆少不足録也大夫爵位卑下名氏不合見經但所帥滿師師自須見故書師不言將也若不滿師者一旅之衆則例所不書大夫位卑又名不當見則空舉其將謂之爲人人即大夫身也其將尊師少及將卑師衆若其序列則將卑師衆者在上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是也隱五年公羊傳曰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釋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稱人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不滿則直書名氏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此史策記注之常此用公羊爲説也劉炫云盟會例卿則書名氏非卿則書人人當名氏之處由是將卑師少則書人亦與盟會同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無駭不書氏未賜族賜族例在八年

疏　注無駭至八年　正義曰春秋之例卿乃見經今名書於經傳言司空故知無駭是魯卿諸名書於經皆是卿也故於此一注以下不復言之又王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注多以大夫言卿下注云裂繻紀大夫如此之類皆是卿也其名見於傳而注云大夫者則其爵真大夫也穀梁以極爲國杜云附庸者沈云以費伯帥師城郎因得勝極則極是竟内故云附庸凡卿出使必具其名氏以尊君命今不書氏故解云未賜族無族可稱故也賈云極戎邑也極爲戎邑傳無文焉戎之於魯本無怨惡言脩惠公之好則是求與魯親公未信戎心故辭其盟耳秋即與盟復脩戎好若已共戎會故不與盟旋令師入其都然後結好其爲惡行亦不是過諱位賢君固應不爾良史直筆焉得無譏傳乃本其勝之所由而歸功於費伯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

疏　注高平至有誤　正義曰杜勘檢經傳上下月日制爲長歷此年八月壬寅朔其月三日甲辰十五日丙辰二十七日戊辰其月無庚辰也七月壬申朔則九日有庚辰杜觀上下若月不容誤則指言日誤若日不容誤則指言月誤此則上有秋下有九月則日月俱得有誤故云日月必有誤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裂繻紀大夫傳曰卿爲君逆也以別卿自逆也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史各隨其實而書非例也他皆放此

疏　注裂繻至放此　正義曰此書逆女傳曰卿爲君逆也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傳曰書曰叔姬卿自逆也是爲君之則稱女自逆則書字故云以別卿自逆也釋例曰天子娶則稱逆王后卿爲君逆則稱逆女其自爲逆則稱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此不言紀侯使裂繻而成八年經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俱是昏禮而立文不同故解之也言昏禮不稱主人者主人謂壻也爲有廉恥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卿爲君昏行者必稟君母之命婦人之命不得通於鄰國若言卿輒自來非君所命故裂繻不言使也其無母者臣無所稟不得不稱君命故公孫壽言宋公使也史皆隨其實事而書之非褒貶之例也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是婦人之言不通外國故不言君使亦不言母命作自來之文也公羊言無母者稱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没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

凡況諸侯也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耳昏禮記所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無傳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為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也字例在閔元年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　疏注子帛至密鄉　正義曰杜云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者案諸經文魯大夫出會他國皆先書魯大夫下即云及其人今子帛之下不云及者不可全同魯大夫故也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無傳桓未為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為太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不反哭故不書葬例在三年　疏注桓未至三年　正義曰妾子為君其母成為夫人敬嬴齊歸是也仲子實妾桓未

為君故仲子不應稱夫人也今稱夫人薨是隱成之讓桓為太子成其母喪傳例曰不赴則不曰薨故知稱薨是赴於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傳曰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是言隱公成仲子為夫人也鄭人伐衛凡師有鐘鼓曰伐例在莊二十九年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許其脩好而不許其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　疏注許其至而足　正義曰戎貪而無信盟或背之公未得戎意恐好不久成故不許其盟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文九年公羊傳文言制禦夷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即使足也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傳言失昏姻之義凡得失小故經無異文而傳備其事案文則是非足以為戒他皆放此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庈父費伯也前年城郎今因得以勝極故傳於前年發之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治元年取廩延之亂

經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無傳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

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今釋例以長歷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書朔日例在桓十七年　疏注日行至七年　正義曰古今之言歷者大率皆以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比月為遲每日行一度故一歲乃行一周天月行比日為疾每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一月內則行一周天又行二十九度過半乃逐及日言一月一周天者略言之耳其實及日之時不啻一周天也日月雖共行於天而各有道每積二十九日過半行道交錯而相與會集以其一會謂之一月每一歲之間凡有十二會故一歲為十二月日食者月掩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從外而入內或月在日裏從內而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也二十九日過半月及日者以歷家一度分為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分為半今月來及日凡二十九日又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校二十九分也日有食之言有物來食之也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

聖人不言日被月食而云日有食之者以其月不可見作不知之辭穀梁傳曰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是言慎疑故不言月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illegible]朔皆會應每月常食故解之言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自隱之元年盡哀二十七年積二百五十五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食無常月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以日食者陰侵陽也當陽盛之月不宜爲弱陰所侵故有伐鼓用常之事餘月則否其日食例皆書朔已巳之下經無朔字長歷推此已巳實是朔日而不書朔史失之也此注作大判言耳戰國及秦歷紀全廢漢來漸候天時始造其術劉歆三統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一食空得食日而不得加時漢末會稽都尉劉洪作乾家歷始推月行遲疾求日食加時後代脩之漸益微密今爲歷者推步日食莫不符合

然旨　春秋義疏三　六

但無頻月食法故漢初以來殆將千歲爲歷者皆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始一交會未有頻月食者今頻月而食乃是正經不可謂之錯誤世考之歷術事無不驗不可謂之疏失由是注不能定故未言之也又漢書高祖本紀高祖即位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頻食則日有頻食之理其解在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朔日並不言食晦夜也朔日並言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周平王也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遠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也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今不書葬魯不會

疏　天王崩　正義曰曲禮下曰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鄭玄云異死名者爲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是由天子尊若山崩然諸侯卑取崩之聲以爲尊卑之差也不書天王名者以海內之主至尊之極故敬而不名名也穀梁傳云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蘇氏云王后崩大子卒不書者赴不及魯也今以爲略之例所不書也告喪禮云告王喪曰天王登假此言崩者魯史裁約爲文不道當時赴不言登假也　注周平至不會　正義曰今檢杜注無葬者皆顯言其諡此爲無葬故言周平王也仲尼脩經當改正眞僞以爲褒貶周人赴不以實孔子從僞而書者周人欲令諸侯遠至故遠其崩日以赴也不書其實而從其僞言人知其僞則過足章矣故即傳其僞以懲創臣子之過釋例曰天王僞赴遂用其虛明日月闕否亦從赴辭君子不變其文以愼其疑且實虛相生隨而長之眞僞之情可以兩見承赴而書之亦所以示將來也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備禮於其母

疏　君氏卒　正義曰君氏者隱公之母聲子也謂之君氏者

春秋義疏三　七

言是君之母氏母之與子氏族必異故經典通呼母舅爲母氏舅氏言其與己異氏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具釋也

疏　注武氏至釋也　正義曰武氏者天子大夫之姓直云武氏子不書其字則其人未成爲大夫也若是上士例當書名又不應繫之父族謂之爲子明其是大夫之子也又王使至魯皆言天王使某此復不言王使明其不稱王命也以此知此人父喪已終宜嗣父位但平王未命而崩新王居喪未得行其爵命政事聽於冢宰使之適魯冢宰不得專命故作自來之文傳言王未葬者意兼兩事王喪在殯新王不得加臣爵位故此人仍繫父族王又不得命臣出行故此人不稱王使以未葬之故闕此二事故傳以未葬解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稱卒者略外以別內也元年大夫盟於宿故來赴以名例在七年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來告故書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

癸未葬宋穆公無傳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之在國承赴爲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謚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也書葬例在昭六年

【疏】注魯使至六年　正義曰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如此之類遣卿行者皆書其使名此不書使名知是大夫往也大夫奉命出使位賤不合書名故直書其所爲之事而已盟則云及其盟會則云會某人葬則云葬某公舉其所爲之事明有使往可知也釋例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諸侯之喪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猶過古制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書他國之葬必須魯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不書於經此丘明之微文也是言大夫得正而卿過禮也諸侯曰薨禮之正名魯史自書君死曰薨君鄰國亦同書薨則與已君無別國史自在已國承他國赴告爲與已君同故惡其薨名雖赴稱薨皆改赴書卒略外以別內也至於書葬則五等之爵皆舉謚稱公者會葬者在於國外據彼國之辭彼國臣子稱君曰公書使之行不得不稱公也又云惡其薨名改赴書者釋例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古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至於既葬雖郲許子男之君皆稱謚而言公各順臣子之辭兩通其義是其說也案禮雜記赴告之辭云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然則赴辭本無薨語而云惡其薨名者以夫人薨例云不赴於諸侯則不曰薨明其以薨告人故書薨也是知王侯喪者其通國命皆以崩薨相告記之所稱謂荅主人之問飾其文辭耳若以記文無薨即疑不以薨告記稱大夫士赴人之辭皆云不祿豈大夫無卒名也以此知相赴策書必以薨爲文但擯者口傳赴辭義在謙退從士之不祿故禮記言之赴則必以薨但改赴書卒耳史之書事莫不在國會葬者自可在外書策者國內書之而云據彼國之辭者書使行之事言使爲此事行故文從彼稱不謂書不在國也卿爲君逆謂之逆女亦是書己之使據彼稱女與此同也

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於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於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其或不赴不祔則爲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今聲子三禮皆闕釋例論之詳矣

【疏】注夫人至詳矣　○正義曰僖八年致夫人傳曰不赴於同則弗致故知赴者赴於同盟之國也禮檀弓記葬禮云既封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士喪禮既葬乃反哭於廟遂適殯宮而虞是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正寢即殯宮也僖三十三年傳與檀弓記皆云卒哭而祔喪服小記曰婦祔於祖姑雜記曰妾附於妾祖姑是祔於姑者祔於祖姑也此三者皆夫人之喪禮夫人喪禮有三史策所書有二唯卒葬故事而已其卒之異者或云夫人某氏薨仲子文姜之類是也或云某氏卒定姒孟子是也葬之異者或云葬我小君某氏文姜敬嬴之類是也或云葬某氏葬定姒是也或則不書葬也今聲子三禮皆闕經異常辭必是闕二事則變一文但傳既并釋注不顯配

雜言釋例詳之例亦未甚分明此傳故上三事故下三事若以次相配則不赴於諸侯故不曰薨不反哭於寢故不稱夫人不祔於姑故不言葬文次相屬事乃似然但傾下傳義則不爾定十五年姒氏卒傳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哀十二年孟子卒傳曰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彼二傳皆以不赴解不稱夫人以不反哭解不書葬然則由不赴故不曰薨由不反哭故不書葬也二事既然則由不祔故不稱夫人斷可知矣傳文不以次相配者初死即赴葬乃反哭反哭之後始祔三者依事之先後爲文也至於書經則夫人與薨共文故先言不稱夫人後言不書葬順經之先後爲文也禮之本意必赴乃稱薨祔乃稱夫人反哭乃書葬者夫人與君同體死必赴於鄰國若不以赴告於鄰國則夫人之禮不成尊成以否義由赴告成尊之狀在於書薨故赴則稱薨不赴則不稱薨也禮適祔於適祖如妾祔於妾祖姑亦既不祔於姑便是適妾莫辨故祔則稱夫人不祔則不稱夫人也既葬於墓

春秋正義三　十

反哭於寢哀之尤極情之最切既葬而不反哭全是不念其親葬與不葬殆無以異故下反哭則不書葬也皆所以懲臣子責其不行禮也人之行禮有勤有情未必廢則俱廢行則皆行此聲子自三禮皆闕其餘或可一行一否釋例曰夫人子氏赴而不反哭故不書葬定姒則反哭而不赴故書葬而不言小君以此二者據傳則然理在不惑但不知赴而不祔祔而不赴者辭當云何耳薨者夫人之死號不稱夫人必不稱薨也小君者夫人之別號不稱夫人必不得稱小君也孟子卒下注云不稱夫人故不言薨是夫人與薨文相將也葬定姒傳曰不稱小君不成喪也注云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傳以不赴不祔解不稱夫人注以不赴不祔解不稱小君是夫人小君文相將也夫人也薨也小君也三者相將之物不可致詰蓋赴祔二禮課行一事則具此三文二事並廢則三文皆去耳何則撿此傳相配不赴則不曰薨不祔則不稱夫人是稱夫人由祔不由赴也孟子之傳乃云不赴故不稱夫人是稱夫人由於赴不由於祔也定姒之傳云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又以二事並解不稱夫人注云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明是二者俱闕乃去夫人課行一事則稱夫人稱夫人則必書薨書薨則必稱小君所異者不反哭則不書葬若不書葬則小君之文無所施耳即仲子是也赴同祔姑皆是夫人之禮故赴而不祔祔而不赴則皆曰夫人某氏薨惠公自有元妃別爲仲子立廟則仲子未必祔姑蓋以赴同之故得稱夫人薨也

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 不書姓辟正夫人也隱見爲君故特書於經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

疏 注不書至妾媵　正義曰辟正夫人謂辟仲子耳何則妾子爲君則其母得爲夫人不須辟孟子也但公以讓位之故不從正君之禮故亦不備禮於其母使之辟仲子也釋例曰凡妾子爲君其母猶爲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德加於臣子外內之禮皆如夫人矣故姒氏之喪責以小君不[illegible]成[illegible]之喪王使會葬傳曰

春秋正義三　十一

禮也隱以讓桓攝位故不成禮於聲子假稱君氏以別凡妾媵蓋是一時之宜隱之至義也是其辟仲子之意也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 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言父子秉周之政 王貳于虢 虢西虢公亦任王朝王欲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 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 王子狐平王子 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 周人遂成平王本意 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芟踐之温今河内温縣成周洛陽縣也

疏 注四月至陽縣也　正義曰此直言秋秋有三月若是季秋則今之

七月杜必知秋今之夏者以此傳在武氏之上案經武氏之下有八月宋公和卒則知此是七月故爲今之夏謂今之五月也麥孰在夏而云麥禾皆未孰者謂四月之時麥未孰七月之時禾未孰二者異時故言皆也　周鄭交惡兩相疾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谿亦澗也沼池也沚小渚也毛草也蘋蘩薀藻之菜蘋大萍也蘩皤蒿薀藻聚藻也【疏】澗谿至之菜　正義曰毛即菜也而重其文者谿沼言地之陋蘋藻言菜之薄故文重也　注谿亦至毛草　正義曰爾雅釋山云山夾水澗李巡曰山間有水釋名曰言水在兩山間也釋水曰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釋山又云山瀆無所通谿李巡

曰山中水瀆雖無所通與水注川同名宋均曰無水曰谷有水曰谿然谿亦山間有水之名是澗之類故云谿亦澗也沼者池之別名張揖廣雅亦云沼池也應劭風俗通云池者陂池從水也聲沚與時音義同釋水曰小渚曰沚釋名曰沚止也小水可止息其上草是地之毛周禮宅不毛謂宅內無草木也故杜以毛爲草草即下句蘋蘩薀藻是也蘩陸草而云沼沚之毛者或采之水旁非皆水內也　注蘋大至聚藻也　正義曰釋草云苹萍其大者蘋舍人曰苹一名萍大者名蘋郭璞曰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薸陸璣毛詩義疏云今水上浮萍是也其麤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爲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釋草又云蘩皤蒿孫炎曰白蒿也陸璣疏曰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遊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蘩遊胡遊胡旁勃也許愼說文云薻水草從艸從水巢聲或作藻從澡毛詩傳曰藻聚藻也然則此草好聚生薀訓聚也故云薀藻聚藻也

陸璣疏云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又云扶風人謂之藻聚爲發聲也此二藻皆可食煮熟挼去腥氣米麪糝蒸爲茹嘉美揚州人饑荒可以當穀食　筐筥錡釜之器方曰筐圓曰筥無足曰釜有足曰錡潢汙行潦之水潢汙停水行潦流潦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羞進也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通言盟約彼此之情故云二國風有采蘩采蘋采蘩采蘋詩國風義取於不嫌薄物雅有行葦泂酌詩大雅也行葦篇義取忠厚也泂酌篇義取雖行潦可以共祭祀也昭忠信也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爲用【疏】注方曰至曰錡　正義曰此皆詩毛

傳鄭箋之文也說文云筥飯牛筐也廣雅云錡釜也　注潢汙至流潦　正義曰停水謂水不流也行道也雨水謂之潦言道上聚流者也服虔云畜小水謂之潢水不流謂之汙行潦道路之水是也此水用爲飲食故引泂酌之篇藻雖潦水所生要此潦非生菜處也　可薦至王公　正義曰上言鬼神此言王公是生王公也或以爲王公亦謂鬼神非生王公也此傳之意取詩爲言泂酌論天子之事是羞於王也采蘩云公侯之事是羞於公也言薦又言羞者鄭玄注庖人云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爲羞　注行葦　正義曰采蘩采蘋泂酌上傳所言皆有彼文之事其言未及行葦今言行葦者其以別取忠厚非以結上也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疏】武氏至葬也　正義曰蘇氏云案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此傳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釋不稱使故云不書王命此武氏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二事皆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

也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夷宣公子即所屬殤公

【疏】而立寡人　正義曰曲禮下曰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今與臣言亦云寡人則知其對臣民自稱同也老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故以下諸侯自稱亦多言不穀

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莊公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言不讓則不足稱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先君以舉賢爲功我若不賢是廢之使公子馮出居于鄭辟殤公也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命出於義也夫語助

【疏】命以義夫　正義曰義者宜也錯心方直動合事宜乃謂之爲義宣公之立穆公知穆公之賢必以義理不棄其子今穆公方卒命孔父以義事而立殤公是穆公命立殤公出於仁義之中故杜云命出於義也必知命以義夫謂穆公命立殤公者以杜注云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帥父義終傷咸宜之福明知殤公受穆公之命與殷湯武丁同有咸宜是知穆公命殤公是爲義也

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詩頌言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之百祿也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帥父義忿而出奔因鄭以求入終傷咸宜之福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也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

【疏】商頌至謂乎　正義曰商頌玄鳥之卒章言殷湯武丁此二王者受天之命皆得其宜故天之百種之祿於是乎荷負之言天祿皆歸故得而荷負也今穆公立殤公亦得其宜故殤公宜荷此祿詩之意其是此事之謂乎　注詩頌至商頌　正義曰唐虞之代契爲司徒封於商十四世至湯王有天下遂以商爲代號後世有武丁者中興賢君時有作詩頌之者謂之商頌美湯與武丁能荷天祿今殤公亦荷天祿與詩義同故引以證之公羊傳言宋之禍宣公爲之尤其舍子立弟果令馮有爭心以馮之爭爲宣公之過今此傳善宣公故申明其事若使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但公子馮不帥父義失其咸宜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止善宣公知穆公耳馮自爭國非宣公之罪故善之傳言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則是父使之出注言忿而出奔者四年傳曰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又衛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是馮出奔鄭求入欲害宋國也父使居鄭欲以辟殤公馮乃因鄭欲以害殤公故據父言之則云使之出居據馮言之則云忿而出奔各從其實而爲之文也諡法短折不成曰殤布德執義曰穆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前盧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十二月無庚戌日誤

【疏】注既盟至

旨誤　正義曰釋言云僨僵也舍人曰背踣竟也車踣而入濟是風吹之隊濟水非常之事故云傳記異也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釋例曰濟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經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案檢水流之道今古或殊杜既考校元由據當時所見載於釋例今一皆依杜雖與水經乖異亦不復根尋也庚戌無月而云十二月者以經盟于石門在十二月知此亦十二月也經書十二月下云癸未葬宋穆公計庚戌在癸未之前三十三日不得共在一月故長歷推此年十二月甲子朔十一日有甲戌二十三日有丙戌不得有庚戌而月有癸未則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得臣齊大子也大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

疏 衛莊至莊姜　正義曰齊國侯爵譜云姜姓大公望之後其先四岳佐禹有功或封於呂或封於申故太公曰呂望也大公股肱周室成王封之於營丘今臨淄是也僖公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簡公四年獲麟之歲也簡公弟平公十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平公二十五年卒後二世七十年而田氏奪齊大公之後滅矣案齊世家莊公生僖公東宮得臣未知何公大子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衛莊公之立在春秋前三十五年齊僖公之立在春秋前八年然則莊姜必非齊僖公之女蓋是莊公之女僖公姊妹也得臣爲大子早死故僖公立也不言僖公姊妹而繫得臣者見其是適女也得臣爲大子云常處東宮者四時東爲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爲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大子常處東宮也或可據易象西北爲乾乾爲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爲長男故大子在東宮也

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荅終以無子國人憂之

疏 所爲賦碩人也　正義曰此賦謂自作詩也班固曰不歌而誦亦曰賦鄭玄云賦者或造篇或誦古然則賦有二義此與閔二年鄭人賦清人許穆夫人賦載馳皆初造篇也其餘言賦者則皆誦古詩也

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陳今陳國陳縣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嬀陳姓也厲戴皆謚雖爲莊姜子然大子之位未定

疏 又娶于陳　正義曰陳國侯爵譜云嬀姓虞舜之後當周之興有虞遏父者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先聖之後以元女大姬妃遏父之子滿封於陳賜姓曰嬀號胡公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湣公二十一年獲麟之歲也二十四年楚滅陳此當桓公時二嬀蓋桓公姊妹也　注嬀陳至未定　正義曰謚法暴慢無親曰厲典禮無愆曰戴是皆謚也石碏言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請定州吁明大子之位未定衛世家言立完爲大子非也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嬖親幸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石碏衛大夫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言將立爲大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寵而爲禍

疏 弗納至過也　正義曰驕謂恃己陵物奢謂夸矜僭上淫謂嗜慾過度泆謂放恣無藝此四者之來從邪而起故服虔云言此四者過從邪起是也劉炫云此四者所以自邪己身言爲之不已將至於邪邪謂惡逆之事劉又難服云邪是何事能起四過若從邪起何須云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寵祿豈是邪事四者得從而來乎且言弗納於邪謂其緣驕以至於邪非先邪而後驕也

夫寵而不

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疏】夫寵而至鮮矣　正義曰恃君寵愛未有不驕亦既驕矜必不能自降其心強降其心未有不恨亦既怨恨必不能自重其身釋言云眕重也言恨則思亂必不能自安自重也寵而必驕降而必憾言其勢必自然故言其能不然者少也驕而不能降憾而不能眕言其心難自抑故言其能然者少也鮮訓少以一鮮揔四事言四事皆鮮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小國而加兵於大國如息侯伐鄭之比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臣行君之義【疏】賤妨至破義　正義曰賤妨貴謂位有貴賤少陵長謂年有長幼楚公子申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是賤人而妨貴人也鄭捷菑以弟而欲奪兄位是年少而陵年長也齊東郭偃棠無咎專崔氏之政而侮崔成崔彊是疏遠而間親戚也晉胥童夷羊五得君寵而去三郤是新臣而間舊臣也息伐鄭曹奸宋是小國而加大國也陳靈棄景義穢無度是邪淫而破正義也妨謂有所害陵謂加尚之間謂居其間使彼疏遠也加亦加陵破謂破散淫義不兩立行惡則破善故言破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老致仕也四年經書州吁弑其君故傳終以始事【疏】去順效逆　正義曰州吁於逆則少陵長於順則弟不敬是去順效逆也六順

因十事廣言非謂州吁偏犯之也　注老致至始事　正義曰曲禮七十而致事言還其所掌之事於君也傳之初始有此故言傳先經以始事餘不注從可知也

經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無傳書取言易也例在襄十三年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疏】莒人至牟婁　正義曰譜云杞姒姓夏禹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而封之於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淳于成公始見春秋湣公六年獲麟之歲也湣公弟哀公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哀公十年卒自哀公以下二世十三年而楚滅杞按杞於此歲已見於經桓二年有杞侯來朝莊二十七年有杞伯來朝於傳並無謚又不書其卒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其謚乃見於傳未知此年杞國定是何君當是成公之父祖耳牟婁杞邑莒伐取之自是以後常為莒邑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是也文三年秦人伐晉傳稱取王官及郊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並書伐不書取此伐取兩書者彼告伐不告取此伐取並告故也昭元年伐莒取鄆書取不書伐昭十年伐莒取郠書伐不書取者元年兵未加莒而鄆從服故書取不書伐十年晉以取郠討公故書伐不書取其伐國圍邑書圍以否亦從告也　注書取至婁鄉　正義曰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知此書取亦言易也地理志云陳留郡雍丘縣故杞國武王封禹之後東樓公是杞本都陳留雍丘縣也志又云北海郡淳于縣應劭曰春秋州公如曹左氏傳曰淳于公如曹臣瓚案州國名淳于國之所都此淳于縣於漢屬北海郡晉時屬東莞郡故釋例土地名云州國都於東莞淳于縣以雍丘淳于雖別而見遷也桓五年傳稱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

衍六年春實來雖知其國必滅不知何國取之宣二十九年晉帥諸侯城杞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是知淳于即杞國之都也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不知從何而遷故云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而遷居其邑僖十四年又從淳于而遷於緣陵襄二十九年又從緣陵而遷於淳于以無明文疑不敢質故言推尋事跡似當然也雖然淳于爲杞所并定似不虛而遷都淳于未有事跡自雍丘而遷緣陵亦可知矣而杜必言遷都淳于又從淳于遷緣陵者以桓六年淳于公亡國襄二十九年又杞都淳于則淳于始末是杞之所有又杞之所都故疑未都緣陵之前亦都淳于也取國易者則直言取若取邿取鄟之類是也故不須加伐於上若其伐國取邑其邑既小不得名通若不加伐於上不知得何國之邑是以雖易亦加伐文則伐杞取牟婁伐邿取須句之類是也成二年取汶陽田乞師盟主與兵伐齊得邑既難而亦書取者因其伐齊晉使還汶陽之田魯不加兵故書取從易也劉君或疑此

意遂云上言伐下言取者非易以規杜氏非也

戊申衞州吁弒其君完 稱臣弒君臣之罪也例在宣四年戊申在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

疏 注稱臣至無月 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注云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然則此稱州吁之名稱臣弒君是臣之罪也言完非無道而州吁爲賊也州吁實公子而不稱公子者傳文更無褒貶直是告辭不同史有詳略耳公子雖復非族而文當族處春秋書族以否大有乖異故杜備言之釋例曰尋案春秋諸氏族之稱甚多參差而先儒皆以爲例欲託之於外赴則患有人身自來者例不可合因以辟陋未賜族爲說弒君不書族者四事州吁無知不稱公子公孫賈氏以爲弒君取國故以國言之宋公子商人亦弒君取國而獨稱公子宋督賈氏以爲督有無君之心故去氏案傳自以先書弒君見義不在於氏也宋萬賈氏以爲未賜族案傳稱南宮長萬則爲已氏南宮不得爲未賜族也執殺大夫不書族者二事楚殺得臣與宜申賈氏皆以爲陋案楚殺大夫公子側大夫成熊之等六七人皆稱氏族無爲獨於此二人陋也欲以爲通例則有甚此之錯欲以爲無義例則傳曰嘉之故不名書曰仲孫嘉之書曰崔氏非其罪鬻溺師師皆曰疾之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尊晉罪己之文炳然著明以此推之知亦非仲尼所遺也斯蓋非史策舊法故無凡例當時諸國以意而赴其或自來聘使者辭有詳略仲尼脩春秋因采以示義義之所起則刊而定之不者即因而示之不皆刊正也故蔡人嘉赴而經從彌季傳曰蔡人嘉之書崔氏傳亦曰且告以族明皆從其本也晉司馬華孫來盟亦無他比知非大例也然則總而推之春秋之義諸侯之卿當以名氏備書於經其加貶損則直稱人若有褒異則或稱官或稱氏若內卿有貶則特稱名文不宜言魯人故異於外也若無褒無貶傳所不發者則皆就舊文或未賜族或時有詳略也推

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弒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明時史之異同非仲尼所皆刊也是杜解州吁不稱公子之意杜知然者正以經之所書無常比例褒則或書官或書氏貶則或稱人或去族既無定例明非舊典仲尼有所起發則刊正舊史無所褒貶則因循故策仲尼改者傳辨其由傳所不言則知無義正是史官自有詳略故耳戊申在癸未之後二十五日更盈一周則八十五日往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則此年二月不得有戊申雖承二月之下未必是二月之日故長歷推此年二月癸亥朔十日壬申二十二日甲申不得有戊申也三月壬辰朔則十七日有戊申也此經上有二月下有夏得在三月之内不是字誤故云有日而無月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經有壬申公朝于王所有日而無月經有比類故知此亦同之凡如此者有十四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疏】注遇者至清亭 正義曰曲禮下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然則會者豫謀間地克期聚集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示威於衆各重其禮雖特會一國若二國以上皆稱會也遇者或未及會期或暫須相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然此時宋魯特會欲尋舊盟未及會期衛來告亂故二國相遇若三國簡禮亦曰遇故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是也曲禮稱未及期而相見指此類也周禮冬見曰遇則與此別劉賈以遇者用冬遇之禮故杜難之釋例曰遇者倉卒簡儀若道路相逢遇者耳周禮諸侯冬見天子曰遇劉氏因此名以說春秋自與傳違案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四時之名今者春秋不皆同之於禮冬見天子當是百官備物之時而云遇禮簡易經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此婦呼夫共朝豈當復用見天子之禮於理皆違是言春秋之遇與周禮冬遇異也草次猶造次造次倉卒皆迫促不暇之意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公子翬魯大夫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強君以不義也諸外大夫貶皆稱人至於內大夫貶則皆去族稱名於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魯之卿佐不得言魯人此所以為異也翬溺去族傳曰疾之叔孫豹則曰言違命此其例也 【疏】注他國至魯人 正義曰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及齊侯伐我北鄙及我師敗績然魯當皆稱我則己之卿佐被貶亦可稱我人所以不然者凡云我者皆上有他國之辭故對他稱我魯人出會他國上未有他國之文不可發首言我人故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弒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稱君例在成十六年濮陳地水名 【疏】注州吁至水名 正義曰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賞罰之柄不在天子弒君取國為罪雖大若已列於諸侯會者則不復討也其有臣子殺之即與弒君無異未必禮法當然要其時俗如是宣公殺惡取國納賂於齊以請會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杜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弒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是其義也釋例又云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為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故諸殺不成君者亦與成君同義然杜前注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臣子殺之與弒君同則若未會諸侯臣子殺之不與弒君同似與釋例違者釋例所云諸弒不成君亦與成君同義者即莊九年齊人殺無知及此年衛人殺州吁以其未會諸侯故不書爵猶不從兩下相殺之例故云亦與成君同義若既會諸侯則臣弒稱爵則文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是也曹伯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成十五年諸侯同盟于戚曹伯既列於會然後晉人執之十六年傳稱曹人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是列會即成君矣此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曹人之辭即是成例故云例在成十六年殺之於濮謂死於水旁也釋例土地名此濮下注云闕哀二十七年傳濮下注云濮自陳留酸棗縣受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鉅野縣入濟彼濮與此名同實異故杜於此不言闕直云濮陳地水名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逆公子晉而立之善其得衆故不書入於衛變文以示義例在成十八年 【疏】注衛人至八年 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此公子晉去衛居邢衛人迎而立之於法正當書入宜與齊小白同文傳言書曰衛人立晉衆也是仲尼善其得衆故改常例變文以示義也

傳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宿盟在元年 宋殤公之即位

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疏注謂二年之怨　正義曰二年伐衛見經故以爲之未必往前更無怨也衛世家稱桓公十六年乃爲州吁所弑則隱之二年當桓之世服虔以先君爲莊公非也何則宣公烝夷姜生急子公納急子之妻生壽及朔朔能搆兄壽能代死則是年皆長矣宣公以此年即位桓十二年卒終始二十年矣雖壽之死未知何歲急子之娶當在宣初若隱之二年莊公猶在豈於父在之時已得烝父妾生急子也史記雖多謬誤此當信然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害謂宋公子馮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言舉國之賦調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蔡今汝南上蔡縣疏注蔡今至蔡縣　正義曰蔡國侯爵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也武王封之於汝南上蔡爲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於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昭侯子成侯十年獲麟之歲也成侯子聲侯四年春秋之傳終矣聲侯十四年卒自聲侯以下二世二十八年而楚滅蔡地理志云汝南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衆仲魯大夫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

聞以亂亂謂阻兵而安忍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絲見棼縕益所以亂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疏阻兵而安忍　正義曰阻訓恃也恃兵以求勝而征伐不已安忍行虐事刑殺過度也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乞師不書非卿公辭之從衆仲之言羽父請以師會之羽父公子翬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時鄭不車戰疏故書至疾之也　正義曰案元年傳邾人鄭人盟于翼公子豫請往公不許遂行彼則不書又不加貶責此公子翬之行公亦不許而書於經又加貶責者公子豫公不許私竊而行翬則強梁固請公雖不獲已令其出會故以君命而書又加貶責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石碏也以州吁不安諮其父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

呼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八十曰耄稱國小己老自謙以委陳使因其往就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請衛人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子從弒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曰大義滅親明小義則當兼子愛之）疏 王覲為可 正義曰於王處行覲禮此事是為可也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公子晉也）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疏 宣公即位 正義曰既討乃立自前君故不待踰年也

經五年春公矢魚于棠（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譏遠地也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疏 注書陳至魚臺 正義曰陳魚者獸獵之類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為戲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其實觀魚而書陳魚者國君爵位尊重非蒐狩大事則不當親行公故遣陳魚而觀其捕獲主譏其陳故書陳魚以示非禮也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故知書棠譏遠地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將卑師衆但稱師此史之常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為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也公問羽數故書羽婦人無謚因姓以名宮）疏 九月至六羽 正義曰三年之內木主特祀於寢宮廟初成木主遷入其中設祭以安神也祭則有樂故舉樂以娛神也六羽謂六行之人秉羽舞也 注成仲至名宮 正義曰考成釋詁文也言初獻六羽者謂初始而獻非在後相因知者案宣十五年初稅畝杜云遂以為常故云初於此不解初義明不與彼同故春秋之經有文同事異如此之類是也注以祭文不見故辨之云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以其與獻羽連文知考謂祭以成之非謂始築宮成也又解立宮之意惠公以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因即娶之雖不以為夫人有欲以為夫人之意禮諸侯不再娶於法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享祭之所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仲子以二年十二月薨四年十二月已再期矣喪畢即應入廟至此始成宮者仲子立廟本非正法喪服既終將為吉祭主無祭處始議立之故晚成也傳云始用六佾不書佾而書羽者以公問羽數故書羽也婦人法不當謚仲子無謚故因姓以名宮也立宮必書於策羽則非當所書善其復正故書之傳載衆仲之對而言公從之是其善之意也為書六羽故言考宮言其因考以獻羽也若不為羽當云立仲子之宮如立武宮煬宮然不須言考也禮雜記下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似廟則當釁寢則當考此廟言考者考是成就之義廟者鬼神所居祭祀以成之寢則生人所宅飲食以成之雜記注云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是也廟成釁之者尊而神之蓋木主未入之前已行釁禮也案雜記釁廟之禮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

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是釁廟之禮此言考宮獻羽自為主已入廟則祭以成之非釁禮與彼異也故公羊傳曰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是謂祭為考也服虔云宮廟初成祭之名為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其意謂考即是釁也案雜記釁廟之禮止有雞羊既不用樂何由獻羽言將納仲子之主則是仍未入宮然則作樂獻羽敬事何神考仲子之宮唯當祭仲子耳又安得致五祀之神乎蘇氏云不稱夫人宮者桓宮僖宮不言公則仲子例不合稱夫人宮也不稱廟而言宮者於經例周公稱大廟羣公稱宮故仲子依例稱宮也若然案文十三年大室屋壞大廟稱室者謂大廟之室屋壞耳若僖文則大廟或稱宮即大宮之梂是也羣公或稱廟即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也

邾人鄭人伐宋邾主兵故序鄭上

疏注邾主至鄭上　正義曰天下有道諸侯不得專行征伐春秋之時專行征伐以其不稟王命故以主兵為首雖小國主兵即序於大國之上欲見伐由其國善惡所歸故也蛛大夫為主國君從之亦序主兵於上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注云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是微人主兵亦序國君之上史策之常法也

螟無傳蟲食苗心者為災故書

疏注蟲食至故書　正義曰釋蟲云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舍人曰食苗心者名螟言冥冥然難知也李巡曰食禾心為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蟘也食其節者言其貪狼故曰賊也食其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蟊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為名郭璞曰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李巡孫炎以政致為名舍人郭璞以食處為名陸璣疏云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然則螟非以蟲名以食苗之處為名耳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

疏注大夫至所及　正義曰檀弓下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君親弔之而不書者弔喪問疾人君之常假有得失不足褒貶如此小事例皆不書葬若國家所營則亦不可不書大夫之葬皆臣子自為非公家所及事不關國無以得書葬也他國之君書葬者遣使往會須書君命故耳

宋人伐鄭圍長葛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彄也僖諡也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眾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間**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眾而還振整也旅眾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

旌旗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宗廟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公曰吾將略地焉孫辭以略地略揔攝巡行之名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

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棠實他竟故曰遠地疏觀魚者　正義曰說文云漁捕魚也然則捕魚謂之魚天官漁人掌以時漁爲梁凡漁者掌其政令是謂捕魚爲魚魚者猶言獵者也　臧僖至敗也　正義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者物謂事物旌旗車服之屬若其爲教戰祭祀等大事故布設陳列則可如其細碎盤遊雖陳其物不堪足以講習大事止謂不爲大事而陳此物故云不足以講大事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者材謂皮革齒牙之屬若其爲飾器用故狩獵取材則可如其因遊宴戲樂所得之材不堪足以備飾器用止謂不爲器用而取此材故云不足以備器用也人君一國之主在民之上當直己而行之以法毆民而納之於善故云人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言當爲軌爲物納民於其中也既言民歸軌物更解軌物之名故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度量謂之爲軌準度軌量即謂習戰治兵祭祀之屬是也取鳥獸之材以章明物色采飾謂之爲物章明物采即取材以飾軍國之器是也劉炫云捕魚獵獸其事亦類此諫大意言人君可觀獵獸不可觀捕魚凡物者廣言諸物鳥獸魚鼈之類也材謂所有皮革毛羽之類也器謂車馬兵甲軍國所用之物也凡此諸物捕之不足以講習兵事其材不足以充備器用如此者則人君不親舉焉其意言獵之坐作進退可以教戰陳獸之齒牙皮革足以充器用人君可以觀之捕魚不足以教戰陳鱗甲不足以爲器用人君不宜觀之人君以下云云同今若人君所行不得其軌舉動不順器服不當其物上下無章如是則謂之荒亂之政也亂政數行國家之所以禍敗也其意言魚非講事是不軌材不充用是不物今君觀魚是爲亂國之政禍敗之本故不用使公行也事度軌量正謂順時狩獵以教習戎事也材章物采正謂取其皮革以脩造器物也下云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以習威儀覆此講事也肉不登俎材不登器則公不射覆此章物也別言川澤之實非

君所及指言不可觀魚辭有首引自相配成也　注臧僖至與戎　正義曰僖伯名彄字子臧世本云孝公之子即此冬書公子彄卒是也謚法小心畏忌曰僖是僖爲謚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祖諸侯乃以王父之字爲氏計僖伯之孫始得以臧爲氏今於僖伯之上已加臧者蓋以僖伯是臧氏之祖傳家追言之也成十三年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知大事祀與戎也必知兼祀者以下云鳥獸之肉不登於俎故也劉炫云田獵止教戎而言祀者獵狩主以祭祀故并祀言之下注云俎祭宗廟器見此意也　注言器至所起　正義曰車馬旌旗衣服刀劍無不皆有法度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廣言之也器不當法用非其物則爲不軌不物政不在君則亂敗之所起也　注蒐索至擇也　正義曰爾雅釋天四時之獵名與此同說者皆如此注故杜依用之周禮大司馬以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其名亦與此同鄭

玄解苗田與此小異言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
者孫炎亦然桓四年公羊傳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三
名既與禮異又復夏時不田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爲宗
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皆與禮異者良
由微言既絶曲辯妄生丘明親受聖師故獨與禮合漢代
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
生説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
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
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
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
害也案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獸盡皆不瘦何
云蒐索取肥雖名通義義不通也故先儒皆依周禮左傳
爾雅之文而爲之説其名亦有意焉雖復春獵獲則取之
不能擇取不孕夏獵所取雖多不能爲苗除害爲因時異
而變文耳謂之獮者蔡邕月令章句云獮者捷取之名也
注各隨時事之間　正義曰隋訓閒也四仲之月自是常

春秋正義三　三十二

期就其月中簡選閒日雖則農月必有閒時故曰隨時事
之間也仲冬農之最隙故大備禮也　注雖四至衆也
正義曰雖每年常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一大習猶如四
時常祀三年而復爲禘祭意相類也出曰治兵者以其初
出始治其事也入曰振旅者以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訊
是整理之義故振爲整也旅衆也釋詁文治兵振旅坐作
進退其禮皆同所異者唯長幼先後耳釋天云出爲治兵
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
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莊八年穀梁傳曰出曰
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公羊傳曰出曰治兵入曰
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是其禮同也何休公羊爲出曰
祠兵休云殺牲饗士卒鄭玄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是其
所見本異也此治兵振旅亦四時教之但於三年大習詳
其文耳周禮春教振旅秋教治兵者四時教民各以其宜
春即止兵收衆專心於農秋即繕甲厲兵將威不軌故異
其文耳　注飲於至獲也　正義曰桓二年傳例曰凡公

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彼飲至在廟知此言飲至亦飲於
廟也軍之資實唯有車徒器械獵則有所獲詩序車攻美
宣王脩車馬備器械因田獵而選車徒故知數軍實者數
車徒器械及所獲也説文云械器之總名虞喜云器械謂
鎧甲兜鍪也宣十二年傳言楚國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
之襄二十四年傳曰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二注並云軍
實軍器不言車徒及所獲者彼無獵事故不言也　注車
服旌旗　正義曰周禮巾車職曰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木
路建大麾以田司服職曰凡兵事韋弁服凡甸冠弁服鄭
玄云甸田獵也計田獵當乘木路服冠弁但三年治兵乃
習兵大禮不宜乘田車服田服天子蓋乘革路服韋弁也
在軍君臣同服公卿以下蓋亦乘兵車服兵服也其旌旗
則尊卑異建治兵之禮爲辨旗物必不建大白大麾大司
馬職曰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
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遂以獮
田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

春秋正義三　三十三

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
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
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
無者帛而已然則治兵旌旗當如司馬職文也案司常職
云及國之大閲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
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
旞斿車載旌計大閲治兵俱是教戰而旌旗之物所建不
同者鄭玄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
則如冬大閲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然則
大閲所建尊卑之常治兵所建出軍之禮此三年治兵與
秋教治兵其名既同建當不異故服虔解此亦引司馬職
文明是旌旗所建用秋辨旗物之法案大司馬職教治兵
王載大常所以巾車云大麾以田又云大白以即戎者先
儒以爲王田春夏則大麾秋冬則大常旌旗所用雖如治
兵之時然王若親軍則建大白　鳥獸至於器　正義曰
説文云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然則有毛爲皮去毛爲

革周禮掌皮秋斂皮冬斂革以其小異故別時斂之散文則皮革通也頷上大齒謂之爲牙鳥翼長毛謂之爲羽齒牙毛羽各自小異故歷言之也登於俎謂升俎以共祭登於器謂在器以爲飾諸器之飾有用此材者　注俎祭宗廟器　正義曰饗燕之饌莫不用俎獨言宗廟器者明田獵取禽主爲祭祀若止共燕食則公亦不爲下注云法度之器丼義亦然非法之器公亦不舉登訓爲升服虔以上登爲升下登爲成二登不容異訓且云不成於器爲不辭矣又器以此物爲飾寧復待之乃成也周禮𩵋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鱻薨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有魚爲俎實肉登於俎公則射之而以觀魚爲非禮者此言不登於俎者謂妄出遊獵雖取鳥獸元不爲祭祀不登於器亦謂盤遊元不爲取材以飾器物今公觀魚乃是遊戲故以非之然登俎登器之物雖君所親至於庶羞雜物細小之倫雖爲祭祀亦君不射禮水土之品籩豆之物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豈皆公親之也劉炫云此言田獵之時小鳥小獸則公不

射雖講事而田尚不射小物況魚非講事不宜輒舉不謂登俎之物皆公所親射祭祀水土云云同　若夫至及也　正義曰山林之實謂材木樵薪之類川澤之實謂菱芡魚鱉之屬此皆器用之所資須賤人之所守掌非人君所宜親及之也此雖意諫觀魚而廣言小事故注云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非諸侯所親也雜猥謂諸雜猥碎也資謂器之資財待此而備器之所用及所盛皆是也穀梁傳曰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與此同也若然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嘗魚先薦寢廟彼禮天子親往此譏公者彼以時魚絜美取之以薦宗廟特重其事天子親行意在敬事鬼神非欲以爲戲樂隱公觀魚志在遊戲故譏之也　注孫辭至否矣　正義曰僖九年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又十六年傳曰謀鄫且東略也略者巡行之名也公曰吾將略地焉言欲案行邊竟是孫辭也若國竟之內不應譏公遠遊且言遠地明是他竟也釋例曰舊說棠魯地據傳公辭欲略地則非魯竟也

釋例土地名棠在魯部內云本宋地蓋宋魯之界上也　注矢亦陳也　正義曰釋詁云矢陳也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莊伯成師子也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邢國在廣平襄國縣　**王使尹氏武氏助之**　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也晉內相攻伐不告亂故不書傳具其事爲後晉事張本　**翼侯奔隨**　曲沃及翼本末見桓二年隨晉地

疏　注曲沃至國縣　正義曰晉國侯爵譜云姬姓武王子唐叔虞之後也成王滅唐而封之今大原晉陽縣是也燮父改之曰晉燮父孫成侯徙都曲沃今河東聞喜縣是也穆侯徙都絳鄂侯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定公三十一年獲麟之歲也出公八年而春秋之傳終矣出公十七年卒自出公以下五世八十二年而韓趙魏滅晉也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改名應邵曰武帝於此聞

南越破改曰聞喜志又曰趙國襄國縣故邢國然則於漢屬趙國於晉屬廣平　**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有州吁之亂十四月乃葬傳明其非慢也　**四月鄭人侵衛牧**　牧衛邑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今傳直言夏而更以四月附鄭人侵衛牧者於下事宜得月以明事之先後故不復備舉經文三年君氏卒其義亦同他皆放此　**以報東門之役**　東門役在四年　**衛人以燕師伐鄭**　南燕國今東郡燕縣　**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　北制鄭邑今河南成皋縣也一名虎牢　**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

燕師于北制二公子曼伯子元也君子曰不備不虞不
可以師疏注南燕至燕縣　正義曰燕有二國一稱北燕故此注言南燕以別之世本燕
國姞姓地理志東郡燕縣南燕國姞姓黃帝之後也小
國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謚唯莊二十年燕仲父見傳耳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
春翼侯奔隨故立其子光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
郕郕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疏注郕國至郕鄉　正義曰史記管蔡世家稱郕叔武文王
子武王之母弟後世無所見既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謚唯
文十二年郕太子朱儒奔魯書曰郕伯來奔見於經傳則
郕國伯爵也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也公問

春秋正義卷三　三六

羽數於衆仲問執羽人數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
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士有功賜用
樂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敘其情故自八以
下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為列諸侯則不敢用八公從之於是初獻
六羽始用六佾也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
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
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疏
注萬舞也　正義曰案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
羽舞也則萬與羽不同今傳云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

萬與羽為一者萬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今杜直云萬舞
也則萬是舞之大名也何休云所以仲子之廟唯有羽舞
無干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劉炫云公羊傳曰萬
者云云籥者云云羽者為文萬者為武武則左執朱干右
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即似萬羽同
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即萬也
經直書羽者與傳互見之　注六六三十六人　正義曰
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為四八
三十二士二為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即每
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或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
以女樂二八為二佾之樂知自上及下行皆八人斯不然
矣彼傳見晉侯減樂之半以賜魏絳因歌鐘二肆遂言女
樂二八為下半樂張本耳非以二八為二佾若二八即是
二佾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晉侯豈以一佾之樂賜
魏絳　夫舞至八風　正義曰舞為樂主音逐舞節八音
皆奏而舞曲齊之故舞所以節八音也八方風氣寒暑不

春秋正義卷三　三七　全

同樂能調陰陽和節氣八方風氣由舞而行故舞所以行
八風也　注八音至其情　正義曰八音為金石土革絲
木匏竹周禮大師職文也鄭玄云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
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八風
八方之風者服虔以為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
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
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
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
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
至冬至廣莫風至風體一也逐天氣隨八節而為之立名
耳調與融一風二名昭十八年傳曰是謂融風是其調融
同也沈氏云案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
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
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鍾乾主立冬樂用柷敔
此八方之音既有二說未知孰是故兩存焉更說制樂之
本節音行風之意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使人用手

以舞之用足以蹈之節其禮制使不荒淫次序人情使不溢結也蟋蟀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是節其制也舜歌南風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慍兮是序其情也 注魯唯至用六 正義曰襄十二年傳曰魯爲諸姬臨於周廟是魯立文王之廟也文王天子自然用八禮記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周公之廟用八也傳曰始用六佾則知以前用八何休云僭齊也下傚上之辭魯之僭傚必有所因故本其僭之所由言由文王周公廟用八佾他公之廟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詳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公從其言於仲子之廟初獻六羽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謂仲子之廟用六佾他公則仍用八也至襄昭之時魯猶皆亦用八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荅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

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八也此減從正禮尚書於經若更僭非禮無容不書自此之後不書僭用八佾知他廟僭而不改故杜自明其證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也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釋四年再見伐之恨鄭人以王師會之王師不書不以告也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郛郭也東門役在四年宋人使來告命告命策書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忿公知而故問責窮辭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爲七年公伐邾傳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有恨恨諫觀魚不聽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之等

疏注諸侯至不聽 正義曰詩伐木篇毛傳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覲禮載天子呼諸侯之稱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然則諸侯之國有大小之異大夫無地之大小明以年之長少爲異莊十四年傳稱鄭厲公謂原繁爲伯父禮記祭統稱衛莊公呼孔悝爲叔舅諸侯呼異姓大夫爲伯舅同姓大夫爲叔父者雖則無文明亦然

矣僖伯者孝公之子惠公之弟惠公立四十六年而薨則子臧此時年非幼少呼曰叔父者是隱公之親叔父也此注自言呼臣之大法耳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春秋正義卷第三

春秋正義卷第四　隱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和而不盟曰平 疏 注和而不盟曰平 正義曰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傳載其盟辭昭七年燕暨齊平傳稱盟于濡上似平皆有盟而云不盟者平實解怨和好之辭非要盟也彼自既平之後別為盟耳此與定十年及齊平皆傳無盟事定十一年及鄭平下乃云叔還如鄭涖盟平後乃盟知平非盟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

秋七月 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他皆放此

疏 注雖無至放此 正義曰公羊傳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此注用公羊為說釋例曰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歷數也

冬宋人取長葛 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

疏 注秋取至易也 正義曰經書冬傳言秋立明為傳例不虛舉經文獨以秋言此事明是以秋取冬乃告也冬告者告言冬始取耳故書之於冬若其使以冬至告言秋取亦當追書於秋八年傳曰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秋成冬告書之於秋明此以冬取告故書於冬也賈服以為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凡邑為他國所取皆是不能撫有之何故於此獨為惡鄭故杜以為上有伐鄭圍長葛則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既言秋取取實在秋因冬經文在冬遂言冬乘無備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知此乘其無備而取之也杜知長葛不繫鄭非大都以名通者以前年云伐鄭圍長葛長葛之文繫於鄭故也劉炫以大都名通而規杜氏非也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渝變也公之為公子戰于狐壤為鄭所執逃歸怨鄭鄭伐宋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忿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

疏 注渝變至更成 正義曰渝變也釋言文變平者變更前惡而復為和好變即更之義成則平之訓故傳解渝平謂之更成自狐壤以來與鄭不和今日復和故曰更成言更復狐壤以前之好也服虔云公為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為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案傳公賂尹氏而與之逃歸非鄭所釋安得釋而結平也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 翼晉舊都也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為晉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為九族也頃父之子嘉父晉大夫

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鄂晉別邑諸地名疑者皆言有以示不審闕者不復記其闕他皆放此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於翼故不得復入翼別居鄂

疏 注翼晉至大夫 正義曰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者謂周成王滅唐始封唐叔以懷氏一姓九族及是先代五官之長子孫賜之言五官之長者謂於殷時為五行官長今褒寵唐叔故以其家族賜之耳今云頃父之子嘉父者以頃父舊居職位名號章顯嘉父新為大夫未甚著見故繫之於父諸繫父為文者義皆同此也 注諸地至放此 正義曰杜言不復記其闕者謂但言某邑而已下不云闕若鄂直云晉別邑及翼侯奔隨注云隨晉地鄭人侵衛牧注云牧衛邑如此之類皆不言闕是也若不知何國之地者則言闕若虞公出奔共池公孫嬰齊卒于貍脤並注云闕

是也亦有雖知其國之地注亦云闕則隱十一年鮮念生十二邑注陘云闕者以餘邑皆知所在唯此偏闕故也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弃惡結好故言始平于齊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　成猶平也　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　五父陳公子佗　陳侯曰宋衛實難　可畏難也　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　悛止也從隨也　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　商書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近　其猶可撲滅　言不可撲滅　周任有言　周任周大夫　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芟刈也夷殺也蘊積也崇聚也

疏　五月庚申　正義曰案經盟于艾亦在五月傳略不言月庚申之日須月以統之故別言五月他皆放此

秋宋人取長葛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　告饑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不書於經也雖非王命而公共以稱命己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傳見隱之賢

疏　注告饑至之賢　正義曰王使至魯皆應書經此獨不書故解之以人情恕之不得自不輸粟空告他人故知己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定五年歸粟于蔡尚書於經此不書者魯以往歲螟災故己國饑用所輸不多宋鄭輸粟不復告魯故皆不書此事無經而發故解傳意見隱之賢諸無經之傳皆意有所見悉皆放此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　桓王即位周鄭交惡至是乃朝故曰始　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周桓公周公黑肩也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　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　蔇至也　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疏　注周桓至焉依　正義曰桓公是周公黑肩事見桓十八年傳也幽王娶申女為后生大子宜臼後得褒姒褒之生子伯服廢申后逐大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大子宜臼奔申申侯乃與犬戎共攻幽王殺幽王於驪山之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以西都偪戎晉文侯鄭武公夾輔平王東遷洛邑毛詩尚書國語史記皆略有其事

經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無傳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

疏　注叔姬至故書　正義曰女嫁於他國皆有姪娣與適俱行則所尊在適書適不書姪娣叔姬待年之女年滿特行故書其歸魯女嫁於他國之卿皆書之夫人之娣尊與卿同其書明是常例賈云書之者刺紀貶叔姬傳無其事是妄說也

滕侯卒　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

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 疏 滕侯卒 正義曰譜云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之居滕今沛國公丘縣是也自叔繡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世本云齊景公亡滕案齊景之卒在滕隱之前世本言隱公之後仍有六世為君而云齊景亡滕為謬何甚服虔昭四年注亦云齊景亡滕是不考校而謬言之地理志云沛郡公丘縣故滕國也周文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

夏城中丘 城例在莊二十九年中丘在琅邪臨沂縣東北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例在襄元年 疏 注諸聘至元年 正義曰聘禮使者執圭以致命束帛加璧以致享鄭玄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是執玉帛以相存問也玉人職云瑑圭璋璧琮八寸以覜聘注云八寸者據上公之臣案聘禮圭以聘君璋以聘夫人既行聘之後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又鄭玄注小行人云使卿大夫覜聘降其君瑞一等則侯伯之臣圭璋璧琮皆六寸子男之臣皆四寸又小行人云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注云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餘諸侯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子男享大國之君琥以繡享大國夫人璜以黼是玉帛之文也

秋公伐邾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見夷狄強虣不書凡伯敗者單使無衆非戰陳也但言以歸非執也楚丘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 疏 注戎鳴至西南 正義曰傳例有鐘鼓曰伐此既言伐知其鳴鐘鼓也杜意言以歸者以彼隨己而已非囚執之辭故云但言以歸非執也杜必知以歸非執者穀梁傳云以歸猶愈乎執也又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若以歸是執何須別起執文明直言以歸者非執也至如定四年以沈子嘉歸經云殺之哀七年以邾子益來傳云囚諸負瑕既有囚殺之文容或是執若直言以歸無囚殺之事者則非執者也春秋有文同事異此即其類也劉君引沈子邾子云以歸者皆執以規杜氏非其義也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 盟以名告神故薨亦以名告同盟

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 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嗣位之主當奉而不忘故曰繼好好同則和親故曰息民

謂之禮經 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於策明禮經皆當書於策仲尼脩春秋皆承策為經丘明之傳博采衆記故始開凡例特顯此二句他皆放此 疏 凡諸至禮經 正義曰諸侯者公侯伯子男五等之揔號侯訓君也五等之主雖爵命小異而俱是國君故揔稱諸侯也諸發凡者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丘明采合舊語以發明史例雖意是舊典而辭出丘明非全寫舊語同盟稱名薨則赴以名是周公之舊典其告終稱嗣以下乃是解釋赴意非舊語也僖二十三年又發例曰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直言赴名是禮不言繼好息民是禮之大意非禮之實明是丘明言此以解赴名之意彼云禮也此云謂之禮經其事一也言謂此赴名為禮之常法丘明之意言周公謂之然也謂之禮經雖指此一事諸發凡者莫不盡然以此為例之初故特言之 注此言至放此 正義曰凡例是周公所制其來亦無所出以傳言謂之禮經則是先聖謂之非丘明自謂之也史之書策必有舊法一代大典周公所制故知凡例亦是周公所制此言凡例則云謂之禮經下言凡例則云不書于策以此明所謂禮經皆當書策從傳之首至此始開凡例故特顯此二句二句者謂之禮經是一句與不書于策為二句也然則九年凡

雨自三日以往爲霖不以爲始而遠取十一年云始開凡例者以九年唯記當國雨雪之事史策舊文非是赴告國家大事之例　夏城中丘書不時也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艾盟在六年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爲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爲宋討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凡伯弗賓　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傳言凡伯所以見伐

疏注朝而至卿寺　正義曰朝於天子獻國之所有亦發陳財幣於公卿之府寺如今者如晉時諸州年終遣會計之吏獻物於天子因令以物詣公府卿寺然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風俗通曰府聚也公卿牧守府道德之所聚也藏府私府財貨之所聚也寺司也庭有法度令官所止皆曰寺釋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

陳及鄭平六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　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涖臨也　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志不在於歃血　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洩伯鄭洩駕　鄭良佐如陳涖盟良佐鄭大夫　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入其國觀其政治故總言之也皆爲桓五年六年陳亂蔡人殺陳佗傳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以忽有王寵故　鄭伯許之乃成昏[illegible]齊[illegible]以至出奔傳

疏歃如忘　正義曰歃謂口含血也當歃之時如似遺忘物然故注云志不在於歃血也服虔云如而也臨歃而忘其盟載之辭言不精也盟載之辭在於簡策祝史讀以告神非歃者自誦之何言忘載辭也且忘否在心五父終不自言己忘洩伯安知其忘而譏之

經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　庚寅我入祊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

疏注宛鄭至東南　正義曰內卿則去族外卿則稱人外無去族之理今宛無族傳無譏文故知未賜族也傳言鄭釋泰山之祀使來歸祊知祊是鄭祀泰山之邑鄭以桓公之故受邑泰山之下天子祭泰山必從往助祭使共湯沐焉故公羊謂之湯沐之邑既有此邑因立別廟劉炫云言祀泰山之邑者謂泰山之旁有此邑邑內有鄭宗廟之祀蓋祀桓武之神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無傳襄六年傳曰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諸侯同盟稱名者非唯見在位二君也嘗與其父同盟則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繼好也蔡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

疏注襄六至以名　正義曰同盟赴名自有成例而引杞桓公者蔡自春秋以來未與魯盟疑與惠公同盟故引杞桓爲例杞桓與成公同盟而以名赴襄公傳曰同盟故也則與其父盟得以名赴其子故疑蔡與惠盟故以名赴[illegible]同盟稱名則兩君相知君既知之則國內皆知故彼[illegible]薨得以名赴彼子以此名背與彼父對稱故也若父與彼盟彼君雖在此子不得以其名赴以此名未與彼君

對稱故也

辛亥宿男卒 無傳元年宋魯大夫盟于宿宿與盟也晉荀偃禱河稱齊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知雖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已君之名以告神明故荀偃皆從身盟之例當告以名也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今宿赴不以名故亦不書名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因宜有所異同亦或丘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故 疏 注元年至備故 正義曰於例盟以國地則地主與之元年盟于宿知宿與盟也魯宋俱是微人宿君必不親與知宿亦大夫盟也盟禱雖異俱是告神荀偃之禱先稱君名知大夫聚盟亦各稱君名臣盟既稱君名則君薨得以名赴宿君之卒宜以名赴魯今宿男不名自不以名赴非法不得也故引僖二十三年傳例以明之言其赴不以名雖知亦不得書也諸君不親盟而以名赴魯注云大夫盟於其者義皆出此衛冀隆難杜云周人以諱事神臣子何得以君之名告神又荀偃禱河一時之事耳非正禮也何得知大夫盟先稱君名乎杜必為此解者以諱事神謂諱神之名以事其神若祭祖而諱祖之類山川之神尊於諸侯故尚書武成告名山大川云有道曾孫周王發則荀偃禱河自稱君名於理何怪杜云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若七年滕侯卒傳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及桓二年公至自唐凡公行告于宗廟是或發於始事也宣四年凡弒君稱君及僖二十六年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是或發於後也云因宜有所異同者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君嫌歸生無罪及宣五年高固來逆叔姬嫌見偪成昏故傳因以明之是也云亦或丘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者但杜又自疑以為諸例皆應從始事而發在後發者以記注周公舊凡不繫於始事繫於後事丘明作傳因記注所繫遂以發之如杜此言則周公舊凡於記注之文散在諸事丘明作傳因記注之文發例故或先或後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宋公序齊上瓦屋周地 疏 注齊侯至周地 正義曰春秋之例國以大小為序外傳鄭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此齊侯即僖公也此盟平宋衛也齊為會主則齊宜在上今宋在齊上故特解之由宋敬齊侯與衛先遇故齊侯尊宋使為會主瓦屋既闕知是周地者以其會于溫盟于瓦屋會盟不得相遠溫是周地知瓦屋亦周地也

八月葬蔡宣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例在僖二十九年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 疏 注莒人至來間 正義曰僖二十九年公會王子虎及諸侯之卿盟于翟泉沒公不言既卿稱人直言會某人某人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莒人乃對會公侯故解之莒是小國卿當稱人非貶辭也微者不嫌能敵公侯故直稱公也

螟 無傳為災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卒而後賜族故不書氏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 平宋衛於鄭 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 宋敬齊命 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 犬丘垂也地有兩名 疏 注犬丘至兩名 正義曰地有兩名新舊改易者傳則言實以明之若二名俱存者傳則錯經以見之此犬丘與垂兩名俱存故傳不言實釋例曰若一地二名當時並存則直兩文互見黑壤大丘時來之屬是也猶卿大夫名氏互見非例也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成王營王城有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孫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疏】注成王至之田　正義曰成王營邑於洛以爲居土之中貢賦路均將於洛邑受朝許田近於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詩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是周公得許田也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是許田爲魯朝宿之邑鄭請易許田而求祀周公故知後世因在許田之中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以周宣王之母弟故於泰山之下亦受祊田以爲湯沐之邑祊邑内亦有鄭先君別廟此時周室既衰王不巡守鄭以天子不復巡守則泰山之祀既廢祊無所用故欲以祊易許許田近鄭祊田近魯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魯以許田奉周公之祀易其田則廢其祀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慮將不允而

詐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言冀得許田周公之祀不絕也云已廢泰山之祀者謂天子不復巡守鄭家已廢此助祭泰山祭祀之事無所祭祀故欲爲魯祀周公其實廢來已久今始云已廢者欲爲魯祀周公故云已廢耳方便遜辭以求於魯也定四年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閻之土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並遠故兩皆有之禮記王制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内然則朝宿之邑亦名湯沐但向京師主爲朝王從王巡守主爲助祭祭必沐浴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亦互言之耳異義左氏說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公羊說以爲諸侯皆有朝宿湯沐之邑許慎以公羊爲非則杜意亦從許慎也公羊傳曰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此言近許之

田是用公羊爲說杜依公羊之傳邑實近許故以許爲名劉君更無所馮直云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由近許國始名爲許以規杜氏非其義也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周人於此遂畀之政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鍼子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疏】注鍼子至後祖　正義曰先配後祖多有異說賈逵以配爲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案昏禮親逆之夜衽席相連是士禮不待三月也禹娶塗山四日

即去而有啓生焉亦不三月乃配是賈之說不通鄭衆以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案昏禮婦既入門即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祀之事先祭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鄭玄以祖爲軷道之祭也先爲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案傳既言入于鄭乃云先配而後祖寧是未去之事也若未去先配則鍼子在陳識之何須云送女也此三說皆滯故杜引楚公子圍告廟之事言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此時忽父見在許告廟以否當是莊公之事而譏忽者楚公子圍亦人臣矣而自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不言稟君之命知逆者雖受父命當自告廟且忽先爲配匹而後告祖見其告祖方始識之知忽自告祖也或可鄭伯爲忽娶妻先逆而後告廟鍼子見而識之公子圍告廟者專權自由耳非正也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

也會溫不書不以告也定國息民故曰禮也平宋衛二國忿鄭之謀鄭不與盟故不書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言鄭伯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齊稱人略從國辭上有七月庚午下有九月辛卯則八月不得有丙戌疏注言鄭至丙戌正義曰庚午之後十六日而有丙戌二十一日而有辛卯七月有庚午九月有辛卯其間不容一月是八月不得有丙戌更遥一周則丙戌去庚午七十七日八月亦不得有丙戌是明丙戌爲日誤長歷推七月丁卯朔四日庚午至二十日是丙戌九月丙寅朔二十六日辛卯其月二十一日是丙戌八月小丁酉朔十日丙午二十日丙辰二日戊戌十四日庚戌二十六日壬戌未知丙戌二字孰爲誤也不直云日誤而檢上下者因傳明文故顯言之他皆放此

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二年紀莒盟于密爲魯故今公尋之故曰以成紀好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正義卷四　十三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齊[illegible]告稱秋和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鳩集也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立有德以爲諸侯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諸侯以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爲謚因以爲族或使即先人之謚稱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

官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族皆稟之時君公命以字爲展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疏注因其至嬀姓正義曰陳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居于嬀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嬀氏武王克殷得嬀滿封之於陳是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也案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自舜以下猶姓姚也昭八年傳曰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是胡公始姓嬀耳史記以爲胡公之前已姓嬀非也注報之至曰陳正義曰胙訓報也有德之人必有美報報之以土謂封之以國名以爲之氏諸侯之氏則國名是也周語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亦與賜姓曰嬀命氏曰陳其事同也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正義卷四　十四

別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氏猶家也傳稱盟于子晳氏逐瘈狗入於華臣氏如此之類皆謂家爲氏氏族一也所從言之異耳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例言別合者若宋之華元華喜皆出戴公向魚鱗蕩共出桓公獨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并指其宗則云戴族桓族是其別合之異也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於天子族則稟之於時君天下之廣兆民之衆非君所賜皆有族者人君之賜姓賜族爲此姓此族之始祖耳其不賜者各從父之姓族非復人人賜也晉語稱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二人天子之子尚不得皆賜姓況餘人哉固當從其父耳黃帝之子兄弟異姓周之子孫皆姓姬者古今不同質文代革周代尚文欲令子孫相親故不使別姓其賜姓者亦少唯外姓嬀滿之徒耳賜族者有大功德宜

世享祀者方始賜之無大功德任其興衰者則不賜之不
賜之者公之同姓蓋亦自氏祖字其異姓則有舊族可稱
不世其祿不須賜也衆仲以天子得封建諸侯故云胙土
命氏據諸侯言耳其王朝大夫不封爲國君者亦當王賜
之族何則春秋之世有尹氏武氏之徒明亦天子賜之與
諸侯之臣義無異也此無駭是卿羽父爲之請族蓋爲卿
乃賜族大夫以下或不賜也諸侯之臣卿爲其極既登極
位理合建家若其父祖微賤此人新升爲卿以其位絕等
倫其族不復因故身未被賜無族可稱魯挾鄭宛皆未賜
族故單稱名也或身以才舉暫升卿位功德猶薄未足立
家則雖爲卿竟不賜族羽父爲無駭請族知其皆由時命
非例得之也華督生立華氏知其恐慮不得故早求之也
由此而言明有竟無族者魯之翬挾柔溺名見於經而其
後無聞是或不得族也其士會之帑處秦者爲劉氏伍員
之子在齊爲王孫氏外傳稱知果知知伯之將滅自別其
族爲輔氏如此之類皆是身自爲之非復君賜　釋例曰子

孫繁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末取其別故其流至於百姓
萬姓其言自有百姓萬姓未必皆君賜也晉語稱炎帝姓
姜則伯夷炎帝之後姜自是其本姓而云賜姓曰姜者黃
帝之後別姓非一自以姜姓賜伯夷更使爲一姓之祖耳
非復因舊姓也猶后稷別姓姬不是因黃帝姓也　諸侯
至爲族　正義曰杜意諸侯以字言賜先人字爲族也爲
謚因以爲族謂賜族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爲之謚
因將爲族以謚爲族者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
乃稱以謚爲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非其義也死後賜族
乃是正法春秋之世亦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督是也釋例
曰舊說以爲大夫有功德者則生賜族非也至於鄭祭仲
爲祭封人後升爲卿經書祭仲似生賜族者檢傳既無同
出氏之文則祭者是仲之舊氏也諸侯以字字有二等檀
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然則二十有加冠之
字又有伯仲叔季爲長幼之字二者皆可以爲氏矣服虔
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

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案鄭子人者鄭
厲公之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即其人也而其
後爲子人氏不以仲叔爲氏則服言公之母弟以長幼爲
氏其事未必然也杜以慶父叔牙與莊公異母自然仲與
非母弟族矣其或以二十之字或以長幼之字蓋出自時
君之命也叔肸稱叔不稱孫而三桓皆稱孫俱氏長幼之
字自不同也臧氏稱孫展氏不稱孫俱氏二十之字自不
同也然則稱孫與不稱孫蓋出其家之意未必由君賜也
以字爲族者謂公之曾孫以王父之字爲族也諸侯之子
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
其或貶責則亦與族同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
曰稱族尊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
尊夫人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至事與僑
如正同其傳直云尊君命尊夫人不言稱族舍族既非氏
族則不待君賜自稱之矣至於公孫之子不復得稱公曾
孫如無駭之輩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以其王父

之字爲族也此無駭是公之曾孫公之曾孫必須有族故
賜曾孫爲文言以王父字耳公之曾孫正法死後賜族亦
有未死則有族者則叔孫得臣是也公子公孫於身必無
賜族之理經書季友仲遂叔肸者皆是以字配名連言之
故杜注並云字也其蕩伯姬者公子蕩之妻不可言公子
伯姬故繫於夫字言蕩伯姬蕩非當時之氏其傳云立叔
孫氏臧僖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據後追言之
耳其公孟彄也本以爲靈公之子字公孟名彄與季友仲
遂相似俱以字配名劉炫不達此旨妄規杜過非也必如
劉解生賜族之文證在何處其公之曾孫玄孫以外要及
異姓有新升爲卿君賜之族蓋以此卿之字即爲此族案
世本宋督是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華父是督之字計督
是公孫耳未合賜族應死後其子乃賜族故杜云督未死
而賜族督之妄也沈亦云督之子方可有族耳　注謂縣
至時君　正義曰舊官謂若晉之士氏舊邑若韓魏趙氏
非是君賜則不得爲族嫌其居官邑不待公命故云皆禀

之時君此謂同姓異姓皆然也服虔止謂異姓又引宋司城韓魏爲證韓與司城非異姓司城又自爲樂氏不以司城爲族也

經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無傳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字也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三月今正月

疏大雨震電正義曰說文云震劈歷震物者電陰陽激燿也河圖云陰陽相薄爲雷陰激陽爲電然則震是雷之劈歷電是雷光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是劈歷破之雷之甚者爲震故何休云震雷也　大雨雪正義曰說文云雨水從雲下也然則雨者天上下水之名既見雨從天下自上下者因即以雨言之雨雪亦稱爲雨故下雪稱雨雪也平原出水爲大水直書大水平地尺爲大雪不直書大雪而云大雨雪者水則從天入地出地乃爲多見其在地之多言其出水之大故不言大雨水雪則自天而下下即委之於地見其自上而下言其下雪之多故言大雨雪水則俯視雪則仰觀故立文有異其大雨雹亦與雪同

挾卒無傳挾魯大夫未賜族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

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書癸酉始雨日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故皆爲時失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此解經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平地尺爲大雪

疏注此解至經誤　正義曰傳發凡以解經若經無霖字則傳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

夏城郎書不時也宋公不王不共王職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入郛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邾欲以說宋而宋猶不和也公怒絶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遣使致王命也伐宋未得志故復更告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公子突鄭厲公也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君爲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逞解也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鄭大夫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爲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死也戎師大奔後駐

穿不復經也十二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此皆春秋時事雖經無正文所謂必廣記而備言之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他皆放此

疏先者至以還　正義曰嘗寇遭去知戎必逐之逐其去者必有所獲獲謂獲鄭人也在先者見逐有所獲不復顧後必務在速進謂棄其後者獨自先進進而遇覆必速遁奔走後者不救則是無繼續矣無繼則易敗如是乃可以解患服虔云先者見獲言必不往相救各自務進言其貪利也其言見獲者當謂戎被鄭獲也鄭人速去以誘之安得獲戎也在先者已被鄭獲重進者將復為虜各自務進欲何所貪而云貪利也此則不言可解無故以解亂之

注為三至死也　正義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衷戎師者謂戎師在三伏之中殪死也釋詁文　十一月至戎師　正義曰此即上傳所說擊戎之事史官得其戰狀乃裁約為之辭經之所陳皆是此類既不書經故準經為文以擬之

經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傳言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子翬不待公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齊鄭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從之伐宋不言及明翬專行非鄭之謀也及例在宣七年

疏注公子至七年　正義曰傳稱羽父先會齊侯鄭伯是不待公命也貪會二國之君自求其名時史疾其專進故貶去公子公子義與氏同故以氏言之中丘之會計君自親行今齊鄭稱人是使微者從之也於例師出與謀曰及傳稱盟于鄧為師期公既與謀計當書及今乃言會明其以翬專行非鄭之謀釋例曰公命伐宋羽父不肯君以速進而先會二國自以為名故故去其族齊為侯伯鄭伯又為王卿士二君奉王命以討不庭羽父之專進故使與微者同伐動而無功故無戎敗之案四年翬固請而行故貶去其氏此直言羽父先會齊侯鄭伯無固請之文亦貶之者又公子豫會邾人鄭人以不待公命而經不書此翬亦不待公命而經書者翬於四年傳稱固請明此先會亦固請也傳於四年其文已詳故於此而略耳豫會邾人鄭人本非公命故不書此則公會齊鄭于中丘已為師期翬又請公先會先會則是君命故以書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敗例在莊十一年菅宋地

疏注齊鄭至宋地　正義曰案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然後公敗宋師則知老桃之會謀與宋戰彼與公謀戰而公獨敗宋師知齊鄭後期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鄭後至得郜防二邑歸功于魯故書取明不用師徒也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三國伐戴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徒也書取克之易也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

疏注三國至戴城　正義曰案傳例克邑不用師徒曰取然則取者據克邑之易今此克得軍師亦稱取者但取者雖據克邑之文其克得師衆而易者亦曰取是以莊十一年注云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若非前敵之易何能覆而取之故釋例曰如取如攜然則凡言取者皆易辭劉君以取之非易而規杜氏非也沈氏亦云今日圍明日取故知易也公羊傳曰其言伐取之何易也是杜所用之義地理志云梁國甾縣故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古者甾戴聲相近故鄭玄詩箋讀假戴為熾甾是其音大同故漢於戴國立甾縣於晉屬陳留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癸丑盟于鄧爲師期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公既會而盟盟不書非後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鄧魯地疏注尋九至魯地　正義曰九年傳稱會于防謀伐宋未及伐宋而更爲此會爲師伐宋之期知是尋防會也釋例曰盟于鄧盟于犨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盟者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言先會明非公本期釋翬之去族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會不書不告於廟也老桃宋地六月無戊申戊申五月二十三日日誤疏注會不至日誤　正義曰六月無戊申首下有辛巳取防亦在六月之內戊申在辛巳之前三十三日不得共在一月上有五月今別言六月知日誤月不誤長歷推六月丙辰朔三日戊午五日庚申未知二者孰誤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壬戌六月七日庚午十五日庚辰二十五日鄭伯後期而以獨敗宋師故鄭頻偶進兵以入郜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推功上爵讓以自替不有其實故經但書魯取以成鄭志善之也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勞者敘其勤以答之諸侯相朝逆之以饔餼謂之郊勞魯侯爵尊鄭伯爵卑故言以勞王爵疏注勞者至王爵　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周禮司儀曰諸公相爲賓主君郊勞皆不言以饔餼勞來禮饔餼乃是館

見致大禮不應於郊以設之杜意蓋以飧食曰饔生牲曰餼以勞客於郊必有牲餼故以饔餼言之非謂大禮之饔餼也勞禮大行人云上公三勞近郊勞一也遠郊勞二也竟首勞三也侯伯再勞去竟首子男一勞去遠郊凡近郊勞皆君自行遠郊使卿竟首使大夫掌客又云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侯伯四積子男三積是賓入竟之後有致積之禮積雖是牽亦或有飧或在郊致積故謂之郊勞況依聘禮注其郊之遠近上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不伐宋也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鄭師還駐兵於遠郊宋人衛人入鄭宋衛奇兵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伐戴也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師者軍旅之通稱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伐戴乃召之蔡人怒故不和而敗言鄭取之易也疏注三國至通稱　正義曰三國之軍在戴城下故鄭伯合圍之不言圍戴者本意圍三師不圍戴也不言圍三師者今日圍明日取圍之不久經以取告不以圍告三國經皆稱人於例爲將卑師少而傳言三師故辨之師者軍旅之通稱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報入鄭也九月無戊寅戊寅八月二十四日疏注報入至四日　正義曰九月無戊寅者經有十月壬午長歷推壬午十月二十九日戊寅在壬午之前四日耳故九月不得有戊寅上有八月下有冬則誤在日也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春秋正義四

經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相朝例在文十五年

疏 十有一年至來朝 正義曰十下言有者于𧷤云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經備文傳從略故傳不言有桓七年穀伯鄧侯別言來朝此兼言來朝者彼別行禮此同行禮由同時行禮當長者在先故爭之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與謀曰及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許潁川許昌縣

疏 注與謀至昌縣 正義曰與謀曰及宣七年傳例也傳稱會于郲謀伐許是公與謀也譜云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嶽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潁川許昌是也靈公徙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男斯處容城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元公子結元年獲麟之歲也當戰國初楚滅之地理志云潁川郡許縣故許國文叔所封二十四世為楚所滅也漢世名許縣耳魏武作相改曰許昌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實弒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

疏 注實弒至諱也 正義曰他君見弒則書弒魯君見弒則書薨公薨例皆地此公又不地故解之言魯史策書所諱也不忍言君之見弒又不忍言其僵尸之處諱而不書故夫子因之傳不言書曰知是舊史諱之也董狐書趙盾弒君仲尼謂之良史不書君弒則是史之不良夫子不改其文而因之者為人臣者或心實愛君為諱愆過或志在疾惡故章賊名雖事跡不同而俱是為國聖賢兩通其事欲見仁非一塗僖元年傳曰諱國惡禮也以仲尼之善董狐知為史必須直也以丘明之禮諱惡知為史又當諱也釋例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幾諫見志造膝詭辭執其是而諫其非不必其得其匡救將然而將順其已然故有隱諱之義焉至於激節之士則不然南史執簡而累進董狐書法而不隱觸擧執君所自刑晏嬰端委而引直聖賢亦錄而善之所以廣義訓博大道殷有三仁此之謂也是言聖賢兩通之意也鄭伯亂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徒俱實見弒而以卒赴魯是他國之臣亦有諱國惡者非獨魯史也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 薛魯國薛縣

薛侯曰我先封 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 卜正卜官之長

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 庶姓非周之同姓

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擇所宜而行之

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盟載書皆先同姓例在定四年

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 薛任姓齒列也

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疏 注薛魯國薛縣 正義曰譜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為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為薛侯齊桓霸諸侯黜為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為誰所滅地理志云魯國薛縣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于邳湯相仲虺居之 注薛祖至之前 正義曰定元年傳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是夏所封也 注卜正卜官之長 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卜下大夫二人其下有卜師卜人龜人筮人大卜為之長正訓長也故謂之卜正 注庶姓至姓也 正義曰周禮司儀職云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鄭玄云庶姓無親者也異姓昏姻者也是庶姓非同姓也周之至爲後　正義曰賈逵以宗爲尊服虔以宗盟爲宗之盟孫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故曰宗社無明解盟之尊卑自有定法不得言尊盟也周禮司盟之官乃是司寇之屬非宗伯也唯服之言得其旨矣而孫毓難服云同宗之盟則無與異姓何論先後若通共同盟則何稱於宗斯不然矣天子之盟諸侯令其共奬王室未聞離逖異姓獨與同宗者也但周人貴親先叙同姓以其篤於宗族是故謂之宗盟魯人之爲此言見其重宗之義執其宗盟之文即云無與異姓然則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復言族燕不得有異姓也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辭害意此之謂也異姓爲後者謂王官之伯降臨諸侯以王命而盟者耳其春秋之世狎主齊盟者則不復先姬姓也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是用王命而盟也召陵之會劉子在焉故祝佗引踐土爲比爲有王官故也宋之盟楚屈建先於趙武明是大國在前不先姬姓若姬姓當

先則楚不得競也且言周之宗盟是唯周乃然故釋例曰斥周而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是言餘盟不先姬姓盟則同姓在先朝則各從其爵故鄭康成注禮記云朝覲爵同同位若然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鄭玄云言諸侯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若如此言則似朝覲不以爵者但朝覲實以爵同同位就爵同之中先同姓後異姓若盟則爵雖不同先同姓也禮記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覲禮於方明之壇鄭言諸侯見王之位亦引明堂位爲說是則諸侯揔見皆以爵爲班雖不分別同姓異姓其受禮之時爵同者猶先同姓也其王官之伯臨諸侯之盟雖羣后咸在常先同姓故此言宗盟耳取重宗之等以喻己也取譬之事聊舉一邊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

諸任齒朝於彼國自可下主國之宗諸侯聚盟不肯先盟主之宗也　注薛任姓齒列也　正義曰世本氏姓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禮記文王世子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齒也然則齒是年之別名人以年齒相次列以爵位相次列亦名爲齒故云齒列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　大宮鄭祖廟　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　公孫閼鄭大夫　潁考叔挾輈以走　輈車轅也　子都拔棘以逐之　子都公孫閼棘戟也　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逵道方九軌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　傅於許城下

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　蝥弧旗名　子都自下射之顛　顛隊而死　瑕叔盈又以蝥弧登　瑕叔盈鄭大夫　周麾而呼曰君登矣　周徧也麾招也　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　奔不書兵亂遁逃未知所在　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　不共職貢　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　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鄙也　曰天禍許

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借手于我寡德之人以討許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羣臣共給億安也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餬鬻也以出奔在元年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若寡人得沒于地以壽終天其以禮悔禍于許言天加禮於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

無寧寧也茲此也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謁告也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其能降以相從也降降心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絜齊以享謂之禋祀禋許山川之祀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圉邊垂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此今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王

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之子孫夫許大岳之胤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胤繼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刑法也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我死乃亟去之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

行亦卒之行列疾射潁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間皆詛之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大臣不睦又不能用刑於邪人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疏挾輈以走　正義曰廟內授車未有馬故手挾以走輈轅也方言云楚衞謂轅爲輈虔云考叔挾車轅箍馬而走古者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若馬已從轅不可復挾且箍馬而走非捷步所及子都豈復乘車逐之　注逵道方九軌也　正義曰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經涂九軌軌車轍謂王城之內道廣並九車也爾雅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說爾雅者皆以爲四道交出復有旁通故劉炫說過以逵爲九道交出也今以爲道方九

軌者蓋以九出之道也俗所希不應城内得有此道以記
有九軌故以逵當之言並容九軌皆得前逵亦是九逵之
義故李巡注爾雅亦取並軌之義又涂方九軌天子之制
諸侯之國不得皆有唯鄭城之内獨有其涂故傳於鄭國
每言逵也故桓十四年焚渠門入及大逵莊二十八年衆
車入自純門及逵市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劉君
以爲國國皆有逵道以規杜氏其義非也　注蝥弧旗名
正義曰周禮諸侯建旂孤卿建旜而左傳鄭有蝥弧齊有
靈姑鉟皆諸侯之旗也趙簡子有蜂旗卿之旗也其名當
時爲之其義不可知也　注弟共至元年　正義曰莊公
之弟逃於四方故知唯是共叔段也說文云餬寄食也以
此傳言餬口四方故以寄食言之昭七年傳云饘於是鬻
於是以餬余口釋言云餬饘也則餬是饘鬻别名今人以
薄鬻塗物謂之餬紙餬帛則餬者以鬻食口之名故云餬
其口也　注謂告至曰婣　正義曰謂告也釋詁文婦之
父曰昏釋親文也婣與昏同文故先儒皆以爲重昏曰婣

注絜齊至之祀　正義曰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禋絜敬
之祭周語曰精意以享禋也是絜齊以享謂之禋享訓獻
也言絜清齊敬以酒食獻神也禮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
者君其受許之土則當祭許山川故知祀謂許山川之祀
注圉邊垂也　正義曰釋詁云圉垂也舍人曰圉邊垂也
注此今至京兆　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南郡新鄭縣詩鄭
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是知新邑於此謂河南新鄭也
且志又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知舊鄭在京
兆也志又云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内
是爲鄭桓公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
史伯爲桓公謀取虢鄶之地令寄帑與賄而虢鄶受之後
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鄶之
地然則傳云先君新邑於此謂武公始居此也史記鄭世
家稱虢鄶自分十邑獻於桓公桓公竟國之案鄭語桓公
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鄶非獻邑也
馬遷之言皆謬耳昭十六年傳子産謂韓宣子曰我先君

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以艾殺此地而共處之者謂寄帑
與賄之時商人即與俱行耳非桓公身至新鄭　注大岳
至繼也　正義曰周語稱共工伯鮌二者皆黄炎之後言
鮌爲黄帝之後共工爲炎帝之後炎帝則神農之别號周
語又稱堯命禹治水共之從孫四岳佐之胙四岳國命爲
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賈逵云共共工也從孫同姓末
嗣之孫四岳官名大岳也主四岳之祭焉姜炎帝之姓其
後變易至於四岳帝復賜之祖姓以紹炎帝之後以此知
大岳是神農之後堯四岳也以其主岳之祀尊之故稱大
岳許國是其後也胤繼也釋詁文舍人云胤繼世也　禮
經至嗣者也　正義曰經謂紀理之若詩之經營經始也
國家非禮不治社稷得禮乃安故禮所以經理國家安定
社稷以禮教民則親戚和睦以禮守位則澤及子孫故禮
所以次序民人利益後嗣經國家猶詩序之言經夫婦也
注百人至詛之　正義曰周禮夏官序制軍之法百人爲
卒二十五人爲兩此言二十五人爲行者以傳先卒後行

豭大於犬知行之人數少於卒也軍法百人之下唯有二
十五人爲兩耳又大司馬之屬官行司馬是中士軍之屬
官兩司馬亦中士知周禮之兩即此行是也周禮之行謂
軍之行列知此行亦卒之行列也詛者盟之細殺牲告神
令加之殃咎疾射頴考叔者令卒及行間祝詛之欲使神
殺之也一卒之内已用一豭又更令一行之間或用雞或
用犬重祝詛之犬雞者或雞或犬非雞犬並用何則盟詛
例用一牲不用二也豭謂豕之牡者爾雅釋獸豕牝曰豝
豝者是牝知豭者是牡祭祀例不用牝
且宋人謂宋朝爲艾豭明以雄豬喻也

王取鄔劉二邑在河南緱氏縣西南有鄔聚西北有劉亭**蔿邘之田于鄭**蔿邘鄭二邑**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

疏　注蘇忿至公也　正義曰成十一年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
爲司寇尚書立政稱周公告大史曰司寇蘇公是其事也

温（今温縣）原（在沁水縣西）絺（在野王縣西南）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隰郕（在懷縣西南）欑茅（在脩武縣北）向（軹縣西有地名向上）盟（今盟津）州（今州縣）陘隤（在脩武縣北）懷（今懷縣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欑茅隤屬汲郡餘皆屬河內）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蘇氏叛王十二邑王所不能有苟桓五年從王伐鄭張本）

鄭息有違言（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息國汝南新息縣）【疏】注息國至息縣 正義曰世本息國姬姓此息侯伐鄭責其不親親知與鄭國同姬姓也莊十四年傳楚文王滅息其初則不知誰之子何時封也地理志汝南郡有新息縣故息國也應劭云其後東徙故加新∧若其後東徙當云故息何以反加新字乎蓋本自他處而徙此也 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賢）不量力（息國弱）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鬬）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韙是也）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入鄭在十年）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師出臧否亦如之（臧否謂善惡得失也滅而告敗勝而告克此皆互言不須兩告乃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疏】凡諸侯至于策 正義曰此傳雖因宋不告敗而發此例其言諸侯有命非獨爲被伐之命故注云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謂諸是大事崩卒會盟戰伐克取君臣奔離水火災害經書他國之事皆是來告則書不告則否來告則書者或彼以實告改其告辭而書之或彼以虛告因其虛言而記之立文褒貶章示善惡雖復依告者多不必盡皆依告衞獻公之出奔也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及其書經則云衞侯出奔齊如此之類是改告辭也晉人之敗秦也傳稱潜師夜起以敗秦于令狐秦實未陳不與晉戰晉人諱背前言妄以戰告及其書經乃言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如此之類是因虛言也雖復或因其虛或改其實終是歸於勸戒得告乃書也不然則否者雖復傳聞行言實知其事但非故遣來告知亦不書所以慎謬誤硏不審若楚滅六蓼臧文仲歎而爲言曾非不知但無命來告故不書也師出臧否亦如之者傳因被兵發例嫌出師伐人不必須告故重明之雖及滅國者既據侵伐發例又嫌滅國重事不待告命故更明之言不書于策者明告命大事皆書於國史正策以見仲尼脩定悉因正策之文 注臧否至乃書 正義曰不言勝敗而言臧否者明其臧否之言非徒勝敗之謂故知是善惡得失揔謂理有曲直兵有彊弱也狄伐邢之類非狄能告也楚滅庸之徒非庸能告也故知敗克互言不須兩告乃書也且哀元年傳曰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吳越並言知其不待兩告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

冢大宰（大宰官名）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授桓位）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裘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不欲復居魯朝故別營外邑）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內諱獲故言止狐壤鄭地）鄭人囚諸尹氏（尹氏鄭大夫）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主尹氏所主祭）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立鍾巫於魯）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社圃園名）館于寪氏（館舍也寪氏魯大夫）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欲以弒君之罪加寪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不書葬不成喪也（桓弒隱篡立故喪禮不成）

疏　注大宰官名　正義曰周禮天子六卿天官爲大宰諸侯則并六爲三而兼職焉昭四年傳稱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則魯之三卿無大宰也羽父名見於經已是卿矣而復求大宰蓋欲令魯特置此官以榮己耳以後更無大宰知魯竟不立之　注討寪氏有死者　劉炫云羽父遣賊弒公公非寪氏所弒公在寪氏而死遂誣寪氏弒君欲以正法誅之君非寪氏所弒也討寪氏之家僅有死者而已言不惣誅之　注欲以至無據　正義曰劉炫云欲以弒君之罪加寪氏則君非寪氏所弒而復不能以正法誅之正法謂滅其族汙其宮也傳言此者言進退無據進誅寪氏則實非寪氏弒君退舍寪氏則無弒君之人是其進退無據也

春秋正義卷第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勑撰

桓公

疏　正義曰魯世家桓公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仲子所生以桓王九年即位莊王三年薨世本桓公名軌也族譜亦爲軌諡法辟土服遠曰桓諡法非一略舉一耳亦不知本以何行而爲此諡他皆放此是歲歲在玄枵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釋例論之備矣）

疏　注嗣子至備矣　正義曰顧命曰乙丑成王崩使齊侯呂伋以二干戈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孔安國云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天子初崩嗣子定位則諸侯亦當然也釋例曰尚書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也推此亦足以準諸侯之禮矣是知嗣子位定於初喪孝子緣生以事死歲之首日必朝事宗廟因即改元釋例曰襄二十九年經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然則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今遭喪繼位者每新年正月亦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因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此新君之常禮也桓之於隱本無君臣之義計隱公之死桓公即合改元不假踰年方行即位猶如晉厲被弒悼公即位改元今桓雖實篡立歸罪寪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亦既實即其位國史依實書之仲尼因而不改反明公實篡立而自同於常亦足見桓之篡也

三

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公以篡立而脩好於鄭鄭因而迎之成禮於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垂犬丘衛地也越近垂地名鄭求祀周公魯聽受祊田令鄭廢泰山之祀知其非禮故以璧假爲文時之所隱疏注公以至所隱　正義曰成會禮於垂既易許田然後盟以結之故先會次假田然後書盟也言迎之成禮於垂者垂是衛地沈以爲公迎鄭伯於垂知時史之所隱諱者傳不言書曰知非仲尼新意也秋大水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冬十月

傳元年春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事在隱八年公許之三月鄭伯

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疏注魯不至易也　正義曰祊薄於許加之以璧易取許田非假借之也今經乃以璧假爲文故傳言爲周公祊故解經璧假之言也注又解傳之意周公非鄭之祖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天子賜魯以許田義當傳之後世不宜易取祊田於此一事犯二不宜以動故史官諱其實不言以祊易許乃稱以璧假田言若進璧於魯以權借許田非久易然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祊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於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然故璧猶可言祊則不可言也何則祊許俱地以地借地易理已章非復得爲隱諱故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傳以經不書祊故獨見祊盟曰渝盟無享國渝變也疏注渝變也　正義曰釋言文也傳載其盟辭者以易田惡事而誓不變改見其終無悔心所以深惡魯也此時許田已入於鄭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蓋僖公之時復得之也齊人取讙及闡及其歸也經復書之自此以後不書鄭人來歸許田者此經書假言若暫以借鄭地仍魯物不得書鄭人歸之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廣平曰原疏凡平原至大水　正義曰洪範云水曰潤下言雨自上而下浸潤於土陂鄣下地可使水潦停瀦平原高地則不宜有也凡平原出水則爲大水平原出水言水不入於土而出於地上非湧泉出也　注廣平曰原　正義曰釋地文也李巡曰謂土地寬博而平正名之曰原冬鄭伯拜盟鄭伯若自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繆誤疏注鄭伯至繆誤　正義曰六年傳云

魯爲其班後鄭注云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戍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然則經所不書自有闕文之類注既疑此事不云闕文而云繆誤者師出征伐貴賤皆書經所不書必是文闕若其事重使人雖賤亦書鄭人來渝平齊人歸讙及闡是也今以拜盟事輕若其使賤則例不合書故杜云若遣使來傳當云鄭人疑傳繆誤知非實是鄭伯爲不見公不書者以魯鄭相親易田結好鄭伯既拜盟而來魯君無容不見故知非實是鄭伯止是鄭人而已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華父督宋戴公孫也孔父嘉孔子六世祖疏注華父至世祖　正義曰案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是孔父嘉爲孔子六世祖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色美曰豔疏目逆至而豔　正義曰未至則目逆既過則目送俱是目

也故以目冠之美者言其形貌美豔者言其顏色好故曰美而豔為二事之辭色美曰豔詩毛傳文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及其大夫孔父稱督以弒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疏】宋督至孔父　正義曰凡言其者是其身之所有君是臣之君故臣弒君則云弒其君臣是君之臣故君殺臣則云殺其大夫子亦君之子故云殺其世子稱國稱人以殺亦言其者人與國並舉一國之辭君與大夫皆是國人所有故亦言其也若兩臣相殺死者非殺者所有則兩書名氏不得言其則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與夷是督之君言弒其君則可孔父非督之大夫而言及其大夫者與君俱死據君為文言宋督弒其君據督為文而上弒其君也言及其大夫孔父據君為文而下及其大夫言及與夷之大夫非督之大夫也仇牧荀息其

意亦同　注稱督至其君　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故知稱督以弒罪在督也諸言父者雖或是字而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是名故杜以孔父為名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不名者非其罪則知稱名者皆有罪矣杜既以孔父為名因論為罪之狀內不能治其閨門使妻行於路令華督見之外取怨於民使君數攻戰而國人恨之身死而禍及其君故書名以罪孔父也釋例曰經書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仲尼丘明唯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孔父為國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閨闈之教身先見殺禍遂及君既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為不安經書臣蒙君弒者有三皆是弒死相及即實為文仲尼以督為有無君之心故書一事而已無他例也是以孔父行無可善書名罪之也案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者案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稱握節以死故書其官又宋人殺其大夫傳以為無罪不書名今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為名言若齊侯祿父宋公茲父之等父既是名孔則為氏猶仇牧荀息被殺皆書名氏蓋孔父先世以孔為氏故傳云督攻孔氏也婦人之出禮必擁蔽其面孔父妻行令人見其色美是不能治其閨門又殤公之好攻戰孔父須伏死而爭乃從君之非是取怨於百姓事由孔父遂禍及其君似公子比劫立加弒君之罪杜君積累其惡故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為規過非也

滕子來朝無傳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疏】注隱十至所黜　正義曰杞行夷禮傳每發之此不發傳非為夷禮自是以下滕常稱子故疑為時王所黜於時周桓王也東周雖則微弱猶為天下宗主尚得命邾為諸侯明能黜滕為子爵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成平也宋有弒君之亂故為會欲以平之稷宋地【疏】注成平至宋地　正義曰成平釋詁文也宣十五年傳晉侯治兵于稷治兵欲以樂泰明其不出晉竟故以稷為河東之稷山此欲平宋故以稷為宋地

夏四月

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宋以鼎賂公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之亂終於受賂故備書之戊申五月十日【疏】注宋以至十日　正義曰禮記明堂位稱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大廟故知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亂故會于稷終舍宋罪而受其賂故得失備書之始書成宋亂終書取郜鼎是其備書之也鄭衆服虔皆以成宋亂為成就宋亂故以此言正之長曆此年四月庚午朔其月無戊申五月己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

秋七月

杞侯來朝公即位而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潁川召陵縣西

南有鄧城 疏 注潁川至鄧城 正義曰賈服以鄧爲國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爲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始爲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

九月入杞 不稱主帥微者也弗地曰入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傳例曰告于廟也特相會故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謙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

疏 注傳例至策勳 正義曰釋例曰凡盟有一百五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八十二其不書至者九十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是言不告不書之意也知隱不書至爲謙者以隱是讓位賢君必不慢於宗廟假使惰慢宗廟止可時或失禮不應終隱之身竟不書至知其以謙之故勞非所憚勳無可紀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故不告至也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 雖有君若無也 故先書弒其君

疏 君子至其君 正義曰諸傳言君子者或當時賢者或指斥仲尼或語出丘明之意而記諸賢者期於明理而已不復曲爲義例唯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冶之罪危疑之理須取聖證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其餘皆託諸君子君子者言其可以君上位子下民有德之美稱也此言先書弒君則是仲尼新意不言仲尼而言君子者欲見君子之人意皆然非獨仲尼也督有無君之心而先書弒君者君人執柄臣人畏威每事稟命而行不敢妄相殺害督乃專殺孔父而取其妻非有忌君之心全無敬上之意不臣之迹在心已久非爲公怒始興毒害若先書孔父後書弒君便似既殺孔父始有惡心今先書弒君後書孔父見其先有輕君之心以著不義之極故也

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 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賂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爲會之本意也傳書爲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爲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猶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所謂婉而成章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

疏 注經稱至妄也 正義曰傳言爲賂故立華氏解經以成宋亂之言也成宋亂者欲殺賊臣定宋國今乃受貨賂立華氏非是平亂之狀而傳以解經故注申通其義以成宋亂者是四國爲會之本謀及其既會違背前謀非徒不討宋督乃更爲立華氏宋亂實不平而經書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貨縱賊爲惡之甚時史惡其指斥不可言四國爲會縱賊取財故遠言爲會之本意言會于稷欲以平宋亂也傳以經文不實解其諱之所由所諱者諱其受賂立華氏故也爲周

公祊故文與此同故以類相明然案爲周公祊故故字在下而向上結之此亦應云爲賂立華氏故也何以此文故字乃在立華氏之上爲賂之下者以周公祊故其文約少得以故字在下揔而結之此則文句長饒不可揔而結之先舉爲賂惡重所以云爲賂故也然後始言立華氏備詳其事今定本有故字檢晉宋古本往往無故字者妄也襄三十年諸侯之卿會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書曰宋災故尤之也此書成宋亂知非譏受賂尤四國者澶淵之會貶卿稱人是尤之文此則具序君爵辭無貶責非尤遇之狀知爲諱故而本其會意從其平文也文十七年晉會諸侯于扈欲以平宋之亂既而不討受賂而還其事與此正同而經書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此亦無功不言諸侯會于稷而歷序諸國者扈之會晉爲伯會諸侯以討亂乃受賂而還猶如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齊桓爲伯城而不終故貶稱諸侯此則齊陳鄭自相平亂故不加貶文知不爲公諱不貶諸侯者以狄泉之諱唯沒公文其餘

皆貶此若必諱唯須没公而已何須不貶諸國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成平同義而彼言平此言成者史官非一重辭不同猶璧之與及更無他義所謂史有文質不必改也文十三年傳稱衛侯鄭伯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是知成平義無異也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殤公以隱四年立十一戰皆在隱公世

疏注殤公至公世　正義曰服虔云與夷隱四年即位一戰伐鄭圍其東門再戰取其禾皆在隱四年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皆在隱五年六戰鄭伯以王命伐宋在隱九年七戰公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十戰戊寅鄭伯入宋皆在隱十年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師在隱十一年是皆在隱公世也

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言公之數戰則司馬使爾嘉孔父字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莊公公子馮也隱三年出居于鄭馮入宋不書不告也以郜大鼎賂公郜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郜濟陰成武縣東南有北郜城

疏注郜國至郜城　正義曰穀梁傳曰郜鼎者郜之所爲也孔子曰名從主人故曰郜大鼎也公羊傳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其意言器從本主之名地從後屬主人是知郜國所造故繫名於郜劉君難杜注郜國濟陰成武縣東南有北郜城郜宋邑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郜城俱是成武縣東南相去不遠何得所爲郜國所爲宋邑劉以南郜北郜並宋邑別有郜國以規杜氏知不然者以許田許國相去非遥則郜國郜邑何妨相近且杜言有者皆是疑辭何得執杜之疑以規其過如劉所解郜國竟在何處

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

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疏注君人至子孫　正義曰君人謂與人爲君也昭德謂昭明善德使德益章聞也塞違謂閉塞違邪使違命止息也德者得也謂内得於心外得於物在心爲德施之爲行德是行之未發者也而德在於心不可聞見故聖王設法以外物表之儉與度數文物聲明皆是昭德之事故傳每事皆言昭是昭其德也自不敢易紀律以上言昭德耳都無塞違之事自滅德立違以下言違德之事德之與違義不並立德明則違絶故昭德之下言塞違違立則德滅故立違之上言滅德立違謂建立違命之臣知塞違謂遏絶違命之人也國家之敗謂邦國喪亡知猶懼或失之謂恐失國家此諫辭有首尾故理互相見

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

疏注以茅至之稱　正義曰冬官考工記有葺屋瓦屋則屋之覆蓋或草或瓦傳曰清廟茅屋是必用茅也但用茅覆屋更無他文明堂位曰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其飾備物盡文不應以茅爲覆得有茅者杜云以茅飾屋著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揔爲覆蓋猶童子垂髦及蔽膝之屬示其存古耳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立宗廟何緣生以事死敬亡若存故以宗廟而事之此孝子之心也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然則象尊之貌享祭之所嚴其舍宇簡其出入其處肅然清靜故稱清廟清廟者宗廟之大稱詩頌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玄以文王解之言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稱清廟此則廣指諸廟非獨文王故以清靜解之

大路越席

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 疏 注大路至結草 正義曰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爲名也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鄭玄云王在焉曰路彼解天子之車故云王在耳其實諸侯之車亦稱爲路大路路之最大者巾車五路玉路爲大故杜以玉路爲大路巾車云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故云祀天車也越席結蒲爲席置於玉路之中以茵藉示其儉也經傳言大路者多矣注者皆觀文爲說尚書顧命陳列器物有大輅綴輅先輅次輅孔安國以爲玉金象以飾車以其循陳諸路故以周禮次之僖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大輅之服定四年祝佗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注皆以爲金路以周禮金路同姓以封玉路不可以賜故知皆金路也襄十九年王賜鄭子蟜以大路二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二注皆云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以周禮孤乘夏篆卿乘夏縵釋例以所賜穆叔子蟜當是革木二路故杜以大路爲賜車之摠名服虔云大路木路杜不然者以大路越席猶如清廟茅屋清廟之華以茅飾屋示儉玉路之美以越席示儉若大路是木則與越席各爲一物豈清廟與茅屋又爲別乎故杜以大路爲玉路於玉路而施越席是方可以示儉故沈氏云王路雖文亦以越席示儉而劉君横生異義以大路爲木路妄規杜氏非也 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 疏 注大羹至五味 正義曰郊特牲云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儀禮士虞特牲皆設大羹湆鄭玄云大羹湆煑肉汁也不和貴其質設之所以敬尸也是祭祀之禮有大羹也大羹者大古初食肉者煑之而已未有五味之齊祭神設之所以敬而不忘本也記言大羹不和故知不致者不致五味五味即洪範所云酸苦辛鹹甘也 粢食不鑿 黍稷曰粢不精鑿 疏 注黍稷至精鑿 正義曰釋草云粢稷舍人曰粢一名稷稷粟也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士虞記云明齊鄉云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然則粢是稷之別名但稷是諸穀之長粢亦諸穀摠名周禮小宗伯辨六粢之名物鄭玄云六粢謂黍稷稻粱麥苽是諸穀皆名粢也祭祀用穀黍稷爲多故云黍稷曰粢飯謂之食傳云粢食不鑿謂以黍稷爲飯不使細也九章筭術粟率五十鑿二十四言粟五斗爲米二斗四升是則米之精鑿 昭其儉也 此四者皆示儉 袞冕黻珽 袞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韠以蔽膝也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 疏 注袞畫至持簿 正義曰袞衣謂畫龍於衣祭服玄衣纁裳詩稱玄袞是玄衣而畫以袞龍袞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玉藻曰龍卷以祭知謂龍首卷也尚書益稷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言觀古人之象謂觀衣服所象日月以至黼黻十二物皆衣服之所有也華蟲以上言作會宗彝以下言絺繡則二者雖在於服而施之不同冬官考工記畫繢與繡布采異次知在衣則畫之在裳則刺之故鄭玄禮注及詩箋皆云衣繢而裳繡以此知袞是畫文故云袞畫衣也袞衣以下章數鄭玄注司服云有虞氏十二章自日月而下至周而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冕服自九章而下如鄭此言九章者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在衣藻六粉米七黼八黻九在裳鷩冕者去龍去山自華蟲而下七章華蟲一火二宗彝三在衣餘四章在裳毳冕者去華蟲去火五章自宗彝而下宗彝一藻二粉米三在衣餘二章在裳希冕者去宗彝去藻三章自粉米而下粉米一在衣餘二章在裳玄冕者其衣無畫裳上刺黻而已杜昭二十五年數九文不取宗彝則與鄭異也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云冕冠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止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論語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

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
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
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
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
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
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
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其古禮鄭玄注
弁師云天子袞冕以五采繅前後各十二旒旒有五采玉
十有二鷩冕前後九旒毳冕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玄
冕前後三旒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袞冕三采繅前後
九旒旒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繅前後七旒旒有三
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繅前後五旒旒有三采玉五孤卿
以下皆二采繅二采玉其旒及玉各依命數耳謂之冕者
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
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
下賤也黻韠制同而名異鄭玄詩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

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故云韍韋韠也
詩云赤芾在股則芾是當股之衣故云以蔽膝也鄭玄易
緯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
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
本也是說韍韠之元由也易下繫辭曰包犧氏之王天下
也作爲網罟以佃以漁則田漁而食伏犧時也禮運說上
古之時云昔者先王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是田漁而食
因衣其皮也又曰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爲布帛易繫辭
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則易之布帛自黃帝始
也垂衣裳服布帛初必始於黃帝其存蔽膝之象未知始
自何代也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言舜始作韍也尊
祭服而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黻者
易云朱紱方來利用享祀知他服謂之韠者案士冠禮士
服皮弁玄端皆服韠是他服謂之韠以冕爲主非冕謂之
也此欲以兩服相形故謂黻爲韋韠黻之與韠祭服他服
之異名耳其體制則同玉藻說玄端服之韠云韠君朱大

夫素士爵韋發首言韠句末言韋明皆以韋爲之凡韠皆
象裳色言君朱大夫素則尊卑之韠直色別而已無他飾
也其黻則有文飾焉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黻夏后氏山殷
火周龍章鄭玄云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
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
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
韎韋而已是說黻之飾也玉藻曰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
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玄云頸五寸亦謂廣
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
說韠之制也記傳更無黻制皆是韠黻明其制與韠同經
傳作黻或作韍或作芾音義同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
韍如今蔽膝戰國連兵以韍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韍
天子赤皮蔽膝蔽膝古韍也然則漢世蔽膝猶用赤皮魏
晉以來用絳紗爲之是其古今異也以其用絲故字或有
爲紱者天子之笏以玉爲之故云珽玉笏也管子云天子
執玉笏以朝日是有玉笏之文也禮之有笏者玉藻云凡

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釋名曰笏
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簿可以簿疏物也
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板也然則笏
與簿手板之異名耳晉志稱士當見太守以簿擊頰則漢
魏以來皆執手板故云若今吏之持簿玉藻云笏畢用也
因飾焉言貴賤盡皆用笏因飾以示尊卑其上文云笏天
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鄭
玄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
並用純物是其尊卑異也大夫與士笏俱用竹大夫以魚
須飾之士以象骨爲飾不敢純用一物所以下人君也用
物既殊體制亦異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
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鄭
玄以爲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前後皆方正也荼讀
舒遲所長在前也圜殺其首猶於天子也大夫上有天子
下有己君故首末皆圜前後皆讓是其形制異也其長則
諸侯以下與天子又異珽一名大圭周禮典瑞云王晉大

圭以朝日是也冬官考工記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是天子之珽長三尺也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短於天子羞諸侯以下度分皆然也

帶裳幅舄 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縢者舄複履

疏 注帶革至複履 正義曰下有鞶是紳帶知此帶爲革帶玉藻革帶博二寸鄭云凡佩繫於革帶白虎通云男子有鞶革者示有金革之事然則示有武事故用革爲帶帶爲佩也昭十二年傳云裳下之飾也經傳通例皆上衣下裳故云衣下曰裳幅與行縢今古之異名故云若今行縢詩云邪幅在下毛傳曰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鄭箋云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謂之行縢然則行而縢足故名行縢邪纏束之故名邪幅舄者屨之小別鄭玄周禮屨人注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然則舄之與屨下有禪複爲異屨是總名故云舄複屨謂其複下也鄭玄又云天子諸侯吉事皆舄赤舄者冕服之舄白舄者皮弁之舄黑舄者玄端之舄其士皆著屨纁屨者爵弁之屨白屨者皮弁之屨黑屨者玄端之屨其卿大夫服冕者亦赤舄然服則屨其王后褘衣玄舄揄狄青舄闕狄赤舄鞠衣黃屨展衣白屨褖衣黑屨其諸侯夫人及卿大夫之妻合衣狄者皆舄其餘皆屨其舄之飾用對方之色赤舄黑飾是也屨之飾用比方白屨黑飾是也

衡紞紘綖 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

疏 注衡維至上覆 正義曰此四物者皆冠之飾也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云衡維持冠者鄭玄云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彼婦人首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冠由此以得支立故云維持冠者追者治玉之名王后之衡以玉爲之故追師掌焉弁師掌王之五冕弁及冕皆用玉笄則天子之衡亦用玉其諸侯以下衡之所用則未聞紞者縣瑱之繩垂於冠之兩旁故云冠之垂者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玄紞則紞必織線爲之若今之條繩鄭玄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也條必雜色而魯語獨言玄者以玄是天色故特言之非謂純玄色也紘纓皆以組爲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纓用兩組屬之於兩旁結之於頷下垂其餘也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其餘也紘纓同類以之相形故云紘纓從下而上者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玉笄朱紘祭義稱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緇布冠青組纓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鄭玄云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以其有笄者用紘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冕弁皆有笄故用紘緇布冠無笄故用纓也魯語稱公侯夫人織紘綖知紘亦織而爲之士冠禮言組纓組紘知天子諸侯之紘亦用組也綖冠上覆者冕以木爲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綖論語尚書皆云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知其色用玄也孔安國論語注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爲冕即是綖也鄭玄玉藻注云延冕上覆也此云冠上覆者冠冕通名故此注衡及綖皆以冠言之其實惟冕飾也

昭其度也 尊卑各有制度

疏 注尊卑各有制度 正義曰此上十二物者皆是明其制度哀伯思及則言無次第也鄭玄覲禮注云上公衮無升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是衮有度也冕則公自衮以下侯伯自鷩以下是冕有度也韍則諸侯大夫以下卿大夫山是韍有度也珽則王與不同長短亦異是珽有度也衮冕鷩冕宗四章毳冕希冕裳二章是裳有度也鄭玄屨人注云王吉服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王后祭服舄有三等玄舄爲上褘衣之舄下有青舄赤舄是舄有度也此則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紞有度也天子朱紘諸侯青紘是紘有度也其帶幅衡綖則無以言之傳言昭其度也明其尊卑各有制度

藻率鞞鞛 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

疏 注藻率至下飾 正義曰鄭玄覲禮注云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典瑞注云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榦用韋衣而畫之此言以韋爲之指木上之韋其實木爲榦也禮之言繅皆有玉非文大

行人謂之繅藉曲禮單稱藉故知所以藉玉也大行人云公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知大小各如其玉也大行人注云繅藉以五采韋衣板若奠玉則以藉之是由有與之時須有繅以之藉玉故小大如玉耳典瑞職曰王執鎭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是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也凡言五采者皆謂玄黃朱白蒼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就成也王就謂五帀每一帀爲一就也禮之言藻其文雖多典瑞大行人聘禮覲禮皆單言藻或云繅藉未有言繅率者故服虔以藻爲畫藻率爲刷巾杜以藻率爲一物者以拭物之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刷巾事無所出且哀伯謂之昭數固應禮之大者寧當舉拭物之巾與藻藉爲類故知藻率正是藻之複名藻得稱爲藻藉何以不可名爲藻率也玉藻說帶之制曰士練帶率下辟凡帶有率無箴功鄭玄云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緶積如今作幧頭爲之也然則禪而不合緶辟

其邊謂之爲率此以韋衣木並亦緶積其邊故稱率也鄭司農典瑞注讀繅爲藻率之藻以亦藻率共爲藻也詩曰鞞琫容刀故知鞞鞛佩刀削之飾也少儀云刀授穎削授拊削是刀之類故與刀連言之鞞鞛二名明飾有上下先鞞後鞛故知鞞爲上飾鞛爲下飾劉君以毛詩傳下曰鞞上曰琫而規杜氏但鞞鞛或上或下俱是無正文不可以規杜過也

鞶厲游纓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帬

疏注鞶紳至索帬　正義曰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知鞶即帶也以帶束要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上帶爲革帶故云鞶紳帶所以別上帶也玉藻說帶云大夫大帶是一名大帶也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故用毛說以爲厲大帶之垂者也大帶之垂者名之爲紳而復名爲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厲爲垂貌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大夫玄華外垂帶皆博四寸上帶博二寸再繚四寸細辟下垂質服

等說鞶厲皆與杜同唯鄭玄獨異禮記內則注以鞶爲小囊讀厲如裂繻之裂言鞶囊必裂繒緣之以爲飾糾諸記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遂以鞶爲帶名言其帶革帶絲耳鞶非囊之號也禮記又云婦事舅姑衿纓綦屨是囊之別名今人謂裹書之物爲袠言其施帶衿纓耳其縏亦非囊也若以縏爲小囊則袠是何器若袠亦是縏則不應帶二囊矣以此知鞶即是紳帶爲得其實游是旗之垂者旆之別名九旗雖各有名而旌旗爲之總號故云旌旗之游也案巾車王建大常十有二斿又大行人云上公九斿侯伯七斿子男五斿其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其斿各如其命數其鳥旟則七斿熊旗則六斿龜旐則四斿故考工記云鳥旟七斿以象鶉火熊旗六斿以象伐龜旐四斿以象營室是也鄭司農巾車注云纓當胷以削革爲之鄭玄云纓今馬鞅是纓在馬膺前也服虔云纓如索帬今乘輿大駕有之然則漢魏以來大駕之爲膺有索帬是纓之遺象故云如索帬也案巾車王路樊纓十有

再就鄭玄注云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金路樊纓九就象路樊纓七就革路條纓五就鄭玄云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木路前樊鵠纓鄭玄云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

昭其數也尊卑各有數

疏注尊卑各有數　正義曰藻有五采三采之異是藻率有數也毛詩傳說容刀之飾云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是鞞鞛有數也玉藻云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大夫以上帶廣四寸士廣二寸是鞶厲有數也王路十二斿金路九斿是斿有數也王路纓十有二就金路纓九就是纓有數也數之與度大同小異度謂限制數謂多少言其尊卑有節數也

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己相戾

疏注火畫至相戾　正義曰考工記畫繢之事云火以圜鄭司農云爲圜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又曰水以龍鄭玄云龍水物畫水者并畫龍是衣有畫火畫龍也白

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考工記文也其言形若斧兩已相戾相傳爲說孔安國虞書傳亦云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是其舊說然也周世衰冕九章傳唯言火龍黼黻四章者略以明義故文不具舉衣之所畫龍先於火今火先於龍知其言不以次也**昭其文也**以文章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疏注車服至虛設　正義曰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天玄地黃是其比象天地四方也比象有六而言五者玄在赤黑之閒非別色也昭二十五年傳云九文六采言采色有六故注以天地四方六事當之五行之色爲五色加天色則爲六故五色六采互相見也昭其物者以示物不虛設必有所象其物皆象五色故以五色明之**錫鸞和鈴昭其聲也**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疏注錫在至鳴聲　正義曰鄭玄巾車注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錫也詩箋云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然則錫在眉上故云在馬額也詩稱輶車鸞鑣知鸞在鑣也鑣在馬口兩旁銜在服馬頸上鸞和亦鈴也以其異故異名耳爾雅釋天說旌旗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置旐端是鈴在旂也錫在馬額鈴在旂先儒更無異說其鸞和所在則皆說不同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鄭玄駁異義注取韓詩爲說秦詩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其意言乘車之鸞在衡田車之鸞在鑣及商頌烈祖之箋又云鸞在鑣是疑不能定故兩從之也案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鸞既在鑣則和當在衡經傳不言和數未知和有幾也四者皆以金爲之故動則皆有鳴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疏

注三辰至之明　正義曰春官神士掌三辰之法鄭玄亦以爲日月星也謂之辰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昏明遞帀而正所以示民早晚民得取爲時節故三者皆爲辰也三辰是天之光明照臨天下故畫於旌旗象天之明也九旗之物唯日月爲常不言畫星者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七星也案司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不畫三辰而云三辰旂旗者旂旗是九旗之摠名可以統大常故舉以爲言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登降謂上下尊卑**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違命之臣**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又遷九鼎焉時但營雒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即今河南城也故傳曰成王定鼎於郟鄏疏注九鼎至郟鄏　正義曰據宣三年傳知九鼎是殷家所受夏九鼎也戰國策稱齊救周求九鼎顏率謂齊王曰昔周伐殷而取九鼎一鼎九萬人挽之九鼎八十一萬人挽之挽鼎人數或是虛言要知其鼎有九故稱九鼎也知武王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者鼎者帝王所重相傳以爲寶器戎衣大定之日自可遷置西周乃從九鼎處于洛邑故知本意欲以爲都又以尚書洛誥說周公營洛邑則知武王但有遷意周公乃卒

營之地理志云河南縣故郟鄏地也武王遷九鼎焉周公致大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言即今河南城者晉時猶以爲河南縣成王定鼎宣三年傳文 義士猶或非之 蓋伯夷之屬 【疏】注蓋伯夷之屬 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讓國俱逃歸周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大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既平殷亂夷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爰采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檢書傳之說非武王者唯此人故知是伯夷之屬 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內史周大夫官也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其有後於魯 【疏】注內史至於魯 正義曰周禮春官內史中大夫是周大夫官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易文言文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 【疏】注楚國至會謀 正義曰地理志云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宋仲子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今南郡江陵縣北有郢城史記稱文王徙都于郢地理志依史記爲說此時當楚武王也譜云楚羋姓顓頊之後也其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今南郡枝江是也熊達始稱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武王居郢

今江陵是也昭王徙鄀惠王八年獲麟之歲也惠王二十一年春秋之傳終矣惠王五十七年卒自惠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九年而秦滅之楚世家稱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立爲楚武王是楚武王始僭號稱王也劉炫云號爲武武非謚也 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公及戎盟于唐脩舊好也 惠隱之好 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勳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 【疏】冬公至禮也 正義曰凡公行者或朝或會或盟或伐皆是也孝子之事親也出必告反必面事死如事生故出必告廟反必告至不言告禰廟而言告宗廟者諸廟皆告非獨禰也禮記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宗廟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由此而言諸侯朝天子則親告祖禰祝史告餘廟朝鄰國則親告禰祝史告餘廟其路遠者亦親告祖故於其反也言告于祖禰明出時亦告祖也出時不言祖者鄭玄云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明道遠者亦親告祖矣雖親與不親而諸廟皆告故摠言告于宗廟也曾子問曰凡告用制幣反亦如之則出入皆以幣告也但出則告而遂行反則告訖又飲至故行言告廟反言飲至以見至有飲而行無飲也飲至者嘉其行至故因在廟中飲酒爲樂也襄十三年傳曰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勞策勳其事一也舍爵乃策勳策勳當在廟知飲至亦在廟也彼公至自晉朝還告廟也此公至自唐盟還告廟也十六年公至自伐鄭傳曰以飲至之禮伐還告廟也三者傳皆言禮知朝會盟伐告廟禮同傳所以反覆凡例也朝還告至而獻子書勞則策勳者非唯討伐之勳雖常事有以安國寧民或亦書功于廟也公行告

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功則告事而已無不告也反行必告而春秋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唯八十二耳其餘不書者釋例曰凡公之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慢於禮者舉大例言耳其中亦應有心實非慢而不宜告者若行有恥辱不足為榮則克躬罪己不以告廟非為慢於禮也若事實可恥而不以為恥反行告廟則史亦書之宣五年傳曰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釋例曰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固當克躬罪己不以嘉禮自終宣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也是不應告而告故書之以示過也釋例又曰桓公之喪至自齊此則死還告廟而書至者也莊公違禮如齊觀社用飲至之禮此則失禮之書至者也宣公黑壤之會以賂免諱不書盟而復書至亦諱不以見止告廟也襄公至自晉此則榮還而書至者也昭公至自齊居于鄆此則宜告而書至者也諸書至皆告廟傳反或即實而言或有所諱辟傳於伐見飲至之禮於宣見書過之譏於朝見書勞于廟與此三者以包其他行也傳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十七年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公始得歸而書公至自會是諱其見止而以會告廟故傳曰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是諱止而以會告也諸侯盟者必在會後皆書公至自會不言公至自盟者以盟是因會而為之初必以會徵衆公行以會告廟故還以會告至雖并以盟告亦不云至自盟為行時不以盟告故也僖二十八年公會諸侯于溫遂圍許經書公至自圍許襄十年公會諸侯于柤遂滅偪陽經書公至自會二文不同釋例曰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時史之異耳無他義也定十二年公至自圍成行不出竟而亦告廟者釋例曰陪臣執命大都偶國仲由建墮三都之計而成人不從故公親伐之雖不越竟動衆興兵大其事故出入皆告于廟也 注爵飲至功也 正義曰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餉也然則飲酒之器其名有五而總稱為爵案燕禮爵用觚觶此飲至之爵不過用觚觶而已為人君者賞不踰月欲民速覩為善之利故舍爵即書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

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 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為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 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成會事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 條晉地大子文侯也意取於戰相仇怨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 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衆 疏 千畝之戰 正義曰案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王與姜戎戰于千畝取此戰事以為子名也 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 師服晉大夫 夫名以制義 名之必可言也 義以出禮 禮從義出 禮以體政 政以禮成 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 反易禮義則亂生也 疏 夫名至生亂 正義曰出口為名合宜為義人之出言使合於事宜故云名以制義狀義而行所以生出禮法故云義以出禮循禮而行所以體成政教故云禮以體政以禮為政以正下民故云政以正民今晉侯名子不得其宜禮教無所從出政不以禮則民各有心故為始兆亂也 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 自古有此言 今君命大

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穆侯愛少子桓叔，俱取於戰以爲名，所附意異，故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

疏注穆侯至諷諫　正義曰：大子與桓叔雖並因戰爲名，而所附意異。仇取於戰相仇怨，成師取能成師衆。緣名求義，則大子多怨仇，而成師有徒衆。穆侯本立此名，未必先生此意，但寵愛少子，於時已著，師服知桓叔將盛，故推出此理，因解其名以爲諷諫，欲使之強幹弱枝耳。人臣規諫，若無端緒，憑何致言以申己志？非謂人之立名必將有驗。而何休謂左氏從有興亡由立名善惡，引后稷名棄爲膏肓以難左氏，非也。

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惠，魯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爲曲沃伯。

靖侯之孫欒賓傅之。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爲傅相。

疏注靖侯至傅相　正義曰：案晉世家，靖侯生僖侯，僖侯生獻侯，獻侯生穆侯，穆侯生桓叔，靖侯是桓叔之高祖也。史傳稱祖皆云祖父，故謂高祖爲高祖父，非高祖之父也。特云靖侯之孫，則知傳意言其得貴寵公孫爲傅相也。此人之後遂爲欒氏，蓋其父字欒。

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

諸侯立家，卿大夫稱家。

卿置側室，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

疏注側室至一官　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守公宮，正室守大廟。鄭玄云：正室，適子也。正室是適子，故知側室是衆子，言其在適子之旁側也。文十二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是卿得立此官也。卿之家臣其數多矣，獨言立此一官者，其餘諸官事連於國，臨時選用，異姓皆得爲之。其側室一官必用同族，是卿蔭所及，唯知宗事，故特言之。案世族譜，趙穿是夙之庶孫，於趙盾爲從父昆弟，而爲盾側室，然選其宗之庶者而爲之，未必立卿之親弟。

大夫有貳宗，適子爲小宗，次者爲貳宗，以相輔貳。

疏注適子至輔貳　正義曰：禮有大宗小宗。天子諸侯之庶子謂之別子，及異姓受族爲後世之始祖者，世適承嗣，百世不遷，謂之大宗。爲父後者，諸弟宗之，五世則遷，謂之小宗。五世遷者，謂高祖以下，喪服未絕，其繼高祖之適，則緦服之內共宗之；其繼曾祖之適，則小功之內共宗之；繼祖繼禰，所宗及亦然。故鄭玄喪服小記注云：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以緦服既窮，不相宗敬，故疏遠遷也。禮記大傳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是言大宗小宗之別也。大夫身是適子爲小宗，故其次者爲貳宗，以相輔助，爲副貳，亦立之爲此官也。杜知非大宗而云小宗者，以其大夫不必皆是大宗，據爲小宗者多，故杜言之也。若大夫身爲大宗，亦止得立貳宗官耳。禮記據公族爲說，故言別子爲祖，主說諸侯庶子耳。其實異姓受族亦爲始祖，其繼者亦是大宗，但記文不及之耳。沈云：適子爲小宗，謂是大夫之身爲小宗；次者爲貳宗，謂大夫庶弟。貳宗與側室爲例，皆是官名，與五宗別。

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

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爲分別也。衰，殺也。

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下不冀望上位。

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諸侯而在甸服者。

疏注諸侯至服者　正義曰：周公斥大九州，廣土萬里，制爲九服。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謂之一服。侯、甸、男、采、衛、要六服爲中國，夷、鎮、蕃三服爲夷狄。大司馬謂之九

言其有期限也大行人謂之九服言其服事王也如其計甸服內畔尚去京師千里晉距王城不容此數而得故甸服者周禮設法耳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未必每服皆如其數也地理志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是王畿不正方也志又云東都方六百里半之為三百里外有侯服五百里為八百里計晉都在大原去洛邑近八百里此畿既不方服必差跌故晉在甸服也

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潘父晉大夫也昭侯文侯子晉人立孝侯昭侯子也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莊伯桓叔子翼晉國所都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鄂侯以隱五年奔隨其年秋王立哀侯于翼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翼南鄙邑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春秋正義卷第五

春秋正義卷第六 桓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故不書王嬴齊邑今泰山嬴縣疏注經之至嬴縣正義曰桓公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凡四年於春有王九年春無王無月其餘十三年雖春有月悉皆無王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也十八年書王范甯注云此

年書王以王法終始治桓之事先儒多用穀梁之說賈逵云不書王弒君易祊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杜以正是王正歷從王出故以為王者班歷史乃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則諸侯之史不得書王言此十三年無王皆王不班歷故也劉炫規過云然天王失不班歷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王室猶能班歷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歷頓置兩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杜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如杜所注歷既天王所班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年王室方定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尚能班歷歷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則其春未有王矣時未有王歷無所出何故其年亦書王也若春秋之歷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歷過再失閏者是周司歷也魯

司歷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司歷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若歷爲王班當一論王命寧敢專置閏月改易歲年哀十二年十二月螽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復螽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歷既言歷爲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告於王亦復何須王歷杜之此言自相矛楯以此立說難得而通又案春秋經之闕文甚多其事非一亦如夫人有氏無姜有姜無氏及大雨霖雹如漬之類也此無王者正是闕文耳今刪定知此不書王非是經之闕文必以爲失不班歷者杜之所據雖無明文若必闕文止應一事兩事而已不應一公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杜以周禮有頒告朔于邦國都鄙以有成文故爲此說但齊桓晉文以前翼戴天子王室雖微猶能班歷至靈王景王以後王室卑微歷或諸侯所爲亦遇稟天子正朔所以有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責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然則司歷之過魯史所改據此而言有何可責劉君不尋此旨橫生異同以規杜過恐非其義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無傳既盡也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遇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爲文闕於所不見

疏 注既盡至不見 正義曰食既者謂日光盡也故云既盡也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爲弦全照乃成望望爲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歷家之說當日之衝有大如日者謂之闇虛闇虛當月則月必滅光故爲月食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闇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是言日奪月光故月食也是日奪月光則應每望常食而望亦有不食者由其道度異也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掩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故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下則其食虧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掩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掩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

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既也日食者實是月映之也但日之所在則月體不見聖人不言月來食日而云有物食之以自食爲文闕於所不見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禮君有故則使卿逆

疏 注禮君至卿逆 正義曰天子尊無與敵不自親逆使卿逆而上公臨之諸侯則親逆有故得使卿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是當使人天子不親逆也襄十五年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是知天子之禮當使卿逆而上公臨之也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對哀公指言魯事是諸侯正禮當親逆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丘明不爲之傳以其得禮故也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以卿不行爲非禮知君有故得使卿逆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讙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已去齊國故

不言女未至於魯故不稱夫人公會齊侯于讙無傳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告於廟也不言翬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讙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無傳五穀皆熟書有年疏有年　正義曰年訓為稔謂歲為年者取其歲穀一熟之義故禾稼既收農功畢入以其歲豐於常故史書有年於策此書有年宣十六年書大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為有年五穀大熟為大有年杜取穀梁為說其義亦當然也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鄭玄云五穀麻黍稷麥豆即月令五時所食穀也賈云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案昭元年傳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是言歲豐為佐助之非妖異之物也君行既惡澤不下流遇有豐年輙以為異是則無道之世唯宜有大饑不宜有豐年非上天祐民之本意也且言有不宜有傳無其說釋例曰劉賈許因有年大有年之經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之傳以為經諸言有皆不宜有之辭也據經螟螽不書有傳發於魯之無鸜鵒不以有字為例也經書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不可謂不宜有此年不宜有此月也螟螽俱是非常之災亦不可謂其宂有也

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武公曲沃莊伯子也韓萬莊伯弟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疏傳注武公至之右　正義曰武公莊伯子韓萬莊伯弟世本世家文也周禮戎僕掌馭戎車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故知御為戎僕右是戎車之右也逐翼侯于汾隰汾隰汾水邊疏注汾隰汾水邊　正義曰釋例曰汾水出大原故汾陽縣東南至晉陽縣西南經西河平陽至河東汾陰縣入河爾雅釋地云下溼曰隰知汾隰汾水邊也驂絓而止驂騑馬疏注驂騑馬　正義曰說文云騑驂旁馬是騑驂為一也初駕馬者以二馬夾轅而已又駕一馬與兩服為參故謂之驂又駕一馬乃謂之駟故說文云驂駕三馬也駟一乘也兩服為主以漸參之兩旁二馬遂名為驂故揔舉一乘則謂之駟指其騑馬則謂之驂詩稱兩驂如舞二馬皆稱驂禮記稱說驂而賻之一馬亦稱驂是本其初參遂以為名也驂馬在衡外挽靷每絓於木由頸不當衡故也名騑者以駟馬有騑騑之容故少儀云騑騑翼翼是也夜獲之及欒共叔共叔桓叔之傅欒賓之子也身傅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見獲而死會于嬴成昏于齊也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疏注公不至禮也　正義曰此成昏謂聘文姜也詩刺魯桓公不能禁制文姜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言桓公以媒得文姜此云不由媒者公親會齊侯必無媒也詩舉正法以刺上傳據實事以解經故不同耳夏齊侯衛侯胥

命于蒲不盟也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秋公子翬如齊逆女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稱脩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尊君命互舉其義疏注昏禮至其義　正義曰公子遂逆女傳言尊君命是奉時君之命也此言脩先君之好是稱先君為辭也翬遂俱是逆女傳文各言其一是互舉其義昏禮納采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其納徵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徵是男家辭也主人醴賓辭曰子為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是女家辭也彼士禮也故稱先人若諸侯則稱先君以此知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

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
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
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
之 疏 凡公至送之　正義曰昏以相敵爲耦先以敵國
爲文然後於大國小國辨其所異姊妹於敵國猶
上卿送之於大國則上卿必矣且姊妹禮於先君不以所
嫁輕重雖則小國亦使上卿送也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文承公子之下謂送公子非送姊妹也周禮序官唯有中
大夫無上大夫也禮記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鄭玄云
上大夫曰卿則上大夫即卿也又無上大夫矣而此云上
大夫者諸侯之制三卿五大夫五人之中又復分爲上下
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
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
其下大夫是分
大夫爲上下也

春秋左傳疏卷六　六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古者女
出嫁又
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
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
疏 注古者至釋之　正義曰經書來聘傳言致夫人是行聘
禮而致之也故知使大夫隨加聘問得所以存謙敬序殷
勤也其意言不堪事宗廟則欲以之歸也成九年季孫行
父如宋致女與此事同而文異故辨之云在魯而出則曰
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是詳內略
外之文傳嫌其不同故以致夫人釋之芮伯萬之母
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
魏 爲明年秦侵芮張本芮國在馮
翊臨晉縣魏國河東河北縣 疏 注爲明至北縣　正義曰地理志云
馮翊臨晉縣芮鄉故芮國也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也世
芮魏皆姬姓尚書顧命成王將崩有芮伯爲卿士名滿

不見魏之初封不知何人閔元年
晉獻公滅魏芮則不知誰滅之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冬獵曰狩行三驅之
禮得田狩之時故傳
曰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
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 疏 注冬獵至書地
正義曰冬獵
曰狩爾雅釋天文也易比卦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鄭玄
云王者習兵於蒐狩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也失前
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唯背走者
順而射之不中則已是其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
者不殺奔者不禦皆爲敵不敵己加以仁恩養威之道是
說三驅之事也狩獵之禮唯有三驅故知行三驅之正禮
得田獵之常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善其得時明禮皆無違
矣周之春正月建子即是夏之仲冬也周禮大司馬中冬
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田狩從夏時也釋例曰三王異正朔
而夏數爲得天雖在周代於言時舉事皆據夏正故公以

春秋左傳疏卷六　七

春狩而傳曰書時禮也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言遠地
也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曰言非其地也舉地名
者皆言其非地故知此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也若國
內狩地大野是也哀十四年傳曰西狩於大野經不書大
野明其得常地故不書耳由此而言則狩于禚蒐于紅及
比蒲昌間皆非常地故書地也田狩之地須有常者古者
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間乃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諸侯必
於其封內擇隙地而爲之僖三十三年傳曰鄭之有原圃
猶秦之有具圃也是其諸國各有常狩之
處違其常處則犯害居民故書地以譏之夏天王使
宰渠伯糾來聘 宰官渠氏伯糾名也王官之宰當
以才授位而伯糾攝父之職出聘
列國故書名以譏之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
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
冬首月史闕
文他皆放此 疏 注宰官至放此　正義曰周禮天官有
大宰小宰宰夫知宰是官也傳言父在

故名知伯糾是名自然渠爲氏矣周禮大宰卿小宰中大
夫宰夫下大夫未知伯糾是何宰也貶之乃書名則於法
當書字但中下大夫例皆書字則此宰高下猶未可量故
注直言王官之宰不指小宰宰夫慎疑故也詩稱濟濟多
士書戒無曠庶官爲政有三擇人爲急王官之宰當以才
授位今其父居官而使子攝職是王者輕侮爵位遣人則
可故書名以譏之糾之出聘事由於王而貶糾者王不應
授糾糾不應受使二者俱有其過貶糾亦所以責王如宰
咺之比也春秋編年之書四時畢具乃得爲年此無秋冬
知是史闕文也舊史先闕故仲尼因之膏肓何休以爲左
氏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
以爲父在稱子伯糾父在何以不稱子鄭箴之云仍叔之
子者譏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
覲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鄭氏所箴與杜同云伯糾名
且字非
杜義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郎非狩地
故書時合禮疏注郎非至合禮　正義曰春秋之世狩獵多
矣見於經者無數事焉良由得時得地則常
事不書故也以獲麟在於大野得地則不書其地知地時
並得則例皆不書此書公狩于郎必是有所譏刺所刺之
意在於失常地也但傳於棠與河陽已云言非其地則非
地之責於理已見而此狩得時恐并時亦刺駮出合禮而
非禮自明故注申其意言郎非狩地唯時合禮以時合禮
知地非禮也公羊傳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
也公羊說諸侯遊戲不得過郊故有遠近之言
左氏無此義要言遠者亦是譏其失常地也　夏周宰
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秋秦師侵芮敗焉
小之也秦以芮小輕之故爲芮所敗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

伯以歸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秦爲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未同盟而
書名者來赴以名故也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
此年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赴雖日異而皆以正月起文
故但書正月慎疑疏注未同至兩書　正義曰僖二十
審事故從赴兩書三年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檢
經傳魯未與陳盟而書鮑名知其來赴以名故也隱八年
蔡侯考父卒注云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案史記
年表隱之元年是陳桓公之二十三年則桓公亦得與惠
公盟而云未同盟者以蔡侯之卒去惠尚近故疑與惠公
盟此去惠公年月已遠且自隱公以來陳魯未嘗交好於
惠公之世亦似無盟故以未同盟解之也以長歷推之知
甲戌己丑別月而赴者並言正月故兩書其日而共言正
月若其各以月赴亦應兩書其月但此異年之事設令兩
以月赴則當於四年云十二月甲戌
陳侯鮑卒五年正月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如
紀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紀紀人懼而來告故書疏注外相至故書　正義曰
傳言朝經言如知如即朝
也下文州公如曹與此相類故云外相朝皆言如也魯出
朝聘例亦言如獨言外朝者經有公朝王所以不丟云公
如故獨云外也朝聘而謂之如者爾雅釋詁云如往也朝
者兩君相見揖讓兩楹之間聘者使卿通問鄰國執圭以
致君命擯行禮而爲言也魯之君臣出適他國始行即書
於策未知成禮以否經每有在塗乃復是禮未必成故且
云如言其往彼國耳不果必成朝聘也公朝王所則朝訖
乃書故指朝言之此齊鄭朝紀亦應朝訖乃告但略外故
言如耳外相朝例不書而此獨書者傳言欲
以襲紀紀人知之明其懼而告魯故書也　天王使仍
叔之子來聘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子本於父字幼弱之辭也譏使童子出聘疏

注仍叔至出聘　正義曰天子大夫例皆書字仍氏叔字知是天子大夫也公羊穀梁皆以仍叔之子為父老代父從政左氏直云弱也言其幼弱不言父在則是代父嗣位非父在也伯糾身未居官攝行父事故稱名以貶之此子雖已嗣位而未堪從政故繫父以譏之譏王使童子出聘也蘇氏用公羊穀梁之義以為父老來聘非父没義或當然

葬陳桓公無傳城祝丘無傳齊鄭將襲紀故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自為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王師敗不書不以告大雩傳例曰書不時也失龍見之時螽無傳蚣蝑之屬為災故書

疏注蚣蝑至故書　正義曰釋蟲云蜇螽蚣蝑楊雄方言云舂黍謂之蚣蝑陸機毛詩疏云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狀如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十數步爾雅又有蟿螽土螽樊光云皆蚣蝑之屬然則螽之種類多故言屬以包之傳稱凡物不為災不書知此為災故書

冬州公如曹不書奔以朝出也為下寔來書也曹國今濟陰定陶縣

疏州公如曹　正義曰周禮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隱五年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然則三公之外爵稱公者唯二王之後杞與宋耳此州公及僖五年晉人執虞公並是小國而得稱公者鄭玄王制注以為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克殷雖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小國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滿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言爵尊國小蓋指此州公虞公也案虞是克商始封非為殷之餘國鄭玄之言不可通於此矣杜之所解亦無明言唯世族譜云虞姬姓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為虞仲之後處中國為西吳後世謂之虞公服虔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為公未知孰是或可嘗為三公之官若虢公之屬故稱公也以其無文故備言之劉炫難服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復周公大公之勳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遷公爵若其爵得稱公士亦應廣安得爵為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黜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爵尚尊崇此則理之不通也　注不書至陶縣　正義曰如者朝也以朝出國不得書奔外朝不書以因來向魯故書其本也世本州國姜姓曹國伯爵譜云曹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後也武王封之陶丘今濟陰定陶縣是也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之元年也伯陽立十五年魯哀公之八年而宋滅曹地理志云濟陰郡定陶縣詩曹國是也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佗桓公弟五父也稱文公子明佗非桓公母弟也免桓公大子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疏公疾病　正義曰鄭玄論語注云病謂疾益困也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奪不使知王政

疏注奪不使知王政　正義曰隱三年傳稱王貳于虢謂欲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也及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即周鄭交惡未得與之八年傳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於是始與之政共鄭伯分王政矣九年傳曰鄭伯為王左卿士然則虢公為右卿士與鄭伯夾輔王也此年王奪鄭伯政全奪與虢不使鄭伯復知王政故鄭伯積恨不復朝王

秋王以諸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

六軍蔡人衛人屬焉虢公林父王卿士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黑肩周桓公也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子元鄭公子拒方陳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不能相枝持也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萃聚也集成也曼伯爲右拒曼伯檀伯疏注曼伯檀伯　正義曰十五年傳曰鄭伯因櫟人殺檀伯昭十一年傳曰鄭京櫟實殺曼伯知一人也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疏注司馬至陳法　正義曰史記稱齊景公之時有田穰苴善用兵景公尊之位爲大司馬六國時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乃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是彼文也五人爲伍周禮司馬序官文也戰于繻葛繻葛鄭地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旝旃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爲號令疏注旝旃至號令　正義曰旝之爲旃事無所出說者相傳爲然成二年傳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是在軍之士視將旗以進退也令命二拒令旝動而鼓望旗之動鼓以進兵明旝是可觀之物又旝字從㫃旗之類故知旝爲旃也周禮司常通帛爲旃故云通帛爲之謂通用一絳帛無畫飾也鄭玄云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鄉遂大夫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如鄭之意則將不得建旃而此軍得有旃者僖二十八年傳曰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是知戰必有旃故以旝爲旃也鄭氏之言自謂治兵之時出軍所建不廢戰陳之上猶自用旃指麾今時爲軍猶以旌麾號令故云蓋今大將之麾執以爲號令也賈逵以旝爲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與賈同也案范蠡兵法雖有飛石之事不言名爲旝也發石非旌旗之比說文載之於㫃部而以飛石解之爲不類矣且三軍之衆人多路遠發石之動何以可見而使二拒準之爲擊鼓候也注以旃說爲長故從之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於此收兵自退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疏注祭足至非也　正義曰桓元年傳稱祭仲上云祭仲足此云祭足十一年傳云祭封人仲足此人雖名字互見而不知孰字孰名公羊以仲爲字左氏先儒亦以爲字但春秋之例諸侯之卿嘉之乃書字十一年經書祭仲而事無可嘉注意以仲爲名故云名仲字仲足釋例曰伯仲叔季固人字之常然古今亦有以爲名者而公羊守株專謂祭氏以仲爲字既謂之字無辭以善之因託以行權人臣而善其行權逐君是亂人倫壞大教也就左

氏者知其不可更云鄭人嘉之以字告故書字此爲因有告命之例欲以苟免末是春秋之實也宰渠伯糾萠叔大心皆以伯叔爲名則仲亦名也傳又曰祭仲足或偏稱仲或偏稱足蓋名仲字足也是辨其名例之意也凡傳所記事必有意存焉此丁寧說鄭言其志在苟免知其意言王討之非也

仍叔之子弱也

仍叔之子來聘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留在魯故經書夏聘傳釋之於末秋

疏 注仍叔至末秋 正義曰此子來聘傳雖不言聘意蓋爲將伐鄭而遣告魯也經在伐鄭之上傳在伐鄭之下明其必有深意故注者原之以爲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留在魯故經書夏聘傳釋之於末秋譏其夏至而秋末反也下句更言秋大雩則秋末爲末注云末秋者上有秋王以諸侯伐鄭此仍叔之文在秋事之末故云末秋也下文更云秋者自爲欲顯天時更別言秋

秋大雩書不時也

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二十六年有兩秋此發雩祭之例欲顯天時以指事故重言秋異於凡事

疏 注十二至凡事 正義曰上既言秋王以諸侯伐鄭而此復言秋故解之方發雩祭之例須辨雩祭之月欲顯言天時以指怠慢之事故重言秋異於凡事凡事則不須每事重舉時也襄二十六年重言秋者彼注自釋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

凡祀啓蟄而郊

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

疏 注言凡至南郊 正義曰下三句謂雩嘗烝也雩是祭天嘗烝祭宗廟此無祭地而言祭地者因天連言地耳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對則別爲三名散則揔爲一號禮諸侯不得祭天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故雩亦祀帝書傳皆不言魯得祭地蓋不祭地也魯不祭地而注言天地者以發凡言例雖因魯史經文然凡之所論揔包天子及諸國則凡公嫁女於天子諸卿皆行及王曰小童之例是也此凡祀亦揔包天子及諸國則有祭地之文故杜連言之釋例云凡祀舉郊雩烝嘗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祭皆通其他羣祀不録可知也礿祠及地祇經無其事故不備言亦於文以相包也礿祠之祭過則亦書但無過時者故經不書耳夏小正曰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大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以迄于今踵而不改今歷正月雨水中四月小滿中八月秋分中十月小雪中注皆以此四句爲建寅建巳建酉建亥之月則啓蟄當雨水龍見當小滿始殺當秋分閉蟄當小雪晉世之歷亦以雨水爲正月中而釋例云歷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爲中氣者因傳有啓蟄之文故遠取漢初氣名欲令傳與歷合其餘三者不可強同其名雖則不同其法理亦不異故釋例云案歷法有啓蟄驚蟄而無龍見始殺閉蟄此古人所名不同然其法推不得有異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此謂十月始蟄也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猶二月之驚蟄旣啓之後遂驚而走出始蟄之後又自閉塞也是言啓蟄爲正月中閉蟄爲十月中也注以閉蟄爲十月而釋例云十一月遂閉之者以正月半蟄蟲啓戶二月初則驚而走出十月半蟄蟲始閉十一月初則遂閉之傳稱四者皆舉中氣言其至此中氣則卜此祭次月初氣仍是祭限次月中氣乃爲過時旣以閉蟄爲建亥之月又言十一月則遂閉之欲見閉蟄以後冬至以前皆得烝祭也故釋例云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當卜郊不應過春分也春分以前皆得郊則冬至以前皆得烝也釋例又曰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以建卯之月猶可郊知建子之月猶可烝也正由節卻月前未涉後月中氣故耳傳本不舉月爲限而舉候以言者釋例曰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爲四時閒之以閏月故節未必恒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恒在其月之半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爲文而不以月爲正也土功作者不必月日故亦言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其大準也是言凡候天時皆

不以月爲其節有參差故也若周禮不舉天象故以月爲正人司馬職曰中夏獻禽以享礿中冬獻禽以享烝言四時之祭不得後仲月非謂孟月不得祭也釋例曰周禮祭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限也下限至於仲月則上限起於孟月烝起建亥之月則嘗起建申之月此言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亦是下限也若仲是下限則周之正月得爲烝祭春秋之例得常不書而八年書正月烝者釋例云經書正月烝得仲月之時也其夏五月復烝此爲過烝若但書夏五月烝則唯可知其非時故先發正月之烝而繼書五月烝以示非時并明再烝瀆也然仲月雖不過時而月節有前有却若使節前月却即爲非禮此秋大雩是建午之月耳而傳言不時明涉其中氣故譏之釋例云龍星之體畢見謂立夏之月得此月則當卜祀過涉次節則以過而書故秋雩書不時此涉周之立秋節也言涉立秋節者謂涉立秋之月中氣節也過涉次節亦謂中節非初節也若始涉初節則不譏之矣如此傳注必是建寅之月方始郊

天周之孟春不得郊也禮記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季夏周之六月即孟春是周之正月矣又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如彼記文則魯郊以周之孟春而傳言啟蟄而郊者禮記後人所錄其言或中或否未必所言皆是正禮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啟蟄而郊禮記左傳俱稱獻子而記言日至傳言啟蟄一人兩說必有謬者若七月而禘獻子爲之時應有七月禘矣烝嘗過則書禘過亦應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是知獻子本無此言不得云禮記是而左傳非也明堂位言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魯稍僭後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爲常明堂位後世之書其末章云魯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春秋之世三君見弒髽而弔士有誄俗變多矣尚云無之此言既誣則郊亦難信以此知記言孟春非正禮也鄭玄注書多用讖緯言

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於圜丘者祭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月令四時迎氣於四郊所祭者祭五德之帝大微宮中五帝坐星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五德之帝謂此也其夏正郊天祭其所感之帝焉周人木德祭靈威仰也魯無冬至之祭唯祭靈威仰耳唯鄭玄立此爲義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作聖證論引羣書以證之言郊則圜丘圜丘即郊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啟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注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劉炫云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圜丘以帝嚳配也

龍見而雩　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

【疏】注龍見至膏雨　正義曰天官東方之星盡爲蒼龍之宿見謂合昏見也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遠者豫爲秋收言意深遠也穀之種類多故詩每言百穀舉成數也雨之潤物若脂膏然故謂甘雨爲膏雨襄十九年傳曰百穀之仰膏雨是也傳直言雩而經書大雩者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故稱大月令云大雩帝用盛樂是雩帝稱大雩也此龍見而雩定在建巳之月而月令記於仲夏章者鄭玄云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祀而求雨因著正雩於此月失之矣杜君以爲月令秦法非是周典穎子嚴以龍見即是五月釋例曰月令之書出自呂不韋其意欲爲秦制非古典也穎氏因之以爲龍見五月五月之時龍星已過於見此爲強牽天宿以附會呂不韋之月令非所據而據所以不安且又自違左氏傳稱秋大雩書不時此秋即穎氏之五月而忘其不時之文而欲以雩祭是言月令不

得與傳合也鄭玄禮注云雩之言吁也言吁嗟哭泣以求雨也郊雩俱是祈穀何獨雩爲吁嗟早而脩雩言吁嗟可矣四月常雩於時未旱何當已吁嗟也賈服以雩爲遠故杜從之也

始殺而嘗 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

疏 注建酉至宗廟　正義曰嘗者薦於宗廟以嘗新爲名知必待嘉穀熟乃爲之也詩稱八月其穫穫刈嘉穀在於八月知始殺爲建酉之月陰氣始殺也釋例引詩蒹葭蒼蒼白露爲霜以證始殺百草也月令孟秋白露降季秋霜始降然則七月有白露八月露結九月乃成霜時寒有漸藏事稍成八月嘉穀熟所薦之物備故以建酉之月薦嘗於宗廟案月令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則似七月穀熟矣七月當嘗祭而云建酉之月乃嘗祭者以上下準之始殺嘗祭實起於建申之月今云建酉者言其下限然杜獨於嘗祭舉下限者以秋物初熟孝子之祭必待新物故特舉下限而言之哀十三年子服景伯謂吳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公季辛而畢彼雖恐吳之辭亦是八月嘗祭之驗也何則於時會吳在夏公至在秋景伯言然之時秋之初也若嘗在建申當言九月不應遠指十月知十月是嘗祭之常期周之十月是建酉之月也建酉是下限耳若節前月卻孟秋物成亦可以孟秋嘗祭故釋例云周禮四仲月言其下限若建申得嘗何以釋例又云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又以始殺唯建酉之月云以賈服始殺唯據孟秋不通建酉之月故釋例破賈服而爲此言也先此則不可十四年八月乙亥嘗乃是建未之月故注云先其時亦過也

閉蟄而烝 建亥之月昆蟲閉户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釋例論之備矣

疏 注建亥至備矣　正義曰傳稱火伏而後蟄者畢周禮季秋內火則火以季秋入而孟冬伏是蟲以孟冬蟄故知閉蟄是建亥之月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鄭玄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祭統注云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是蟄蟲謂之昆蟲也月令仲春云蟄蟲咸動啓户始出出言啓户故蟄言閉户爾雅釋詁云烝衆也知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名此祭爲烝

過則書 卜日有吉否過次節則書以譏慢也

疏 注卜日至慢也　正義曰祭必當卜卜有吉否不吉則當改卜次旬故不可期以一日卜不過三故限以一月過涉次月之節則書之以譏其慢

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

經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閒無異事省文從可知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秋八月壬午大閱 齊爲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戍嘉美鄭忽而忽欲以有功爲班怒而訴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疏 大閱　正義曰公狩于郎公狩于禚皆書公大蒐大閱不書公者周禮雖四時教戰而遂以田獵但蒐閱車馬未必皆因田獵從禽未必皆殿車馬何則怠慢之主外作禽荒豈待教戰方始獵也公及齊人狩于禚乃與鄰國共獵必非自教民戰以矢魚于棠非教戰之事主爲遊戲而斥言公則狩于郎禚亦主爲遊戲故特書公也大蒐大閱國之常禮公身雖在非爲遊戲如此之類例不書公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公身在蒐而經不書公知其法所不書以其國家大事非公私欲故也且比蒲昌閒皆舉蒐地此不言地者蓋在國簡閱未必田獵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在於城內此亦當在城內 注齊爲至車馬　正義曰大閱之禮在於仲冬今農時閱兵必有所爲傳不言其意故注者原之於時四鄰與魯無怨又竟無征伐之處諸侯戍齊經所不見而傳說鄭忽怒事於大閱之上及十年鄭與齊衛來戰于郎知此大閱是懼鄭忽而畏齊人故以非時簡車馬

也

蔡人殺陳佗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篡立未會諸侯也傳在莊二十二年疏注佗立至二年　正義曰殺陳佗傳無文不言無傳者以傳說此事在莊二十二年不是全無其事故不言無傳

九月丁卯子同生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不稱大子者書始生也疏注桓公至生也　正義曰適妻長子於法當爲大子故以大子之禮舉之由舉以正禮故史書於策古人之立大子其禮雖則無文蓋亦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今之臨軒策拜始生之時未得即爲大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書其生未得命故不言大子也杜云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又云文公哀公其母並無明文未知其母是適以否蓋其父未爲君之前已生縱令是適亦不書也耶何云據公爲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杜此注云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然則雖適夫人之長子不用大子之禮亦不書也

冬紀侯來朝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亦承五年冬傳淳于公如曹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寔來

楚武王侵隨隨國今義陽隨縣疏注隨國至隨縣　正義曰世本隨國姬姓不知始封爲誰隨以此年見傳僖二十年經書楚人伐隨自是以後遂爲楚之私屬不與諸侯會同至定四年吳入郢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諸侯哀元年隨侯見經其後不知爲誰所滅　使薳章求成焉薳章楚大夫軍於瑕以待之瑕隨地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鬭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鬭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鬭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爲計故云以爲後圖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楚子自此遂盛終於抗衡中國故傳備言其事以終始之疏以爲至其君　正義曰言此計今雖無益以爲在後圖謀也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耳少師得其君心君將必用其計若用少師則此謀必合故請示弱以爲後日之利

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之謀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信楚弱也君何急焉疏天方授楚　正義曰楚之先君熊繹始封於楚在蠻夷之間食子男之地至此君始彊盛威服鄰國以有天助故云天方授楚

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正辭不虛稱君美今民餒而君逞欲逞快也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

其可也許稱功德以欺鬼神【疏】臣聞至可也　正義曰臣聞小國之能敵大國也必小國得道
大國淫辟如是乃得爲敵也其意言隨未有道而楚未爲
淫辟隨不能敵楚也既言隨未有道更說爲道之事道猶
道路行不失正名之曰道施於人君則治民事神使之得
所乃可稱爲道矣故云所謂道者忠恕於民而誠信於神
也此覆說忠信之義於文中心爲忠言中心愛物也人言
爲信謂言不虛妄也在上位者思利於民欲民之安飽是
其忠也祝官史官正其言辭不欺誑鬼神是其信也今隨
國民皆飢餒而君快情欲是不思利民是不忠也祝史詐
稱功德以祭鬼神是不正言辭是不信也無忠無信不可
謂道小而無道何以敵大君欲敵之臣不知其可也欲君
之下楚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
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疏】注牲牛至曰盛　正義曰諸侯祭用大牢

祭以三牲爲主知牲爲三牲牛羊豕也周禮牧人掌共祭
祀之牲牷祭用純色故知牷謂純色完全言毛體全具也
曲禮曰豚曰腯肥腯共文知腯亦肥也重言肥腯者古
人自有複語耳服虔云牛羊曰肥豕曰腯案禮記豚亦稱
肥非獨牛羊也粢是黍稷之別名亦爲諸穀之摠號祭之
用米黍稷爲多故云黍稷曰粢粢是穀之體也盛謂盛於
器故云在器曰盛對曰夫民神之主也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是
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
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博廣也碩大也謂
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
備腯咸有也雖告神以博碩肥腯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

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闕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
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三時春夏秋奉酒醴以
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謂敬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
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馨香之遠聞故
務其三時脩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親其九族
以致其禋祀禋絜敬也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
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飢餒也

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
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
伐【疏】對曰夫民至於難　正義曰鬼神之情依人而行故云夫民神之主也以民和乃神說故聖王先成
其民而後致力於神言養民使成就然後致孝享由是告
神之辭各有成百姓之意祭之所用有牲有食有酒耳聖
人文飾辭義爲立嘉名以告神季梁舉其告辭解其告意
故奉牲以告神曰博碩肥腯者非謂所祭之牲廣大肥充
而已乃言民之畜產盡肥充皆所以得博碩肥腯者由四
種之謂故又申說四種之事四謂者第一謂民力普徧安
存故致第二畜之碩大滋息民力普存所以致之者由民
無勞役養畜以時故六畜碩大蕃多滋息民力普存又致
第三不有疾病疥癬所以然者由民力普存身無疾苦故
所養六畜飲食以理埸剛依法故皮毛身體無疥癬疾病

民力普存又致第四備腯咸有所以然者由民力普存人
皆逸樂種種養畜羣牲備有也奉盛以告神曰絜粢豐盛
者非謂所祭之食絜淨豐多而已乃言民之糧食盡豐多
也言豐絜者謂其春夏秋三時農之要節爲政不害於民
得使盡力耕耘自事生産故百姓和而年歲豐也奉酒醴
以告神曰嘉栗旨酒者非謂所祭之酒栗善味美而已乃
言百姓之情上下皆善美也言嘉旨者謂其國内上下尊
臣及民皆有善德而無違上之心若民心不和則酒食腥
穢由上下皆善故酒食馨香非言酒食馨香無腥臊臭穢
乃謂民德馨香無讒諛邪惡也所謂馨香揔上三者田是
王者將説神心先和民志故務其三時使農無廢業脩其
五教使家道協和親其九族使内外無怨然後致其禋敬
之祀於神明矣於是民俗大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
戰無不克今民各有心或欲從主或欲叛君不得爲無違
上之心而鬼神之主百姓飢餒民力彫竭不得爲年歲豐
也民既不和則神心不説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神所不

福民所不與以此敵大必喪其師君且脩政撫其民人而
親兄弟之國以爲外援如是則庶幾可以免於禍難也告
牲肥碩言民畜多告粢豐絜言民食多告酒嘉旨不言民
酒多而言民德善者酒之與食俱以米粟爲之於盛已言
年豐故於酒變言嘉德重明民和之意　注雖告至所關
正義曰劉炫云杜以博碩肥腯據牲體而言季梁推此出
理據其不實故云其實皆當兼此四謂又民力普存非畜
之形貌而季梁以之解情又申之民力適宜則得生養六
畜故六畜既大而滋息也博碩言其形狀大蕃滋言其生
乳多碩大蕃滋皆複語也瘯蠡畜之小病故以爲疥癬之
疾也不疾者猶言不患此病也　注嘉善至敬也　正義
曰嘉善釋詁文也杜訓栗爲謹敬言善敬爲酒案詩實穎
實栗與田事相連故栗爲穗貌此栗與嘉善旨酒相類故
栗爲謹敬之心即論語云使民戰栗與此相似劉炫以栗
爲穗貌而規杜過於理恐非　注父義至子孝　正義曰
父母於子並爲慈但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

故以慈爲名教訓愛而加教故以義爲稱義者宜也教之
義方使得其宜弟之於兄亦宜爲友但兄弟相於乃有長
幼尊卑故分出其弟使之爲共言敬其兄而友愛　注禋
絜至族者也　正義曰釋詁云禋敬也故以禋爲絜敬隱
十一年注云絜齊以享謂之禋意亦與此同也漢世儒者
説九族有二異義今禮戴尚書歐陽説九族乃異姓有屬
者父族四五屬之内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
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
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
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
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説九族者從高祖至玄
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
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駁云玄
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
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
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

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
取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
名喪服小記説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
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是鄭從古尚書説以九族
爲高祖至玄孫也此注所云猶是禮戴歐陽等説以鄭玄
駁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爲異族故簡去其母唯取其子以
服重者爲先耳其意亦不異也不從古學與鄭説者此言
親其九族詩刺不親九族必以九族者疏遠恩情已薄故
刺其不親而美其能親耳高祖之父己之所稟承也子至
玄孫己之所生育也人之於此誰或不親而美其能親也
詩刺棄其九族豈復上遺父母下棄子孫哉若言棄其九
族謂棄其出高祖出曾祖者然則豈亦棄其出曾孫出玄
孫者乎又鄭玄爲昏必三十而娶則人年九十始有曾孫
其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則是族終無九安得九族而親
之三族九族族名雖同而三九數異引三族以難九族爲
不相值矣若緣三及九則三九不異設使高祖喪玄孫死

亦應不得爲昏禮何不言九族之不虞也以此知九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齊欲滅紀故來謀之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甲首被甲者首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生曰餼使魯爲其班後鄭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戍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疏】注班次至闕文　正義曰劉炫云在戍受饋而使魯爲班明魯人在矣襄五年戍陳書經此戍齊亦宜書今不書經疑史闕文以史策本闕仲尼不容言之十年說此云北戎病齊諸侯救之或可魯亦往救但傳無魯事之驗魯必不救不須解之

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郎師在十年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言求福由己非由人也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言獨絜其身謀不及國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言必見怪於民遂辭諸鄭伯假父之命以爲辭爲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

秋大閱簡車馬也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大牢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適也【疏】注大牢至適也　正義曰大牢牢之大者三牲牛羊豕具爲大牢儀禮少牢饋食之禮以羊豕爲少牢以牲多少稱大少也詩公劉曰執豕于牢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是牢者養牲之處故因以爲名鄭玄詩箋云繫養曰牢是其義也禮記內則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文在三日負子之上則三日之內接之矣記云凡接子擇日鄭云雖三日之內必選其吉焉是三日之內擇日接之爲子接母故記稱接子

此傳舉之之下即云接以大牢亦以接子爲文其實接母故云以禮接夫人重適也鄭玄云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此言以禮接之則與鄭異也內則又云接子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卜士負之士妻食之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四方卜士之妻爲乳母【疏】注禮世至乳母　正義曰四方以上皆內則文也內則又云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食謂乳也故以乳母言之鄭玄云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者定本直云射四方無天地案禮云桑弧蓬矢六今無天地誤也賈逵云桑者木中之衆蓬者草中之亂取其長大統衆而治亂公與文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宗之婦【疏】注世子至之婦　正義曰乃降以

上皆內則文也鄭玄云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以其生於側室見於路寢故從外而升階也襄二年葬齊姜傳曰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同宗之婦也公與夫人共命之故使宗婦侍夫人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申繻魯大夫以名生爲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爲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疏注若文王至名發　正義曰周本紀稱大王見季歷生昌有聖瑞乃言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是大王見其有瑞度其當興故名之曰昌欲令昌盛周也其度德命發則無以言之服虔云謂若大王度德命文王曰昌文王命武王曰發似其有舊說也舊說以爲文王見武王之生以爲必發兵誅暴故名曰發以類命爲象

若孔子首象尼丘疏注若孔至尼丘　正義曰孔子世家云叔梁紇與顏氏禱於尼丘得孔子孔子生而首上汙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是其象尼丘也取於物爲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疏注若伯至曰鯉　正義曰家語本姓篇云孔子年十九娶於宋并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賜因名子曰鯉字伯魚此注不言昭公賜而云人有饋之者如家語則伯魚之生當昭公九年昭公庸君孔子尚少未必能尊重聖人禮其生子取其意而遣其人疑其非昭公故取於父爲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不以國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也疏注國君至名也　正義曰下云以國則廢名以國不可易須廢名不諱若以他國爲名則不須自廢名也且春秋之世晉侯周衛侯鄭陳侯吳衛侯晉之徒皆以他國爲名以此知不以國者謂國君之子不得自以本國爲名不以山川者亦謂國內之山川下云以山川則廢主謂廢國內之所主祭也若他國山川則非其主不須廢也此雖因公之問而對以此法曲禮亦云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則諸言不以者臣民亦不得以也此注以其言國故特云國君子耳其實雖非國君之子亦不得以國爲名其言發名廢禮之徒唯謂國君之子若使臣民之名國家不爲之廢也然則臣民之名亦不以山川而孔子魯人尼丘魯山得以丘爲名者蓋以其有象故特以類命非常例也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隱痛疾患辟不祥也疏注隱痛至祥也　正義曰鄭玄云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臀黑肱矣疾在外者雖不得言尚可指擿此則無時可辟俗語云隱疾難爲醫案周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此與叔虞季友復何以異而云不得名也且黑臀黑肱本非疾病以證隱疾非其類矣詩稱如有隱憂是隱爲痛也以

痛疾爲名則不祥之甚故以爲辟不祥不以畜牲畜牲六畜疏注畜牲六畜　正義曰爾雅釋畜於馬牛羊豕狗雞之下題曰六畜故鄭衆服虔皆以六畜爲馬牛羊豕犬雞周禮牧人掌牧六牲鄭玄亦以馬牛等六者爲之然則畜牲一物養之則爲畜共用則爲牲故并以六畜解六牲不以器幣幣玉帛疏注幣玉帛　正義曰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然則幣玉帛者謂此圭璋璧琮帛錦繡黼之屬也以幣爲玉帛則器者非徒玉器服虔以爲俎豆罍彝犧象之屬皆不可以爲名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疏周人至諱之　正義曰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周人尊神之故爲之諱名以此諱法敬

事明神故言周人以諱事神子生三月爲之立名終必將諱之故須豫有所辟爲下諸廢張本也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　注君父至斥言　正義曰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謂君父生存之時臣子不得指斥其名也禮稱父前子名君前臣名鄭玄云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是對父則弟可以名兄對君則子可以名父非此則不可也文十四年傳曰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注云猶言某甲是斥君名也彼以不順故斥其名知平常不斥君也成十六年傳曰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注云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彼以對君故名其父知平常不斥父也雖不斥其名猶未是爲諱曲禮曰卒哭乃諱鄭玄云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是其未爲之諱故得與君同名但言及於君則不斥君名耳既言生已不斥死復爲之加諱彼表爲諱之節故言然以形之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皆禮記檀弓文也既引其文更解其意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也親盡謂高祖之父服絕廟毀而親情盡也卒哭之後則以鬼神事之故言以諱事神又解終將諱之所諱世數自父上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此謂天子諸侯禮也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鄭玄云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以其立廟事之無容不爲之諱也天子諸侯立親廟四故高祖以下皆爲諱親盡乃舍之既言以諱事神則是神名必諱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雝禘大祖祭文王之廟也其經曰克昌厥後周公制禮臨人有昌本之菹七月之詩周公所作經曰一之日觱發烝民詩曰四方爰發皆不以爲諱而得言之者古人諱者臨時言語有所辟耳至於制作經典則直言不諱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是爲詩爲書不辟諱也由作詩不諱故祭得歌之尚書牧誓云今予發武成云周王發武王稱名告衆史官錄而不諱知於法不當諱也金縢云元孫某獨諱者成王啓金縢之書親自讀之諱其父名曰改爲某既讀之後史官始錄依王所讀遂即云某武成牧誓則宣諸衆人宣訖即錄故因而不改也古者諱名不諱字禮以王父字爲氏明其不得諱也屈原云朕皇考曰伯庸是不諱之驗也

故以國則廢名　國不可易故廢名　【疏】注國不至廢名　正義曰國名受之天子不可輒易若以國爲名終卒之後則廢名不諱若未卒之前誤以本國爲名則改其所名晉之先君唐叔封唐燮父稱晉若國不可易而晉得改者蓋王命使改之

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　改其山川之名　【疏】注改其山川之名　正義曰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之名不廢其所主之祭知者漢文帝諱恒改北嶽爲常山諱名不廢嶽是也劉炫云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不復更得共祀故須改其山川之名魯改二山是其事也

以畜牲則廢祀　名猪則廢猪名羊則廢羊

以器幣則廢禮　【疏】廢祀廢禮　正義曰祀以牲爲主無牲則祀廢器幣以行禮器少則禮闕祀雖用器少一器而祀不廢且諸禮皆用器幣故以廢禮揔之

晉以僖侯廢司徒　僖侯名司徒廢爲中軍

宋以武公廢司空　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

先君獻武廢二山　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　【疏】注二山至名山　正義曰晉語云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是其以鄉名山也禮稱舍故而諱新親盡不復更諱計獻子聘魯在昭公之世獻武之諱久已舍矣而尚以鄉對者當諱之時改其山號諱雖已舍山不復名故依本改名以其鄉對猶司徒司空雖歷世多而不復故名也然獻子言之不爲失禮而云名其二諱以自尤者禮入國而問禁入門而問諱獻子入魯不問故以之爲慙耳

是以大物不可

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物類也謂同日 疏 注物類也謂同日 正義曰魯世家云桓公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之曰同是知同物爲同日也言物類者辨此以爲類命也 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春秋正義卷第六

春秋正義卷第七　桓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無傳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 疏 注焚火至故書 正義曰咸丘地名以火焚地明爲田獵故知焚是火田也不言蒐狩者以火田非蒐狩之法而直書其焚以譏其盡物也釋例曰咸丘魯地非蒐狩常處經不言蒐狩但稱焚咸丘言火田盡物非蒐狩之義是言火田非狩法故不書狩既非法雖得地亦譏不復譏其失地也咸丘知地亦非也禮記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是已蟄得火田也又爾雅釋天云火田爲狩似法得火田而譏其焚者說爾雅者李巡孫炎皆云放火燒草守其下風周禮羅氏蜡則作羅襦鄭云襦細密之羅此時蟄者畢矣可以羅罔圍取禽也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然則彼火田者直焚其一叢一聚羅守下風非謂焚其一澤也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尚不盡取一羣豈容并焚一澤知其譏盡物故書也沈氏以周禮仲春火弊謂夏之仲春今周之二月乃夏之季冬故譏其盡物義亦通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不揔稱朝者各自行朝禮也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

傳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辟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以春來夏乃行朝禮故經書夏 疏 注辟陋至書夏 正義曰傳直云賤之不言賤意以穀鄧是南方諸侯近楚小國明以辟陋小國故賤之也賤之者以其朝禮不足故書名也曲禮云諸侯不生名今生書其

名欲比之附庸，但實非附庸，故仍書其爵，介葛盧言來不言朝，全不能行朝禮，此則行朝禮但禮不足耳。傳在春，經在夏，經書實朝之日，故春來至夏乃書之。世本鄧爲曼姓，莊十六年楚文王滅之，穀則不知何姓，是誰滅之。服注云穀鄧密邇於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卒爲楚所滅，無同好之救，桓又有弑賢兄之惡，故賤而名之。衛冀隆難杜云，傳曰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又云服於有禮，社稷之衛。穀鄧在南，地屬衛岳，以越乘彊楚，遠朝惡人，卒至滅亡，故書名以賤之。杜駁論先儒，自謂一準丘明之傳，今辟陋之語，傳本無文，杜何所準憑知其辟陋。傳又稱莒之辟陋，而經無貶文，穀鄧辟陋，何以書名？此杜義不通。秦道靜釋云，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文公來盟，傳云賤之，明賤其行夷禮也。然則穀鄧二君，地接荆蠻，來朝書名，明是賤其辟陋也。此則傳有理例，故杜據而言之。若必魯桓惡人，不合朝聘，何以伯糾來聘，譏其父在，仍叔之子，譏其幼弱，又曾班齊饋，春秋所善，美魯桓之有禮，責三國之來伐而言遠朝惡人，非其辭也。

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盟向二邑名。隱十一年王以與鄭，故求與鄭成。

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

王遷盟向之民于郟。郟，王城。

疏　注盟向至鄭成　正義曰：此盟向之邑必有主據之，言求成于鄭，是主求成也。隱十一年王以與鄭，傳稱王不能有，然則鄭雖得之亦不能有，故今始求成，既而背之，是背鄭歸王，故王遷于郟。若主不歸王，則王無由得遷之也。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曲沃伯，武公也。小子侯，哀侯子。

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無傳。此夏之仲月，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瀆也。例在五年。

疏　春正月己卯烝　正義曰：衛氏難杜云，上五年閉蟄而烝，謂十月，此正月烝，則是過時而烝。春秋有一貶而起二事者，若武氏子來求賻，一責天王求賻，二責魯之不共。此正月烝，一責過時，二責見瀆，何爲不可，而云非爲過時者？秦氏釋云：案周禮四時之祭皆用四仲之月，此正月則夏之仲冬，何爲不得烝而云過時也？又傳無過時之文，明知直爲再烝而瀆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無傳。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夏五月丁丑，烝。無傳。

秋，伐邾。無傳。

冬十月，雨雪。無傳。今八月也，書時失。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諸侯爲天子三公者。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卿不書，舉重略輕。

疏　注祭公至略輕　正義曰：隱元年云祭伯，今而稱公，知其爲天子三公。公羊亦云：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從周向紀，不由魯國，縱令因使過魯，自當假道而去，不須言來也。凡言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既書其來，又言遂逆，是先來見魯君，然後向紀，知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魯命而往迎也。凡昏姻皆賓主敵體，相對行禮。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爲主，令與夫家爲禮；天子聘后於諸侯，亦使諸侯爲主，令與后家爲禮。嫁女則送女於魯，令魯嫁女與人；迎后則令魯爲主，使魯遣使往逆，故祭公受魯命也。嫁王女者，王姬至魯而後至夫家；其王后昏，后不來至魯者，以王姬至魯，待夫家之逆以爲禮，故須至魯；后則王命已成於魯，無事，故即歸京師。於逆稱王后，舉其得王之命，后禮已成；於歸稱季姜，申父母之尊，言子尊不加於父母，從父母之家而將歸於王，據父母之家爲文，故於歸申父母之尊也。公不獨行，必有卿從，卿不書，舉重略輕也。知非卿不行者，以傳云禮也。釋例曰：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知祭公如紀時亦有卿，卿不書，舉重略輕，猶鞌邲之戰唯書郤克、林父。此天子使公卿之文，是杜約彼文，知公行必卿從也。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不親迎。鄭玄駁之曰：文王親迎

於渭濵卽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於后則夫婦也夫婦
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
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
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繼先聖之
後爲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此
注之意猶以爲天子不親迎者以此時祭公迎后傳言禮
也劉夏逆后譏卿不行皆不識王不親行明是王不當親
也文王之迎大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據此以爲天
子禮也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周公之後得郊
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耳其意非說天子禮也且鄭
玄注禮自以先聖爲周公及駁異義
則以爲天子二三其德自無定矣
傳八年春滅翼曲沃滅之隨少師有寵楚鬭伯
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釁瑕隙也無德者寵國之釁也夏

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沈鹿楚地黃隨不會黃國今弋
陽縣使薳章讓黃責其不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
之間季梁請下之請下之服也弗許而後戰所
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
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遙見楚師季
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楚君也無與王遇且攻
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
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不從季梁謀戰于速杞

隨師敗績隨侯逸速杞隨地逸逃也鬭丹獲其戎車
與其戎右少師鬭丹楚大夫戎車君所乘兵車也戎右車右也寵之故以爲右秋
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鬭伯比曰天去其
疾矣去疾謂少師見獲而死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疏
漢淮之間 正義曰漢淮二水名漢淮之間漢北淮南禹
貢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
大別南入于江孔安國云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
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釋例曰漢一名沔水出武都沮縣
東經漢中魏興至南陽東南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
禹貢又云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釋例曰淮
出義陽平氏縣桐柏山東北經汝陰淮
南譙國沛國下邳至廣陵縣入海也冬王命虢仲

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虢仲王卿士虢公林父祭公來遂
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曰禮
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書字
者伸父母之尊疏注季姜至之尊 正義曰時當桓王故云桓
王后也公羊傳曰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
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申父母之尊也
公羊又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
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
世子射姑來朝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疏注曹伯至來朝
正義曰朝禮當
君自親行不應使大子也當享而大子歎明年而曹伯卒
知其有疾故使大子來朝也大子不合稱朝攝行父事故

言朝也諸經稱世子及衛世叔申經作世字傳皆爲大然則古者世之與大字義通也

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爲書婦人行例也適諸侯雖告魯猶不書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　韓服巴行人巴國在巴郡江州縣　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　道朔楚大夫巴客韓服　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　鄾在今鄧縣南沔水之北　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　言非鄧人所攻　夏楚使鬭廉帥師及巴師圍鄾　鬭廉楚大夫　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　二甥皆鄧大夫　鬭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　衡橫也分巴師爲二部鬭廉橫陳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僞北北走也　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　楚師僞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　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宵夜也

疏　注韓服至州縣　正義曰以巴所使故言巴行人行人謂使人也地理志巴郡故巴國江州是其治下縣也昭十三年楚共王與巴姬埋璧則巴國姬姓也此年見傳文十六年與秦楚滅庸以後不見蓋楚滅之　三逐巴師不克　正義曰三逐巴師謂鄧師逐巴師也不克謂楚巴不能克鄧故鬭廉設權以誘之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梁國在馮翊夏陽縣荀賈皆國名

疏　注梁國至國名　正義曰地理志云馮翊夏陽縣故少梁也杜梁在夏陽也僖十七年傳曰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旣以國配嬴則梁爲嬴姓世本荀賈皆姬姓僖十九年秦人滅梁荀賈不知誰滅之晉大夫有荀氏賈氏蓋晉滅之以賜大夫

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　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　酒始獻　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施父魯大夫

疏　注諸侯至上卿　正義曰繼子男以上皆周禮典命職文也鄭玄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旣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釋例曰周禮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則下其君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謂公侯伯子男之世子出

會朝聘之儀也誓者告於天子王以爲世子受天子報命者也未誓謂在國正之而未告天子者也曹之世子未誓而來故賓之以上卿謂比於諸侯之上卿繼子男之末命數相準故也是言曹大子由未誓之故賓之以上卿謂以賓客待之同上卿之禮也卿禮飧饔積膳之數掌客聘禮略有其事傳不言未誓知曹大子必未誓者若誓則下其君一等而已侯伯之子當如子男不得徒以上卿之禮待之也釋例揔論世子故言比於諸侯之上卿此指說曹國故分明辨之云各如其國之上卿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昭二十三年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然則小國之君乃當大國之卿小國之世子必不得當大國之卿故知各如其國之上卿耳何休膏肓以爲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左氏爲短鄭箴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蘇云誓於天子下君一等未誓繼子男並是降下其君寧是安居父位　非歎所也　正義曰服

夏云古之爲享食所以觀威儀省禍福無慼而慼憂必讎焉今大子臨樂而歎是父將死而兆先見也

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

夏五月葬曹桓公 無傳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無傳衞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丘衞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丘城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衞侯鄭伯來戰于郎 改侵伐而書來戰善魯之用周班惡三國討有辭

疏 注改侵至有辭 正義曰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侵伐者師旅討罪之名也魯以周禮爲班則魯有禮矣三國伐有禮是討有辭矣春秋善魯之用周班不使三國得伐之故改侵伐而書來戰言若三國自來戰而魯人不與戰也釋例曰齊侯衞侯鄭伯來戰于郎夫子善魯人之秉周班惡三國之伐有禮故正王爵以表周制去侵伐以見無罪此聖人之所以扶獎王室崇大教故詭常例以特見之是其義也

傳十年春曹桓公卒 終施父之言

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 虢仲王卿士詹父屬大夫 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虞國在河東大陽縣

疏 注虢仲至大夫 正義曰周禮每卿之下皆有大夫傳言譖其大夫知是屬己之大夫非虢大夫者若虢國大夫虢仲自得加罪無爲譖之於王且其若是虢人不得以王師伐虢故也 注虞國至陽縣 正義曰譜云虞姬姓也周大王之子大伯之弟仲雍之後仲雍是爲虞仲嗣大伯之後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虞仲之後處中國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僖五年晉滅之地理志河東大陽縣周武王封大伯後於此是爲虞公志言大伯後者以仲雍嗣大伯故也

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四年圍魏所執者

初虞叔有玉 虞叔虞公之弟 虞公求旃 旃之也 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人利其璧以璧爲罪 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 賈買也 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 將殺我 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共池地名闕

疏 注虞叔虞公之弟 正義曰祭叔既爲祭公之弟知虞叔亦是虞公之弟 匹夫無罪 正義曰士大夫以上則有妾媵庶人唯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故書傳通謂之匹夫匹婦也

冬齊衞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 在六年 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衞師助之故不稱侵伐 不稱侵伐而以戰爲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自釋交綏而退無敗績 先書齊衞王爵也 鄭主兵而序齊衞下者以王爵次之也春秋所以見魯猶秉周禮

疏 注鄭主至周禮 正義曰傳言先書齊衞不合先書鄭也春秋之例主兵者先書此則鄭人主兵鄭宜在先而先序齊衞者王爵齊衞爲侯尊於鄭伯故以王爵尊卑爲序也不依主兵之例而以王爵序者魯班諸侯之戍

王爵爲次鄭忽負功懷怒致有此師故特改常例還以王爵次之見魯猶秉周禮故也

經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地闕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同盟於元年赴以名秋七月葬鄭莊公無傳三月而葬速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釋例詳之

【疏】注祭氏至詳之　正義曰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名是諸侯之卿嘉之乃不名則於法當書名祭仲行無可嘉知仲非其字故云祭氏仲名也祭仲鄭卿而至宋見執必是行至宋也行使被執例稱行人此當云執鄭行人而不稱行人者聽宋迫脅以逐出其君罪之故不稱行人昭八年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傳曰罪不在行人也以罪不在則稱行人知祭仲罪在其身故去行人也釋例曰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與於見誘而以行人應命不能死節挾僞以篡其君故經不稱行人以罪之是說罪仲之意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傳曰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是變例也傳稱誘祭仲而執之則本非行人故經不言杜必知以行人應命罪之故不稱行人者祭仲若不至宋宋人何得執之既往至宋即是因事而行亦既因事而行便爲使人之例杜以傳文稱誘故序其本意言非聘非會聽宋迫脅故不稱行人罪之經與齊人執鄭詹文亦何異劉君以祭仲是字鄭人嘉之妄規杜氏就如劉言既云罪其逐君何以嘉而稱字杜以蕭叔非字故知祭仲是名仲既書名爲罪則不稱行人是其貶責劉云祭仲本非行人未知有何所據

突歸于鄭突厲公也爲宋所納故曰歸例在成十八年不稱公子從告也文連祭仲故不言鄭

【疏】注突厲至言鄭　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諸侯納之曰歸知此爲宋所納故曰歸也突實公子而不稱公子傳無褒貶之例知從告者之辭告者不言公子故不稱也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十七年蔡季歸于蔡皆以字繫國突不繫鄭者以文連祭仲祭仲之上已有鄭字蒙上鄭文故不言鄭也以宋人執仲納突乃是以事連書故突得蒙上文其鄭忽奔衛則鄭人別告故不連上文

鄭忽出奔衛忽昭公也莊公既葬不稱爵者鄭人賤之以名赴

【疏】注忽昭至名赴　正義曰僖九年傳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彼以未葬故繫父知既葬則成君此莊公既葬則忽成君矣宜書鄭伯出奔今書忽之名知鄭人賤之以名赴也其賤之意說在忽之復歸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無傳柔魯大夫未賜族者蔡叔蔡大夫叔名也折地闕

【疏】注柔魯至地闕　正義曰以柔不稱族與無駭相類是無族可稱知其未賜族也亦以蔡叔無善可嘉知叔是名叔亦無族蓋亦未賜族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無傳夫鍾郕地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無傳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宋不書經闕

【疏】注宋不書經闕　正義曰丘明作傳本以解經經傳不同皆傳是其實今傳有宋而經無宋知是經之闕文宋爲大國傳處鄭下是史文舊闕傳先舉經之所有乃以闕者實之故後言宋耳非謂盟之序列宋在下也服虔以爲不書宋宋後盟宋若後盟盟本無宋傳不得言齊衛鄭宋爲此盟也傳之上下例不虛舉經文舉此盟者爲經闕宋故也

楚屈瑕將盟貳軫貳軫二國名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鄖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

城蒲騷鄖邑絞國名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 莫敖患之 莫敖楚官名即屈瑕 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 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邑亦國也 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 君謂屈瑕也郊郢楚地 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 恃近其城 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 盍何不也濟益也 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 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 成軍以

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卒盟貳軫

疏 注邑亦國也 正義曰書云欲宅洛邑傳每云敝邑是也 注君謂屈瑕也 正義曰禮坊記云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然則大夫不得稱君此謂屈瑕爲君者楚僭王號縣尹稱公故呼卿爲君大夫正法當呼爲主昭元年傳醫和謂趙文子曰主相晉國是其事也祁盈之臣謂祁盈爲君伯有之臣謂伯有爲公是家臣稱其主耳 鄖有虞心 正義曰鄖人日虞四邑之至冀其與己合勢有虞度外援之心而又自恃近城故無鬬志 注商紂至夷人 正義曰古文尚書泰誓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昭二十四年傳引之云亦有離德己與本小殊此注引予爲武王又倒其先後者便文耳雖言傳曰非傳本文劉炫云欲以譏商周之

不敵故先少而後多非便文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 在六年 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 子突子亹子儀之母皆有寵 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 祭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封人守封疆者因以所守爲氏 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曼鄧姓 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 雍氏姞姓宋大夫也以女妻人曰女 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

誘祭仲而執之 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而以行人應命 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疏 注祭仲至應命 正義曰傳言宋見執執不在會知非會也被誘而往知非聘也直爲見誘而以行人應彼宋命也行人謂行往宋耳劉炫云杜欲成不稱行人之義故以行人言之

經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 秋七月丁

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穀丘宋地燕人南燕大夫八月壬辰陳侯躒卒無傳厲公也十一年與魯大夫盟於折不書葬魯不會也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書於八月從赴疏注厲公至從赴　正義曰躒爲厲公世本文也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即佗六年殺佗而厲公立也陳世家以佗與五父爲二人言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大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立七年大子免之三弟躍林杵臼共殺厲公而躍立是爲利公利公立五月卒林立是爲莊公案傳五父佗一人而世家以爲二人案經蔡人殺佗在桓公卒之明年不得爲佗立七年也佗以六年見殺躍以此年始卒不得爲躍立五月也既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公世本本無利公皆是馬遷妄說束晳言馬遷分一人以爲兩人以無爲有謂此事也壬辰是七月二十三日上有七月書於八月之下如此類者注皆謂之

日誤今云從赴者以其終不可通蓋欲兩解故也以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非正月之日而以正月起文傳言再赴是赴以正月也彼以十二月之日爲正月赴魯知赴者或有以前月之日從後月而赴故因此以示別意公會宋公于虛虛宋地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龜宋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丙戌衛侯晉卒無傳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未同盟而赴以名疏注重書至以名　正義曰春秋之中唯此重書日其餘亦應有一日兩事各書日者但更無其日不可復知計赴告之體本應皆以日告史官書策復應各書其日但他國之告或有詳略魯史記注多違舊章致使日與不日無復定準及其仲尼書經不以日月爲褒貶或略或詳非此所急故日月詳略皆依舊文

此重書丙戌非是義例以舊史所重故因史成文耳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既書伐宋又重書戰者以見宋之無信也莊十一年傳例曰皆陳曰戰尤其無信故以獨戰爲文疏注既書至爲文　正義曰春秋之例戰不言伐以其伐可知故略其文也伐者討有罪之辭言戰又言伐者皆是罪彼所伐之國此既書伐宋又重書戰者以見宋之無信言以鐘鼓聲其罪而伐之彼不服罪而反與我戰所以深責之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此文亦當如彼宜云及宋人戰令直言戰于宋者尤其無信故以獨戰爲文皆陳曰戰戰是敵辭不言及宋戰不使宋得敵也十年郎之戰我有禮彼無禮齊鄭無辭以罪我不令我與彼敵彼自獨戰爲文此戰我有信而宋無信我有辭以責宋不使宋敢敵我我自獨戰爲文郎戰我有辭故言戰不言伐此戰宋無辭故言伐不言與宋戰二者雖文皆獨戰而義存彼此俱是善惡有殊

不得相敵故也

傳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隱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句瀆之丘即穀丘也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不平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宋公貪鄭賂故與公三會而卒辭不與鄭平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詩小雅言無信故數盟數盟則情疏情疏而憾結故云長亂 楚伐絞軍其南門

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

采樵者以誘之 扞衛也樵薪也 從之絞人獲三十人

獲楚人也 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

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 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 大敗之

爲城下之盟而還 城下盟諸侯所深恥 疏 注城下至深恥 正義曰宣

十五年楚圍宋傳稱華元謂子反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

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肯

從城下之盟是其深恥也必爲深恥者諸侯當好事四鄰

以衛社稷相時而動量力而行今乃搆怨彊敵兵臨城下

春秋正義七　十六

力屈勢沮求服受盟是其不知之甚將爲鄰國所笑故深恥之 伐絞之役楚師分

涉於彭 彭水在新城昌魏縣 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

三巡數之 羅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縣伯嘉羅大夫諜伺也巡徧也 疏

注彭水至魏縣 正義曰釋例云彭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北至南鄉筑陽縣入漢 注羅熊至徧也 正義曰羅熊姓世本文也說文云諜軍中反間也謂詐爲敵國之人入其軍中伺候間隙以反報其主故此訓諜爲伺而兵書謂之反間也巡徧也謂巡逓徧行之

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

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

燕師敗績 大崩曰敗績例在莊十一年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鄭國非禮也 疏 公會至敗績 正義曰傳稱宋多責賂於鄭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然則此戰之興

本由宋鄭相怨雖復各連同好當以宋鄭爲主其序紀在

鄭上宋趣齊下者若魯人不與而鄭國自行則以主兵爲

先若與魯同行魯史所記則當以魯爲主不得復先主兵

亦既不先主兵即以大小爲序故紀先鄭也宋使齊爲主

猶隱四年州吁伐鄭使宋爲主故齊先宋此以公在會故

不以主兵爲先尊卑爲序故紀在鄭先若然莊二十六年

會宋人齊人伐徐杜云宋主兵故序齊上彼魯亦在而先

主兵者彼是魯之微人所會之國又少此則公自在會及

所戰之國歷序又多故不與彼同也戰稱將敗稱師是史

策之常法也史所以然者師是將之所帥戰則舉將爲重

敗則舉師盡崩固當舉師言敗若其敗還書將則是將身

獨敗無以見師之大崩故戰則稱將敗則稱師言其衆師

春秋正義七　十七

盡敗非獨將身敗也此燕人謂將也楚子傷目故稱楚子

敗績此若云燕人敗績則是燕將身傷以此不得不稱師

敗唯莊二十八年衛人敗績違常文耳 注大崩至禮也

正義曰言史異辭者決莊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衛人

敗績也此敗稱師而彼敗稱人是史異辭也史非一人立

辭自異非襃貶之例也此二者於理則師是而人非但不

以爲義故合各從其本耳杜以既葬爲成君雖則踰年猶

待葬訖故以惠公爲非禮釋例曰父雖未葬喪服在身踰

年則於其國內即位稱君伐鄭之役宋公衛侯是也春秋

書魯事皆踰年即位稱公不可曠年無君則知他國亦同

然據父未葬於其國內雖得伸其尊若以接鄰國則違禮

失制也是言先君未葬則不得稱爵成君以接鄰國也杜

言違禮失制禮制亦無明文案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彼以踰年未葬不

得稱王命使是其禮制未可

以此知接鄰國則違禮制也 三月葬衛宣公 無傳

夏大水無傳秋七月冬十月

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趾足也遂見楚子曰必濟師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楚子辭焉不解其旨故拒之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鄧曼楚武王夫人言伯比意不在於益衆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狃忕也蒲騷役在十一年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撫小民以信也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訓諸司以德也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諸之也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威莫敖以刑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賴國在義陽隨縣賴人仕於楚者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徇宣令也及鄢亂次以濟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南蠻大敗之

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縊自經也荒谷冶父皆楚地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疏】大夫至行也○正義曰大夫伯比言濟衆者其非益衆之謂也其此伯比之意當謂君宜撫慰小人士卒以言信也教訓諸司長率以令德而威懼莫敖以刑罰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狃貫也貫於蒲騷之得勝遂恃勝以爲常將自用其心不受規諫必輕小羅國以爲無能君若不以言辭刑罰鎮重撫慰之莫敖其將不設備乎夫謂伯比伯比之意固當謂君教訓衆民而好以言辭鎮撫之召軍之諸司而勸勉之以善德見莫敖而告之道上天之意不借貸慢易之人不使慢易之人得勝言其必須敬懼也其意當如此耳若其不然此伯比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而更請益師乎注狃忕也○正義曰說文云狃狎也忕習也郭璞云貫忕也今俗語皆然則狃忕皆貫習之義以貫得勝則輕易前敵將自用其意不復持重注鄢水至入漢○正義曰釋例曰鄢水出新城沶鄉縣東南經襄陽至宜城縣入漢

宋多責賂於鄭立突賂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公後地期而及其戰故不書所戰之地鄭人來請脩好【疏】注公後至之地○正義曰兩敵將戰必豫期戰地公未見紀鄭紀鄭已與齊宋先設戰期公不及設期唯及其戰故言戰而不書所戰之地言此地非公所期故不書也釋例曰桓十三年戰不書所所者期戰所在之地也公會戰而後其期猶及諸侯共其成敗故備書諸國而不書地成十六年傳曰戰之日齊國佐至於師此其類也然則諸戰書日者日即從月計此經當云二月己巳公會紀侯鄭伯今退己巳於鄭伯之下者春秋之例公之出會例多以月要盟戰敗例多以日故己巳之文在

公會紀侯鄭伯之下十二年十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
于宋亦其類也服虔云下日者公至而後定戰日地之與
日當同時設期公既不及期地安得及期日也劉炫云公
會紀鄭告廟而行始行即書會也其戰之日則戰罷乃告
廟史官雖連并其文而存其本
旨己巳是戰日故下日以附戰

經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脩十二年武父之好以曹地曹與會　無冰　無傳書時失　夏五　不書月闕文　鄭伯使
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藏公
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　疏　注御廩至六年　正義曰
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　傳稱御廩災乙亥嘗書不
害也明嘗之所用是御廩之所藏也禮記祭義云天子為
藉千畝諸侯百畝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

至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
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
所自親者也月令季秋乃命冢宰藏帝藉之收於神倉鄭
玄云重粢盛之委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故為
神倉以此諸文知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廩
即倉之別名周禮廩人為倉人之長其職曰大祭祀則共
其接盛鄭玄云接讀為扱扱以授舂人大祭祀之穀藉田
之收藏於神倉者不以給小用是公所親耕之粟擬共祭
祀藏於倉廩故謂之御廩御廩災其
屋而不損其穀故曰書不害也　乙亥嘗　先其時亦過也既戒日致
齊御廩雖災苟不害嘉穀
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　疏　注先其至示法　正義曰
八月建未未是始殺故云
先其時亦過也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
日遂戒享先王亦如之鄭玄云十日者容散齋七日致齋
三日壬申在乙亥之前三日是致齋之初日也既已戒日
致齋御廩雖災苟其不害嘉穀有穀可以共祭祀則祭不
應廢故書以示法也若害穀則當廢不可苟用他穀故也
先時亦過過則當書但書過已有成例故傳指言不害故
沈氏云杜以先時亦過過則當書傳何以專言不害此丘
明之意若非先時有災不害亦書若非御廩有災先時亦
書進退明例也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
災害為恐故衛難杜云若救之則息不害嘉穀則傳當有
救火之文若如宋災傳舉救火今直言不害明知不以災
為害杜必為不害嘉穀者秦氏荅云傳所以不載救火者
傳以指釋經文略舉其要所以不載救火至於宋
鄭之災彼由簡牘備載詳略不等不可相難也　冬十
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無傳隱六年盟於艾　宋人以
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例在僖二十六年
傳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熟曰饔生

曰餼　疏　注熟曰饔生曰餼　正義曰周禮外內饔皆掌割
亨之事亨人給外內饔之爨亨煮饔者煮肉之名
知熟曰饔哀二十四年傳稱晉人餼臧石牛以生牛賜之
知生曰餼又聘禮致饔餼五牢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飪是
熟肉腥是生肉知餼是未殺鄭玄以為生牲曰餼唯瓠葉
箋云腥曰餼欲以牽為牽行故餼為已殺非定解也定解
猶以生為餼傳諸言餼
者皆致生物於賓也　夏鄭子人來尋盟且脩
曹之會　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為子人氏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書不害也　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及穀故曰書不害　冬宋人
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　在十二年　焚渠門入
及大逵　渠門鄭城門逵道方九軌　伐東郊取牛首　東郊鄭郊牛首

鄭邑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告伐而不告入取故不書

經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三月乙未天王崩無傳桓王也夏四月己巳葬

齊僖公無傳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突既篡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爲文罪之也例在昭三年 疏 注突既至三年 正義曰凡諸侯出奔皆被逐而出非自出也舊史書臣以逐君仲尼脩春秋責其不能自固皆以自奔爲文以故此注述突之惡言其罪之之意釋例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

春秋正義七　二十

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爲文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言其所犯處多非徒逐者獨惡君不能君故臣亦不臣臣之逐君其罪已著沒其臣名獨見君罪言罪不純在其臣故也衛獻公出奔不名鄭伯突及北燕伯款蔡侯朱等皆書名者從彼告辭故釋例曰衛赴不以名而燕赴以名隨赴而書之義在彼不在此也言責其不能自安自固自奔即是身罪名與不名不復著義故從告也昭三年傳曰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是變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爲文也稱世子者忽爲大子有母氏之寵宗卿之援有功於諸侯此大子之盛者也而守介節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子之彊不從祭仲之言脩小善絜小行從匹夫之仁忘社稷之大計故君子謂之善自爲謀言不能謀國也父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出則降名以赴入則逆以大子之禮始於見逐終於見殺三公子更立亂鄭國者實忽之由復歸例在成十八年 疏 注忽實至八年 正義曰成十八年傳曰復其位曰復歸忽本既居君位然後出奔故今還以復位之例爲文也經言復歸明是復位之例注言此者以忽之出奔不稱鄭伯歸言世子又非君號非君而稱復歸嫌其不是復位故明之禮父在稱世子忽父之喪於今五年世子非所當稱故跡其稱之意鄧曼所生立爲世子是有母氏之寵也宗卿謂同姓之卿祭仲之女曰雍姬則祭仲姬姓是同宗卿也救齊敗戎是有功也而守介節謂守瑣瑣猜介之節不娶齊女也經書鄭忽出奔不稱鄭伯是降名以赴也今稱世子復歸是逆以大子之禮也逆以大子之禮者以突是庶子無道出奔更欲擇君莫踰於忽以本是世子故迎之使還爲是世子所以得歸鄭以世子名告不以嘗爲君告時史因其告辭書曰世子實復本位書曰復歸而忽之爲君不能自固始於見逐終於見殺三公子更立爲君亂鄭國者實忽之由釋例與此注盡同其末云故仲尼因以示義

春秋正義七　二十三

言因舊史之文即稱世子示鄭人本有不以爲君之義忽於隱公之世每稱公子六年稱大子則救齊之時已立爲大子故也

許叔入于許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叔本不去國雖稱入非國逆例 疏 注許叔至逆例 正義曰入者自外之辭本其所自之處言其自許東偏而入于許國非從外國入也鄭莊公以十一年卒許叔今始入者蓋鄭突不使其復忽既得位親仁善鄰存許以德許人冀其爲己之援故此年始得入也小白陽生入皆稱名此叔稱字故云許人嘉之以字告也杜知是字者以蔡季歸於蔡季子來歸亦以書字故知之也杜以傳例云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日入嫌此亦爲國逆之例釋例曰諸在例外稱入直是自外入內記事常辭義無所取賈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以爲例由先儒以爲國逆故言許叔本不去國非國逆之正例國逆正例據去國而來許叔本非去國故云非國逆例

其實許始復國許叔得還上下交歡同心逆逆指其事有國逆之理故於釋例云許叔有國逆之文但非國逆正例耳劉君不達此旨妄規杜失非也　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無傳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　疏　注三人至東北　正義曰三國俱稱人合行禮知其尊卑同也以邾子未得王命知牟葛之等是附庸郳犂來來朝皆附庸書名此若君自親來則亦應稱名若遣臣來聘又不得稱朝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是世子有稱朝之義知此三人皆附庸世子攝行父事而來朝也諸侯之卿稱名大夫降稱人是人之於名例差一等若附庸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釋例曰王之世子不名諸侯世子則名會王世子于首止曹世子射姑來朝是也附庸世子稱人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是也是言世子稱謂之等級也地理志泰山郡牟縣故牟國也

陳留郡寧陵縣應劭曰故葛伯國然則於晉屬梁國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未得國直書入無義例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袲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先行會禮而後伐也　疏　注先行會禮　正義曰知非不與謀言會者以言于袲故知此行會禮也若不言地直言會則是不與謀例也召陵會杜注云於召陵先行會禮與此同也

傳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　車服上之所以賜下　天子不私求財　諸侯有常職貢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　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爲疑故母以所生爲本解之　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　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　公載以出　愍其見殺故載其尸共出國　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秋

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檀伯鄭守櫟大夫　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經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既謀之今書會者魯諱議納不正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　疏　注春既至後至　正義曰宣七年傳例云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此春既謀之例當言及今書會者魯諱與諸侯聚議納不正之人故從不與謀之文釋例曰魯既春會于曹以謀伐鄭夏遂興師而更從不與謀之文者厲公篡大子忽之位謀而納之非正故諱之從不與謀之例是其義也諸侯之序以大小爲次班序譜稱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征伐盟會者凡十六

國時無霸主會同不并無有成序其間蔡與衛凡七會六在衛上唯此處在陳下故以為蓋後至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用飲至之禮故書　冬城向 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即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卻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摠指天象不與言歷數同也故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別

【疏】注傳曰至月別　正義曰杜以城向與下同月故捡叔弓如滕經傳之異如滕與葬同月知此城向與出奔同月但本事既異各隨本而書之下有月而此無月耳其實同是十一月也但十一月水星昏猶未正故復推校歷數此年月卻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又方者未至之辭故以定之方中為方欲向中而實未正中十一月可以興土功書時非傳誤也劉炫規過以為案周語云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先儒以為建戌之中霜始降房星見霜降之後寒風至而心星見鄭玄云辰角見謂九月本天根見謂九月末天根謂氐星是也自然火見是建亥之月又春秋城楚丘是正月而杜引詩云定之方中未正中也定星豈正月未正中乎據此諸文則火見土功必在建亥之月則建戌之月必無土功之理而杜以為建戌之月得城向者非也今以為周語之文單子見陳不除道故譏為此言故所舉時節並在早月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單子云隕霜而冬裘具九月已裘是其早也且周語之文據尋常節氣九月而除道十月而興土功杜以此年閏在六月則建戌之月二十一日已得建亥節氣是十月節氣在九月之中土功之事何為不可諸侯城楚丘自在正月衛人初作

宰必在其前杜云定星方欲正中於理何失劉君廣引周語之文以規杜杜以月卻節前何須致難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惠公也朔讒構取國故不言公子逐罪之也

傳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 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　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冬城向書時也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 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烝　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 左右媵之子因以為號　夷姜縊 失寵而自經死　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 宣姜宣公所取急子之妻構會其過惡　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 莘衛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　壽子告之使行 行去也　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 惡安也　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 黔牟羣公子　惠公奔齊

【疏】注夷姜至曰烝　正義曰晉獻公

烝於齊姜惠公烝於賈君皆是淫父之妾知此亦父妾故云庶母也成二年傳稱楚莊王以夏姬予連尹襄老襄老死其子黑要烝焉淫母而謂之烝知烝是上淫蓋訓烝爲進言自進與之淫也世家云初宣公愛夫人夷姜烝淫而謂之夫人馬遷謬耳 注左右至爲號 正義曰公子法無左右明其因母爲號公羊稱諸侯取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有二媵故分爲左右說公羊者言右媵貴於左媵義或當然此左右公子蓋宣公之兄弟也 載其旌 正義曰代之而載其旌蓋旌有志識故也世家云與大子白旄而告盜曰見白旄者殺之或當以白旄爲旌但馬遷演此文而爲之說其辭至鄙未必其言可信也

經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黃齊地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趡魯地稱字義與蔑盟同二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日月必有誤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奚魯地皆陳曰戰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十一年大夫盟于折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季蔡侯弟也言歸爲陳所納 癸巳葬蔡桓侯 無傳稱侯蓋謬誤三月而葬速

疏 注稱侯蓋謬誤 正義曰五等諸侯卒則各書其爵葬則舉謚稱公禮之常也此無貶責而獨稱侯故云蓋謬誤也釋例曰卒而外赴者皆正爵而稱名愼死考終不敢違大典也書葬者皆從主人私稱客主之人謙敬各有本謙敬各得其所而後二國之禮成也葬蔡桓侯獨不稱公劉賈許曰桓卒而季歸無臣子之辭也蔡侯無子以弟承位羣臣無廢主社稷不乏祀故傳稱蔡人嘉之非貶所也杞伯稱子傳爲三發[illegible]侯有貶傳亦宜說史書謬誤疑有闕文是其疑之意[illegible]

春秋正義七　二十八　李堯

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甲乙者歷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日爲例

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齊欲滅紀衛逐其君 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 蔑盟在隱元年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 爭疆界也 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 虞度也不度猶不意也 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齊背盟而來公以信待故不書侵伐

疏 傳疆場至不虞 正義曰疆場謂界畔也至此易主故名曰場典封疆者不得已往侵人無使人來侵己謹愼守其一家之所有以備不意度之事

春秋正義七　二十九　吳志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 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 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嘉之故以字告 伐邾宋志也 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趡之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 日官日御典歷數者 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 日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底平也謂平歷數 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

于朝日官平歷以班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 疏 注日官至歷數 正義曰周禮大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然則天子掌歷者謂大史也大史下大夫非卿故不在六卿之數傳言居卿則是尊之若卿故知非卿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平歷數者謂掌作歷數平其遲速而頒於邦國也晦朔弦望交會有期日月五星行道有度歷而數之故曰歷數也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公子亹昭公弟 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公子達魯大夫 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復重也本爲昭公所惡而復弑君重爲惡也 疏 君子

至惡矣 正義曰弑君者人臣之極惡也昭公惡其人其人果行大惡是昭公知所惡矣言昭公惡之不妄也韓子以爲君子言知所惡者非多其知之明而嫌其心不斷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如早誅焉以及於死故言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昭公知其惡而不能行其誅致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昭公不免於弑戒人君使彊於斷也 注公子達魯大夫 正義曰知非鄭人者若是鄭人當在君子之前言之傳先載君子之議後陳子達之言是達聞其言而評之與臧文仲聞蓼六之滅其事相類故知魯人也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 疏 公與至如齊 正義曰僖十一年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彼言及此不言及者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言夫人淫於齊侯而疏外公故不言及也穀梁傳曰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不稱數也言夫人驕伉不可及故舍而不數也杜無明解傳載申繻之言譏公男女相瀆盖以相褻瀆之故果致大禍時史譏其男女無別故不書及也 注公本至曰遂 正義曰據傳文知其嚮會之時即與夫人俱行至於濼水之上不言及夫人會者夫人從公行耳其會之時夫人不與既會乃相隨嚮齊故如齊之上始書夫人公自因會而行故言遂耳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不言戕諱之也戕例在宣十八年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無傳告廟也丁酉五月一日有日而無月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無傳九月乃葬緩慢也

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始議行事 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女安夫之家夫安妻之室違此則爲瀆今公將姜氏如齊故知其當致禍亂 疏 女有家男有室 正義曰沈氏云卿大夫稱家家者內外之大名戶內曰室但男子一家之主職主內外故曰家婦人主閨內之事故爲室也劉炫云釋宮云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則家之與室義無以異欲見男女之別故以室屬女之其實室家同也 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 齊侯通焉公謫之謫譴也 以告夫人告齊侯 夏四月丙子享公齊侯爲公設享燕之禮 使公子彭生乘公

公薨于車（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除恥辱之惡也）齊人殺彭生（不書非卿）疏 注上車至殺之 正義曰莊元年公羊傳曰夫人譖公於齊侯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何休云搚折聲也齊世家云襄公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搚殺魯桓公下車則死矣搚摺拉音義同也

秋齊侯師于首止（陳師首止討鄭弑君也首止衞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不知齊欲討己）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車裂曰轘）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時人譏祭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亹爲渠彌所立本既不正又不能固位安民宜其見除故即而然識者之言以明本意）疏 注車裂曰轘 正義曰襄二十二年傳稱轘觀起於四竟又曰觀起車裂是其事也周禮滌狼氏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然則周法有此刑也

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桓王大子王子克莊王弟子儀）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辛伯周大夫）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及於難也）

春秋正義卷第七

鄉貢進士馮嗣祖校勘

春秋正義卷第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莊公 疏 正義曰魯世家云莊公名同桓公之子文姜所生即桓六年子同生者也以莊王四年即位謚法勝敵克壯曰莊是歲歲在鶉火

經元年春王正月 疏 王正月 正義曰此月無事而空書月者莊雖不即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史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父弒母出不忍即位故空書其文閔僖亦然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孫讓而去

疏 注夫人至而去 正義曰夫人孫意傳文不明故云魯人責之蓋責其訴公於齊侯而使公見殺故慙懼而出奔也公羊傳曰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穀梁傳曰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杜用彼為說昔帝堯孫位以讓虞舜故假彼美事而為之名猶孫讓而去釋例曰使若不為臣子所逐自孫位而去者

夏單伯送王姬 無傳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于齊既命魯為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為尊且別於內女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

疏 注單伯至不敵 正義曰檢經上下公卿書爵大夫書字單伯書爵故為卿也單者天子畿內地名人君賜臣以邑令采取賦稅謂之采地禮運曰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食邑為采地單氏世仕王朝此及文公之世皆云單伯成公以下常稱單子知伯子皆爵也此時稱伯後降為子耳又解不稱王使之意王於時將遣魯主昏必先有命豈得未嘗命魯徑送女來故知王已命魯為主魯已承受王命單伯送女付魯而已不復重宣王命故不稱使也十一年王姬不云王使送者為送者微也以姬繫王不稱女字以王為尊故繫之於王且以別於內女內女則以字配姓謂之伯姬叔姬是也公羊傳曰使我主之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所以然者昏之行禮必賓主相敵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大夫不親昏者尊卑不敵故也二王之後雖王所賓客示崇先代而已不得即與王敵嫁於二王之後亦使諸侯主之秦漢以來使三公主之呼為公主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於外

疏 注公在至於外 正義曰穀梁傳曰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意言公與齊為讎又身有重服不得與齊侯為禮故築于外也左氏

先儒亦用此為說杜案傳文稱請以彭生除之齊人雖為殺彭生心實讎齊但不敢逆王命故以諒闇為辭故築館于外杜謂諸侯之喪既葬則衰麻除矣不得以喪服為言也若讎不除服未釋則諸侯之國同姓多矣天王不應強使魯侯冒斬衰接父讎與之行吉禮也以此益明杜諒闇之言為得其實徒以昏姻吉禮行事在廟公在諒闇之內慮齊侯當來親迎不可便以全吉之禮接賓於廟又讎除服釋不敢逆王命辭主昏故築舍於外使齊侯從外迎之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無傳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襃稱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衛襄之比

疏 注榮叔至之比 正義曰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又詩唐風無衣之篇晉人為其君請命於天子之使以無衣為辭則王賜諸侯當有服也傳稱王賜晉惠公命受玉惰則王賜又有

王也但賜諸侯以王者欲使執而朝覲所以合瑞今追命桓公若追命衞襄之比止應褒稱其德賜之策書或當有服以表尊卑不復合瑞未必有玉也釋例曰天子錫命其詳未聞諸侯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已薨而追錫魯桓薨後見錫則亦衞襄之比也魯文即位見錫則亦晉惠之比也魯成八年齊靈二十三年乃見錫隨恩所加得失存乎其事言存乎其事者觀其錫之早晚知恩之厚薄觀其人之善惡知事之得失故傳不復顯言其是非也杜於追命衞襄之下注云命如今之哀策魏晉以來唯天子崩乃有哀策將葬於是遣賢讀之陳大行功德敘臣子哀情非此類也人臣之喪不作哀策良臣既卒或贈之以官褒德敘哀載之於策將葬賜其家以告柩如今哀策蓋此謂也

王姬歸于齊無傳不書逆公不與接

疏注不書逆公不與接　正義曰成九年伯姬歸于宋杜云宋不使卿逆非禮以逆者非卿故不書此云公不與接者杜意以公不與接雖卿亦不書

也所以知者十一年齊侯來逆共姬而經不書故也又嫁伯姬于宋魯與宋無故此時有故知不與接也春秋之例送女不書者取受我而厚之此單伯書者爲送至於魯不至於齊故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無傳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鄑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

疏注齊欲至訾城　正義曰齊人遷此三邑非三邑之人自遷也故知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也蘇氏云直取其地不取其民故云遷不云取不言所往之處者志在去之而已非欲安存其人故與宋人遷宿文同其文異於邢遷也釋例曰邢遷于夷儀則以自遷爲文宋人遷宿齊人遷陽則以宋齊爲文各從彼此之遷之實記注之常辭亦非例也郱在東莞言郡郚在朱虛不言郡者釋例土地名朱虛亦屬東莞使之蒙上郡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文姜與桓俱行而桓爲齊所殺故不敢還莊公父弑母出故不忍行即位之禮據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也姜於是感公意而還不書不告廟

疏注文姜至告廟　正義曰不稱即位爲文姜出故也則即位之日文姜未還故知莊公以父弑母出不忍行其即位之禮也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則是夫人來而復去故知文姜於是感公意而還也三月以來經傳皆無夫人還事故解之還不書不告廟釋例曰文姜之身終始七如齊再如莒皆以淫行書行而不書反則元年之還亦不告廟推此可知也公羊傳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穀梁傳曰接練時録母之變始人之也其意言文姜往年如齊至此年三月猶尚不反三月練祭念及其母乃書其出奔非三月始從魯去也左氏先儒皆用此說杜不然者史之所書據實而録未有虛書其事者也夫人若遂不還則孫巳久矣何故至是三月始言孫于齊乎公若念及於母自可迎使來歸何以反書其孫豈莊公召命史官使書其母孫乎又禮三年之喪期月而練桓公以往年四月薨至今年三月未得一期何故巳得爲練而云接練録變存君念母也若以經無還文即言留齊不反則自是以後亦無還文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豈復自齊會之哉以此知三月始從魯去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姜氏齊姓於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義

疏注姜氏至示義　正義曰文姜終始皆稱姜氏唯此一文獨異故傳解其意云不稱姜氏絕不爲親言於夫人之義宜與齊絕不復爲親也姜氏者齊之姓也禮婦人在家則天父出嫁則天夫爲夫斬衰三年爲兄大功九月今兄殺己夫於文姜之義宜與齊絕義意不與齊絕而復奔之故於其奔也特去姜氏去姜氏者君言夫人不是齊女不姓姜氏以示應絕之義應絕不絕所以刺文姜也傳言禮者爲夫絕兄禮之意也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其

與弒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使公子彭生摍幹而殺之穀梁傳亦云不言氏姓貶之也左氏先儒取二傳爲說言傳稱絕不爲親禮也謂莊公絕母不復以之爲親爲父絕母得禮尊父之義故曰禮也杜不然者釋例曰文姜與公如齊以淫見譴懼而歸訴於襄公襄公殺公而委罪於彭生弒公之謀姜所不與疑懼而自留於齊莊公感其不反以闕即位之禮故姜氏自齊而還魯魯人探情以責之故復出奔夫子以爲姜氏罪不與弒於莊公之義當以母淫於齊而絕其齊親內全母子之道故經不稱姜氏傳曰絕不爲親禮也明絕之於齊也文姜稱夫人明母義存也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明義異也觀此解之意夫人宜與齊絕釋例之文言莊公宜與齊絕者夫人猶尚宜絕莊公固宜絕矣先儒謂莊公宜與母絕杜意莊公宜與齊絕故偏據莊公爲文所以排舊說耳其實夫人及公俱當與齊絕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

春秋正義八　五　許詠

禮也 齊彊魯弱又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讎齊然喪制未闋故異其禮得禮之變 疏 注齊彊至之變 正義曰傳不直言禮而云爲外禮者築之外是常未足襃美正爲築之于外是應變之禮故解其意齊彊魯弱又委罪彭生魯既不能讎齊雖內實深讎外若無怨既不敢距王命又不欲見齊侯因其喪制未闋故異其禮爲之於外是其得禮之變也樂息爲闋則闋訓爲息也未闋言其未止息也王姬之館必築之者公羊傳曰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穀梁傳曰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鄭箴膏肓云宮廟朝廷各有定處無所館天子之女故宜築于宮外是言須築之意也但杜意若其內不恨齊非有喪制不須築於城之外耳此言外者謂城之外說公羊穀梁者亦以爲城外然王姬來嫁必須築館所以十一年王姬不築館者或因其舊館或築而不書也

經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無傳魯往會之故書例在昭六年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無傳於餘丘國名也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 疏 注於餘至庶兄 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以於餘丘爲邾之別邑左氏無傳正以春秋上下未有伐人之邑而不繫國者此無所繫故知是國釋例注闕不知其處蓋近魯小國也莊公時年十五者以桓六年生至此二年爲十五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左氏先儒用此爲說杜以不然故明之釋例曰經書公子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爲莊公母弟計其年歲既未能統軍又無晉悼王孫滿幼知之文此蓋公羊之妄而先儒曾不貴悟取以爲左氏義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弒隱公皆諸謀於桓公則桓公已成人也傳曰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以成人而弒隱即位乃娶於齊

春秋正義八　六　馬松

自應有長庶故氏曰孟此明證也公疾問後於叔牙牙稱慶父材疑同母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以死奉般情義相推考之左氏有若符契是杜明其異母之意也氏曰孟氏傳文實然而經稱仲孫杜無明釋八年傳稱仲慶父其舉謚稱之則謂之共仲蓋慶父雖爲庶長而以仲爲字其後子孫以字爲氏是以經書仲孫時人以其庶長稱孟故傳稱孟孫其以謚配字而謂之共仲猶臧僖伯管敬仲之類也劉炫云蓋慶父自稱仲欲同於正適言已少次莊公爲三家之長故以莊公爲伯而自稱仲春秋之例皆傳言實而經順其意經稱當時之事書其自稱之辭其人自稱仲孫不得不書爲仲傳序已適之事舉其時人之語時人呼爲孟氏不得不以孟錄論語云孟孫問孝於我是時人呼云孟氏也楚公子棄疾弒君取國改名爲居經書楚子居卒是從其自稱也

秋七月

齊王姬卒 無傳魯爲之主比之內女 疏 注魯爲至內女 正義曰他國夫人之卒例皆

不書唯魯女爲諸侯之妻書其卒耳王姬非是內女亦書其卒爲比之內女故也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是其比內女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不告廟也禚齊地

乙酉宋公馮卒　無傳再與桓同盟　【疏】注再與桓同盟　正義曰桓十一年盟于折十二年于穀丘是再也

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文姜前與公俱如齊後懼而出奔至此始與齊姧會會者夫人之事顯然書之傳曰書姦姦在夫人文姜比年出會其義皆同

經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魯大夫疾其專命而行故去氏　【疏】注溺魯至去氏　正義曰隱四年翬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傳曰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彼不稱公子傳言疾之今溺亦不稱公子傳亦言疾之知其事與翬同疾其專命而行故去氏也公子非氏與氏同故言氏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無傳

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季紀侯弟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　【疏】注季紀至貴之　正義曰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穀梁傳曰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杜取彼爲說知季是紀侯之弟以酅邑入齊爲附庸之君附屬齊國也諸侯之卿例當書名書其能自存立故書字貴之也釋例曰齊侯鄭伯詐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大懼而謀難於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齊遂偪之遷其三邑國有旦夕之危而不能自入爲附庸故分季以酅使請事于齊大去之後季爲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季之力也故書字不書名書入不書叛也判分也傳曰始分爲紀侯大去張本也劉賈謂紀季以酅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酅也傳稱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季非叛也紀亡之後叔姬歸于酅明爲附庸猶得專酅故可歸也是杜具說貴之意也以叔姬歸酅知酅爲附庸附庸之君雖無爵命而分地建國南面之主得立宗廟守祭祀僖二十一年傳曰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也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論語云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須句顓臾皆附庸也得祀所出之祖主其竟內山川明得祀先君奉社稷

冬公次于滑　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傳例曰凡師過信爲次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以事爲宜非虛次　【疏】注滑鄭至虛次　正義曰此解略而釋例詳釋例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周公之典以詳錄師出入行止遲速因爲之名也兵事尚速老師費財不可以久故春秋告命三日以上必記其次舍之與信不書者輕碎不以告也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公次于滑師次于郎是也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以事爲宜非虛次諸久兵而不書次是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者義有取於次遂伐楚次于陘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是也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杜言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次者或伐或戰曠日持久其間必有三日之次既書戰伐則不書次雖次在事前次在事後皆不書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者義在取於次齊侯伐楚楚彊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于陘盟于牡丘本爲救徐各使大夫救徐次匡以爲之援義取於次故書兵所加而又書其次次在事前謂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也次在

事後謂襄二十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也昭比之下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雍榆之下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左氏先儒取彼爲說言齊桓君也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叔孫臣也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杜以傳無此言故改正其謬言此二事或次以成事或事成而次皆隨事實先後而書之無義例也先儒又言書次者皆善之辭釋例曰叔孫救晉次于雍榆傳曰禮者善其宗助盟主非以次爲禮也齊桓次于聶北救邢亦以存邢具其器用師人無私見善不在次也而賈氏皆即以爲善次次之與否自是臨時用兵之宜非禮之所素制也言非素制者非禮家制此次名以爲善號也沈氏云將會鄭伯非軍旅而書次者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故亦從師行之例也

傳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傳重明上例

夏五月葬桓王緩也 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 判分也言分爲附庸始於此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 厲公在櫟故

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爲經書次例也舍宿不書輕也言凡師通君臣

疏 注爲經至君臣 正義曰舍者軍行一日止而舍息也信者從經再宿得相信問也穀梁傳曰次止也則次亦止舍之名過信以上雖多日亦爲次不復別立名也通君臣者公次于滑君也叔孫豹次于雍榆臣也但是師行皆從此例君將不言帥師故止云公次亦師次也非師之次則不在此例釋例譏賈氏云若魯公次乾侯之比非爲用師不應在例而復例之亦爲濫也

經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無傳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直書以見其失祝丘魯地

疏 注享食至魯地 正義曰享食禮與鄭玄儀禮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則享是飲酒大禮與會小別而以享爲會者言夫人與齊侯會而設享禮故書享齊侯也定十年夾谷之會傳稱齊侯將享公孔丘拒之乃不果享是享者兩君相見之禮二年穀梁傳曰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是享非夫人所當用也禮不合用而夫人用之故直書以見其失也定本享會作享食

三月紀伯姬卒 無傳隱二年裂繻所逆者內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

疏 注隱二至敵體 正義曰穀梁傳曰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爲之變者爲之服也禮諸侯絕期尊同則爲之變服大功九月恩成於敵體故書其卒適大夫則略之釋例曰內女唯諸侯夫人卒乃書恩成於敵體其非適諸侯則略之以服制相準也生書其來而死不録其卒從外大夫之比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無傳

紀侯大去其國 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

疏 注以國至之辭 正義曰傳稱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是往年分酅與之紀國猶在今則全以紀國與之故云以國與季釋例曰紀侯力弱慮窮自以列國不忍屈臣於齊使季以酅求安而脫身外寓季果爲附庸社稷有奉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蓋時史即實而言仲尼弗改故傳不言故書書曰也是說大去之意也滅人國者皆毀其宗廟遷其社稷紀季雖降爲附庸得自立廟社而其國不滅也諸侯之奔皆被逐而出此則不見迫逐故不言奔時史謂之大去仲尼以爲得理故因而用之十二年叔姬歸于酅則紀季雖全得紀國亦不移就紀

都紀之宗廟社稷皆遷之於酅承祀如本故爲不滅雖云國祚不滅其實爲齊所吞紀之器物財賄亦應爲齊所得成二年傳稱紀甗玉磬目之以紀得非滅紀所得也季既入臣於齊縱使齊不自取必應以之爲賂假令季以賂齊亦是滅紀所得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無傳紀季入酅爲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

疏 注紀季至葬之 正義曰紀侯由齊大去則是齊爲紀讎而葬其夫人故解其意云云雖爲齊侯所葬亦由魯往會之故書釋例曰紀侯大去其國令弟納邑以齊齊侯嘉而愍之恩及伯姬伯姬魯女故以來告大夫會葬故書齊侯葬紀伯姬也不書謚者三國之婦夫妻皆降莫與之謚而賈許方以諸侯禮說又失之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無傳公越竟與齊微者俱狩失禮可知

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 尸陳也荊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孑者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 **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 將授兵於廟故齊蕩動散也 **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 楚爲小國辟陋在夷至此武王始起其衆僭號稱王陳兵授師志意盈滿臨齊而散故鄧曼以天地鬼神爲徵應之符 **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 王薨於行不死於敵 **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 樠木木名 **令尹鬭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 時秘王喪故爲奇兵更開直道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梁橋也隨人不意其至故懼而行成 **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 汭內也謂漢西 **濟漢而後發喪**

疏 注尸陳至爲陳 正義曰尸陳也釋詁文荊即楚之舊邑故云荊亦楚也楚本小國地狹民少雖時復出師未自爲法式今始言荊尸則武王初爲此楚國陳兵之法名曰荊尸使後人用之宣十二年傳稱荊尸而舉是遵行之也揚雄以爾雅釋古今之語作書擬之采異方之語謂之方言方言云戟謂之孑郭璞云取名於鉤孑也戟是擊刺之兵有上刺之刃又有下鉤之刃故以鉤孑爲名也始云授師孑焉是往前未以此器授師故云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言參用之者參雜用之陳之所用非專用戟 注樠木木名 正義曰此字之音武爲曼武爲朗若以萠爲聲當作曼以兩爲聲當作朗字體難定故兩爲之音杜直云木名不知木何所似木有似榆者俗呼爲朗榆蓋爲朗也 注時秘至行成 正義曰除道謂除治新路故知更開直道梁溠爲作梁於溠故爲橋也釋例曰義陽厥縣西有溠水源出縣北從縣西東南至隨縣入鄖水杜以溠解溠蓋聲相近而字轉耳 且請至發喪 正義曰莫敖既與隨侯盟且又請隨侯與楚爲會禮於漢水之汭而我還楚也隨侯畏楚遂從莫敖爲會禮會訖隨侯因濟漢還國而後發王喪也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 不能降屈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叛 **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違辟也

經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無傳

書姦【疏】夫人至齊師　正義曰於時齊無征伐之事不知師在何處蓋齊侯疆理紀地有師在紀杜云書姦發夫人當向紀地從之不言會者往其軍內就齊侯耳不行會禮

秋郳犂來來朝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犂來名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未受爵命爲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疏】注未受至邾子　正義曰郳者附庸之國犂來其君之名傳言未王命者解其稱名之意由未得爵命爲諸侯故稱名也經書其名傳言未王命此傳所發即是附庸稱名之例例當稱名故儀父稱字爲貴之也郳之上世出於邾國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徙郳宋仲子注云邾顏別封小子肥於郳爲小邾子則顏是邾君肥始封郳譜云小邾邾俠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郳曾孫犂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爲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世本言肥杜譜言友當是一人僖七年經書小邾子來朝知齊桓請王命命之

冬伐衛納惠公也惠公朔也桓十六年出奔齊

經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疏】注王人至稱字　正義曰昭十二年傳稱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則昭子之父叔孫豹再命也再命而名見於經知諸侯之卿再命三命皆書名一命乃稱人諸侯之臣既然則王朝之臣亦然周禮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故杜以爲劉夏石尚稱名氏者上士中士也稱王人者下士也僖八年公羊傳曰王人微者知此王人亦微者故云王人王之微官也春秋之世二字而子在上者皆是字故知子突是字救衛必以師救而文不稱師於例爲將卑師少以卑官而帥少師救衛不能使衛侯不入是無功也無功而稱字者以朔既讒構取國而又不能於民王意即定黜牟不欲使朔得入故遣師救之時史惡諸侯逆王命故尊王使言子突雖則官卑蒙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貴王人所以責諸侯也釋例曰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是説進之意也進之不稱名而越稱字者王之上士下士爵同而命異耳進之同中士未足以爲榮故起從大夫之例稱字以貴之也文二年垂隴之會晉士縠堪其事即書名氏似若眞爲卿然故不復稱人此貴子突止爲尊貴諸侯非是人實堪進故稱人依其本班稱字見其別有所爲耳穀梁傳曰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杜意取彼爲説唯以子突爲字耳范甯注穀梁亦云此名當爲字誤爾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朔爲諸侯所納不稱歸而以國逆爲文朔懼失衆心以國逆告也歸入例在成十八年【疏】注朔爲至八年　正義曰去年齊宋陳蔡伐衛傳曰納惠公也此年衛侯得入則是諸侯納之當言歸而經書入成十五年宋華元奔晉宋人迎而反之當言復歸而經書歸釋例曰朔懼有違衆之犯而以國逆告華元實國逆欲挾昔以自助故以外納赴春秋從而書之示二子之情也凡諸侯外納有三一者以言語告請得入蔡季歸于蔡是也二者興師送入其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也三者所納之君別在他國而諸侯師伐彼國令其得入今公及諸侯伐衛是也

秋公至自伐衛無傳告於廟也

螟無傳爲災

冬齊人來歸衛俘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因也【疏】注公羊至因也　正義曰釋例曰齊人來歸衛寶公羊穀

梁經傳及左氏傳皆同唯左氏經獨言衛俘考三家經傳有六而其五皆言寶此必左氏經之獨誤也案說文保從人采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作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杜既以為誤而又解俘為囚是其不敢正決故且從之

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甯跪衛大夫宥之以遠曰放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本末終始也衷節適也譬之樹本本弱者其枝必披非人力所能強成詩云本枝百世詩大雅言文王本枝俱茂蕃滋百世也

疏君子至百世○正義曰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也為不知揆度形勢矣夫立人為君使能自堅固其位者必當揆度於本末度其本若謂其人才德賢善根本牢固度其末者謂其人終能保有邦國蕃育子孫知其堪能自固而後立其衷焉衷謂節適言使得節適時乃立之也若不能知其本之可立與否則不當謀之如似樹木知其根本之弱不能生長枝葉以喻所立之人材力劣弱不能保有邦國蕃育子孫則不須自強立之詩以樹木本幹喻適枝葉喻庶言文王子孫本幹枝葉適子庶子皆傳國百世由文王之德堪使蕃滋故也劉炫云度其本謂思所立之人有母氏之寵有先君之愛有彊臣之援為國人所信服也度其末謂思所立之人有度量有知謀有治術為下民所愛樂也

冬齊人來歸

衛寶文姜請之也公親與齊共伐衛事畢而還文姜淫於齊侯故求其所獲珍寶使以歸魯欲說魯以謝慚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祁謚也姊妹之子曰甥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仕於舅氏也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若齧腹齊喻不可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言君無復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伐申還之年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魯莊公十六年楚終強盛為經書楚事張本

疏注祁謚至曰甥○正義曰謚法經典不易曰祁衛有石祁子亦謚也釋親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是姊妹之子曰甥　人將不食吾餘○正義曰食謂啖之為甥設享而因享害之所有餘食更為人設之將賤吾不肯復食啖吾之餘食也膏肓以為楚鄧彊弱相懸若從三甥之言楚子雖死鄧滅曾不旋踵若刳腹去疾以疾止沸左氏為短鄭箴云楚之彊盛從滅鄧以後於時楚未為彊何得云彊弱相懸蘇氏云三甥既有此語左氏出史記之文錄其實事非君子之論何以非之　注魯莊公十六年○正義曰知非楚文王十六年者以文王莊五年即位至十九年卒唯十五年耳

經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夏

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昬沒疏注恒常至昬沒　正義曰恒常釋詁文夜者自昬至旦之揔名但此經下言夜中則此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昬之後耳非竟夜不見星也穀梁夜作昔傳曰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必如彼言星出以前名之曰昔則名昔之時法當未有星矣何以怪其不見而書爲異也明經所言夜者夜昬之後星應見之時而不見耳公羊傳曰恒星者何列星也言天官列宿常見之星也於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昬弧中鄭玄云弧在輿鬼南則於時南方之星盡當列見謂常見之星者謂南方星也杜以長歷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杜以五日月光尚微不能奄星使不見若有雲蔽當時復無雲蓋日光不以昬沒是故以爲異

夜中星隕如雨如而也夜半乃有雲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日光不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疏注如而至知之　正義曰公羊説如雨者言其狀似雨也此傳言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偕訓爲俱與雨俱下不得爲狀似雨也故轉如爲而謂星落而且雨其數多與雨雜下所落非一星也非常爲異害物爲災此二事雖是天之變異不見物被災害皆記異也星隕非常固可記異雨乃常事亦言之者見星之隕其勢互明時乃陰雨雨内見星所以爲異主言星之異不言雨之爲異也夜之早晚以星爲驗日光不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漏者晝夜百刻於時春分之月夜當五十刻二十五刻而夜半也

秋大水無傳

無麥苗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疏注今五至之苗　正義曰直言無麥苗似是麥之苗而知麥苗別者公羊傳曰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待無麥然後書無苗如彼傳文知麥苗別也且此秋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苗故知熟麥及五稼之苗皆爲水漂殺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月令五時食穀黍稷麻麥豆周禮謂之五穀故云五稼之苗何休云禾初生曰苗秀曰禾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無傳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

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故傳略舉二端以言之疏注文姜至言之　正義曰文姜數與齊侯會者二年于禚四年于祝丘五年如齊師此年于防于穀是也哀十五年傳稱齊致禚媚杏於衛則禚是齊地定五年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則防是魯地傳於齊地言書姦於魯地言齊志故知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也二年會之始此年會之末故傳略舉二端以言之明其餘意同也杜于禚于穀皆言齊地于祝丘言魯地見其有二意若其不然桓五年經書城祝丘祝丘魯地不須解之釋例曰婦人無外事見兄弟不踰閾故其他行非禮所及亦例所不存而當其時實有出入或以事宜或以淫縱小君之行不得不書故直書其行而其善惡各繫於本會于禚傳稱書姦夫人入齊地也會于防傳稱齊志齊侯入魯地也於經無例傳以實言之

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偕俱也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

經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無傳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疏注期共至待之　正義曰唯言以俟陳蔡不知何故待之下有師及齊師圍郕或與陳蔡同計故云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待之賈逵及説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陳蔡於魯竟絶路遥春秋以來未嘗搆怨何因輒伐魯也又俟者相須同行之辭非防寇拒敵之稱若是

畏其來伐當謂之禦不得稱侯故知期共伐郕耳何休服虔亦言欲共伐郕　甲午治兵治兵於廟習號令將以圍郕　疏注治兵至圍郕　正義曰周禮中春教振旅中秋教治兵穀梁傳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公羊傳曰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釋天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彼言治兵振旅皆謂因田獵而選車徒教戰法習號令知此治兵亦是習號令也此治兵於廟欲就尊嚴之處使之畏威用命耳但軍旅之衆非廟內所容止應告於宗廟出在門巷習之昭十八年傳稱鄭人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杜云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是告於廟習於巷也下有圍郕知治兵爲圍郕也沈云周禮中秋治兵月令孟春令云是月也不可以稱兵所以甲午治兵者以爲圍郕故非時治兵猶如備難而城雖非時不譏沈又云治兵之禮必須告廟告廟雖是內事治兵乃是外事故雖告廟仍用甲午且治兵則征伐之類又爲圍郕雖在郊內亦用剛日甲午治兵公羊以爲祠兵謂殺牲饗士卒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二國同討而齊獨納郕降　疏師及至齊師　正義曰於例將卑師衆稱師此直言師則公不自將傳稱仲慶父請伐齊師聞郕降齊師在國請耳非是軍中請也　秋師還時史善公克己復禮全軍而還故特書師還　疏注時史至師還　正義曰春秋之例公行征伐還則書至命將出師未有書師還者也慶父請伐齊師欲以自圍郕之師迴伐齊師若用其言則方相戰鬪師或喪敗公乃自責無德引罪歸己時史善公克己復禮全軍而還喜其得還故特書師還也傳言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君子謂當時之史書此師還以善魯莊公也仲尼以爲得理故因而用之克己復禮論語文也克勝也己謂恨齊勝情而止責己而不責於人合於禮意僖三十年秦晉圍鄭傳稱秦人竊與鄭盟子犯請擊秦師晉侯不許與此事同而彼無善文者魯莊中平之主能有善事故爲可嘉晉文身爲霸主而私自恨鄭引秦共伐而秦人背之失其所與則爲不知得免不知之譏已爲幸矣雖不從子犯未足可尚時史不善其事故仲尼亦無褒文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稱臣臣之罪也

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齊不與魯共其功故欲伐之　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夏書逸書也稱皋陶能勉種德邁勉也　德乃降言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　姑務脩德以待時乎姑且也　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傳言經所以即用舊史之文　疏夏書至乃降　正義曰此虞書皋陶謨之文以述禹事故傳謂之夏書孔安國以爲邁行種布降下也言皋陶能行布其德德乃下洽於民故民歸之今引之斷章取證降義當言皋陶能布行其德由其有德乃爲人降服也杜不見古文故以爲逸書以邁爲勉言皋陶能勉力種樹功德不知德乃降亦是書文謂爲莊公之語故隔從下注言能慕皋陶之種德乃人自降服之自恨不能如皋陶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戍守也葵丘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　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問命也　請代

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太子）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父）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之間隙）曰捷吾以女爲夫人（捷克也宜無知之言）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姑棼貝丘皆齊地田獵也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見大豕而從者見彭生皆妖鬼）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誅責也）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詐欲助賊）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石之紛如齊小臣亦鬬死）遂入殺孟陽于牀（孟陽亦小臣代公居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經書十一月癸未長歷推之月六日也傳云十二月傳誤）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鮑叔牙小白傅小白僖公庶子）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管夷吾召忽皆子糾傅也子糾小白庶兄來不書皆非卿也爲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傳）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齊大夫爲殺無知傳）

經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弒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書爵例在成十六年）疏注無知至六年　正義曰無知弒君自立則是爲齊君矣而不言弒其君者爲未列於會故不書爵不書爵者正謂不書弒其君也釋例曰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簒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齊商人蔡侯般之屬是也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衞人殺州吁公子瑕之屬是也諸侯簒立雖以會諸侯爲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故雖殺不成君亦與成君同義也是言殺而不稱君之意也曹伯負芻殺大子而自立成十五年晉侯討而執之十六年曹人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是列會則成君故指彼以爲例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於公蓋欲迎子糾也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蔇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蔇亭）疏注齊亂至蔇亭　正義曰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大夫不得敵公也若敵公則經沒公不書而貶卿稱人翟泉之盟是也此不沒公者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公既得敵公當書名氏而直言齊大夫者來者非一人汝不稱名也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是衆則不得書名　夏公伐齊納子糾　疏公伐齊納子糾　正義曰公羊傳曰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何休

云嫌當爲齊君在魯君前不爲臣禮故去父子見臣於魯次也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公羊之説不可通於左氏次正不稱公子其事又無所出案今定本經文糾之上且有子字自外入内不稱公子者多唯有楚公子比稱公子蓋告辭有詳略故爲文不同此有伐齊之文故不須言于齊納捷菑于邾爲無伐邾之文故須言于邾

齊小白入于齊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本無位

疏注二公至無位　正義曰傳稱鮑叔牙以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子糾來奔則二子在國寵均勢敵故國内各有其黨今齊大夫來盟于蔇直是子糾之黨來迎子糾耳小白之黨猶自向莒迎小白也若其舉國同心共推子糾來迎即宜付之不須以盟要之今既與之盟而興師送糾是一公子各自有黨須伐乃得入故公伐齊也昭十三年傳稱桓公有國高以爲内主則國子高子是小白之黨也彼迎小白既早公送子糾又遲公伐齊

納子糾始行即書小白入齊得告乃書故至齊之時出小白之後也傳例曰凡去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以其本無位也若本有位則當云復歸賈服以爲齊大夫來迎子糾公不亟遣而盟以要之齊人歸迎小白謂迎小白者還是盟蔇大夫故杜言各自有黨以排之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無傳九月乃葬亂故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不稱公戰公敗諱之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

疏注小白至乾時　正義曰公以夏伐齊已出小白之後齊人得葬襄公便是國寧位定公可退而不退戰而敗績是公之罪時史書策不稱公戰公敗爲公諱也若言此戰非公是將卑師衆故直言師戰師敗耳此戰雖諱猶書敗升陘之戰敗亦不書者彼爲獲公冑恥諱之深故不書敗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公子爲賊亂則書齊實告殺而書齊取殺者時史惡齊志在譎以求管仲非不忍其親故揔言之

疏取子糾殺之　正義曰此名糾耳稱子者公羊傳曰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柰何宜爲君者也何休云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爲君從未踰年君例賈逵云稱子者愍之案定本上納子糾已稱子則此言子非愍之也沈云齊人稱子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知者傳云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豈復是愍之乎劉與賈同　注公子至言之　正義曰諸侯之臣爲卿乃見經公子爲賊亂者則書其名不問位之貴賤釋例曰禍福不告則不書然則國之大事見告則皆承告而書貴賤各以所告爲文也禍莫大於享國有家禍莫甚於骨肉相殘故公子取國及爲㚟見殺者亦皆書之不必繫於爲卿故子糾意恢以公子見書於經也是説公子書經之意也

冬浚洙無傳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爲齊備

疏注洙水至齊備　正

義曰釋例云洙水出魯國東北西南入泲水下合泗公羊傳曰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是畏齊故深之爲阻固也

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桓公小白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二子公御及戎右也以誤齊師是以皆止止獲也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

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讎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于生竇生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疏】鮑叔至可也　正義曰此傳大略世有管子書者或是後人所錄其言甚詳其小匡篇曰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君有加惠於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胄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子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與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群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齊必殺之君亟請之不然無及公乃使鮑叔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戮之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與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天下之賢人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之而授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爲群臣戮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之賊比也非敝邑之所請也使臣不敢受命於是乎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以與齊鮑叔受而哭之三舉施伯從而笑之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矣鮑叔之不忍戮賢人其知知稱賢以自成也至於堂阜之上鮑叔祓而浴之三桓公親迎於郊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爲政焉外傳齊語與管子大同管子當是本耳管子無治於高傒之言鮑叔之美管子其言非一說者各記所聞故不同耳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齊人雖成列魯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爲文例在十一年長勺魯地【疏】注齊人至魯地　正義曰例稱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此傳稱齊人成陳擊鼓不應稱敗齊師故解之孫子兵書曰誓稽之使失其先後謂稽留彼敵不時與戰使先後失其次第魯以曹劌之語設權謀譎詐以稽留之列成而不得用與未陳相似故以未陳爲文釋例曰長勺之役雖俱陳而鼓音不齊檇李之役越人患吳之整以死士亂吳雖皆已陳猶以獨克爲文舉其權詐是也此注稽或作揜誤耳今定本作稽二月公侵宋無傳侵例在二十九年三月宋人遷宿無傳宋强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言侵伐齊爲兵主背蔇之盟義與長勺同【疏】注不言至勺同　正義曰此春敗齊師于長勺傳稱齊師伐我則令次于郎亦是欲來伐我而經並不稱侵伐侵伐者責罪之文也桓十年齊侯鄭伯來戰于郎傳曰我有辭也故不稱侵伐則知此與長勺不書侵伐亦爲我有辭也我有辭者齊來伐我爲公伐齊納子糾來報伐也公之伐齊大夫來盟于蔇許以子糾爲君今魯伐齊納子糾彼自背盟伐魯非責魯也魯有此辭故齊人不合伐也杜言二公子各有黨則迎子糾者非小白之徒而責齊背盟者言彼蔇盟大夫背盟而

從小白誤公使伐齊耳不言桓公背盟也杜以傳於長勺之役有伐我之語故就傳爲解而以此同之 公敗宋師于乘丘 乘丘魯地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 荆楚本號後改爲楚楚辟陋在夷於此始通上國然告命之辭猶未合典禮故不稱將帥莘蔡地

疏 注荆楚至蔡地 正義曰荆楚一木二名故以爲國號亦得二名終莊公之世經皆書荆僖之元年乃書楚人伐鄭蓋於爾時始改爲楚以後常稱楚也他國雖將有尊卑師有多少或稱師或稱將不得直書國名史之書策承彼告辭此直稱國知其告命之辭未合典禮故不稱將帥也 以蔡侯獻舞歸 獻舞蔡季

疏 以蔡侯獻舞歸 正義曰穀梁傳曰以歸猶愈乎執也杜於隱七年注云但言以歸非執也則以歸者直將與共歸不被囚執其恥輕於執也釋例得獲例曰敵國交兵亦有兵器之獲欲殊別君臣故於君曰滅於臣曰獲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當與社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至於偏軍元帥君之臣僕出身致命榮辱得失自其常事故傳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如杜此言師敗身虜亦應稱滅此不言滅而云以歸者釋例所云據宗廟社稷已亡而君見獲於敵君身雖在與亡無異皆以滅爲文則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是也若社稷宗廟不亡君身見獲於敵則云以歸此蔡侯獻舞歸是也劉炫云在陳死則稱滅以還者則言以歸以規杜氏非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 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傳曰譚無禮此直釋所以見滅經無義例他皆放此滅例在文十五年 譚子奔莒 不言出奔國滅無所出

疏 注不言至所出 正義曰公羊傳曰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傳十年春齊師伐我 不書侵伐齊背蔇之盟我有辭 公將戰曹劌請見 曹劌魯人 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 肉食在位者間猶與也 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 分公衣食所惠不過左右故曰未徧 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祝辭不敢以小爲大以惡爲美 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孚大信也 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 必盡己情察審也 對曰忠之屬也 上思利民忠也 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 共乘兵車 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 視車跡也 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 恐詐奔 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

故逐之旗靡轍亂怖遽疏注曹劌魯人　正義曰史記作曹沬亦云魯人　注肉食至與也　正義曰孟子論庶人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肉食是賤人不得食肉故云在位者也襄二十八年傳說子雅子尾之食云公膳日雙雞昭四年傳說頒冰之法云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蓋位爲大夫乃得食肉也間謂間雜言不應間其中而爲之謀故云間猶與也　注衣食所安　正義曰公意衣食二者雖所以安身然亦不敢專己有之必以之分人　注犧牲玉帛　正義曰四者皆祭神之物曲禮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鄭玄云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然則牲謂三牲牛羊豕也犧者牲之純色也魯自得用天子之禮要犧牲相配之語未必爲得用乃言之也　注孚大信也　正義曰孚亦信耳以言小信未孚故解孚爲大信以形之　注上思利民忠也　正義曰桓六年傳文也言以情審察不用使之有枉則是思欲利民

故爲忠之屬也　登軾而望之　正正義曰考工記云兵車之廣六尺有六寸三分車廣去一以爲隧隧謂輿內前後深四尺四寸也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式在輿間從前量之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也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崇三尺三寸也謂當車輿之內去前軫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下去車板三尺三寸橫施一木名之曰軾得倚人立於其後時依倚之曹劌登軾得臣云君馮軾皆謂此也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公子偃魯大夫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南城門皋比虎皮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疏注雩門至虎皮　正義曰雩門爲魯南城門蓋時人猶以名之故知也僖二十八年傳稱胥臣蒙馬以虎皮此云蒙皋比而先犯之事與彼同知皋比是虎皮也以胥臣之事譬之必知定是虎皮其名曰皋比則其義未聞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鄭玄以爲兵甲之衣曰櫜櫜鞱也而其字或作建皋故服虔引以解比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妻之姊妹曰姨止而見之弗賓不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疏注妻之姊妹曰姨　正義曰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孫炎

云同出俱已嫁也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以九年入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傳言譚不能及遠所以亡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無傳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魯地傳例曰敵未陳曰敗某師疏公敗宋師于鄑　正義曰往年公敗宋師于乘丘今爲乘丘之役侵我則是報復前怨魯當無辭亦不稱侵伐者莊立以來未嘗犯宋宋黨齊伐我故敗于乘丘今復重來更是宋之可責非魯罪也秋宋大水公使弔之故書冬王姬

歸于齊 魯主昏不書齊侯逆不見公
傳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
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
曰敗某師 通謂設權譎變詐以勝敵彼我不得成列成列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獨敗爲文 皆
陳曰戰 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 大崩曰敗績 師徒橈敗
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故曰敗績 得儁曰克 謂若大叔段之比才力足以服衆威權足以自
固進不成爲外寇強敵退復狡壯有二君之難而實非二君克而勝之則不言彼敗績但書所克之名 覆
而敗之曰取某師 覆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

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王者無敵於天下天下非所得與戰者然
春秋之世據有其事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有時而敗則以自敗爲文明天下莫之得校 疏 注通
謂至爲文 正義曰設權譎變詐以勝敵者謂若長勺之役待齊人三鼓氣衰乃擊之定十四年檇李之役越子患
吳之整使罪人屬劍自剄吳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此二者敵雖已陳設權勝之成列而不得用也此及昭元年
晉荀吳敗狄于大鹵傳皆云未陳而薄之是其未成列也彼我不得成列與成列而不得用皆以未陳獨敗爲文言
彼不能拒而此獨克之也昭五年叔弓敗莒師于蚡泉傳曰莒未陳也此已發例彼復發者釋例曰魯敗宋莒再發
未陳之例者嫌君臣有異也 注堅而至者也 正義曰
戰者共鬭之辭彼此成列權無所施故爲各得其所成敗決
於志力者也兩國交戰必有勝負或有未至成敗各自收
斂故有言戰不言敗者桓十年齊侯鄭伯來戰于郎十二

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如此之類交戰而未至於敗
故不書敗也或有彼實未陳應從未陳之例亦書戰者或
有實敗而不書敗者皆從告辭也釋例曰令狐之役晉人
潛師夜起而書戰者晉諱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師以戰告
也河曲之戰秦晉交綏長岸之戰吳楚兩敗交綏並退軍
士未憖吳楚俱病莫肯以告故皆書戰而不書敗也郯之
戰上軍先陳林父乃敗故書戰又書敗也 注師徒至敗
績 正義曰師徒橈敗成二年傳文穀梁傳曰高曰崩厚
曰崩解其師非高厚而稱崩意沮訓壞也沮岸謂河岸崩
也師旅大敗似岸崩山崩也績訓爲功喪其功績故曰敗
績諸言敗績者皆云某師敗績唯成十六年言楚子鄭師
敗績者釋例曰鄢陵之戰楚師徒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
故指事而言也言楚子身敗非師敗也故言楚子敗績僖
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其君被獲而不書敗
者晉侯戎馬還濘而止爲秦所獲師不大崩故不書敗也
城濮之戰傳稱楚左右師潰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是

二軍敗而經書敗績鄢陵之戰傳稱子反曰臣之卒實奔
是一軍敗而杜云師未大崩然則敗績者是大崩之名敗
多存少乃稱敗績敗少存多則不稱敗績也 注謂若至之
名 正義曰克訓勝也戰勝其師獲得其軍內之雄儁者
故云得儁曰克春秋稱克者唯有叔段一事而已既非敵
國相伐又非君之討臣而於戰陳之例別立此名彼傳復
云如二君故曰克故具述叔段之事以充之凡例乃是舊
典非獨爲段發故云叔段之比釋例與此盡同 注覆謂
至爲文 正義曰取謂盡取無遺漏之意也哀九年宋皇
瑗取鄭師于雍丘傳稱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
哭是自知盡死無逃逸之路也又曰使有能者無死是其
合軍之內死生在宋也取狀如此而云覆而敗之知其如
羅網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服虔云覆隱也設
伏而敗之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敵人不知敗之易故曰
取即如服言與未陳何異而別以爲例謂之取也荀吳敗
狄于大原於越敗吳于檇李並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經

不言取鄭二公子敗燕師于北制鄭人大敗戎師是設伏敗之而傳不言取服謂此爲取何也宋圍鄭師壘合而毋自知必敗非敵人不知而書取何也　注王者至得枝　正義曰此亦周公舊凡杜解舊凡之意得有王師敗績者以周公制禮理包盛衰故周禮載大喪及王師不功之事故舊凡例有敗績之文杜以尊卑逆順言之天王不應有戰敗之事遂申說凡例故云無敵於天下天下非所得與戰者然春秋之世據有其事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是事列於經丘明不得不因申舊凡之義蘇氏之說義亦如此沈氏不解杜意以京師敗績非周公舊凡是孔子新意丘明爲傳不得不因申孔子新意之義劉炫亦不違杜旨謂杜與沈氏意同非也　秋宋大水

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不爲天所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

爲君憂拜命之辱（謝厚命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臧文仲魯大夫）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悖盛貌）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忽速貌）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列國諸侯無凶則常稱寡人）言懼而名禮其庶乎（言懼罪己名禮稱孤其庶庶幾於興）旣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宋公莊子）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疏　禹湯罪己桀紂罪人　正義曰湯誥云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是罪己也泰誓數紂之罪云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是罪人也禹桀之時書多亡矣固亦應有此事沈引帝王世紀云禹見罪人下車泣之是罪己也桀殺關龍逢是罪人也　注列國至寡人　正義曰列國謂大國也曲禮曰庶方小侯自稱曰孤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鄭玄云與臣言亦自謂寡人是無凶則常稱寡人有凶則稱孤也　旣而至之心　正義曰謂御說明年爲君之後方始聞之聞之時已爲君故云是人宜其爲君也傳以御說有禮故以此言實之

冬齊侯來逆共姬（齊桓公也）乘丘之役（在十年）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公右歂孫生搏之（搏取也不書獲萬時未爲卿）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戲而相愧曰靳魯聽其得還）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萬不以爲戲而以爲己病爲宋萬弒君傳）

疏　注金僕姑矢名　正義曰

用之射人必知是矢其名僕姑其義未聞　公右歂孫生　正義曰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車右與此不同者禮記後人所錄聞於所聞之口其事未必實也案傳云公子偃先犯宋師公從而大敗之則本非交戰禮記稱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御與車右皆死之必如記言則是魯師敗績經安得稱公敗宋師于乘丘傳記不同固當記文妄耳　注戲而至得還　正義曰服虔云恥而惡之曰靳傳稱宋人請之若是恥惡其人不應爲之請魯故杜以爲戲而相愧曰靳鄭玄注禮記儒行云遺人名爲儒而以儒靳故相戲俗有靳故之語知是戲而相愧之名也公羊傳以爲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曰此虜也魯侯之美惡乎至何休云惡乎至猶何所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是其靳之事也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無傳）

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爲文賢之也來歸不書非寧且非大歸 **疏** 注紀侯至大歸 正義曰公羊傳曰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穀梁傳曰其曰歸何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杜略取彼意爲說釋例與此盡同大意以其賢歟其國亡乃依附於叔故書之耳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閔公不書葬亂也萬及仇牧皆宋卿仇牧稱名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 **疏** 注捷閔至可褒 正義曰隱十一年公羊傳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左氏無此義故杜明之不書葬爲亂故也凡葬魯不會則不書若使宋亂不葬魯本無可會之理兼見此義故言亂也萬及仇牧並名見於經知皆卿也萬不

書氏者釋例曰宋萬貫氏以爲未賜族案傳稱南宮長萬則爲已氏南宮不得爲未賜族也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弒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明時史之異同非仲尼所皆貶也是杜意以爲史有詳略無義例也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曰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然則有善可褒當變文以見義此仇牧書名不警而遇賊無善可褒故不變其文公羊善其不畏彊禦故言此以異之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奔例在宣十年

傳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 蒙澤宋地梁國有蒙縣 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 手批之 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 殺督不書宋不以告 立子游 子游宋公子 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 蕭宋邑今沛國蕭縣亳宋邑蒙縣西北有亳城 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牛長萬之子猛獲其黨 冬十月蕭叔大心 叔蕭大夫名 及戴武宣穆莊之族 宋五公之子孫 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 桓公御說 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 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 石祁子衛大夫 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

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 宋衛本同好國 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醢肉醬并醢猛獲故言皆 **疏** 注蒙澤至蒙縣 正義曰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書地此弒閔公于蒙澤不書地者釋例曰先儒旁采二傳橫生異例宋之蒙澤楚之乾谿俱在國內閔公之弒則以不書蒙澤國內爲義楚弒靈王復以地乾谿爲失所明仲尼本不以爲義例則丘明亦無異文也是亦言史自詳略無義例也 注子游宋公子 正義曰世族譜子游雜人不知何公之子 注叔蕭大夫名 正義曰卿大夫采邑之長則謂之

鄭公邑之長則曰大夫此則是宋蕭邑大夫也以此年[illegible]蕭宋人以蕭邑別封其人爲附庸二十三年經書蕭叔[illegible]公附庸例稱名故杜以叔爲名 于陳以賂 正義曰經以賂爲句言用賂請于陳也請猛獲于衛不言以賂蓋於衛無賂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

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宋有弑君之亂齊桓欲脩霸業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戍守也

疏注宋有至霸業　正義曰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者爲會之意欲平除宋督弑君之賊此云平宋亂者宋萬已誅宋新立君其位未定齊桓欲脩霸業爲會以安定之非欲平除弑君故宋人聽命來列於會也

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始與齊桓通好宋人背北杏之會

經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背北杏會故夏單伯會伐宋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會伐宋單伯周大夫

疏注既伐至大夫　正義曰傳稱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則伐事已成單伯始至故云會伐宋言來就宋地會之也元年注云單伯天子卿也此云周大夫者大夫亦卿之摠號故兩言之

秋七月荊入蔡例入在文十五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衛地今東郡鄄城也齊桓脩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

疏單伯至于鄄　正義曰春秋因魯史之文魯史自書其事會他國者皆言已往會之不問君之與臣會諸侯者皆魯人在會字之上若微人往會則會上無字直言其會明魯往會之微人不合書名書其所爲之事而已十六年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是也若魯人不與而諸侯自會則并序諸侯言會于某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是也雖霸主召會諸侯霸主之身列在諸侯之上耳不言霸主會諸侯以其俱是王臣不得與諸侯爲主故也若霸主之國遣大夫往會諸侯雖或在霸國大夫名列諸侯之下由非諸侯之主列位從其班爵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于新城是也若王臣在會不問尊卑皆列諸侯之上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是也此會魯人不與單伯宜列在諸侯之上下言會于鄄耳今會字乃在齊侯之上是齊桓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所以尊天子示名義也此會魯自不與所與者皆魯人在上史文以魯爲主耳當會之時以大小爲序魯不在上也釋例曰魯爲春秋主常列諸侯上非其實次也子帛卿也依魯大夫之比列於莒上故傳曰魯故也叔孫豹曰宋衛吾匹也又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是魯在衛上也宋既先代之後又襄公一合諸侯以[illegible]齊桓之伯或在齊上則魯次宋也

傳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齊欲崇天

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經書人傳言諸侯者揔衆國之辭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疏】注齊欲至之辭 正義曰齊旣以諸侯伐宋而更請師于周者齊桓始脩霸業方欲尊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耳非慮伐不克而藉王威也經書人而傳言諸侯先儒以爲諸如此輩皆是諸侯之身釋例曰傳滅入例衛侯燬滅邢同姓故名又云㝅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名賤之也又云不書蔡許之君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此皆貶諸侯之例例不稱人也諸侯在事傳有明文而經稱人者凡十一條丘明不示其義而諸儒皆據案生意原無所出貶諸侯而去爵稱人是爲君臣同文非止等差之謂也又澶淵大夫之會傳曰不書其人案經皆去名稱人至諸侯親城緣陵傳亦曰不書其人而經揔稱諸侯此大夫及諸侯經傳所以爲別也通校春秋自宣公五年以下百數十年諸侯之咎甚多而皆無貶稱人者益明此蓋當時告命記注之異非仲尼所以

爲例故也是言諸侯之貶或書名或沒而不書必不得稱人故以此經書人傳言諸侯爲揔衆國之辭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救邢於例將卑師衆稱師則三國皆大夫師也傳稱諸侯救邢亦是揔衆國之辭與此同也鄭厲公自櫟侵鄭厲公以桓十五年入櫟遂居之及大陵獲傅瑕大陵鄭地傅瑕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鄭子莊四年稱伯會諸侯今見殺不稱君無謚者微弱臣子不以君禮成喪告諸侯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

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尚書洛誥無若火始燄燄未盛而進退之時以喻人心不堅正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言有二心於己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上大夫卿也伯父謂原繁疑原繁有二心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下親附己寡人憾焉對曰先君

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桓公鄭始受封君也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己世爲宗廟守臣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子儀鄭子也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庸用也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疏】六年而厲公入 正義曰服虔云蛇北方水物水成數六故六年而厲公入 猶有至有妖 正義曰公聞厲公之入問

於申繻曰猶有蛇妖而厲公得入乎古者由猶二字義得通用申繻對公曰人之所忌謂子儀畏懼厲公心不堅正其畏忌之氣燄燄未盛而進退之時以取此妖來應人也故鬭之事由人興也若使人無豐隙焉則妖孽不能自作人棄其常則妖自興以此故有妖棄常謂既不能彊又不能弱失常度也　注桓公至守臣　正義曰桓公初封西鄭蓋是畿內之國周禮王子母弟有功者得立祖王之廟故桓公始封爲君即命臣使典宗祏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祏字從示神之也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莘役在十年繩譽也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僞設享食之具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與王言楚子問之對曰

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欲以說息嬀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商書盤庚言惡易長而難滅疏注繩譽也　正義曰字書繩作譝字從言訓爲譽　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經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夏夫人姜氏如齊無傳夫人文姜齊桓公姊妹父母在則禮有歸寧沒則使卿寧疏注夫人至卿寧　正義曰文姜僖公之女故爲桓公姊妹詩美后妃之德云歸寧父母是父母在則禮有歸寧襄十二年傳曰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沒則使卿寧兄弟不得自歸也但不知今桓公有母以否故杜不明言得失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宋主兵故序齊上鄭人侵宋冬十月

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始爲諸侯長秋諸侯爲宋伐郳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爲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

春秋正義卷第八

鄉貢進士馮嗣祖校勘

春秋正義卷第九　莊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主兵也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征伐則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他皆放此 疏 注宋主至放此 正義曰往年齊桓治霸未敢即尸其任救患討罪令爲宋伐鄭仍使宋自報怨故宋主兵序於齊上也諸侯會許男在曹滑之上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不以爵之尊卑也隱五年邾人鄭人伐宋附庸在伯爵之上是以主兵爲先也歷檢上下皆然知是春秋常法禮記祭義云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而春秋序會不先同姓而大國在上者孔子脩春秋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也 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言同盟服異也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爲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 疏 注書會至宋地 正義曰公羊傳曰同盟者何同欲也穀梁傳曰同者同尊周也杜云服異者亦是同其欲同尊周也書同盟者當盟之時告神稱同釋例曰盟者假神明以要不信故載辭或稱同以服異爲言也是言載辭稱同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傳曰陳鄭服也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傳曰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成五年同盟于蟲牢傳曰鄭服也七年同盟于馬陵傳曰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襄三年同盟于雞澤傳曰晉爲鄭服故合諸侯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傳曰齊成故也昭十三年同盟于平丘傳曰齊服也如此之類皆是服異故稱同也喪服繼父不同居傳曰嘗同居乃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春秋同盟亦猶是也嘗同盟而異乃稱服異未嘗同盟則不爲服異故盟不稱同也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傳曰服江黃也定四年陳許頓胡楚之屬國皆來會于召陵其下云公及諸侯盟于皐鼬二盟並不稱同皆爲未嘗同盟非服異故不稱同也應稱同而不稱同者僖五年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七年盟于甯母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而不稱同者鄭心未服故傳稱子華請去三族管仲曰君其勿許鄭必受盟是甯毋之時鄭未服也八年盟于洮鄭伯乞盟傳稱請服也而洮盟不稱同者鄭伯始請服耳未列於會故不稱同也文十五年夏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其冬諸侯盟于扈傳稱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則是蔡新來服不稱同者傳稱郤缺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是則蔡已先服故不稱同也宣十二年同盟于清丘傳曰恤病討貳十七年同盟于斷道傳曰討貳也成九年同盟于蒲傳曰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十五年同盟于戚傳曰討曹成公也十七年同盟于柯陵傳曰尋戚之盟也十八年同盟于虛朾傳曰謀救宋也此六盟皆非服異稱同盟者清丘斷道與蒲於時諸侯已有二心同心討貳故稱同盟戚與虛朾同心疾惡故稱同盟柯陵之盟鄭人不服欲令諸侯同心伐鄭故稱同盟猶襄十八年諸侯同心疾齊稱同圍齊自此以前陳在衛下今在上知齊桓始進之釋例班序譜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衛與陳凡四會衛在陳上自莊十五年盡僖十七年三十五歲凡八會陳在衛上故知是齊桓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也 邾子克卒 無傳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再同盟 疏 注克儀至同盟 正義曰北杏之會邾人在焉今而

稱子故云蓋齊侯請王命以爲諸侯得爲子爵見經也隱元年盟于蔑桓十七年盟于趡是再同盟也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侵宋故鄭伯自櫟入在十四年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在桓十五年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二子祭仲黨斷足曰刖公父定叔出奔衛共叔段之孫定謚也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數滿於十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言其不能早辟害

疏注二子至曰刖　正義曰周禮司刑刖罪五百尚書呂刑剕罰之屬五百孔安國云刖足曰剕釋言云跀刖也李巡曰斷足曰刖也說文云刖絕也則跀刖是斷絕之名斷足之罪故云斷足曰刖　注數滿於十　正義曰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至十而止是數滿於十也閔元年傳曰萬盈數也數至十則小盈至萬則大盈傳具載定叔事者服虔云定叔之祖共叔段有伐君之罪宜世不長而云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言其刑之偏頗鄭厲公以孽篡適同惡相恤故黨於共叔欲令其後不絕傳所以惡厲公也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爲晉侯小國故一軍

疏注曲沃至一軍　正義曰桓八年傳稱曲沃武公滅翼其年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至是乃并之也晉世家云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於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自桓叔始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侯是僖王命之事也周禮小國一軍晉土地雖大以初并晉國故以小國之禮命之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夷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蔿國請而免之蔿國周大夫既而弗報詭諸不報施於蔿國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使晉取夷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周公忌父王卿士辟子國之難惠王立而復之魯桓十五年經書桓王崩魯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以來周有莊王又有僖王崩葬皆不見於經傳王室微弱不能復自通於諸侯故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惠王立在此年之末

疏注魯桓至之末　正義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莊王元年當魯桓十六年即位十五年而崩僖王元年當魯莊十三年即位五年而崩惠王元年當魯莊十八年即位在十八年而此年傳說惠王之立者杜云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立在此年之末是杜以周公忌父此年出奔至惠王立而得復與史記不違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爲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諸執大夫皆稱人以執之大夫賤故

疏注齊桓至賤故　正義曰僖七年傳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先言詹是詹最貴也日傳稱鄭不朝也以君不朝而詹被執明詹是執政大臣爲不道君使朝故執之也若詹不至齊則無由被執知是詣齊見執蓋聘齊也昭八年楚人執陳

行人干徵師殺之傳曰罪不在行人也無罪乃稱行人說不稱行人罪之也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傳曰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言使人者言非使人之罪也書曰者是仲尼新意故指以爲例也執諸侯有稱人稱侯之異執大夫者悉皆稱人以執之爲大夫賤故也劉炫以此注云詣齊見執釋例曰詹本非出使謂二者自相矛楯今知非者齊以鄭不朝而責於鄭鄭令詹詣齊謝罪齊人執之故釋例云元非出聘之使集解云詣齊被執二文雖異事實同耳劉炫不尋此意乃爲規過非也

夏齊人殲于遂 殲盡也齊人戍遂翫而無備遂人討而盡殺之故時史因以自盡爲文

疏 注殲盡至爲文　正義曰殲盡也釋詁文舍人曰殲衆之盡也時史惡其輕敵而以自盡爲文罪齊戍也釋例曰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亦時史即事以安文或從赴辭故傳亦不顯明義例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無傳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

疏 注詹不至賤之　正義曰伏節守死以解國患當如昭元年叔孫豹之居位待罪也逃若匹夫逃竄故云書逃以賤之鄭詹自齊逃來過魯而後歸鄭故書之

冬多麋 無傳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疏 注麋多至災書　正義曰麋是澤獸魯所常有是年暴多多則害五稼故言多以災書也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饗酒會也四族遂之彊宗齊滅遂戍之在十三年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無傳不書日官失之

疏 注不書日官失之　正義曰經亦無朔字當云不書朔與日注不言朔脫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

秋有蜮 蜮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

疏 注蜮短至爲災　正義曰穀梁傳曰蜮射人者也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故曰射景蜮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服虔云徧身濩濩或或故爲災沈氏云此有蜮傳重發例者以螟螽與蜚同是害禾稼此蜮則害人故傳特發之

冬十月

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 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言備設

皆賜玉五㱿馬三匹非禮也 雙玉爲㱿

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

疏 注王之至備設　正義曰王饗醴命之宥者王爲之設饗禮置醴酒命之以幣物所以助歡也宥助釋詁文周禮掌客王待諸侯之禮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壹饗壹食壹燕三禮先言饗是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也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緹者成而紅赤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然則以其尤濁故先置之示不忘古也知者禮運云燔黍捭豚下即云以燔以炙以爲醴酪是醴酒在先而有故曰先置醴酒示不忘古也詩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饗禮有酬幣也禮主人酌酒於賓曰獻賓荅主人曰酢主

人又酌以酬賓曰酬謂之酬幣蓋於酬酒之時賜之幣也所賜之物即下玉馬是也傳稱饗醴命宥言其備設盛禮也此注命之宥者命在下以幣物宥助僖二十八年命晉侯宥注云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皆命不同者以彼有命晉侯之事故也　注雙玉爲瑴　正義曰倉頡篇瑴作玨雙玉爲瑴故字從兩玉　注侯而至人禮　正義曰虢君不知何爵稱公謂爲三公也周禮王之三公八命侯伯七命是其名位不同也其禮各以命數爲節是禮亦異數也今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也假借同義取者假爲上聲借爲入聲與者假借皆爲去聲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虢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爲援皆在周倡義爲王定昏陳人敬從得同姓宗國之禮故傳詳其事不書不告實惠后陳嬀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於此並正

其后稱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疏注戎來至其來　正義曰傳例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戎之來也魯人不知宜無鐘鼓故以侵言之釋例曰戎之入魯魯人不知去而遠追又無其獲邊竟不備侯不在疆所以爲諱諱此君之闕亦所以示戒將來之君也秋有蜮爲災也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鬬緡楚大夫以叛圍而殺之緡以權叛遷權於那處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使閻敖尹之閻敖楚大夫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驚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攻楚城門閻敖游涌而逸涌水在南郡華容縣閻敖旣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疏闗緡尹之　正義曰尹訓正也楚官多以尹爲名此滅權爲邑使緡爲長故曰尹也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無傳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略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

來伐疏注公子至來伐　正義曰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梁文雖不明其意亦爲魯女左氏無傳取彼爲說故云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穀梁傳曰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以未入國略而不言陳侯夫人成九年伯姬歸于宋晉衛齊三國來媵然則爲人媵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適而行此鄄是衛之東地蓋陳取衛女爲婦魯使公子結送媵向衛至鄄聞齊宋爲會將謀伐魯故權事之宜去其本職不復送女至衛遂與二君會盟故備書之也送女至鄄停女會盟鄄是盟處故言于鄄非本期送女使至鄄也旣盟之後遂不復送女其盟本非公意又失媵陳之好故至冬而三國來伐結之此盟於魯無益故無嘉善之文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四日之間不容反報亦是專命而盟患難

俱解故再稱名氏珍而貴之與此異也宣十二年宋華椒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人被伐而貶華椒今三國伐魯不貶公子結者結之為盟本欲安社稷利國家與華椒事異故不貶夫人姜氏如莒無傳非父母國而往書姦疏注非父至書姦　正義曰此既無傳不知何為如莒婦人不以禮出為姦故曰書姦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無傳幽之盟魯使微者會鄄之盟又使滕臣行所以受敵鄙邊邑

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禦巴人為巴人所敗津楚地或曰江陵縣有津鄉還鬻拳弗納遂伐黃鬻拳楚大閽黃嬴姓國今弋陽縣敗黃師于踖陵踖陵黃地還及湫有疾湫南郡鄀縣東南有湫城

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夕室地名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絰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若今城門校尉官使其後掌之使其子孫常主此官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言愛君明非臣法也楚能盡其忠愛所以興疏注黃嬴姓　正義曰世本文注絰皇至失職　正義曰鬻拳自殺以殉當是近墓之地宣十四年傳稱楚子聞宋殺申舟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則窒皇近於門外當是寢門闕也知此絰皇亦是冢前闕也且此人生為大閽職掌守門明此亦是守門示死不失職也餘書無絰皇之名蓋唯楚有此號也　以為大閽謂之大伯　正義曰周禮天官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玄云閽人司昏晨以啟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秋官掌戮墨者使守門刖者使守囿則閽不使刖而鬻拳得為閽者周禮地官之屬有司門下大夫二人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鄭玄云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此注亦云若今城門校尉官然則鬻拳本是大臣楚人以其賢而使典此職非為刑而役之其為大閽者當如地官之司門非天官之閽人亦主晨昏開閉通以閽為名焉謂之大伯伯長也為門官之長也　注言愛君明非臣法也　正義曰何休膏肓云人臣諫君非有死亡之急而以兵臨君開篡弒之路左氏以為愛君於義左氏為短故注言此以釋何休之難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王姚莊王之妾也姚姓子頹有寵蔿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周惠王莊王孫取蔿國之圃以為囿圃園也囿苑也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邊伯周大夫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三子周大夫而收膳夫之秩膳夫石速也秩祿也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蘇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自此以來遂不和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石速士也故不在五大夫數不克出奔溫溫蘇氏邑蘇子奉子頹以奔

衛衛師燕師伐周燕南燕冬立子穨疏注囿園也囿苑也　正義曰冢宰職云園圃毓草木鄭玄云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詩云折柳樊圃成十八年築鹿囿然則圃以蕃爲之所以樹果蓏囿則築牆爲之所以養禽獸二者相類故取圃爲囿

經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無傳夏齊大災無傳來告以火故書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秋七月冬齊人伐戎無傳疏注來告至六年　正義曰襄九年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災十八年宋衛陳鄭災皆不言大知此來告以大故書大也

傳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克能也執燕仲父燕仲父南燕伯爲伐周故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鄔王所取鄭邑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穨享五大夫樂及徧舞皆舞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虢叔虢叔虢公字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穨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司寇刑官君爲之不舉去盛饌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疏注燕仲父南燕伯　正義曰譜亦云南燕伯爵不知所出服虔亦云南燕伯爵　注皆舞六代之樂　正義曰言樂及徧舞則樂之所有舞悉周徧故知皆舞六代之樂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敎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鄭玄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也傳記所說雲門大卷黃帝也大咸堯也大韶舜也大夏禹也大濩湯也大武周武王也是爲六代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林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注去盛饌　正義曰周禮膳夫職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鄭玄云殺牲盛饌曰舉襄二十六年傳曰古之治民者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是不舉者貶膳食徹聲樂也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十六年與魯大夫盟于幽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無傳薨寢祔姑赴於諸侯故具小君禮書之疏注薨寢至書之　正義曰經無所闕禮具可知杜爲此注者以先儒之說使莊公絕母子之親故於此明之知母子不絕下葬注亦然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無傳八月乃葬緩慢也

傳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虢胥命弭鄭地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穨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

樂備闕象魏也樂備備六代之樂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略界也鄭武公傅平王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虎牢河南成皋縣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原伯原莊公也言效子頹舞偏樂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巡守於虢國也天子省方謂之巡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玤虢地王與之酒泉酒泉周邑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后王后也鞶帶而以鏡爲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虢公請器王予之爵爵飲酒器鄭伯由是始惡於王爲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張本冬王歸自虢

傳言王之偏也 疏 注闕象魏也　正義曰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注云兩觀闕也禮運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鄭玄云觀闕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云宮門雙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象魏闕也哀三年魯災傳稱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由此言之則觀闕象魏其事一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闕西辟者辟是旁側之語也服虔云西辟西偏也當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　注略界至皋縣　正義曰孟子云仁政必自經界始昭七年傳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封略之內何非君土孟子經界即傳之經略且云封略之內封是竟則知略是界也武公東鄭之始封君也言武公之略則是武公舊竟若其由來不失不須今日復與故知後失其地惠王今復與之隱十一年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蓋桓王之世失之也　注巡守至巡守　正義曰孟子云諸侯適天子曰述職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守者守也言諸侯爲天子守土天子時巡行之故易稱后不省方故云天子省方謂之巡守　注后王至遺服　正義曰鞶是帶也鑑是鏡也此與定六年傳皆鞶鑑雙言則鞶鑑一物故知以鏡飾帶舉今羌胡之服以明之　虢公至於王　正義曰鄭伯謂厲公子文公也服虔云鞶鑑王后婦人之物非所以賜有功爵飲酒器王爵也一升曰爵爵人之所貴者言鄭伯以其父得賜不如虢公爲是始惡於王積而成怨僖二十四年遂執王使此爲彼張本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無傳赦有罪也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傳稱肆眚圍鄭皆放赦罪人蕩滌衆故以新其心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 疏 注赦有至故書　正義曰肆大眚者肆緩也眚過也緩縱大過是赦有罪也大罪猶赦則小罪亦赦之猶今赦書大

辟罪以下悉皆原免也易解卦象云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解卦坎下震上震爲雷坎爲雨雷動雨下而萬物解散故君子以此卦象而放赦有過寬宥罪人也書稱眚災肆赦舜典文孔安國云眚過災害肆緩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肆眚圍鄭襄九年傳文也此諸言肆眚者皆是放赦罪人蕩滌衆故除其瑕穢以新其心也必其國有大患非赦不解或上有嘉慶須布大恩如是乃行此事故釋例曰天有四時得以成歲雷霆以振之霜雪以齊之春陽以煖之雲雨以潤之然後能相育也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物不可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同人者與人同也解天下之至結成天下之亹亹肆大眚之謂也堯曰咨爾舜有罪不敢赦所以須待革命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之也杜唯言有時用之亦不知此時何以須赦穀梁傳曰肆大眚爲嫌天子之葬也其意言文姜有罪不合以禮而葬若不赦不復書葬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故爲赦也賈逵以文姜爲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

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杜不明說要文姜出奔之日尚稱夫人夫人之名未嘗有貶何須以赦除之此赦必不爲文姜也但夫人以去年七月薨十一月則當合葬乃至此年正月經七月始葬如此遲緩必是國家有事須赦解之但不知其所由耳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無傳反哭成喪故稱小君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宣公大子也陳人惡其殺大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

疏注宣公至子告　正義曰傳言大子必是大子也傳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君稱世子此不然者釋例曰古者討殺其大夫各以罪狀宣告諸侯所以懲不義重刑戮也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衛殺孔達傳載其辭辭雖有臨時之狀其告則常也然則殺大夫公子當以罪狀告人此傳不說御寇之罪則陳人不以罪告而經書公子是惡殺大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

夏五月

疏夏五月　正義曰釋例曰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歷數莊公獨稱夏五月及經四時有不具者丘明無文皆闕繆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無傳高傒齊之貴卿而與魯之微者盟齊桓謙接諸侯以崇霸業

冬公如齊納幣無傳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母喪未再期而圖昏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

疏注公不至明故　正義曰釋例曰宋公使華元來聘聘不應使卿故傳但言聘共姬也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應使卿故傳明言其得禮也是納幣當使卿公不使卿親納幣非禮也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傳稱大子以實言

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公子完顓孫皆御寇之黨顓孫自齊來奔不書非卿齊侯使敬仲爲卿敬仲陳公子完辭曰羈旅之臣羈寄也旅客也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宥赦也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弛去離也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敢不敢也請以死告以死自誓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也翹翹遠貌古者聘士以弓言雖貪顯命懼爲朋友所譏責使爲工正掌百工之官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據主人之辭故言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

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夜飲爲淫樂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龜曰卜其妻占之曰吉懿氏妻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雄曰鳳雌曰皇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聲譽有嬀之後將育于姜嬀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也陳厲公蔡出也姊妹之子曰出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佗也殺陳佗在桓六年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

以周易見陳侯者（周大史也）陳侯使筮之（蓍曰筮）遇觀䷓（坤下巽上觀）之否䷋（坤下乾上否觀六四變而爲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巽變爲乾故曰風爲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山則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言居土上照之以天光）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四爲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家）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因觀文以博占故言猶有觀非在己之言故知在子孫）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姜姓之先爲堯四嶽）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變而象艮故知當興於大嶽之後得大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故知陳必衰）及陳

之初亡也（昭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於齊（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宇）其後亡也（哀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得政（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陳完有禮於齊子孫世不忘德德協於卜故傳備言其終始卜筮者聖人所以定猶豫決疑似因生義教者也尚書洪範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南蒯卜亂而遇元吉惠伯荅以忠信則可臧會卜僭遂獲其應丘明故舉諸縣驗於行事者以示來世而君子志其善者遠者他皆放此）

【疏】注齊桓至公酒　正義曰春秋之世設享禮以召君者皆大臣擅寵如衛公叔文子宋桓魋之徒始爲之耳爲之非禮法也敬仲羈旅之臣且知禮者也必不召公臨己知是桓公賢之自就其家會也歲敬仲爲主人之辭故言飲公酒耳　臣卜至不敢　正義曰服虔云臣將享君必卜之示戒慎也此桓公自就其宴非敬仲發心請享不得言將享必卜也蓋桓公告其往日乃卜之耳言未卜其夜者詩云厭厭夜飲在宗載考鄭玄云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則成於庶姓讓之則止引此敬仲之事云此之謂不成是言敬仲非齊同姓故不敢也　注龜曰卜　正義曰曲禮文也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玄云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舋罅是用名之焉原原田也頌謂繇也每體十繇然則卜人所占之語古人謂之爲繇其辭視兆而作出於臨時之占或是舊辭或是新造猶如筮者引周易或別造辭卜之繇辭未必皆在其頌千有二百之中也此傳鳳皇于飛下盡莫之與京襄十年傳稱衛卜禦寇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哀九年傳稱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三者皆是繇辭其辭並韻則繇辭法當韻也郭璞撰自所卜事謂之辭林其辭皆韻習於古也　注雄曰至聲譽　正義曰釋鳥云鶠鳳其雌皇郭璞云瑞應鳥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

也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
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崐崘飲砥
柱濯羽弱水莫宿丹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從鳥凡聲鳳飛
則羣鳥從之以萬數故古文鳳作朋字山海經云丹穴之
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
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則自歌
自舞見說鳳皇之狀也鳳皇雄雌俱飛喻敬仲夫妻相隨
鏘鏘鳴之聲故以喻有聲譽也　五世至與京　正義曰
五世其昌言其始昌盛也並于正卿位與卿並得爲上大
夫也莫之與京謂無與之比大言其位最高也五世八世
當是卜兆之間有其象傳言其占之辭不言其知之意固
非後學所得詳之　注姊妹之子曰出　正義曰釋親
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言姊妹出嫁而生子也　注周
大史也　正義曰直言周史知是大史者周禮大史掌書
昭二年傳稱韓宣子觀書於大史氏此以周易見陳侯故
知是大史也以周易見者自以知周易見陳侯言己明易

能筮故陳侯使之筮也　注蓍曰筮　正義曰曲禮文也
其揲蓍求卦之法則易繫辭具焉　遇觀之否　正義曰
此注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及六四爻變諸如此輩皆
據周易之文知之劉炫規過云觀之否者爲觀卦之否爻
屯之比者屯卦之比爻皆不取後卦之義今刪定以爲不
然何者以閔元年畢萬筮仕遇屯之比云屯固比入僖十
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得歸妹之睽云士刲羊亦無衁歸
妹上六爻辭又云歸妹睽孤寇張之弧睽之上九爻辭又
云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昭五年明夷之謙云明夷于飛垂
其翼又云謙不足飛不翔此之等類皆取前後二卦以占
吉凶今人之筮亦皆如此故賈服及杜並皆同焉劉炫苟
異前儒好爲別見以規杜氏非也沈云遇者不期而會之
名筮者所得卦之吉凶非有宿契逢遇而已故謂之遇劉
炫云下體坤坤爲地爲衆上體巽巽爲風爲木互體有艮
艮爲門闕地上有木而爲門闕宮室之象宮室而可風化
使天下之衆觀焉故謂之觀也下體坤坤爲地上體乾乾

爲天天不下降地不上騰天地不通其氣上下否塞故謂
之否也　是謂至子孫　正義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二句周易文也此先云不在此其在異國後云非此其身
在其子孫所以在下覆結先云其在後乎後云在異國者
其在異國之下更欲演說異國是大嶽姜姓其言稍多且
須以結末故進其在後乎於上先解之也庭實旅百以下
方解利用賓于王則上句故曰觀國之下未須賓王之句
而再言利用賓于王者蓋以觀國之光即是朝王之事直
言觀光於文不足故連言賓王但未解賓王之義故於下
更重解之傳稱引詩斷章則引易論事亦未必如本此言
觀國之光謂所爲筮者觀他人有國之光榮也此有國之
人利用爲賓客於王朝也其意言見其子孫有國作賓於
王家耳非其身也代陳有國言代陳正適子孫有其國家
陳滅此興是代之也　注此周至論之　正義曰易之爲
書揲蓍求爻重爻爲卦爻有七八九六其七八者六爻並
皆不變卦下揔爲之辭名之曰彖彖者才也揔論一卦之

才德若乾元亨利貞之類皆是也其九六者當爻有變每
爻別爲其辭名之曰象象者像也指言一爻所像若乾初
九潛龍勿用之類皆是也不變者聚而爲彖其變者散而
爲象計每於一卦當畫兩體但以此爻陰陽既同唯變否
有異且每爻異辭不可爻作二畫從上可知故不畫二也
傳之筮者指取易義不爲論卦丘明不畫卦也諸爲注者
皆言上體下體若其畫卦示人則當不煩此注注亦不畫
卦也今書有畫卦者當是後之學者自恐不識私畫以備
忘遂傳之耳每爻各有象辭是六爻皆有變象二至四三
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聖人隨其義而
論之或取爻象或取互體言其取義無常也　光遠至耀者
也　正義曰易稱觀國之光故解其光義言光在此處遠
照於他物從他物之上而有明耀者也謂光能遠照於他
物有明故下云照之以天光是也　於土上山也　正義
曰六四之爻位在坤上坤爲土地山是地之高者居於土
上是爲土上山也又巽變爲乾六四變爲九四從上至四

至體有艮之象艮為山故言山也　有山至于王　正義
曰山則材之所生此人有山之材言其必大富也上天以
明臨下照之以天光言天子臨照之也於是乎又居於土
上既富矣而被天照又復居有土地是為國君之象也易
位四為諸侯變而為乾乾為天子是有國朝王之象故曰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庭實至于天　正義曰覲禮侯
氏執圭見王王受圭禮成乃出又入行享禮獻國之所有
此說行享禮也旅陳也庭之所實陳有百品百品言物備
也奉之以玉帛謂執玉帛而獻享禮也獻天之照有地之
材天子賜之土田國君獻國所有天地之美備具焉朝王
之儀畢足矣故曰利用賓于王　注艮為至物備　正義曰
易說卦艮為門闕乾為金玉坤為布帛故以諸所有庭傳
言庭實故以言艮為門庭耳杜言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
者謂陳之以行享禮也覲禮侯氏既見王乃云四享皆束
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鄭玄云四當為三大行人職曰諸
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

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
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物非一國所能有唯國所
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
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
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
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
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
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
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鄭玄觀禮之
注所言出於彼也杜言贄幣即鄭所謂幣帛也此奉之以
玉帛執以致庭實耳其玉帛不入王也觀禮侯氏致享執
玉致命王撫之而已不受之也又曰侯氏降授宰幣是庭
實之幣皆庭受之唯馬受之於門外耳旅陳釋詁文也百
者言其物備也　注因觀至子孫　正義曰以卦名觀故
因觀文以博占也觀者視他之辭此賓王之事若所為之
者身自當有則不應觀他此卦猶有觀焉觀非在己之

其乆觀他有之故知在其子孫也　風行而著於土
義曰服虔云巽在坤上故為著土也一曰巽為風巽為木
風吹木實落去更生他土而長育是為在異國　注姜姓
至四嶽　正義曰周語稱堯命禹治水共之從孫四嶽佐
之胙四嶽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賈逵云共共
工也從孫同姓末嗣之孫四岳官名大岳也主四岳之祭
為然則以其主嶽之祀尊之故稱大也　注變而至必衰
正義曰六四爻變為九四與二共為艮象艮為山故知與
於山嶽之國姜姓大岳之後知其將育于姜地之高者莫
過於山詩云崧高維嶽駿極于天言其大能至天故山嶽
則配天也且乾在上艮在下亦是山嶽配天之象此人子
孫養於大嶽之後官尊位貴得大嶽之權則其功德有配
天之大然天子其功配天今縱得大嶽之權唯諸侯耳言
配天者以其功大故甚言之物莫能兩大此有與兆故知
陳必衰也　注桓子至無宇　正義曰史記田完世家完
卒諡為敬仲仲生穉孟夷夷生湣孟莊莊生文子須無文

子生桓子無宇是為敬仲五世孫也　注成子至放此
正義曰沈氏云世家桓子生武子開及僖子乞乞卒子常
代之是為田成子是於敬仲為七世言八世者據其相代
在位為八世也成子弒簡公專齊政是莫之與大也成子
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大公和和遷齊康公於海上
和立為齊侯和孫威王稱王四世而秦滅之作傳之時完
之子孫已盛故傳備言其終始也世家云敬仲之如齊以
陳字為田氏左傳終始稱陳田必非敬仲所改未知何時
改耳左傳之初至此始有卜筮故杜於此通說之曲禮曰
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是先王立
之本意也因而生義教謂教人以行義行善則德協於卜
行惡則遇吉反凶必以行義乃可卜也洪範曰汝則有大
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謀及卿士而
以卜筮同之是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也南蒯卜為亂不
信則不可臧會卜為僭不信乃遂吉二事相反故特引之
言卜筮應人行也南蒯在昭十二年臧會在昭二十五年

南蒯筮而言卜者卜筮通言耳杜引洪範者欲明龜生示必神靈故云以同卿士之數言龜筮所見纔與卿士同耳又引南蒯者明吉凶由行不由卜筮欲使人脩德行不可純信卜筮也又引臧會者吉凶亦由卜筮不可專在於行欲使人敬卜筮也故丘明舉縣驗於行事者以示來世脩德行敬龜筮言驗於行事者南蒯則行驗而龜筮不驗臧會則行不驗而龜筮驗言君子志其善者遠者善者謂勸人脩德行敬龜筮是也遠者謂舉其大綱勸人為善長久遠道非有臨時應驗此遠者即上善者皆其事謂之善指其教謂之遠劉炫云計春秋之時卜筮多矣丘明所載唯二十許事舉其縣驗於行事者其不驗者不載之君子之人當記其忠之善者知之遠者他皆放此

經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無傳祭叔來聘無傳穀梁以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疏注穀梁至使聘正義曰諸言聘者皆言其使使某來聘此不言使左氏無傳故取穀梁為說穀梁傳云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然則言內臣不得外交必是畿內之國畿內之國非唯祭耳傳不言為祭公來聘杜言為祭公來聘者但祭叔連祭為文必是祭人實祭是周公之弟此祭叔或是祭公之弟故以為為祭公來聘天子內臣不得外交諸侯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也魯受其聘行其禮故書聘耳二十五年陳女叔來聘嘉之故不名此無可嘉亦稱叔者杜意叔為名為字無以可知故不明言夏公如齊觀社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疏注齊因至觀之正義曰魯語說此事云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孔晁云聚民於社觀戎器也襄二十四年傳稱楚子使薳啟彊如齊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知此亦然故公往觀之釋例曰凡公出朝聘奔喪會葬皆但書如不言其事此春秋之常然則喪葬常事故不書觀社非常故特書公至自

齊無傳荊人來聘無傳不書荊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疏注不書至其禮正義曰釋例曰楚之君臣最多混錯此乃楚之初興未閑周之典禮告命之辭自生同異楚武王熊達始居江漢之間然猶未能自同列國故稱荊敗蔡師荊人來聘從其所居之稱而摠其君臣是言楚之始通未成其禮之意言君臣同辭者此云荊人來聘是臣來也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言使則是君也而經亦書楚人是君臣同辭公及齊侯遇于穀無傳蕭叔朝公無傳蕭附庸國叔名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疏注蕭附至野合正義曰無爵而稱朝知是附庸國也邾儀父貴之乃書字此無所貴知叔為名也公羊傳曰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文連遇于穀是就穀朝公穀是齊地故不言來也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比蒲魯地故言來也穀梁傳曰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是言在外行朝則禮不得具定十年傳稱嘉樂不野合知嘉禮亦不野合嘉禮謂善禮非五禮之嘉也朝於五禮屬賓秋丹桓公楹桓公廟也楹柱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無傳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貢賦多少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不然不用命諸侯

有王從王事王有巡守省四方以大習之大習會朝之禮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於策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疏】夫禮至不然　正義曰夫禮者所以整理天下之民民謂甿庶貴賤者皆是也諸侯會聚所謀皆是尊王室脩臣禮故會以訓上下之則以諸侯事天子訓在下事其君也於會必號令諸國出貢賦多少即是制財用之節度也禮使小國朝大國是朝以正班爵之等義也爵同則小國在下是帥長幼之次序也諸侯之序以爵不以年此言長幼謂國大小也沈氏云爵同者據年之長幼故云帥長幼之序不朝不會則征討之故言征伐以討其不然

晉桓莊之族偪桓叔莊伯之子孫強盛偪迫公室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

士蔿晉大夫富子二族之富強者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以罪狀誣之同族惡其富強故士蔿得因而間之用其所親爲譖則似信離其骨肉則黨弱羣公子終所以見滅

秋丹桓宮之楹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刻鏤也桷椽也將逆夫人故爲盛飾【疏】注刻鏤至盛飾　正義曰釋器云金謂之鏤木謂之刻刻木鏤金其事相類故以刻爲鏤也桷謂之榱榱即椽也穀梁傳曰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是言丹楹刻桷皆爲將逆夫人故爲盛飾

葬曹莊公無傳

夏公如齊逆女無傳親逆禮也【疏】注親逆禮也　正義曰公羊傳曰何以書親迎禮也親逆是正禮有故得使卿逆亦無譏也

秋公至自齊無傳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也公羊傳以爲姜氏要公不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疏】注哀姜至朝廟　正義曰公羊傳曰其言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唯言有所要不知要何事故云蓋以孟任故也明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夫人若未朝廟不得受臣覿禮知明日乃朝廟既朝乃見大夫宗婦杜言朝廟者爲覿用幣發也書入不書至者釋例曰莊公顧割臂之盟崇寵孟任故即位二十三年乃娶元妃雖丹楹刻桷身自納幣而有孟任之嫌故與姜氏俱反而異入經所以不以至禮書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疏】注宗婦至俱見　正義曰襄二年葬齊姜

傳稱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同姓大夫之婦也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禮亦無此文士相見禮稱大夫始見于君執贄夫人尊與君同臣始爲臣有見君之禮明小君初至亦當有禮以見也且傳唯譏婦贄不宜用幣不言覿之爲非知其禮當然也大夫當用羔鴈用幣亦爲非禮也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男女同贄惡其男女無別且譏借爲失禮故書之

大水無傳

冬戎侵曹無傳

曹羈出奔陳無傳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疏】注羈蓋至名赴　正義曰此事左氏穀梁並無傳公羊以曹羈爲曹大夫三諫不從而出奔杜以此經書曹羈出奔陳亦歸于曹與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其文相類故附彼爲之說稱蓋爲疑辭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亦如鄭忽之出奔

赤歸于曹無傳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故曰歸【疏】注赤曹至曰歸

正義曰史記曹世家與年表皆云僖公名夷三家經傳有五而皆言赤杜以鄭突類之知赤是曹君故以赤爲僖公書有舛誤何必史記是而杜說非也傳例曰諸侯納之曰歸以戎侵曹而赤歸故云蓋爲戎所納也賈逵以爲羈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赤亦以意言之無所據也

郭公 無傳蓋經闕誤也自曹羈以下公羊穀梁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之於左氏故不采用

疏 注蓋經至采用　正義曰公羊穀梁並以赤歸于曹郭公連文爲句言郭公名赤失國而歸于曹是爲說不了故不采用

傳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 并非丹楹故言皆

御孫諫曰 御孫魯大夫 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

不可乎 以不丹楹刻桷爲共

疏 注并非丹楹故言皆　正義曰穀梁傳曰禮楹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注云黝堊黑色黈黃色又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加密石注云以細石磨之晉語云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言雖小異要知正禮楹不丹桷不刻故云皆非禮也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 傳不言大夫唯舉非常

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 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 小者禽鳥 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 以章物也 章所執之物別貴賤 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 榛小栗脩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 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疏 注傳不至非常　正義曰士相見禮云下大夫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羔如士相見之禮始見於君執摯鄭玄云士大夫一也如彼禮文大夫始見於君用羔鴈始見夫人亦當然然則大夫用幣亦非常而以大夫爲常者禮孤執皮帛則諸侯之臣有執帛者矣大夫執帛唯上惜耳其帛猶是男子所執婦人執幣則全非常事御孫唯諫婦人不宜執幣丘明爲諫發傳故唯舉非常也左傳諸爲諫者或言諫曰或不言諫意在載辭不爲例也　注公侯至執帛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職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公侯伯子男皆執玉也典命職曰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眂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與孤卿執帛也附庸雖則無

文而爲一國之主來則謂之爲朝未有爵命不合執玉明與世子同執帛也且哀七年傳稱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附庸是國明執帛者附庸也鄭玄周禮注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繒也周禮以玉作六瑞以禽作六摯則瑞贄有異而此傳玉帛同言贄者鄭玄曲禮注云摯之言至也當謂執之見人以表至誠也典瑞注云瑞節信也禮天子執冒以見諸侯諸侯執圭璧以朝天子天子以冒冒之以爲信故以瑞爲名皮帛以下無此合信之事故以贄爲名其實皆以表至誠故傳通以贄言之凡贄皆以爵不以命數也　注卿執至執雉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職文也鄭玄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言天子之臣飾羔鴈以布又畫之諸侯之臣飾以布不畫之自雉以下無飾　注榛小至示敬　正義曰曲禮云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鄭玄云婦人無外事見以蓄物也

椇椺木名椇枳也有實今邳郯之東食之椺實似栗而小鄭又注周禮腊人云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然則脩脯大同故以脩爲脯也虔敬釋詁文皆取其名以示敬者先儒以爲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脩取其自脩也唯椺無説蓋以椺聲近虔取其虔於事也　晉士蔿又與群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　游氏二子亦桓莊之族　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經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叔陳卿女氏叔字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無傳惠公也書名十六年與内大夫盟于幽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鼓伐鼓也

用牲以祭社傳例曰非常也　疏　注鼓伐至常也　正義曰尚書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如此之類言用牲者皆用之以祭知此用牲以祭社也鼓之所用必是伐之伐理可見故不言伐鼓不言用則牲無所施於文不足故言用牲傳稱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正月謂周六月也此經雖書六月社以長歷校之此是七月七月用鼓非常月也鼓當于朝而此鼓于社非其處也社應用幣而於社用牲非所用也一舉而有三失故譏之　伯姬歸于杞　無傳不書逆女逆者微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門國門也傳例曰亦非常也　疏　注門國門也　正義曰祭法云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其門皆曰國門知此門亦國門國門謂城門也傳稱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則鼓與牲二事皆失故譏之　冬公子友如陳　無傳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母弟例在宣十七年　疏　注報女至七年　正義曰魯出朝聘多有在道復者假令得到彼國尚不知受之以否故皆書如如者往也直言往彼而已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爲春秋之常也僖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朝訖乃書故即稱爲朝此公子友莊公之母弟也於莊世稱公子昭元年陳公子招陳哀公母弟也於哀世稱公子故解之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也釋例曰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得稱公子秦伯之弟鍼適晉女叔齊曰秦公子必歸此公子亦國之常言得兩通之證也是言公子母弟得通言之意也釋例又曰兄而害弟則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是言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也釋例又曰若夫朝聘盟會嘉

好之事此乃兄弟之篤睦非義例之所興故仍舊史之策或稱弟或稱公子踐土之盟叔武不稱弟此其義也案經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彼皆稱弟季友陳招並稱公子俱無褒貶所稱不同知是史文之異不爲義例仲尼無所見義故仍舊史耳

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嘉好接備卿以字爲嘉則稱名其常也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　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　唯正月之朔慝未作　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

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
鼓于朝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
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疏】注非常至月錯　正義曰此及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
有食之昭十七年傳稱祝史請所用幣昭子許之平子禦
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
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而史言在
此月則知傳言正月之朔慝未作者謂此周之六月夏之
四月也文十五年傳直說天子諸侯鼓幣異禮不言非常
知彼言六月亦六月也此亦六月而云非常下句始言唯
正月之朔有用幣伐鼓之禮明此經雖書六月實非六月
故云非常鼓之月長曆推此辛未爲七月之朔由置閏失
所故致月錯不應置閏而置閏設使七月爲六月也釋例
曰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實是七月朔

非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有用幣伐鼓明此食
非用幣伐鼓常月因變而起歷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
而更復發傳曰非禮者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
例欲以明諸侯之禮此乃聖賢之微旨而先儒所未喻也
劉炫云知非五月朔者昭二十四年五月日有食之傳云
日過分而未至此若是五月亦應云過分而未至也今言
慝未作則是已作之辭故知非五月案二十四年八月丁
丑夫人姜氏入從彼推之則六月辛未朔非有差錯杜云
置閏失所者以二十四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非是八月
以來始錯也　注正月至陰氣　正義曰昭十七年傳大
史論正月之事云當夏四月是謂孟夏知正月是夏之四
月周之六月也詩云正月繁霜鄭玄云夏之四月建巳純
陽用事是謂正月爲正陽之月慝惡也人情愛陽而惡陰
故爲陰爲惡故云慝陰氣也未作謂陰氣未起也　注日
食至大義　正義曰古之歷書亡矣漢興以來草創其術
三統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月交會近世爲

歷者皆以爲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日一食是日食者歷
之常也古之聖王因事設戒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
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立求神請救之
禮責躬罪己之法正陽之月陽氣尤盛於此尤盛之月而
爲弱陰所侵故尤忌之社是上公之神尊於諸侯故用幣
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攻責也日食者月掩
之也日者陽之精月者陰之精日君道也月臣道也以明
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也昭二十九年傳曰
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
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故杜以社爲上公之神**秋大**
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失常禮**凡天災**
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非日月之眚不**
鼓眚猶災也月侵日爲眚陰陽逆順之事賢聖所重故特鼓之【疏】注天災至牲也　正義曰傳言亦

非常亦上日食也但日食之鼓非常月伐鼓于社非常禮
大水用牲亦非常禮俱是非常故亦前也傳旣亦前即發
凡例知天災之言兼日食大水也天之見異所以譴告人
君欲令改過脩善非爲求人飲食旣遇天災隨時即告唯
當告請而已是故有幣無牲若乃亢旱歷時霖雨不止然
後禱祀羣神求弭災沴者設禮以祭祭必有牲詩雲漢之
篇美宣王爲旱禱請自郊徂宮無所不祭云靡神不舉靡
愛斯牲是其爲旱禱祭皆用牲也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
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
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鄭玄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
牢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是說祈禱之祭皆用牲
注眚猶至鼓之　正義曰易稱是謂災眚書稱眚災肆赦
是眚災相類故云眚猶災也月侵日爲眚陰犯陽爲逆逆
順之事賢聖所重故見其逆事而特鼓之此據日食爲說
耳傳稱日月之眚日月並言則月食亦有鼓周禮大僕職
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是日食月食皆有

鼓也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左氏雖無傳義或然也

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聚晉邑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卒如士蔿之計

經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無傳夏公至自伐戎無傳曹殺其大夫無傳不稱名非其罪例在文七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無傳宋序齊上主兵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無傳

疏注不稱至七年　正義曰文七年傳稱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是仲尼新意變例也

傳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大司空卿官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絳晉所都也今平陽絳邑縣

疏注大司空卿官　正義曰傳於此年以來說士蔿爲獻公設計晉國以安今又言大司空明任以卿位也直言司空者是大夫即司空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是也晉自文公以後世爲盟主征伐諸國卿以軍將爲名司空非復卿官故文二年司空士穀非卿也雖則非卿職掌不異成十八年傳曰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蔿之法是其典事同也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爲傳明年晉將伐虢張本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

疏注爲傳至而已　正義曰此年傳不解經經傳各自言事伐戎日食體例已舉或可經是直文不須傳說曹殺大夫宋齊伐徐或須說其所以此去丘[illegible]遠或是簡牘散落不復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illegible]不解經彼經皆是直文故就此一說言下以明上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伯姬莊公女洮魯地

疏注伯姬莊公女　正義曰上二十五年始歸于杞莊公無母而此來寧知是莊公女也會女非常故於此言女以辯之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具見其事亦所以知譏

疏注原仲至知譏　正義曰玉藻記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没矣則稱謚若字桓二年穀梁傳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是禮臣卒不名陳人不稱其名故魯史亦書其字

冬杞伯姬來傳例曰歸寧莒慶

來逆叔姬無傳慶莒大夫叔姬莊公女卿自爲逆則稱字例在宣五年杞伯來朝無傳杞稱伯者蓋爲時王所黜公會齊侯于城濮無傳城濮衛地將討衛也

疏注杞稱至所黜　正義曰桓二年杞侯來朝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自爾以來不見經傳從此稱伯終於春秋故云蓋爲時王所黜於時周王當桓莊僖惠不知何王黜之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非諸侯之事天子非展義不巡守天子巡守所以宣布德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有二心於

齊今始服也

【疏】注二十至服也　正義曰比年以來陳鄭無不服之狀此言其服故注者原之二十一年鄭厲公卒二十五年是鄭文公之四年也文十七年傳稱鄭子家與趙宣子書云文公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是二十五年既與楚平故至此始服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寧問父母安否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歸不反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疏】凡諸至于某　正義曰釋例曰歸寧者女子既嫁有時而歸問父母之寧否父母沒則使卿歸問兄弟也出者謂犯七出而見絕者也歸者有所往之稱來者有所反之言故嫁謂之歸而寧謂之來見絕而出則以來歸為辭來而不

反也如某者非終安之稱歸于某者亦不反之辭是解其文異之意也此杞伯姬來寧也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出也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也魯之夫人無被出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雖子死自去歸而不反亦出之類故與出同文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棄民不養之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為本言不可力強虢弗畜也亟戰將饑言虢不畜義讓而力戰

【疏】夫禮至用也　正義曰禮樂慈愛謂國君教民民間有此四者畜聚此事然後可與人戰故云戰所畜也士蔿既言其自更以其義覆之禮尚謙讓事謂禮也樂以和親樂和謂樂也慈謂愛之深也愛親謂慈也愛極然後哀喪哀喪謂愛也民間有此四事然後可用以戰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召伯廖王卿士賜命為侯伯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立子頹在十九年

【疏】注召伯至侯伯　正義曰召伯稱爵如是王之卿士召康公之封召也當在西都畿內釋例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也春秋時召伯猶是召公之後西都既已賜秦則東都別有召地不復知其所在僖二十八年傳稱王命尹氏及王子虎策命晉侯為侯伯則知此賜齊侯命者亦賜命為侯伯也彼注云周禮九命作伯則此亦九命之伯謂九州之長為二伯也僖元年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注云侯伯州長也彼主說齊桓之事亦謂九州之長非州牧也言州長者兼見州牧之事耳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以賊者告不地者史失之

【疏】注齊侯至失之　正義曰傳稱齊侯而經書人知其諱取賂以賊者告也詩美僖公之伐淮夷得其元龜象齒大賂南金襄十一年傳稱晉侯伐鄭受鄭之賂告于諸侯皆不以為諱而此諱之者彼服罪致賂乃以得賂為榮此舍罪受賂故以受之為恥會于稷舍宋督取郜鼎亦此之類也戰皆書地此獨不地知是史失之也莊十年公羊傳曰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左氏無此義而泓韓鞌邲令狐河曲鄢陵城濮大棘彭衙長岸柏舉之屬皆書戰不書伐此書伐又書戰襄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言圍不言伐文十五年晉郤缺伐蔡戊申入蔡書伐又書入丘明無文杜不為說皆是從告而書史有詳略無義例也此經既言齊人伐衛不言齊

及衛戰而言衛人及齊人戰者公羊以爲伐人者爲客被伐者爲主以主及客故使衛人主齊尋案經傳令狐河曲大棘彭衙長岸泓韓之屬皆以主及客也乾時升陘及鞌皆魯與人戰以魯爲主城濮鄢陵與邲外楚而內晉也柏舉內蔡而外楚也被伐爲主或如公羊之說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冬築郿 郿魯下邑傳例曰邑曰築

疏 注郿魯至曰築 正義曰國都爲上邑爲下故云魯下邑成十八年築鹿囿傳曰書不時也此傳唯發城築之例不言時與不時者春秋重土功無備而興作者傳每事各言時與不時以別有所備禦如書旱雩之别過雩也其有所畏懼而興作者唯一發而已襄十九年城西郛傳曰懼齊也是其事也此年大無麥禾時歲饑虛恐或侵伐故築之以備難從西郛之例故不發傳也

大無麥禾 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

疏 注書於至書也 正義曰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計食不足而後揔書之此年不言水旱而得無麥禾者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傳言饑而經不書者得齊之糴救民之急不至於饑也傳言饑者指未糴之前說告糴之意故言饑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疏 注臧孫至于齊 正義曰何休云買穀曰糴告糴者將化貨財告齊以買穀魯語云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亦然據經魯臣出使例不言使何以當怪此也傳言告糴禮也必不得如二傳之說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於穀故云如楚乞師 注臧孫至文仲 正義曰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缾缾生文仲辰辰是臧僖伯曾孫

傳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晉獻公娶于賈無子 賈姬姓國也 烝於齊姜 齊姜武公妾 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 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 小戎子生夷吾 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 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在京兆新豐縣其君姬姓其爵男也納女於人曰女 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

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 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 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 蒲與二屈君之疆也 蒲今平陽蒲子縣二屈今平陽北屈縣或云二當爲北 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 旌章也伐功也 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

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廣莫狄地之曠絶也即謂蒲子北屈也言遣二公子
出都之則晉方當大開土界獻公未決故復使二五俱說此美晉侯說之夏使大
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
子皆鄙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
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墾傷晉室若此疏注大戎至狄者　正義曰晉語云狐氏出自唐
叔狐伯行之子實生重耳又曰狐偃其舅也　注小戎至女也　正義曰昭九年傳稱晉率陰戎伐潁王使辭於晉
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知戎爲允姓也凡言子者通男女也知子謂女也二戎相對爲大小
也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嬀也子元文王弟蠱惑
以淫事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動也萬舞也夫人
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
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
乎尋用也婦人既寡自稱未亡人御人以告子元御人夫人之侍人子元
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
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桔柣鄭遠郊之門也子元
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子元自與三子特建旆以居前廣充

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三子在後爲反禦
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市縣
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於內城
門鄭示楚以閒暇故不開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諸侯救鄭楚師
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許昌縣東北有桐丘城諜告曰楚
幕有烏乃止諜閒也幕帳也疏蠱文夫人　正義曰昭元年傳稱周易女惑男謂之
蠱知蠱謂惑以淫事　注桔柣至門也　正義曰此巳入一門矣又云入自純門又是入一門矣復言縣門不發則
更有一門矣不發是城門則知純門外郭門桔柣遠郊門也尚書費誓序云東郊弗開是郊有門也　注子元至曰
旆　正義曰軍行之次旆最在先故宣十二年傳稱令尹南轅反旆是旆居前而殿在後也釋天云緇廣充幅長尋
曰旐繼旐曰旆郭璞云旐帛全幅長八尺旆帛續旐末爲燕尾者冬饑臧孫辰告糴
于齊禮也經書大無麥禾傳言饑傳又先書饑在築郿上者說始糴經在下須得糴嫌或諱饑
故曰禮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
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
曰都尊之也言凡邑則他築非例疏注周禮至非例　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
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注引此者以證都大邑小耳經傳之言都邑者非是都則四縣邑皆四井此
傳所發乃爲小邑發例大者皆名都都則悉書曰城小邑有宗廟則雖小曰都無乃爲邑邑則曰築都則曰城爲尊

宗廟故小邑與大都同名釋例曰若邑有先君宗廟雖小曰都尊其所居而大之也然則都而無廟固宜稱城城漆是也而穎氏唯繫於有先君之廟忠漆本非魯邑因說曰漆有邾之舊廟襄使魯人尊邾之廢廟與先君同非經傳意也又解傳言凡邑則主爲邑言則他築非例也若築臺築囿築王姬之館則皆稱爲築無大小之異

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傳例曰書不時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

疏 注傳例至之辭　正義曰馬之所處謂之廄延是廄之名名之曰延其義不可知也公羊傳曰新延廄者何脩舊也謂舊廄滅壞不可因而補治故言新爲更造之辭也傳言新作延廄而經無作字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皆言新作而此獨無作是作傳之後轉寫闕文也釋例曰言新意所起言作以興事通謂興起功役之事揔而言之不復分别因舊而與造新也經書延廄稱新而不言作傳言新作延廄書不時也

此稱經文而以不時爲譏義不在作也然尋傳足以知經闕作字也而劉賈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延廄不書作所用之木非公命也凡諸興造固當有新固當有因今爲春秋微義直記别此門此觀有新木故木既已鄙近且材木者立廄之具也公命立廄則衆用皆隨之矣焉有所用之木非公命也此爲匠人受命立廄而盜共其用豈然乎哉

夏鄭人侵許 傳例曰無鍾鼓曰侵 秋有蜚 傳例曰爲災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無傳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録之 城諸及防 諸防皆魯邑傳例曰書時也諸非備難而興作傳皆重云時以釋之他皆放此諸今城陽諸縣

疏 城諸及防　正義曰此言城諸及防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定十四年城莒父及宵襄十年傳晉師城梧及制同時城二邑者皆言及穀梁傳曰以大及小也何休云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别君臣之義賈逵云言及先後之辭杜不爲注先後之辭是也

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 經無作字蓋闕

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日中春秋分也治廄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疏 注日中至不時　正義曰中者謂日之長短與夜中分故春秋二節謂之春分秋分也釋例曰春秋分而晝夜等謂之日中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於坰野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廄此周典之制也今春而作廄已失民務又違馬節故曰書不時也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鍾鼓曰伐 聲其罪 無曰侵 鍾鼓無聲 輕曰襲 掩其不備

疏 凡師至曰襲　正義曰釋例曰侵伐襲者師旅討罪之名也鳴鍾鼓以聲其過曰伐寢鍾鼓以入其竟曰

侵掩其不備曰襲此所以别興師用兵之狀也然則春秋之世兵加於人唯此三名擊鼓斬木俱名爲伐鳴鍾鼓聲其罪往討伐之若擊鼓斬木然侵者加陵之意寢其鍾鼓潛入其竟往侵陵之襲者重衣之名倍道輕行掩其不備忽然而至若披衣然立此三名制討罪之等級也周禮大司馬掌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天子討罪無掩襲之事唯侵伐二名名與禮合而禮更有七名馮弱犯寡則眚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彼謂王者行兵此據當時實事時無其事則傳不爲例其滅與入爲例故不列於此

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 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

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謂令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疏 凡土至而畢　正義曰釋例曰都邑者人之聚也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郭不固則敗不脩則壞故雖不臨寇必於農隙備其守禦無妨民務傳曰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謂夏之九月周之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於是納其禾稼三務始畢而戒民以土功事也火見而致用大火星次角亢而晨見於是致其用也水昏正而栽謂夏之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焉日至而畢謂日既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傳既顯稱凡例而書時書不時各重發者皆以別無備而興作如書旱雩之別過雩也若城西郛傳特曰懼齊此其意也然則此發例者止謂預脩備禦非有當時之急故擇閒月而爲之若當時交急則不拘此制畢者竟也畢務謂農務竟而民閒也日至而畢

謂土功竟也冬至之後當更脩來年農事不得復興土功也　注謂令至功事　正義曰令之九月則季秋也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漢書律歷志論星之度數云角十二亢九氐十五自角之初至房初三十六度晨謂夜之將旦於晨之時日體在房故角亢見在東方也東方之宿盡爲龍星角即蒼龍角也故角亢專得龍名戒謂令語之也春夏秋三時之務始畢民將閒暇故預令語民將有土功之事使自備也　注大火至之物　正義曰襄九年傳曰心爲大火星度心五尾十八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自心初至於尾末二十三度十月之初心星次角亢之後而晨見東方也致築作之物謂板榦畚挶諸是城之所用皆致之於作所也　注謂令至興作　正義曰五行北方水故北方之宿爲水星言水昏正者夜之初昏水星有正中者耳非北方七宿皆正中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爲正周語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是定星昏而正爲土功之大

候故知水昏正謂十月定星昏而正中時也鄭玄詩箋云定星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小雪十月之中氣月令仲冬之月昏東壁中室十六度日行一度是十月半而室中十一月初而壁中禮記中庸云栽者培之栽者樹立之語故知樹板榦而起首興作也釋詁云楨翰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翰所以當牆之兩邊鄣土者也然則榦在牆之兩端當樹立之即楨是也翰則在兩邊鄣土即板是也板榦既異而云樹板榦者因類連言耳**樊皮叛王**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名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無傳將卑師少故直言次齊將降鄣故設備

疏 注將卑至設備　正義曰於例將卑師少稱人人謂大夫身也大夫卑名氏不見故稱人他國可言某人魯事不得自稱魯人故魯之大夫使出者皆言其所爲之事而已此大夫帥師而次于成故直

言次也穀梁傳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是爲降鄣故設備也**秋七月齊人降鄣**無傳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遂以兵威脅使降附

疏 注鄣紀至降附　正義曰公羊穀梁傳並不鄣紀之遺邑也釋例曰劉賈依二傳以爲鄣紀之遺邑計紀侯去國至此二十七年紀侯猶不堪齊而去則邑不得獨存此蓋附庸小國若邿鄣者也是言鄣紀附庸之意不言鄣降于齊而云齊人降鄣又不言侵伐故云蓋以兵威脅使降附**八月癸亥葬紀叔姬**無傳以賢錄也無臣子故不作謚**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無傳**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

疏 注濟水至魯地　正義曰釋例曰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

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案高平東平魯西界也濟南樂安齊竟內也指言魯濟故疑魯地遇于魯地濟水之邊 齊人伐山戎 山戎北狄

傳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 欲遂蠱文夫人 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 射師鬬廉也足曰桎手曰梏 秋申公鬬班殺子元 申楚縣也楚僭號縣尹皆稱公 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鬬穀於菟令尹子文也毀減紓緩也 疏 注射師至曰梏 正義曰杜此注

與諸並以射師與鬬廉為一人不知何據也服虔云射師若敖子鬬班也射師被梏不言舍之何以得殺子元也知射師與班必非一人也杜譜以為鬬射師若敖子鬬班若敖孫周禮掌囚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拲共文拲施於手知梏亦手也鄭玄亦云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是先儒同此說也易大畜六四童牛之梏牛云梏者牛雖無手謂梏前足也 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齊桓行霸故欲為燕謀難燕國今薊縣

經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無傳刺奢且非土功之時 夏四月薛伯卒 無傳未同盟 築臺于薛 無傳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傳例曰諸侯不相遺俘捷獲也獻奉上之辭齊侯以獻捷禮來故書以示過 秋築臺于秦 無傳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 冬不雨 無傳不書旱不為災例在僖三年 疏 注傳例至示過 正義曰捷勝也戰勝而有獲獻其所獲故以捷為獲也釋例曰歸者遺也獻者自下奉上之稱遺者敵體相與之辭傳曰諸侯不相遺俘齊侯楚人失辭稱獻失禮遺俘故因其來辭見自卑也以其大卑故書以示過此經言獻捷傳言遺俘則是獻捷獻囚俘也襄八年邢丘之會傳稱鄭伯獻捷于會又曰獲司馬燮獻于邢丘是獻俘謂之捷也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稱司空致地司徒致民是不以俘囚歸也亦云子產獻捷于晉然則無囚而獻其功空有器物亦稱捷也

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

于夷 以警懼夷狄 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雖夷狄俘猶不以相遺

經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 疏 注小穀至繫國 正義曰傳稱為管仲知是齊邑管仲所食采邑也吳滅州來晉滅下陽如此之類皆不繫國知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也華亥向寧入于宋南里以叛南里非大都不得以名通故繫之宋耳賈逵云不繫齊者世其祿然則彼不繫者豈皆世其祿乎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飲酖而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書日者公有疾不責公不與小斂 八

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寢也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 疏 注路寢至凶變　正義曰公羊傳曰路寢者何正寢也喪大記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于路寢鄭玄云言死必於正處也是薨于路寢得其正也言詳凶變者釋例云詳內事謹凶變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子般莊公大子先君未葬故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 疏 注子般至諱之也　正義曰傳稱公疾問後於叔牙若已有大子則不應須問當問之時似未有大子也季友以死奉般酖殺叔牙蓋於爾時始命爲大子公薨而般立知其爲大子也子惡之死也直書子卒不書名此子般及子野皆書名者釋例曰公子惡齊之正適嗣位既葬則成君也襄仲倚齊而弒之國以爲諱故不稱名若言君之子也及子般子野或見殺或不勝喪言羆則不早成既爲君而滅性故直略而書卒也又曰未成君而卒若君未葬則嗣子書名在喪之禮也既葬則嗣君諒闇羣臣復吉竟喪則成君也文公既葬襄仲殺惡及視書曰子卒與未成君同文所以爲諱也如杜此言未葬之前生則直稱爲子死則書曰子某卒猶外諸侯生稱其爵死書其名以爲禮之常也既葬則嗣子成君以理而卒當稱公薨全成君也子惡父既葬魯人諱其弒不得稱君其實已葬不得從子般子野未葬之例故書子卒而不稱名以示似未成君其實已成爲君上不得同閔公下不得同般野故直書爲子繫之於父若言君之子也公羊以爲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據子般子野卒似欲當然但左氏稱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即發例曰凡在喪公侯曰子是未葬稱子傳之明文不得如公羊說也 公子慶父如齊 無傳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 狄伐邢 無傳邢國在廣平襄國縣 疏 狄伐邢注無傳　正義曰明年有傳而言無者明年自爲

管仲之言發端耳非說此年伐邢之事故言無傳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 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 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爲鄭報楚 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 有神聲以接人莘虢地 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 內史過周大夫 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 亦有神異 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上青以此類祭之 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 聞虢請於神求賜土田之命 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 祝大祝宗宗人史大史應區嚚皆名 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 政順民心 將亡聽於神 求福於神 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唯德是與 虢多涼德

其何土之能得 涼薄也爲僖二年晉滅下陽傳 **疏** 注有神至虢地 正義曰易稱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雖復鬼神之神亦無形象可見今言神降則人皆聞知故知有神謂有神聲以接人也吳孫權時有神自稱王表言語與人無異而形不可見今此神降于莘蓋亦王表之類神者氣也當在人上今下接人故稱降也國語說此事稱内史過對王云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下說神居莘而虢公請土内史過往聞虢請命知莘是虢地 虞夏商周皆有之 正義曰國語内史過曰夏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黔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夏商周之所有也其虞則國語不言焉未知其所謂也服虔云虞舜祖考來格鳳皇來儀百獸率舞案虞書夔說舜樂所致非神降也必其傳會尚書以爲得神以興則虞舜得神以亡者又安在也 注享祭至祭之 正義曰此降莘之神非祀典所載神必須祭故内史過令以其物享之其物不知所謂更以至日繹之謂此神初降之日以其至日之物也月令春其日甲乙夏其日丙丁中央土其日戊己秋其日庚辛冬其日壬癸所用之物月令具有其文注引甲乙所用舉一隅也丙丁日至祭用肺王服皆赤也戊己日至祭用心王服皆黃也庚辛日至祭用肝王服皆白也壬癸日至祭用腎王服皆玄也 神居莘六月 正義曰國語稱惠王十五年神降于莘年表惠王元年是魯莊公之十八年則此年惠王十五年也上云七月神降則今年七月降也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史享焉則今年十二月也内史過往已聞虢請命則過至虢亦十二月也傳先說王事使了後論虢事以終内史之言故文倒耳 神聰至能得 正義曰國語曰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然則所謂聰明者不聽淫辭不視邪人之謂也襄七年傳曰正直爲正正曲爲直言正者能自正直者能正人曲而壹者言其一心不二意也依人而行謂善則就之惡則去之唯多薦德神所不依其何土之能得言賜之土田必虛妄也若神所不依則不應賜土而言神賜之土田者神厭其人不告以實猶晉獻公筮以驪姬爲夫人亦云吉耳

初公築臺臨黨氏 黨氏魯大夫築臺不書不告廟 見孟任從之閟 孟任黨氏女閟不從公 而以夫人言許之 許以爲夫人 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 雩祭天也講肄也梁氏魯大夫女公子子般妹 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 圉人掌養馬者以慢言戲之 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 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 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 蓋欲進其同母兄 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 季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 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 成季季友也鍼巫氏魯大夫 使鍼季酖之 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 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逵泉魯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其祿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即喪位次舍也

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
氏共仲慶父成季奔陳出奔不書國亂史失之立閔公閔公莊公庶子於是
年八疏從之閼　正義曰服虔云從之言欲與通也
歲　注雩祭至肄也　正義曰魯以周公之故得郊
祀上天故雩亦祭天也文四年傳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
肄謂習業故講爲肄　注圉人掌養馬者　正義曰周禮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昭七年傳曰馬有圉牛有牧　注
蓋覆至門上　正義曰稷門爲魯南城門蓋時人猶以名
之故知也投蓋者謂自投其身以蓋物故以爲走而自投
反覆門上劉炫規過云公言犖有力焉如杜此說勁捷耳
非有力也當謂投車蓋過於稷門今知不然者周禮車蓋
以物帛爲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且傳直云投蓋于稷
門不云過稷門明知自投反覆稷門之上今時猶然且游
楚超乘而出女曰子南夫也則勁捷之人亦是勇力之事

劉君以勁捷非力而規杜氏非也　注酖鳥至則死　正
義曰說文云鴆毒鳥也一名運日廣雅云鴆鳥雄曰運日
雌曰陰諧廣志曰鴆鳥形似鷹大如鷄毛黑喙長七八寸
黄赤如金食蛇及橡實常居高山巔晉語諸公讚云鴆鳥
食蝮以羽翮櫟酒水中飲之則殺人舊制鴆不得渡江有
重法石崇爲南中郎得鴆以與王愷養之大如鵝喙長尺
餘純食蛇虺司隸傅祗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燒
於都街是說鴆鳥之狀也以其因酒毒人故字或爲酖
注閔公至八歲　正義曰傳稱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
哀姜以二十四年八月始入娣必與適俱行當以二十五
年生子故
云八歲

春秋正義卷第九

鄉貢進士馮　嗣祖　校勘

春秋正義卷第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閔公疏正義曰魯世家閔公名開莊公之子惠王十
六年即位杜世族譜云名啓方漢景帝諱啓
啓開因是而亂杜譜云啓方從世本文
諡法在國逢難曰閔是歲歲在大梁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
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姑齊地季子來歸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
爲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齊侯許

納故疏注季子至曰歸　正義曰季是友之字也子者
曰歸　男子之美稱國人賢而思之得其還魯喜而呼
曰季子來歸史因其言而書之傳稱請復季友
齊侯許之是得齊之力齊侯許納故曰歸也　冬齊仲
孫來仲孫齊大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
稱使也還使齊侯務寧魯難故嘉而字之來者事
實省難其志也故經但書仲疏注仲孫至之志　正義
孫之來而傳尋仲孫之志　曰傳稱仲孫湫則名湫
而字仲孫也杜言以事出疆或使向他國因來省魯難非
齊侯命之使來來而不稱君命故不言齊侯使也諸侯之
卿例當書名此人還國使齊侯務寧魯難明年即有高子
來盟是齊侯用其言魯人知其事不書其名嘉而字之杜
云稱字嘉之則仲孫是字猶楚之孫伯或亦以孫爲字也
來者身來至魯是事實也省難心自省之是其志也雖志
在省難不告魯人云已省其難故經據實事但
書仲孫之來傳尋仲孫之志言其來省難也

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國亂不得成禮）狄人伐邢（狄伐邢在往年冬）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敬仲管夷吾）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諸夏中國也暱近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之酖毒）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小雅也文王爲西伯勞來諸侯之詩）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恤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疏　戎狄至簡書　正義曰戎狄之心若豺狼之獸不可厭足也言其當伐戎狄也諸夏之國皆親近之人不可遺棄也言其當救邢也宴安自逸若酖毒之藥不可懷戀也言其當自勞

也詩小雅出車之篇美文王勞來諸侯令賢臣出使此臣在外思歸而以王事自勉言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但畏此簡書來告急耳諸侯有事則書之於簡遣使執簡以告命告則須救故畏而不歸也此簡書者同有所惡則相憂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傳稱勤則不匱安則敗名齊侯縱心宴安不欲征伐安則自損其身故言酖毒以勸之釋獸云豺狗足郭璞云脚似狗說文云豺狼屬狗聲釋獸又云狼牡貛牝狼舍人曰牡名貛牝名狼陸璣毛詩義疏云狼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二者皆貪殘之獸故比戎狄也　注敬仲管夷吾　正義曰敬謚諡法夙夜勤事曰敬仲字管氏夷吾名也　注諸夏至近也　正義曰此言諸夏襄四年傳魏絳云諸華必叛華夏皆謂中國也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暱近釋詁文舍人曰暱戚之近也言中國諸侯情親而路近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十一月乃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非師旅之事故不書次）季子來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湫仲孫名）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時慶父亦已還魯）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斃踣也）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

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能固則當就成之）

疏　注能重至成之　正義曰服虔云重不可動因其不可動而堅固之杜以此傳四句相類間攜貳攜貳皆間之覆昏亂昏亂皆敗之知此重固皆因之則非因重而固之

間攜貳（離而相疑者則當因而間之）覆昏亂（覆敗也）霸王之器也（霸王所用故以器爲喻）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見莊十六年）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爲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犫祖父）

疏

注爲公至祖父　正義曰史記趙世家夙生共孟孟生趙衰晉語云趙衰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杜以夙爲衰兄從晉語也魏世家畢萬生武子世本畢萬生芒季季生武仲州州即犨也杜以萬爲犨之祖父依世本也以滅耿滅霍滅魏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大山三國皆姬姓還爲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謂將下軍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大伯周大王之適子知其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疏注大伯至適吳　正義曰史記吳世家云吳大伯弟

仲雍皆周大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大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以辟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是大伯讓位適吳之事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疏猶有至及也　正義曰言逃雖失國猶有善名與其留而及禍也何者爲勝勸之使逃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爲晉殺申生傳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卜偃晉掌卜大夫萬盈數也魏大名也疏萬盈至名也　正義曰以筭法從一至萬每十則改名至萬以後稱一萬十萬百萬千萬萬萬始名億從是以往皆以萬爲極是至萬則數滿也論語云巍巍乎其有成功是魏爲高大之名以是始賞

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以魏從萬有衆象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震下坎上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初九變而爲比疏遇屯之比　正義曰震下坎上爲屯說卦云震動也坎彖云坎險也動而遇險有屯難之象坤下坎上爲比說卦坎爲水坤爲地水潤下而地受之相親比之象也辛廖占之曰吉辛廖晉大夫疏注辛廖晉大夫　正義曰杜云辛廖晉大夫則以畢萬筮仕在晉國而筮劉炫云若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於晉又辛甲辛有並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爲晉大夫今知不然者傳以畢萬是畢國子孫今乃筮仕於晉言於晉以對畢耳非謂筮時在他國也案昭十五年傳云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注云辛

有周人二子適晉爲大史則辛氏雖出於周枝流於晉劉炫用服氏之說以爲畢萬在周筮仕於晉又以晉國不得有姓辛而規杜過其義非也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屯險難所以爲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震爲土震變爲坤車從馬震爲車坤爲馬疏注震爲車坤爲馬　正義曰晉語云司空季子占公子重耳之筮云震車也坤彖云利牝馬之貞是坤爲馬也下注震爲足震爲長男坤爲母坤爲衆皆說卦文也足居之震爲足兄長之震爲長男母覆之坤爲母衆歸之坤爲衆六體不易初一爻變有此六義不可易也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疏注比合至之卦　正義曰震之爲殺傳無

明文晉語云震車也車有威武昭二十五年傳云爲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是震爲威武殺戮之意故震爲殺也

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萬畢公高之後傳爲魏之子孫衆多張本

疏　必復其始　正義曰萬是畢公之後公侯之子孫必當復其初始言此人子孫又將爲公侯也及春秋之後三家分晉而魏爲諸侯是其筮之驗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無傳陽國名蓋齊人偪徙之

疏　注陽國至徙之　正義曰世本無有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與宋人遷宿文同知陽是國名蓋齊人偪遷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

疏　注三年至示譏　正義曰僖三十三年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禘祀爲吉祭説喪事而言禘知禘是喪終而吉祭也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傳稱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知三年喪畢乃爲禘也喪畢而爲禘祭知致新死之主於廟也新主入廟則遠主當遷知其遷入祧者祭法云天子七廟有二祧則祧是遠祖廟也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廟之遠主其廟既遷主無所處固當遷入祧也鄭玄以二祧爲文王武王之廟遷主入廟當各從其班穆入文祧昭入武祧禮諸侯五廟更無別祧則當謂大祖之廟爲祧也遠主初始入祧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爲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唯二十二月故喪制未闋也公羊傳曰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三年之中未得以禮遷廟而特云莊公知爲莊公別立廟廟成而吉祭也僖八年禘于大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彼言大事有事亦禘祭也則禘禮必于大廟今未可以吉祭而爲吉祭又不于大廟故詳書以示譏也既云吉禘又云于莊公是其詳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實弒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

疏　注哀姜至姜氏　正義曰此决莊元年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也賈服之説皆以爲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姜氏故杜爲此言以異之言外淫者謂與外姓爲淫

公子慶父出奔莒　弒閔公故

冬齊高子來盟　無傳蓋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傳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

疏　注蓋高至美稱　正義曰莊二十二年及齊高

傒盟于防自爾以來不見經傳故云蓋高傒也往年仲孫湫勸齊侯使寧魯難今而高子適魯知齊侯使來平魯亂也當齊侯初命高子之時慶父未出僖公未立及其至魯值僖公新立因遂與魯結盟而立之不云齊侯使者盟非齊侯之命故不稱使也齊侯不使之盟而高子輒爲盟者齊侯使之來平魯亂新君既立遂盟而安之亦足稱齊侯之意其盟非專擅也魯人不能自安高子盟以安之魯人貴之故不書其名子者男子之美稱故呼之曰高子穀梁傳曰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然則盟立僖公必僖公共盟不言公及齊高子盟者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皆不言公及則不書公者春秋之常也晉荀庚衛孫良夫並爲來聘既行聘禮更與公盟非是直爲盟來故聘後別言及耳

十有二月狄入衛　書入不能有其地例在襄十三年

鄭弃其師　高克見惡久不得還師潰而克奔陳故克狀其

事以告魯也【疏】注高克至魯也　正義曰此事詩序具焉大夫出奔多是本國來告傳稱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又衛殺孔達告於諸侯是其本國告也宣十年傳例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是大夫私家之告辭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傳稱告于諸侯是奔者自告也此鄭文公心惡高克而欲得遠之克既奔陳無罪可告故杜以爲高克自狀其事以告魯魯史以爲克若將師出奔是爲弃師之道不書高克出奔而書鄭棄其師者案詩序云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是棄其師也穀梁傳曰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兼不及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傳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　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東入河水之隈曲曰汭【疏】注犬戎至曰汭　正義曰西方曰戎知犬戎是西戎別在中國者也釋例曰渭水出隴西狄道縣鳥鼠同穴山東經南安天水洛陽扶風始平京兆至弘農華陰縣入河釋丘云隩隈厓內爲隩外爲隈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孫炎云內隈曲裏也彼雖不言汭汭即隩也而汭字以內爲聲明是水之隈曲之內也　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舟之僑虢大夫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初公傳奪卜齮田公不禁　卜齮魯大夫也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傅而遂成其意以奪齮田齮忿其傅并及公故慶父因之【疏】注卜齮至因之　正義曰莊公三十二年注云閔公於是年八歲此云即位年八歲者閔公之年歲傳文不明服虔於莊三十二年注云閔公於是年九歲於此注云公即位時年九歲僖二年注云閔公死時年九歲杜知其不可故於莊公之末注言年八歲以異之嗣子位定於初喪言即位者亦謂初立之年也　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宮中小門謂之闈【疏】注宮中小門謂之闈　正義曰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彼就小門之內更別以爲二名大率宮中之門皆小故云宮中小門也名之曰武則其義未聞　成季以僖公適邾　僖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　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　密魯地琅邪費縣北有密如亭公子魚奚斯也　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慶父之罪雖重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略其罪不書殺又不書卒【疏】注慶父至書卒　正義曰叔牙云慶父材者始有宜慶父之心本其惡未顯見故季子隱之而書其卒其自死然慶父弑二君其罪已重書法當書其誅殺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略其罪不書殺也又不可全同叔牙故又不書卒令其子孫終爲孟氏是季子推親親之恩枉正法耳　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　爲僖元年齊人殺哀姜傳夷魯地　公請而葬之　哀姜之罪已重而僖公請其喪還者外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爲國家之大計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

父卜之卜楚丘魯掌卜大夫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疏注兩社至所在　正義曰王者取五色之土封以爲社若封諸侯隨方割其土包之以白茅賜之使立國社魯是周之諸侯故國社謂之周社哀四年亳社災是魯國有亳社穀梁傳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則亳社在宗廟之前也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則諸侯亦當然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則兩觀在雉門外也禮運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蜡祭在廟故出廟而遊於觀也由此言之宗廟社稷在雉門之外分左右廟也鄭玄考校禮文以爲魯制三門庫雉路天子諸侯皆三朝圖宗人之嘉事則有路寢庭朝日出視朝則在路門之外其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周禮朝士所掌外朝之位者

乃在雉門之外左有亳社右有周社間于兩社是在兩社之間朝廷詢謀大事則在此處是執政之所在也季氏亡則魯不昌疏正義曰服虔云謂季友出奔魯弑二君奚傳子般既死乃云成季奔陳閔公既死乃云成季適邾皆君死乃出奔非由出奔乃致君死杜雖無注義必不然當謂季友子孫與魯升降從此以後季氏世爲上卿終於春秋禮記稱悼公之喪季昭子問爲君何食以後雖則無文當是與魯俱滅也又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之乾䷀乾下乾之乾大有六五變而爲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筮者之辭也乾爲君父離變爲乾故曰同復於父見敬與君同疏注筮者至君同　正義曰此離六五爻變不取周易之文筮者推演卦意自爲其辭也離是乾子還變爲乾故云同復于父言其尊與父同也國人敬之其敬如君之處所言其貴

與君同也說卦乾爲君父言其身之尊則云同復于父言其爲人所敬則云敬如君所屬意異故分爲二也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遂以爲名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疏正義曰陸璣毛詩義疏云鶴形狀大如鵝長脚青翼高三赤餘赤目赤頰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故淮南子曰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疏注軒大夫車　正義曰定十三年傳稱齊侯欲諸大夫之軒故杜云軒大夫車也服虔云車有藩曰軒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

玦與甯莊子矢使守莊子甯速也玦玉玦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贊助也玦示以當決斷矢示以禦難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取其文章順序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黄夷前驅孔嬰齊殿傳言衛侯失民有素雖臨事而戒猶無所及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此熒澤當在河北君死國散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爲之告諸侯言狄巳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爲文疏注熒澤當在河北　正義曰禹貢豫州熒波既豬導沇水入于河溢爲熒在河南此時衛都河北爲狄所敗乃東徙渡河故知此熒澤當在河北但沇水入河乃泆被河南多故事得熒名其北雖少亦稱熒也衛侯不

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夷狄畏鬼故恐言當先白神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守石祁二大夫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衛將東走渡河狄復逐而敗之初惠公之即位也少蓋年十五六疏注蓋年十五六　正義曰衛宣公以隱四年立桓十二年卒終始二十年耳即位之後乃納急子之妻生壽及朔朔既有兄知其蓋年十五六耳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頑也昭伯不可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敗衆宵濟夜渡畏狄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共及滕衛別邑立戴公以廬于曹廬舍也曹衛下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疏注廬舍至文公　正義曰周禮秋官野廬氏掌道路宿息地官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是廬爲舍也廬于曹者言隨宜寄舍耳曹邑雖闕不知其處當在河東近楚丘也戴公名申世本世家文經傳皆云十二月狄入衛衛人東徙渡河收集離散乃立戴公此年之末文公即位計戴公爲君不過十數日耳言

一年卒者滅而復興不是嗣位故成喪爲謚文公繼世而立明年始爲元年故戴公雖復日少亦稱一年年表亦以此年爲戴公元年今定本云以其年卒許穆夫人賦載馳載馳詩衛風也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詩以言志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曹無虧齊桓公子武孟也車甲之賦異於常故傳別見之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遺也四馬曰乘衣單複具曰稱門材使先立門户疏注歸遺至門户　正義曰歸者不及之辭故爲遺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圉養一馬故云四馬曰乘以乘車井師五人必駕四馬故也喪大記曰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是衣禪複具曰稱歸夫人魚軒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爲飾疏注魚軒至爲飾　正義曰詩云象弭魚服此云魚軒則用魚爲飾其皮可以飾器物者唯魚獸耳故云以魚皮爲飾陸機毛詩義疏云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有班文腹下有純青今人以爲弓鞬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將潮及天陰毛皆起水潮還及晴則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重錦三十兩以錦錦之熟細者重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疏注重錦至匹也　正曰云服虔云重牢也杜以其遺夫人貴美不貴牢故以爲錦之熟細者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八尺曰尋則五尋四丈謂之兩者分爲兩段故也謂之匹者兩兩合卷若匹偶然也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高克鄭大夫也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

之而不能遠故使師師而不召鄭人爲之賦清人清人詩鄭風也刺文公退
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
氏赤狄別種也皋落其氏族疏注赤狄至氏族　正義曰狄有赤狄白狄成十三年傳晉侯使呂相
絕秦云白狄及君同州則白狄與秦相近當在晉西此云東山當在晉東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潞則上黨潞
縣在晉之東此云伐東山皋落氏知此亦在晉東是赤狄別種也皋落其氏族也此族之人狄之渠帥也里
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里克晉大夫冢大也
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膳廚膳疏注膳廚膳　正義曰鄭玄膳夫注云
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是膳者美食之名廚者造食之處故云膳廚膳也禮記云文王之爲世子食上必在

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然後退是大子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
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
制也夫帥師專行謀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宣號令也
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國政正卿
師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
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
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大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爲帥必不威也
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

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
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敎
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疏
對曰告之至廢乎　正義曰克謂大子還曲沃告百姓以臨示下民之事并敎之軍旅之法不共是二事爲懼矣何
故憂其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
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
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疏注偏衣至公服　正義曰下云服其身則衣之純言此偏衣不純知其左右異
色也又云衣身之偏言公以身衣之偏半衣大子知其半似公服也佩之金玦以金爲玦狐

突御戎先友爲右狐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爲申生御申生以大子將上軍梁餘
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養爲罕夷御羊
舌大夫爲尉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尉軍尉先友曰衣身之偏
偏半也握兵之要謂佩金玦將上軍在此行也子其勉之
偏躬無慝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災威權在己可以遠害親
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數以
先友爲不知君心衣身之章也章貴賤佩衷之旗也旗表也所
以表明其中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

第一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純必以純色為服用其衷則佩之度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常度
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冬十二月閟盡之時衣之尨
服遠其躬也尨雜色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
以遠之時以閟之尨凉冬殺金寒玦離胡
可恃也寒凉殺離言無溫潤玦如環而缺不連雖欲勉之狄可盡
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
社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
也韋弁服軍之常也尨偏衣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
尨奇無常雜色奇怪非常之服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
有心矣有害大子之心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
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曰盡敵而反公辭敵可盡乎雖盡
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違去也狐突欲行行亦去也
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
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寒薄也疏狐突至死之
正義曰傳之上下諸言某御戎某為右者謂國君自將此
大子亦然者攝君之事故與君同文也傳歷言將帥御右
者以下各有言故此舉其目先友不知君有害大子之心
故推此衣佩以為善事勸之狐突歎先友不知君意乃極

言時衣佩三者反覆以答之罕夷唯舉服佩二事故云尨
奇無常金玦不復也其梁餘子養先丹木唯言服舉其重
者故子養云不獲而尨命可知也先丹木云是服也狂夫
阻之是皆勸大子之行也狐突以衆言同已故決意欲行
羊舌大夫乃以忠孝之事勸之使留各以意之所見故其
言或深或淺 注羊舌至軍尉 正義曰羊舌氏也爵為
大夫號曰羊舌大夫不知其名何也此人生羊舌職職生
叔向故為叔向祖父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
邑也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
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
以明己不食唯識其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也或曰者
不知誰為此言杜所不從記異聞耳 服以至恃也 正
義曰服以遠之覆上衣之尨服也時以閟之覆上命以時
卒也上先時後服此先服後時者以下連尨凉冬殺之文
又欲使冬殺與金寒相近冬殺是時故退之在下言尨凉
則申上衣之尨服也冬殺則申上命以時卒也尨凉據服
冬殺據時耳金寒玦離申上佩以金玦也金是秋之寒氣
故言金寒也 注脤宜至脤器 正義曰釋天云起大事
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知出兵必祭社祭
社名為宜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定十四
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知脤是器物可執之以賜人也今
言受脤於社明是祭社之肉盛以脤器賜元帥也地官掌
蜃祭祀共蜃器之蜃鄭玄云蜃大蛤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
注阻疑也 正義曰劉炫云阻疑以意訓耳今言猶云阻疑
是阻得為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於此服有疑也服虔云阻止
也方相之士蒙玄衣朱裳主索室中毆疫號之為狂夫止此
服言君與大子以狂夫所止之服衣之晉語云且是之衣也
狂夫阻之衣也韋昭云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也將
服是衣必先詛之是由無正訓各以意解劉以為方相氏狂
夫所服玄衣朱裳左右同色不得為偏衣也當服此衣非是
意所止也詛乃服之文無所出故杜別為此解 注曰公辭
正義曰言公辭者當以公賜之偏衣金玦推其義理原公

之意而爲之作辭非公出言作此辭也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諗告也事在桓十八年云内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驪姬爲内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大都故曰亂本成立可必乎

疏 注驪姬至本成○正義曰辛伯之語先有成文其内寵之徒不爲晉發故劉炫云二五嬖賤不得爲二政大子不以曲沃作亂不得爲大都而杜云驪姬爲内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大都者今删定以爲辛伯之言雖不爲晉要晉國之亂事理相當故杜以事託之二五爲耦墾傷晉室曲沃彊大大子奔之又築屈與蒲終爲禍難但此據大子故以曲沃爲文劉君不達此旨而爲規過違傳意也

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爲孝不戰爲安民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召罪

疏 孝而至罪也○正義曰去則孝而安民留則危身召罪等與其危身以召罪也豈若孝而安民乎勸使逃也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繇卦兆之占辭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忘其滅亡之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加惠於百工賞其利器用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之宜也

疏 務材至任能○正義曰務材務在植材用也訓農訓民勤農業也通商通商販之路令貨利往來也惠工加恩惠於百工賞其利器用也敬教敬民五教也勸學勸民學問也授方授民以事皆有方法也任能其所委任信用能人也

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衛文公以此年冬立齊桓公始平魯亂故傳因言齊之所以霸衛之所由興革車兵車季年在僖二十五年蓋招懷逆散故能致十倍之衆

春秋正義卷第十

春秋正義卷第十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僖公【疏】正義曰魯世家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其母成風所生也惠王十八年即位謚法小心畏忌曰僖是歲歲在鶉首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齊師諸侯之師救邢次于聶北者案兵觀釁以待事也次例在莊三年聶北邢地【疏】注齊師至邢地　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以為齊師宋師曹師皆是侯伯之身公羊稱不與諸侯專封故變稱師耳此時方始救邢邢本不滅何以言其封也左氏無此義將卑師衆稱師此三國皆師多而大夫將故名氏不見並稱師公羊以為此言次于聶北救邢與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二事相反為之作說言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彼是臣也先通君命賈服取以為說杜以傳無此事故不用其言釋例曰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此時狄人尚強未可即擊案兵觀釁以待其事須可擊乃擊之故次在事前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為辭夷儀邢地【疏】注邢遷至邢地　正義曰傳稱師遂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則是諸侯遷邢也而文作邢自遷者以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為文公羊傳曰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言邢遷于夷儀許遷于白羽者皆是其國之意自欲遷之宋人遷宿齊人遷陽者他人強遷其國之意不欲遷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例曰救患分災禮也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疏】注傳例至師故　正義曰春秋之例先會而後盟者會則具序諸國盟則揔稱諸侯公羊謂之前目而後凡此上文已列三國之師救邢救邢與城邢猶是一事相連耳而再列三國之師不依前目後凡者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也案此十五年歷序諸侯盟于牡丘下書諸侯之大夫救徐襄二十七年歷序諸國大夫會于宋下云諸侯大夫盟于宋此不言諸侯之師城邢者此與會盟小異十四年諸侯城緣陵為其事有闕故揔稱諸侯此若云諸侯之師城邢似為其事有闕揔書為貶故雖則煩文而再列三國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傳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諱之書地者明在外薨【疏】注傳在至外薨　正義曰傳在閔二年者彼因孫于邾遂終言之實齊人殺之諱故不言殺也夫人之薨例不書地書地者明其在外而薨若言夫人自行至夷遇疾而薨齊人乃以其喪歸耳

楚人伐鄭荊始改號曰楚【疏】注荊始改號曰楚　正義曰此前常呼為荊此後遂稱為楚據其見經為言故云荊始改號莊二十八年仍書荊伐鄭自爾至今不知何年改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還不以盟告【疏】注檉宋至盟告　正義曰經書會于檉傳言盟于犖犖即檉也而經不書盟釋例曰盟于鄧盟于犖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其盟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魯地挐莒子之弟不書弟者非卿非卿則不應書嘉季友之功故特書其所

獲大夫生死皆曰獲【疏】注鄟魯至三年 正義曰傳言獲例在昭二十三年 莒子之弟而經不書弟者諸侯之臣爲卿乃見經見經則備書名氏若言莒子之弟挐則是爲卿之備文此不書弟見其非卿也傳曰非卿也嘉獲之也以非卿不應書經嘉季友之功能獲莒之大將故特書所獲以美季子公羊亦云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釋例曰莒挐非卿非卿則不應書今嘉獲故特書之特書猶不稱弟明諸書弟者皆卿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僖公請而葬之故告於廟而書喪至也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絶之於魯僖公請其喪而還不稱姜闕文【疏】注僖公至闕文 正義曰齊人治哀姜之罪取而殺之則位絶於魯非復魯之夫人其死不合書之於策以僖公請而葬之外欲固齊以居厚内存母子不絶之義故具書於經薨葬備禮諱之若言無罪而自死然既諱其殺不宜有貶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

曷爲貶與弒公也穀梁傳曰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賈逵云殺子輕故但貶姜然則姜氏者夫人之姓二字共爲一義不得去姜存氏去氏存姜若其必有所貶自可替其尊號去一姜字復何所明於薨於葬未嘗有貶何故喪至獨去一姜公羊傳又曰曷爲不於弒焉貶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案禮之成否在於薨葬何以喪至獨得爲重喪至已加貶責於葬不應備文何故葬我小君復得成禮正以薨葬備禮知其無所貶責故杜以經無姜字直是闕文公羊穀梁見其文闕妄爲之說耳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 國亂身出復入故即位之禮有闕

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掩惡揚善義存君親故通有諱例皆當時臣子率意而隱故無深淺常準聖賢從之以通人理有時而聽之可也

【疏】元年至禮也 正義曰去年八月閔公死僖公出奔邾九月慶父出奔莒公即歸魯言公出故者公出而復歸即位之禮有闕爲往年公出奔之故非言應即位之時公在外也齊小白陽生之徒皆出而復入經書其入僖公類之亦應書入往年公出復入不書諱之國内有亂致令公出不書公出復入諱國亂也國亂國之惡事諱國惡是禮也時史諱而不書仲尼因而不改嫌諱非禮故以禮居之 注掩惡至可也 正義曰坊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是掩惡揚善之義義存君親也君親之惡務欲掩之是故聖賢作法通有諱例諱雖有例而事無定體或諱大不諱小或諱小不諱大皆當時臣子率己之意而爲之隱故無深淺常準隱十年公羊傳曰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内大惡諱小惡書必如彼言是有常準歷檢春秋都無定例納鼎惡於易田諱田而不諱鼎公入小於公出諱入而不諱孫是其無常準也既無常準隨諱深淺舊史有所辟諱聖賢因

而從之以通人事之理故容有掩惡之法釋例曰有時而聽之則可也 正以爲後法則不經故不奪其所諱亦不爲之定制言若正爲後法每事皆諱則爲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不可盡令諱也人之所極唯君與親纔有小惡即發其短非復臣子之心全無愛敬之義是故不抑不勸有時聽之以爲諱惡者禮也無隱者直也二者俱通以爲世教也 諸侯救邢 實大夫而曰諸侯摠衆國之辭【疏】注實大至之辭 正義曰於例將卑師衆稱師三國並稱爲師皆是大夫將也實大夫也而曰諸侯摠衆國之辭也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曰王以諸侯伐鄭彼亦大夫將摠衆國而稱諸侯也先儒以爲此役諸侯身行故言此以異之 邢人潰出奔師 奔聶北之師也邢潰不書不告也 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皆撰具遷之無所私取【疏】注皆

撰至私取　正義曰邢人潰而奔師棄其家之器物師逐狄人爲之斂聚皆撰具以還邢人師人無所私取善齊桓委任得人用兵嚴整也　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侯伯州長也分穀帛

【疏】注侯伯至穀帛　正義曰此因齊侯發例齊侯之爲侯伯當是王之二伯此言州長必是九州之長但州牧於其竟内亦當救患討罪以州牧亦掌此事故言州長以包之有災害者分之財物知分者分穀帛也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犖謀救鄭也犖即檉也地有二名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

【疏】注虛丘至敗之　正義曰犖之盟也邾人在焉公既盟而敗其師傳不明言其故直云虛丘之戍不知虛丘誰地何故戍之服虔云虛丘魯邑魯有亂邾使兵戍虛丘魯與邾無怨因兵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邾之於魯本無怨惡僖公奔邾則爲之外主國亂則戍其内邑無故而敗其師亡信背義莫斯之甚非僖公作頌之主所當行也杜以爲不然故別爲此說此說亦無所據要其理當然也案十二月夫人之喪始至此九月敗邾師而云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者夫人以七月薨公即求齊齊既許之邾聞許而將歸魯得許而敗邾師耳

冬莒人來求賂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莒既不能爲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來其求無厭故嘉季友之獲而書之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

【疏】注汶陽至入濟　正義曰水北曰陽故知汶水北地釋例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

【疏】注楚丘至未遷　正義曰此決城邢也彼既遷訖乃爲城之不言城夷儀而言城邢邢已遷也此則先城楚丘將以封衛言城楚丘不言城衛衛未遷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無傳反哭成喪故稱小君例在定十五年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晉於此始赴見經滅例在襄十三年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貰城貰與貫字相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

【疏】江人黃人　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云江人黃人遠國之辭言其實是君也以其遠國辟而稱人賈云江黃稱人刺不度德善鄰恃齊背楚終爲楚所滅其意雖異皆以江人黃人爲國君親來杜以諸侯之賤不至稱人則此稱人者皆是其國之大夫耳齊桓威德稍盛遠國來服齊桓謙以接遠故與宋公會之

冬十月不雨傳在三年　楚人侵鄭

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君死國滅故傳言封

【疏】注君死至言封　正義曰封者聚土之名也天子之建諸侯必分之土地立其疆界聚土爲封以記之故

建國謂之封國衛是舊國今云封者以其君死國滅更封建之故云封也不書所會後也諸侯既罷而魯後至諱不及期故以獨城為文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疏假道於虞　正義曰聘禮云若過他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是禮過他國必假道也聘尚假道況乎伐國故請以璧馬假借也穀梁傳曰借道乎虞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忠臣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彊諫

懦弱也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親而狎之必輕其言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伐虞至鄍鄍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軨坂疏注前是至軨坂　正義曰服虔以為冀為不道伐鄍三門謂冀伐晉也冀之既病亦唯君故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稱前恩以誘之案傳荀息以實假道公尚慮虞不許則晉之於虞舊非與國若其嘗經助晉則是昔來通好何憂乎不許而請進國之美寶尚畏宮之奇諫乎故杜以為冀自伐虞虞自報冀以虞能報冀晉不能報虢言已弱以示其恥言虞彊以說其心此雖無文理必然也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彊以說其心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今虢為不道

保於逆旅逆旅客舍也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眾抄晉邊邑疏注逆旅至邊邑　正義曰晉語云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甯嬴氏知逆旅是客舍也逆迎也旅客也迎止賓客之處也保者固守之語知其分依客舍伺候抄晉邊邑既又入而保之觀其此語則虢晉接鄰但向其都邑須過虞竟當以從彼詣虢路遥山險易來難往故也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問虢伐已以何罪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喜於厚賂而欲求媚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晉猶主兵不信虞疏注晉猶至信虞　正義曰如傳之言直云會虞伐虢未知誰為兵主但下云先書虞賄故也若虞為兵主

自當在先不須云先書虞也明晉實為主而仲尼先書虞故知晉猶主兵不信虞也先書虞賄故也虞非倡兵之首而先書之惡貪賄也秋盟于貫服江黃也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闕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洩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疏注寺人至張本　正義曰周禮內宰之屬有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內豎掌內外之通令皆掌婦人之事是自內小臣以下皆用奄人為官也鄭玄云豎未冠者之官名然則此人名貂幼童為內豎之官以為齊侯所寵後雖年長遂呼為豎貂焉此時為寺人之官故稱寺人貂也言漏師者漏泄師之密謀也漏師已是六罪此云始者言其終又甚焉

故言始以爲脅亂張本

虢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鑒所以自照而益其疾也驕則生疾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爲下五年晉滅虢張本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經書侵傳言伐本以伐與權行侵掠爲後年楚伐鄭鄭伯欲成張本

經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傳例曰不曰旱不爲災

疏注一時至爲災　正義曰一時不雨則書首月者解去冬今春也書首月者皆竟時不雨次月不雨不復書也故夏四月不雨五月不雨不復書六月得雨乃書之此由不雨日久方始追書其事每時一書所以詳其文也不於去年冬十月及今年正月不雨注者以下有六月雨既備書則五月不雨亦應備書今唯云夏四月不雨故杜云一時不雨則書首月以解五月不書不雨之意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二者皆揔書不雨又不書得雨之月與此年書不雨文異者穀梁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文二年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言僖有憂民之志故每時一書文無憂民之志是以歷時揔書賈逵取以爲說杜既不注或亦史異辭也

徐人取舒無傳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例在襄十三年

疏注徐國至三年　正義曰諸侯相滅亡者多是土壤鄰接思啓封疆今檢杜注徐在下邳舒在廬江相去甚遙而越竟滅國無傳無注不知所以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然則滅之與取俱是絕其國家有其土地難則稱滅易則爲取釋例曰用大師起大衆重力以陷敵因而有之故曰勝國通以滅爲文也取者乘其荒亂或受其潰叛或用小師而不頓兵勞力則直言取如取如攜言其易也是勝國而不用大師亦爲取也

六月雨示旱不竟夏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臨也

疏注涖臨也　正義曰公羊傳曰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盟者殺牲歃血告誓神明人臨其上從我去者出我之意故言往彼臨視從外至者我共臨視故直舉其來

楚人伐鄭

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周六月夏四月於播種五稼無損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年楚侵鄭故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公時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謙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孔叔鄭大夫勤恤鄭難棄德不祥祥善也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囿苑也蓋魚池在苑中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

歸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 為明年齊侵蔡傳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民逃其上曰潰例在文三年

遂伐楚次于陘 遂兩事之辭楚彊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陘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 疏 注遂兩事之辭 正義曰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遂者何生事也謂本無向紀之心至會始生意也穀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此云兩事之辭謂既有上事復為下事不以本謀有心無心為異也此齊侯先有伐楚之心因行而侵蔡耳三十年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桓十八年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如此之類本謀為二事也六年諸侯伐鄭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如此之類本無謀而因事便行也但是兩事皆稱為遂故曰兩事之辭不別本謀與否

夏許男新臣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 疏 許男新臣卒 正義曰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此不言于師者穀梁傳曰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為不地內桓師也注云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雖卒於外與其在國同賈逵云不言於師善會主加禮若卒於國左氏無此義釋例曰若卒于朝會或書師或書地者史之成文非義所存然則或言于師或不言于師亦是史有詳略無義例也注稱赴以名者公雖在軍死須告赴史得赴乃書耳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覩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為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召陵潁川縣也 疏 注屈完至縣也 正義曰公羊傳曰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意言屈完楚之貴者尊之以敵齊侯若屈完足以自專無假君命不為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服虔取以為說案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聖人之明訓也今乃尊人之臣許其不為君使輕人之主以為不合使臣是乃縱羣下次覬覦教彊臣以專恣納之以禮豈當然乎故杜別為此解楚子本使屈完如師以觀齊師之彊弱彊則欲服弱則欲拒屈完覩齊之盛因則求盟盟非楚子之意故不稱使以屈完自來盟為文穀梁傳曰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是其權盟之宜自求與齊盟也完之本意欲即盟於軍齊桓爲其來服退舍以禮楚言來盟于師書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書實盟之所也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不言來而此言來者彼既云如師不須稱來此不言如師故云來耳此既云來盟不復須言及屈完盟彼無來盟之文故別言及國佐盟意異於此故文不同服虔云言來者外楚也嫌楚無罪言來以外之來者自外之文非別罪之所在君以言來即為罪楚則仲孫高子之來也

復外齊而罪之乎且照楚者當惡其辟在蠻夷負固不服不服之日容可外之服而又外欲何為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濤塗陳大夫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受齊命討陳之罪而以與謀為文者時齊不行使魯為主與謀例在宣七年 疏 注受齊至七年 正義曰直言及江黃者將思師少故不言主師言徵者及之宣七年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而春秋征伐受命於盟主者實是與謀皆不言及釋例曰盟主之令則上行乎下非匹敵和成之類故雖或先謀皆從不與謀之例然則此伐陳者受齊之命討陳之罪亦是上行乎下而經書及者於時齊師不行使魯為主魯與江黃謀之然後共伐故以與謀為文

八月公至自伐楚 無傳告于廟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

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疏注楚界至取喻　正義曰襄十三年傳稱楚子囊述共王之德撫有蠻夷奄征南海唯言征南海耳其竟未必至南海也因齊實處北海遂稱所近言其相去遠也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尚書稱馬牛其風此言風馬牛謂馬牛風逸牝牡相誘蓋是末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干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

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召康公周大保召公奭也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楚疏召康公　正義曰謚法安樂撫民曰康　注五等至夸楚　正義曰大公爲王官之伯得以王命征討天下隨罪所在各致其罰故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大公有此王命言已上世先公得征討有罪所以夸楚也鄭玄以爲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大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侯爲牧伯佐之言是周制其事無所出也且征者征其所統之國非征侯伯之身何當校計人數以充五九之言即如其言使伯佐牧二伯共佐治而已非是分州之半復安得征九伯也校數煩碎非復人情故先儒無同之者賜我先

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盛疏東至于海西至于河　正義曰釋例曰海自遼西北平漁陽章武渤海樂陵樂安北海東萊城陽東海廣陵吳郡會稽十四郡之東界以東河出西平西南二千里從西平東北經金城故北地朔方五原至故雲中南經平陽河東之西界東經河東河內之南界東北經汲郡頓丘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南入海杜之此言據其當時之河耳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案驗其地自大伾以上河道不改大伾以下即是汲郡以東河水東流秦漢以來始然也古之河道自大伾而北過降水故迹不可復知其大陸則趙地之廣澤也大陸以北播爲九河九河故道河間成平以南平原鬲縣以

北其九河者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絜七鉤盤八鬲津九徒駭最西以次而東故鄭注禹貢河間弓高縣往往有其處中候云齊桓霸遏八流以自廣計桓公之時齊之西竟當在九河之最西徒駭蓋是齊之西界其東至于海當盡樂安北界之東界也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爲異未審疏注包裹至未審　正義曰禹貢荆州包匭菁茅孔安國云其所包裹而致者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酌用茅鄭玄云泲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用彼鄭興之說也孔安國以菁與茅別杜云茅菁茅則以菁茅爲一特令荆州貢茅必當異於餘處但更

無傳說故云茅之爲異未審也沈氏云大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杜云未審者以三脊之茅比目之魚比翼之鳥皆是靈物不可常貢故杜云未審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疏】注昭王至問之 正義曰昭王成王之孫周本紀文也呂氏春秋季夏紀云周昭王親將征荆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祭公高誘注引此傳云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由此言之昭王爲没於漢辛餘靡焉得振王北濟也振王爲虛誑如高誘之注又稱梁敗復非船壞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疏】注昭王至受罪 正義曰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國居丹陽宋仲子云丹陽南郡枝江縣也枝江去漢甚遠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也

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故復進師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陘之師觀強弱師退次于召陵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共乘載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言諸侯之附從非爲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孤寡不穀諸侯謙稱【疏】注言諸至謙稱 正義曰諸侯之交必稱先君以相接此時諸侯有魯宋陳衛鄭許曹栢公以前皆嘗與齊交接故齊侯稱繼先君之好謙以自廣也

老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也曲禮云諸侯與民言自稱寡人庶方小侯自稱曰孤其在四夷雖大曰子於內自稱不穀禮記雖爲定例事在臨時所稱此齊侯自稱不穀襄王出奔亦稱不穀皆出自當時之意耳爾雅訓穀爲善穀是養人之物言我不似穀之養人是謙也

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雖衆無所用之

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申侯鄭大夫當有共給之費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郯莒徐夷也觀兵示威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許出東方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屝草屨【疏】資糧屝屨 正義曰少儀云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鄭玄云資猶用也然則諸所費用之物皆爲資也糧謂米粟行道之食也屝屨

俱是在足之物善惡異名耳揚雄方言云屝麤屨也絲作之曰履麻作之曰屝不借粗者謂之屨喪服傳曰疏屨者藨蒯之非也是屝用草爲之也注云草屨者履屨通言耳相形以曉人也定本爲草屨　齊侯説與之虎牢　還以鄭邑賜之　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　以濤塗爲誤軍道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　男而以侯禮加一等　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　諸侯命有三等公爲上等侯伯爲中等子男爲下等　死王事加二等　謂以死勤王事　於是有以衮斂　衮衣公服也謂加二等　疏　諸侯薨至二等　正義曰沈氏云朝會亦王事而別言死王事者謂因王事或戰陳而死故別其文也　冬叔孫戴伯

春秋正義卷第十一　十七　方茂

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陳服罪故歸其大夫戴諡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　疏　卜之不吉筮之吉　正義曰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玄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筴也晉獻公卜娶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如彼記文卜之不吉不合更筮但獻公既愛驪姬欲必尊其位故卜既不吉更令筮之冀乎筮而得吉所以遂己心也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鄭玄云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由是實瀆龜筮不復告之以實故終實不吉而筮稱其告是筮非不知而不以實告也周禮筮人云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而傳稱桓公卜季友晉獻公卜驪姬晉文公卜納王趙鞅卜救鄭皆先卜而後筮者周禮言其正法耳春秋之世臨時請問者或卜或筮出自當時之心不必皆先筮後卜崔靈恩以爲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筮凶則止不卜者筮必以三代之法若三法皆凶則止不卜若兩法是凶一法爲吉名爲筮逆猶是疑限故更卜以決之則洪範筮逆龜從是也故大卜掌三兆三易儀禮特牲少牢筮皆旅占是筮有衆占之法則靈恩之説義亦可通　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　疏　注物生至數短　正義曰筮數以上皆十五年傳文象者物初生之形數者物滋息之狀凡物皆先有形象乃有滋息是數從象生也龜以本象金木水火土之兆以示人故爲長筮以末數七八九六之策以示人故爲短周禮占人掌占龜鄭玄云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亦用此傳爲説按易繫辭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爲極妙雖

春秋正義卷十一　十八　揚永

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以爲易所知豈短於卜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云筮短龜長非是龜能實長杜欲成筮短龜長之意故引傳文以證之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　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　繇卜兆辭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　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　疏　專之至有臭　正義曰言公若專心愛之公心必將改變變乃除公之美公先有美此人將除去之薰是香草蕕是臭草一薰一蕕言分數正等使之相和雖積十年尚猶有臭氣香氣盡而臭氣存言善惡聚而多少敵善不能止惡而惡能消善　注繇卜至之美　正義曰筮卦之辭亦名爲繇但此是卜人之言知是卜兆辭也卜人舉此辭以止公則兆須舊有此辭非卜人始爲之也卜人言其辭而不言其意不知得何兆此義何所出也渝變攘除皆釋言文也釋畜云夏

羊牡羭牡羖則羭是羊之名美善之字皆從羊故羭為美也變乃除公之美言公心必變而除公美也　注薰香至難除　正義曰此傳之意言善惡相雜二字皆從草知是香草臭草也月令五時各言其臭中央土云其臭香易繫辭云其臭如蘭傳稱在君之臭味則臭是氣之揔名元非善惡之稱但既謂善氣為香故專以惡氣為臭耳十是數之小成故舉以為言焉十年香氣盡矣惡氣尚存言善易消而惡難滅也杜知猶是臭者內則云牛夜鳴則庮彼庮亦是臭義其字雖異其意亦同尚猶有臭猶則尚之義重言之耳猶尚書云弗遑暇食遑則暇也　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　齊姜大子母言求食　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　胙祭之酒肉　公田姬寘諸宮六月公至毒而獻之　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　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疏　公田至亦斃　正義曰晉語說此事云公田驪姬受胙乃寘酖於酒寘堇於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此傳既略當如國語也賈逵云堇烏頭也穀梁傳曰以酖為酒藥脯以毒　注毒酒至之惑　正義曰毒酒經宿便敗而公不怪其六日仍得如故明公之惑於驪姬不以六日為怪也

姬泣曰賊由大子　大子奔新城　新城曲沃　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　以六日之狀自理　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　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為由吾也　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二子時在朝為明年晉殺申生傳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稱晉侯惡用讒書春從告

疏　注稱晉至從告　正義曰公羊傳曰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言父子相殘惡之甚者是惡其用讒殺大子故所言晉侯以罪之罪晉侯則申生無罪也傳稱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實以去年死告稱今年殺故以今年書也釋例曰晉魯交不使而告殺申生則所告不必皆有玉帛之使但欲廣聲其罪耳言廣聲其罪則晉侯謂讒言為實誣加大子以罪時史知其實改告而書之此傳不言書曰則是舊史然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無傳伯姬來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

疏　注伯姬至其子　正義曰伯姬未必是成風所生但以哀姜既死成風得為夫人縱非其母亦得歸寧也沈氏云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六月歸于杞假令後年生子則其年十四矣杜云十歲左右者以其從母言朝故云十歲左右也桓九年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是諸侯之子得有攝君之禮行朝之義但此子幼弱而卒不成朝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也若其能行朝禮則世子當如射姑伯姬別

言來耳

夏公孫茲如牟叔孫戴伯娶於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爲逆

疏注叔孫至爲逆　正義曰牟是附庸之國唯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自爾以來更不朝聘於魯魯不應使卿聘此小國當是叔孫聘妻已定但卿非君命不得越竟故咨公請使奉君命以聘因自爲逆婦故傳稱娶焉明其因娶而聘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大子鄭也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間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

疏注間無至世子　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言此諸侯還是上會

之諸侯故從省文不復序也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云云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不言諸侯者爲間無異事故也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云云于葵丘九月諸侯盟于葵丘言諸侯者爲其間有伯姬卒故也此會盟之間無他異事復稱諸侯者爲王世子不盟故也穀梁傳曰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是解復言諸侯者見王世子不與盟也王世子者王之儲副周禮膳夫掌養王及后世子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是其尊與王同也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王之世子於會則歷序諸侯言會王世子則王世子不序諸侯之列也盟則諸侯自盟世子不與是殊貴世子也

鄭伯逃歸不盟逃其師而歸也逃例在文三年

疏注逃其至三年　正義曰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雖則會盟必有師旅鄭伯棄其師衆輕身逃歸釋例曰國君而逃師棄盟違其典儀棄其章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故例在上曰逃是言稱逃之意也逃在盟前辟盟而逃故云逃歸不盟公還先告會盟故後書鄭伯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無傳

冬晉人執虞公虞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例在成十五年所以罪虞且言易也晉侯脩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爲譏

疏注虞公至爲譏　正義曰書晉人執虞公則從無道於民之例虞公於傳亦有不道之狀但虞公貪璧馬之寶拒絕忠諫者所以安存社稷保祐下民志在貪寶無恤民之意即爲不道於民是其罪之以執之也實是滅其國而言執其君者所以罪虞公且言執之易釋例曰虞公昧於貨賄貪以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取之若執一夫故稱人以執而不言滅罪之也且言易也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之晉之同姓不言晉侯名者傳稱晉侯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是之故不以滅同姓爲譏謂不書晉侯名也

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極

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朔旦冬至歷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敘事訓民魯君不能常脩此禮故善公之得禮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

爲備故也素察妖祥逆爲之備

疏辛亥至備故也　正義曰辛亥朔者月一日也　日南至者冬至

日也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於大祖廟每月之朔告廟受而行之諸侯有觀臺所以望氣祥也公旣親自行此視朔之禮遂以其日往登觀臺之上以瞻望雲及物之氣色而書其所見之物是禮也凡春秋分冬夏至立春立夏爲啓立秋立冬爲閉用此八節之日必登觀臺書其所見雲物氣色若有雲物變異則是歲之妖祥旣見其事後必有驗書之者爲豫備故也視朔者月朔之禮也登臺者至日之禮也公常以二日視朔至日登臺但此朔即是至日故視朔而遂登臺也　注周正至南極　正義曰日之行天有南有北常立八尺之表以候景之短長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日最長而景最短是謂日北至也自是以後日稍近南冬至之景一丈三尺日最短而景最長是謂日南至也冬至者十一月之中氣中氣者月半之氣也月朔而已得中氣是必前月閏閏前之月則中氣在晦閏後之月則中氣在朔閏者聚殘餘分之月其月無中氣半屬前月半屬後月是去年閏十二月十六日已得此年正月朔

大雪節故此正月朔得冬至也而杜長歷僖元年閏十一月此年閏十二月又閏之相去歷家大率三十二月耳杜於此閏相去凡五十月不與歷數同者杜推勘春秋日月上下置閏或稀或概自準春秋時法故不與常歷同　注視朔至得禮　正義曰視朔者公朔告廟受朔即聽視此朔之政是其親告朔也禮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釋宮云四方而高曰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望故謂之觀臺也古之爲歷者皆舉其天數周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分爲十二月則一月各有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是故從前月初節至後月初節必三十日有餘也其日月之行天也日行遲月行疾每二十九日過半而月及日謂之一月故從朔至朔唯二十九日過半耳計一歲則有餘十一日而不得周年故作閏月以補之計十九年而有七閏古歷十九年爲一章以其閏餘盡故也步歷之始以朔旦冬至爲首歷之上元其年是十一月朔旦冬至至十九年閏餘盡復得十一月朔旦冬至故以十九年爲一章積章成部積部成紀治歷者以此章部爲法因此可以明其術數推之而知氣朔也審別陰陽寒暑不失其時也所以陳敘時事教訓下民魯君不能常脩此事故善公之得禮也　注分春至其職　正義曰一年分爲四時時皆九十餘日春之半秋之半晝夜長短等晝夜中分百刻故春秋之半稱春秋分也冬之半夏之半晝夜長短極極訓爲至故冬夏之半稱冬夏至也四時之氣寒暑不同春夏生物秋冬殺物生物則當啓殺物則當閉故立春立夏爲啓立秋立冬爲閉言物謂氣色者謂非雲而別有氣色杜恐與雲相亂故別云氣色也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鄭玄云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鄭衆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衆之此言蓋出占候之書計雲氣之占不啻盡此而已但出絕其學故莫能知焉左傳諸所發凡皆是周之舊典旣言禮也更復發凡是重申周典也直言必書雲物不更云是日官掌其職非公所

當親也劉炫規云書雲物亦是親爲之但上文有公旣視朔故下文去公字耳今刪定知不然者上言公旣視朔是傳家之語下云必書雲物是周公舊凡舊凡之文包諸侯天子若諸侯稱公書雲物則天子當稱王書雲物是知舊凡元無王公之文日官掌其事若以上文有公旣視朔故去公字然則周公舊凡豈豫知有公旣視朔沒去公字平苟生異見妄規杜氏非也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　釋經必須告乃書

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　不謹愼　疏　注不謹愼　正義曰不謹愼所爲多寘薪於中焉若今柹木

夷吾訴之公使讓之　讓譴之

士蔿稽首而對曰　疏　七蔿稽首　正義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玄云

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唯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爲異也稽首頭至地頭下緩至地也頓首頭不至地暫一叩之而已尚書每稱拜手稽首者初爲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地至手是爲拜手至地乃爲稽首然則凡爲稽首者皆先爲拜手乃成稽首故尚書拜手稽首連言之傳雖不言拜手當亦先爲拜手乃爲稽首稽首拜手共成一拜之禮此其爲敬之極故臣於君乃然孔安國以爲盡禮致敬知此是禮之極盡也大祝九拜[illegible]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玄云振動戰栗變動之拜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奇拜謂一拜荅臣下拜褒拜再拜拜神與尸肅拜今時揖也介者不拜説者又以爲稽首臣拜君也頓首謂敵者相拜也空手謂君荅臣拜也

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讎猶對也）無戎而城讎必保焉（保而守之）寇讎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詩大雅懷德以安則宗子之固若城）

【疏】詩云至惟城　正義曰詩大雅板之七章懷和也寧安也和其德以撫民則其國唯安矣但能以德安國則宗子之固若城

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言城不如固宗子）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尋用也）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蔿自作詩也尨茸亂貌公與二公子爲三言城不堅則爲公子所訴爲公所譲堅之則爲固讎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所從）

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袪袂也）

【疏】注袪袂也　正義曰禮深衣記云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幅謂衣之身也袂屬於幅長於手反詘至肘則從幅盡於袖口揔名爲袂其袂近口又別名爲袪此斬其袪斬其袖之末也詩唐風羔裘傳云袪袂末鄭玄王肅注云袪袂口也然袂是揔名得以袂表袪故云袪袂

夏公孫茲如牟娶焉（因聘而娶故傳實其事）

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

【疏】注惠王至其位　正義曰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氏之寵子帶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知彼傳文則襄王與子帶俱是惠后所生但其母鍾愛其少子故欲廢大子而立之周本紀云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傳不同史記繆也七年惠王崩襄王畏子帶不敢發喪知此時有廢大子之意故齊桓帥諸侯會大子定其位安王國也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宣仲轅濤塗）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所賜虎牢）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樓櫓之備美設）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爲七年鄭殺申侯傳）秋諸

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晉楚不服於齊故以鎮安鄭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孔叔鄭大夫親黨援也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姻外親也道國在汝南安陽縣南柏國名汝南西平縣有柏亭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翫習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爲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

疏注輔頰輔車牙車　正義曰易咸卦上九咸其輔頰舌三者並言則各爲一物廣雅云輔頰也則輔頰爲一釋名曰頤或曰輔車其骨彊可以輔持其口或謂牙車牙所載也或謂頷車也衛風碩人云巧笑倩兮毛傳云好口輔也如此諸文牙車頷車牙下骨

之名也頰之與輔口旁肌之名也蓋輔車一處分爲二名耳輔爲外表車是內骨故云相依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穆生昭昭生穆以世次計故大伯虞仲於周爲昭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大伯虞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字

疏注王季至君字　正義曰大伯虞仲辟季歷適荊蠻若有適庶不須相辟知其皆同母也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季歷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大伯別母馬遷之言疏繆耳此言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國語稱文王敬友二虢故亦以爲文王母弟母弟之言事無所出仲叔皆文王之時虢君字也據傳文鄭滅一虢晉滅一虢不知誰是仲後誰是叔後賈逵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馬融云虢叔同母弟虢仲異母弟虢仲封下陽虢叔封上陽案傳上陽下陽同是虢國之邑不得分封二人也若二虢共處鄭復安得虢國而滅之雖賈之言亦無明證各以意斷不可審知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盟之官

疏注盟府司盟之官　正義曰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既盟則貳之鄭玄云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唯言會同之盟不掌勳功之事而得有二虢之勳藏在盟府者凡諸侯初受封爵必有盟誓之言檀弓云衛大史柳莊死公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其言即盟誓之辭也漢書功臣侯表記高祖即位八載天下乃平始論功而定封侯者一百四十三人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其誓即盟之類事必有因於古明知

以勳受封必有盟要其辭當藏於司盟之府也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疏】注其愛之也 正義曰愛之謂愛虞也虞豈能親於桓莊乎其當愛此虞也服虔其作此注云愛之甚當謂愛桓莊之族甚也愛之若甚何以誅之且文勢不順又改字失真繆之甚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疏】注桓叔至五年 正義曰莊伯之族從父昆弟也桓叔之族從祖昆弟也唯言從祖昆弟舉踈者而略言耳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

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逸書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馨香之遠聞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疏】周書至繄物 正義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蔡仲之命文也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陳文也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旅獒文也杜不見古文故以爲逸書此傳與書異者其作繄師授不同字改易耳其意亦不異也民不易物者設有二人俱以物祭其祭相似不改易此物唯有德者繄此乃是物無德而薦神神所不享則此物不是物也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

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行去也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疏】以其族行 正義曰晉語云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將亡矣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帑適西山韋昭云西山國西界也 虞不臘矣 正義曰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臘之見於傳記者唯月令與此二文而已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蔡邕獨斷云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應劭風俗通云案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此言虞不臘矣明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大蜡各爲一祭言漢改曰臘不蜡而爲臘耳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不更舉兵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國都在弘農陜縣

東南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謠言也童齔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有馮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爲鑒戒以爲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丙子旦

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䟽童謡至時也　正義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謡言無樂而空歌其聲逍遥然也於時有童稺之子爲此謡歌之辭故卜偃取以對公也夜之向明爲晨日月聚會爲辰星宿不見爲伏言乙卯夜半之後丙日將旦之時龍尾之星伏在合辰之下當是之時軍人上下均同其服振振然而盛旂者晉軍旂也而往取虢故云取虢之旂南方鶉鳥之星其體賁賁然見於南方天策之星近日焞焞然無光耀甚微也鶉火之次正中於南方爾時其當成軍事也虢公其當奔走也既引童謡之言乃復指其時日在夏之九月十月之交乎謂九月十月晦朔之交也十月朔丙子之日平旦時日體在尾星月在天策星鶉火正中於南方必是時克之　注龍尾至不見　正義曰東方七宿皆爲蒼龍之宿其龍南首北尾角是龍角尾即龍尾故云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爲辰昭七年傳文於時日體在尾尾星與日同處共日俱出入故常伏不見也丙之晨者說文云晨早昧爽也謂夜將旦雞鳴時也　注戎事上下同服　正義曰周禮司服職云凡兵事韋弁服鄭玄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然則在兵之服皆韋弁均服者謂兵戎之事貴賤上下均同此服也　注鶉鶉至世教　正義曰南方七宿皆爲朱鳥之宿其鳥西首東尾故末爲鶉首午爲鶉火巳爲鶉尾鶉火星者謂柳星張也天策傅説星史記天官書之文莊子云傅説得之以騎箕尾傅説殺高宗之相死而託神於此星故名爲傅説星也傅説之星在尾之末合朔在尾故其星近日星微焞焞然無光耀也説文云齓毁齒也男八月齒生八歲而齓女七月齒生七歲而齓童齓之子未有念慮之感不解自爲文辭而羣聚集會成此嬉遊遨戲之言其言韻而有理似若有神馮之者其言或中或否不可常用博覽之士及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爲鑒戒以爲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故書傳時有采用之者文三年傳曰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能懼思之人謂孟明之類也　注是夜至在策　正義曰以三統歷推之此夜是月小餘盡夜半合朔在尾十四度從乙夜半至平旦日行四分度之一月行三度有餘故丙子旦日在尾星月在天策鶉火之次正中也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七星則鶉火次之星也　冬

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不書不告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　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　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虞所命祀　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䟽注虞所命祀　正義曰虞受王所命之祀謂天子命虞使祀其竟内山川之神也既滅其國故代虞祭之

經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　秋楚人圍許楚子不親圍以圍者告　諸侯遂救許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叙　冬公至自伐鄭無傳䟽公至自伐鄭　正義曰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云云于温諸侯遂圍許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此年會伐鄭遂救許不稱至自救許而云至自伐鄭與温會反者釋例曰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時史之異也此事當由公至自告廟所告不同史依告而書不爲義例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

盟而行賈華晉大夫非不欲校力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嫌與重耳同謀而相隨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以梁爲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首止盟在五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疏】注實新至諸侯　正義曰密是邑名鄭人新築密邑故傳稱新密經不稱圍新密言圍新城傳云鄭所以不時城也解經言新城之意鄭以非時築城違禮害民齊侯聲其罪以告諸侯故書新城以新城爲鄭之罪狀劉炫云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曰產城攻其所產是也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侯將許君歸楚武城楚地在南陽宛縣北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璧爲贄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絰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微子啟紂庶兄宋之祖也【疏】注微子至祖也　正義曰案宋世家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後國於宋史記之言多有錯謬微子手縛於後故以口銜璧又焉得牽羊把茅也此皆馬遷之妄耳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除凶之禮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疏】注祓除凶之禮　正義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謂之祓除明是除凶之禮也襄二十九年稱公臨楚喪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此亦當以桃茢祓之

經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無傳郳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鄭殺其大夫申侯申侯鄭卿專利而不厭故稱名以殺罪之也例在文六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

甯曹伯班卒無傳五年同盟于首止公子友如齊無傳罷盟而聘謝不敏也冬葬曹昭公無傳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競彊也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侯說【疏】心則至於病　正義曰競彊也言心則不能彊盛則當須屈服於人何得難於屈弱之病而不下齊　吾知其所由來矣　正義曰孔叔既請鄭伯下齊公初欲下齊不知何事而來得說於齊後更云吾

知其說齊所由來矣謂由殺申侯說齊之事得來矣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濤塗譖在五年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為出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從我取從我求我不以女為罪釁後之人將求多於女謂嗣君也求多以禮義大望責之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政狹法峻既葬出奔鄭又

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離也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疏注諸侯至之物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鄭玄云祀貢者犧牲之屬嬪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纊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也如彼禮文諸侯所貢之物皆以服數為差尚書禹貢任土作貢皆貢土地所生不計

路之遠近然則周禮雖依服數亦貢土地所生不宜遠求他方之物以貢王也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職天子既衰諸侯情慢貢賦之事無復定準故霸主摠帥諸侯尊崇天子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傳言諸侯各使官司取齊約束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言其一聽齊令美齊侯能以禮服諸侯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

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摠其罪人以臨之摠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以大義為辭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子華疏注列姦用子華　正義曰經書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

子華盟于甯母則已列於會矣管仲方云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者桓公列之於會直是列其身耳管仲言列姦者謂將用其姦謀故杜云列姦用子華也不受子華之請即是會不列姦他國無事可記齊史無所可隱故下句言他國記姦則廢君盟齊史隱諱則損盛德也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君盟替矣替廢也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

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以齊侯不聽子華故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襄王惠王大子鄭也大叔帶襄王弟惠后之子也有寵於惠后惠后欲立之未及而卒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為八年盟洮傳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王人與諸侯盟不識者王室有難故洮曹地【疏】注王人至曹地　正義曰公羊傳曰王人微者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釋例以為中士稱名下士稱人此言王人是天子之下士也諸侯相與為盟所以同獎王室天子之臣不與諸侯共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是言王臣正法不與諸侯盟也二十八年踐土之盟傳稱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杜云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宣七年傳曰諸侯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杜云王叔桓公銜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歃尊卑之別也哀十三年傳曰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杜云平公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此三者王臣皆不與盟是其正法然也若天子初立王室不安命臣使結盟諸侯以安王室雖非正法事勢宜然既無褒美亦無貶責此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王勑使來盟故也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傳曰頃王立故也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云云盟于雞澤杜云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

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皆事與此同以情義可許故都無貶責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於時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故貶稱王人是依禮不合故據法貶之春秋王臣與諸侯會盟凡十有餘事譏與不譏皆從此例鄭伯乞盟新服未與會故不序列別言乞盟【疏】注新服至乞盟　正義曰鄭伯往年使子華聽命心猶未服齊桓拒子華之請故今始服從齊桓以其新服尚未與之會故不序列而別言乞盟止言乞盟不知與盟以否傳稱鄭伯乞盟請服也既言請服義無不受當是既盟之後而別與之盟諸言乞師皆乞得其師知此乞盟亦乞得其盟但盟理可見不復別言盟耳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疏】注禘

三至書之　正義曰釋天云禘大祭也言其大於四時之祭故爲三年大祭之名言每積三年而一爲此祭也大廟廟之大者故爲周公廟釋例曰三年喪畢致新死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乃大祭於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是說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也此致致哀姜也哀姜薨已多年非復新死而於今始致者傳發凡例夫人不薨于寢則不致哀姜例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喪畢之日不作禘祭之禮以致之既不爲哀姜作喪畢禘祭其禘自從閔公數之二年除閔喪爲禘至五年復禘今八年復禘姜死以來已歷三禘今因禘祭果復行之三年一禘禘自是常不爲夫人禘祭因禘而致夫人嫌其異於常禮故史官書之若其不致夫人則此禘得常不書爲用致夫人而書之耳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

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　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不恥走故可逐　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恐怨深而羣黨來報　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之言驗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寢小寢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爲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致也

疏凡夫至致也　正義曰夫人薨葬之禮有赴同祔姑反哭三事而已此說致之禮加以薨寢殯廟而不言反哭者蓋以致於廟者終始成其尊死生之禮畢不薨于寢死不得其所也不殯于廟葬之不以禮也死葬非禮則先神恥之故不具四事皆不合致反哭者直爲書葬以否假使不書其葬夫人之禮亦成自是生者之可譏非爲死者之有失雖不反哭亦得致之故於此不言反哭也　注寢小至致也　正義曰喪大記云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既言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必不得死於君之路寢言夫人卒於路寢謂卒於夫人之大寢對君路寢爲小故云小寢也同者同盟之國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士喪禮朝而遂葬與記正同知周法不殯於廟而此傳及襄四年皆云不殯于廟以爲失禮知其將葬之時不以殯過廟耳殯過廟者將葬之時從殯宮出告廟乃葬非是殯尸於廟中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知其赴同祔姑可矣亦知其殯於廟者以元年十二月喪至二年五月始葬明至則殯於寢也既殯於寢自然葬當朝廟故據葬文亦知殯廟唯當以不薨於寢不得致耳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有大叔帶之難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茲父襄公也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　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庶

不順禮遂走而退

經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四同盟

疏 注四同盟 正義曰御說以莊十三年即位十六年盟于幽十九年于鄄二十七年于幽僖元年于檉四年于召陵五年于首止七年于甯母八年于洮皆魯宋俱在是爲八同盟不數莊公之盟檉盟經不書亦不數故云四同盟劉君乃數莊公之盟又不數召陵以爲六同盟而規杜非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傳例曰在喪公侯曰子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

疏 注周公至葵丘 正義曰傳稱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知周公即宰孔也其官爲大宰采地名爲周天子三公故稱公孔則其名也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於四海其意言宰者六官之長官名通於海內是故書其官名也通于四海者當謂大宰之長官耳其屬官不應得通而宰咺宰渠伯糾則必非長官亦稱爲宰者蓋自宰夫以上皆通也釋例曰今案春秋以考之其稱公者皆三公非五等之公也是言祭公周公皆三公也釋例又曰王之公卿皆書爵則卿亦不字杜云三公不字者以入春秋以來家父南季皆大夫稱字宰周公文承其後故云不字不於祭公逆王后注者因歷序諸國而言之莊八年傳曰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杜云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知此葵丘與彼異者傳稱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西爲此會則此地遠處齊西不得近在臨淄故釋例以爲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或曰河東汾陰縣爲葵丘非也經書夏會葵丘九月乃盟晉爲地主無緣欲會而不及盟也是說不同之意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無傳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不復殤也婦人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

疏 注公羊至之冠 正義曰公羊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穀梁傳意亦與之同嫁於大夫死不書卒此許嫁者嫁於國君也但未往彼國不成彼國之婦故不稱國也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其義一也是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也禮男子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故以成人之喪治之爲之服成人之服禮姊妹在室與出嫁大功檀弓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爲夫厚之故我降之也曾子問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降之其夫不爲服則兄弟不爲降禮諸侯絕旁期此爲將嫁於諸侯故書其卒既書其卒當服其本服爲之齊衰期也但於時服否不可知耳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夏會葵丘次伯姬卒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

疏 注夏會至與盟 正義曰葵丘會後即盟不言諸侯爲間無異事故也此亦會後爲盟而間有伯姬之卒盟會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又傳稱宰孔先歸則宰孔不盟杜云宰孔先歸不與盟各欲見嫌無伯姬之卒亦當重言諸侯

甲子晉侯佹諸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

疏 注未同至從赴 正義曰甲子在戊辰之前而書在盟後從赴也從赴者赴在盟後也春秋之世史失其守赴告之文多違禮制計諸侯之薨當具以薨之月日告於鄰國隱三年傳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是赴者妄稱日也襄二十八年傳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是元赴不以日故問乃稱日也文十四年傳曰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是赴者不言死月魯史不復審問即書以來告之月也此甲子晉侯卒蓋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唯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也若赴以九月告魯魯史當推其日之

先後不得甲子在戊辰後也明告不以月故書其日耳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奚齊受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名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在喪未葬也小童者童蒙幼末之稱子者繼父之辭公侯位尊上連王者下連伯子男周康王在喪稱予一人釗禮稱亦不言小童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此謂王自稱之辭非諸下所得書故經無其事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相接 疏注在喪至相接 正義曰既言桓公未葬即發在喪之例知其在喪謂未葬也童者未冠之名童而又小故爲童蒙幼末之稱易蒙卦云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蒙謂闇昧也幼童於事多闇昧是以謂之童蒙焉曲禮曰夫人自稱於

其君曰小童鄭玄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王崩未葬嗣王自稱亦言己未成人也子者對父之名故云繫父之辭以未成君故繫於父不忍絕之稱也諸侯爵有五等唯言公侯曰子以公侯尊也傳稱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又子産云鄭伯男也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是公侯之尊絕於伯子男也此既言王即云公侯是其與王相連特爲公侯立稱伯子男不得同之也春秋無伯子男在喪之事既不爲立稱又不得成君不知其當何所稱也然案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杜云先君既葬不稱爵者國人賤之以名赴則既葬稱爵未葬稱名也周康王在喪稱予一人釗尚書康王之誥也曲禮云君天下者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曰余一人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是禮天子自稱亦不言小童也此言王曰小童必有稱之時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但不知施何處耳如曲禮之文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則是未得稱一人而康王在喪稱予一人釗者當以諸侯列土之君將欲各歸其國故正其成君之稱以荅諸侯也此小童者王謙自稱之辭非諸下所得書故經無其事其公侯曰子乃是史書之文二者非相類之事而并爲一凡是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類相接耳非言小童是策書之例也釋例郊雩烝嘗例不云地祇及礿祠者經無其事故傳略而不言此王曰小童亦經無其事所以言之者郊雩例多故經無者略之此王曰小童與公侯相接其文簡約經雖無事亦進而言之釋例曰位彌高者事彌重重慮周於經遠故儀制異於凡人存其實篤其志足以叙親疎之情通萬事之理而已故諸列國之君在喪或不得已而脩會盟之事唯公侯特稱子以別尊卑是言獨爲公侯立稱之意春秋公侯稱子皆是其父未葬唯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於時衛文公已葬而成公稱子釋例曰衛文公欲平莒於魯未終而薨故衛子尋父之志魯人由此亦脩文公之好此孝子之至感人情之所篤故成公雖已免喪至於此盟降從在喪之名故經隨而書子傳從而釋之云脩文公之好也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胙祭肉尊之比二王後 疏注胙祭至王後 正義曰傳稱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此言天子有事于文武賜齊侯以胙知胙是祭肉也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鄭玄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脤膰即胙肉也言親兄弟之國則異姓不合賜也二十四年傳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是言二王之後禮合得之今賜齊侯是尊之比二王後也 曰天子有事于文武 有祭事也 使孔賜伯舅胙 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 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七十

曰耋級等也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小白齊侯名余身也恐隕越于下隕越顛隊也據天王居上故言恐顛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拜堂下受胙於堂上

疏注天子至伯舅　正義曰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鄭玄云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齊桓是九命之伯故以伯舅呼之　注七十曰耋級等也　正義曰釋言云耋老也舍人云年六十稱也郭璞云八十爲耋釋名云八十曰耋耋鐵也皮黑如鐵彼說或云六十或云八十杜云七十曰耋者耋之年齒既無明文曲禮云七十曰老而傳以耋爲老故以爲七十曲禮升階之法云涉級聚足是級爲等也法當下拜賜之勿下是

進一等　注言天至曰咫　正義曰顏謂額也揚雄方言云顏額謂頟也中夏謂之額東齊謂之顙河頴淮泗之間謂之顏魯語云肅慎氏貢楛矢長尺有咫賈逵亦云八寸曰咫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爲法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　注小白至身也　正義曰諸自稱余者當稱名之處耳齊侯既稱小白而復言余故解之余身釋詁文舍人曰余卑謙之身也孫炎曰余舒遲之身也郭璞曰今人亦自呼爲身　下拜登受　正義曰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彼侯氏降階再拜是此下拜也升成拜是此登受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義取脩好故傳顯其盟辭宰孔先歸既會先諸侯去遇晉侯曰可無會也晉侯欲來會葵丘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在莊三十一年南伐楚在四年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略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在存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晉侯乃還不復會齊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丕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

疏注言

其至縣藐　正義曰藐者縣遠之言諸子皆長而奚齊獨幼是小大相去縣藐也藐諸孤者言年既幼稚縣藐於諸子之孤

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欲屈辱荀息使保護之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事生兩無疑恨所謂正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

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荀叔荀息也欲復言言可復也雖無益也將焉辟之疏能欲復言而愛身乎正義曰意能欲使前言可反復而行之得愛惜身命不死乎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喪寢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

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詩大雅言此言之闕難治甚於白圭荀息有焉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高梁晉地在平陽縣西南令不及魯故不書前已發不書例今復重發嫌霸者異於凡諸侯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郤芮郤克祖父從夷吾者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言國非已之有何愛而不以賂秦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能得民不患無土齊隰朋帥師

會秦師納晉惠公隰朋齊大夫惠公夷吾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言夷吾無黨無黨則無讎易出易入以微勸秦疏注言夷至勸秦正義曰秦伯問公子誰恃問公子於晉國之臣倚恃誰為內主也對言夷吾無黨無讎者由無黨故往前易出無讎故此時易入言易出易入以微勸秦使納之夷吾弱不好弄弄戲也能鬬不過有節制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

也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文王闇行自然合天之法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僭過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也能一不然則可為人法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既僭而賊難哉言能自定難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己故曰是吾利疏唯則至利也正義曰唯身有則者乃能定國也詩美文王之德不記識古事不學知今事常順天之法則而行之為此行者文王之謂也又曰人行不僭差不賊害能如此者少不為人所法則也此二詩所云者無所偏好無所私惡不為忌差不好勝人之謂也今其此夷吾之言多有所忌多欲陵人以此而求安定難哉今其言多忌克覆上不忌不克上既

有無好無惡不覆之者以身行忌克則有私好私惡之心
舉忌克足以包好惡也公曰多忌於人則多爲人怨又焉
能勝人此乃是吾之利也無好無惡言文王之行也不忌
不克述抑篇之義也引二詩於前以此言結之　注詩大
至之法　正義曰詩大雅皇矣之篇也則法釋詁文彼鄭
箋云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是言闇行
自然合天地之法也禮記稱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合天地
法者即無偏好無私惡之謂也　注僭過至法則　正義
曰詩大雅抑之篇也彼毛傳云僭差也鄭玄云不殘賊是
賊爲害也心有所忌則多過差志在陵人必多爲賊害下
云不忌不克覆述此文故言僭賊者皆忌克也　注其言
至吾利　正義曰心忌前人則人亦忌己志在陵人則人
亦陵己若使人皆忌之人皆陵之是適足以自害不能勝
人也秦伯聞其忌克慮其還來害己故以不能勝人爲是
吾利也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

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無傳　狄滅溫溫子
奔衛　蓋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土地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
大夫荀息　弒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獻公既葬卓已免喪故稱君也荀息稱名者雖
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　疏　注弒卓至於昏　正義曰傳於前年甚詳經以今年書之明赴以今年弒
也傳稱立公子卓以葬是免喪始死故稱君也文七年宋
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死者不稱
名非其罪故知稱名者皆有罪也荀息稱名者不知奚齊
卓子之不可立又不能誅里克以存君是其雖欲復言本
無遠謀也襄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傳稱從君於昏獻
公惑於驪姬殺適立庶荀息知其事而爲之傳奚齊是其

從君於昏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無傳北戎山戎　晉殺
其大夫里克　奚齊者先君所命卓子又以在國嗣位罪未爲無道而里克親爲三怨之主累
弒二君故稱名以罪之　疏　注奚齊至罪之　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里克殺奚齊弒卓子皆書里克之名是奚齊與卓子未爲
無道也殺大夫傳言不稱名者爲無罪則稱名爲有罪故
今稱里克之名以罪之　秋七月　冬　大雨雪　無傳平地尺爲大雪
傳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
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
蘇子奔衛　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叛王事在莊十九年　疏　注蘇

子至九年　正義曰尚書立政云司寇蘇公成十一年傳
曰昔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爲司寇以此知蘇子司寇蘇公
之後也國名爲蘇所都之邑名爲溫故溫蘇遞見於經是得兩稱故也　夏四月周公忌
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　周公忌父周卿士王子黨周大
夫　晉侯殺里克以說　自解說不篡　將殺里克公使
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
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
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言欲加己罪不
患無辭　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

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平鄭里克黨以在秦故不以里克俱死疏欲加至辭乎　正義曰言君今欲加臣之罪其畏無辭以罪臣乎言必方便有辭耳晉侯改葬共大子共大子申生也秋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新城遇大子大子使登僕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爲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爲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請罰夷吾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歆饗也殄絕也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

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新城曲沃也將因巫而見許之遂不見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敝敗也韓晉地獨敝惠公故言罰有罪明不復以晉畀秦夷吾忌克多怨終於失國雖改葬加謚申生猶忿傳言鬼神所馮有時而信疏注下國曲沃新城　正義曰曲沃邑也而稱國者晉昭侯嘗以此邑封桓叔桓叔國之三七武公始并晉國遷居而就之此曲沃晉之舊國故謂之爲下國也夷吾無禮　正義曰賈逵云烝於獻公夫人賈君故曰無禮馬融云申生不自明而死夷吾改葬之章父之過故曰無禮杜不爲注當以鬼神之意難得而知夷吾無禮或非一事不可指言故不說也　神不至非族　正義曰傳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則族類一也皆謂非其子孫妄祀他人父祖則鬼神不歆享之耳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農棄爲稷后土爲社社稷功被天下乃令率土報功如此之徒非獨歆己之族若功不被於下民名不載於祀典唯其子孫祀之神亦不歆他族然則秦非晉類而使祀申生祀之大失也晉無罪而滅以畀秦刑之濫也天豈不達此事而待狐突之言方改圖者民之與神不相雜擾雖理有大歸非而爲小惠豈有一人冤枉即能訴天天受人訴辭便將滅國此事本是妖夢假託上天非天實爲之人能改易傳言鬼神所馮有時而信非言此事實是天心不可執其言而以人事爲難也七日至我焉　正義曰申生謂狐突云更經七日於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與之俱見我焉故杜云將因巫而見注敝敗至而信　正義曰晉語云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徹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不報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爲不聽信爲不誠不更厥正大命其傾猗兮

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十四年君之冢祀其替乎亦是申生猶忿之事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問聘問之幣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蔑無也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冷至秦大夫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祁舉晉大夫及七輿大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

里丕之黨也七子七輿大夫丕豹奔秦丕豹丕鄭之子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大主秦也小怨里丕公曰失衆焉能殺謂殺里丕之黨違禍誰能出君謂豹辟禍也爲明年晉殺丕鄭傳

疏注三子至之幣　正義曰曲禮云九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鄭玄云問猶遺也重問謂多以財貨遺之也下云幣重而言甘故云問聘問之幣也　七輿大夫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伯七命貳車七乘貳即副也每車一大夫主之謂之七輿大夫服虔云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往前申生將上軍令七輿大夫爲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炫謂服言是

經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以私怨謀亂國書名罪之書春從告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無傳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齊侯非禮秋八月大雩無傳過時故書冬楚人伐黃

傳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釋經書在今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天王周襄王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爲瑞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爲惠公不終張本

疏天王至長世　正義曰召武公亦名過周語云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不敬王命棄其禮也執玉卑替其質也拜不稽首無其王也替質無鎮無王無人晉侯無王人亦將無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其言多而小異孔晁云左丘明集其典雅令辭與經相發明者以爲春秋傳其高論善言別爲國語凡左傳國語有事同而辭異者以其詳於左傳而略於國語詳於國語而略於左傳

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

疏伊雒之戎　正義曰釋例曰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河南雒陽縣西南有戎城伊水出上雒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雒陽縣入雒雒水出上雒縣冢領山東北經弘農至河南鞏縣入河

入王城焚東門揚拒泉皐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今伊闕北有泉亭王子帶召之也王子帶甘昭公也召戎欲因以篡位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爲二十四年天王出居鄭傳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黃人恃齊故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無傳遣世子與僖公同盟寗母及洮

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楚丘衛國都郛郭也爲明年春狄侵衛傳疏注楚丘至衛傳　正義曰衛以二年遷於楚丘諸侯爲之築其城至此爲之築其郛公羊傳曰郛者何郭也不單言衛而言衛楚丘者見楚丘未有郛也諸侯不告魯不與故不書無經而爲傳者其言必有所爲故云爲狄侵衛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郢楚都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子帶前年召戎伐周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平和也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周晉不和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爲齊守臣皆上卿也莊二十二年高傒始見經僖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曰懿仲高傒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卅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也陪臣敢辭諸侯之臣曰陪臣王曰舅氏伯舅之使故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功勳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疏余嘉至朕命　正義曰余朕皆我也乃女也應當也懿美也督正也言我善女功勳當女美德

謂女功德正而不可忘宜受此禮往居女職無得逆我之命欲令受上卿之禮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詩大雅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君子爲神所勞來故世祀也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疏君子至宜哉　正義曰丘明之意假稱君子論管氏應合世祀也宜哉而遂不世祀子孫絕滅是行善無驗故杜注云傳亦舉其無驗是也注詩大至無驗　正義曰詩大雅旱麓之篇愷樂悌易皆釋詁文樂易言志度弘簡忻樂而和易也世族譜管氏出自周穆王成十一年傳有齊管于奚譜以爲雜人則非管仲之子孫也哀十六年傳稱楚白公殺齊管脩杜云管脩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是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也

經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傳在前年春夏四月葬陳宣公無傳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秋九月大雩無傳書過冬公子友如齊無傳

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事畢不與王言不言子帶事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

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戍守也致諸侯戍卒于周冬晉荐饑麥禾皆不熟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不義故民攜謂百里與諸乎百里秦大夫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爲父報怨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

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雍秦國都絳晉國都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河汾疏晉荐饑　正義曰釋天云穀不熟爲饑仍饑爲荐李巡曰穀不成熟曰饑連歲不熟曰荐　注從渭水運入河汾　正義曰秦都雍雍臨渭晉都絳絳臨汾渭水從雍而東至弘農華陰縣入河從河逆流而北上至河東汾陰縣乃東入汾逆流東行而通絳故杜云從渭水運入河汾也

經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於緣陵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季姬魯女鄫夫人也鄫子本無朝志爲季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鄫子來朝鄫國今琅邪鄫縣秋八月

辛卯沙鹿崩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疏注沙鹿至繫國　正義曰公羊傳曰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林屬於山曰鹿取穀梁爲說也漢書元后傳稱后祖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今王翁孺徙正値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故以沙鹿爲山名依漢書爲義也沙鹿實是晉地不言晉沙鹿者凡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之處不繫於所屬之國故不繫晉也釋例曰陳既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也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爲名災爲陳災成周宣榭火害爲梁山沙鹿崩山崩必有所害故所災所害別言之狄侵鄭無傳冬蔡侯肸

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爲惠不終也澶淵之會旣而無歸大夫不書而國別稱人今此揔曰諸侯君臣之辭不言城杞杞未遷也疏注闕謂至遷也　正義曰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稱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是器用具而城池固故具列三國之師詳其文以美之也今此揔云諸侯城緣陵不言某侯某侯與城邢文異不具書其所城之人爲其有闕也知闕爲器用不具城池不固而去爲惠不終故揔言諸侯以譏之凡諸侯盟會不歷序其人揔言諸侯者皆是譏之辭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能爲也十七年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是其揔言諸侯皆譏辭也十六年會于淮傳稱城鄫役人病不果

城而還亦是爲惠不終而淮會具書其人者淮之會爲謀鄫且東略非爲城鄫而衆會既會之後乃欲城鄫而不果本意不城鄫無可貶也先儒以爲諸侯有過貶而稱人杜據澶淵之會與此傳文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故釋例曰傳滅入例衛侯燬滅邢同姓故名又云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名賤之也又云不書蔡許之君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此皆諸侯貶之例例不稱人也諸侯在事傳有明文而經稱人者凡十一條丘明不示其義而諸儒皆據案生意原無所出貶諸侯而去爵稱人是爲君臣同文非正等差之謂也又澶淵大夫之會傳曰不書其人案經皆去名稱人至諸侯親城緣陵傳亦曰不書其人而經摠稱諸侯此大夫及諸侯經傳所以爲別也通校春秋自宣公五年以下百數十年諸侯之咎甚多而皆無貶稱人者益明此盖當時告命之記之異非仲尼所以爲例故也　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　來寧不書而後年書歸鄫更嫁之文也明公絕鄫昏既來朝而還　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　疏　注國主至之徵　正義曰成五年傳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周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卜偃明達災異以山崩爲亡國之徵知其將有大咎不言知之意非末學者所得詳也釋例曰天人之際或異而無感或感而不可知沙鹿崩因謂期年將有大咎梁山崩則云山有朽壞而自崩此皆聖賢之讜言達者所宜先識是說卜偃之言非後人所能測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　慶鄭晉大夫　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虢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爲怨以深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也　疏　注虢射惠公舅　正義曰晉語云秦饑惠公令輸之粟虢射請勿與慶鄭請與之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與秦侵晉至于韓公謂慶鄭曰寇深矣奈何慶鄭曰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公曰舅所病也是虢射爲惠公之舅也　慶鄭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　言與秦粟不足解怨適足使秦強　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無傳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十五年　疏　注諸侯至五年　正義曰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傳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杜云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也此十年公如齊至此則六年非五年再朝之事杜引之者以去朝歲亦五年故引證之劉炫云杜云禮者謂文十五年傳爲禮此仍非禮也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牡丘地名闕　遂次于匡　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

南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敖慶父之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八月螽無傳為災九月公至自會無傳季姬歸于鄫無傳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諡伯字震者雷電擊之大夫既卒書字

疏注夷伯至書字 正義曰公羊穀梁傳皆以晦為冥謂晝日闇冥也杜以長歷推己卯晦九月三十日春秋值朔書朔值晦書晦無義例也傳稱於是展氏有隱慝焉知此夷伯展氏之祖父也大夫之諡多連字稱之不知夷伯其名為何又不知今之展氏其父是誰故漫言祖父耳諡法安人好靜曰夷是夷為諡也伯是其字也說文云震劈歷振物者電陰陽激曜也然則震是劈歷而言雷電擊之者劈歷有聲有光雷電之大者耳故言雷電以明之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是大夫既沒禮當書其字也

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例得大夫曰獲晉侯背施無親愎諫違卜故貶絕下從衆臣之例而不言以歸不書敗績晉師不大崩

疏注例得至大崩 正義曰諸侯與大夫因戰而被殺者昭二十三年傳例君死曰滅大夫死曰獲其被囚虜者大夫生死同名皆稱為獲國君生獲則曰以歸蔡侯獻舞沈子嘉胡子豹之類皆是也今此晉侯稱獲故解之不書敗績晉侯之車還濘而被執耳其師不大崩也

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葵丘盟在九年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疏夏五至失之 正義曰桓十七年已有例此重發者沈氏云彼直不書日今朔日皆不書故重發之

秋伐厲以救徐也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國內執政里丕等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解梁城今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弘農華陰縣西南

疏注晉侯至女也 正義曰莊二十八年傳曰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先言穆姬後言申生知是申生姊也言娶于賈則是正妃杜言次妃者蓋杜別有所見也晉世家云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為秦穆夫人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案傳申生之母本是武公之妾武公末年齊桓始立不得為齊桓女也虢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

男二毋不得為姊妹也皆馬遷之妄耳　注中大至乎等
正義曰晉語稱夷吾謂秦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
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平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
田七十萬此外猶應更有賂也　注河外至西南　正義
曰河自龍門而南至華陰而東晉在西河之東南河之北
以河北為內河南為外虢略虢之竟界也獻公滅虢而有
之今許以賂秦列城五者自華山而東盡虢之東界其間
有五城也傳稱許君焦瑕蓋焦瑕是其二其餘三城不可
知也列城猶列國言是城之大者解梁
城則在河北非此河外五城之數也　**晉饑秦輸**
之粟在十三年　**秦饑晉閉之糴**在十四年　**故秦伯伐**
晉卜徒父筮之吉　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
見雜占而言之　[疏]注徒父至言之　正義曰徒父以卜冠名知是掌龜卜者卜人當卜而今用筮知其本非

所掌不能通三易之占其卦遇蠱不引易文是據其所見
雜占而言之劉炫云案成十六年筮卦遇復云南國蹙射
其元王中厥目亦是雜占則筮法亦用雜占不必皆取易
辭而云不能通三易之占者今刪定以為此云涉河侯車
敗又云千乘三去獲其雄狐了無周易片意又云卜徒父
筮之是卜人掌筮故杜云不能通三易而成十六年非卜
人為筮且南國蹙雖非易辭還是周易之象
不與此同劉君以彼難此而規杜過非也　**涉河侯車**
敗詰之　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　**對曰乃大**
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巽下艮上蠱
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
必其君也　於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為

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　**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
為貞外卦為悔巽為風秦象艮為山晉象　**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
取其材所以克也　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
木之實則材為人所取　**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
晉侯車三壞　[疏]注秦伯至詰之　正義曰如杜此意則下千乘三去謂晉侯之乘車三度敗壞而去三去
之後而獲晉君也劉炫以為侯者五等揔名國君大號以
涉河侯車敗為秦伯車敗又云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
何得言晉侯車有三敗以為秦伯車三敗也今刪定知不
然者以秦是伯爵晉實是侯爵既云侯車敗故知是晉侯
車敗秦伯乍聞車敗謂敗在己不達其旨故致詰問也又
以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何得言晉侯車有三敗者此

謂車有敗壞非兵敗也劉君數生異見以規杜非也　注
巽下艮上蠱　正義曰艮剛巽柔剛上而柔下巽順艮止
既順而止無所爭競可以有事故曰蠱序卦曰蠱者事也
注於周至未聞　正義曰筮者若取周易則其事可推此
不引易意不可知故杜舍此傳文而以周易言之蠱卦彖
云利涉大川往有事也秦晉隔河往而有事亦是秦勝晉
之卦也今此所言不出於易蓋卜筮之書別有雜辭此雜
辭不出周易無可據而推求故云其象未聞　注內卦至
晉象　正義曰筮之畫卦從下而始故以下為內上為外
此言貞風悔山知內為貞外為悔洪範論筮云曰貞曰悔
是筮之二體有貞悔之名也貞正也筮者先為下體而以
上卦重之是內為正也乾之上九稱亢龍有悔從下而上
物極則悔是外為悔也凡筮者先為其內後為其外內卦
為己身外卦為他人故巽為秦象艮為晉象　注晉侯車
三壞　正義曰謂晉之車乘三度與秦戰而敗壞非謂晉
侯親乘之車也杜言晉侯車壞者成上侯車敗之文故也

且晉之車捴爲晉侯亦得云晉侯車也劉炫云此一句是史家序事充卜人之語言秦伯之重三經敗壞乃至於韓而晉始懼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
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
弗使惡其不孫不以爲車右此夷吾之多忌步揚御戎家僕徒
爲右步揚郤犨之父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
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
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
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

春秋正義十一　六十五　吳宥

與人易變易人意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
興外彊中乾狡戾也僨動也氣狡憤於外則血脈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疏亂氣至中乾　正義曰言馬之亂氣狡戾而僨血徧身而動作張脈動起外雖有彊形內實乾蒲陰爲陽內爲陰血在膚內故稱陰血血既動作脈必張竭外言張脈也氣憤於外內必乾燥內血爲力故內涸則起故乾則弱言乾竭者竭涸內盡也內乾則力盡進退不可周旋不能
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
視師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
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

寵爲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
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
不可狃況國乎狃忕也言辟秦則使忕來遂使請戰曰寡
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
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
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列位也苟
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
得因爲幸言必敗壬戌戰于韓原九月十三日晉戎馬還

春秋正義十一　六十六　何用

濘而止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隋泥中疏注九月十三日　正義曰以經書十一月壬戌恐與經壬戌相亂故顯言之下注云十一月壬戌十四日是也公號慶鄭慶鄭
曰愎諫違卜愎戾也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
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
止之輅迎也止獲也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
晉侯以歸經書十一月壬戌十四日經從赴晉大夫反首拔舍
從之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毀服秦伯使辭焉曰二
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

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 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申生言帝許罰有罪今將晉君而西以厭息此語踐厭也 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 罃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罃弘姊妹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絶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荐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 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 免衰絰遭喪之服令行人服此服迎秦伯且告將以恥辱自殺

疏 注罃康至得通 正義曰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即此康公也罃弘連文即言與女簡璧知弘是罃弟簡璧是其姊妹也劉向列女傳說此事云與大子罃公子弘與女簡璧亦以簡璧爲女也此言登臺履薪是自囚之事哀八年傳稱邾子又無道吳子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以此二文知古之宮閉者皆居之於臺以抗絶之俗本作履者履是任足之服故踐者亦稱履是以誤焉定本作履薪 注免衰至自殺 正義曰初死則有免服成則衰絰皆爲遭喪之服傳文於此或有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相見不以玉帛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左傳本無此言後人妄增之耳何以知其然二十二年傳曰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社云婢子婦人之卑稱若此有婢子不當舍此而注彼也又此注云且告夫人將以恥辱自殺若有此辭不煩此注服虔解誼其文甚煩傳本若有此文服虔必應多解何由四十餘字不解一言亦至二十二年始解婢子明是本無之也今定本亦無

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 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所以抗絶令不得通外內 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 若將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 大夫其何有焉 何有猶何得 且晉人慼憂以重我 謂反首拔舍 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 食消 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 任當也 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 公子縶秦大夫恐夷吾歸復相聚爲惡 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 祇適也 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 史佚周武王時大史名佚 無怙亂 恃人亂爲己利 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 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 郤乞晉大夫也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晉侯聞秦將許之平故告呂甥召使迎己 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 恐國人不從故先賞之於朝

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
貳代也圉惠公大子懷公衆皆哭哀君不還國晉於是乎作爰
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
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
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大子圉諸侯
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
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
作州兵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疏作爰田正義曰服虔孔

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杜言爰之於所賞之
衆則亦以爰爲易謂舊入公者今改易與所賞之衆　作
州兵　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
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
州長治之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
兌下震上歸妹之睽䷥兌下離上睽歸妹上六變而爲睽史蘇占之曰
不吉史蘇晉卜筮之史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
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也衁血也貺賜也刲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
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刲無血上承無實不吉之象也離爲中女震爲長男故稱士女西鄰責言
不可償也將嫁女於西而遇不吉之卦故知有責讓之言不可報償歸妹之

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之卦睽乖離之象故曰無相相助也震之離亦
離之震二卦變而氣相通爲雷爲火爲嬴敗姬嬴秦
姓姬晉姓震爲雷離爲火火動熾而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故曰爲嬴敗姬車說其輹
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輹車下縛也丘猶邑也震
爲車離爲火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輹在離則失位
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
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此睽上九爻辭也處
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姪其從姑震爲木離爲火
火從木生離爲震妹於火爲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圉質秦六年其逋逃歸

其國而棄其家逋亡也家謂子圉歸懷嬴明年其死於
高梁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高梁高梁晉地在平陽楊氏縣西南凡筮者用周
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
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爻象則搆虛
而不經故略言其歸趣他皆放此疏遇歸妹之睽　正義曰兌下震上
爲歸妹震爲長男兌爲少女兌說
也震動也少陰而承長陽說以動是嫁妹之象婦人謂嫁
爲歸故名此卦爲歸妹兌下離上爲睽兌爲澤離爲火火
動而上澤動而下乖離之象故名此卦爲睽睽乖也　史
蘇至之虛　正義曰易歸妹上六爻辭女承筐無實士刲
羊無血無攸利此引彼文而以血爲衁實爲貺唯倒其句
改兩字而加二亦耳其意亦不異也二句以外皆史蘇自
衍卦意而爲之辭非易文也易之爻辭亦名爲繇故云其
繇曰刲刺也貺賜也刺所以求血士刲羊亦無血筐所以

承賜女承筐亦無賜皆所求無獲是不吉之象西方鄰國
有責讓之言不可報償也嫁妹者欲其與夫和親而其爻
變爲睽歸妹之值睽爻既嫁而更乖張猶如無助者也言
夫不助妻故乖離也震變爲離離還變爲震震爲雷離
爲火震變爲離是雷變爲火以其雷爲火爲此嬴敗姬言
秦將敗晉也震爲車上六爻在震體則無其應是爲車則
脫其輹離爲火上九爻在離體則失其位是爲火則焚其
旗車敗旗焚是不利於行師若其行師敗於宗族之丘邑
也以其變爲睽卦復就睽卦求之睽卦則上九孤絶失位
是乖離而孤獨也孤獨無助遇寇難則張之弧弧弓也遇
寇張弓怖懼警備亦是不吉之象姪其從姑言兄子其當
從至姑家與同處也在姑家六年其將逋亡逃歸其本國
而棄遺其家室言將棄妻而獨歸也歸家之明年其將死
於高梁之虛筮嫁女而得此卦是不吉之象　注周易至
士女　正義曰易之爻辭無二亦字傳文加之言男亦猶
女女亦猶男其意同也易言血而此言衁知衁是血也睍

賜釋詁文刲刺也廚宰男子之事故刲羊士之功也筐篚
婦人所掌故承筐女之職也上爻與三其位相值一陰一
陽乃爲相應上三俱是陰爻是爲無應動而無人應之所
求無獲故下刺無血上承無實是不吉之象上爻變則是
震爲離離爲中女故稱女承筐震爲長男男稱士故爲士
刲羊王弼以兌爲羊羊謂三也上六處卦之窮仰無所承
下又無應爲女而上承則虛筐而莫之與爲士而下命則
刲羊而無血不應所命也言士發命而莫之應女承筐而
莫之與是不吉之象服虔以離爲戈兵兌爲羊震變爲離
是用兵刺羊之象也三至五有坎象坎爲血血在羊上故
刺無血也震爲竹竹爲筐震變爲離離爲火火動而上其
施不下故筐無實也此士刲羊女承筐是歸妹上六爻辭
直據上六之一爻故杜云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刲無
血上承無實與王輔嗣同則不須變爲離卦自有士女之
義今杜云離爲中女便是據變之後始有此承筐之象既
爲離卦則上九有應所以與易說卦不同者但易之所論

當卦爲義此既用筮法震變爲離故以離震雜說其理與
易不同故服虔亦稱離爲戈兵用變爲說也　注將嫁至
報償　正義曰如杜此言直以遇卦不吉則知言不可償
不知其象何所出也服虔以爲三至五爲坎坎爲月月生
西方故爲西鄰坎爲水兌爲澤澤聚水故坎責之澤澤償
水則竭故責言不可償此取象甚迂杜言虛而不經謂此
類也　注歸妹至助也　正義曰杜意嫁女而遇睽離之
爻即是無相助也不知其象所出服虔云兌爲金離爲火
金火相遇而相害故無助也　注二卦至相通　正義曰
爲震與離通也震既與離通則離亦與震通言此二卦相
通者與下張本震爲雷雷是動離爲火震之離是動來適
火離之震是火往適動欲明火之動熾之意　注嬴秦至
敗姬　正義曰震爲雷離爲火說卦文服虔云離爲日爲
火秦嬴姓水位三至五有坎象水勝火故爲嬴敗姬　注
輹車至宗邑　正義曰子夏易傳云輹車下伏兔也今人
謂之車屐形如伏兔以繩縛於軸因名縛也土之高者曰

丘衆之所聚爲邑故丘猶邑也晉語震爲車也說卦離爲
火也上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輹三亦陰爻是無應也在
離則失位故火焚其旗初三五奇爲陽位二四上耦爲陰
位在離則變爲陽而居陰位是失位也師行必乘車而建
旗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也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
宗邑也服虔云五至三有坎爲水象震爲車車得水而脫
其輹也震爲龍龍爲諸侯旗離之震故火焚其旗也震東
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必敗韓有先君之宗廟故曰宗丘
注此睽至之冢　正義曰睽卦上九云上九睽孤見豕
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
吉彼文甚多此略取之先張之弧謂見寇而張弓故曰遇
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服虔云坎爲寇爲弓故
曰寇張之弧　注震爲至質秦　正義曰釋親云父之姊
妹爲姑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是謂我姪者我謂之姑
注逋亡至懷嬴　正義曰桓十八年傳曰女有家男有
室室家通言耳夫謂妻爲家棄其家謂棄其妻故爲懷嬴

也子圉以十七年質于秦二十二年逃歸是六年乃逋也注惠公至放此　正義曰圉以二十二年歸二十三年惠公死二十四年二月殺懷公于高梁是爲惠公死之明年也此筮之意言六年逋明年死則是逃歸之明年而云惠公死之明年者以二月即死據夏正言之猶是逃歸之明年也但周正已改故以惠公謚之耳春秋筮事既多此占最少其象故杜因而明之云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周易則不可得知本意所取不在周易若盡皆附會爻象以求其事則象非其類事非其實全構虛而不經故略言歸趣而已不能盡得其象也陰陽書以爲春則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時日王相謂此也　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

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變吉凶故先君敗德非筮數所生雖復不從史蘇不能益禍　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詩小雅言民之有邪惡非天所降僔僔沓沓面語背相憎疾皆人競所主作因以諷諫惠公有以召此禍也

疏　韓簡至何益　正義曰卜之用龜灼以出兆是龜以金木水火土之象而告人筮之用蓍揲以爲卦是筮以陰陽蓍策之數而告人也凡是動植飛走之物物既生訖而後有其形象既爲形象而後滋多滋多而後始有頭數其意言龜以象而示人筮以數而告人惠公之意以先君若從史蘇之占不嫁伯姬於秦已便不及此禍尤先君不從卜筮也韓簡之意以爲惠公及禍自由先君獻公廢適立庶之敗德不由卜筮故云先君之敗德既定致公今及此禍可由筮數始生之乎敗德有其象數龜筮從後而知因嫁女於秦見於蓍兆故云史蘇是占縱使當時不從何能加益此禍明禍敗既定龜筮知之從之不能損不從不能益也　注言龜至益禍　正義曰謂象生而後有數是數因象而生也若易之卦象則因數而生故先揲蓍而後得卦是象從數生也上云龜象筮數下直言數不言象者上揔論卜筮故龜筮並言當時唯筮伯姬故下直舉數耳　詩曰至由人　正義曰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下民之有邪惡妖孽非是下自上天今小人僔僔沓沓相對譚語背則相憎主於競逐爲惡者由人耳因以諷諫惠公言善惡由公耳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不妄神道助教唯此爲深

疏　注隱慝至爲深　正義曰慝訓惡也隱蔽之惡不見於外非法令所得繩也其人尊貴非刑罰所能加也忽有震破其廟乃是幽冥加罪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故章其事以感動之人使自懲肅也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知此欲以懼愚人也中下之主亦信此妖祥之事謂身爲惡行神必加禍以此不妄動作易稱聖人以神道設教故云神道助教唯此事爲深因此遂汎解春秋諸有妖祥之事皆爲此也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　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恃齊救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　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名武鄉　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

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爲秦所殺）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謂三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言還惠公位諸侯咸服復可當一霸之功）疏注言還至之功　正義曰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知不然者呂甥之言勸秦伯而納晉侯假稱君子之意若納晉君可以更當一役之功欲深勸秦伯若直論韓戰之役於秦未有深利何肯納也故杜別爲其說劉炫以服義規之雖於理亦通未爲殊絶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爲一牢）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蛾析晉大夫）對曰陷君於敗（謂呼不往誤晉師失秦伯）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丁丑月二十九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箕子殷王帝乙之子紂之庶兄）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征賦也）疏注唐叔至庶兄　正義曰唐叔晉始封之君晉世家文也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止云親戚不知爲父也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杜以爲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其意言耳歷檢諸書不見箕子之名唯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其然否

春秋正義卷第十一

春秋正義卷第十二　僖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莊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隊於四遠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 疏 注隕落至而書 正義曰隕落釋詁文公羊傳曰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臨聞見先後而記之也傳稱隕星也則石亦是星而與星隕文倒故解之彼見星之隕不見在地之驗此見在地之石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故文異也三十三年隕霜者亦見在地之霜不見在天之驗故霜上言隕與此同也星石霜言隕雪雹螽言雨者其狀似雨者稱雨不似雨者即稱隕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 疏 注是月至故書 正義曰月令諸言是月皆是前事之月知此是隕石之月也石隕鷁退俱是宋事事相類而同時告故重言是月嫌同日也告者不以鷁退之日告故言是月以異之鷁水鳥者相傳爲然春秋考異郵云鷁者毛羽之蟲生陰而屬於陽洪範五行傳曰鷁者陽禽鷁字或作鶂廣志云鶂古退飛者今以其首爲船頭莊子云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博物志云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亦孕其也鳥飛不能自退傳言風也是鳥高飛遇風而退却也公羊傳曰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是亦隨見先後而書之魯史而記宋事知其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無傳稱字者貴之公與小斂故書日 疏 注稱字至書日 正義曰季是其字友是其名猶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雙舉劉炫以季爲氏而規杜過非也炫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無傳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無傳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臨淮郡左右 疏 注臨淮郡左右 正義曰淮水[illegible][illegible]入海其路甚長會于淮者必是會于水旁不得會于水內杜欲指其處無以可明故云臨淮郡左右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但言星則嫌星使石隕故重言隕星 疏 注但言至隕星 正義曰下云風也是風使鷁退此若直言星也則嫌是星使石隕故重言隕星以明所隕之石即是星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則星之在上其形不可知也古今之說星隕至地皆言爲石經書在地之驗故言隕石傳本在天之時故言隕星不知星之在上其形亦是石也爲當既隕始變爲石聖賢不說難得而知

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六鷁遇迅風而退飛風高不爲物害故不記風之異

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 祥吉凶之先見者襄公以爲石隕鷁退能爲禍福之始故問其所在 疏 注祥吉至所在 正義曰中庸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則事之先見善惡異名吉之先見謂之祥凶之先見謂之妖此擬大祥者彼對文耳書序云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五行傳

太斉牂白祥之類惡事亦稱爲祥祥是惣名公問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故杜并以吉凶解之言吉凶先見皆爲祥也襄公以爲石隕鷁退能爲禍福之始故問其所在蓋當應其在已故問之　對曰今茲魯多大喪　今茲此歲　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魯喪齊亂宋襄不終別以政刑吉凶他占知之　疏　注魯喪至知之　正義曰此三者叔興止言其事不說知之所由或觀政教刑法或他事別有占驗故云別以政刑他占知之言知之不由石鷁也劉炫云政者若周大夫入陳竟見官職不脩君臣南冠如夏氏知簡夷將亂子貢見公執玉卑知其替死也刑者若夷吾忌克多怨君子知其不終也吉凶有二陰陽調序四海平燭時吉也陰陽錯逆寒暑失度民多癘疫五穀不登時凶也父慈子孝君義臣忠人吉也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人凶也　退而告人曰君失

春秋正義十二

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言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爲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　疏　注言石至告人　正義曰劉炫云言是陰陽之事也則知事由陰陽若陰陽順序則物皆得性必無妖異故云陰陽錯逆所爲非人吉凶所生也傳稱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洪範咎徵曰狂恒雨若之類皆言人有愆失乃致陰陽錯逆而占陰陽錯逆非人所生者石隕鷁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宋襄公不問己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異將來始有吉凶故答云是乃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言將來若有吉凶協此石鷁之異耳非始從石鷁而出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爲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鷁之間是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叔興若以實對當云由君愆失致有此異今乃別以政刑他占橫說齊亂魯喪自以對非其實恐爲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以此言也服虔云鷁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鷁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是劉炫用服義爲說也今刪定以杜注云石鷁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則陰陽錯逆自然有此非由人事之失致此錯逆又吉凶不由石鷁所生故傳云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是吉凶不由石鷁石鷁不由於人則吉凶之來別由人行得失耳故釋例云或異而無感或感而不可知如此之類是也其傳云亂則妖災生洪範曰狂恒雨若此皆假之陰陽以爲勸戒神道助教非實辭也但聖賢之說未知孰是故兩載其義以俟後賢　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君問吉凶不敢逆之故假他占以對　疏　注積善至以對　正義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凡文言文也言將來吉凶由人行所致行善則有吉行惡則有凶吉凶自由於君不

春秋正義十二　四

從石鷁而出吾不敢逆君之心故假他占以對之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十五年齊伐厲以救徐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　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汾水出大原南入河　疏　注狐廚至入河　正義曰汾水從平陽南流折而西入于河臨汾縣在汾水北狐谷疑是狐廚乃在縣之西北則狐廚受鐸皆在汾北狄自北而侵南涉汾水至于昆都昆都在汾南也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爲王室難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終管仲之言事在七年　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　鄫爲淮夷所病故　城鄫

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役人遇厲氣不堪久駐故作妖言）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項國今汝陰項縣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疏 注項國至諱之 正義曰知非師少不言師而言諱之者沈云襄十三年傳云用大師焉曰滅此旣稱滅故知用大師劉炫云案傳齊人以爲討討其滅國非討用師旣不諱滅何以諱師炫謂將卑師少稱人不可自言魯人故不稱師炫不達此旨以爲將卑師少以規杜過非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今魯國卞縣）疏 夫人至于卞 正義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今出會齊侯無譏文者凡夫人之行得禮失禮皆書其事善惡自明故於文悉無褒貶此時公爲齊人所止夫人會以釋之纔使違禮不合貶責 九月公至自會（公旣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與僖公八同盟赴以名）疏 注與僖至以名 正義曰元年盟于檉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五年于首止七年于寗母八年于洮九年于葵丘十五年于牡丘四年與屈完盟于召陵諸侯皆在公亦與焉故爲八也同盟相赴以名者謂當時兩君但與其父盟亦得以名赴其子耳與僖盟旣多故不復通數莊閔也

傳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氏楚與國婁林役在十五年） 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征河東置官司在十五年） 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過十月不產懷子曰孕）疏 注過十至曰孕 正義曰十月而產婦人大期又家語云人十月而生故知過期過十月也易稱婦孕不育說文云孕懷子也 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卜招父梁大卜） 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圉養馬者不聘曰妾）疏 注圉養至曰妾 正義曰昭七年傳曰馬有圉牛有牧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是也 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宦事秦爲妾） 師滅項（師魯師） 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淮會在前年冬諸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 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內諱執皆言止） 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聲姜僖公夫人齊女） 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恥見執故託會以告廟）疏 猶有至諱之也 正義曰實無諸侯之事而言至自會者尚似有諸侯之事焉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 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 鄭姬生孝公（公子昭） 葛嬴生昭公（公子潘） 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 宋華

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疏注雍巫至易牙 正義曰周禮掌食之官有內雍外雍此人爲雍官名巫而字易牙也 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爲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八日）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孝公）夏師救齊（無傳）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大崩曰敗績甗齊地）狄救齊（無傳救四公子之徒）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八月無丁亥日誤）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者史異辭傳無義例）疏注狄稱至義例 正義曰決上狄救齊不稱人也於例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謂中夏諸侯之例此稱邢人是將卑師少者夷狄既無爵命非有君臣之別文多稱戎稱狄令君臣同文或單稱狄或稱狄人是時史異辭非襃貶也穀梁傳曰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其意以爲上已救齊今復伐衛救齊故進之稱人左氏無此義故爲史異辭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說）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霸故）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利故）故以鑄三鐘（古者以銅爲兵傳言楚無霸者遠略）疏注楚金利 正義曰考工記云吳越之劍是也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孝公立而後得葬）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公名）衆不可（不聽衛侯讓）而後師于訾婁（陳師訾婁訾婁衛邑）狄師還（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言邢所以終爲衛所滅）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命曰新里秦取之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傳例不以名爲義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 疏 注稱人至從赴 正義曰此云宋人執滕子下云邾人執鄫子二君於傳無不道之狀而皆稱人以執是宋公欲重其罪以罪及民告故史從而書之以示虛實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爲辭國史承之書之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傳隨而著其本狀以明得失也滕子鄫子皆稱人以執宋欲重二國之罪故以不道赴或名或不名從所告之文也傳具載子魚之辭以虐二國之君見義明非罪也杜言書名從赴者諸侯被執其罪與不罪直以執者稱人稱侯爲異傳例不以書名爲義釋例曰諸見執者已在罪賤之地書名與否非例所加故但言執某侯也其意言被執已是罪賤書名更無可加故不復以名爲義既不以爲義而被執者有名與不名知其皆從赴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絲傳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 疏 注曹雖至見圍 正義曰哀十二年傳曰諸侯之會侯伯致禮地主歸餼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傳曰曹人致餼禮也春秋諸會於國都者即以國都名爲會地地主不序於列此會地於曹南則在曹之郊也在曹之都而曹人在列是曹雖與盟而心猶不服秋宋人圍曹傳曰討不服也以不服而被圍知此地以曹南即是不服之狀明是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以此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以秋見圍知此時不服故決言之

鄫子會盟于邾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鄫乃會之於邾故不言如會 疏 注不及至如會 正義曰諸侯盟于曹南鄫子欲往會之未至於曹諸侯既罷以邾既盟訖故如邾會之本意欲往會盟未至於曹諸侯已去其實至於邾國故書會盟于邾言其意欲盟也二十八年踐土盟下云陳侯如會彼謂往至會所此不至會所故書其所至而不言如會襄七年鄬之會下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亦不至會所而云如會者其意欲會而死道身喪故亦書其所至義與此同但卒執事異故文異耳鄫子不及曹南而至於邾國蓋宋公知其在邾故使邾子執之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也鄫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爲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爲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 疏 注稱人至他命 正義曰昭十一年楚執蔡世子友用之與此執鄫子用之皆惡其無道直書用之言其君用畜牲所以惡楚宋也惡宋而以邾自用爲文者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他命非質宋亦所以惡邾也傳稱用之于社而經不書社故云赴不及也劉炫規過云執蔡世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于社今刪定知不然者以莊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今鄫子既同畜牲而用當云邾人用鄫子于社今不云于社故知赴不及則昭十一年執蔡世子友用之亦赴不及也

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伐邢在圍曹前經書在後從赴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地於齊齊亦與盟 疏 注地於至與盟 正義曰地於齊者言即以齊爲所盟之地也傳稱陳穆公請脩桓公之好而爲此盟明是齊亦與盟地於齊而齊不序諸盟會以國都而地主不列於序者地主亦與盟會皆以此而知之耳

梁亡以自亡爲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 疏 注以自至惡梁 正義曰諸侯受命天子分地建國無相滅之理此以自亡爲文不書所取之國以爲梁國自亡非復取者之罪所以深惡梁耳非言秦得滅人國也釋例曰作事不時則怨讟動於民彼梁伯者虛輿無度之功詐稱無害之寇遂溝其宮以溢百姓之心開大國之志是奴黨之先倒自亡之實應故不言秦滅梁而以自亡

爲文

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爲此冬梁亡傳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

疏欲以屬東夷　正義曰㬎訓聚也殺鄫子以懼東夷使東夷聚來歸己也齊桓以德屬諸侯諸侯聚歸齊桓　注睢水至用祭　正義曰釋例曰汴水自滎陽受河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國譙郡沛國至彭城縣入泗凡水首從水出謂之受流歸他水謂之入漢書之例爲然言汴從河出睢從汴出也次謂水旁也下云用諸淫昏之鬼則此祀不在祀典故云此水次有妖神妖神而謂之社

傳言以屬東夷則此是東夷之神故言東夷皆社祠之劉炫云案昭十年季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彼亳社舊不用人社何以知此社殺人而用祭乎今知不然者彼傳云始用人於亳社故知舊來不用此云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既不言始明知舊俗用之劉取彼而規杜過非也

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司馬子魚公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爲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

疏注司馬至用馬　正義曰爾雅釋畜馬牛羊豕犬雞謂之六畜周禮謂之六牲養之曰畜用之曰牲其實一物也此云六畜不相爲用昭十一年傳曰五牲不相爲用彼注不云馬而以其餘當之明其俱爲祭祀所用彼此同也周禮校人春祭馬祖鄭玄云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爲龍馬六畜之言先祖者唯此一文而已以外牛羊之等其祖不知爲何神也謂若祭馬先不用馬略舉一隅據有文者言之耳沈氏云春秋說天苑主牛又有天雞天狗天豕以馬祖類之此等各有其祖

小事不用大牲

疏小事不用大牲　正義曰雜記言釁廟用羊門夾室皆用雞隱十一年傳稱鄭伯之詛使卒出豭行出犬雞如此之類皆是不用大牲也

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三亡國魯衛邢

疏注三亡國魯衛邢　正義曰齊語云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弒死國絶無嗣桓公使高子存之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狄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是也衛則狄滅之矣魯邢不滅而言亡者美大齊桓之功耳

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宋公二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其

月二十二日執鄫子故云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恐其亡國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盟不脩地主之禮故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

旬而不降崇崇侯虎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寡妻嫡妻謂大姒也刑法也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

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溝塹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經二十年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疏注魯城至文也　正義曰魯城南門本名稷門今新作者新脩彼稷門更令高大因改名高門此事非有所據魯人相傳云然今時魯人其言猶如此也新者易舊之意作者興事之辭皆是更造之文也劉賈先儒皆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故爲此言以異之釋例曰言新意所起言作以興事通謂興起功役之事摠而言之不復分別因舊與造新也夏郜子來朝無傳郜姬姓國疏注郜姬姓國　正義曰二十四年傳富辰所云郜之初封文王之子聃

之弟以後更無所聞唯此年一見而已無時君謚號不知誰滅之五月乙巳西宮災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疏注西宮至六年　正義曰穀梁以西宮爲閔公之廟僖宗廟在左不得稱西宮也公羊傳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此注取公羊爲說故云公別宮也鄭人入滑入例在襄十三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失土功之時凡啓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今僖公脩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傳嫌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疏

注門戶至之例　正義曰傳唯言啓塞從時不知啓塞之言意何所謂服虔云闔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脩闔扇孟冬脩鍵閉從時從此時也傳既云作門不時更發從時之例則啓塞之事當是城門之類安得以爲闔扇鍵閉細小之物乎若是仲春孟冬傳何以不言春冬而直云從時知從何時豈止明作傳不了待月令而後明哉故杜更爲別說雖杜之言亦無明證正以門戶道橋所以開人行路故以爲啓城郭牆塹所以障蔽往來故以爲塞雖言無所據而理在可通此二事者皆官民之所開閉終當須之不可一日而闕言從時者特從壞時而脩之不得拘以土功時月也此新作南門者當時不是傾壞僖公欲脩飾使高大耳非開閉之急得待土功閒月令以日至之後興造此門故以土功之制譏之云書不時也傳既譏僖公作門不時嫌門戶牆塹之類交急之事亦待土功之月故別起從時之例言啓塞不須待時其新作門須待時耳杜云城郭謂之塞亦得從壞時而治之所以春秋築城每云

書不時者謂非因破壞而輙脩理故謂之不時釋例曰門户道橋城郭牆塹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闕者也故特隨壞時而脩之皆當其時而訖不必用土功之常時也故傳旣曰書不時又曰啓塞從時重發以明二義其他急事亦包之也魯城南面三門隱公元年開一門故今南有四門僖公意更繕治高大稷門非啓塞之義而以日至之後興功故經書春傳曰書不時言失土功之時也啓塞之事皆得從宜而脩之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 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鬭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

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詩召南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是亦量宜相時而動之義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 屈己之欲從衆之善 以人從欲鮮濟 爲明年鹿上盟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無傳爲邢故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爲盟主故在齊人上 夏大旱 雩不獲雨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 疏 注雩不至不收 正義曰春秋之例旱則脩雩雩必爲旱而經或書雩或書旱者雩而得雨喜雩有益書雩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此時雩不獲雨故書旱也周之夏即今之二月三月四月也於時方欲下種此月不雨未能成災而書夏大旱者此後雖得少雨而終是不堪生殖從夏及秋五稼悉皆不收不收之後擇最早之月而書之故書夏大旱也劉炫云大旱而不書饑者傳本是歲也饑而不害故不書饑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盂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 執宋公以伐宋 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爲諸侯所疾故揔見衆國共執之文 冬公伐邾 無傳爲邾滅須句故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無傳獻宋捷也不言宋者執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使來不稱君命行禮 十有二月癸丑公

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諸侯旣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爲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 疏 注諸侯至諸侯 正義曰諸侯之被執者皆不書其釋釋而公不與又不告故魯史不得書之此由公往與盟見其得釋故書之耳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此盟亦揔言諸侯不書其國似是公之後期故辟之魯先不屬楚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非後期也公非後期而揔書諸侯者此則會盂之諸侯並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自謂前已歷序故後揔言耳非爲魯公變文也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

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謂軍敗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 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為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 【疏】注巫尪至焚之 正義曰周禮女巫職云旱暵則舞雩此以為旱欲焚之故知巫尪女巫也并以巫尪為女巫則尪是劣弱之稱當以女巫尪弱故稱尪也或以為尪非巫也巫是禱神之人尪是瘠病之人二者非一物也尪是病人天恐雨入其鼻俗有此說不出傳記義或當然故兩解之也檀弓云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鄭玄云尪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又曰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鄭玄云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彼欲暴人疾而求雨故鄭玄以為覬天哀而下雨此欲燒殺以求雨故杜以為天哀之而不雨意異故解異也禮記既言暴尪又別言暴巫巫尪非一物記言暴人之疾則尪是病人或說是也 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 穡儉也勸分有無相濟 【疏】注穡儉也 正義曰穡是愛惜之義故為儉也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如此之類皆是務為儉也務為儉穡而脩城郭者服虔云國家凶荒則無道之國乘而加兵故脩城郭為守備也 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不傷害民 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

十七

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為二十二年戰泓傳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 司主也大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四國封近於濟故世祀之 以服事諸夏 與諸夏同服王事 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 須句成風家 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 明祀大皞有濟之祀保安也 蠻夷猾夏周禍也 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夏亂諸夏 【疏】注此邾至諸夏 正義曰蠻夷猾夏舜典文猾訓為亂故云亂諸夏也此注引昭二十三年傳當云叔孫婼曰徧檢古本皆作豹字蓋注後即寫誤 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 紓解也為明年伐邾傳

十八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顓臾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滅奔及反其君皆略不備書唯書伐邾取須句 【疏】注須句至須句 正義曰上傳云須句子則須句子爵故云雖別國而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襄公之世鄅國屬魯

故知如顓臾之比略不備書也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邾人縣公胄于魚門故深恥之不言公又不言師敗績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略稱人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得恤寡小之禮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怒鄭至楚故伐之爲下泓戰起初平王之東遷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滅平王嗣立故東遷洛邑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也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疏其禮先亡矣正義曰其中國之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疏注允姓至年信正義曰昭九年傳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是此戎爲允姓也彼注云瓜州今敦煌則陸渾是敦煌之地名也徙之伊川復以陸渾爲名故至今爲陸渾縣十一年傳稱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則伊洛先有戎矣而以今始遷戎爲辛有言驗者蓋今之遷戎始居被髮祭野之處故耳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嬴氏秦所妻子圉懷嬴也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婢子婦人之卑稱疏注婢子婦人之卑稱正義曰曲禮云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是婢子爲婦人之卑稱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傳終史蘇之占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富辰周大夫大叔王子帶十二年奔齊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爲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鄰猶近也孔甚也云旋也疏詩曰至孔云正義曰詩小雅正月之篇也毛傳云洽合鄰近云旋也言王者和合親比其近親則昏姻甚迴旋而相歸附其詩之意欲令王親親以及遠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傳終仲孫湫之言也爲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起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卑小也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矜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

省戒懼

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顯明也思辭也命不易哉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 疏 敬之至易哉 正義曰詩周頌羣臣進戒成王之辭言爲國君者宜敬之哉敬之哉天之道唯明見思言天之臨下善惡必察奉承天命不易哉言其承天命甚爲難 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 疏 蜂蠆有毒 正義曰說文云蠭飛蟲螫人者也蠆毒蟲也方言云蠭燕趙謂之蠓螉其小者謂之蠮螉通俗文云蠆長尾謂之蠍蠍毒傷人曰蛆張列字或作蜇 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冑兜鍪魚門邾城門 疏 注冑兜鍪 正義曰說文云冑兜鍪也首鎧也書傳皆云冑無兜鍪之文言兜鍪舉今以曉古蓋秦漢以來語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君興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泓水司馬曰子魚也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

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 疏 注門官至盡也 正義曰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諸侯之禮亡其官屬不可得而知此門官蓋亦天子虎賁氏之類故在國則守門師行則在君左右近公故盡死也殲盡釋詁文舍人云殲衆之盡也 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 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 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之後 不鼓不成列恥以詐勝 疏 不鼓不成列 正義曰軍法鳴鼓以戰因謂交戰爲鼓彼不成列而鼓以擊之是詐以求勝故注云恥以詐勝 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勍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陳列天所以佐宋 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 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 疏 且今至吾敵也 正義曰言用兵之法前敵無問彊弱不可遺留且復若留彊者還爲己害故曰且今之陳上不被損傷材力彊者皆能與吾相敵若其不殺還來害我是以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思義於二毛之人 雖及胡耇 疏 雖及胡耇 正義曰謚法保民耆艾曰胡胡是老之稱也釋詁云耇壽也舍人曰耇觀也血氣精華觀竭言色赤黑如狗矣孫炎曰耇面如凍梨色似浮垢老人壽徵也 獲則取之何有於

二毛今之勍者謂與吾競者胡耇元老之稱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恥不果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己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殺敵人則本可不須鬬疏若愛至服焉○正義曰如猶不如古人之語然猶似敵耶不敢若愛彼重傷則不如本勿傷之若愛其二毛不欲傷害則不如早服從之何須與戰三軍以利用也爲利與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衆之聲氣疏注鼓以至聲氣○正義曰言金鼓以聲氣謂佘鼓佐士衆之聲氣下文聲盛致志者謂士衆由聞金鼓聲氣滿盛能致勇武之志以擊前敵爲此前敵儳巖未陳鼓而擊之可也注不言金當以金有止衆之時不是盡以聲氣故也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是錞鐲鐸皆助鼓以聲氣其鐃則鳴之以止鼓大司馬教戰法亦云三刺之後乃鼓退鳴鐃且却哀十一年傳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杜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是金有止鼓之時非盡用以聲氣注不言金見此意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巖未整陳

丙子晨鄭文夫人芉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還過鄭鄭文公夫人芉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疏注楚子至鄭地○正義曰以芉是楚姓姜是齊姓故云楚女齊女耳亦無明文言之二者共以夫人冠之蓋俱是夫人禮無二適而有兩夫人者當時僭恣不如禮也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師縉楚樂師也俘所得囚馘所截耳疏注師縉至截耳○正義曰書傳所言師曠師曹師蠲師觸之類皆是樂師知此師縉亦樂師也釋詁云俘取也馘獲也李巡云囚敵曰俘伐執之曰取郭璞云今以獲賊耳爲馘毛詩傳曰殺而獻其耳曰馘鄭箋云馘所格者左耳也然則俘者生執囚之馘者殺其人截取其左耳欲以計功也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閾門限疏注閾門限○正義曰釋宮云柣謂之閾孫炎曰柣門限也經傳諸注皆以閾爲門限謂門下橫木爲外內之限也戎事不邇女器邇近也器物也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丁丑楚子入享于鄭爲鄭所饗九獻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疏注用上至禮畢○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案儀禮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以酬賓乃成一獻之禮九獻者九爲獻酬而禮始畢也楚實子爵以霸主自許故鄭以極禮待之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品數百也疏注庭中至百也○正義曰饗禮既亡庭實所有及所加籩豆無以言之然鄭注周禮享禮兼燕禮食禮與飧禮略同掌客云饔餼之禮其死牢如飧之陳上公飧五牢飪一牢陳在西階之前正鼎九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從北南陳又有陪鼎三膷鼎一在牛鼎之後臐鼎一在羊鼎之後膮鼎一在豕鼎之後腥四牢陳於東階之前牢別九鼎無陪鼎也侯伯飧四牢飪一牢腥三牢子男飧三牢飪一牢腥二牢其陳列皆如上公又上公醯六十甕從陳於庭碑東醢六十甕從陳於碑西侯伯醯醢百甕子男八十甕其陳如上公又上公米百有二十筥橫陳於醯醢之間侯伯百筥子男八十筥陳如上公此飧禮庭實之物饔餼亦然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鄭注云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

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然籩數亦然其籩豆之物者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穣榛實加籩之實蔆芡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此等所陳雖爲祭祀下云賓客亦如之是賓客與祭祀不異故三十年饗有昌歜白黑形鹽公食大夫禮亦有昌本之屬此云加籩豆六品必是此等之物但傳文不具無以言之　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籩豆籩豆禮食器享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芊女也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不以壽終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言楚子所以師敗城濮終爲商臣所弑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三同盟

疏注三同盟　正義曰茲父以九年即位其年盟于葵丘十五年于牡丘唯與會同此二盟而已而云三者并數盟于薄釋宋公也案經盟于薄始云釋宋公則盟薄之時宋公未得與盟而數之者以凡盟之法皆舍其前惡結其後好故宣十五年楚人圍宋圍後始盟及城下之盟皆是其事今釋宋公之後恐楚人伐宋宋公恨楚故盟以結之若未釋宋公之前何須盟誓但經文欲顯公會之事故盟在釋前劉炫以宋公不與薄盟而規杜氏非也

秋楚人伐陳

疏楚人伐陳　正義曰傳稱楚成得臣帥師伐陳則是楚之貴卿也而稱人者釋例曰楚之君臣最多混錯此乃楚之初興未閑周之典禮告命之書自生異同猶秦之辟陋不與中國準故成二年以上春秋未以入例也如杜被言楚不以得臣名告故稱人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會復召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終子魚之言得死爲幸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子玉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地皆陳邑頓國今汝陰南頓縣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叔伯楚大夫薳呂臣也以爲子玉不任令尹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貴仕貴位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必矜功爲亂不可不賞

九月晉惠公卒經在明年從赴懷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子圉亡人重耳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偃子犯也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未期而執

矣以不召子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下可以貳辟罪也疏注名書至罪也　正義曰策簡策也質形體也古之仕者於所臣之人書己名於策以明繫屬之也拜則屈膝而委身體於地以明敬奉之也名繫於彼所事之君則不可以貳心辟罪釋詁文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

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爲二十四年殺懷公張本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故傳言書曰子以明之疏注成公至明之　正義曰何休膏肓難左氏云杞子卒宜當用夷禮死乎故解之此杞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卒者人之終於終貶之見其終身行夷禮也於時杞實稱伯唯此獨稱子是仲尼以文貶之稱子貶之而曰子者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四夷之君爵不過子故貶之爲子言如夷狄之大國耳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

則赴以名禮也隱十年已見今重發不書名者疑降爵故也此凡又爲國史承告而書例赴以名則亦書之謂宋同盟不然則否謂同盟而不以名告辟不敏也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之宜不同故傳重詳其義疏不書至敏也　正義曰隱七年已有例矣今重發者釋例曰杞侯庳爵嫌有異同故傳重發不書之例又更發凡者以明雖覺赴有法若戎翟之國或亦承告而書不必然正也赴以名則亦書之者謂諸侯雖不同盟或以名赴也不然則否辟不敏者謂雖同盟而赴不以名則亦不書名以審違謬也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事在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

而享其生祿享受也保猶恃也疏享其生祿　正義曰人以祿生故謂之生祿於是乎得人以祿致衆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報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趙夙弟顛頡魏武子武子魏犫司空季子胥臣臼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疏注胥臣至大功　正義曰胥氏也臣名也晉有臼邑蓋食采於臼邑字季子而爲司空之官故名氏互見也不言狐毛賈佗而獨舉此五人者賢而有大功故也顛頡歸晉尋即被戮而言大功者當爲從亡之時有大功也晉語稱公子長事賈佗佗非不賢蓋傳文意之所在便即言之未必五人皆賢於賈佗狄人伐廧咎如廧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疏注廧咎至隗姓　正義曰

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傳曰討赤狄之餘焉彼言赤狄之餘知是赤狄之別種也女曰叔隗季隗知爲隗姓也

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 趙盾宣子 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 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 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 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 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 乞

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 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爲天賜 稽首受而載之

疏 乞食至載之 正義曰晉語云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

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 四馬爲乘八十匹也 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 齊桓既卒知孝公不可恃故 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 姜氏重耳妻恐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

疏 及齊至殺之 正義曰晉語云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曰民生安樂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有終焉之心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

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無去志故怒

疏 醒以戈逐子犯 正義曰晉語云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肉其知饜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吾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

行 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 薄迫也駢脅合幹

疏 及曹至觀之 正義曰斷其裸以上爲句裸謂赤體無衣也駢脅非裸不見故欲觀其裸伺其浴乃逼迫以觀之晉語云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孔晁云諜候也微蔽也 注薄迫至合幹 正義曰薄者逼近之意故爲迫也說文云駢脅并幹也肋脅骨也廣雅云脅幹謂之肋孔晁云駢公子脅幹是一骨故欲觀之通俗文曰腋下謂之脅如此諸說則脅是腋下之名其骨謂之肋幹是肋之別名駢訓比也骨相比迫若一骨然

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 若遂以爲傅相 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

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贈送也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啓開也疏天之所啓　正義曰啓開也凡是天開道者非人所能及欲令鄭伯禮之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疏天其或者　正義曰天意不可必知故言或者謂天意或當然也君其禮焉男女同姓

其生不蕃蕃息也疏男女至不蕃　正義曰禮取妻不取同姓辟違禮而取故其生子不能蕃息昌盛也晉語曰同姓不昏懼不殖也又曰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故也黷則生怨怨亂育災災育滅姓是故取妻辟其姓畏亂災也周禮不得取同姓彼遂演說其意耳未必取同姓者皆滅姓也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大戎狐姬之子故曰姬出離外之患奔亡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疏注國語至卿才　正義曰晉語云僖負羈言於曹伯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才三人從之可謂賢乎宋公孫

言於襄公曰晉公子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僖負羈言有卿才公孫固說其名氏知是一物故并引之晉鄭同儕儕等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

舍若不獲命三退不得楚止命也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弭弓末無緣者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周旋相追逐也疏注弭弓至逐也　正義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李巡曰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兩頭曰弭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弭謂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二說雖反俱以弭爲弓末也詩云載櫜弓矢則弓矢所藏俱名櫜也昭元年傳伍舉請垂櫜而入注云示無弓則櫜亦受弓之物方言云弓藏謂之鞬此櫜鞬二物必一弓一矢以鞬是受弓故云櫜以受箭因對文而分之耳孔晁云馬鞭及弓分在兩手欲辟右帶櫜鞬之文故云左執子玉請殺之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志廣而體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肅敬也

忠而能力【疏】廣而至能力　正義曰廣大者失於奢僭故美其能儉也文華者失於傲
慢故美其能有禮也能欲者失於褊急故美其能寬容也忠誠者未必有力故美其能勤也此四者每兩事相反而
美其能兼有之晉侯無親外內惡之晉侯惠公也吾聞
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
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
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
妻子圉謚懷公故號爲懷嬴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匜沃盥器也揮湔也
【疏】注匜沃至湔也　正義曰説文云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盥澡手也從臼水臨皿然則匜者盛水

器也盥謂洗手也沃謂澆水也懷嬴奉匜盛水爲公子澆水令公子洗手既而以濕手揮之使水湔污其衣故去揮
湔也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公子懼
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因以謝之【疏】注去上至謝之　正義曰晉語說此事云公子
欲辭司空季子子犯子餘勸取之乃歸女而納幣且逆孔晁云歸懷嬴更以貴妾禮迎之也服虔云申意於楚子申
於知己降服於懷嬴屈於不知己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
衰之文也有文辭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
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
晉必能匡王國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疏】

注六月至放此　正義曰杜言全引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劉炫規過云案春秋賦詩有雖舉篇名不取首章之義者
故襄二十七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乃是卒章又昭元年云令尹賦大明之首章既特言首章明知舉篇名
者不是首章今刪定知不然者以文四年賦湛露云天子當陽又文十三年文子賦四月是皆取首章若取餘章者傳皆指
言其事則賦載馳之四章綠衣之卒章是也所以令尹特言大明首章者令尹意特取首章明德故傳指言首章與餘別
也杜言多取首章言多則非是總皆如此劉以春秋賦詩有不取首章以規杜氏非也趙衰曰重
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
一級辭公子稽首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
重耳敢不拜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爲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
月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
書出者譏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於周【疏】天王出居于鄭　正
義曰出居實出奔也出謂出畿內居若移居然天子以天下爲家所在皆得安居故爲天子別立此名釋例曰天子
以天下爲家故傳曰凡自周無出今以出居爲名而不書奔殊之於別國晉侯夷吾卒
文公定位而後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
告入也納重耳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

羈絏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羈絏馬繮【疏】注羈馬羈絏馬繮　正義曰說文云羈馬絡頭也又曰馬絆紲係也少儀云犬則執紲牛則執紖馬則執靮服虔云一曰犬繮曰紲古者行則有犬杜今正以紲爲馬繮者紲是係之别名係馬係狗皆得稱紲彼對文耳散則可以通巡於天下用馬爲多故主於馬耳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此白水猶詩言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疏】注子犯至皦日　正義曰諸言有如皆是誓辭有如日有如河有如皦日有如白水皆取明白之義言心之明白如日如水也有如上帝有如先君言上帝先君明見其心意亦同也投其璧于河質信於河濟

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桑泉在河東解縣西解縣東南有臼城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距重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解縣西北有郇城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懷公奔高梁高梁在平陽楊縣西南再發不告者言外諸侯入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于策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舊臣故畏爲文公所偪害將焚公宮

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在五年君命一宿女即至即日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田獵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披所斬文公衣袂也【疏】夫袪猶在　正義曰袪辭也彼時斬袪之恨今日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

人狄人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爲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義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疏】蒲人至狄乎　正義曰言獻公之時君爲蒲人惠公之時君爲狄國人余未事君何有恩義於君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言有人在蒲在狄爲君猶是也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若反齊桓己將自去不須辱君命行者甚衆豈唯刑臣披奄人故稱刑臣【疏】行者至刑臣　正義曰公言女其行乎欲使之出奔也公若反齊桓念舊惡則出奔者甚衆多矣豈唯刑臣一人乎言畏罪者皆將去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

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 秦穆公女文嬴也 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爲之紀綱 疏 注新有至紀綱 正義曰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恐晉人情不可信故秦伯以兵衛文公也說文云綱維紘繩也紀絲別也則綱是維之大繩紀者別理絲縷諸門戶僕隸之事皆使秦卒共之與晉人爲紀綱謂爲之首領主帥也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 頭須一曰里鳧須豎左右小吏 疏 注頭須至小吏 正義曰一曰里鳧須者史記謂之里鳧須與傳文不同必有一課故辨出其別不敢正之鄭玄周禮注云豎未冠者之

官名 其出也竊藏以逃 文公出時 盡用以求納之 求納文公 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 疏 沐則心覆 正義曰韋昭云沐則低頭故心反覆也 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言弃小怨所以能安衆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 二子伯儵叔劉 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 原屏樓三子之邑 趙姬請逆盾與母 趙姬文公女也盾狄女叔隗之子 子餘辭 子餘趙衰字 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 卿之嫡妻爲內子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 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 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

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 蒙欺也 難與處矣 疏 下義至處矣 正義曰在下者以貪天之功爲立君之義是下義其罪也在上者以立君之勳賞盜天之罪是上賞其姦也居下者義其罪是下欺上也居上者賞其姦是上欺下也如此上下相欺蒙難可與並居處矣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 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 其母曰亦使知

之若何既不求之且欲令推達言於文公對曰言身之文也
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
是乎與女偕隱偕俱也遂隱而死晉侯求之
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
人旌表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緜上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
入滑在二十年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
伐滑堵俞彌鄭大夫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子
周大夫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怨王助衛爲滑請
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
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無親
疏也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疏大上至及
也○正義曰曲禮云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鄭玄以大上
爲帝皇之世其次謂三王以來則以大上其次爲世代之
先後也襄二十四年傳曰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杜以立德謂黃帝堯舜立功謂禹稷立言謂史佚周任則
以人之賢愚爲上次非復年代之先後也然則大上謂人
之最大上上聖之人也以德撫民唯能是用不簡親疏也
其次聖之人則親其所親以漸相及而至於遠人爲下
周公親親之事張本也周公亦是上聖不以德而先親者

制法爲後不獨爲身聖人之身不恃親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
封建親戚以蕃屛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
故廣封其兄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
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山陽
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酆國在始平鄠縣東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
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凡蔣邢茅
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東郡燕縣西
南有胙亭疏昔周至胤也○正義曰伯仲叔季長幼之次也
故通謂國衰爲叔世將亡爲季世昔周公傷彼

夏殷二國叔世疏其親戚令使宗族之不同心以相扞輔
至於滅亡故封立親戚爲諸侯之君以爲蕃籬屛蔽周室
言封此以下文武周公之子孫爲二十六國也此二十六
國武王克商之後下及成康之世乃可封建畢矣非是一
時封建非盡周公所爲富辰盡以其事屬周公者以武王
克殷周公爲輔又攝政制禮成一代大法雖非悉周公所
爲皆是周公之法故歸之於周公耳昭二十八年傳曰昔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
人彼言由其克商乃得封建兄弟歸功於武王耳亦非武
王之時已建五十五國其後不復封人也昭二十六年傳
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屛
周昭九年傳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屛周則康王之
世尚有封國非獨周公時也且見於經傳者管叔蔡叔霍
叔周公攝政之初以流言見黜則三叔之國已是武王封
矣尚書康誥之篇周公營洛之時始封康叔于衛洛誥之
篇周公致政之月始封伯禽于魯書傳稱成王削桐葉爲

廷以封唐叔如此之類不得爲武王封也凡蔣邢茅胙周公之胤也豈周公自封哉固當成王即政之後武至成王之時始封之耳　注弔傷至兄弟　正義曰弔傷但是悼往之辭咸訓爲皆故爲同也昭六年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謂三代之末世知此二叔亦二代之末世也二代之末疎其親戚以至滅亡周公創其如此故制禮設法親其所親廣封兄弟以自蕃衛也蕃屏者分地以建諸侯使與京師作蕃籬屏扞也鄭衆賈逵皆以二叔爲管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玄詩箋亦然案其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傷其作亂始封建之馬融以爲夏殷叔世故杜同之　注十六至縣東　正義曰文之昭者自后稷以後一昭一穆文王於次爲穆故文子爲昭武子爲穆昭二十八年傳稱武王兄弟之國十五人此十六彼十五者人異故説異耳非武王時十五而周公加一也此十六國所在之地蔡郕霍衛郜曹滕七國

當時皆在已經解訖霍在閔元年原在隱十一年郇在此年春亦已解訖其毛聃閼故唯解管雍畢酆也武穆四國晉時見在故唯解應韓邘也周公之胤邢國見在隱七年解訖凡祭閼故唯解蔣茅胙也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詩屬小雅　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棣也鄂鄂然華外發不韡韡言韡韡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韡韡然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致韡韡之盛莫如親兄弟　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鬩訟爭貌言內雖不和猶宜外扞異族之侵侮

疏召穆至其侮　正義曰常棣之詩周公所作故周語説此事云周文公之詩曰即明是周公作也召穆公厲王時人於時周德既衰兄弟道缺召穆公思周德之不善致使兄弟之恩缺收合宗族於成周爲設燕會而作此周公樂歌之詩曰常棣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不韡韡而光明乎以衆華俱外發實韡韡而光明以喻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彊盛而有光輝乎言兄弟和睦實彊盛而有光輝兄弟和睦則彊盛如是然則凡今日天下之人欲致此韡韡之盛莫如兄弟之相親也其四章曰兄弟或有自不相善可爭訟于牆內若有他人侵之則同心合意外禦其他人之侵侮也　注類善至小雅　正義曰類善釋詁文糾者聚合之意故爲收也召穆公厲王宣王之臣詩江漢序云命召公平淮夷經曰王命召虎是也思周德之不善故知是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也召穆公於東都會宗族蓋當宣王之時若當厲王之時天子踈之召公雖則聚會不能使之親也於會之上作此周公之樂歌欲感切宗

族使相親也劉炫云杜云常棣詩屬小雅明是周公所作也　注常棣至韡然　正義曰常棣棣釋木文也舍人曰常棣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山中有棣樹子似櫻桃可啖鄂鄂然華外發者華聚而發於外鄂鄂然而光明也不韡韡乎言其實韡韡也古之人語有聲而倒者詩文多有此類　注鬩訟爭貌　正義曰釋言云鬩很也孫炎云相很戾也李巡本作恨注云相怨恨以心相怨恨而爲鬩是爲爭訟貌也　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懿美也　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暱親也　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崇聚也

疏庸勳至姦之大　正義曰親暱尊是愛敬之辭也即從與是依就之意也其庸即用也用其有功勳者親其親族親者暱其道路近者尊其有賢行者此四事是德之大者也即訓就也就其耳聽者從其目昧者與其心頑者用其口嚚者此四事是姦之大者也勳親近賢據事上爲名聾昧頑嚚據身上爲名以狄無他事故於耳目心口之上爲惡名耳下文各以四事覆之唯棄嬖寵而用三良是言鄭伯之賢與上文倒隨便言耳杜言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如杜此注則謂鄭伯尊賢與上文尊賢乖者能用三良則是鄭伯之賢王則當尊此鄭伯但杜注省略耳

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是其勳也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於諸姬爲近道近當暱之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屛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變周召親兄弟之道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頹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未忘禍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武之功業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二子周大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

疏王德狄人　正義曰荷其恩者謂之爲德古人有此語也

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狄固貪惏王又啓之

疏狄固貪惏　正義曰方言云殺人取財曰惏

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厭猶已也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奔齊在十二年王復之在二十二年又通於隗氏隗氏王所立狄后王替隗氏替廢也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

疏注周禮至二人　正義曰周禮無御士之官唯夏官大僕之屬有御僕下士十有二人掌王之燕令鄭玄云燕居時之令以親近王故欲爲王禦寇

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先后惠后也誅大叔恐違先后志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坎欿周地在河南鞏縣東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

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原毛皆采邑 疏 注原毛皆采邑　正義曰此原伯毛伯蓋是文王之子原毛之後世爲王臣仍爲伯爵或本封絶滅食采畿内故云皆采邑也 王出適鄭處于氾鄭南氾也在襄城縣南 疏 注鄭南至縣南　正義曰南氾是襄城縣南則鄭之西南之竟南近於楚西近於周故王處于氾及楚伐鄭師于氾皆以爲南氾其東氾在中牟縣南去鄭城既近三十年秦晉圍鄭秦軍氾南故爲東氾名隨其所近而言也 大叔以隗氏居于温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十六年殺子華故 好聚鷸冠鷸鳥名聚鷸羽以爲冠非法之服 疏 注鷸鳥至之服　正義曰釋鳥云翠鷸李巡曰鷸一名爲翠其羽可以爲飾樊光云青羽出交

州郭璞云似燕紺色生鬱林説文云翠青羽雀也案漢書尉佗獻文帝翠鳥毛然則鷸羽可以飾器物聚此鷸羽以爲冠也 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非法 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閒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衷猶適也 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詩曹風刺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 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詩小雅詒遺也慼憂也取其自遺憂 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夏書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爲宜 疏 注夏書至爲宜　正義曰此是大禹謨之文以謨爲事故傳通以其篇爲夏書彼孔安國云水土治曰平五行序曰成水土既治是地平其化五行既序是天成其施杜雖不見孔傳於義亦不相違也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皇武子鄭卿 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事祭宗廟也膰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 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 疏 注宋弔至謝之　正義曰禮弔喪之法皆主人拜其弔者謝其勤勞平者不荅拜以其爲事而來不自同於賓客此皆據弔及主人敵禮以上若其臣下來弔則主人不拜宋是先代之後王以敵禮待之故拜其來弔其餘諸侯則否 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禮物事事加厚善鄭能尊先代 冬王

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鄙野也 敢告叔父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 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官守王之羣臣 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二子周大夫 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叔帶襄王同母弟 天子凶服降名禮也凶服素服降名稱不穀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

疏省視官具　正義曰鄭伯與三大夫每日親自省視當國官司令具其器用送之於死而後聽其私政也

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得先君後己之禮衛人將伐邢

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正卿

國子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爲明年滅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

邢衛邢同姬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疏注衛邢至罪之　正義曰曲禮曰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名傳云同姓也故名然則諸侯位貴居尊故不斥其名書名則是罪絶之事故云罪之也夏四月

癸酉衛侯燬卒無傳五同盟疏注五同盟　正義曰燬以元年即位四年

盟于召陵五年于首止八年于洮九年于葵丘十五年于牡丘皆魯衛俱在是五同盟也宋蕩伯

姬來逆婦無傳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竟迎婦

非禮故書疏注伯姬至故書　正義曰伯姬魯女而以宋蕩冠之知爲宋大夫蕩氏妻也婦者對姑之文姑

即伯姬故知自爲子來逆婦公羊傳曰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

踰竟是婦人越竟逆婦非禮也以非禮故書之紀裂繻來逆女此云逆婦者姑自來逆故即稱婦也宋有蕩氏者宋

桓公生公子蕩蕩生公孫壽壽生蕩意諸意諸之後以蕩爲氏則此人字蕩也故云蕩氏妻宋殺其

大夫無傳其事則未聞於例爲大夫無罪故不稱名秋楚人圍陳納頓

子于頓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言遂明一事也子王稱人從告頓子不言歸與師

見納故疏注頓迫至納故　正義曰圍陳而納頓子明頓子迫於陳而出奔也楚人納之知其出奔楚也

公羊傳曰何以不言遂兩之也一舉兵而行此兩意非因前生後故不言遂明此圍陳納頓子正是一事釋例曰傳

稱諸侯納之曰歸今經諸稱納者皆有興師見納之事不待例而自明故但言納不復言歸歸納不須兩見故云頓

子不言歸與師見納故葬衛文公無傳冬十有二月癸亥

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洮魯地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

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莒慶不稱氏未賜族疏注洮魯至賜族　正義曰八年盟于洮杜云曹地三

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不得爲魯地注誤耳禮先君既葬則嗣子成君此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釋例曰文公

欲平莒於魯未終而薨故衛子尋父之志魯人由此亦嘉文公之好此孝子之至感而人情之所篤故成公雖已免

喪至於此盟會降以在喪自名猶武王伐紂稱大子發[illegible]經隨而書子傳從而釋之曰脩文公之好也是說書子[illegible]

之事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

城掖以赴外殺之疏掖以赴外　正義曰[illegible]文云掖持臂也謂執[illegible]

臂投之城外也掖本持臂之名遂謂臂下脅上爲掖是因名轉而相生也正月丙午衛侯

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

國子莫余敢止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秦伯師于

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

如勤王勤納王也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仇為平王侯伯捍輔周室疏繼文之業　正義曰言欲繼文侯之功業而使信義宣布於諸侯今日納王是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為吉疏注黃帝至為吉　正義曰大戴禮五帝德曰黃帝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晉語云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韋昭注云濟當為擠擠滅也史記稱黃帝伐炎帝之後于阪泉之野炎帝即神農也黃帝將戰卜得吉兆今卜復得彼兆故以為吉也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為己當此兆故曰不堪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之睽䷥兌下離上睽大有九三變而為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為三公而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得位而說故能為王所宴饗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言卜筮協吉疏戰克而王饗　正義曰卜遇黃帝吉兆是戰克也筮得大有是王享也且是卦也方更揔言二卦之義不繫於一爻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辭讓秦師使還順流故曰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大叔在溫故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既行享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宥助也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疏注闕地至而下　正義曰隱元年傳曰闕地及泉隧而相見是闕地通路曰隧也天子之葬棺重禮大尤須謹愼去壙遠而闕地通路從遠處而漸邪下之諸侯以下棺輕禮小臨壙上而直縣下之故隧為王之葬禮諸侯皆縣柩而下故不得用隧晉侯請隧者欲請以王禮葬也曰王章也章顯王者與諸侯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已秋秦晉伐鄀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鄀縣疏注鄀本至鄀縣　正義曰言本在商密者據在後移鄀故

鄀以爲本耳其實此時在商密後始遷於鄀縣國至於縣而滅故彼縣專得鄀名當此秦晉伐鄀之時國名爲鄀所都之邑名商密楚以申息之師戍商密者正謂戍鄀國也析是鄀之別邑戍以居析地爲商密之援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鬬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商密鄀別邑今南鄉丹水縣戍守也二子屯兵於析以爲商密援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析縣隈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爲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傅城不欲令商密知囚非析人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掘地爲坎以埋盟之歃血加盟書其上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戍亦敗故得囚二子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晉者秦爲兵主遂圍陳納頓子于頓爲頓圍陳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諜閒也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夫也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狐溱狐毛

之子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鄟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脩文公之好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勃鞮披也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疏注言其至行也　正義曰杜以徑猶行者以傳文爲徑故釋爲行上讀爲義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飢餒下屬爲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非也故使處原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向莒地甯速衛大夫莊子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公逐齊師遂至齊地故書之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疏齊人至弗及　正義曰於例將卑師少稱人將卑師衆稱師此來去一也而師人異文者穀梁傳曰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此傳無解或如穀梁之言美公能逐其師若言追大師然變文以美公猶嘉季子之獲而書莒挐也公追戎于濟西不言所至此言至酅者美公遠追能遠至齊地故書之也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曰不書侵伐我有辭也此齊人侵我討洮向二盟與莒和好我亦無罪而書侵者於時晉文初起諸侯無伯齊侯是桓公之子欲以盟主自居魯不告齊而私爲此盟非有正禮可辭齊侯容得侵伐故從本文夏齊人伐我北鄙孝公未入魯竟先使微者伐之衛人

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公子遂魯卿也乞不保得之辭疏注公子至之辭〻　正義曰公子遂名書於經則是卿也而去大夫者大夫是揔辭也今定本爲魯卿乞則自我之心得否在於彼國乞者執謙之意不保必得之辭釋例曰凡乞者深求過理之辭執謙以偪成其計故雖小國之乞大國大國之乞小國亦皆從不與謀之例臧宣叔郤錡乞師是也然則與謀者彼此合計同謀共行乞師者取彼之力我獨用之故不從與謀之例公羊傳曰乞者何卑辭也曷爲内外同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穀梁亦同其意以爲兵凶器戰危事用師必有死傷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借故皆以乞爲名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傳例曰師

能左右之曰以公至自伐齊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茲丕時君之號莒夷無謚以號爲稱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洮盟在前年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勞齊師疏注勞齊師　正義曰犒者以酒食餉饋軍帥之名也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勞苦謂之勞也魯語云使展喜以膏沐犒師使受命于展禽柳下惠疏注柳下惠〻　正義曰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是其所食之邑名謚曰惠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謚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爲惠乎門人從以爲謚莊子云柳下季者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尊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疏注如而至當恐　正義曰服虔云言室屋皆發撤撤椽在如縣罄孔晁曰縣罄但有桷無覆蓋杜以下云野無青草言在野無青草可食明此在室無資糧可取故改如爲而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劉炫云如罄在縣

下無粟帛炫乃以服義規杜非也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載書也大師職之職主也大公爲大師兼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率循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聚衆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

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襄仲居東門故以為氏臧文仲為襄仲副使故不書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

疏注祝融至其祀　正義曰楚世家云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高辛氏火正帝嚳命曰祝融帝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季連季連羋姓楚其後也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不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事文王曾孫熊繹成王封於楚是祝融鬻熊皆為楚之遠祖也自祝

融至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不知出何書故劉炫規杜云計其間出有一千二百年略而言之則百年為一世計父子為十二世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今刪定知不然者以其間或兄弟伯叔相及皆為君故年多而世少或可轉寫誤劉更無別文以意而規杜氏未為得也　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

疏注熊摯至夔子　正義曰傳言熊摯有疾是以失楚明是適子有疾不得嗣位楚世家無其事不知熊摯是何君之適何時封夔案鄭語孔晁注云熊繹玄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亦不知何所據也　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廢其常祀而飾辭文過　秋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成得臣令尹子玉也鬭宜申司馬子西也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　叛楚即晉　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己

疏凡師至曰以　正義曰能左右者為欲左則左欲右則右故注云謂進退在己釋例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謂求助於諸侯而專制其用征伐進退帥意而行故變會及之文而曰以施於匹敵相用者若伯主之命則上行於下非例所及也吳雖大國順蔡侯之請自將其衆唯蔡侯之命故亦言以吳子此傳例稱師則諸不言師者皆不用以為例也以之於言所涉甚多劉賈許穎既不守例為斷又亦不能盡通諸以唯雜取晉人

執季孫以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尹氏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隨示以義數事而已又云諸稱以皆小以大下以上非其宜也尋案晉侯以季孫歸又非下以上也荆以蔡侯歸亦非小以大也　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偪齊　楚申公叔侯戍之為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　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春秋正義卷第十二

春秋正義卷第十三　僖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十九年與魯大夫盟于齊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弗地曰入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

疏 注傳言至兵故 正義曰此年傳云楚子及諸侯圍宋則是楚子親自來也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公爲楚子在宋而往會之明與楚子共盟也明年傳晉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其下始云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由此而言楚子初來圍宋必親至宋國使子玉主兵明年見晉之盛身始去之獨留子玉於宋耳杜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今言楚人不得爲楚子之身也子玉楚之正卿宜書其名今書曰楚人非子玉也故以恥不得志以微者告也若然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杜云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以賤者告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杜云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略稱人則以彼二解義亦得通但傳有子玉在宋之文故據子玉解之所以引通其義也初圍宋在此年冬楚子入居于申乃是明年三月圍至明年不克始是不得志耳非是初圍之時爲不得志也杜意當以此爲明年始告告以今冬圍耳下句即有公會諸侯于宋楚未來告而公得往會之者公傳聞即往非待告也其書圍宋之事必待專使來告傳聞行言不得書也然若成十三年公會諸侯伐秦傳稱戰于麻隧秦師敗績而經無戰敗之事杜云時公在師復不須告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即如彼言公見其事不復須告此時公會諸侯于宋即是親見宋圍何以不即書之而云待楚告者案檢上下襄十一年公會晉侯云云伐鄭傳稱鄭人行成下言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杜云二盟不書不告二十五年公會晉侯云云于夷儀傳稱伐齊齊人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杜云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書二十六年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晉人執甯喜以歸杜云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此三事者公雖在會不告不書所言不須告者皆謂公親行其事麻隧公親在戰故云不復須告此時公往與盟不與圍宋故圍宋之事必待告乃書既以微者來告猶序諸侯之上者春秋之例會同以國大小爲序征伐則以主兵在前此序諸侯之上由楚主兵故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疏 注諸侯至宋地 正義曰陳蔡鄭許皆是楚之屬國楚子帥而與之圍宋往年公使公子遂如楚乞師始與之通和好魯非楚之屬國圍宋之事公不與謀直聞其在宋往會之耳非是楚來召公公自往會之非後期也言此者文七年扈之盟爲公後期不序其國而摠曰諸侯此亦摠曰諸侯有後期之嫌故明之非爲後期而摠稱諸侯即上圍宋之諸侯也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常例也圍稱楚人以微者告魯此與諸侯盟會必是楚子親之不復別言楚子者上已歷序諸侯遂令楚子當楚人之處即從摠文故不復曲序之也凡盟會以國爲地者必國主與其盟會此時宋方見圍無嫌與盟故直以宋地也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

子杞先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今擯朝者始於朝禮終
而不全異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公卑杞杞不共也杞用夷禮故貶之夏
齊孝公卒有齊怨前年齊再伐魯不廢喪紀禮也
弔贈之數不有廢疏不廢喪紀　正義曰周禮小司徒掌喪紀之禁令庖人掌喪紀之庶羞樂記曰喪麻
哭泣所以節喪紀也言喪紀者多矣喪紀者喪事之揔名諸侯相於唯有弔贈故注云弔贈之數不有廢也秋
入杞責無禮也責不共也楚子將圍宋使子文
治兵於睽子文時不爲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終朝而畢不
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
蔿子玉爲令尹故蔿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賀子玉堪其事蔿賈尚
幼後至不賀蔿賈伯嬴孫叔敖之父幼少也子文問之對曰
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
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
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
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疏貫三人耳　正義曰耳

助句也　國老皆賀　正義曰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然則國老者國之卿大夫士之致仕者
也　子之至國也　正義曰二十三年子玉伐陳城頓而還子文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
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子文忍子玉矜功爲亂故授令尹冀以靖國家此舉其前言以非之　過三
至入矣　正義曰若使爲帥過三百乘其必不能入前敵矣冬楚子及諸侯圍
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宋莊公孫先軫曰
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軫晉下軍之佐原
軫也報宋贈馬之施疏注先軫至之施　正義曰劉炫云下蒐于被廬先軫始佐下軍此時未爲下軍之佐
以規杜氏知不然者以文欲救宋即蒐被廬先軫此語與蒐相近不知未蒐之前先軫身作何官故以蒐後下軍之
佐明之然先軫後年亦爲中軍帥不云中軍帥者相去既遠又隔下軍之佐故杜不言之狐偃曰
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
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偪齊於是乎蒐于
被廬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被廬晉地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
復大國之禮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
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
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疏謀元帥　正義
曰元長也謂將帥之長軍行則重者居中故晉以中軍爲尊而上軍次之其二軍則上軍爲尊故閔元年晉侯作二

軍公將上軍。說禮至本也　正義曰說謂愛樂之敦謂
厚重之詩之大旨勸善懲惡書之爲訓尊賢伐罪奉上以
道禁民爲非之謂義詩書義之府藏也禮者謙卑恭謹行
歸於敬樂者欣喜歡娛事合於愛揆度於內舉措得中之
謂德禮樂者德之法則也心說禮樂志重詩書遵禮樂以
布德習詩書以行義有德有義利民之本也晉語云文公
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縠可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好先
王之法者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不忘
百姓請使郤縠公從之　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
也。君其試之疏夏書至試之　正義曰夏書言用臣之法賦取也取人納用以其言
察其言觀其志也分明試用以其功考其功觀其能也而
賜之車服以報其庸庸亦功也知其有功乃賜之古人之

春秋正義十三　五

法如此君其試用之　注尚書至功也　正義曰此古文
虞書益稷之篇漢魏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堯典
至胤征凡二十篇摠名曰虞夏書以與禹對言故傳通謂
大禹謨以下皆爲夏書也古本作敷納以言明庶以功
作賦庶作試師受不同古字改易耳賦稅者取受之義故
爲取也庸功釋詁文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
庸文雖略同此引夏書非舜典也　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
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命
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使欒
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
右荀林父中行桓子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

之二十年入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
則苟疏注狐毛偃之兄　正義曰晉語偃辭曰毛之知
生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　注
無義則苟生　正義曰未知君臣之義不作
長久之圖苟且爲生以過朝夕是未安其居於是乎出
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
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
明於見疏入務至生矣　正義曰利民之事非止一塗
用之信晉語說文公爲政云棄責薄斂施舍分災救
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務稽勸分省用足
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皆是利民之事民懷生者謂有懷
義之心不復苟且偷生既厚民皆懷戀居處　注未
明於見用之信　正義曰信是人之所用若未伐原示信

春秋正義十三　六

民未明於信是人用故傳云未宣
其用云見用者言信見爲人所用於是乎伐原以
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求
多明徵其辭重言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
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
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
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疏文之教也　正義曰論語云上
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
莫敢不用情今晉侯以義信禮敎民然後用之是文德之

敎也明年傳君子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
攻注云以文德敎民而後用之謂此役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晉侯者書衛兩來告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恐不爲遠近所信故顯書其罪

疏注公子至其罪　正義曰經言買傳言叢名買字叢或字相似而一謬也周禮司刺掌三刺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鄭玄云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訊言也內殺大夫也及成十六年刺公子偃皆書刺者若云用彼三刺之法言問臣吏萬民皆言合殺乃始殺之以示不枉濫也此三刺之法位在外朝雉門之外皐門之內故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

於此訊之也魯史獨書此名所以異於外也公羊以爲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以爲諸侯不得專殺故諱言刺之其意小異於此公實畏晉殺子叢以說晉言戍衛者叢之所爲又歸罪於叢言不終戍事故殺之恐不爲遠近所信故顯書子叢之罪也然魯殺子叢本有兩意謂楚云不卒戍謂晉云叢欲戍衛今經之所書書謂楚之辭不書謂晉之辭者以魯先與楚同好恐楚疑之故顯書不卒戍之罪以告屬楚諸侯心實畏晉未敢宣露故經不書告晉之辭蘇云公子買不卒戍者告晉楚之辭也謂晉云公子買比來戍衛今不使終其戍事是以殺之謂楚云比令公子買爲楚戍衛其買不終戍事是以殺之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畀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癸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

疏注畀與也　正義曰劉炫云公羊傳曰畀者何與也其言以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何休云宋[illegible]人者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衆共之穀梁傳曰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注云畀上與下之辭故不以侯畀公案傳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則田亦稱人非爲斷獄故稱人也若不使晉侯與宋公自可改其畀名何以名之爲畀而使義不得與也若與宋人豈宋國卑賤之人得獨受曹伯而治之乎二傳之言皆不得合左氏當以人爲衆辭舉國而稱之耳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大崩曰敗績

疏注宋公至敗績　正義曰於例將卑師衆稱師此齊宋秦皆文稱師則將非尊者傳云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次于城濮及其交戰唯言晉師陳于莘北說晉之將帥與楚相敵都不言齊宋公卿知其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沈

氏云定四年戰于柏舉傳稱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杜云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令宋齊秦屬晉而書之者彼柏舉之戰唐師幷屬吳蔡與之同陳故不書此齊宋師等雖屬晉猶異陳故得書之傳稱子玉及陳蔡之師皆在於陳而不書者楚人恥敗告辭略故史不得書之劉炫規過以爲晉人告略令知不然者但於此戰時魯猶屬楚凡禍福相告必同好之國故知楚人來告也楚人來告不言陳蔡者恥其諸國皆在不能敵晉故略言楚人而已若其晉告則應矜其勝事以少敗多何肯略其陳蔡而不告也劉以爲晉人來告而規杜氏非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子玉違其君命以取敗稱名以殺罪之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

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經書
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經傳必有誤
疏 注踐土至有誤　正義曰傳稱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不書子虎知子虎臨盟不與歃定四年傳稱踐土之盟其
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
莒期其次與會不同者會之班次以國大小爲序及其盟
也王臣臨之異姓爲後故載書之次與會異也定四年召
陵之會傳稱祝佗言於萇弘曰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
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萇弘說告劉子乃長衛侯於盟如彼
傳文則踐土召陵二盟衛皆先蔡而經書諸國之序二會
皆蔡在衛先者釋例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踐土載書
齊宋雖大降於鄭衛斥周而言上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
其餘雜盟未必皆然踐土召陵二會蔡在衛上時國次也
至盟乃正其高下者敬恭明神本其始也是言盟會異文
之意也如釋例之言王官之宰臨盟乃以異姓爲後則二
十九年翟泉之盟王子虎在焉宣七年黑壤之盟王叔桓

公臨之彼二盟亦當異姓爲後與會異次也八年洮之盟
王人在列杜指王官之宰則卑者未必能別同姓異姓若
無王官之伯則以大小爲序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爭
先是其餘雜盟不先同姓之文也周禮典命云諸侯之適
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
男叔武是衛侯之弟未得從世子之法嘗位受盟舊無正
禮其班位高下出於主會之意以其非王命所加使從未
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於鄭伯之下蓋晉文之意使然

陳侯如會　無傳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疏 陳侯如會　正義曰沈
氏云八年鄭伯云乞盟此直云如會者彼及其盟故
云乞盟此則不及其盟又陳侯不乞故與彼文異

公朝于王所　無傳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　疏 注王在至王所　正義曰穀梁傳曰
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是其由非京師故稱王所也
公羊傳曰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曷爲不言天
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其意言晉文公召王來踐土左傳
於此無召王之事直云作王宮于踐土杜云襄王聞晉戰
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則以王意自往非晉召之不同公羊說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復其位曰復歸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入由于叔武故以國逆爲文例在成十八年

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衛大夫雖爲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奔例在宣十年　疏 注元咺至十年　正義曰宣十年齊崔氏
出奔衛傳曰書曰崔氏非其罪也文八年
宋司城來奔傳言司城蕩節於府人而出故書以官貴之
也然書官及氏爲貴則書名不是賢文以元咺訴君於晉
所訴雖直令君陷罪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書其名從本文也

陳侯款卒　無傳凡四同盟　疏 注凡四同盟　正義曰款以十三年即位十五年盟
于牡丘十九年于齊二十一年于薄二十七年于宋

魯陳俱在是四同盟也

秋杞伯姬來　無傳莊公女歸寧曰來

公子遂如齊　無傳聘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例在九年宋
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
稱子而在鄭上傳無義例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　疏
注陳共至貶也　正義曰陳侯款經不書葬正以稱子知
其先君未葬也宋襄稱子九年葵丘會也陳共公稱子此
會也陳懷公稱子定四年召陵會也其班次上下傳無義
例故疑主會所次非褒貶也桓十六年公會宋公衛侯陳
侯蔡侯伐鄭杜云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二十九
年翟泉之盟秦人在陳蔡之下傳歷序諸侯之卿而有秦
小子憖杜云秦小子憖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彼二
事班失其次杜以後至釋之知此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

非後至者杜以後至爲説亦無明文正以國之大小班序先定今乃退在小國之下因向戍有後至之譏故取以爲說耳未成君者例無定式不知所由故言蓋爲疑辭疑主會之意亦未必不由後至而降之禮雜記云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然則待之如君在本班者爲得禮也晔其班者出自主會之意天王狩于河陽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晉實召王爲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爲辭壬申公朝于王所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闕文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稱人以執罪及民也例在成十五年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疏晉人至京師　正義曰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彼不言之此言之者公羊傳曰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左氏無此義正是史異辭耳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元咺與衛侯訟得勝而歸從國逆例者明衛侯無道於民國人與元咺諸侯遂圍許會温諸侯

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曹伯襄復歸于曹晉感侯獳之言而復曹伯故從國逆之例遂會諸侯圍許言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疏注晉感至之例　正義曰侯獳愛君以請此曹伯從國逆之例成十六年曹人再請於晉乃釋成公而云曹伯歸自京師從外納之文者彼國人請君自是恒事此侯獳貨筮史致其誠心晉侯感其言而特釋之所以顯侯獳故從國逆例也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胥臣司空季子晉侯齊侯盟于斂盂斂盂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襄牛衛地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召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謂楚人不卒戍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殺子叢在楚救衛下經在上者救衛赴晚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

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眾也舍墓爲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聲疏輿人至於墓　正義曰此謀字或作誦涉下文而誤耳其云誦者皆誦如詩賦此稱舍於墓直是計謀之言不得爲誦今定本作謀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飧璧之施魏犨顚

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疏 勞之至何有　正義曰二子有從行之勞未得厚賞故言勞苦之大不嘗圖謀其報此小惠於何有義恨公忘己而念彼也 爇僖負羈氏［爇燒也］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以病故自安寧］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 疏 注距躍至勵也　正義曰詩稱魚躍易言龍躍則躍是舉身向上之名禮記婦人踊不絕地則踊亦向上之名詩云踊躍用兵則踴躍二事勢相類也

說文云躍迅也踊跳也然則躍以疾生名故以距躍爲超越言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曲踊以曲爲言則謂向上跳而折復下故以曲踊爲跳踊耳言直上向下而已以傷病之人而再言三百不可爲六百跳也杜言百猶勵亦不知勵何所謂蓋復訓勵爲勉言每跳皆勉力爲之 立舟之僑以爲戎右［舟之僑故虢臣閔二年奔晉以代魏犨爲先歸張本］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宋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未肯戰］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求救於齊秦］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爲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內故曰入］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戍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故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郤］

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無求過分］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軍志兵書］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當用此三志］疏 軍志至謂矣　正義曰允當則歸謂信當分理則須歸還無求過分決戰取勝也知難而退謂知前敵之難則須退避也有德不可敵謂必知敵彊不須與競也此三志者與晉相遇之謂矣劉炫云此志三云者情有淺深允當則歸謂彼雖可勝得當則還言前人弱於己也知難而退謂勝不可必早自收歛言前人與己敵也有德不可敵謂必知彼彊不須與競言前人彊於己也三者從弱至彊摠言晉之謂矣指言晉彊於己也 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子越椒也鬭伯比之孫］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

慝之口閒執猶塞也讒慝若蔿賈之言謂子王不能以三百乘入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疏注楚子至益之　正義曰宣十二年傳欒武子說楚事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是楚有左右廣也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蓋兵車之名名之爲廣因即以車表兵謂屬西廣之兵也文元年商臣以宮甲圍成王是東宮兵也周禮司馬凡制軍百人爲卒知六卒六百人也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衞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

圍衞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衞封曹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衞爲己功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言將爲諸侯所怪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衞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

而後圖之須勝負決乃定計公說乃拘宛春於衞且私許復曹衞曹衞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爲報背惠食言以亢其讎亢猶當也讎謂楚也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直氣盈飽我退而楚還我

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疏先軫曰子與之　正義曰以子犯言爲無理故先言子與之欲令子犯與子玉復衞封曹既言此以荅子犯然後復言其不可之理更別爲之立計使私許復曹衞以攜之　背惠食言　正義曰釋詁云食僞也孫炎云食言之僞尚書湯誓云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孔安國云食盡其言僞不實也哀二十五年傳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食言者言而不行如食之消散後終不行則前言爲僞通爲僞言爲食言故爾雅訓食爲僞也　注直氣盈飽　正義曰素訓爲空忿怒之氣空腹不食直氣盈飽也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大夫

也小子慭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楚師背鄢而舍鄢丘陵險阻名晉侯
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
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
足念舊惠公疑焉疑衆謂己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
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晉國外河而內山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
姬楚實盡之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思小惠
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

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嗑也是以懼子犯曰
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
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荅夢【疏】注鄢丘陵險阻名　正義曰兵法右背
山陵前左水澤楚師背鄢而舍知其背丘陵也蓋所舍之處有丘陵名鄢其處有險阻也　注盬嗑也　正義曰盬
之爲嗑未見正訓蓋相傳爲然服虔云如俗語相罵云嗑女腦矣子玉使鬬勃請
戰鬬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
之得臣與寓目焉寓寄也晉侯使欒枝對曰
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

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獲
止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鬬勃令戒勑子玉子西之屬戒爾
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旦晉車七百
乘韅靷鞅靽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脩備
【疏】注五萬至脩備　正義曰說文云韅著掖皮也靷引軸也鞅頸皮也此注與說文不同蓋以時驗而爲解
也驂馬挽車有皮在背者有約胷者有在腹爲帶者有繫絆其足者從馬上而下次之在後正謂在足是也傳唯舉
四事文無所結舉其小事皆具言其駕乘脩備明諸事皆備也晉侯登有莘之虛
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

小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輿曳柴亦是也己
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
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
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鬬宜申子上鬬勃胥
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
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
使若大將稍卻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曳柴起塵詐爲衆走楚
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

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
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
唯中軍完是大崩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
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鄭地今滎
陽卷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鄉役之三月鄉猶曏也城濮役之前三
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
子人九行成于晉子人氏九名疏鄭伯至而懼　正義曰致其師者致
其鄭國之師許以佐楚也戰時雖無鄭師要本心佐楚故既敗而懼　注子人氏九名　正義曰桓十四年鄭伯使

其弟語來盟傳稱子人來盟杜云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爲子人氏七年傳子華云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
今子人九必是語之後也杜譜以九爲雜人謬矣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
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疏晉欒至衡雍　正義曰此二
盟及上文晉侯齊侯盟于斂盂皆不書者皆不告也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
百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鄭伯傅王用平禮
也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己酉王享醴命晉侯
宥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
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以策書命晉侯爲伯也周禮九命作

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賜之大輅之服戎
輅之服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二輅各有服疏注以策至寵晉　正義曰周語稱晉文公初立
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叔興賜文公命注國語者皆以爲大宰文公即王子虎也今尹氏又在王子虎之上故以
爲皆卿士唯叔興是大夫或云皆大夫皆字妄耳九命者大宗伯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
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注大輅至有服　正義曰周禮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
賓同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金路以封同姓知大輅是金輅也革路以即戎言戎輅戎車即周
禮之革路二輅各有服者周禮司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凡兵事韋弁服金輅祭祀所乘其大輅之服當謂鷩冕
之服戎輅之服當謂韋弁服也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彤赤弓玈

黑弓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矢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秬鬯一卣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
卣器名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
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逖遠也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疏注彤赤至
征伐　正義曰彤赤玈黑舊說皆然說文彤從丹玈從玄是赤黑之別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王弓弧弓以授射甲
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玄云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
受王弓矢之賜者考工記弓人云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往體來體若一謂
之唐弓之屬然則唐大是弓强弱之名彤玈是弓所漆之色王弧則合九而成規唐大合七而成規夾庾合五而成
規司弓矢又有八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

謂散射鄭注約考工記云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三分一在前二在後鍭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恒矢之屬軒輖中其枉殺矰恒弓所用絜鍭茀庳弩所用彼司弓矢既云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此天子賜諸侯弓矢使用之以戰則彤矢玈矢當彼枉矢也但弓矢相配彊弓用重矢弱弓用輕矢既唐弓大弓彊弱中其恒矢軒輖亦中又司弓矢云恒矢庳矢用諸散射鄭玄云散射謂禮射及習射也此賜弓矢則禮樂之事彤矢玈矢或當恒矢也玈弓矢千具於彤而略於玈準之則矢千弓十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王制文。注秬黑至器名正義曰秬黑黍釋草文李巡云黑黍一名秬黍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鄭玄云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鬱人掌祼器凡祭祀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禮祭祀必先祼是用之以降神也釋器云彝卣罍器也李巡曰卣鬯之罇也孫炎曰罇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也詩江漢篇述宣王賜召穆公云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鄭箋云賜

之使祭其宗廟告其先祖也當賜之時實之於卣其祭則陳之於彝也　虎賁三百　正義曰國語云天子有虎賁習武訓諸侯有旅賁禦災害大夫有貳車備承事士有陪乘告奔走周禮司馬之屬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　注逖遠至遠之　正義曰逖遠釋詁文糾者繩治之名有惡於王者當繩治之而使遠於王也　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　稽首首至地丕大也休美也　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　衞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　自襄牛出　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奉使攝君事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踐土宮之庭書踐土別於京師　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　獎助也渝變也殛誅也俾使也隊隕也克能也　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　合義信　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以文德教民而後用之

疏　注獎助至能也　正義曰勸獎者佐助之意故爲助也餘皆釋言文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　弁以鹿子皮爲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

疏　注弁以至如星　正義曰禮稱皮弁明其用皮也知以鹿子皮者相傳爲然至今仍用之詩毛傳云瓊玉之美者則瓊亦玉也選美者飾

弁以惡者飾纓耳周禮弁師掌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鄭玄云會縫中也璂讀如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綦又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鄭玄云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是諸侯之臣其皮弁得以玉爲飾也弁師又云王五采諸侯三采鄭玄云王璂飾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卿大夫皆二采璂飾各如其命數鄭又云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其纓之飾則無以言之蓋以玉飾纓之末耳詩云會弁如星衞風淇奧篇也鄭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　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　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　弗致也

疏　注孟諸至曰麋　正義曰釋地云十藪宋有孟諸郭璞云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澤藪曰望諸禹貢豫州導菏澤被孟豬明皆是一物而字改易

耳釋才云水草交爲湄李巡曰水中有草木交會曰湄古字皆得通用故此作麋耳大心與子
西使榮黃諫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玉之族子玉剛愎故因榮黃榮黃榮季也弗
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
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
濟師之理 疏 注因神至之理 正義曰劉炫云神道冥昧與人不交楚師之敗未必由此但於時戰在河旁
河神許助若子玉從神所求不惜瓊玉則國人以爲神得所欲必將助己自當三軍用命戰士爭先亦既不遂神心
人謂神必不助則衆盡皆沮莫不畏敵且兵凶戰危必有傷殺三軍之命在敌一舉猶尚愛惜此物是無恤民之心
在軍之士誰肯競勸故云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是濟師之理也裨竈請用瓘斝玉瓚火非神所求若從而與之則

驚動民意且災不可免徒長妖妄故子產不與異於此也弗聽出告二子曰非
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爲勤
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
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子西孫伯曰得
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二子以此答王使言欲令子玉往就君戮及連穀而死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文十年傳曰城濮之役王使止子玉曰無死不及子西亦自殺縊而縣絶故得不死王時別遣追前使連穀楚地殺得臣經在踐土盟上傳在下者說晉事畢而次及楚屬文之宜晉侯聞之而後

喜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
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無大志或
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
公使殺之角元咺子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謚
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衛侯歸甯武子
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曰天
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
今天誘其衷衷中也使皆降心以相從也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
牛曰牧馬曰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
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
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相及
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
後不貳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忠衛侯所以書復歸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
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
入長牂衛大夫甯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公子歂犬華仲前驅

三一〇

衛侯逐驅奄鞹子未備二了衛大夫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公以叔武尸枕其股歂犬走出手射叔武故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

疏注夷謚　正義曰謚法安民好靖曰夷　注牛馬至失之　正義曰劉炫規過以爲放牛馬於澤遺失大旆左旃不失牛馬今刪定知不然者若不失牛馬唯亡左旃罪未至重何須殺之以徇牛馬是軍之要用於事尤重故書誓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則有常刑今既亡左旃又失牛馬爲罪至重故殺之以徇若牛馬不失又大旆在軍何得因放牛馬而亡左旃故知風于澤者爲別失馬牛又於軍中亡失大旆之左旃故杜云掌此二事而不脩理劉以爲不失牛馬而規杜過非也　注大旆至曰旃　正義曰釋天云繼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則旆是旐之尾也今別名大旆則此旆有異於常故以大旆爲旗名上云紕毛設二旆而退之亦此類也通帛爲旜周禮司常文也鄭玄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釋天云因章曰旃孫炎曰因其繒色以爲旗章不畫之是也謂之左旃蓋是左軍所建者此亦於事難明不可強說

祁瞞奸命掌此二事而不脩爲奸軍令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也士會隨武子士蔿之孫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

愷樂也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獻楚俘於廟徵會討貳徵召諸侯將冬會于溫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詩大雅言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許

疏注愷樂也　正義曰大司馬云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注云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爲將威兵樂曰愷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

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爲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辤之義

疏注大士至之義　正義曰周禮獄官多以士爲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小司寇職文也鄭玄云爲治獄吏褻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必使其屬若子弟也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凡斷獄訟皆令競者坐而受其辭故云不躬坐也大司寇云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鄭玄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對文則小別散則可以通獄訟皆爭罪之事也元咺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代衛侯爲坐獄之主甯子爲輔輔莊子也以甯子位高故先言之士榮亦輔莊子舉其官名以其主獄事故亦使輔之與晉之獄官對理質正元咺也所引傳曰在襄十年

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
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
深室別為囚室甯子職納槖饘焉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己職槖衣之
槖饘糜也言其忠主所慮者深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
疏注甯俞至者深　正義曰甯俞親以衣食為己職者慮君飢渴且防酖毒也詩毛傳曰小曰槖大曰囊槖
囊所以盛衣亦可以盛食宣二年傳曰為之簞食與肉寘
諸槖以與之是也釋言曰餬饘也𩜁糜也郭璞曰饘糜也
孫炎曰𩜁淖糜也然則糜之與𩜁稠淖之異名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
侯見且使王狩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諭王出狩
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

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使若天王自狩
以失地故書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地疏注晉侯至之事　正義曰晉侯本意止欲大合諸侯之師共尊事
天子以為臣之名義實無覬覦之心但於時周室既衰天
子微弱忽然帥九國之師將數十萬衆入京師以臨天子
似有篡奪之謀恐為天子拒逆或復天子怖懼棄位出奔
則晉侯心實盡誠無辭可解故自嫌彊大不敢朝王故召
諸侯來會于溫溫去京師路近因加諷諭令王就會受朝
天子不可以受朝為辭故令假稱出狩若言王自出狩諸
侯因會遇王遂共朝王得盡君臣之禮皆孔子所謂譎而
不正之事穀梁傳曰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狩而遇諸侯
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是使王狩之意也公羊以為踐土與
此皆是晉侯召王何休云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

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
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案溫去京師路無
百里晉侯已能致之於溫何故不能致之於洛何休妄造
其辭事非晉侯之意故杜氏正之自嫌彊大不敢朝周耳
注使若至狩地　正義曰此傳稱仲尼之語即云書曰明
是仲尼新意非舊文也杜以書曰為仲尼新意亦以此而
知之聖人作法所以貽訓後世以臣召君不可以為教訓
故改正舊史舊史當依實而書言晉侯召王且使王狩仲
尼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天王自來狩獵于河陽之地使
若獵失其地故書之以譏王然釋例曰天子諸侯田獵皆
於其封內不越國而取諸人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所故
書非其地且明德也義在隱其召君之闕是說改史之意
也討天王之狩失地不書因此實非王地借之以改舊史
若譏王狩然實不譏王也穀梁傳曰水北為陽山南為陽
溫河陽也會于溫言小諸侯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然河
陽與溫止是一地天子來就諸侯假辭以稱狩耳左氏無

此義但會指所在之地故言溫狩是田獵之所故廣言其
地蘇氏云明晉侯之德沒其召君書天子之狩顯其失地
便是褒諸侯貶天子所以然者此亦假其失地之文欲明
王狩所在非實貶也若隱其召君則全沒不書於義為可
必書天王非地之狩者若全沒其文無以明晉
侯尊崇天子之德故書天子出狩諸侯往朝且明德也
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河陽之狩趙盾之弒洩
冶之罪皆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
明之疏注隱其至明之　正義曰晉侯所以召王志在尊崇天子故改舊史隱其召君之闕以明晉侯之功
德功德謂尊事天子是也丘明為傳所以寫仲尼之意凡
所改易皆是仲尼而於河陽之狩趙盾之弒洩冶之罪此
三事特稱仲尼曰者史策所書皆書實事晉侯召王使狩
而作自狩之文是言不實也凡例弒君稱君君無道靈公
不君而稱臣以弒似君無過也大夫無罪見殺不書其名
洩冶忠諫而被殺書名乃罪合死也此三事皆違凡與此

言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恐人不信須聖言以爲證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壬申公朝于王所執衛侯經在朝王下傳在上者告執晚疏壬申公朝于王所正義曰傳之上下例不虛舉經文此虛舉經者終上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之事丁丑諸侯圍許十月十五日有日無月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豎掌通內外者史晉史使曰以曹爲解以滅曹爲解故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封邢衛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君文王之子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

命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復故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公至自圍許無傳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魯侯諱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公侯王子虎違禮下盟故不言公會又皆稱人疏注翟泉至稱人　正義曰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唯言諸侯之卿會魯君罪耳不言罪魯侯與子虎知其亦有罪者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謀爲趙武敵公貶之稱人而文不沒公此沒公不書明公別有罪五年公及齊侯宋公云云會王世子于首止王世子不盟也九年公會宰周公云云于葵丘宰周公不盟也往年踐土之會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宣七年黑壤之會王叔桓公臨之王之公卿皆不與諸侯共盟則知諸侯不合盟王臣王臣不合與於盟今王子虎亦貶稱人知魯侯諱盟天子大夫故沒公不書也王子虎違禮下盟故貶稱人秋大雨雹冬介葛

盧來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魯縣東南有昌平城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嫌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也疏饋之芻米　正義曰周禮掌客天子待諸侯之禮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飧四牢車禾視死牢牢十車則禾五十車車米視生牢牢十車則米四十車侯伯饔餼七牢禾四十車米三十車子男饔餼五牢禾三十車米二十車芻薪皆倍禾也聘禮卿饔餼五牢禾米與子男同其附庸執帛與公之孤同則饔餼亦五牢禾三十車一十車薪芻倍禾則此饋芻米芻六十車米二十車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

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經書
蔡人而傳無名氏即微者秦小子 疏 且謀伐鄭 正義
慭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 曰晉侯受命鄭伯
傳王踐土與溫二會咸在鄭無叛晉之狀而此會謀伐鄭
者文公昔嘗過鄭鄭不禮焉城濮戰前鄭復如楚雖以楚
敗之後畏威來會晉侯以大義受之內實懷恨此會鄭人
不至必有背晉之心故謀伐之也晉語小城濮戰下稱文公
誅觀狀以伐鄭及其陴鄭人以名寶行成公不許得叔詹
將烹而舍之左傳無伐鄭之事蓋溫會以後已嘗伐鄭鄭
至今未服故此會謀伐明年遂與秦圍之傳曰且貳於楚
也是鄭自知負晉故有貳心也 注經書至後會 正義
曰經若貶卿稱人傳則言其名氏若傳無名氏則本是微
人此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此是實蔡之微者秦是大國
小子慭名見於傳而在蔡微者之後若宋向戌之後會也
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傳曰趙

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宋是大
國常在鄭先向戌既以會公貶又以後至退其班使在鄭
下此小子慭既以會公貶又退之在蔡下若彼宋向戌之
後會也然向戌後會傳爲發之經書良霄以駁向戌之後
今小子慭既是後會傳不爲發又不書蔡人之名以駁之
者但秦辟陋西戎未同中國蔡人又蔡之微者故合書名
故傳不發之經不貶責也公孫固序在齊上者蓋爲大司
馬尊於歸父歸父雖執齊政不廢身非上卿如管仲之類
猶文十七年陳公孫寧襄二十七年陳孔
奐皆序在衛下杜去非上卿即此類也 卿不書罪
之也 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王子
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
傷教故貶諸大
夫諱公與盟 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
也 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 疏 注大國
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 至此貶之

正義曰昭二十三年傳叔孫婼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
固周制也是其可以會伯子男也諸卿見貶兼有此闕者
謂諸卿既上盟天子大夫又上敵公侯故云兼案杜上注
經云諸侯大夫違禮盟公侯又注傳云諸侯大夫上敵公
侯則是惟責諸侯大夫上敵公侯不責上盟天子之使而
言兼有此闕者以魯君上盟天子之使已諱而不書則諸
侯之臣罪在可悉故傳云卿不書罪之略言其事故杜經
傳二注唯言敵公侯不云盟王使以其可知故也劉炫以爲
直責其敵公侯不責其盟王使以規杜氏必如劉義則是
君盟王使乃爲有罪臣盟王使無貶責便是君臣易位
尊卑失序聖人
垂訓豈若是乎 秋大雨雹爲災也冬介葛盧
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燕燕
禮也
好好貨也一歲
再來故加之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

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傳言人聽或
通鳥獸之情 疏
注傳言至之情 正義曰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
獸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鄭玄云夷隸征
東夷所獲貉隸征東北夷所獲然則介葛盧
是東夷之國其土俗有知者故介葛盧曉之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
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
先歸立公子瑕非國人所與
罪之也瑕立經年未 疏 注咺見至稱君 正義曰咺既
會諸侯故不稱君 稱名故知以訟君立瑕爲咺之
罪狀春秋之世諸侯雖篡弒而立已列於會雖復見弒即
成爲君齊商人蔡侯班之屬是也瑕立雖已經年未會諸
侯故不稱君既不成君即與元咺同爲國討之辭元咺先
死故稱及也瑕若成君當據周歂冶廑爲文書曰衛弒其

君瑕衛侯鄭歸于衛魯爲之請故從諸侯納之例例在成十八年晉人秦人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介人侵蕭無傳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如京師報宰周公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閒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齊晉與國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

疏注衍醫至酖毒　正義曰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殺其親則正之鄭玄云正之者執而治其罪王霸記曰正殺之也春秋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坐殺其弟叔武如鄭彼言則衛侯合死而云罪不及死者衛侯之心疑叔武耳前驅歂犬卜君意而殺之非衛侯命殺也公知其無罪枕股而哭又命殺歂犬是則殺非公意也故不至死若然則是衛侯無罪而往年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者用讒疑賢弟背盟先期入是衛侯之罪也罪不合死而晉侯心怨欲得殺之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若不治疾不得使醫故知因治疾也魯語云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酖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今晉侯酖衛侯而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是罪不合死之事也

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甯俞視衛侯衣食故得知之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雙玉曰瑴公本與衛同好故爲之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恐元咺距己故賂周冶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瑕母弟不書救賤也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見周歂死而懼

疏注服卿至受命　正義曰言祀先君而服將命知其將入廟也必入廟者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命臣必在廟而王制云爵人於朝者朝上詢於衆人位定然後入廟受命今世受官猶然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此東氾也在滎陽中牟縣南

疏注此東氾　正義曰劉炫云二十四年王出適鄭處于氾注云鄭南氾也釋例土地名僖二十四年氾下云此南氾也周王出居于氾楚伐鄭師于氾襄城縣南氾城是也此年氾下云此東氾也秦軍氾南晉伐鄭師于氾滎陽中牟縣南氾澤是也杜考校既精當不徒爾尋討傳文未見杜意

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

利焉許之夜縋而出 縋縣城而下 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 執事亦謂秦 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 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 焉用亡鄭以陪鄰 陪益也 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 行李使人 君亦無所害

【疏】注行李使人 正義曰襄八年傳云一介行李杜云行李行人也昭十三年傳云行理之命杜云行理使人李理字異為注則同都不解理字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孔晁注國語其本亦作李字注云行李行人之官也然則兩字通用本多作理訓之為吏故為行人使人也

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 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 封疆也肆由也 不闕秦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

【疏】不闕秦焉取之 正義曰沈云不闕秦家更何處取之言有心取秦先謀取鄭言滅秦以將利晉益大疆土

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 三子秦大夫反為鄭守 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請擊秦也夫人謂秦穆公 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 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為亂也 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 蘭鄭穆公 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 晉東界 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二子鄭大夫言穆公所以立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 昌歜昌蒲葅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

【疏】注昌歜至象虎 正義曰昌歜饗之所設必是籩豆之實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其實有昌本麋臡鄭玄云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為葅彼昌本可以為葅知此昌歜即是昌蒲葅也齊有邴歜魯有公甫歜其音為觸說文云歜盛氣怒也從欠蜀聲此昌歜之音相傳為在感反不知其字與彼為同為異編檢書傳昌蒲之草無此別名未知其所由也此云白黑下云嘉穀穀之白黑唯稻黍為然下云鹽虎形知其形象虎也

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 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形以象武也 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疏】辭曰至堪之 正義曰周禮掌客王巡守百官從者所過之國共其積膳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宰周公是天子三公其主國待之當尊於國君但周公自謙不敢當比國君耳

既云備物之饗以象其德又說備物之下即云以獻其功功德互見之耳獻其功者獻謂呈見旌表之也備設以象德薦獻以見功故象獻分配爲文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注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自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初

疏 注公既至曰初　正義曰經書實行之事傳說將命之初故云命之將聘于周未行又命之遂聘于晉令其從周即去更不𢌞也賈服不曉傳意解爲先聘晉後聘周故杜詳說之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晉分曹田以賜魯故不繫曹不用師徒故曰取

疏 注晉分至曰取　正義曰濟西之田實是曹地晉文分以賜魯故不繫於曹不繫晉者晉本意賜諸侯不爲己有故亦不繫晉也昭四年傳例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取田取邑義亦同也

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

疏 注龜曰至縱也　正義曰龜曰卜曲禮文也洪範稽疑云龜從筮從謂從人之心也人心欲吉不從是不吉也卜郊不吉不復爲郊牲無所用故免牲免猶縱放不殺之也穀梁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左傳無說其事或然也桓五年傳例曰凡祀啓蟄而郊啓蟄周之三月也今於夏四月卜郊者傳舉節氣有前有却但使春分未過仍得爲郊故四月得卜郊也故釋例曰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爲四時間之以閏月故節不必得恒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恒在其月之半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爲文而不以月爲正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當卜郊不得過春分耳是言四月得郊也周禮大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必卜日之前豫卜之也言四卜郊者蓋三月每旬一卜至四月上旬更一卜乃成爲四卜也此言四卜郊不從襄七年三卜郊不從公羊傳曰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今左傳以爲禮不卜常祀則一卜亦非不云四非而三是異於公羊說

猶三望 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脩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疏 注三望至之辭　正義曰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鄭玄以爲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竟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即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亦從之以襄九年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昭元年傳云辰爲商星參爲晉星楚語云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及其土地之山川注國語者皆云

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日月星也非二王後祀分野星辰山川也以此知三望分野之星國內山川其義是也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於時夏之二月日在降婁傳稱去衞地如魯地於十二次豕韋衞地降婁魯地魯祭分野之星其祭奎婁之神也此三望者因郊祀天而望祭之於法不獨祭也魯既廢郊天而獨脩小祀故曰猶公羊穀梁皆云猶者可止之辭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無傳自爲其子成昏

狄圍衞十有二月衞遷于帝丘 辟狄難也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疏 注辟狄至帝丘　正義曰傳稱狄圍衞衞遷于帝丘蓋有阻險可以辟狄難也釋例曰帝丘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昆吾氏因之故曰昆吾之虛東郡濮陽縣是也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 二十八年晉文

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聘享會同也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疏】重館至曹地　正義曰魯語說此事云獲地於諸侯爲多臧文仲反既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今一言而辟竟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襄仲如晉拜曹田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爲魯常祀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必其時而卜其牲日卜牲與日知吉凶牛卜日曰牲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怠於古典慢瀆龜筴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疏】注諸侯至常祀　正義曰明堂位稱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魯以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天子命之則爲常祀故郊爲魯之常祀也記言正月謂周正建子之月與傳啓蟄而郊其月不同禮記是後儒所作不可以難左傳　注既得至曰牲　正義曰上云卜其牲日則牲之與日俱卜之也必當先卜牲而後卜日卜得吉日則改牛爲牲然則牛雖卜吉未得稱牲牲是成用之名不可改名爲牲更卜吉凶明知卜牛在卜日之前也此言免牲是已得吉日牲既成矣成七年乃免牛是未得吉日牲未成也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爲上下新軍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趙衰爲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爲新軍帥【疏】趙衰爲卿　正義曰晉語云文公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後又使爲卿讓於狐偃狐毛卒又使爲卿讓於先且居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下軍先都佐之如彼文止謂趙衰作五軍故特言趙衰爲卿以見之於時舊三軍之將佐先軫將中軍郤溱佐之先且居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胥臣佐之國語有其文也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享祭也【疏】卜曰三百年　正義曰案史記衛世家及年表衛從此年以後歷十九君積四百二十年衛元君乃徙于野王元君卒子角代立秦滅衛廢角爲庶人　注相夏至祭也　正義曰夏本紀禹生啓啓生大康及仲康仲康生相是爲啓之孫也周禮祭人鬼曰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歆猶饗也杞鄫何事言杞鄫夏後自當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言帝丘久不祀相非衛所絕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請改祀命改祀相之

命疏注攺祀相之命　正義曰昭七年傳稱晉居夏虛祀鯀而晉侯疾瘳此衛居帝丘而不合祀相者祭法去鯀障洪水而殛死載在祀典傳稱實爲夏郊三代祀之周室既衰晉爲盟主當代天子祭絕祀之神故祭鯀爲得禮相無功德於民惟當子孫自祭故稱杞鄫何事非衛之罪與鯀異也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瑕文公子傳爲納瑕張本洩駕亦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無傳文公也三同盟疏注文公也三同盟　正義曰經無其葬故言其謚也捷以莊二十二年即位至此與會十餘同盟言三同盟者但杜數同盟不例若同盟少者數先君之盟或數大夫之盟或𢽾經不書盟而傳載盟者若同盟多者唯數今君或就今君之中數其大會盟之顯著者此言三同盟者皆據王臣臨盟則八年盟于洮九年于葵丘二十八年于踐土是也劉炫不尋杜意而規其繆非也衛人侵狄報前年狄圍衛秋衛人及狄盟不地者就狄廬帳盟疏注不地至帳盟　正義曰會狄于攢函言地今不言地故云就廬帳盟廬帳即是狄人所居之處上云衛人侵狄及狄盟猶若公如晉及晉侯盟是指其所居之處故不言地也劉炫云春秋時戎狄錯居中國此狄無國都處所直云及狄盟盟於狄之處也以狄俗逐水草無城郭宮室故云就廬帳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同盟踐土翟泉

傳三十二年春楚鬭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修和同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殯窆棺也曲沃有舊宮焉疏注殯窆至宮焉　正義曰周禮鄉師職云大喪及葬與匠師御柩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昭十二年傳曰日中而堋禮記皆作封封堋窆聲相近而字改易耳皆謂葬時下棺之名也殯則攢置於西序亦是下棺於地故殯爲窆棺也晉武公自曲沃而兼晉國曲沃有舊時宮廟故公卒而往殯焉禮諸侯五日而殯案經文以己卯卒庚辰是卒之明日即將殯者以曲沃路遠故早行耳禮在牀曰尸在棺曰柩下云柩有聲明是斂於棺而後行也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呴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將害良善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受其言召孟

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西乞術白乙白乙丙疏注孟明至乙丙　正義曰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爲百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也古人之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而連言之其術丙必是名西乞白乙或字或氏不可明也譜云或以爲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案傳稱蹇叔之子與師言其在師中而已若是西乞白乙則爲將帥不得云與也或說必妄記異聞耳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在弘農澠池縣西殽有二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皋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必死是間以其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爲明年晉敗秦于殽傳疏中壽　正義曰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下壽八十　注大阜曰陵　正義曰釋地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爲陸大陸謂土地高大名曰阜阜最高大爲陵　注皋夏桀之祖父　正義曰夏本紀文桀父名發桀名履癸　注此道至高道　正義曰此道見在殽是山名俗呼爲土殽石殽其阨道在兩殽之間山高而曲兩山參差相映其下雨所不及故可以辟風雨也公羊傳曰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

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故此注言兩出相嶔故可以辟風雨者杜氏此言或取公羊之意嶔字蓋從山但嶔巖是山之貌而云相嶔文亦不順未能審杜意也何休云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辟風雨

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犄之不同陳故言及疏注晉侯至言及　正義曰杜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故知諱在喪用兵以賤者告也襄十四年傳戎子駒支自陳此事云謂我諸戎四嶽之裔胄此云姜戎知是姜姓之戎也角之犄之皆彼傳文耳彼云晉禦其上戎亢其下是不同陳故言及也諸戰之陳共用師不言及者皆同陳也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郤缺稱人者未爲卿疏注大原至爲卿　正義曰劉炫云案傳晉侯親兵先軫死敵則將帥非郤缺也而稱人者晉諱而以微人告令知不然者以戰于殽文公未葬故諱其背殯用兵此則文公既葬之後於禮得從戎事又敗狄有功又何恥諱而以微者告故杜云郤缺稱人未爲卿劉以晉侯稱人同於殽諱而規杜氏非也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內寢也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無傳書時失也周十一月

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爲災【疏】注書時至爲災　正義曰此在十二月下杜以長曆校之
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謂經十二月爲誤遂以此經四事
皆爲十一月夏之九月霜不應重重又不能殺草所以爲
災也此云隕霜不殺草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梁傳
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意言菽重草
輕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

而下王城之北門冑兜鍪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疏】注王城至不下　正義曰
成二年傳稱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張侯曰矢貫予
手及肘左輪朱殷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大將居
中也宣十二年傳稱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樂伯云左
射以菆是射在左而御在中也鄭玄詩箋云兵車之法左
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車故左右下御不下

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

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

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疏】注謂過至示勇　正義曰服虔云無禮謂過天子門不櫜甲束兵而
但免冑呂氏春秋說此事云師行過周王孫滿曰過天子
之城宜櫜甲束兵左右皆下然則過天子門當卷甲束兵
必古有此禮或出司馬兵法其書既亡木見其本

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也

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

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

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疏】注商行至先之　正
義曰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鄭玄
云行曰商處曰賈易云商旅不行是商行賈坐而言行賈
者相形以曉人也乘車必駕四馬因以乘爲四名禮言乘
矢謂四矢此言乘韋謂四韋也遺人之物必以輕先重後
故先韋乃入牛也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四馬不如坐進此道是古者將獻饋必有以先之

曰寡君

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

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腆厚也淹久也積芻米菜薪

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遽傳車【疏】注腆厚至菜薪　正義曰腆厚淹久經傳常訓也周禮大行人云王待諸侯之禮上公五積侯伯四
積子男三積積皆謂米禾芻薪知此亦然案掌客上公五積
皆視飧牽鄭注云飧牽謂牢牲以往不殺也亦有米禾芻薪

鄭又注云上公飧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
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十車芻薪皆倍其禾
積既視飧則米禾芻薪與飧同注遽傳車正義曰釋言云馹遽傳也孫炎曰傳車驛馬也

鄭穆公使

視客館視秦三大夫之舍

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嚴兵待秦師

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

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

爲吾子之

將行也示知其情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

也原圃具囿皆囿名

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

何使秦戍自取麋鹿以爲行資令敝邑得間暇若何猶如何滎陽中牟縣西有圃田澤

杞子奔

齊逄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疏】注資糧至羊豕　正義曰聘禮歸饔餼五牢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以飪是熟肉腥是生肉知餼是未殺故云生曰餼牛羊豕可牽行故云牽謂牛羊豕也　注原圃具囿皆囿名　正義曰下注云中牟縣西有圃田澤則原圃地名以其地爲囿知具囿皆囿名也囿者所以養禽獸故令自取其麋鹿焉天子曰苑諸侯曰囿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迎來曰郊勞送去曰贈賄敏審當於事）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爲公如齊傳）【疏】注迎來至於事　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及聘事皆畢乃去賓遂行舍於郊公使卿贈如覿幣是來有郊勞去有贈賄也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與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言秦以無禮加已施不足顧）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

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爲俗記禮所由變）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三帥孟明等）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卒也）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墮毀也）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纍囚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

之三年將拜君賜（竟欲報伐晉）秦伯素服郊次（待之於郊）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眚過也）狄侵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秋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白狄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先軫曰匹夫逞

志於君（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元首）面如生（言其有異於人）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臼季胥臣也冀晉邑）（耨鉏也野饋曰饁）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大賓）承事如祭（常謹敬也）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在二十四年）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禹鯀

子）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康誥周書祗敬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詩國風也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弃其善言可取其善節）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

邑）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未有軍列）

【疏】郤缺獲白狄子　正義曰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彼書於經而此不書者蓋略賤之不以告也　注曰季至曰饁　正義曰世本云垂作耨釋器云斪斸謂之定李巡曰鋤也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耘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也釋名云耨鋤嫗耨禾也釋詁云饁饋也孫炎曰饁野之饋也　康誥至及也　正義曰此雖言康誥曰直引康誥之意耳非康誥之全文也彼云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其意言不慈不祗不友不恭各用文王之法刑之不是罪子又罪父刑弟復刑兄是其不相及也　注詩國至善節　正義曰彼毛傳曰葑須也菲芴也釋草云須葑蓯孫炎曰須一名葑蓯鄭玄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釋草又云菲芴也孫炎

曰葍類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葑蔓菁幽州人或謂之芥也非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爲茹滑美又可以爲羹是也此二菜其根有惡時故云上善下惡食之者取善節也　注且居至進之　正義曰且居父在之時已將上軍以父死敵故進之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三十一年瑕奔楚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池水中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殺瑕以獻鄭伯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鄭文公夫人也鄶城故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傳言穆公所以遂有國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泜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辟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紓我紓緩也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師久爲老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己故譖之

葬僖公緩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自此以下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文相次也皆當次在經葬僖公下今在此簡編倒錯作主非禮也文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譏之

疏　注文公至倒錯　正義曰經書十二月下云乙巳公薨杜以長歷推之十一月十二日有乙巳乙巳非十二月文元年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故至四月并閏爲七月禮當五月而葬今乃七月始葬故傳曰緩也左氏爲傳凡有譏者皆先言所譏乃復述其事自此以下不論葬緩既言葬之緩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皆事與

葬連故文相次耳僖公葬在明年而此年有傳知其當在明年經葬僖公下今在此者簡編倒錯故爾杜以此年空說葬事而其上無經文元年空舉經而其下無傳故謂此年之傳當在彼經之下於理誠爲順序於文失於重疊此云葬僖公彼又云葬僖公重生文者亦既錯謬必乖其本或由編絕之處三字分簡彼有葬無公此有公無葬後人並添足之致使彼此共乘一文耳若其不然不知所以謬也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烝嘗禘於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

疏　凡君至於廟　正義曰釋例云此諸侯之禮故稱君君既葬反

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既已遠矣神形又不可得而見矣孝子之思彌篤彷徨求索不知所至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宗廟則復用四時烝嘗之禮也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乃大祭於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此皆自諸侯上達天子之制也其意與此注同文少詳耳劉炫云既言作主非禮因言作主祭祀吉凶之節凡諸侯之薨葬日而虞從是以後間日一虞七虞之後明日而爲卒哭之祭卒哭之明日而作祔祭以新死之神祔於祖父於此祔祭而作木主以依神其主在寢特用喪禮祭祀於在寢之主其四時常祭礿祠烝嘗及三年喪畢爲大祀禘祭並行之於廟正禮當如是耳今以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僖公木主是作主大緩故爲非禮也　注既葬至大夫　正義曰檀弓曰既封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雜記曰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三虞卒哭用剛日如士虞之禮諸侯七虞其六虞用柔日最後虞改用剛日間一日乃卒哭卒哭亦用剛日則諸侯卒哭在葬後十四日也然始免喪與葬不得相遠共在一月之內故杜每云既葬卒哭衰麻除是其不甚相遠然喪事先遠日則葬在月半之後葬後行虞虞後卒哭所以得同月者但卜葬雖先遠日但葬是喪之大事又有虞祔之祭當應及早爲之使得容其虞祔禮云喪事先遠日謂練祥禫除之屬晉平公之喪大夫欲見新君王與文伯宴樽以魯壺皆是既葬之後未卒哭之前雜記曰天子七月而葬九虞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釋例曰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七虞九虞杜所不用或云杜亦同之解云此注言虞則免喪者謂七虞皆畢乃免喪免喪後日爲卒哭也理亦通耳檀弓曰葬日虞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是葬前奠而不祭至虞乃爲喪祭卒哭乃爲吉祭也自初死至於卒哭晝夜哭無時謂之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自此以後

唯朝夕哭耳天子諸侯則於此除喪全不復哭也檀弓於卒哭之下云明日祔於祖父士虞記亦云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是以新死之神祔之於祖也於此之時葬已多日尸柩既已遠矣孝子思慕彌篤彷徨不知所至故造木主立几筵以依神也作主致之於寢特用喪祭之禮祭之於寢不同祭之於宗廟也大夫以下不得稱君此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耳不得通於卿大夫也文二年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鄭玄注禮用公羊之說以爲虞已有主此傳稱祔而作主者虞而作主禮本無文不可以公羊而疑左氏也　注冬祭至於吉　正義曰周禮禮記諸文皆有之也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其餘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不廢也三年喪畢新主入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乃爲大祭於大廟以審昭穆謂之爲禘於是新死者乃得同於吉也釋例曰舊說以爲諸侯喪三年之後乃烝嘗禘傳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會于溴梁其冬穆叔如晉且言齊故晉人荅以寡君之未禘祀其後晉人徵朝于鄭鄭公孫僑云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膰焉此皆春秋之明證也是言知諸侯卒哭以後時祭不廢之事也釋例又曰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爲節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卜日而後行事無復常月也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唯見莊公之速他無非時之譏也如例所言除喪即吉禘遂以三年爲常則新君即位二年而禘五年又禘八年又禘僖八年禘于大廟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定八年從祀先公皆得三年之常期也案元年夫人姜氏薨當以三年喪畢而禘再經三年則九年乃可禘耳而得八年禘者哀姜喪畢不爲作禘八年因禘祭乃致之故計閔公之喪數之耳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計非禘年而爲禘者釋例曰禘于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於襄公亦其義也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唯書此數事祭雖得常亦記仲遂叔弓之非常也如杜此言

昭十五年雖非禘年用禘禮故稱禘也鄭玄解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杜解左傳都不言祫者以左傳無祫語則祫禘正是一祭故杜以審諦昭穆謂之爲禘明其更無祫也古禮多亡未知孰是且使禮傳各從其家而爲之說耳劉炫云以正經無祫文也唯禮記毛詩有祫字耳釋天云禘大祭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祫大於禘禘焉得稱大乎

春秋正義卷第十三

春秋正義卷第十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文公

疏 正義曰魯世家文公名興僖公之子夫人聲姜所生以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慈惠愛民曰文是歲歲在降婁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

疏 注先君至無君 正義曰諸侯之禮既葬成君先君雖則未葬既踰年矣而君即位者不可曠年無君故也即位必於歲首若歲首不行此禮餘月不得行之便是曠年無君故雖則未葬亦即行之釋例云遭喪繼文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文公成公先君之喪未葬而書即位因三正之始明繼嗣之正表朝儀以固百姓之心此乃國君明分制之大禮譬周康王麻冕黼裳以行事事畢然後反喪服也雖踰年行即位之禮名通於國內必須既葬卒哭乃免喪古之制也杜引顧命康王之事以譬此者彼是既殯此是踰年雖時不同服其吉服事相似耳康王之誥云王義嗣德荅拜彼始殯訖即呼爲王知諸侯既殯臣子亦呼爲公既尸其位名號即成但先君未葬事猶聽於冢宰未得即成爲君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是踰年未葬不得命臣出使必待卒哭乃免喪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無傳癸亥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疏 注叔氏至禮也 正義曰四年風氏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

賵召昭公來會葬傳曰禮也夫人之喪會葬爲禮知諸侯之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爲得禮也蘇氏云外卿來會葬不書此書者尊王使故特書之傳稱内史叔服内史於周禮爲中大夫天子之大夫例書字知叔氏服字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七月而葬緩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爲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

疏 注毛國至比也 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有原伯毛伯杜云原毛皆采邑此毛與彼計是一人而注不同者此毛實是文王之子封爲畿外之國於時諸侯無復有毛國是世事王朝本封絶滅從此以後常稱毛伯國名尚存仍爲伯爵必受得采邑爲畿内諸侯故注彼云采邑此云國也封爵既存故云諸侯爲王卿士者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冬官玉人桓圭以下皆謂之命圭是用之以命諸侯也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魯是侯爵當賜之以信圭也玉人又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其冒邪刻其下與圭頭相合當侯執之以朝天子天子執冒以冒之驗其相當以否所以合瑞爲信也僖十一年晉惠公新立王賜之命此亦新立是其比也傳稱晉侯受玉惰以此知賜命必有玉也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唐風無衣之篇晉人爲其君請命於天子之使以無衣爲辭則賜命亦有服杜不言服者主於玉而略之耳 晉侯伐衛 晉襄公先告諸侯而伐衛雖大夫親伐而稱晉侯從告辭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叔牙之孫 衛人伐晉 衛孔達爲政不共盟主興兵鄰國受討喪邑故貶稱人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而已内稱公卒稱薨皆用魯史

疏 注戚衛至魯史 正義曰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諸侯之卿爲會魯侯故貶稱人則魯卿會他諸侯亦合貶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貶他國之卿已成體例體例已舉於魯不須加貶理足可明故據用魯史成文不復改易也他國君書卒及爵内常稱公稱薨亦諱例已舉皆用魯史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商臣穆王也弑君例在宣四年 公孫敖如齊 傳例曰始聘焉禮也

傳元年春王使内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 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 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 穀文伯難惠叔食子奉祭祀共養者也收子葬子身也 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豐下蓋面方爲八年公孫敖奔莒傳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 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歷者所譏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 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故言歸餘於終 履端於始序則不愆 四時無愆過 舉正於中民則不惑 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惑 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四時得所則事無悖亂

疏 於是至不悖 正義曰於是年魯歷置閏閏三月非禮也言於禮置閏不當在此月

也因論置閏之法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復步也謂推
步歷之初始以爲術歷之端首舉月之正半在於中氣歸
其餘分置於終末言於終末乃置閏也更復申之履端於
始序則不愆謂四時之序不愆過也舉正於中民視瞻則
不疑惑也歸餘於終於時事則不悖亂也此年不合置閏
而置閏則不是歸餘於終故爲非禮也　注於歷至所譏
正義曰古今歷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
中乘之章閏而一所得爲積月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也
其有進退以中氣定之無中氣則閏月也古歷十九年爲
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
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
年閏十二月此據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
二月則置閏不必恒同初章閏月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
南至治歷者皆以彼爲章首之歲漢書律歷志云文公元
年距僖五年辛亥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
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也志之所言閏當在此年十

一月後今三月已即置閏是嫌閏月大近前也杜以爲僖
三十年閏九月文二年閏正月故言於歷法閏當在僖公
末年誤於今年置閏嫌置閏大近後也杜爲長歷置閏疏
數無復定準凡爲歷者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
氣在朔僖五年正月朔旦冬至則四年當閏十二月也杜
長歷僖元年閏十一月五年閏十二月與常歷不同者杜
以襄二十七年再失閏司歷過昭二十年二月已丑日南
至哀十二年十二月螽云火猶西流司歷過則春秋之世
歷法錯失所置閏月或先或後不與常同杜唯勘經傳上
下日月以爲長歷若日月同者則數年不置閏月若日月
不同須置閏乃同者則未滿三十二月頻置閏所以異於
常歷故釋例云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有曠年不食者理
不得一一如算以守恒數故歷無有不失也始失於毫毛
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順
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
當順天以求合非苟合以驗天者也故當恃經傳日月以

考晦朔以推時驗下又云據經傳微旨考日辰晦朔以相
發明爲經傳長歷未必得天蓋春秋當時之歷也是杜自
言不與常歷同　注步歷至於終　正義曰日月轉運於
天猶如人之行步故推歷謂之步歷步歷之始以爲術之
端首謂歷之上元必以日月之全數爲始於前更無餘分
以此日爲術之端首故言履端於始也朞之日三百六十
有六日謂從冬至至冬至必滿此數乃周天也日月之行
有遲有速日行遲月行速凡二十九日過半月行及日謂
之一月過半者謂一日於歷法分爲九百四十分月行及
日必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二十九分今一歲氣周有三
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十二月一周唯三百五十四
日是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未得氣周細而言之一歲止
少弱十一日所以然者一月有餘分二十九一年十二月
有餘分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既得三百五十四日又得餘
分三百四十八其四分日之一一日爲九百四十分則四
分日之一爲二百三十五分令於餘分三百四十八內取

二百三十五以當却四分日之一餘分仍有一百一十三
其整日唯有十一日又以餘分一百一十三減其一日九
百四十分唯有八百二十七分是一年有餘十日八百二
十七分少一百一十三分不成十一日也劉炫云則一歲
爲十二月猶有十一日有餘未得周也分一周之日爲十
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及日爲一月則每月唯二
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
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
正取中氣以正月故言舉正於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
剩一日有餘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爲閏
故言歸餘於終　注斗建至疑惑　正義曰閏後之月中
氣在朔則斗柄月初已指所建之辰閏前之月中氣在晦
則斗柄月末方指所建之辰故舉月之正在於中氣則
斗柄常不失其所指之次如是乃得寒暑不失其常　夏
四月丁巳葬僖公　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孤見知僖公末年傳宜在此下　王

使毛伯衛來賜公命衛毛伯字叔孫得臣如周拜謝賜命疏注衛毛伯字　正義曰知是字者以天子公卿例書爵不言名大夫稱字故毛伯雖卿或稱字案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云云杜云三公不字明卿或書字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孔達衛大夫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晉襄公既祥諸侯諒闇亦因祥祭爲位而哭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今河內地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伐衛不朝王是效衛致禍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昭子衛大夫食戚邑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下競大甚故使報伐示己力足以距晉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主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疏晉襄公既祥　正義曰禮期而小祥晉文公以僖三十二年十二月卒則三十三年十二月爲小祥此云既祥謂小祥也　注合古至執辱　正義曰釋例云衛孔達爲政不共盟主興兵於鄰國受討喪邑君而奔陳雖從陳之謀僅得自定以謀而濟故君子但言合古而不釋其尤也劉炫云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霸主秉德刑以長諸侯諸侯從時命以事霸主大字小小事大所以相保持

也晉之與衛小大不同而恥於受辱望以彊獲免則王在上理在可然度時之宜則非善計君子以爲合古之道失當今之宜亦不言其謀全非理也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正其疆界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舉立也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能忍行不義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職商臣庶弟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江芊成王妹嫁於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問能事職不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大事謂弑君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大子宮甲僖二十八年王以東宮卒從子玉蓋取此宮甲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言其忍甚未斂而加惡謚疏

注言其至惡謚　正義曰既見其不順目則是未斂於棺故知未斂也禮葬乃加謚未斂而加惡謚言其忍之甚也究枉之人衆矣未有能見其靈此事特爲商臣忍甚耳桓譚以爲自謚而死其目未合尸冷乃瞑非由謚之善惡也亂而不損曰靈安民立政曰成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官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疏爲大子之室　正義曰商臣今既爲王以其爲大子之時所居室內財物僕妾盡以與潘崇非與其所居之宮室也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穆伯公孫敖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踐猶履行也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

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傳因此發凡以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疏凡君王並聘　正義曰即位者既葬除喪即成君之吉位也唯以既葬爲限不以踰年爲斷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是未葬雖踰年不得命臣出使也宣十年夏四月齊侯卒六月葬齊惠公冬齊侯使國佐來聘是既葬未踰年得命臣出使也何休膏肓以爲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殽之役在僖三十三年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詩大雅隧蹊徑也周大夫芮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醉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荅對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爲悖亂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爲明年秦晉戰彭衙傳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大崩曰敗績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疏

注孟明至衙城　正義曰於例將卑師衆稱師今稱秦師知將非尊者故云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傳稱秦伯不廢孟明復使爲政則孟明秦之執政之卿也而言非卿者成二年注云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爲卿故也然則備卿禮乃成爲卿禮不備則不書秦是辟陋之國不以卿禮成孟明不言孟明非執政也此年晉士穀堪其事故名書於垂隴襄二十九年鄭公孫段攝卿以行名見於城杞況此真卿而不書者以秦辟陋在戎異於中國禮命不足故云非命卿也丁丑作僖公主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疏注主者至於廟　正義曰主所用木經無正文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左傳唯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公羊之言不可通於此也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

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就此以規杜過未爲得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處父爲晉正卿不能匹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爲耦以直厭不直不地者盟晉都 疏 注處父至晉都 正義曰春秋卿則書名氏貶者則稱人外卿之貶例皆稱人魯卿之貶乃去其族去族與稱人相類即是不爲卿也處父爲晉正卿不能匹君以禮君使盟魯即從君命親與公盟故貶去其族若言處父是晉之賤人則不復書公直言及晉處父盟若言魯之賤人往與之盟也魯之賤人不合書名舉其所爲之事而已言及不言名是微人之常稱也以微人常稱與處父爲偶若處父亦賤人也晉以微人敵微人直也晉以卿敵公不直也如此書經者以魯之直厭晉之不直也然則不貶處父稱人者貶之稱人則惡名不見貶其族留其名所以惡處父也釋例曰隨此稱人

則所罪之名不章故特書處父也翟泉之盟亦會公侯所以稱人者以其衆卿非一故例貶不地者盟於晉之都也諸侯會聚盟於他國之都者即以國名爲盟地魯之君臣獨往他國而與之盟者不復舉國地三年冬公如晉十二月公及晉侯盟是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士縠出盟諸侯受成於衛故貴而書名氏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無傳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足爲災不書旱五穀猶有收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而於大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 疏 注大事至其文 正義曰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稱禘于武宮有事是禘則知大事亦是禘也躋升也釋詁文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禘祭之禮審諦昭穆諸廟已毀未毀之主皆於大祖廟中以昭穆爲次序父爲昭子爲穆大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孫從王父以次而下祭畢則復其廟其兄弟相代則昭穆同班近據春秋以來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同北面西上僖是閔之庶兄繼閔而立昭穆雖同位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此年十一月喪服始畢今始八月時未應吉禘而於大廟行之與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其違禮同也彼書吉禘其譏已明則此亦從譏可知不復更譏其速也徒猶空也空以逆祀之故亂國大典故特大其事謂之太事譏逆祀也釋例曰文公二年僖公之喪未終未應行吉禘之禮而於大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躋僖而退閔故特大其事異其文定八年亦特書順祀皆所以起非常也有事于武宮及順祀傳皆稱禘則知大事有事于大廟亦禘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四人皆卿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貶四國大夫以尊秦 疏 注四人至尊秦 正義曰四國大夫傳皆言名氏是四人皆卿也秦穆悔過終用孟明仲尼特善其事無辭可以寄文故貶四國大夫稱人所以尊崇秦德以諸侯之名無所可加貶大夫以尊秦大夫非有罪也襄八年邢丘之會晉悼霸功既就德立刑行貶諸侯之卿以尊晉侯其事與此同也釋例曰秦伯終用孟明而致敗敗而罪己赦其闕而養其志孟明增脩其德以霸西戎夫子嘉之故於伐秦之役貶四國大夫四國大夫奉君命而行今以一義變例故稱尊秦謂之崇德明罪不在四國大夫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傳曰禮也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士昏六禮其一納采納徵始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士禮不同蓋公爲大子時已行昏禮 疏 注傳曰至昏禮 正義曰公羊傳曰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

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其意謂此喪服未畢而行昏禮也何休據此作膏肓以左氏爲短今左氏傳謂之禮也必是喪服已終杜以長歷推之知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此年十一月喪已畢矣納幣雖則無月以傳言禮則知納在十二月也士昏六禮其一納采次有問名納吉至納徵始有玄纁束帛士謂之納徵諸侯則謂之納幣以其幣帛多其禮大與士禮不同故異其名也案士之昏禮納采問名同日行事納采者納其采擇之禮主人既許賓即問名將歸卜其吉凶也卜而得吉又遣使納吉如納采之禮納吉之後方始納徵徵成也使使納幣以成昏禮也此納幣以前已有三禮須再度遣使一月之內不容二遣適齊蓋公爲大子時已行昏禮疑在僖公之世已行納采納吉今繼而成之也杜言其一納采欲明納徵之前更有昏禮納幣非昏禮之始豫爲下句公爲大子時已行昏禮張本也大子昏禮理自不書雖則公昏唯書納幣其納采納吉亦不書也釋例曰諸侯昏禮亡

以士昏禮準之不得唯止於納幣逆女逆女納幣二事皆必使卿行卿行則書之使禮非卿則不書也宋公使華元來聘聘不應使卿故傳但言聘共幣也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應使卿故傳明言得禮也魯君之昏亦唯有納幣逆女此其義也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代郤溱王官無地御戎代梁弘狐鞫居爲右鞫居續簡伯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嗤之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箕役在僖三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

疏　箕之至黜之　正義曰御與車右雖有常員必臨戰更選定之韓之戰卜右慶鄭吉是其事也自殽戰之後狼瞫爲右箕之役將戰選右先軫黜之箕戰先軫死爲非既戰乃黜之也

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未得可死處其友曰吾與女爲難欲共殺先軫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

上不登於明堂周志周書也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共用死國用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言今死而不義更成無勇宜見退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子姑待之

疏　周志至待之　正義曰周之志記有之曰有勇以害在上則爲不義之人不得升於明堂若殺先軫則必死死而不義非勇也如以死共國家之用是之謂勇吾自以有勇之故求爲車右若殺先軫則是無勇無勇而被黜退亦是得其所也吾復安得爲恨吾今恨者謂在上不我知也言其不知我有勇也若殺先軫即是成爲無勇無勇被黜退則黜而合其宜也乃是在上知我矣不得言在上不我知也子且

侍之　注周志至得升　正義曰志者記也謂之周志明是周世之書不知其書何所名也鄭玄以爲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左氏舊說及賈逵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故杜同之祭統云古者明君必賜爵祿於大廟傳稱公行還告廟舍爵策勳是明堂之中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人不得升之也書上即是不義故不得登明堂也

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　屬屬己兵　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詩小雅言君子之怒必以止亂遄疾也沮止也　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詩大雅言文王赫然奮怒則整師旅以討亂　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　成子趙衰　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　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宜述脩其德以顯之毋念念也　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爲明年秦人伐晉傳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過葬十月故曰不時例在僖三十三年　疏　注過葬至三年　正義曰僖三十三年傳已發例言作主非禮此復云書不時者彼因葬緩遂通譏作主之失未辯失之所由於此又言不時以明失禮之狀挾成彼義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使大夫盟公欲以恥辱魯也經書三月乙巳經傳必有誤也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　適晉不書諱之也　不書公如晉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　討元年衛人伐　書士縠堪其事也　晉士縠士蔿子　晉司空非卿也以士縠能堪卿事故書

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苟免也　疏　公未至諸侯　正義曰沈云非公命不書此穆伯會諸侯公未

至而書者此公既在外命正卿守國故守國之臣亦合告廟而行故得書之也　注晉司至故書　正義曰傳舉司空之官云堪其事乃書之明本不當書故知非卿也成二年傳稱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司空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是其知司空非卿之文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　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　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　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　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新鬼僖公既爲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　疏　注僖是至逆祀　正義曰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故同僖閔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當閔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弗

忌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如彼所言以閔僖異昭穆者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言之非謂異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知其理必不然故先儒無作此說　注宗伯至之禮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辯廟祧之昭穆諸侯之官所掌亦當然也　注新鬼至所見　正義曰且明見者既尊崇僖公且明言其意之所見見其順大小升聖賢也劉炫以爲直據兄弟大小爲義不須云死之長幼以規杜氏今刪定知不然者以傳云新鬼大故鬼小則大小之語揔該諸事非直獨據兄弟明知亦據年時也**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僖公爲聖賢**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

疏　君子以爲失禮　正義曰傳有評論皆託之君子此下盡先姑以來皆是一君子之辭耳引詩二文於詩

之下各言君子者君子謂作詩之人此論事君子又引彼作詩君子以爲證耳僖公薨後始作魯頌爲傳之時乃設此辭非當時君子有此言也弗忌之意以先大後小爲順故言明順禮也君子之意以臣不先君爲順故云禮無不順各言其順順不同也魯語展禽云夏父弗忌必有天殃其葬也焚煙達于上孔晁云已葬而柩焚煙達棺外**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

疏　注鯀禹至世祖　正義曰鯀禹父夏本紀文也契湯十三世祖殷本紀文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天乙即湯也下注云不窋后稷子周本紀文服虔云周家祖后稷以配天明不可先也故言不先不窋禹湯異代之王故言不先鯀契也然則文武大聖后稷賢耳非是不可先也下句引詩皇祖后稷不欲重文故舉不窋以辟之**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

疏　注帝乙至尚之　正義曰帝乙微子父宋世家文厲王鄭桓公父鄭世家文微子桓公宋鄭始祖也言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則二國立其廟而祖祀之微子不先帝乙桓公不先厲王猶上祖也言不以不肖猶尊尚之也宋爲王者之後得祀殷之先王帝乙之廟不毀者蓋以爲其所出故特存爲周制王子有功德出封者得廟祀所出之王魯以周公之故得立文王之廟襄十二年傳稱魯爲諸姬臨於周廟周廟文王廟也鄭之桓武世有大功故得立厲王之廟昭十八年傳稱鄭人救火使祝史徙主祏

於周廟周廟厲王廟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忒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

疏　魯頌至后稷　正義曰魯頌閟宮之篇美僖公之德也上皇皇爲美下皇爲君言僖公春秋祭祀非有懈倦其所享祀不有差忒所祀之神有皇皇之美者爲君之上天配之以君祖后稷也**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稱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詩邶風也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僖親文公父夏父弗忌欲阿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二詩深責其意**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

展禽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已欲立而立人廢六關塞關陽關
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絶末遊而廢之妾織蒲三不仁也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作
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縱逆祀聽夏父躋僖公祀爰
居三不知也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疏仲尼至知
也　正義曰魯臣多矣而獨譏文仲者以文仲執國之政
有大知之名為不知之事故特譏之其餘則不足責矣論
語稱仁者愛人知者不惑故以害於物者為不仁闇於事
者為不知卑下展禽而不肯舉薦廢去六關而不設防禁
妾織蒲席而與民爭利此三事為不仁也無其位而作虛
器不知禮而縱逆祀不識鳥而祀爰居此三事為不知也
注展禽至立人　正義曰論語云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
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又曰仁者已欲立而立人知賢不

舉是無恕心故為不仁也　注塞關至廢之　正義曰昭
五年傳稱孟丙仲壬之子殺豎牛於塞關之外襄十七年
傳稱師自陽關逆臧孫二關見於傳如此之屬凡有六也
民以田農為本商賈為末農民力以自食商民遊以求食
漢書賈誼說上曰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其本各食其力
末伎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矣杜稱末遊者謂
此末伎遊食之民也周禮司關司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
是所以禁約末遊者令其出入有度今而廢之使末遊之
人無所禁約損害農民是不仁也　注家人至爭利　正
義曰家語說此事作妾織席知織蒲是為席以販賣之也
大學云食祿之家不與民爭利故以此為不仁也　注謂
居至曰虛　正義曰論語云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
何如其知也鄭玄云節栭也刻之為山梲梁上楹也畫以
藻文蔡謂國君之守龜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
所當有之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君子下不僭上其居
奢如此是不知也　注海鳥至祀之　正義曰魯語云海鳥

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命國人祭之展禽
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節政之所成也
故制祭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今海鳥
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言仁且知矣無功而祀
之非仁也弗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
夫廣川之鳥獸皆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冬煖冬晉
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
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
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
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
妃以奉粢盛孝也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內外內之禮始備此除凶之即

位也於是遣卿申好舅甥之國脩禮以昏姻也元妃嫡夫人奉粢盛共祭祀孝禮之始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
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傳例曰民逃其上曰潰沈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夏五月王子虎卒不書爵者天王赴也翟泉之盟雖輙假王命周王因以同盟之例為赴疏注不書至為赴　正義曰王子虎即王叔文公也謚之為文必當有
爵不書爵者畿內之國不得外交諸侯其臣不敢赴魯必
天子為之赴赴以王子為親不復言其爵也翟泉之盟子
虎在列而貶之稱人若王使來盟則不應貶責不假王命
則不得與盟故知於時輙假王命周王遂以同盟之禮為
之赴魯傳稱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秦人伐晉晉人恥
是其來赴往弔皆如同盟之禮不出以

微者告　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自上而隊有似於雨宋人以其死爲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國君輕走羣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是以在衆曰潰在上曰逃各以類常之

疏 凡民至曰逃 正義曰公羊傳曰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釋例曰衆保於城城保於德言上能以德附衆以功庇下民信其德恃其固故能交相依懷以衛社稷苟無固志盈城之衆一朝而散如積水之敗故曰潰潰者衆散流迸之辭也國君而逃師棄盟遁其典儀棄其車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是以在衆爲潰在君爲逃以別上下之名無取於別國邑也賈頴以爲舉國曰潰一邑曰叛案左氏無此義也傳曰陳侯如楚慶氏以陳叛此則舉國不必言潰也叛者舉城而屬他非民潰之謂也是解潰逃之義也僖五年首止之盟鄭伯逃歸襄七年鄬之會陳侯逃歸皆書於經十年傳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不書者於時楚會諸侯魯不與楚不告故不書也襄十六年溴梁之會傳稱高厚逃歸不書於經者釋例云例之潰逃指爲一國一軍一邑君民相須爲用變文以別之也鄭詹見囚於齊自齊逃來此爲逸囚無不可逃春秋指事而書所謂民逃非在上之逃也而賈氏復申以入例亦不安也如例所言高厚之逃縱有師衆止同逸囚之限非是逃例然鄭詹書而高厚不書者鄭詹爲逃來向魯故書高厚不別赴故不書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二年陳侯爲衛請成于晉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王子虎與僖公同盟於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傳因王子虎異於諸侯王叔又未與文公盟故於此顯示體例也經書五月又不書日從赴也

疏 注王子至赴也 正義曰隱七年傳例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者指謂同盟之二君耳不言與其父盟得以名赴其子但同盟稱名則兩君相知君既知之則國內皆知故彼父雖卒得以名赴其子此理雖爾凡例未明王子虎與僖同盟文公是其同盟之子今乃以名赴文是其於禮合赴此類多矣傳因王子虎天子之臣異於諸侯王子又未與文公同盟故於此顯示體例則其餘從可知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　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之　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一惡弃其善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　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詩國風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天子也　詒

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詒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衆善之謀疏注詒遺至之謀正義曰詒遺釋詁文燕之爲安常訓也翼者贊成之義故爲成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美武王之事言子桑有此義也

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螽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晉救江在雨螽下故使圍江之經隨在雨螽下疏注晉救至螽下正義曰先僕救江經無其事但實在雨螽之後不進救江於前而退圍江於下欲令下與處父救江相接故也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桓公不書示威名不親伐疏注桓公至親伐正義曰王叔文公不知何王之子字叔遂以叔爲氏桓公是其子王叔陳生是其後也衞有公叔文子此人蓋以王叔爲氏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改三年處父之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謝疑以公比君子也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降階辭讓公登成拜俱還上成拜禮疏注俱還上成拜禮正義曰燕禮賓降階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玄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此莊叔以公降拜晉侯降辭以禮未成故更登成拜是賓主俱還上成拜禮也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經四年春公至自晉無傳夏逆婦姜于齊稱婦有姑之辭疏逆婦姜于齊正義曰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注云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於魯故不稱夫人然則往逆當稱逆女、、國當稱夫人此時逆則卿不行入復不告至其過經略異於常文徒以有姑故稱婦以齊女則稱姜直云逆婦姜于齊略賤之文也狄侵齊無傳秋楚人滅江滅例在十五年疏注滅例在十五年正義曰案莊十年齊師滅譚注云滅例在文十五年及弦滅黃滅夔皆不注獨更於此言者沈氏云滅譚爲入春秋之初故須指其例弦黃夔等傳皆載其見滅所由今滅江傳無事跡恐異於餘滅故更引滅例云在十五年晉侯伐秦衛侯使寧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母風姓也赴同祔姑故稱夫人疏注僖公至夫人正義曰杜言此者以成風本是莊公之妾嫌其不成夫人故明之也釋例曰凡妾子爲君其母猶爲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內外之禮皆如夫人矣故姒氏之喪責以小君不成風之喪王使會葬傳曰禮也是言適夫人既死妾母於法得成夫人也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

也故免之二年衛執孔達以說晉夏衛侯如晉拜謝歸孔達

曹伯如晉會正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逆婦

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禮諸侯有故則使卿逆君子是以

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為國人所敬信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曰貴聘而賤逆之公子遂納幣是貴聘也君

而卑之立而廢之君小君也不以夫人禮迎是卑廢之弃信而壞

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主內主也不允宜哉

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詩頌言畏天威於是保福祿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

官之役邧新城秦邑也王官役在前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

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鄰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

疏注降服至過之　正義曰僖三十三年傳曰秦伯素服郊次意與此同知此降服為素服也出次出於官而別次舍故云辟正寢也殺牲盛饌曰舉知不舉去盛饌也鄰國之禮有數不知其數幾何以言過數知其必有數耳哀十年傳稱齊人弒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鄰國之數蓋三日也

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

懼也秦江同盟不告故不書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

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

矣詩大雅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也言秦穆亦能感江之滅懼而思政爰於也究度皆謀也

疏君子至謂矣　正義曰徧檢諸本君子曰下皆無詩云則傳文本自略也詩意言與彼夏商二國其政不得民心致使國家喪滅維此四方之國見其亡滅於是自謀於是自度其政事自懼己之滅亡也此詩所言其秦穆之謂也此詩大雅皇矣之篇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

宴為賦湛露及彤弓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為賦湛露彤弓詩小雅

疏注非禮至小雅　正義曰諸自賦詩以表己志者斷章以取義意不限詩之尊卑若使工人作樂則有常禮穆叔所云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燕禮者諸侯燕其群臣及燕聘問之賓禮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彼所云蓋尊卑之常禮也自賦者或全取一篇或止歌一章未有頓賦兩篇者也其使工人歌樂各以二篇為斷此其所以異也此時武子來聘魯公燕之於法當賦鹿鳴之三今賦湛露彤弓非是禮之常法傳特云為賦知公特命樂人歌此二篇以示意也此二篇天子燕諸侯之詩公非天子賓非諸侯不知歌此欲示何意蓋以武子有令名歌此疑是試之耳

不辭又不荅賦使

行人私焉私問之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

也肄習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佯不知此其愚不可及

疏注肄習至可及　正義曰說文肄訓為陳字從長聿聲肄訓為習字從聿采聲古書經傳所作字皆同耳臣以為工人自習詩業以及此篇非謂歌之以為己也魯人失於所賦辭則章主之失荅則己當其罪故不辭又不荅佯若不知其所為如愚人然論語云甯武子其知

可及其愚不可及此亦是愚之一事也然禮賓無荅賦之法而怪其不荅賦者非常之賦宜有對荅故也 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 疏 天子當陽○正義曰湛露詩云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陽謂日也言天子當日諸侯當露也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愾恨怒也 疏 諸侯至其功○正義曰敵者相當之言愾是恨怒之意當王所怒謂往征伐之勝而獻其功也彤弓序云天子賜有功諸侯也 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 疏 注覺明至宴樂○正義曰覺者悟知之意故爲明也使諸侯明己心也莊三十一年傳曰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中國則否禮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故有功則賜之以弓矢又歌此彤弓之詩以明天子之心知是報功宴樂也詩言一朝饗之則是爲設饗禮此云宴者明其爲宴樂耳非言設宴禮也 今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 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貺賜也干犯也戾罪也 ○冬成風薨爲明年王使來含賵傳

經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珠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賵 疏 王使至且賵○正義曰公羊傳曰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賈服云含賵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譏之案禮雜記諸侯相弔之禮含襚賵臨同日而畢與介代有事焉不言遣異使也諸侯相於則唯遣一使而責天子於諸侯必當異人禮何所出而非責王也春秋之世風教陵遲吉凶賀弔罕能如禮王之崩葬魯多不行魯之有喪寧能盡至王歸含賵二事而已宰咺又賵而不含不至全無所譏不含又無貶責既含且賵便責兼之不可是禮備不如不備行禮不如不行豈有如此之理哉左傳異來含且賵會葬二事乃云禮也則二事俱是得禮無譏兼之之意也言且者見有二禮而已宰咺言來歸此不言來者穀梁傳曰其不言來者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以晚其意以爲含者所以實口當及未殯而至以其至晚故不言來以責王也案雜記含者執璧將命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然則含襚者所以助喪盡恩示其有禮而已既葬猶尚致之不必以濟其用天子之與鄰國莫不道路長遠赴者猶尚不至責其未殯而來此是理之不通也且來者自外之文非與褒貶之意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襚衣是斂之所用彼最晚矣何以復言來乎言來與不言來史異文耳宰咺秦人歸之既晚故舉其所爲之人此夫人薨言歸含賵爲夫人可知故不言歸夫人含賵也何休膏肓以爲禮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爲禮於義爲短鄭康成箴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賻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襚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何休云尊不含卑是違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如康成言尊不含卑禮無其事康成以爲譏一人兼二事者非左氏意也 注珠玉至曰賵○正義曰周禮王府大喪共含玉穀梁傳曰貝玉曰含士喪禮含用米貝莊子說發冢之事云徐徐破其頰無傷口中珠是含有用珠者也故云珠玉曰含何休云天子以珠周禮大喪共玉不言珠也莊子所言發冢未必發天子冢也雜記云諸侯相含以璧未知何人用珠耳公羊傳曰含者何口實也孝

子不忍虛其親之口故以米貝珠玉實之謂之飯含檀弓曰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士喪禮用生稻米是不以食道也車馬曰賵公羊傳文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無傳反哭成喪故曰葬我小君

王使召伯來會葬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來不及葬不譏者不失五月之內

夏公孫敖如晉無傳

秦人入鄀入例在十五年

秋楚人滅六六國今廬江六縣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無傳與僖公六同盟

【疏】注與僖公六同盟　正義曰業以僖五年即位其年盟于首止八年于洮九年于葵丘十五年于牡丘二十一年于薄二十七年于宋魯許俱在是六同盟也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

會葬禮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贈之明母以子貴故曰禮

【疏】注成風至曰禮　正義曰傳舉二事以一禮結之則含賵會葬皆得禮也釋例稱賵賻襚含揔謂之贈言以夫人禮贈之指為賵含也

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仲歸子家

冬楚公子燮滅蓼蓼國今安豐蓼縣

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蓼與六皆皐陶後也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甯晉邑汲郡脩武縣也嬴逆旅大夫

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沈漸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此在洪範今謂之周書

【疏】注甯晉至大夫　正義曰晉語說此事云舍於逆旅甯嬴氏注國語者賈逵孔晁皆以甯嬴為掌逆旅之大夫故杜亦同之劉炫以甯嬴直是逆旅之主非大夫今刪定知不然者若是逆旅之主則身為匹庶是卑賤之人猶如重館人告文仲重丘人罵孫蒯止應稱人而已何得名氏見傳杜以傳載名氏故為逆旅大夫劉炫以為客舍主人而規杜氏非也

注沈漸至周書　正義曰此傳引周書是洪範之三德也彼說人之三德乃以此言覆之孔安國以此二句為天地之德故注云沈漸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謂天言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杜以傳證人性即以人事解之沈漸謂人性之

沈滯懦溺也高明謂人性之高亢明爽也滯溺者當以剛勝其本性亢爽者當以柔勝其本性必自屈矯已乃能成全不然則沈漸失於弱高明失於剛不能保其身也此文在洪範今謂之周書箕子所說故傳謂之商書

夫子壹之其不沒乎陽子性純剛

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

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過其行

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剛則犯人

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為六年晉殺處父傳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成子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也貞子欒枝下軍帥也霍伯先且居中軍帥也臼季胥臣下軍佐也為六年蒐於夷傳

【疏】注成子至

夷傳 正義曰城濮之戰先軫郤溱將中軍狐毛狐偃將上軍欒枝胥臣將下軍晉語云狐毛卒先且居將上軍清原之蒐三軍如故趙衰箕鄭將新上軍胥嬰先都將新下軍箕之役先軫死先且居將中軍不知誰代且居將上軍也此言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并舉二官二年彭衙之役云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注云代郤溱是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也

經六年春葬許僖公無傳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孫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再同盟 疏 注再同盟 正義曰二年及晉處父盟三年公及晉侯盟是再同盟也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葬速 疏 注卿共至葬速 正義曰昭三十年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傳曰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是也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處父侵官宜爲國討故不言賈季殺晉狐射姑出奔狄射姑狐偃子賈季也奔例在宣十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疏 注諸侯至之辭 正義曰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用特羊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

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既不告朔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書猶朝于廟言猶以譏之必於月朔爲此告朔聽朔之禮者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用揔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心焉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効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卿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迴心於左右政之粃亂恒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文公謂閏非常月緣以闕禮傳因所闕而明言典制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經稱猶朝于廟也經稱告月傳言告朔明告月必以朔也每月之朔必朝於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故告以特羊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之異耳是言聽朔朝廟之義也玉藻說天子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鄭玄以爲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大祖而已杜以明堂與祖廟爲一但明堂是祭天之處天子告朔雖杜之義亦應告人帝朝享即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

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云猶朝于廟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天子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其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爲閏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 疏 注僖三至軍帥　正義曰清原之蒐五軍十卿有先軫郤溱先且居狐偃欒枝胥臣趙衰箕鄭胥嬰先都箕之役先軫死往歲趙衰欒枝先且居胥臣卒八年傳說此蒐之事云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則郤溱狐偃胥嬰亦先卒矣清原十卿唯有箕鄭先都在耳故蒐以謀軍帥服虔云使射姑代先且居趙盾代趙衰也箕鄭將上軍林父佐也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也改蒐于董趙盾將中軍射姑弇狄先克代佐中軍耳

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趙盾佐之代趙衰也盾趙衰子陽處父至自溫往年聘衛過溫今始至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爲帥射姑佐之河東汾陰縣有董亭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嘗爲趙衰屬大夫 疏 注處父至大夫　正義曰僖三十一年清原之蒐衰始爲卿三十三年處父已專帥侵蔡則處父之屬成子未有多年蓋情素相親而黨於趙氏耳非專以嘗爲其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宣趙盾謚制事典典常也正法罪輕重當辟獄刑辟猶理也董逋逃董督也由質要由用也質要券契也治舊洿治理洿穢本秩禮貴賤不失其本續常職脩廢官出滯淹拔賢能也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賈佗以公族從文公而不在五人之數 疏 宣子至常法　正義曰制事典者正國之百事使有常也正法罪者準所犯輕重豫爲之法使在後依用之也辟獄刑者有事在官未決斷者今於今理治之也董逋逃者舊有逋逃負罪播越者督察追捕之也由質要者謂斷爭財之獄用券契正定之也治舊洿者國之舊政洿穢不絜理治改正之也本秩禮者時有僭踰貴賤相濫本其次秩使如舊也續常職者職有廢闕任賢使能令續故常也出滯淹者賢能之人沈滯田里拔出而官爵之也此謂所爲制作法式者豫爲將來使案而遵行臨時決斷者將爲故事使後人放習故得行諸晉國以爲常法也　注辟猶理也　正義曰辟訓爲法依法斷決是理治之也此與上句所以爲異者正法罪謂準狀制罪爲將來之法若今之造律令也辟獄刑謂有獄未決斷當時之罪若昭十四年韓宣子命斷舊獄之類是也　注董督也　正義曰釋詁云董督正也俱訓爲正是董得爲督謂督察之也　注由用也質要契券　正義曰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傅別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鄭衆云稱責謂貸子也傅別謂券書也聽訟責者以券書決之傅傅著約束於文書也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鄭玄云傅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也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傅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也事異異其名耳如彼禮文知質要是契券也　注治理洿穢　正義曰洿者穢之別名不絜之稱也法有不便於民事有不利於國是

爲政之洿穢也治理政正使潔清也　注賈佗至之數　正義曰晉語宋公孫固云晉公子長事賈佗又曰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共敬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是以公族從文公也尚書周官大師大傅大保天子三公也宣十六年傳晉侯請于王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則大傅尊於中軍之將與大師皆爲孤卿也周禮上公之國有孤一人王制諸侯三卿晉侯爵也而有三軍六卿復有孤二人者晉爲霸主多置羣官共時所須不能如禮孤尊於卿法由在上故宣子法之授二孤使行之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悉文子聘于陳且娶焉臣非君命不越竟故因聘而自爲娶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穆公名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子車秦大夫氏也以人從葬爲殉皆

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黃鳥詩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言善人亡則國瘁病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建立聖知以司牧民樹之風聲因土地風俗爲立聲教之法分之采物旌旗衣服各有分制著之話言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爲之律度鍾律度量所以治歷明時陳之藝極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藝又曰貢獻無極引之表儀引道也表儀猶威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訓典先王之書教之防利防惡興利委之常秩委任也常秩官司之常職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即訖也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爲霸主

疏　古之至不長　正義曰知命之不長知其必將有死不得長生久視故制法度以遺後人非獨爲當己之世設善法也並建聖哲以下即位便爲之非臨

死始爲此也下云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言其施行此事功成乃就死耳非謂設此法以擬死也　注建立至牧民　正義曰此說王者之事或封爲諸侯或置之羣官聖哲是人之儁者故總言之耳　注因土至之法　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凡民性有剛柔緩急聲音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故聖王爲教因其土地風俗爲立善聲教也聲教人之所立故言樹之今杜云因土地風俗爲立聲教之法如杜此言唯樹以聲而傳云樹之風聲而風亦樹者其實風俗亦是人君教化故孝經云移風易俗孔注尚書云立其善風揚其善聲是也　注旌旗至分制　正義曰采物謂采章物色旌旗衣服尊卑不同名位高下各有品制天子所有分而與之故云分之定四年傳稱分魯公以大路大旂之類皆是也　注話善至遺戒　正義曰著之話言爲作善言遺戒著於竹帛

故言著之也　注鐘律至明時　正義曰周語云先王之制鐘也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又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其意言度律之聲以爲鐘之均於鐘律取法爲度量衡也故漢書律歷志云推歷生律莫不用焉度量衡皆出於黄鐘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黄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之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黄鐘之長一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黄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輕重也本起黄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衡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其鐘者亦起於律故服虔云鳧氏爲鐘各自計律倍而半之黄鐘之管長九寸則黄鐘之鐘長二尺二寸半

餘鐘亦各自計律倍而半之度量衡其本俱出於律傳言律度注言度量其言不及衡者文雖不足理實兼之易革卦象云君子以治歷明時此律度量衡皆推歷爲之故此法以授天下使之明四時也　注藝準至無極　正義曰藝是準限極是中正制貢賦多少之法立其準限中正使不多不少陳之以示民故言陳之所引傳曰及又曰昔昭十三年子產辭也　注引道至威儀　正義曰引謂在前故爲道也長章儀飾故循威儀也威儀禮則王者制之以道民言引之道之不用重文故異之也　注訓典先王之書　正義曰訓典先王之書教訓之典取其言以語之故言告之法制謂王者身自制作已之所有故言子之　注防惡興利　正義曰防者防使勿然故爲防惡利者務生此利故爲興利傳言防利於文不足互見以曉人也此最爲急故特言教之　注委任至常職　正義曰設官分職當委任責成故言委之常秩謂職掌位次故爲官司之常職　秋季文子將聘於

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季文子季孫行父也聞晉侯疾故　其人曰將焉用之　其人從者　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　難卒得　過求何害　所謂文子三思　疏　注季文至疾故　正義曰劉炫以爲聘使之法自須造遭喪之禮而行防其未然也非是聞晉侯有疾今知不然者依聘禮出使唯以幣物而行無別齎遭喪之禮若主國有凶則臨時辦備今文子聘晉特求遭喪之禮出聘之後晉侯遂卒考其情事有異尋當臨晉侯之疾何爲不可劉炫以不聞晉侯之疾而規杜氏恐非其義也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　立少君恐有難　趙孟曰立公子雍　趙孟

盾也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　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　抒除也　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　樂文公子　辰嬴嬖於二君　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也　立其子民必安之　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　班位也　其子何震之有　震威也　且爲二嬖淫也　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

滛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偪姞姞姓之女生襄公爲世子故杜祁讓使在己上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以季隗是文公託狄時妻故復讓之然則杜祁本班在二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亞次也言其賢故位尊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士伯也士會隨季也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郫晉地

疏注杼除也　正義曰字有聲相近而爲訓者鬼之爲言歸也舂之爲言惷也其類多矣杼聲近除故爲除也服虔作紓紓緩也　偪姞　正義曰譜以偪爲國名地闕不知所在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易以爲佐而知其無援於晉也少族多怨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鞫居狐氏之族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簡伯續鞫居十一月無丙寅丙寅十二月八日也日月必有誤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帑妻子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官故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爲非對非對則爲遷怒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言己蒙宣子寵位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殺季家欲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己是益仇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扞衛也

疏注帑妻子也　正義曰詩云樂爾妻帑文已有妻帑毛傳以帑爲子此傳無妻故杜幷妻言之帑者細弱之稱妻子俱得稱之傳稱以害鳥帑鳥尾猶尚稱帑況妻子乎說文云帑金幣所藏字書帑從巾　敵惠敵怨之道　正義曰敵惠謂有恩於彼不可望彼人之子報敵怨謂有怨於彼不可報彼人之子是父祖受人之惠子孫負此不忘要有恩於其父祖不可求報於彼子孫子孫或詐不知乃是更復長怨故恩怨皆不在後是爲忠恕之道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閏以正時四時漸差則致閏以正之時以作事順時命事事以厚生事不失時則年豐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經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書取易也例在襄十三年遂城郚無傳因伐邾師以城郚郚魯邑卞縣南有郚城備邾難夏四月宋公王臣卒二年與魯大夫盟於垂隴疏注二年至垂隴　正義曰王臣以僖二十四年即位與僖盟于踐土翟泉今唯言垂隴據與文同盟言之杜注或兼取前世或止取時君不爲例也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攻昭公并殺二大夫故以非罪書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貶稱人晉諱背先蔑而夜薄秦師以戰告晉先蔑奔秦不言出在外奔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

扈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不分別書會人揔言諸侯晉大夫盟者公後會而及其盟冬徐伐莒不書將帥徐夷告辭略公孫敖如莒涖盟

傳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小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爲守須句大夫也絕大皞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莊公子公孫友爲左師目夷子樂豫爲司馬戴公玄孫鱗矔爲司徒桓公孫公子蕩爲司城桓公子也以武公名廢司空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華元父也傳言六卿皆公族昭公不親信之所以致亂疏注戴公玄孫鱗矔桓公孫　正義曰世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季甫甫生子僕伊與樂豫是也世本又云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矔是也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廕庥之多故君子以爲比謂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縱放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

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二子在公宮故爲亂兵所殺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卬昭公弟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者衆故名不可知死者無罪則例不稱名疏葛藟至爲比　正義曰此引葛藟王風葛藟之篇也彼毛傳以之爲興此云君子以爲比者但比之隱者謂之興興之顯者謂之比比之與興深淺爲異耳此傳近取庇根理淺故以爲比毛意遠取河潤義深故以爲興由意不同故比興異耳　注二子至所殺　正義

曰經書宋人殺其大夫傳言不稱名非其罪則此二子名氏當見於經亦卿官也僖二十二年傳稱大司馬固於時又有司馬子魚上文樂豫爲司馬下云六卿和公室六卿之外有此二子蓋是孤卿之官也宋是上公禮得有孤且春秋之時不必如禮　注不稱至稱名　正義曰傳云不稱名恠殺者死者並不名也又言衆也解殺者不名言殺者衆多其名不可知也且言非其罪也解死者不名言死者無罪則於例不稱名也此傳言書曰是仲尼新意殺大夫有例無凡故每言書曰所謂曲而暢之也此言死者無罪故不稱名則被殺書名皆爲有罪故諸是大夫被殺書名者杜皆言其罪狀正以此傳爲例故也釋例曰大臣相殺死者無罪則兩稱名氏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若死者有罪則不稱殺者名氏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若爲賊者多因亂而殺則亦稱國人殺者主名不分故也主名不分死者雖名氏可知亦隨而去之嫌於罪死者也士殺大夫則書曰盜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

孫輒是也若然宋之穆襄之族既非六卿於例名氏不見亦應書盜而不言盜者彼殺鄭卿者知是尉止司臣之類故書盜以惡其人此則不得主名書盜不知所惡故不書其盜耳若知其人則亦書盜也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　僖二十四年文公入　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　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也　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　欲使宣子教訓之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在宣子之耳　而弃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　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己　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　克先且居子代狐射姑　荀林父佐上軍　箕鄭將上軍居守故佐獨行　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　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職堇陰晉地

疏　注先蔑至晉地　正義曰諸書御戎爲右皆是君之

御右知此步招戎津亦以逆雍出軍此時爲雍之御右也改立靈公故御右猶在職也十二年河曲之戰傳稱范無恤御戎注云代步招是君不行有御戎者成二年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王卒盡行彭名御戎注云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然則河曲之戰亦公卒盡行公之戎車亦行故御戎在職也此時未至令狐令狐猶是晉地知堇陰亦是晉地也　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　奪敵之戰心也　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　蓐食早食於寢蓐也　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

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從刳首去也令狐在河東當與刳首相接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將及己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寮乎僖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荀伯林父士會在

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亡於晉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何用如此士季曰吾與之同罪俱亡不迎公子雍之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言己非慕先蔑之義而從之及歸遂不見責先蔑爲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奔恐有黨也士會歸在十三年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狄相讓其伐魯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秋八月齊侯宋公衞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侯及卿大夫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此傳還自釋凡例之意

疏凡會至不敏　正義曰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不書其人有闕也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能爲也十七年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然則揔稱諸侯皆是罪諸侯也此揔稱諸侯不稱所會爲公後也傳還自釋凡例云後至不書其國者辟不敏也不敏猶不達也諱國皆在公獨後至是公不達於事辟公之不達於事諸公罪而歸責於諸侯者若言諸侯無功然故取諸侯而揔之所以辟公恥也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穆伯公孫敖也文伯穀也惠叔難也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襄仲公孫敖從父昆弟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見伐故欲結援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鄢陵莒邑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惠伯叔牙孫曰臣聞之兵作於内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

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子）使仲舍之（舍不娶）公孫敖反之（還莒女）復爲兄弟如初從之（爲明年公孫敖奔莒傳）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日往日取衛地在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柔安也）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逸書）戒之用休（有休則戒之以勿休）董之用威（董督也有罪則督之以威刑）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生民之命）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來猶歸也）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爲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疏（夏書至三事）正義曰此虞書大禹謨之文也以其夏禹之言故傳謂之夏書勿使壞以上皆彼正文唯彼言俾勿壞俾亦使也一字別耳彼上文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乃次此辭下去帝曰六府三事九治郤缺令宣子修德行禮使人歌樂故先引勸之以九歌然後郤言六府三事　無禮至叛也　正義曰在上爲政無禮則民不樂是叛之所由　注爲明至張本　正義曰鄭往前侵衛田今晉令鄭歸還衛田也言歸鄭衛田者謂晉歸以鄭所取衛田故杜下注云匡本衛邑中屬鄭今晉令鄭還衛是也然晉亦還衛田獨言鄭還衛田者以鄭歸衛田爲主遂略之劉炫謂爲歸鄭及歸衛田怪傳文歸衛不歸鄭而規杜氏非也

經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壬午月五日）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乙酉月八日也暴鄭地公子遂不受命而盟宜去族善其解國患故稱公子以貴之）疏注乙酉至貴之　正義曰以壬午乙酉相去四日其間不容報君見其專命之意故注詳其日也衡雍鄭地[illegible]亦鄭地臣無專命之義故翬溺皆去其族此公子遂[illegible]君命因事遂行輒與戎盟宜去其族傳言書曰公子遂珍之是善其解國患故稱公子以貴之也釋例曰人臣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故襄仲始盟趙盾遂盟伊洛之戎四日之間經再書公子不可以遂事常辭顯之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出受命而出自外行）螽（無傳爲災故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身而退故皆書官而不名貴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戚之田于衛戚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及取戚田皆見元年〇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申鄭地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幼主而盟諸侯【疏】注公壻至諸侯　正義曰釋親云女子子之夫爲壻傳稱公壻知是晉君之女壻池其名也杜以上言歸戚之田于衛又言且復致則晉亦致于衛故言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劉炫云服虔以爲致之于鄭以服言是規杜已釋之〇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令狐役在七年秋襄王崩爲公孫敖如周弔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前年盟扈公後至冬襄

仲會晉趙盾盟于衛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伊雒之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疏】注珍貴至可也　正義曰傳多言貴之而此言珍之事同而文異故以珍爲貴也大夫出竟以下皆莊十九年公羊傳文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己氏莒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

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死示不廢命【疏】注節國至廢命　正義曰周禮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鄭玄云玉節有五則典瑞云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其角節鄭注云未聞此司馬司城以事在官蓋執此等之玉節小行人云守都鄙者用管節此司馬司城或食采地即都鄙之主此節或是管節也掌節又云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鄭注云鑄金爲之謂王使之使於土國之等掌節又云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鄭玄云門關者謂司門司關也道路者謂天子之鄉遂大夫也其諸侯之國及門關鄉遂亦有節小行人云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謂已是山澤之國出使用龍虎之節小行人又云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鄭注云道路謂諸

侯鄉遂及諸侯司門司關都鄙之等也今之爲官授以此節令握節以死示已不廢命也此夫人殺而經書宋人殺其大夫者夫人與君共有國家尊與君同不得爲兩下相殺故同國討之文雖同國討稱人實非國討之例以其死者不稱名無罪故也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效猶致也意諸公子蕩之孫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卿違從大夫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疏】注卿違至皆復　正義曰卿違從大夫昭七年傳文也效節於府人然後出奔示已解任而逃不敢帶官而逃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爲是書宋司城來奔善其人故書其官也請宋復之事在十一年一人不得言皆知司城官屬悉與來奔還悉與皆復也夷之蒐晉侯將登

箕鄭父先都登之於上軍也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士縠本司空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勳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七年晉禦秦師於堇陰以軍事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爲明年殺先克張本

疏 注登之至六年 正義曰清原之蒐箕鄭佐新上軍先都佐新下軍二人先爲卿矣而復欲登之知登於上軍也然則七年令狐之戰傳歷言諸軍將佐箕鄭將上軍先都佐下軍先都不登容可怨恨箕鄭不失其登而亦共作亂者蓋先克之薦狐趙并亦請退箕鄭先都於時即佐下軍箕鄭雖得不退因此意望以成小憾及狐射姑出奔箕鄭位次宜佐中軍而先克代射姑箕鄭守其故職蓋以此而恨也

經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夫人姜氏如齊無傳歸寧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卿共葬事禮也

疏 注卿共葬事禮也 正義曰言禮者以明天子之喪卿弔卿會葬諸侯不親行也釋例曰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脩服於其國卿共弔送之禮既葬卒哭而除凶魯侯無故而穆伯如周弔焉此天子崩諸侯遣卿弔送之經傳也杜以往年穆伯弔喪令今會葬事傳無譏文知其禮當然也昭三十年傳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以不在楚即當親行而言禮不親者彼言由君在楚上卿守國故使少卿印段往耳非言君當親行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下軍佐也以作亂討故書名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告于廟

疏 夫人至自齊 正義曰蘇氏云夫人歸寧書至唯有此耳餘不書者或禮儀不備或淫縱不告廟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與先都同罪也楚人伐鄭楚子師於狼淵不親伐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無傳秋八月曹伯襄卒無傳七年同盟于扈

疏 注七年同盟于扈 正義曰襄以僖八年即位其年盟于洮九年于葵丘十五年于牡丘二十一年于薄今唯言于扈據文公言之

九月癸酉地震無傳地道安靜以動爲異故書

疏 注地道至故書 正義曰穀梁傳曰震動也公羊傳曰震者何動地也何休曰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周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遂於是有地震孔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是地道安靜以動爲異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辭與中國同椒不書氏史略文

疏 注稱君至略文 正義曰莊二十三年荊人來聘不稱楚子使某至此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與中國同其禮既同椒亦宜書其氏今不書氏傳無貶文知是史辭自略無義例也釋例曰楚殺得臣與宜申賈氏皆以爲陋寀楚殺大夫公子側成熊之等六七人皆稱氏族無爲獨於此二人陋也斯蓋非史策舊法故無凡例當時諸國以意而赴其自來聘使者辭有詳略仲尼修春秋因釆以示義義之所起則刊而正之不者即而示之不皆刊正也諸侯之卿當以名氏備書於經其加貶損則直稱人若有褒異則或稱官或但稱氏若無褒無貶傳所不發者則皆就舊文或未賜族或時有詳略也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弑君者

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以明時史之同異非仲尼所皆貶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衣服曰禭秦辟陋故不稱使不稱夫人從來者辭葬曹共公無傳疏注衣服至者辭　正義曰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禭穀梁傳曰衣衾曰禭禮稱禭者君使臣致服故云衣服曰禭也秦處西戎其國辟陋故不稱君使猶楚在莊世稱荊人來聘也成風夫人也來者不言夫人從來者之辭也先言僖公僖公先薨也不言及并致之也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所使也亂殺先克不赴故不書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乙丑正月十九日經書二月從告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財故曰非禮不

書王命未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疏莊叔如周葬襄子也　正義曰歷舉此經者嫌莊叔別以他事使周葬王更使人會故明之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梁益耳蒯得不書皆非卿疏注梁益至非卿　正義曰士縠書經則是卿也七年令狐之戰三軍將佐無士縠十二年河曲之戰三軍將佐杜注無代士縠者而士縠得爲卿者先蔑奔秦傳無其代十二年欒盾將下軍注云代先蔑者據傳成文言之耳未必不是士縠代先蔑欒盾代士縠也箕鄭上軍將也傳文先箕鄭後士縠士縠若將下軍即是位之次也其事似然或者晉於將佐之外猶別有散位從卿若郤缺趙穿之類也傳箕鄭先士縠經士縠先箕鄭者經以殺之先後傳以位次序列傳蒯得居下知其以位次也賈逵云箕鄭稱及非首謀姦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杜云言及史異辭

無義例則此亦然也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范山楚大夫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陳師狼淵爲伐鄭援也潁川潁陰縣西有狼陂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三子鄭大夫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華耦華父督曾孫公子遂獨不在貶者諸魯事自非指爲其國褒貶則皆從國史不同之於他國此春秋大意他皆放此疏注華耦至放此　正義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則貶之稱人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文無所貶此公子遂與諸國同行諸卿皆貶遂獨不貶諸如此類莫不

盡然知諸於魯事自非指爲其國褒貶皆從魯史以其體例已舉不假改正故也夏楚侵陳克壺丘壺丘陳邑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子朱息公也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也傳言晉君少楚陵中國明年所以有厥貉之會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子越椒令尹子文從子傲不敬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傳曰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明奉使皆告廟故言傲其先君也爲宣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禮也秦慕諸夏欲通

敬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贈僖公并及成風本非魯方嶽同盟無相赴弔之制故不譏其緩而以接好為禮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送死不及尸故曰不當事書者書於典策垂示子孫使無忘過厚之好

疏諸侯至舊好　正義曰此雖廣言諸侯主為秦人發傳隱元年王使來賵尚譏其緩若是同盟之國必譏其緩可知釋例曰秦之與魯本非方嶽同盟魯薨不赴秦秦不賵魯自是其常也僖穆二公雖有同盟之義二君已卒則二子不得用同盟之禮也今秦康公遠慕諸華欲通敬於魯無以為辭因翟泉有盟追贈僖公并及成風假弔禮而行故曰禮也送死不及尸謂不當其事書者書之於策垂之子孫以示過厚之好也是言此傳主為秦也僖公成風服除久矣今始來弔贈當以變禮待之檀弓曰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

春秋正義十四　五十四

子游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是古有以服終來弔者也何休膏肓云禮主於敬一使兼二喪又於禮既緩而左氏以之為禮非也鄭箴云若以為緩案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是鄭不非其緩也若譏一使兼二禮雜記諸侯弔禮有含襚賵臨何以一使兼行知休言非也

經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無傳公與小斂故書日

夏秦伐晉不稱將師告辭略

楚殺其大夫宜申宜申子西也謀弒君故書名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二年同

及蘇子盟于女栗女栗地名闕蘇子周卿士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

冬狄侵宋無傳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貉地名闕將伐宋而未行故書次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少梁馮翊夏陽縣

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報少梁

初楚范巫矞似矞似范邑之巫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在僖二十八年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商楚邑今上雒商縣沿漢泝江將入郢沿順流泝逆流王在渚宮小洲曰渚下見之懼而辭

春秋正義十四　五十五

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陳[redacted]名司寇為司敗子西[redacted]言不敢之商縣三使為工尹掌百工之官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鬭宜申及仲歸仲[redacted]子家不[redacted]非物

疏皆將強死　正義曰強健也無病而死謂被[redacted]也

注沿順流泝逆流　正義曰商在漢水北漢水東流而南入江子西既至商邑聞讒不敢居商縣沿漢水順流而下至江乃泝流逆上渚宮當郢都之南故王在渚宮下見之也下注云小洲曰渚釋水文

注陳楚名司寇為司敗　正義曰言歸死於司敗知司敗主刑之官司寇是也論語有陳司敗知陳楚同此名也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僖十年狄滅溫蘇子

奔衛今復見蓺王復之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陳鄭及宋麇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而苟免爲楚僕役受役於司馬麇子恥之遂逃而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時楚欲誘呼宋共戰御事華元父遂道以田孟諸孟諸宋大藪也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盂田獵陳名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復遂楚期思邑公今弋陽期思縣子朱及

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命夙駕載燧燧取火者宋公違命不夙駕載燧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子舟無畏字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詩大雅美仲山甫不辟彊禦毋縱詭隨以謹罔極詩大雅詭人隨人無正心者謹愼也罔無也極中也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爲宣十四年宋人殺子舟張本

疏注陳鄭至同也　正義曰杜以陳鄭會楚子于息遂與蔡侯次于厥貉則陳鄭當在次也傳稱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則麇子當在也宋公逆楚子則宋公亦在也獨書楚子蔡侯不言陳鄭宋麇故述其事而爲之說言宋陳鄭三君降爵麇子逃歸故不書也劉炫以爲告文略故不書陳鄭宋今知不然者此楚會諸侯必是楚人來告若楚人來告當以得諸侯爲榮何以略其宋鄭陳乎麇子不會傳云逃歸宋鄭二國爲楚僕役猶如許蔡二君降乘楚車許蔡既不書於經故知宋鄭失位不見此乃傳事分明故杜爲此解劉炫直以告文略以規杜氏非也　注將獵至中央　正義曰宋公爲右盂無畏爲左司馬而抶宋公之僕自謂當官而行明無畏當右子朱當左是其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使各掌一甄自然右司馬一人當中央也　毋縱至罔極　正義曰無縱此詭人隨人無正心者以謹勑彼無中正之人言小罪尚不赦則大罪不敢爲也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爲明年楚子伐麇傳

春秋正義卷第十四

春秋正義卷第十五　文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討前年厥貉會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生叔仲惠伯郤缺冀缺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魯地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成大心子玉之子大孫伯也防渚麇地潘崇復伐麇至于鍚穴鍚穴麇地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疏注八年至失之　正義曰諸侯之卿出奔而復歸者宋華元衛孫林父之徒皆書其歸則蕩意諸之歸亦當書之服虔云反不書者施而不德衛冀隆亦同服義而難杜云襄二十九年欒氏施而不德春秋所善不書意諸之歸則是施而不德且經所不書傳即發文史失之即不書曰史失之之類是也此既無傳何知史失杜必以為史失者案衛侯鄭之歸于衛也僖公納賂而請之衛侯朔之入于衛也莊公興師而納之歸邾子益于邾自我而歸之皆受魯施並書於經何獨意諸施而不德若意諸施而不德彼何故施而德之春秋公侯大夫失位出奔得人力而反者多矣若皆施而不德不應赴告諸侯魯以不書為是則書者為非何以無貶責之文定人之謂禮存亡之謂義未有禮義在可諱之竟故杜以為史官失之故不書於策

鄋瞞侵齊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莊叔得臣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駟乘四人共車疏注鄋瞞至漆姓　正義曰狄是北夷大號鄋瞞是其國名魯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問之仲尼仲尼賓之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曰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此言長狄狄之長者彼言於周為長狄知鄋瞞即是防風氏之後故以國語為說服云伐我不書諱之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鄋瞞國之君蓋長三丈獲僑如不書賤夷狄也疏注僑如至狄也　正義曰經書敗狄于鹹即是敗一國也敗其國而獲此人傳不言是其將帥知是其國之君也穀梁傳曰長狄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何休云蓋長百尺魯語仲尼所云此十倍僬僥氏之長者故云蓋長三丈魯語言不過十之異疑之言故云蓋也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

潞子嬰兒歸彼獲嬰兒歸之此獲僑如不書者潞國大其君貴故書之此國小僑如賤不書賤夷狄也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椿猶衝也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子駒魯郭門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疏椿其喉以戈殺之　正義曰考工記戈之長六尺六寸耳得及長狄之喉者兵車之法皆三人共乘魯宋與長狄之戰車皆四乘改其乘必長其兵謂之戈蓋形如戈也　注得臣至其功　正義曰襄三十年傳說此事云叔孫莊叔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皆以名其子定八年傳稱魯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故名之曰陽州知得臣亦待事以名其三子以旌章其功也此三子未必同年而生或生訖待事或事後始生欲以章已功取彼名而名之也初宋武公之

世鄋瞞伐宋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皇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名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長丘宋地獲長狄緣斯緣斯僑如之先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耏班獨受賞疏注在春秋前　正義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宋武公即位十八年以魯惠公二十一年辛卒在春秋前二十六年不知鄋瞞以何年伐宋也　注皇父至父名　正義曰皇父戴公子世本文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且此人子孫以皇爲氏知皇父字充石名　獲長狄緣斯　正義曰服虔云不言所埋埋其身首同處於戰地可知　注皇父至受賞　正義曰賈逵云皇父與穀生牛父三子皆死鄭衆以爲穀生牛父二人死耳皇父不死馬融以爲皇父之二子從父在軍爲敵所殺名不見者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如今皆亡誰殺緣斯服虔云殺緣斯者未必三子之手士卒獲之耳下言宋公以門賞耏班班爲皇父御而有賞三子不見賞疑皆死賈君爲近之如馬之言於傳文爲順但班獨受賞知三子皆死故杜亦同之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門關門征稅也謂之耏門疏注門關門征稅也　正義曰禮唯關門有征知門是關門也周禮司關司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鄭玄云征廛者貨賄之稅孟子曰關譏而不征則天下行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矣如彼文知出入關者必有征稅但不知幾而稅一也然據禮文城門亦有征必知關門者以關門征稅其數既多故昭二十年傳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是關禁之重異於城門此云食其征稅故知關稅也晉之滅潞也在宣十五年獲僑

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之十六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榮如焚如之弟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伯季相次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王子成父齊大夫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亭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鄋瞞由是遂亡長狄之種絕疏注長狄之種絕　正義曰此時長狄種絕仲尼猶云今曰大人者言當時呼往前長狄爲大人未必其時有之若當時猶有其種吳人不應怪其骨也但如此傳文長狄有種種類相生當有支胤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深可疑之命守封嵎之山與之以漆爲姓則是世爲國主縣歷四代安

得更無支屬唯有四人且君爲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君使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誰爲匹配豈有三丈之妻爲之生產乎人情度之深可惑也國語仲尼之談左傳丘明所說通賢大聖立此格言不可論其是非實疑之久矣蘇氏云國語稱令曰大人但迸居夷狄不在中國故云遂亡公羊穀梁並云長狄兄弟三人一之齊一之魯一之晉何以書記異猶如史記所云秦時大人見於臨洮

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 安處也夫鍾郕邑 國人弗徇 徇順也爲明年郕伯來奔傳

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 【疏】注稱爵至迎之 正義曰此實大子公以諸侯禮逆之公既尊之爲者史遂從公之意成十年晉侯有疾立大子州蒲爲君會諸侯伐鄭經即書爲晉侯史官不可反公之心追言世子從君所稱更是其實故也

杞伯來朝 復稱伯舍夷禮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既嫁成人雖見出弃猶以恩録其卒 【疏】注既嫁至其卒 正義曰天子諸侯絕期嫁女於諸侯則尊同恩成於敵體其禮不用降卒則服大功九月叔姬既爲杞之夫人雖見出棄猶以恩録其卒喪服女子既嫁而反在父母之室從本服爲之齊衰朞則此既書其卒當服其本服杜譜不知此叔姬是何公之女要姑與姊妹皆服期也釋例曰以棄之女反在父母之室則與既笄成人者同故亦書卒也杞叔姬卒穀梁以爲公母姊妹謂同母姊

夏楚人圍巢 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 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 術不稱氏史略文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崩也稱人秦晉無功以微者告也皆陳曰戰例在莊十一年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以其遠偪外國故帥師城之

傳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 大子自安於外邑故 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 郕邽亦邑 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 非公寵叛人 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既尊以爲諸侯故不復見其竊邑之罪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 公即位始來朝 【疏】始朝公也 正義曰劉炫云魯公新立鄰國及時來朝則曰公即位而來朝晚則云始朝公也諸侯自新立來及時者則云即位而來見晚則云始見霸主即位魯君往朝則曰朝嗣君魯君新立往朝大國則曰即位而往見也

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 公許之 不絕昏立其娣以爲夫人不書大歸未歸而卒 【疏】注不絕至而卒 正義曰傳言請無絕昏立其娣爲夫人也其娣亦字叔者周之法稱叔也釋例曰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即位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一年文成之世經書叔姬二人一人卒一人出皆杞桓公夫人也傳例出曰來歸不書來歸未歸而卒也既歸而卒亦當書之成五年杞叔姬來歸八年書卒是也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後不書卒者或更嫁於大夫故不書卒耳

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 既許其絕故不言杞 書叔姬言非女也 女未笄而卒不書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 若敖曾孫子孔 羣舒叛楚

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夏子孔執舒子平
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疏注羣舒至龍舒　正義曰
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以其非一故言屬以包之秋滕昭公來朝
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
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
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
玉大器圭璋也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玉疏注大器至辭玉　正義曰聘君用圭享用璧聘夫人用璋享用
琮聘禮記曰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故知所言大器是圭璋也考工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
聘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繅八寸鄭玄云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
備言互相備者朝諸侯與天子同聘天子與諸侯同也所言朝圭九寸聘圭八寸謂上公禮也使臣出聘降君一等
故八寸則侯伯之使當瑑圭六寸子男之使當瑑璧四寸也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
禮之義也然則王必還其來使而下云致諸執事以爲瑞節及襄仲辭之者禮聘終雖復得還王初聘之時其意欲
致與本國但主國謙退禮終還之且襄仲辭之者爲不欲與秦爲好對曰不腆敝器
不足辭也腆厚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
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徼要也魯公伯禽也言願事君以并
蒙先君之福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

以爲瑞節節信也出聘必告廟故稱先君之器要結好命所以
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藉薦也疏注藉薦也　正義曰聘
禮執圭所以致君命君命致藉玉而後通若坐之有薦席然故以藉爲薦也是以敢致之
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
厚賄之賄贈送也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
晉取羈馬令狐役在七年羈馬晉邑晉人禦之趙盾將
中軍荀林父佐之林父代先克郤缺將上軍代箕
鄭臾駢佐之代林父欒盾將下軍欒枝子代先蔑胥
甲佐之胥臣子代先都范無恤御戎代步招以從秦
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
以待之從之疏深壘固軍　正義曰壘壁也軍營所處築土自衛謂之爲壘深者高
也高其壘以爲軍之阻固案覲禮說爲壇深四尺鄭注云深高也是其義也秦人欲戰秦
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七年奔秦對曰趙氏
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
師也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
壻也側室支子穿趙夙庶孫疏注側室至庶孫　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

守公宮正室守大廟鄭玄云正室適子也正室是適子知側室是支子言在適子之側也世族譜穿趙夙之孫則是適盾從父昆弟之子也盾為正室故謂穿為側室穿別為邯鄲氏趙旃趙勝邯鄲午是其後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年少也又未嘗涉知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而退也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禱求勝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疏裹糧坐甲　正義曰甲者所以制禦非常臨敵則被之於身未戰且坐之於地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僖三十三年晉侯以一命命郤缺為卿不在軍帥之數然則晉自有散位從卿者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疏注司馬至兩退　正義曰魏武全引司馬法云將軍死綏舊說綏郤也言軍郤將當死綏必是退軍之名綏訓為安蓋兵書務在進取恥言其退以安行即為大罪故以綏為名焉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

相見也憖缺也疏注憖缺也　正義曰憖者缺之貌今人猶謂缺為憖也沈氏云方言云憖傷傷即缺也下云死傷未收則是已有死傷者但不至大崩未甚喪敗故為皆未缺耳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節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薄迫也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為宣元年放胥甲傳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城諸及鄍書時也

經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無傳再同盟疏注再同盟　正義曰朔以僖二十九年即位其年盟于翟泉文二年同盟于垂隴七年于扈云再同盟者據文公言之邾子蘧蒢卒未同盟而赴以名疏注未同盟而赴以名　正義曰蘧蒢邾子瑣之子也莊二十九年即位僖元年與魯盟于犖而云未同盟蓋據文公為言故云未同盟劉炫以犖盟規之非也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二年同大室屋壞大廟之室疏注大廟之室　正義曰傳稱書不共則於此室當共知大廟之室也明堂位曰祀周公於大廟此周公之廟壞也不直言大廟壞而云大室屋壞者大廟之制其簷四阿而下當其室中又拔出為重屋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鄭云復廟重屋也是天子之廟上為重屋此是大廟當中之室其上之屋壞非大廟全壞也公羊經作世室傳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

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世不毀也左傳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謂之大室則此室是室之最大者故知是周公之廟非魯公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不毀則稱世室世室非一君廟名若是伯禽之廟則宜舉其號謚且左氏經爲大室不作世室故左氏先師賈服等皆以爲大廟之室也壞必更作書其壞而不書作者隨即脩之故不書也定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啓塞從時譏其緩作故別書之耳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沓地闕 狄侵衛 無傳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十二月無己丑己丑十一月十一日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棐鄭地

春秋正義十五　廿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令帥衆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 疏 注詹嘉至潼關 正義曰桃林之塞在南河之南遠處晉之南竟從秦適周乃由此路使詹嘉守此塞者以秦與東方諸侯遠結恩好又西乞聘魯亦應更交餘國慮其要結外援東西圖己故使守此阨塞欲斷其來往故也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 諸浮晉地 疏 六卿相見於諸浮 正義曰六卿在朝旦夕聚集而特云相見於諸浮者將欲密謀慮其漏泄故出就外野屏人私議諸浮當是城外之近地耳 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 六年賈季奔狄 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 中行桓子荀林父也僖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爲氏 能外事且由舊勳 有狐偃之舊勳 疏 能外事 正義曰賈季是狐突之孫狐偃之子本是狄人能知外竟之事謂知狄之情得豫爲之備 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 殺陽處父故 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 疏 能賤而有恥 正義曰服虔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言不可汚辱 柔而不犯 不可犯以不義 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 魏壽餘畢萬之後帑壽餘子 疏 注魏壽餘畢萬之後 正義曰閔元年晉侯賜畢萬魏魏犨者萬之孫爲魏之此適壽餘爲魏邑之主當是犨之近

春秋正義十五　十二

親故云畢萬之後 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 許受其邑 履士會之足於朝 躡士會足欲使行 秦伯師于河西 將取魏 魏人在東 今河北縣於秦爲在河之東 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 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 疏 請東至之先 正義曰請舊是東方之人并有才能堪與彼魏邑二三有司說歸秦之言者吾與先行 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 辭行亦已無去心 疏 臣死至悔也 正義曰言身拘死於晉妻子爲戮於秦必無益於君

不可改悔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言必歸其妻子明白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策馬檛臨別授之馬檛並示己所策以展情繞朝秦大夫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己覺其情既濟魏人譟而還喜得士會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士會堯後劉累之胤別族復累之姓

疏注策馬檛　正義曰服虔云繞朝以策書贈士會杜不然者壽餘請訖士會即行不暇書策爲辭且事既密不宜以簡贈人傳稱以書相與皆云與書此獨不宜云贈之以策知是馬檛檛杖也　其處者爲劉氏　正義曰伍員奔其子於齊使爲王孫氏者知己將死豫令改族其傳又爲而發之士會之帑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復無所辟傳說處秦爲劉氏未知何意言此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爲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爲證耳　注士會至之姓　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傳稱陶唐氏既衰其後曰劉累能飲食龍夏王孔甲賜氏曰御龍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云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晉語云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生子輿爲司空世及武子佐文襄輔成景是以受隨范賈逵云隰叔杜伯之子周宣王殺杜伯其子逃奔晉子輿士蔿也武子蔿之孫即士會也世本士蔿生士伯缺缺生士會會生士燮會是蔿之孫是爲堯後也會子在秦不被賜族故自復累之姓爲劉氏秦滅魏劉氏徙大梁又徙沛故高祖之祖爲豐公又徙沛故高祖爲沛人也漢邾文公卜遷于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左右以一人之命爲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爲主一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徙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疏注繹邾至繹山　正義曰邾都本在鄒縣鄒縣北有繹山徙都於彼山旁山旁當有舊邑故曰繹邾邑也邾既遷都於此竟內別有繹邑宣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取彼之別邑不取邾之國都也但邾是小國彼繹邑亦取繹山爲名應近邾之都耳　注左右至徙之　正義曰史明卜筮知國遷君必死不知君命自當卒也左右之意謂不遷命可長左右勸君勿遷以一人之命爲言也文公之意人君之命在於養民遷則民利志在必遷以百姓之命爲主也一人之命各有短長長短先定不遷亦死是不可如何百姓之命利在水土遷就善居則民安樂乃傳世無窮也晉遷新田十世之利衞遷帝丘卜曰三百年是傳世也　君子曰知命　正義曰俗人見其早卒謂其由遷而死死之短長有時不遷至期亦卒傳言君子曰知命所以證俗人之惑邾文公以莊二十九年即位至今五十一年享國久矣命非短折也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見臣子不共

疏書不共　正義曰釋例曰大室之屋國之

祈雨祈而不繕久旱遇雨乃遂傾頹不共之甚故特書之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衛貳于楚畏晉故因公請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也鴻鴈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言亦同有微弱之憂文子賦四月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爲鄭還不敢安居鄭伯拜謝公爲行公荅拜

疏注子家至恤之　正義曰鴻鴈美宣王勞來諸侯之詩也首章云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之子侯伯卿士也存省諸侯劬勞外野爰曰也矜憐也王命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又當哀此鰥夫寡婦當收斂之使有依附子家言鄭寡弱欲使魯侯遠行還晉存恤之也　注四月至還晉　正義曰四月大夫行役之怨詩也首章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大夫言已四月初夏而行至六月往暑矣寒暑易節尚不得歸我之先祖非人乎王者何當施忍於我不使得祭祀也文子言已思歸祭祀不欲更復還晉　注載馳至救助　正義曰載馳許穆夫人閔衛之滅思歸唁兄之詩也其四章曰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其五章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義取小國有急控告大國文在五章而傳言四章故云四章以下言其并賦五章　注一月三捷　正義曰捷勝也三者謂侵也伐也戰也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無傳告於廟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七年盟于扈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疏注七年至從赴　正義曰齊世家孝公卒弟潘殺孝公子而立是爲昭公昭公則以僖二十八年即位其年盟于踐土據文公言之唯同扈之盟耳杜以長曆校之知乙亥是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者蓋赴以五月到唯言卒日不言其月即書其所至之月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疏注孛彗至書之　正義曰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曰孛之爲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釋天云彗星爲欃槍郭璞曰妖星也亦謂之孛言其形孛孛似掃彗也經言入于北斗則從他處而入是既見而移入北斗也彗星長有尾入于北斗杓中妖星非常所有故書公至自會無傳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邾有成君晉趙盾不度於義而大興諸侯之師涉邾之竟見辭而退雖有服義之善所興者廣所害者衆故貶稱人疏納捷菑于邾　正義曰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莊公伐齊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

伐齊之文與此同也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昭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彼皆是國君故稱其國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世子之尊以名體國上下又無衛文故亦稱國與此異也齊小白齊陽生許叔蔡季之屬經無納文又復得國與此不同也劉炫云巳去邾國又非邾君故不稱邾捷菑也得國爲君皆舉國言之齊小白入于齊是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

疏 注既許至書卒　正義曰傳稱請葬不許明年傳云葬視共仲則是不得從大夫禮葬而得從大夫例書卒者卒葬異禮事不相連隱公書薨不書葬不成喪不以君禮成其喪也不以君禮猶得書公薨敖雖不以卿禮葬既許其復得從例書卒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已即位弒君例在宣四年

疏 注舍未至四年　正義曰公羊之例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則不然僖九年九月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傳曰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經書里克弒其君卓是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也此稱弒其君舍舍已成君故云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已即位也傳云五月昭公卒舍即位後七月爲商人所弒經傳無葬昭公之文又齊侯以五月而卒傳稱七月弒舍時未合葬知已葬者正以舍已稱君決知既葬春秋之世多不如禮葬之早晚時有遲速雖復違禮而葬後君葬訖即成君非計禮之葬日始成君也宣十年夏四月齊侯元卒六月葬齊惠公冬齊侯使國佐來聘是葬速成君之文也杜以成君在於既葬不以踰年爲限此言未踰年者蓋在排舊說也

宋子哀來奔 大夫奔例書名氏貴之故書字

疏 注大夫至書字　正義曰崔杼無罪書崔氏出奔此貴子哀書其字者於例字貴於名故儀父女叔之徒皆書其字則書字是貴之常例也崔氏傳曰且告以族故因稱氏唯以不名爲義

冬單伯如齊 單伯周卿士爲魯如齊故書

齊人執單伯 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不依行人例

疏 注諸侯至人例　正義曰諸侯執諸侯之大夫無罪則稱行人以見無罪之義王者之使不問有罪無罪諸侯皆不得執之執之則爲不臣以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單伯不依行人例言單伯身雖無罪不依使例故不稱行人也諸侯不得執王使而諸侯之史得貶王使者史之所書周公定法已君有過猶尚書之王使有愆亦得貶也

齊人執子叔姬 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

疏 注叔姬至母辭　正義曰傳稱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之母也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亦不知是何公之女魯是其父母家不言文公是其父稱子叔姬者服云子殺身執閔之故言子爲在室辭十二年子叔姬卒已被杞絕是並在室也

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 奔亡禍也歸復福也 **懲不敬也** 欲使怠慢者自戒

疏 注奔亡至福也　正義曰因崩薨而言禍福則禍亦崩薨之類福是反禍者也福莫大於享國有家禍莫甚於亡家喪國禍亦崩薨之類相次之物且奔亡歸復其事多矣雖有出入之例未見不告之義此傳於崩薨之末言之故知奔亡是禍歸復是福也

邾文公之卒也 在前年 **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

驟施於國驟數也商人桓公子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家財盡從公及國之有司富者貸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從楚者陳鄭宋且謀邾也謀納捷菑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商人兄齊惠公也書九月從告七月無乙卯日誤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多蓄憾不爲君則恨多

將免我乎爾爲之言將復殺我疏將免我乎　正義曰言爾已殺君矣我若爲君爾將肯放免我乎言將復殺我劉炫云爾將免我爲君之事乎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七年晉弑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固非末學所得詳言疏注後三至詳言　正義曰昭十七年傳申須云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又二十六年傳晏子曰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宋齊晉三國之君並爲無道皆有穢德今彗出而彼死是除穢之事但未測何以知此三君當之史服但言事徵不言其占非末學所得詳言故言其驗而不推其義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貜且定公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立適以長故曰辭順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王匡王叛不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訟理之尹氏周卿士聃啓周大夫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使復和親楚莊王立穆王子也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代舒蓼即羣舒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

如商密國語曰楚莊王幼弱子儀爲師王子燮爲傅疏國語至爲傅　正義曰楚語蔡聲子云楚莊王方弱申公子儀父爲師王子燮爲傅使潘崇子孔帥師以伐舒燮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師還至則以王如廬廬戢黎殺二子而復生廬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廬今襄陽中廬縣戢黎廬大夫叔麇其佐鬬克子儀也初鬬克囚于秦在僖二十五年秦有殽之敗在僖三十三年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賞報也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傳言楚莊幼弱國内亂所以不能與晉競穆伯之從己氏也在八年魯人立文

伯穆伯之子穀也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不得從政與聽事終寢於家故出入不書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子孟獻子年尚幼請立難也難穀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請以卿禮葬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蕭宋附庸仕附庸還升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出而待放從放所來故曰遂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貴其不食汙君之祿辟禍速也【疏】注蕭宋至爲卿　正義曰蕭本宋邑莊十二年宋萬弑閔公蕭叔大心者蕭邑之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賞其勞以蕭邑封叔爲附庸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是爲附庸故稱朝附庸宋國故云宋附庸也宣十二年楚子滅蕭此時蕭國仍存高哀仕於蕭國從被拔擢升爲宋卿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人不服故三月而後定書以九月明經日月皆從赴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猶言某甲【疏】注齊人至從赴　正義曰商人實以七月弑舍取其位而齊人未服三月而後定定訖始來告不告舍死之月唯言商人弑舍魯史以其九月來告即書之於九月如此傳文告以九月即書九月明經之日月皆從赴而書非褒貶詳略也杜言此者排先儒言日月有褒貶之義　注猶言某甲　正義曰心惡其政不以爲公凡與人言欲稱君者終不謂之爲公曰夫己氏斥懿公之名也劉云甲乙俱是名故云猶言某甲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昭姬子叔姬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恨魯恃王勢以求女故又執子叔姬欲以恥辱魯

經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華孫奉使鄰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從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馬【疏】注華孫至司馬　正義曰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彼先以君命行聘禮既而別與之盟故書聘又書盟此雖使來聘魯不令結盟故書盟不稱使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即其比也諸侯之卿例書名氏以華耦能率其屬官備禮盡儀故貴其人書其官也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唯言其官不言氏族此既書司馬復曰華孫者劉炫云或以爲華耦貴之既深故特書族案傳華耦魯人以爲敏則君子不許是魯貴之不深蓋史有文質故辭有詳略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敖喪歸以示義【疏】注大夫至示義　正義曰桓十八年公之喪至自齊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二注皆云告於廟也是公與夫人薨于外竟皆啓廟告至例書於策宣八年仲遂卒于垂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卒

于貆服皆不書喪至是大夫喪還例不書此獨書齊人歸
公孫敖之喪者釋例曰公孫敖縱情棄命既已絕位非大
夫也而備書於經者惠叔毀請於朝感子以赦父矜公族
之恩崇仁孝之教故曰爲孟氏且國故是也不言來者魯
人取之齊人送之非有專使特來故不言來哀八年齊
人歸讙及闡注云不言來命歸之無指使此亦彼之類也　六
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傳例曰非禮也　單
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傳例曰獲大城曰入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揔曰諸侯言不足序列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人以王故來送子叔姬故與直出者異文

疏　注齊人至異文　正義曰傳例出曰來歸是直出之文也齊人以王之故來送
叔姬故與直出異文也使者卑微不可言齊侯使人故云
齊人來歸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定十年齊人來
歸鄆讙龜陰之田成九年晉人來媵之類
皆是來者微賤不得稱君命故舉國稱人　齊侯侵我
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郭也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
姬故也　因晉請齊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
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　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贄幣賓
主以成禮爲敬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
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
則魯尊而禮篤故貴而不名　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
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
敢辱君　耦華督曾孫也督弒殤公在桓二年耦自以罪人子孫故不敢屈辱魯君對共宴會　請
承命於亞旅　亞旅上大夫也　魯人以爲敏　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疏　注古之至不名　正義曰杜檢傳文諸言書曰者皆是仲尼新意此
云其官皆從即云書曰司馬貴之明是貴其官從故書其
官也聘禮之文有上介衆介至所聘之國誓于其竟則史
讀書司馬執策賈人拭玉有司展幣其從羣官多矣詩緜
蠻之篇言大臣出行微臣隨從傳稱卿行旅從昭六年楚
公子棄疾聘晉至於鄭竟而誓知其從人多矣盟會禮重
於聘知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贄幣賓之與主以成禮爲
敬故傳云其官皆從貴之也春秋之時率多不能備其徒
故傳每言一箇行李是也華孫今獨能率其官屬以從古
典所以敬其君事而自鎮重也使人既重而承事恭敬則
魯被尊而賓禮篤也奉使鄰國能尊主厚禮是可貴之事
故仲尼貴而不名至宴無故揚其先祖之罪爲已謙辭是
不敏之極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言仲尼貴其官從
君子嗤其失辭有善有惡傳兩舉之也釋例曰古之盟會
必備禮儀示等威明貴賤各以成禮爲節制兼備則名
位不愆華孫居擾攘之世而能率由古典所以敬事而自
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貴之也至於宴會追稱
先人之罪爲已謙辭以失辭故傳云魯人以爲敏明君
子所不與也是言善惡兩舉之事也襄五年傳曰楚殺其
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言貪也罪
壬夫不刑責共王亦是兩舉之文其事類於此也服虔云
華耦爲卿侈而不度以君命脩好結盟舉其官屬從之空
官廢職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之其意以爲貴之者魯人

貴之非君子貴之案經據成父與魯結好子哀不義宋公司城效節來奔單伯自齊以命傳皆言書曰貴之實善而貴之也此亦云書曰司馬華孫貴之何故惡而貴之也劉炫又難云此爲不知其非傳稱父豈亦魯不知其非而貴之乎孔子脩春秋裁其得失正其襃貶善惡章於其篇咸否示於來世若魯人所善亦善之所惡亦惡之已無心於抑揚遂逐魯人之善惡削筆之功勞何所施用約之以理豈其然哉其官皆從謂其聘之官無闕當有留治政者豈舉朝盡行而責其空官也若以官皆從即責空官聘禮官屬不少豈周公所制禮乎　注亞旅上大夫也　正義曰尚書牧誓武王呼羣官而誓曰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孔安國云亞次也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成二年傳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皆卿後即次亞旅知是上大夫也華孫不敢當君請受上大夫之宴　魯人　正義曰魯人魯鈍之人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傳爲冬齊侯伐曹張本

疏 諸侯至制也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玄云父死子立曰世凡諸侯相朝皆小國朝於大國或敵國相爲賓或彼君新立而往朝爲或此君新即位自往朝彼皆是世相朝也襄元年傳邾子來朝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是此新立而彼來朝之也文九年曹伯襄卒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即位而來見也是彼新立而朝此也則知春秋之時猶有世相朝之法與周禮合也周禮諸侯邦交唯有此法無五年再朝之制此云古之制也必是古有此法但禮文殘缺不知古是何時鄭玄云古者據今而述前代之言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狩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相朝者似如此然則古者據今時而道前世耳不必皆道前代傳稱古者越國而謀非謂前代之人有此謀也古人有言非謂前代之人有此言也詩云我思古人非思夏殷之人也此云古者亦非必夏殷鄭言夏殷禮非也僖十五年公如齊杜云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引此證彼則是當時正法非謂前代禮也或人見僖公朝齊杜引此爲證遂言五年再相朝是事霸主之法然則魯非霸主曹伯何以朝之曹豈稚魯爲霸主而屈已以朝之也且云古之制也則是古之聖王制爲此法天子不衰諸侯無霸明德天子豈慮世有霸王威權不行而爲之制此法歐諸侯以朝之此不達理之言耳然則諸侯之邦交者將以協近鄰結恩好安社稷息民人土宇相望竟界連接一世一朝疏闊天甚其於閒暇之年必有相朝之法周禮言世相朝者以其一舊一新彼此未狎於此之際必須往朝舉其禮之大者不言唯有此事五年再相朝正是周禮之制周禮之不具耳文襄之霸其務不煩諸侯以五年再朝往來大數更制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所以說諸侯也五年一朝者亦謂朝大國耳且彼因說弔葬非獨霸主之喪明使諸侯相共行此禮也霸王遭時制宜非能創改物諸侯或從府令或奉舊章此在文襄之後仍守往制故五年再相朝也傳言古之制以文襄已改故也昭十三年歲聘閒朝是周之諸侯朝天子之法故釋例引之云明王之制朝聘以志業以解朝聘之數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孔傳云一朝會京師是再朝而會周之正禮也若然大行人云侯服一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何於服數朝者大行人所云謂貢物而見或君自至或遣臣來除此貢物之外別有朝會之禮沈氏以爲諸侯五年再相朝及昭十三年皆爲朝牧伯之法以閒朝以講禮與再朝而會是三歲之朝與六年之朝大率言之是五年之內再相朝也但魯非曹之伯國而沈云朝牧伯之禮又昭十三年朝盟主之法亦無明證沈氏之言未可從也

齊人或爲孟氏謀 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爲長庶故或稱孟氏 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 堂阜齊魯

竟上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卞人魯卞邑大夫惠叔猶毀以為請敖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毀過喪禮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殯於孟氏之寢終叔服之言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為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葬視共仲制如慶父皆以罪降疏注孟氏至孟氏　正義曰公孫敖慶父之子杜以慶父與莊公異母庶長稱孟雖彊同於適故稱為仲以其實是長庶故時人或稱孟氏　注堂阜至所歸　正義曰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紐六大夫畫帷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鄭玄云

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使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為黼文畫荒緣邊為雲氣火黻為列於其中耳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連結帷荒者也禮之飾棺唯有此耳齊人殺之飾棺蓋依此大夫之制而為之飾置諸堂阜故為不殯示無所歸冀魯人哀之也沈氏云飾棺即雜記云諸侯死於道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大夫死於道以布為輤而行義或當然　注卞人魯卞邑大夫　正義曰治邑大夫例呼為人孔子父為鄹邑大夫謂之鄹人知此卞人是卞邑大夫其邑近堂阜故見之而告魯君　注敖卒至喪禮　正義曰敖卒已向周年猶尚毀以為請知敖卒即請至今未已也傳言猶毀是不復應毀故知毀過喪禮也劉炫云敖去年九月卒至今年夏據月未帀不得稱期年今知非者以傳云惠叔猶毀據日月之久欲盛言其遠故云期年假令首尾二年亦得為期年之義劉以未周十二月而規杜氏非也

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聲已惠叔母怨敖從莒女故帷堂仲欲勿哭怨敖取其妻惠伯曰喪親之終也惠伯叔彭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疏注帷堂　正義曰檀弓云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作至大斂之節又帷堂以至於殯恒帷堂雜記云朝夕哭則不帷今聲已恨穆伯故朝夕哭仍帷堂檀弓又云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與此相類也敬姜者穆伯妻文伯歜之母也穆伯季悼子之子公甫靖與敖非一人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義乃終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

帥兄弟以哭之疏注祭敬至道也　正義曰祭敬者謂助祭於兄弟之家盡其敬也喪哀者謂兄弟死喪之事盡其哀也情雖不同謂內相怨恨情雖不能和同當無絕其愛是相親之道也他年其二子來敖在莒所生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仲孫蔑穀之子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句鼆戾丘魯邑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疏注句鼆死　正義曰句鼆戾丘有寇攻門不書虔云魯國中小寇非是異國侵伐故不書也六月

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得常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爲非禮

疏注得常至非禮　正義曰此與莊二十五年經文正同彼傳云非常此傳云非禮者彼以常鼓之月言鼓之爲非常此得常鼓之月而用牲爲非禮彼云六月實是七月傳因日月之變以起時歷之誤故釋例曰文十五年與莊二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者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而用牲爲非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而先儒所未喻也是解二傳不同之意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去盛饌

疏注去盛饌　正義曰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天地有災則不舉鄭玄云殺牲盛饌曰舉今云天子不舉是去盛饌與膳食也

伐鼓于社責羣陰伐猶擊也

疏注責羣陰伐猶擊也　正義曰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

北墉下荅陰之義也論語云鳴鼓而攻之伐鼓者是攻責之事故云責羣陰也日食者陰侵陽故責陰以救日孔安國尚書傳云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然則社以上公配食天子伐鼓責羣陰亦以責上公也諸侯用幣于社請上公亦以請羣陰也互相備也

諸侯用幣于社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

疏注社尊至責之　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傳曰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爲上公之神尊於諸侯禮用幣者皆是告請神明之事以社尊故用幣請救而不敢攻責也陰侵陽而請陰者請止而勿侵陽也

伐鼓于朝退自責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

疏注天子至訓民　正義曰天子不舉自貶食耳而以爲事神者畏敬神明乃自貶損徹膳不舉亦是事神之義故通以不舉爲事神也

示有等威古之道也等威威儀之等差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以單伯執節不移且畏晉故許之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爲魯拘執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故貴而告廟新城之盟在前年蔡人不與不會盟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兼帥二軍曰君弱不可以怠怠解也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勝國絕其社稷有其土地獲大城焉曰入之得大都而不有

疏注凡勝至入之　正義曰此傳已發凡例襄十三年復發傳云用大師曰滅弗地曰入再發例者兵之所加不可細舉故舉舊策之典以例而言用大師起大衆重

以陷敵因而有之故曰勝國通以滅爲文也以戍師重雖獲大城得而弗有故直以出入爲辭曰入之而已城不包地國不通邑滅邑必主大師是故并發例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執王使且數伐魯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明今不序諸侯不以公不會故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惡其受賂不能討齊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

謂國無難不會義事故爲惡不書謂不國別序諸侯與而不書後也謂後期也

令貶諸侯似爲公諱故傳發例以明之疏凡諸侯至後也　正義曰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因發例云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彼乃義事而公後期諱公之惡故揔稱諸侯此亦揔稱諸侯不會非公之罪而經文相以傳辯其嫌故更復發例而以著形惡凡諸侯爲義事聚會而公不與則不歷書諸國諱其惡也若公實與會而亦不書諸國爲公後期也即七年扈之盟是也今於此會受賂舍罪致使魯有齊患公辭不與非公之罪經與後期文同似爲公諱故傳發例以明之此會公雖不與非公惡也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終達王命使叔姬得歸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之

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朝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執王使而伐無罪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疏曰女至道也　正義曰言曰者原齊侯之意而爲之辭也責曹曰女何故行禮謂責於朝魯也天道以卑承尊人道以小事大禮者自卑而尊人朝者謙順以行禮行禮以順天是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詩小雅疏詩曰至于天　正義曰此詩小雅雨無正之篇胡何以詩人責朝廷之臣女羣臣上下何以不相畏乎女上下不相畏乃是不畏于天也君子之不

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禄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爲十八年齊弑商人傳

經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齊侯弗及盟及與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疏注諸侯至詐齊　正義曰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而

之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羊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因以其日又以朝享之禮祭皇考以下謂之朝廟此年公疾自二月至於五月已經四月不得視朔故書公四不視朔傳稱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則正月公初疾不得視二月朔至五月而四故知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計有三千餘月公以疾不視朔當非一也餘皆不書而此獨書者公身有疾不得視朔國事不廢義無所取因此齊侯疑公故特舉此以表行事餘皆從可知也釋例曰魯之羣公以疾不視朔多矣因有事而見一比猶釋不朝正之義是其事也又於時齊侯不信公實有疾書此者且明公實有疾非詐齊也史之所書當書其始不於二月書之而以五月書者二月公始有疾未知來月瘳否不得豫書其數至六月公瘳乃積前數之闕故以五月書四也昭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彼書有疾此不言有疾者在道而還容有他故昭十二年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皆爲晉人辭公而

還非爲疾也故須言有疾以辯之公不視朔唯有疾耳無所分辯故不書疾也告朔謂告於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必是廢其禮而羊在蓋從是以後更有不告朔者故欲去其羊耳六年閏月不告月者經以譏之在後若不告朔不復書之者甚以閏月不告其譏已明故於後不復譏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已譏其逆文二年大事于大廟不復譏之當亦如彼之類不重譏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信公疾且以賂故郪丘齊地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泉臺臺名毀壞之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稱君君無道也例在宣四年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齊前年再伐魯魯爲受弱故平　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間疾瘳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　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魯人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

疏注伯禽至七君　正義曰魯世家魯公伯禽子考公酋弟煬公熙子幽公圉弟微公濞子厲公擢弟獻公具子慎公濞弟武公敖子懿公戲弟孝公稱子惠公弗皇子隱公息姑弟桓公允子莊公同子閔公開兄僖公申周公不之魯從魯公數之爲十七君也　毀泉臺　正義曰蛇自宮出而毀其臺則臺在宮內人見從宮而出毀臺并毀其宮也　注魯人至壞之　正義曰人見蛇出而姜薨以爲臺是妖之穴仍謂此處有妖更將爲害毀之所以絕其源安民意也故釋例曰衆蛇自泉臺出如先君之數入於國聲姜之薨適與妖會而國以爲災遂毀泉臺書毀而不變文以示義者君人之心一國之俗須此爲安故不譏也以不變文知不譏也不書蛇入國者鸜鵒非魯國之有故書其所無蛇是魯地所有姜薨不由此蛇凡物不爲災則不書也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戎山夷也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　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　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選楚地百濮夷也　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國　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地　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　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　次于句澨楚西界也　使廬戢棃侵

庸戢黎盧大夫及庸方城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庸人逐
之囚子揚窻窻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
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復句師滋師且起王卒
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師叔楚大夫潘尪也姑又與之
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
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父陘隰地名又與之遇七遇
皆北軍走曰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裨鯈魚庸三邑魚魚復縣
今巴東永安縣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

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馹傳車也臨品地名
分為二隊隊部也兩道攻之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
以伐庸子越鬭椒也石溪仞入庸道秦人巴人從楚師羣
蠻從楚子盟蠻見楚彊故遂滅庸傳言楚有謀臣所以
興【疏】注戎山夷也　正義曰四夷之名隨方定稱則
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當處立名則各從方
號故北戎病燕齊侯伐山戎北方得有戎故楚西亦
有戎戎是山間之民夷為四方摠號故云戎山夷也
注選楚地百濮夷也　正義曰將欲伐楚聚於此地
故知是楚地也牧誓武王伐紂有庸濮從之孔安國
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是濮為西南夷也釋例曰建寧郡南
有濮夷濮夷無君長摠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也下
云各走其邑是無君長統之　申息之北門不啓　正義
曰申息北接中國有寇必從北來故二邑北門不敢開也
注蚡冒至地名　正義曰劉炫云案楚世家蚡冒卒弟熊
達殺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則蚡冒是兄不得為父
今知不然者以世家之文多有紕繆與經傳異者非是一
條杜氏非不見其文但見而不用耳劉以世家而規杜非
也言服陘隰則陘隰本是他國蚡冒始服之也釋例陘隰
與僖四年次于陘為一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楚自武
王始居江漢之間則蚡冒之時未至中上不應已能越申
息遠服潁川之邑疑非也　注馹傳車也　正義曰釋言
云馹傳也舍人曰馹尊者之傳也郭璞曰傳車驛馬之名也宋公子鮑禮於國
人鮑昭公庶弟文公也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
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羞進也無日

不數於六卿之門數不踈國之材人無不事
也有賢材者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桓鮑之曾祖公子
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鮑適祖母而不可以禮
自防閑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
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元華督曾孫代公子成公
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代公子卬鱗鱹為司
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代華御事初
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壽蕩之子請使意

諸爲之意諸壽之子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禍及己弃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姑且也紓緩也雖亡子猶不亡族己在故也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行去也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帥甸郊甸之帥蕩意諸死之不書不告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始例發於臣之罪今稱國人故重明君罪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代意諸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虺意諸之弟

疏宋公至恤也　正義曰禮於國人揔言接待之也竭其粟而貸與國之飢民也禮與人物曰饋訪遺也饋訪皆是與人物之名也民年自七十以上無有不饋遺以飲食也珍異謂非常美食羞進也時加進珍異者謂四時初出珍異之物也無有一日不數數於六卿之門言參請不絕也國之賢材之人無不事公子皆事之也其族親自桓公以下子孫無不恤公子皆賑恤之也　注元華督曾孫　正義曰世本云華督生世子家家生華孫御事事生華元右師是也　注君祖至夫人　正義曰哀十六年傳蒯聵告周云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謂母爲君母則祖母爲君祖母矣故云君祖母者諸侯祖母之稱也昭公成公之子襄公之孫故襄夫人是其祖母也　注襄夫至之帥　正義曰周禮載師云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彼從國都而出計遠近節級而別爲之名鄭玄引司馬法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甸三百里爲野稍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諸侯之與天子竟雖不同亦當近國爲郊郊外爲甸天子之甸爲公邑之田則諸侯之甸亦公邑也帥甸者甸地之帥當是公邑之大夫也獨言帥甸無以相明故舉類言之云郊甸之帥其實正是甸地之帥非郊地之帥也　注始例至君罪　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彼是弒君大例經下注云例在宣四年指彼例也彼雖在此之後乃是例之初始故謂彼爲始例彼因歸生弒君而發傳例是始例發於臣之罪也此稱宋人弒其君文異於彼故重明君罪謂與彼例爲重也釋例曰鄭靈宋昭文異而例同重發以同之

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衞人陳人鄭人伐宋自閔僖已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衞侯上今大夫會在衞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

疏注自閔至故也　正義曰釋例班序譜自隱至莊十四年一十三歲衞與陳凡四會衞在陳上莊十五年盡僖十七

年三十五歲凡八會陳在衛上非十六年幽盟之下注云齊
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爲三恪之客故
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但齊桓升陳於衛
上乃在莊之中年不得以莊爲始故云自閔僖以下終於
春秋陳侯常在衛上也今此大夫會伐宋貶之稱人而陳
在衛下襄二十六年澶淵之會傳稱宋向戌後至退在鄭
良霄之下此傳具歷序大夫之名不言公孫寧以後至被
退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
其上大夫彼言大夫位有尊卑次序以之升降則公孫寧位
非上卿故降在衛下也檢春秋上下亦有後至無傳而杜云
後至者則秦小子慭是也案彼則公孫寧未
必非後至但杜弘通兩解故云非上卿耳　夏四月癸
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　西當爲北蓋經誤
疏　注西當爲北蓋經誤　正義曰經言西鄙傳言北鄙
服虔以爲再來伐魯西鄙書北鄙不書諱仍見伐者

春秋正義卷十五

經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冬齊侯侵我西鄙僖二十六
年春齊人侵我西鄙夏齊人伐我北鄙皆仍見侵伐書而
不諱此何獨諱而不書凡言諱者諱國惡也齊侯無道而
伐我我非有惡而可諱何以諱其仍伐故知正是一事經
文誤耳知非傳誤者魯求與平即盟于穀穀
是濟北穀城縣也穀在魯北知北鄙是也　六月癸未
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　昭公雖以無道見弒而文
公猶宜以弒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
宋以無功不序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所以督大教　疏
注昭公至大教　正義曰弒君稱君君之罪者欲以懲創
人君使爲鑒戒不書弒者之名以見君亦合死其君雖則
合死要非臣所得弒故文公宜以弒君受討林父稱人諸
侯不序責死者罪弒者所以督大教大教謂尊君卑臣之
也　秋公至自穀　無傳　冬公子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
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
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卿不書謂稱人　夏四月癸亥葬
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過五月之例　齊侯伐我北
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晉不能救魯故請服　晉侯
蒐于黃父　一名黑壤晉地　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
也　傳不列諸國而言復合則如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可知也　公不與會齊難
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刺欲平宋而復不能　於是晉

春秋正義卷十五

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
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執訊通訊問之官爲書與宣子　曰
寡君即位三年　魯文二年　召蔡侯而與之事君
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　行朝晉也　敝邑以侯
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　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　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
于執事　減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于朝晉　十二年六月歸生
佐寡君之嫡夷　歸生子家名夷太子名　以請陳侯于楚

而朝諸君請陳于楚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蕆勑也勑成前好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朝晉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密邇比近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免免罪也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襄公而再見于君君靈公也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歸生自謂也絳晉國都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庇廕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德加己則以人道相事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言急則欲蔭庇於楚如鹿赴險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鯈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文公二

年六月壬申朝于齊鄭文二年六月壬申魯莊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魯莊二十五年二月無壬戌壬戌三月二十日亦獲成於楚鄭與楚成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令號令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趙穿晉卿也公壻池晉侯女壻

【疏】使執訊而與之書　正義曰使執訊使之行適晉也與之書與此執訊書令持以告宣子　注蕆勑也　正義曰蕆之爲勑無正訓也先儒相傳爲然賈服皆云蕆勑也　一朝至于君　正義曰鄭穆公以僖三十三年即位晉襄公以文公六年卒一朝于襄三年十一月也再見於君十四年七月往年八月也或若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勑成陳事再見于君謂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八月寡君又朝是也　孤之二三臣　正義曰禮諸侯與臣民言自謂寡人小國之君自稱曰孤臣與他國之人言稱己君爲寡君此歸生對晉稱己君當云寡君之二三臣昭十九年子產對晉人云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是其事也此言孤者蓋鄭伯身自對晉或自稱孤歸生因即以孤言其君也　注音所至假借　正義曰釋言云庇庥蔭也舍人曰庇蔽也庥依止也郭璞曰今俗呼樹蔭爲庥杜意言本當作蔭古字聲同皆相假借故傳作音言鹿死不擇庇蔭之處喻己不擇所從之國欲從楚也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劉炫從服說以爲音聲謂不擇音聲而出之而難杜今知不然者以傳云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言走險論其依止之處以其怖急得險則停不能選擇寬靜庥蔭之所傳文所論止言其出處所在不論音聲好惡故杜不依服義劉以爲音聲而規杜非也

注鋋疾走貌　正義曰鋋文連走故爲疾走貌　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　甘歜周大夫邥垂周地河南新城縣北有垂亭爲成元年晉侯平戎于王張本　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　夷靈公子石楚鄭大夫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偷猶苟且

經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不稱盜罪商人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爲介　冬十月子卒　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弑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　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　無傳　莒弑其君庶其　稱君君無道也

疏　注不稱盜罪商人　正義曰弑君稱臣臣之罪賤臣弑君則稱盜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是也盜字當臣名之處以賤不得書名變文謂之盜耳此弑商人者邴歜閻職亦應書盜不稱盜弑者罪商人令從弑君稱君之例也　注書二至爲介　正義曰卿爲卿介則書使不書介僖二十六年公子遂臧孫辰如楚乞師書遂不書辰是其正也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並書之者晉人徵之自爾以後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特兩書之於法不應書也此傳稱惠公立故且拜葬是以兩事行非相爲介故並書之耳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傳稱桓子獻鄭俘孟孫報夫人之幣亦以兩事行故並書之但彼非是同時受命經應各自爲文但以晉人輕之故不各自別書與此意少異也　注先君至之稱　正義曰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以先君既葬故稱君也此亦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弑成君以未成君書之也子者葬前在喪之稱也若言猶在喪而自卒然諱之也釋例曰公子惡魯之正適嗣位免喪則魯君也襄仲倚齊而弑之國以爲諱故不稱君若言君之子也　注稱君君無道也　正義曰楚世子商臣弑君言世子此傳稱大子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不稱世子而稱君者以見君無道傳言多行無禮於國是其無道之狀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稱國又稱人此直云莒弑其君庶其不稱人者釋例曰劉賈許潁以爲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弑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弑案傳鄭靈宋昭經文異而例同故重發以同之子弑其父又嫌異於他臣亦重明其不異既不辯國之與人而傳云莒紀公多行無禮於國大子僕因國人以弑之經但稱國不稱人知國之與人雖言別而事同也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　將以伐魯　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　尚庶幾也欲令先師期死　惠伯令龜　以卜事告龜　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　言君先齊侯終　令龜有咎　言令龜者亦有凶咎見於卜兆爲惠伯死張本　二月丁丑公薨

疏　注以卜事告龜　正義曰周禮大卜大祭祀則視高命龜鄭玄云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士喪

禮卜葬命龜云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如此之類是令龜之辭也令者告令使知其意與命同也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
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 斷其尸足 而使歜僕 僕御也
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 驂乘陪乘 夏五
月公游于申池 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則是 二
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 扑箠也抶擊也欲以相感激 職怒歜
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
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 言不以父刖爲病恨 乃謀
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 飲酒訖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 齊人立公子元 桓公子惠公 六月葬文公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襄仲賀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
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
立之叔仲不可 叔仲惠伯 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
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
視而立宣公 惡大子視其母弟殺視不書賤之 書曰子卒諱之

也仲以君命召惠伯 詐以子惡命 其宰公冉務人止
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
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
之馬矢之中 惠伯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 公冉務人奉其
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不絕其後 夫人姜氏歸
于齊大歸也 惡視之母出姜也嫌與有罪出者異故復發傳 將行哭而過
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
人謂之哀姜 所謂出姜不允於魯 疏 襄仲至許之 正義曰惡是齊甥齊侯許欲惡者惡以世適嗣立不受齊恩宣以非分得國荷恩必厚齊侯新立欲親魯爲援故許之 注詐以子惡命 正義曰傳因殺惡之下即云而立宣公其實宣公之立當在惠伯死後惡雖已死未告外人故詐以子惡之命召惠伯使入公冉務人疑其宫內有變謂非子惡之命故云入必死耳亦未是審知惡已死也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
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 紀號也莒夷無謚故有別號 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
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
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 未見公而文子出之故來不書 公問
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

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法也合法則爲吉德德以處事處猶制也事以度功度量功也功以食民食養也作誓命曰毀則爲賊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掩賊爲藏掩匿也竊賄爲盜賄財也盜器爲姦器國用也主藏之名以掩賊爲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周旋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度居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皐陶之倫庭堅即皐陶字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宣徧也元善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濟成也隕隊也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揆度也成亦平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亦惡也比近也周密也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少皞氏有不才子少皞金天氏之號次黃帝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

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也蒐隱也慝惡也盛德賢人也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工其行窮其好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德義不入心舍之則嚚不道忠信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謂鯀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大史克以宣公比堯故言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冒亦貪也盈滿也實財也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子孫故別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舜臣堯為堯臣賓于四門闢四門達四聰以賓禮衆賢流四凶族案四凶罪狀而流放之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投弃也裔遠也放之四遠使當螭魅之災螭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

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徽美也典常也此八元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愷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流四凶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史克激稱以辯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惡有過辭盖事宜也

疏如鷹鸇之逐鳥雀　正義曰釋鳥云鷹來鳩郭璞曰來當為爽字之誤耳左傳作爽鳩是也又云晨風鸇舍人曰晨風一名鸇鸇摯鳥名郭璞曰鷂屬也　先君至不忘　正義曰言制周禮曰作誓命曰謂制禮之時有此語為此誓耳此非周禮之文亦無誓命之書在後作九刑者記其誓命之言著於九刑之書耳德者得也自得於心心之所得有善有惡欲知善惡以法觀之合法則為吉德不合法則為凶德故曰則以觀德也既有善德乃能制斷事宜故曰德以處事也既為其事務求成功度量功勳必功成乃善故曰事以度功也民不自治立君牧養作事成功所以養食下民故曰功以食民也其意言在上位者必有法則乃為養民之主將言莒僕無可法則故言此以張本也又作誓命以戒後人曰有人毀法則者是為賊言其賊敗法也掩匿賊人是為藏言其藏罪人也竊人財賄謂之為盜盜人器用謂之為姦主為藏匿罪人之名恃賴姦人所盜之用為極大之凶德有常刑無赦其事在九刑之書不遺忘也以宜公容納莒僕為主藏受其寶玉為賴姦故舉此以極諫也　注誓命至今亡　正義曰昭六年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

之興皆叔世也叔世謂衰世衰民慢作嚴刑以督之稱
其創制聖王以爲所作之法夏作禹刑商作湯刑則周作
九刑作周公之刑也此云周公作誓命其事在九刑知自
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所載也謂之九刑必其諸法有
九而九刑之書今亡不知九者何謂服虔云正刑一議刑
八即引小司寇八議議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之辟此八
議者載於司寇之章周公已制之矣後世更作何所復加
且所議八等之人就其所犯正刑議其可赦以否八者所
議其刑一也安得謂之八刑但知其不可故不解之　注
高陽至苗裔　正義曰此諸書說及譙周考史皆以顓
頊帝嚳爲帝之子號高陽高辛皆國氏土地之號高湯式
少昊高辛次高陽堯次高辛之後孔子之錄尚書自堯爲
始史籍之說皇帝其言不經大戴禮五帝德司馬遷五帝
紀皆言顓頊帝嚳代一人春秋緯命歷序顓頊傳九世
帝嚳傳八世典籍散亡無以取信要二帝子孫至舜時始
用必非帝之親子其八人者不能知其出生本系故以遠

近故略言其苗裔耳　注此即至陶字　正義曰司馬遷
采帝系世本以爲史記其夏本紀稱禹是顓頊之後秦本
紀稱皋陶是顓頊之後伯益則皋陶之子垂之所出史無
其文舊說相傳亦出顓頊故云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也
服虔云八人禹垂之屬也六年傳臧文仲聞六與蓼滅云
皋陶庭堅不祀忽諸知庭堅皋陶爲一人其餘則不知誰
爲禹誰爲益故云之倫之屬不敢斥言也班固漢書有古
今人表銓量古人爲九等之次雖知禹益必在八愷稷契
必在八元不能識知其人不得自相分配故八元八愷與
皋陶禹稷並不出其名亦爲不知故也鄭玄注論語云皋
陶爲士師號曰庭堅杜云庭堅皋陶字者古人名之與字
難得審知言字者明其是一人也　齊聖至八愷　正義
曰此并序八人總言其德或原其心或據其行一字爲一
事其義亦更相通齊者中也率心由道舉措皆中也聖者
通也博達衆務庶事盡通也廣者寬也器宇宏大度量寬
弘也淵者深也知能周備思慮深遠也明者達也曉解事

務照見幽微也允者信也終始不愆言行相副也篤者厚
也志性良謹交遊款密也誠者實也秉心純直布行貞[illegible]
也以其德行如是天下之民爲其美目謂之八愷愷和也
言其和於物也孟子曰伊尹聖人之和者也　注齊中至
和也　正義曰齊中釋言文允信篤厚釋詁文愷訓爲樂
樂亦和也深水謂之淵故淵爲深也　注此即至之倫
正義曰契後爲殷稷後爲周史記殷周皆爲帝嚳之後也
此言伯虎仲熊尚書有朱虎熊羆二者其字相類知此即
稷契朱虎熊羆之倫也尚書更有夔龍之徒亦應有在元
愷之內者但更無明證名字又殊不知與誰爲一故不復
言之史記稷契皆爲帝嚳之子而上句注云其苗裔者史
記堯亦帝嚳之子則稷契堯之親弟以堯之聖有大賢之
弟父而不知舜始舉用以情而測理必不然且云世濟其
美其間必應累世不容高辛之下即至其身馬遷傳聞於
人未必盡得其實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識之云案
鯀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爲堯臣堯則舜之三

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疑者然則以其不可悉信故
言苗裔以該之　忠肅至八元　正義曰此亦總言其德於
義亦得相通忠者與人無隱盡心奉上也肅者敬也應機
敏達臨事恪勤也共者治身克謹當官理治也懿者美也
保己精粹立行純厚也宣者徧也應受多方知思周徧也
慈者愛出於心恩被於物也惠者性多哀矜好拯窮匱也
和者體度寬簡物無乖爭也以其德行如是天下之民爲
之美目謂之八元元善也言其善於事也論語曰善人爲
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注肅敬至善也　正義曰
肅敬釋訓文懿美釋詁文宣徧釋言文易文言曰元者善
之長也　此十六至其名　正義曰此十六人耳而謂之
族者以其各有親屬故稱族也世濟其美後世承前世之
美不隕其名不隊前世之美名言其世有賢人積善而至
其身也劉炫云各有大功皆賜氏族故稱族　注后土至
之官　正義曰后訓君也天稱皇天故地稱后土舜典云
伯禹作司空呂刑云禹平水土則禹是主地之官故云主

后土也　以揆至天成　正義曰用禹爲主后土之官令以揆度百事百事無不揆度於是皆有次序得地平其化天成其施言有成功也　注揆度也成亦平也　正義曰揆度釋言文度百事者令之豫自籌度爲之數量法制事成則平其可否使之揔衆務也地平天成大禹謨之文孔安國云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釋詁云成平也是成亦爲平其義一也　注契作至之中　正義曰舜典云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尚書契敷五教此云舉八元使布五教以此故知契在八元中也然則尚書禹作司空此云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此亦知禹在八愷中也但不知八愷之中何者是禹八元之中何者是契耳主后土布五教是事之大者故舉以爲言非是各令八人共主一事故主土唯禹主教唯契餘當別有所主或助而爲之尚書稱益佐禹治水是其助之事也　父義至外成　正義曰一家之内父母兄弟子尊卑有五品父不義母不慈兄不友弟不共子不孝是五品不遜順也故使契爲司徒布五教於四方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共教子以孝是之謂五教此五教可常行又謂之五典也諸夏夷狄皆從其教是爲内平外成所云五典克從即此内平外成之謂也　掩義至渾敦　正義曰掩蓋義事而不行隱蔽其外而陰爲賊害也其有凶醜之類穢惡之物心頑而不則德義之經口嚚而不道忠信之言如此惡人不可與之親友者此不才子於是與之相附近相親密言惡人所愛愛同己者也以其爲惡如是故天下之民爲之惡目謂之渾敦渾敦不開通之貌言其無所知也服虔用山海經以爲驩兜人面馬喙渾敦亦爲獸名　注醜亦至密也　正義曰醜亦惡也物亦類也指謂惡人等輩重復而言之耳比是相近也周是親密也唯是親愛之義非爲善惡之名論語云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以君子小人相對故鄭玄云忠信爲周阿黨爲比觀文爲訛也　注謂驩至之貌　正義曰此傳所言說虞書之事彼云四罪謂共工驩兜三苗鯀也此傳四凶乃謂之渾敦

窮奇檮杌饕餮檢其事以識其人堯典帝言共工之行云靖言庸違傳說窮奇之惡云靖譖庸回二文正同知窮奇是共工也堯典帝求賢人驩兜舉共工應帝是與共工相比傳說渾敦之惡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堯典帝言鯀行云咈哉方命圮族傳說檮杌之罪云告頑舍嚚傲很明德即是咈戾圮族之狀且鯀是顓頊之後知檮杌是鯀也尚書無三苗罪狀既甄去三凶自然饕餮是三苗矣先儒盡然更無異說皆以行狀驗而知之也莊子稱南方之神其名爲儵北方之神其名爲忽中央之神其名爲混沌混沌無七竅儵忽爲鑿之一日爲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混沌與渾敦字之異耳莊子雖則寓言要以無竅爲混沌是渾敦爲不開通之貌此四凶者渾敦檮杌以狀貌爲之名窮奇饕餮以義理爲之名古人之意自異耳服虔案神異經云檮杌狀似虎毫長二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長丈八尺能鬬不退饕餮獸名身如羊人面目在腋下食人　注少皞至黄帝　正義曰金天國號少皞身號旗周云金天氏能脩大皞之法故曰少皞也其次黄帝則昭十七年傳有其事　毀信至盛德　正義曰毀信者謂信不足行毀壞之也廢忠者謂忠爲無益廢棄之也以惡言爲善尊崇脩飾之安於讒譖信用回邪常行讒疾陰隱爲惡以誣罔盛德之賢人也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言其行窮困所好奇異也　注崇聚至人也　正義曰釋詁云崇充也舍人曰威大充盛盛大亦集聚之義故崇爲聚也庸用請安回邪慝惡常訓也服從是奉行之義也蒐索隱伏是蒐得爲隱也服虔亦以蒐爲隱隱慝謂陰隱爲惡也成德謂成就之德故爲賢人也定本成德爲盛德　注謂共至好奇　正義曰孔安國云共工官稱也其人爲此官故尚書舉其官也行惡終必窮故云其行窮也好惡言好讒慝是所好奇異於人也　注方以至除之　正義曰宣公不能去莒僕而行父能去之恐宣公以不去之爲耻行父以去之爲專史克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堯朝有四凶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所以雪宣公不去之耻解

行父專擅之失也然則聖主莫過於堯任賢王政所急大聖之朝不才揔萃雖曰帝其難之且復何其甚也此四凶之人才實中品雖行有不善未有大惡故能仕於聖世致位大官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勳業既謝愆釁自生爲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章舜德歸罪惡於前人史克以宣公比堯同四凶於莒僕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爲不善唯帝所知尚書將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此傳安慰宣公故言堯不能去辭各有爲情頗增甚學者當以意達文不可即以爲實　注縉雲黃帝時官名　正義曰昭十七年傳稱黃帝以雲名官故知縉雲黃帝時官名字書縉赤繒也服虔云夏官爲縉雲氏　貨賄　正義曰鄭注周禮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注貪財至爲饕　正義曰此無正文先儒賈服等相傳爲然　注爲堯臣　正義曰昭七年傳稱王臣公公臣大夫謂王以公爲臣公以大夫爲臣皆是上臣下也而此云舜臣堯謂爲臣以事堯乃是

下臣上也文同義異意足相顧故辯之云爲堯臣　注闢四至衆賢　正義曰賓于四門是禮賢之事而舜典下文云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言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亦是賓禮衆賢之事意同於上故引以解之　注投棄至害者　正義曰投者擲去故爲棄也舜典云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孔安國云幽洲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在海中是放之四方之遠處螭魅若欲害人則使此四者當彼螭魅之災令代善人受害也宣三年傳王孫滿說九鼎云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知螭魅是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也　故虞至人也　正義曰此虞書舜典之篇也三事六句舜典本文其云無違教也無廢事也無凶人也是史克解虞書之意也每引一事以一句解之故每事言曰　注史克至宜也　正義曰宣公貪賓玉而受莒僕爲惑已大行父違君命而逐出之其專巳甚

故史克激揚而言舜之事堯以辯宣公之惑以解行父之志方欲盛談善惡誤事必當增甚故其言美惡有大過之辭言美則大美言惡則大惡禹則鯀之子也說禹則云世濟其美言鯀則云世濟其凶明其餘亦有大過非其實也蓋事勢宜然耳何休以爲孔子云蕩蕩乎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令如左氏堯在位數十年乆抑元愷而不能舉養育凶人以爲民害而不能去則孔子稱堯虛言也桀紂爲惡一世則誅四凶歷數千歲而無誅放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虛言也左氏爲短但堯之爲君能舉十六相去四凶四凶之人未必盡濟其惡但史克欲明行父之志欲辯宣公之惑故美惡過辭具於此注何休之難不足疑也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　文公殺昭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司城須文公弟　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

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　戴族華氏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　遂出武穆之族　穆族黨於武氏故　使公孫師爲司城　公孫師莊公之孫　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　樂呂戴公之曾孫爲宣三年宋師圍曹傳

疏　注樂呂戴公曾孫　正義曰世本云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夷父須須生大司寇呂今云曾孫誤也

春秋正義卷第十五

春秋正義卷第十六　宣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宣公【疏】正義曰魯世家云宣公名倭戎作接文公之子敬嬴所生以匡王五年即位是歲歲在壽星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傳無）公子遂如齊逆女 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卿爲君逆例在文四年【疏】注不譏至四年 正義曰文公薨未期此時已娶違禮不譏者此事甚惡言不待貶責而其惡自明也昭元年公羊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是其義也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傳云卿不行非禮也是卿爲君逆之例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稱婦有姑之辭不書氏史闕文【疏】注稱婦至闕文 正義曰宣公母敬嬴在是有姑也夫人以姜爲姓舉姓而稱姜氏去氏稱姜則不成文義知不稱氏者史闕文也傳言新作延廄而經無作字是作傳之時經猶未闕於後經始闕耳此文傳亦無氏知是本史先闕故云史闕文而不云經闕文也史文既闕仲尼不正之者以無所褒貶故因其詳略也諸經所闕者或史文先闕仲尼不改或仲尼具文在後始闕公羊穀梁漢初始爲其傳見其闕文妄爲之說非其實也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穀梁之意亦然先儒取以爲說服虔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杜不然者女之出嫁事由父母夫來取之父母許之豈得問禮具否拒逆昏姻之命從夫喪娶父母之咎自可罪其父母何以貶責夫人若其貶責夫人當去夫人之號減一氏字復何所明夫人之稱姜氏猶遂之稱公子也舍遂之族而去子稱公可乎亦知遂不可去子稱公夫人復安可以去氏稱姜也逆婦姜于齊以卿不行變文略賤此經貶遂不稱公子以成夫人之尊非略賤之事也詩責彊暴之男行不由禮陳其爭訟之辭述其守貞之意此豈是宣公强掠而欲令齊女守貞哉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疏】注放者至以遠 正義曰舜典云流宥五刑孔安國云以流放之法寬五刑是放者有罪當刑而不忍刑之寬其罪而放棄之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者彼雖無罪君不用其言任令自去亦是放棄之義放之與奔俱是去國而去情小異釋例曰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臣之事君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故傳曰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迫窘而出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爲文仲尼修春秋又以所稱爲優劣也言優劣者放者君含其罪緩步而出是其優也奔者止則懼死奔驅而去是其劣也昭八年楚人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與此胥甲父等皆甘心受罪黜其官位宥之以適遠方是實放而書放也襄二十九年傳稱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彼罪高止故實放而書奔也然則文十四年傳稱宋高哀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高哀無罪亦改放而書奔者放者緣遣者之意爲義奔者指去國之人立文據其所往之處皆是從外來耳高哀身來至魯自魯而稱來奔不書宋人之意故不得言放此乃外內之文異耳叛者以地適他稱叛入魯則稱來奔亦此

公會齊侯于平州 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 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以賂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 秋邾子來朝 無傳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 疏 注傳言至蓋闕 正義曰陳宋俱被楚侵明其並救二國傳稱救陳宋而經無宋字故設疑云蓋闕也服虔云趙盾既救陳而楚師侵宋趙盾欲救宋而楚師解去案經傳皆言侵陳遂侵宋陳在宋南是先侵陳去陳乃侵宋也若趙盾越宋而南救陳猶及楚師北迴救宋安得不及楚也若言欲救宋而楚師解去則救陳之時楚師已向宋矣何以書救陳也蓋以陳既被侵方始告晉晉人起師救陳楚又移師侵宋晉師北至於鄭楚師既已去矣故諸國會于棐林同共伐鄭棐林鄭地明晉始至鄭不得與楚相遇故竟無戰事言救陳宋者皆是致其意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不言會趙盾取於兵會非好會也棐林鄭地熒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疏 注晉師至林鄉 正義曰晉本興師為救陳宋但楚師已去故四國之君往會晉師與共伐鄭言于棐林者行會禮然後伐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亦行會禮乃伐與此同也晉師趙盾為將不言會趙盾而言晉師者取於兵會非好會言所會會其兵非會其人故稱師案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注云卿不書禮不敵公知此非為趙盾不敵公侯稱師者沈氏云此會有宋公陳侯等猶成二年會于蜀有蔡許之君故知此非為趙盾不得敵諸侯但取於兵會彼會于瓦唯有公故知與此異耳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 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傳於此發者與還文不同故釋之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 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公子當時之寵號非族也故傳不言舍族釋例論之備矣 疏 注諸侯至釋之 正義曰氏者位尊乃賜氏臣之寵號具名氏所以尊君命言君命重故貴臣行行人貴則君命尊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者若宋華元衛元咺之類是也如魯卿公孫敖喪歸尚稱氏明生歸亦然其歸父意如叔孫婼不稱氏者各有所為與常例不同也會盟征伐具名氏者皆是尊君命也傳獨於此發者為其與還文不同故於此釋之釋例曰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曰脩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曰尊君命互發其義也 注遂不至備矣 正義曰公子亦是寵號其事與族相似魯臣有罪則貶去其族族去則非卿令遂與夫人俱至物無兩大不並尊若從夫人者尊則夫人卑矣故替其尊稱令從夫人者卑則夫人尊矣釋例曰往必稱族以示其重還雖在塗必舍族以替之所以成小君之尊是其義也成十四年叔孫僑如逆女及以夫人至其文與此正同彼傳云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此傳不言稱族舍族者釋例曰傳云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叔孫僑如逆女則往曰稱族還曰舍族然則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是言公子非族故與彼異文公子雖則非族稱舍亦與族同故其言尊君命尊夫人與彼亦便異也所以異者族必君賜乃稱之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不須待賜乃稱之耳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宣公簒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

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於險而立胥克克甲之子先辛奔齊辛甲之屬大夫疏注胥甲至於險　正義曰案彼傳胥甲與趙穿同罪放胥甲而舍趙穿者於時趙盾爲政穿是晉君之壻或本罪輕於胥甲故得無咎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疏注篡立至位定　正義曰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諸侯自相推戴廢立不由天子篡弑而立則鄰國討之若與之會則序之於列成其爲君諸侯既已爲會則臣子不得復討若其殺之則與弑君罪同宣公殺子惡而取國當畏魯人討己心不自安納賂請會故旣與齊會而公位乃定成十五年戚之會討曹成公成公得列于會後曹人請于晉曰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是列會則位定也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會也六月齊人取

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濟西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宋人之弑昭公也在文十六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疏注文十至受賂　正義曰杜以傳言皆取賂而還必有二事乃得稱皆故指二扈之盟以充皆義劉炫云案傳數晉罪近發宋弑昭公前扈之盟文所不及何當虛指其事言皆取賂炫謂宋及晉平取宋賂爲魯討齊取齊賂也案此言會諸侯于扈文承宋人之弑昭公下知非十七年會于扈旣取宋賂又取齊賂而稱皆必爲十七年十五年二扈之盟者案十七年會于扈尋檢經傳全無爲魯討齊之事豈得違背經傳妄指十七年乎但宋弑昭公其罪旣大故先言之爲魯討齊其失小故後言之劉炫以傳文先後顛倒又以會于扈爲十七年之事違背經傳而規杜非也取賂而還書本或云取齊賂而還檢勘古本及杜注意並無齊字文十七年宋及晉平唯受宋賂十五年會扈受齊賂耳傳言皆者皆齊宋也故知皆取齊賂者非也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卒在文十三年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與晉師相遇熒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解揚晉大夫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之與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疏秦急崇　正義曰崇是秦之與國故秦人急於援崇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囚解揚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競強也爲明年鄭伐宋張本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得大夫生死皆曰獲例在昭二十三年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疏宋華至生帥帥　正義曰

此華元歸生及哀二年趙鞅罕達客主各言帥師者皆其將尊師衆故並具其文或於歸生之下無帥師之字脱耳
注得大至縣南　正義曰此獲華元生也哀十一年獲齊國書死也以此知生死皆曰獲昭二十三年傳云書曰胡
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傳言書曰是仲尼變例也　秦師伐晉夏晉人
宋人衛人陳人侵鄭鄭爲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爲宋報恥
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　疏　注鄭爲至稱人　正義曰諸經貶諸侯之卿稱人者傳皆言其名氏
此傳唯稱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諸侯之將不言名氏則實是微者非貶之也趙盾畏楚而還故貶之稱人釋例曰
鄭受楚命伐宋大敗宋師獲其二卿此晉之不競也晉於是申命衆國大起其衆將以雪宋之恥取威定霸趙盾爲
政而畏越椒之盛不敢遂其所志託辭班師失宋之心孤諸侯之望所以致貶也　秋九月乙丑

晉趙盾弑其君夷皐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弑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
之臣例在四年　疏　注靈公至四年　正義曰釋例曰經書趙盾弑君而傳云靈公不君又以明於例此弑宜
稱君也弑非趙盾而經不變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傳故特見仲尼曰越竟乃免明盾亦應受罪也雖
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爲教之遠防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無傳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受楚命也
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
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帥也獲生死通名
經言獲華元故傳特護之曰囚以明其生獲故得見贖而還　及甲車四百六十乘

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
入于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
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
之之謂禮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爲果致果
爲毅易之戮也易反易　將戰華元殺羊食士
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
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
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憾恨

也殄盡也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
詩小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　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
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爲文四百匹以贖華
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
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也卑賤得
先歸華元見而慰之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言以顯故不敢讓罪既
合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荅也　宋城華元爲植巡
功植將主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復

睅出目皤大腹棄甲謂亡師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于思多鬚之貌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那猶何也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衆

疏君子至戮也　正義曰軍法以殺敵爲上將軍臨戰必三令五申之狂狡失即戎之禮違元帥之命曲法以拯鄭人宜其爲禽也昭明也兵戎之事明此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能殺敵人是名爲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乃名爲毅言能彊毅以立功易之戮也反易此道則合刑戮也昭謂明曉此禮致謂達之於敵殺彊也能致用此意乃爲彊人言在軍對敵必須殺也尚書成湯數桀之罪以誓衆云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不從誓言予則孥

戮汝武王數紂之罪以誓衆云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爾所不勗其于爾躬有戮二王以至聖伐至惡尚誓衆使多殺是軍法務在多殺殺敵乃爲禮也公羊善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以爲文王之戰亦不過此武王之戰既知不然文王之戰豈當若是審如公羊之言文王未曉戰法其不能身定天下豈爲此乎　注疇昔猶前日也　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孔子謂子貢曰吾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閒鄭玄云疇昔猶前日也是相傳爲然　注畫馬爲文　正義曰謂文飾雕畫之若朱其尾鬣之類也　見叔至來奔　正義曰叔牂卑賤故得先歸華元見而安慰之曰徃奔入鄭軍者子之馬自然非子之罪叔牂自知前言已顯不敢隱諱乃對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己爲之叔牂既荅華元而即來奔魯耳服虔載三説皆以子之馬然爲叔牂之語對曰以下爲華元之辭賈逵云叔牂宋守門大夫華元既見叔牂牂謂華元曰子見獲於鄭者是由子之馬使然也華元對曰非馬自奔也其人

爲之也謂羊斟驅入鄭也奔走也言宋人贖我之事既和合而我即來奔耳鄭衆云叔牂即羊斟也在先得歸華元見叔牂牂即誣之曰奔入鄭軍者子之馬然也非我也華元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女驅之耳叔牂既與華元合語而即來奔魯又一説叔牂宋人見宋以馬贖華元謂元以贖得歸謂元曰子之得來當以馬贖故然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己不由馬贖自以人事來耳贖事既合而我即來奔杜以傳文見叔牂而即言曰則曰下皆當爲華元之語不得爲叔牂之辭且以華元與賤人交語而稱對曰謂歸國而言來奔皆於文不順又羊斟與叔牂當是名字相配故不從三家而別爲之説采鄭氏來奔爲奔魯耳合是聚合言語故云合猶荅也　注植將主也　正義曰周禮大司馬大役屬其植鄭司農云植謂部曲將吏故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是植謂將領主帥監作者也巡功謂巡城檢作功也　注睅出目皤大腹　正義曰説文云睅大目也目大則出見故云出目也皤是腹之狀腹以大

爲異故爲大腹也　注于思多鬚之貌　正義曰賈逵以爲白頭貌成十五年華元爲右師距此三十二年計未得頭白故杜以爲多鬚貌亦是以意言之耳　犀兕尚多　正義曰釋獸云犀似豕郭璞曰形似水牛豬頭大腹庳腳腳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食角也小而不橢好食棘亦有一角者劉歆期交州記曰犀出九德毛如豕蹄有甲頭似馬吳録地理志云武陵阮南縣以南皆有犀釋獸云兕似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説文云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徧檢書傳犀兕二獸並出南方非宋所有假令波及宋國必不能多言尚多者苟以荅謳者耳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伐崇在元年遂圍焦焦晉河外邑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陰地晉河南山北自

上洛以東至陸渾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
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
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競強也鬬椒若敖之族自
子文以來世爲令尹姑益其疾乃去之欲示弱以驕之傳言趙盾所以稱人且爲
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晉靈公不君失君道也以明於例應稱國以弑厚
斂以彫牆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
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
載以過朝畚以草索爲之筥屬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

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
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
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過
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
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
雅也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
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
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詩大雅也衮君之上服闕過也

言服衮者有過則仲山甫能補之君能補過衮不廢矣常服衮也猶
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麑晉力
士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
寐不解衣冠而睡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
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
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秋九月晉
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
之右車右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

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獒猛犬也
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爲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爲己用鬬
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
翳桑田獵也翳桑桑之多蔭翳者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見靈輒餓問
其病靈輒晉人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
之曰宦三年矣宦學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
焉去家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
肉簞笥也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靈輒

爲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問所居不告而退不望報也遂自亡也輒亦去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乙丑九月二十七日宣子未出山而復晉竟之山也盾出奔聞公弒而還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逸詩也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灋不隱不隱盾之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灋受惡善其爲法受屈惜也越竟乃免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黑臀晉文公子壬申朝于武宮壬申十月五日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詛盟誓自是晉無公族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宦仕也爲置田邑以爲公族大夫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其庶子爲公行庶子妾子也掌率公戎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季也曰君姬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成公姊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盾狄外孫也姬氏逆之以爲適事見僖二十四年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當爲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爲衰之適

疏 宰夫胹熊蹯　正義曰字書過孰曰胹命此宰夫胹熊蹯其蹯不至於孰以其違命故殺之　注畚以至筥屬　正義曰

周禮挈壺氏挈畚以令軍糧鄭衆云縣畚于廩假之處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廩說文云畚蒲器可以盛糧韓詩外傳云鮑焦挈畚采蔬遇子貢於道是畚可以盛糧盛菜以草索爲之今人猶有此器形制似筥故爲筥屬　過朝以示人令衆懼已　將諫至繼之　正義曰言二人將欲相隨入諫士季謂盾曰子是尊卿今與子俱諫而不入則莫之能繼續爲諫會是卑卿請先往諫不入則子繼之　三進及溜　正義曰溜謂簷下水溜之處入門伏而不省起而更進三進而及於君之屋溜言迫於公之前也　趙登至非禮　正義曰此言飲趙盾酒是小飲酒耳非正燕禮燕禮獻酬之後方脫屨升堂行無筭爵非止三爵而已其侍君小飲則三爵而退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鄭玄云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是三爵禮訖自當退也提彌明言此之時未必已過三爵假此辭以悟趙盾耳　遂扶至獒焉　正義曰服虔本扶作跣注云趙盾徒跣而

下去禮脫屨而升堂降階乃納屨堂上無屨跣則是常何須云遂跣而下且遂者因上生下之言提彌明言訖而遂不得爲趙盾遂也杜本作扶言扶盾下階也服虔云嗾嗾也夫語辭獒犬名公乃嗾夫獒使之噬盾也釋畜云狗四尺爲獒是大犬之名以其使之噬盾故云獒猛犬也　注官學也　正義曰曲禮云宦學事師則二者俱是學也但宦者學仕宦學者尋經藝以此爲異耳　注簞笥也　正義曰鄭玄曲禮注云圓曰簞方曰笥然則俱是竹器方圓異名耳故以簞爲笥鄭玄論語注亦云簞笥也　注穿趙至弟子　正義曰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世族譜盾是衰子穿是夙孫是穿爲盾之從父昆弟之子也世本夙爲衰祖穿爲夙之曾孫世本轉寫多誤其本末必然也　注越竟至討賊　正義曰哀八年傳公山不狃云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代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注云未臣所適之國則可還奔命死其難如彼傳文雖則出奔臣義未絕此注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者以仲尼云越竟乃免出竟則

免責明其義已絕也襄三十年鄭人殺良霄傳曰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去國不稱大夫是爲義絕之驗且受君之命乃得爲臣今君欲殺己逃奔他國君之於臣既已絕矣臣之於君能無絕乎董狐云子爲正卿反不討賊明其威足討賊卿位猶在故責之耳我以君寵得爲國卿杖君之威故羣下用命亦既失位出奔國人不復畏我國內自有賊亂非我所能禁之故越竟得免由義絕故也不狃之言謂已以他故出奔非是君欲殺己閔其宗國宜還救之昭二十一年宋公子城以晉師救宋是其事也襄二十七年傳曰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彼是公之寵臣去國而行君服豈復責無罪而將見殺逃竄而得免死者皆令反服君乎禮檀弓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是言去國雖同本情有異不可以一槩論也　注黑臀晉文公子

正義曰周語單襄公云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晉世家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　初麗至公子　正義曰服虔云麗姬與獻公及諸大夫詛無畜羣公子欲令其二子專國杜雖不注義似不然若麗姬身爲此詛姬死即應復常何得比至於今國無公族豈復文襄之霸遂踵麗姬法乎蓋爲奚齊卓子以庶篡適晉國創其爲亂不用復畜公子案檢傳文及國語文公之子雍在秦樂在陳黑臀在周襄公之孫談在周則是晉之公子悉皆出在他國是其因行而不改成公今始革之故傳本其初也則是國內因麗姬之亂乃設此詛非麗姬自爲詛也若麗姬爲詛不須言麗姬之亂以言之亂知其創麗姬也自此之後雖立公族而顯者亦少唯有悼公之弟揚干悼公之子慭二人名見於傳昭十八年鄭人救火子産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以外更無其人良由偪於六卿不被任用故耳　注無公至之官　正義曰不畜羣公子故無公族是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

也下注云餘子適子之母弟亦治餘子之政餘子屬餘子之官則適子屬公族之官也孔晁注國語云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是卿之適子屬公族也晉語云欒伯請公族悼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慎靖使茲四人者爲之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慎靖者脩之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是公族主教誨也　注餘子至之政　正義曰下庶子爲妾子知餘子則是適子之母弟也言亦爲餘子則知餘子之官亦治餘子之政令主教卿大夫適妻之次子也下云庶子爲公行掌率公之戎車則公行不教庶子然則卿大夫之妾子亦是餘子之官教之矣　注庶子至戎行　正義曰下句趙盾自以爲庶爲旄車之族則旄車之族即公行也掌車而謂之公行知其掌率公戎車之行列也　晉於至公行　正義曰此晉有公族餘子公行詩魏風有公族公路公行其公族公行既同公路似此餘子但餘子不主路車公路非餘子也當與公行爲一以其

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車行列謂之公行其實正是一官詩人變文以韻句耳周禮無此三官之名夏官有諸子下大夫二人掌國子之倅事與公族同也春官有巾車下大夫二人掌王之五路事與公行同也無與餘子同者天子諸侯禮異耳　注旄車至旄車　正義曰主公車行列謂之公行車皆建旄謂之旄車之族詩云孑孑干旄又曰建旄設旄是公車必建旄也周禮主車之官謂之巾車巾者衣也主衣飾之車謂之巾車此掌建旄之車謂之旄車之族盾本卿之適子其子世承正適當爲公族使辟屛季故更爲旄車之族自以身爲妾子故使其子爲妾子之官知非盾身自爲旄車之族而云使其子者旄車之族賤官耳盾身既爲正卿無容退掌賤職六年經稱晉趙盾衛孫免侵陳仍書於經非身退位故知使其子耳原同長而使趙括者沈氏云以其君姬氏之愛子故使之非正適也　注盾以至之適　正義曰族即屬也故官屬者父時舊官屬也將父時官屬悉與屛季使季爲衰之正適也盾之此意欲令身死之後使屛季承其父後爲趙氏宗主但晉人以盾之忠更使其子朔承盾後耳

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牛不稱牲未卜日 猶三望葬匡王 無傳四月而葬速 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 無傳 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再與文同盟

疏 注再與文同盟　正義曰蘭以僖三十三年即位文二年盟于垂隴七年于扈十四年于新城晉鄭俱在當言三同盟而云再者以扈之盟經文不序諸侯故不數劉炫規之非也

葬鄭穆公 無傳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 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取其吉者郊不可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 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巳有例在僖三十一年復發傳者嫌牛死與卜不從異

疏 注言牛至而祭　正義曰案經牛死在正月郊當用三月其閒足得養牛牛雖一傷一死當更改卜取其吉者郊天之禮不可廢也牛死而遂不郊故爲非禮也不郊非禮則於禮得郊禮諸侯爲天子斬衰天王崩未葬而得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也引曾子問者舉輕以明重也初死以至於殯啓殯以至反哭於此之閒五祀之祭不行耳既殯之後啓殯以前五祀之祭猶尚不廢郊天必不廢矣故鄭注云郊社亦然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玄云不敢以卑廢尊紼輴車索禮天子殯於西序橫輴車而塗之繫紼以備火災言越紼而行事是在殯得祭也案曾子問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謂尸唯三飯祝不侑勸其食食罷主人酌酒酳尸尸不酢主人曾子問又云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謂尸飯而侑勸訖酳尸尸酢主人酢訖又布祝席祝坐主人酌酒以獻祝獻畢而止故鄭注云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是也鄭又注彼云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案禮記祭法云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是其義也

晉侯伐鄭及延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延鄭地爲夏楚浸鄭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

周疆 雒水出上雒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
子 王孫滿周大夫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示欲偪周取天下
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 禹之世
遠方圖物 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 貢金九牧 使九州之牧貢金 鑄
鼎象物 象所圖物著之於鼎 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
姦 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 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
若順也 螭魅罔兩 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 莫能逢之 逢遇也
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祜 桀有

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 載祀皆年 商紂暴虐
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 不可遷 其姦
回昏亂雖大輕也 言可移 天祚明德有所底
止 底致也 成王定鼎于郟鄏 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 卜
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
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疏 螭山至水神　正義曰螭山神
獸形魅怪物先儒相傳爲然魯語仲尼云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則罔兩是木石之神杜以爲水神者魯
語賈逵註云罔兩罔象言有夔龍之形而無實體然則罔兩罔象皆是虛無當總彼之意非神名也上句言山林川
澤則螭魅罔兩四神文十八年注螭魅山林異氣所生螭魅既爲山林之神則罔兩宜爲川澤之神故以爲水神也
注載祀皆年　正義曰釋天云唐虞曰載商曰祀周曰年孫炎云載取物終更始祀取四時祭祀一訖年取年穀一
孰是載祀皆年之別名複言之耳律歷志云商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年　卜世至七百　正義曰律歷志云周三
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過卜數也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宋
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
之謀也 武氏謀奉弟須及昭公子以作亂事在文十八年 使戴桓之族攻
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
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

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
燕姞 姞南燕姓 夢天使與己蘭 蘭香草 曰余爲伯
鯈余而祖也 伯鯈南燕祖 以是爲而子以蘭 以蘭爲女子名
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 媚愛也欲令人愛之如蘭 既而文
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
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 懼將不見信故欲計所賜蘭爲懷子月數 公
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
曰陳嬀 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 生子華子臧子

臧得罪而出(出奔宋)誘子華而殺之南里(在僖十六年南里鄭地)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在僖二十四年)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葉楚地今南陽葉縣)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洩駕鄭大夫)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在僖三十年)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姓宜為姬配耦)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姞姓之女為后稷妃)

(周是以興故曰吉之)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元寵(元極也)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大宮鄭祖廟)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傳言穆氏所以大興於鄭天所啓也)

疏　夢天使與己蘭　正義曰夢言天者皆非天也此既言天使與己蘭即云余為伯儵儵即非天也伯儵不得自稱為天天不得變為伯儵明是夢者恍惚之言耳成五年晉趙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上天之神聰明正直寧當就淫亂之人降福以求食乎昭四年叔孫穆子夢天壓己弗勝號豎牛助而勝之若是上天之神寧當與豎牛爭力而不勝也明皆恍惚之言或別有邪神夢者不識而妄稱天耳　朝于楚　正義曰諸侯大子稱行父事稱朝此公子士非大子亦稱朝者以大子稱朝故傳亦通言之其實合稱聘耳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莒郯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秦伯稻卒(無傳未同盟)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傳例曰稱臣臣之罪也子公實弒而書子家罪其權不足也)赤狄侵齊(無傳)秋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告于廟例在桓二年)冬楚子伐鄭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責公不先以禮治之而用伐)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楚人獻黿於鄭靈公(穆公大子夷也)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子公也子家歸生)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問所笑)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

也欲使指動無效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為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畜六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譖子家於公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弒君故書以首惡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弒君之罪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衆所共絶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為不義改殺稱弒辟其惡名取有漸也書弒之義釋例論之備矣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子良名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堅也襄公將去穆氏逐群兄弟而舍子良以其讓己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何為獨留乃舍之皆為大夫【疏】注第二指　正義曰大射禮云右巨指鉤弦鄭玄云右巨指右手大擘也又曰設決朱極三鄭玄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然則手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定十四年傳闔閭傷將指取其一屨注云

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謂大指為將指者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大指為多手之取物中指最長故足以大指為將指手以中指為將指其食指者食所偏用服虔云俗所謂啑鹽指也　黿　正義曰說文云黿大鼈也玄中要記曰千歲之黿能與人語　凡弒至之罪　正義曰晉語云趙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則君臣之交猶父子也君無可弒之理而云弒君稱君君無道者弒君之人固為大罪欲見君之無道罪亦合弒所以懲創將來之君兩見其義非獨弒君之人以弒之為無罪也釋例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群物所以繫命故戴之如天親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事之如神明其或受雪霜之嚴雷電之威則奉身歸命有死無貳故傳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臣所執之常也然本無父子自然之恩末無家人習翫之愛高下之隔縣殊壅塞之否萬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誠以感之然後能相親也若元高自肆羣下絶望情義圮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離則位號雖存無以自固故傳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稱君者唯書君名而稱國稱人以弒言衆之所共絶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主名以垂來世終為不義而不可赦也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宋昭之惡罪及國人晉荀林父討宋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深見貶削懷諸賊亂以為心者固不容於誅也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之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慎所以立也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簒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齊商人蔡侯班之屬是也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秦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公子瑕之屬是也諸侯簒立雖以會諸侯為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内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故殺不成君者亦與成君同義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又云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此以會為斷也經書趙盾弒君而傳云靈公不君又以明於例此弒宜稱君也弒非趙盾而經不變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傳特見仲尼曰越

竟乃免明盾亦應受罪也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古之愼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齊非所習也許止身爲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弑二者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蓋爲教之遠防也楚靈無道於民於例當稱國以弑公子比首兵自立楚衆散歸而靈王縊死故以比爲弑主也比既得國國人驚亂棄疾從而扇之比懼自殺皆棄疾之由故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也左氏義例止此而已其餘小異皆從赴也劉賈許穎以爲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弑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弑案傳鄭靈宋昭經文異而例同故重發以同之于弑其父又嫌異於他臣亦重明其不異既不辟別國之與人而傳云莒紀公多行無禮於國太子僕因國人以弑之經但稱國不稱人知國之與人雖言別而事一也杜言小異從赴者宋之蒙澤楚之乾谿俱是國內而弑捷不書蒙澤齊商人衞州吁俱是公子而州吁不稱公子諸如此類所有不同皆從赴也此弑君之例有君罪臣罪之異而諸侯出奔皆不書逐君

之人以罪臣者以君之見弑未必皆爲無道故立臣罪之文以見君有無罪死者國君而被臣逐悉是不能固位其罪皆在於君故杜諸侯出奔例云諸侯奔者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爲文者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蔡侯朱雖無罪據其失位出奔亦其咎也是說逐君無罪臣之文意也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 子文子良之兄 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而語助言必餒 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 般子文之子子揚 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己爲司馬 賈爲椒譖子揚而己得椒處 子越又惡之 惡賈 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 圄囚也伯嬴蔿賈也轑陽楚邑 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 烝野楚邑三王文成穆 師于漳澨 漳澨漳水邊 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

氏戰于皋滸 皋滸楚地 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 伯棼越椒也輈車轅汰過也箭過車轅上丁寧鉦也 又射汰輈以貫笠轂 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轅及王之蓋 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 䢵國名 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 畜養也 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弃諸夢中 夢澤名江夏安陸縣

城東南有雲夢城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伯比所淫者實爲令尹子文鬬氏始自子文爲令尹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

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疏注漳澨漳水邊　正義曰釋例云漳水出新城沶鄉縣南至荊山東南經襄陽南郡當陽縣入沮爾雅水邊之名唯有厓涘岸滸無以澨爲水邊者但此云漳澨成十五年云決睢澨睢漳皆水名舉水名而言澨知澨是水邊也　及鼓跗著於丁寧　正義曰車上不得置簨虡以縣鼓故爲作跗若般之楹鼓也言著於丁寧則丁寧是器晉語云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淬于丁寧儆其民也是丁寧戰之用也周禮鼓人以金錞和鼓鄭玄云錞錞于也其形圜如碓頭以金鐲節鼓鄭玄云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鼓節是錞即錞于鐲即丁寧故先儒皆以鐲爲鉦之別名丁寧即是鉦也　注兵車至之蓋　正義曰服虔云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杜以彼[illegible]不安故改之而爲此說亦是以意而言差於人情爲允耳　王使至是矣　正義曰此是彊軍人之心耳息有此矢矢當有法不得無人學作唯三而已且射中王車由射之工不由矢善若其由矢王國猶有一矢何不一發以取越椒　注易其名　正義曰言越椒之亂合誅絕其族今更存立故命曰生言應死而重生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經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降於諸侯疏注高固至諸侯　正義曰僖五年公孫茲如牟注云娶於牟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爲逆然則此高固亦是因來聘而自逆也經書公孫茲如牟是以聘爲文此高固以逆爲文不言聘者此二者皆以非君之命不得越竟請君行聘而因自逆妾本意爲逆不爲聘也從魯而出私娶輕而君命重故書聘不書逆自外而來則嫁女重而受聘輕故書逆不

書聘內外之異文耳諸侯嫁女於大夫則使大夫爲之主而書於經者行禮爲尊卑不敵故使大夫爲主耳其女適他族以先公之遺體許人必告於廟故書之耳嫁於諸侯者皆書其歸此不書歸者差降於諸侯也非齊夫人不得言歸于齊若言歸于齊高氏則下嫁於大夫非公之敵故不得書其歸也　叔孫得臣卒無傳不書日公不與小斂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寧固反馬疏注叔姬寧固反馬　正義曰傳言來反馬也據高固爲文耳嫌叔姬亦爲反馬故辨之二者各有所爲而相隨行耳女既適人當稱夫族宋蕩伯姬是其事也叔姬已適高氏而猶言子叔姬者以其新歸於夫反馬乃成爲婦今始來反馬故以父母之辭言之　楚人伐鄭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

姬焉成昏留公強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

疏 注公既至示過○正義曰凡公行還書至者往反無咎喜之而告廟也公如齊見止來與高固爲昏方始得歸當以恥而不告亦復告廟飲至故依常書之以示過釋例曰凡反行飲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勳無勞告事而已若夫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故當克躬罪已不以嘉禮自終宜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也言書過者書之以示公過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此春秋新例故稱書曰而不言凡也不於莊二十七年發例者嫌見迫而成昏因明之

疏 注適諸至明之○正義曰俱是外來逆女適諸侯遣臣來逆則稱逆女紀裂繻來逆女是也適大夫大夫自來逆則稱所逆之字此高固來逆叔姬是也二文不同所以別尊卑也傳言卿自逆者別其與君逆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文與此同不於彼發例者嫌此高固見迫而成昏與常例或異故因此以明其不異也

冬來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

疏 注禮送至示譏○正義曰禮送女適於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被出棄則將乘之以歸故留之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高固因叔姬歸寧遂親自反馬與之俱來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也儀禮昏禮者士之禮也其禮無反馬故何休據之作膏肓以難左氏言禮無反馬之法鄭玄荅之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衣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之義論之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是説禮有反馬之法唯高固不宜親行耳杜言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士昏禮婦至其夕成昏質明贄見婦於舅姑若舅姑既没則婦入三月乃奠菜鄭玄云奠菜者祭菜也又記曰婦入三月然後祭行鄭玄云謂助祭也曾子問篇稱孔子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鄭玄云謂舅姑没者也是舅姑没者以三月而祭因以三月爲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士昏禮又稱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於妻之父母此高固親迎則不須更見故譏其親反馬也案杜注經云叔姬寧固反馬傳唯舉反馬不言寧者以寧是常事唯反馬非禮故傳舉其非禮者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爲明年晉衛侵陳傳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無傳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子服周大夫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邢丘今河內平皋縣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

疾其民（驕則數戰為民所疾）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殪盡也貫猶習也）周書曰殪戎殷（周書康誥也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此類之謂也（為十五年晉滅狄傳）【疏】注殪盡至習也○正義曰釋詁云貫習也殪死也言其死盡故以殪為盡盈其貫者杜以為盈滿其心使貫習來伐劉炫云案尚書泰誓武王數紂之惡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為習也今知不然者以詩稱射則貫兮先儒亦以為習故杜用為義得兩通劉直以尚書之文而規杜過恐非也○周書曰殪戎殷○正義曰如杜所注戎訓為兵謂以兵伐殷而殪盡也殪字宜在下以周書本文故其字在上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召桓公王卿士事不關魯故不書為成二年王甥舅張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屬之役蓋在此）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二子鄭大夫）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離下震上豐）之離䷝（豐上六變而為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弗過之矣（不過三年）間一歲鄭人殺之【疏】注豐上至滅亡○正義曰豐卦震上離下震為動離為明動而益明豐大之義豐卦上六變而為純離之卦故為豐之離也杜以筮得此卦爻變而為彼卦可言遇觀之否遇坤之比耳此直口語不是揲蓍而亦言豐之離者周易論變為義故雖不筮論易者必以變言其義故言豐之離也杜又引豐上六至不覿凶皆周易之文也王弼以為上六以陰處極而最在外不履於位深自幽隱絕跡深藏者也蔀者覆鄣之物也豐大其屋又鄣蔽其家闇之甚也以甚闇而處大屋不能久享其利其屋雖大其室將空故窺其戶而閴然無人也經三歲而不能顯見則凶伯廖引此者義取無德而居乃屋不過三歲必滅亡

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疏】衛侯至來盟○正義曰文二年晉人以公不朝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去其族以厭恥也然則公與大夫對盟則為恥辱此良夫來盟無貶責者彼公親朝晉晉侯不與公盟故遣大夫敵公是為恥辱此不貶責者其君不得親來遣臣來與公盟不對彼君非為恥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不與謀也萊國今東萊黃縣）秋公至自伐萊（無傳）大旱（無傳書旱而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位衛始脩好）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計成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為文若不獲已應命而出則以外合為文皆據魯而言師者國之大事存亡之所由故詳其舉動以例別之）【疏】凡師至曰會○正義曰釋例曰與謀者同志之國彼我之計未定相與共謀講議利害計成而後行之故以相連及為文不與謀而出師者謂不得已而應命故以外合為文皆據魯而言之也公親會齊侯伐萊而傳以師出示例所以通卿大夫帥師者也魯既春會于曹以謀伐鄭夏遂起師而更從不與謀之文者屬公宴大子忽之位謀而納之非正故諱從不與謀之例若夫盟主之令則上行乎下非匹敵和成之類故雖或先謀

皆從不與謀之例成八年晉士燮來聘且言將伐郯下云會伐郯是也凡乞師者深求過理之辭執謙以偪成其計故雖小國乞之於大國大國乞之於小國亦皆從不與謀之例臧宣叔郤錡是也傳以師出爲例是唯繫於戰伐而劉賈許潁濫以經諸及字爲義本不在例今欲強合之所以多相錯伐也杜言小乞大大乞小者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成二年臧宣叔如晉乞師是小國乞於大國也成十三年郤錡來乞師十六年欒黶來乞師十七年荀罃來乞師十八年士魴來乞師是大國乞於小國也與謀者心俱欲伐彼此同謀乞師者非彼所欲乞來爲己也我乞彼者彼不與我謀彼乞我者我不與彼謀是故凡言乞者皆從不與謀之例宣叔是以小乞大郤錡是大乞小除晉乞魯以外更無大乞小者此舉郤錡以辨乞小之事耳晉是盟主自是上行乎下例無與謀之文不由郤錡乞師乃從不與謀之例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此無秋字蓋闕文晉用桓子謀故縱狄

疏注此無秋字蓋闕文　正義曰苗秀乃名爲禾夏則無禾可取知此取必在秋此無秋字蓋闕文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王叔桓公周卿士銜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歃者尊卑之別也晉侯之立也在二年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黃父即黑壤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

疏注慢盟至諱之　正義曰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云云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於時晉以讒慝弘多不與公盟公不得與非國之正故書其同盟而顯言不與此時公實有罪爲晉所執不得與盟是公之恥故諱而不書其盟若言諸侯實不盟公無所可與然

經八年春公至自會無傳義與五年書過同

疏注義與五年書過同　正義曰被執不以爲恥而亦告廟飲至故書之以示過也故杜云義與五年書過同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無傳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疏注蓋有至禮也　正義曰下言其卒故疑有疾而還遂也聘禮曰賓入竟而死遂也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哀十五年傳曰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是入所聘之竟則當遂行黃是齊竟遂以疾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有事祭也仲遂

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爲繹張本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

疏注有事至書地　正義曰有事祭也者謂禘祭也釋例以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稱禘于武公則知此言有事亦是禘也祭之日仲遂卒不言禘而略言有事者禘事得常不主書禘爲下繹祭張本耳上言公子遂如齊此言仲遂卒不言公子者此書有事爲仲遂卒而書之與上相連猶是一事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公子之文從可知也衛氏難杜云其間有辛巳有事于大廟何得爲間無異事秦氏釋云有事于大廟是爲仲遂卒起文止是一事故云間無異事也既不書公子而稱仲遂者時君所嘉寵故稱其字非義例也定五年傳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房是魯地卒於竟內故

不書其地蓋是齊地非魯竟故書地也　注繹又至聲聞
正義曰繹又祭釋天文孫炎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公
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穀梁傳云繹者祭之旦日之
享賓也天子諸侯謂之爲繹少牢饋食大夫之禮也謂之
賓尸釋詁云繹陳也是陳昨日之禮以賓敬此尸也公羊
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
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猶者何通可
以已也是萬爲舞名禮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干楯也戚斧也此舞者左手執楯右手執斧故謂之武舞
言王者以萬人服天下故以萬爲名詩言碩人之舞云左
手執籥右手秉翟鄭云云籥如管六孔何休云吹之以節
舞也故吹籥而舞謂之文舞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
故去其有聲而不知廢繹納舞去籥惡其聲聞也尋杜注
意直云萬舞名又注隱五年亦直云萬舞也下問羽數則
萬是舞之大名不取公羊萬是干舞之義則執羽吹籥是
爲萬舞故杜云納舞去籥惡其聲聞是無干舞籥舞之別

春秋正義十六　三十五　閔

名也沈氏云案曾子問嘗禘郊社簠簋既陳天子崩后
之喪廢則卿喪不廢正祭繹是又祭爲輕故當廢之　戊
子夫人嬴氏薨無傳宣公母也晉師白狄伐秦楚人
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無傳月三十日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敬謚嬴姓也反哭成喪故稱葬小君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克成也疏注敬謚正義曰
謚法夙夜勤事曰敬　雨不至克葬　正義曰定十五年
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彼
云乃此云而者公羊傳曰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
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何休云難者臣子重難不得
以[illegible]日葬其君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昃日昳
久故言乃左氏無傳杜又不說或如公羊之言或是史家

異辭　城平陽今泰山有平陽縣楚師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經在仲遂
卒下從赴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蓋記
異也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楚爲
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舒蓼二國名楚子疆之
正其界也及滑汭滑水名盟吳越而還吳國今吳郡越國今會稽山陰
縣也傳言楚彊吳越服從疏注舒蓼二國名　正義曰舒蓼二國名
者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案釋例土地
名有舒舒鳩舒蓼舒庸舒鳩以爲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
同矣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劉炫以杜爲二國而規

春秋正義十六　三十六　李濟

之非也　盟吳越而還　正義曰譜云吳姬姓周大王之
子大伯仲雍之後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而去之荆蠻自
號句吳句或爲工吳言發聲也大伯無子而卒仲雍嗣之
當武王克殷而因封其曾孫周章於吳爲吳子又別封章
弟虞仲於虞虞自太伯五世而得封十二世而晉滅虞虞滅
而吳始大至壽夢而稱王壽夢以上世數可知而不紀其
年壽夢元年魯成公之六年也夫差十五年獲麟之歲也
二十三年魯哀公之二十二年而越滅吳越姒姓其先夏
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自號於越於者夷言發聲也
濵在南海不與中國通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魯定公五
年始伐吳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越王元年魯定公
之十四年也魯哀公二十二年句踐滅吳霸中國卒春秋
後七世大爲楚所破遂微弱矣外傳曰芊姓
歸越是越本楚之別封也或非夏后之後也　晉胥克有
蠱疾惑以喪志郤缺爲政代趙盾秋廢胥克使趙

朔佐下軍。朔，盾之子，代胥克。爲成十七年胥童怨郤氏張本。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記禮變之所由。茀，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柩。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

疏 注「記禮」至「下柩」。正義曰：禮記諸言「自某始」者，皆與後人爲始。此云「始用葛茀」，則自此以後常用葛，故云記禮變之所由。茀字，禮或作紼，或作綍，繩之別名也。周禮遂人「大喪屬六紼」，天子用六也。喪大記「君葬用四紼，大夫士葬用二紼」，是紼者所以引柩也。於殯則已有之，繫於輴車，以備火災，有災則引柩以辟火。及葬則用之以下柩也。 注「雨不至懷也」。正義曰：曲禮云「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鄭玄云：「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然則先近日，先卜上旬，不吉，卜次旬，又不吉，卜下旬。喪事則

先卜下自卜葬先卜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葬先遠日以證爲雨而止，禮也。王制云：「庶人葬不爲雨止」者，鄭玄云：「雖雨猶葬，禮儀少也。」城平陽。書時也。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言晉楚爭強。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無傳。秋，取根牟。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八月，滕子卒。未同盟。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卒於竟外，故書地。四與文同盟。九月無辛酉，日誤。

疏 注「卒於」至「日誤」。正義曰：釋例扈是鄭地，故云卒於竟外。黑臀以二年始立，而云四與文同盟者，杜注春秋，又爲釋例，前後經傳勘當備盡，豈晉侯二年始立，不干文公之世，而云四與文同盟，必是後寫之誤。蘇氏亦以爲然。劉炫以此規杜，非也。其君卒或書地，或不書地，皆從赴。今云卒於竟外故書地者，據晉侯實在竟外卒，非以爲例也。劉炫云：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鄵，昭二十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竟內亦書地，非竟外。九月無辛酉者，下有十月癸酉，杜以長歷推之，癸酉是十月十六日，辛酉在前十二日耳，故云九月無辛酉，上有八月，下有十月，非月誤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無傳。三與文同盟。

疏 注「三與文同盟」。正義曰：鄭父燬以僖二十五年卒，鄭代立。其年盟于洮，二十六年于向，二十八年于踐土，文七年于扈，十四年于新城，唯二與文同盟。云三者，以二三字體相近，轉寫之誤耳。若其不然，杜無容不委。劉炫以此規杜，

非也。

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泄冶。泄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

疏 注「泄冶至書名」。正義曰：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貴之而不名。此書泄冶之名，是不爲春秋所貴，故書名。傳稱臣者所以治煩去惑，是以伏死而爭，則直諫者臣之盡忠之事。泄冶忠諫而死，不爲春秋所貴者，釋例曰：「魯哀之可諫者甚衆，未聞仲尼之苦言，至於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求討不義，顯事施舍，足以致益者，固人臣之所當造膝也。若乃情色之惑，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臣子而欲顯直於其君父，適所以益謗而致罪也。陳靈公宣淫悖德，亂倫志同禽獸，非盡言所救。泄冶進無匡濟遠策，退不危行言孫，安昏亂之朝，慕匹夫之直，忘蘧氏可卷之德，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賊之文。傳特稱仲尼以明之，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此其義也。」是

說不貴泄冶之意也然則比干諫紂而死孔子稱殷有三仁焉善比干者家語云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當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志存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是言泄冶之行不得同於比干之意也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徵召也言周徵也徵聘不書微加諷喻不指斥）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秋取根牟言易也滕昭公卒（爲宋圍滕傳）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帥）晉侯卒于扈乃還

疏 注不書至將帥○正義曰僖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彼注云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彼以師屬晉而經書其師此亦不書者彼雖公卿不行仍有大夫帥之將卑師衆故稱師耳此則全無將帥以兵付晉并入晉軍林父獨自帥之故唯書林父伐陳也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衵服近身衣）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宣示也）且聞不令君其納之（納藏衵服）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國無道危行言孫）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柳棼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經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無傳）齊人歸我濟西田（元年以賂齊也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己巳齊侯元卒（未同盟而赴以名）齊崔氏出奔衛（齊略見舉族出因其告辭以見無罪）

疏 注齊略至無罪○正義曰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既薨高國二家恐其藉前世之寵又有寵於新君故畏其偪己因君薨而逐之崔杼未有罪也齊人疑其事故不言其名略言崔氏見其舉族出奔耳及仲尼脩之大夫出奔無罪不名不名即是無罪故因告稱氏而書氏以見無罪若貴之或稱官或稱字如司城子哀之類是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無傳）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徵舒陳大夫也靈公

惡不加民故稱臣以弑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

葬齊惠公無傳歸父襄仲之子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

鄭鄭及楚平故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者公羊

以爲天王之母弟然則字季子天子大夫稱字疏注王季至稱字○正義曰公羊傳曰王季子者何天子之

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是公羊以爲天王之母弟也母弟而稱季子然則字季子也天子大

夫例稱字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母弟稱弟此不言王弟者釋例云朝聘會享好之事此兄弟之篤睦非義

例之所與故仍舊史之實或稱弟或稱公子是史義無所見故因其舊文其相殺害乃稱弟以示義耳公孫

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疏注繹邾至

繹山○正義曰文十三年傳稱邾遷于繹則繹爲邾之都矣更別有繹邑今魯伐取之非取邾之都也亦因繹山爲

名蓋近在邾都之旁耳大水無傳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

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謝葬成君故嘉君命使也饑

無傳有水災嘉穀不成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

之田公比年朝齊故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

高國畏其偪也高國二家齊正卿公卒而逐之奔衛

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典策之法

告者皆當書以名今齊特以族告夫子因而存之以示無罪又言且告以族不以名者明春秋有因而用之不皆改

舊凡諸侯之大夫違違奔放也告於諸侯曰某

氏之守臣某上某出者姓下某出者名失守宗廟敢告所有

玉帛之使者則告玉帛之使謂聘不然則否恩好不接故亦

不告疏注典策至改舊○正義曰傳言且告以族不以名知法當以名告而齊人誤以族告也釋例云若乃

稱司城以貴效節於府人書歸父之還以善復命於介因齊人告辭以著其無罪蓋隨事以示褒貶也傳既云書曰

崔氏以明非罪復云且告以族不以名知典策之書書當以名通也齊國雖繆以族告適合仲尼所褒之實因而不

革以示無罪且明春秋之作或因仍舊史成文不必皆有改也何休膏肓以爲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蘇氏釋云崔杼

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尚不譏世卿雖曰非禮夫子何由獨責又斥駁異義引

尚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然則興滅繼絕王者之常譏世卿之文其義何在注違奔放也○正

義曰釋例曰迫窘而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爲文是言違兼奔放也注上某至某名○正義曰

若言崔氏之守臣杼也大夫受氏當世守宗廟故謂之守臣言守宗廟之臣也僖十二年管仲云天子之二守高國

在彼謂天子命之爲守國之臣與此異也知此異於彼者豈天子命者出奔乃得告於諸侯餘臣出奔不得告也且

下句云失守宗廟知守臣謂守宗廟之臣非守國也天子賜姓諸侯賜族對文則姓與族別散文則可以通禮謂族

人爲庶姓故云上某出者姓其實正是族也注玉帛之使謂聘○正義曰聘禮曰執玉致命執帛致享故云玉帛

之使謂聘也下注云恩好不接故亦不告又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注云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則杜

意以爲奔者之身嘗有玉帛之使於彼國已經相接則告之若奔者未嘗往聘恩好不接則不告唯告奔者嘗聘之國餘不告也劉炫以爲玉帛之使謂國家有交好之國皆告非指奔者之一身公如齊奔喪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徵舒已爲卿年大無嫌是公子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爲戲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鄭及楚平前年敗楚師恐楚深怨故與之平諸侯之師伐

鄭取成而還秋劉康公來報聘報王季子之聘劉康公王季子也其後食采於劉師伐邾取繹爲子家如齊傳季文子初聘于齊齊侯初即位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侯小恐爲齊所討故往謝國武子來報聘報文子也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潁水出河南陽城至下蔡入淮諸侯之師戍鄭疏注潁水至入淮　正義曰釋例曰潁水出河南陽城縣陽乾山東南經潁川汝陰至淮南下蔡縣入淮也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以四年弒君故也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改葬幽

公諡之曰靈疏注以四至卿禮　正義曰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然則子家上大夫棺當八寸今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耳不知斲薄之使從何禮也幽公　正義曰諡法動靜亂常曰幽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楚復伐鄭故受盟也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無傳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爲會主欑函狄地疏注晉侯至狄地　正義曰凡諸侯聚會魯不與者皆歷序諸國云會于某地上盟于辰陵即其事也狄從諸夏序列亦然僖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是也此異於彼而云晉侯會狄是狄在彼地

晉往會之故傳說晉大夫欲召狄郤成子勸其勤是晉侯自往故以狄爲會主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襄十年會吳于柤其意與此同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疏注不言至辭也　正義曰討賊辭者言弒君之賊人人皆欲殺之作舉國共殺之文故不言楚子也襄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亦是討賊但衛人自殺其臣故稱大夫徵舒非楚之臣不得言殺其大夫諸殺及執他國之臣皆不言某國大夫者故以人臣卑賤故沒其爵號而空書名氏丁亥楚子入陳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疏注楚子至之後　正義曰案傳楚子爲陳討夏氏亂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此經先書殺夏徵舒後書入陳者據先後事實爲文故杜注云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是其事

也劉炫云楚子入陳乃殺徵舒經先書殺徵舒後言入陳者以楚子本意止欲討賊無心滅陳及殺徵舒滅陳爲縣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於例不有其地故云入陳言楚人既殺徵舒楚子乃復入陳納二子於陳入陳之文爲下納張本傳云書曰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入納連文是入爲納也昭八年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于越殺陳孔奐彼心欲滅陳此則主爲討賊無心滅陳而復封之君子善其自悔故退入陳於下隱其縣陳之過若其不然當云楚子入陳殺夏徵舒如此則楚子本爲入陳因入乃討陳賊則是惡楚子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弒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讎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弒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 疏 注二子至復之 正義曰二子與君淫昏致使君死國亂實罪人也今楚子入

陳而納之乃是納罪人也計應罪楚子而傳言書曰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既善楚子有禮則是恕彼之過故杜述其合恕之由言賊討國復是二子之力其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賈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案子糾捷菑皆不繫國自是例之常賈說非也釋例云賈氏依放穀梁云稱納者內難之辭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言書有禮不可言內難也陳縣而見復上下交驩二人雖有淫縱之闕今道楚臣陳賊討君葬威權方盛傳稱其禮理無所難此先儒說之不安也杜言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者此傳云陳侯在晉襄二十五年傳云夏氏之亂成公播蕩是也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傳言楚與晉抑主盟 楚左尹子重侵宋 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 王待諸郔 郔楚地 令尹蔿艾獵城沂 艾獵孫叔敖也沂楚邑 使封人慮事 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無慮計功 以授司徒 司徒掌役 量功命日 命作日數 分財用 財用築作具 平板榦 榦楨 稱畚築 量輕重畚盛土器 程土物 爲作程限 議遠邇 均勞逸 略基趾 趾城足略行也 具餱糧 餱乾食也 度有司 謀監正 事三旬而成 十日爲旬 不愆于素 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

使民 疏 注艾獵孫叔敖 正義曰服虔亦云艾獵蔿賈之子孫叔敖也此年云令尹蔿艾獵明年云令尹孫叔敖明一人也世本艾獵爲叔敖之兄世本多誤本不必然 注封人至計功 正義曰周禮封人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受其要以待考而賞誅鄭玄云慮事者封人也於有役司馬與之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也是封人主造城邑計度人數此云使封人故云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無則慮之訖則計功也史書多有無慮之語皆謂揆度前事也 注榦楨也 正義曰釋詁云楨榦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鄣土者也彼楨爲榦故謂榦爲楨謂牆之兩頭立木也板在兩旁鄣土者即彼文榦也平板榦者等其高下使城齊也 稱畚築程土物 正義曰畚者盛土之器築者築土之杵司馬法輦車所載二築是也稱畚築者量其輕重均負土與築者之力也程土物謂鍬钁畚轝之屬爲作程限備豫也 晉郤

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赤狄潞氏最強故服役衆狄）秋會于攢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勤則功繼之）詩曰文王既勤止（詩頌文王勤以創業）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弑君）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轘車裂栗門陳城門）因縣陳（滅陳以爲楚縣）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午）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辭也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

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爲愈於不還）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没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爲文善其復禮）

【疏】注少西至之名　正義曰禮以王父字爲氏徵舒以夏爲氏知子夏是字少西是名言少西氏者氏猶家也言將討少西之家　以諸侯討而戮之　正義曰經無諸侯而云以諸侯討之諸侯皆慶者時有楚之屬國從行也十二年邲之戰經不書唐而傳云唐侯爲左拒昭十七年長岸之戰經不書隨而傳言使隨人守舟明此時亦有諸侯但爲楚私屬不以告耳　謂之夏州　正義曰謂之夏州者討夏氏鄉取一人以歸楚而成一州故謂之夏州　注没其至復禮　正義曰言入陳納人爲有禮也直言入陳納人是没其縣陳本意言陳國見存入而納此人耳是全以討亂存國爲文所以善其得禮

厲之役鄭伯逃歸（蓋在六年）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爲明年楚圍鄭傳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徼事晉又無端跡傳皆特發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未得志九年楚子

伐鄭不以黑壤與伐遠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疏 注爲明至義也 正義曰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謂經無之也鄭徵事晉又無端跡亦謂經所無也傳若不發此語不知楚以何故明年忽然圍鄭爲此特發此傳以明後年圍鄭之經也自厲役以來鄭南北兩屬不專心於楚故楚未得志而明年圍之七年晉爲黑壤之會鄭伯在焉厲役在黑壤之前九年傳言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事在黑壤之後而彼傳不以黑壤與伐而遠稱厲之役者楚子之志所恨在於厲役遠尋不爲黑壤會晉故也上指厲役下指辰陵中包黑壤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春秋正義卷第十六

修職郎新差充兖州州學教授趙[illegible]點勘

春秋正義卷第十七　宣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無傳賊討國復二十一月然後得葬 楚子圍鄭 前年盟辰陵而又徼事晉故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上軍成陳故書戰邲鄭地 疏 注晉上至鄭地 正義曰此一軍成陳兩軍不成陳成陳者雖少以戰爲文案昭二十三年雞父之戰六國成陳而楚不成陳成陳者多而以敗爲文者六國雖衆楚爲兵主楚既未陳故以獨敗爲文與此異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附庸國十二月無戊寅戊寅十一月九日 疏 注蕭宋至九日 正義曰莊十二年宋萬弑閔公蕭叔大心者宋蕭邑之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嘉之以蕭邑封叔爲附庸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是其事也此年楚子滅蕭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則此後復爲宋邑也杜以長歷校之十二月無戊寅戊寅乃是十一月九日此不言月誤長歷云日月必有誤者案傳稱師人多寒若是十一月則今之九月未是寒時當月是而日誤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衛背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羣僞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清丘衛地在今濮陽縣東南 疏 注晉衛至東南 正義曰傳云盟曰恤病討貳陳貳於楚而宋伐之衛救陳不討貳也楚伐宋而晉衛不救不恤病也是晉衛

背盟故貶其大夫而稱人曹是小國貶與不貶俱當稱人
故不言曹也明年傳稱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則
宋不違盟而亦貶宋卿者彼晉衛曹並皆僞妄華椒承羣
僞之言以誤其國致使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楚人討
之伐陳怒楚被伐無救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
者爲諸國失信而累及椒也晉衛不信乃在盟後非是心
欲不信而妄作此盟當盟之時未有不信之狀在後違約
不可豫知而亦幷責椒者君子結交當擇善而從之所與
不善必將敗德椒與不信約盟則是不信之
黨雖獨守信幷亦貶之戒後之人使擇交也　宋師伐陳
衛人救陳　背清丘之盟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
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　臨哭也大宮鄭祖廟　且巷出車

吉　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　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　陴城上俾
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　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
三月克之　哀其窮哭故爲退師而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　入自皇門至
于逵路　塗方九軌曰逵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肉袒牽羊示服爲臣
僕　曰孤不天　不爲天所祐　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
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
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
臣妾之亦唯命　翦削也　若惠顧前好　楚鄭世有盟誓之好

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　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以要
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猶滅也　使改事君夷
於九縣　楚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之　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
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
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
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
平　退一舍以禮鄭　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　疏
注臨哭至祖廟　正義曰案雜記云客致含賵訖請臨襄十
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故云臨哭也宮即廟也象

其尊貌則謂之爲廟言其牆屋則稱之爲宮大宮宮之大
者鄭祖廟者謂鄭大祖之廟也　注陴城上俾倪　正義
曰陴城上小牆俾倪者看視之名襄六年晏弱圍萊堙之
環城傅於堞注云堞女牆也又二十五年吳子門于巢巢
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二十七年盧蒲嫳攻崔氏崔氏堞
其宮而守之注云堞短垣也是堞俾倪短牆短垣女牆皆
一物也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廣雅云陴俾倪女牆也釋
名云城上垣曰陴於其孔中俾倪非常亦言陴益也助城
之高也或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
也　注哀其至十日　正義曰杜以二月克之謂圍經三
月方始克之故云九十日也知非季春克之者下云六月
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是將欲至河鄭
猶未敗至河聞敗猶欲還師在國聞敗師必不發若是季
春克之不應比至六月而晉人不聞以此知三月非季春
也經傳皆言春圍鄭不知圍以何月爲始圍經旬有七日
爲之退師聞其脩城乃復更進圍三月方始克之則從

初以至於克凡經一百二十許日蓋以三月始圍至六月乃克也　注周厲至滅也　正義曰鄭桓公是周厲王之子宣王母弟又宣王封之故僖二十四年及此皆厲宣並言之桓公始封西鄭武公始居東鄭二公是始封之賢君若其存鄭則四君祐楚故願楚要福於此四君使社稷不泯泯滅也釋詁文　注楚滅至比之　正義曰楚滅諸國見於傳者哀十七年稱文王縣申息莊六年稱楚滅鄧十八年稱武王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又滅蓼十六年滅庸凡十一國見於傳僖二十八年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楚之滅國多矣言九縣者中息定是其二餘不知所謂蘇氏沈氏以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爲九也　庸可幾乎　正義曰庸用也幾讀如冀言用可冀幸而得之乎何必滅其國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代郤缺先穀佐之彘季代林父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八年代趙盾爲政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郤克佐之郤缺之子代臾駢趙朔將下軍代欒盾欒書佐之欒盾之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括嬰齊皆趙盾異母弟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韓厥爲司馬韓萬玄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父勦勞也楚歸而動不後動兵伐鄭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德刑

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言征伐有罪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誹謗也政有經矣經常也荊尸而舉荊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乘事不奸矣奸犯也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蔿敖孫叔敖軍行

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爲主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百官象物而動物猶類也軍政不戒而備也戒勑令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疏並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威儀有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經法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也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汋詩頌篇名鑠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之耆昧也耆致也致討於昧武曰無競惟烈武詩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疆之業撫弱耆昧

以務烈所可也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撫而取之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穀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帥也濟渡河知莊子曰此師殆哉莊子荀首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臨䷒兌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今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不臧之凶衆散爲弱坎爲衆今變爲兌兌柔弱川壅爲澤坎爲川今變爲兌兌爲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己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今爲衆則散爲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爲兌是法敗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不行之謂臨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譬彘子之違命亦不可行果遇必敗遇敵彘子尸之主此禍雖免而歸必

有大咎爲明年晉人殺先穀傳韓獻子謂桓子曰獻子韓厥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令鄭屬楚故曰失屬彘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捷成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郔鄭北地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反公子側聞晉師既

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父令尹孫叔
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
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
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
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迴車南鄉旆軍前大旗伍參
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
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愎很也其三帥者
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

聽彘子趙同趙括則爲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
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
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
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敖鄗二山在滎陽縣西北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
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
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
承承繼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
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

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
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
怠于日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
器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
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
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
不匱不可謂驕箴誡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
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

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徼要也其君之戎
分爲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爲一廣
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右
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
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
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尫
爲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
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

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
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 得屬服鄭 知季曰
原屏咎之徒也 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徒黨也 趙莊子曰欒
伯善哉 莊子趙朔欒伯武子 實其言必長晉國 實猶充也言欒書之身行能充此言則當執晉國之政也 楚少宰如晉師 少宰官名 曰寡君
少遭閔凶不能文 閔憂也 聞二先君之出入此
行也 二先君楚成王穆王 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
二三子無淹久 淹留也 隨季對曰昔平王命

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
今鄭不率 率遵也 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
辱候人 候人謂伺候望敵者 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
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 言誤對 寡
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 遷徙也 曰無辟
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
人許之盟有日矣 有期日 楚許伯御樂伯攝
叔爲右以致晉師 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羣帥 許伯曰

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 靡旌驅疾也摩近也
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 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
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兩飾也掉正也示閒暇
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 折馘斷耳 執
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
角之 張兩角從旁夾攻之 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
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 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
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

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
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
也既免 止不復逐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 錡魏犫子欲爲公族大夫
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
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
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
給於鮮敢獻於從者 熒澤在熒陽縣東新殺爲鮮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 叔
黨命去之 叔黨潘黨潘尫之子 趙旃求卿未得 旃趙穿子 且

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
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
矣（獻子郤克）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
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
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
我喪師無日矣（乘猶登也）不如備之楚之無惡
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
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也）彘子

不可（不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
前（帥將也覆爲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
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
（言魏錡見逐而退）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
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也）楚子
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
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
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

（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
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晉
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車兵車
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
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
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
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爲
備）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戰心）

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
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
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上軍
未動（言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工尹齊將右拒卒
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
告唐惠侯（二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曰不穀不
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
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藉猶假借也）使

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上軍佐也)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也)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爲分謗不戰爲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卒爲軍後殿)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戶止也中易乘則恐軍人惑)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楚人惎之脫扃(惎教也扃車上兵闌)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氏)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傁在後(傁老稱也)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表所指木取其尸)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廚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抽擢也菆好箭房箭舍)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爲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既盡也)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王子)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也)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章武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文字)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又

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武頌篇名耆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三三篇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

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疏注彘季代林父。正義曰服虔云食采於彘或當然也文十二年河曲之戰荀林父佐中軍史駢佐上軍欒盾將下軍自爾以來傳無其代知先縠代林父郤克代史駢趙朔代欒盾也八年傳趙朔佐下軍知欒書代趙朔也案傳文皆稱彘子今注云彘季者勘譜亦以彘子彘季爲一人則杜君別有所據書傳殘缺不可得而知也劉炫云傳文皆稱彘子何以知是彘季以縠非彘季以規杜今知非者杜以子爲男子之稱季是幼少之辭季之與子是得通稱子路或爲季路其常稱謂之子論其字謂之季故公子友或稱季友而劉以傳唯稱彘子無彘季而規杜非也。注韓萬玄孫　正義曰韓世家云韓之先事晉得封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世本云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史記所云武子蓋韓萬也如彼二文厥是萬之曾孫而服虔杜預皆言厥韓萬玄孫不知何所據也。注釁罪也　正義曰釁訓爲罪者釁是間隙之名今人謂瓦裂龜裂皆爲釁既有間隙故得爲罪也　德刑至是征　正義曰既言觀釁而動更說無釁之事德刑政事典禮此六事行之不變易者不可與之敵也聖王之制征伐者爲有罪者耳不爲是六事不易者行征伐也此舉六事之目下文歷說楚不易六事以充之　君無怨讟　正義曰讟謗也政有常則民不恨故國君無人怨無人謗擊鼓怨州吁鄭人謗子產是有怨謗也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　正義曰齊語云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公曰處士工商農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制也處士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彼四民謂士農工商此數亦四無士而有賈者此武子意言舉兵動衆四者不敗其業發兵則以士從征不容復就閒燕故不云士而分商賈爲二行曰商坐曰賈雖同是販賣而行坐異業發兵征伐四者悉皆不與故總云不敗其業也　注寧令至處

教之　正義曰周禮六卿大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
臣令尹爲長故從他國論之謂令尹爲宰楚國仍別有大
宰之官但位任卑耳傳稱大宰伯州黎是也楚國名上卿
爲令尹者釋詁云令善也釋言云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
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　注在車至爲主
正義曰司馬法兵車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
士在車不共碎役所言左右者分步卒爲左右也兵車一
轅服馬夾之而言挾轅者步卒皆分在右者當軍行之時
又分之使在兩廂挾轅以爲戰備楚陳以轅爲主故以轅
表車正是挾車嚴兵以備不虞也其應在左者使之追求
草蓐令離道求草不近兵車也蓐謂臥止之草故云爲宿
備也此是在道時然故云軍行右轅左追蓐至於對陳之
時則各在車之左右故豫定左右之分在道分使之耳
注慮無至旌識　正義曰茅明也在前者明爲思慮其所
無之事恐其卒有非常當預告軍中兵衆使知而爲之備
也如今軍行謂當拄之時行軍有此法也前有斥候蹹伏

者令人遠在軍前斥度候望慮有伏兵使蹹行之持以絳
及白爲幡與軍人爲私號也曲禮曰前有水則載青旌前
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
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其事與此見賊舉幡相似也茅明
釋言文舍人曰茅昧之明也　注物猶至物令　正義曰
類謂旌旗畫物類也百官尊卑不同所建各有其物象其
所建之物而行動軍之政教不待約勑號令而自備辦也
周禮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
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旃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鄭
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
旃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
下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
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
帛而已是其尊卑所建各有物類也案春官司常職云及
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
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

車建旌俱是周禮而所建不同者大司馬所云中秋教治
兵之法司常所云中冬教大閱之法鄭玄云凡頒旗物以
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建則如冬大閱備軍禮旌
旗不如出軍時空辟實也是爲時不同故所建異此云象
物而動謂軍行之時當指治兵之法也　其君至施舍
正義曰內姓謂同姓也其君之舉用人也於同姓則選之
於親於外姓則選之於舊於親內選賢於舊內選賢言唯
賢是任不以親以舊便即用之所舉不失有德所賞不失
有勞必有德乃舉有勞乃賞言不賞無勞不舉無德臣民
年老有加增恩惠外來旅客有施舍常法謂羈旅之臣以
其新來施以恩惠舍不勞役也　注賜老則不計勞　正
義曰老有恩惠當謂年老有加增恩惠不論有勞與無勞
也劉炫云老者當有恩惠之賜非勞役之限但恩惠則賞
賜之以文連賞不失勞之下故杜云賜老則不計勞劉炫
以不計勞之文而規杜氏一何煩碎　注威儀有等差
正義曰言貴有常尊則當云賤有常卑而云賤有等威者

威儀等差文兼貴賤既屬常尊於貴遂屬等威於賤使互
相發明耳　德立至敵之　正義曰功德苦其不立刑威
苦其不行政以成就爲上事以得時爲善典貴其從禮惡
其逆故云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各以義理相配
爲文皆是不易之事既歷序此事乃云若之何敵之副上
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　注仲虺至之後　正義
曰取亂侮亡尚書仲虺之誥文也定元年傳薛宰曰薛之
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二人
皆是薛祖是仲虺爲奚仲之後　注汋詩至取之　正義
曰汋詩經無汋字序云言能汋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故以
汋爲名焉鑠美釋詁文於歎辭也時是也晦昧也言於乎
美哉武王之用師也能遵天之道養是闇昧之君待闇昧
者惡積而後取之言遵天之道者上天誅紂之期未至武
王靖以待之是其遵天之道也　注耆致至於昧　正義
曰耆音指指致聲相近故爲致也致討於昧者言養之使
昧然後可討之上句云兼弱攻昧引仲虺之言以證兼弱

引武王之事以證攻昧此不云攻昧而言耆昧者以爲詩之意言養紂而不言伐紂不得謂之攻昧故緣詩之意言致之於昧然後攻之　注武詩至之業　正義曰烈業也釋詁文競彊也詩意言無彊乎唯武王之功業言克商功業實爲彊也此引武詩承兼弱攻昧之下故杜以傳意解之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此無彊之業此詩汋武二篇並無兼弱之事因傳上文連言之　撫弱至可也　正義曰上言兼弱此云撫弱言其撫養而取之未必皆攻伐以求之也此撫弱即覆上仲虺有言兼弱也耆昧即覆上汋曰於鑠王師耆昧也以務烈所覆上武曰無競惟烈士會言不須敵楚兼撫餘諸侯弱者致討諸侯昧者以務武王烈業之所可也　晉所至佐濟　正義曰言晉之所以得爲霸主者由軍師之武羣臣有力以有武力成此霸功今失諸侯不可謂之爲力見敵不能從不可謂之爲武命爲軍帥者三軍將佐皆受君命爲軍之主帥以中軍佐濟謂一軍之内將佐分之各有所帥故注云佐彘子所帥也

傳二十八年胥臣以下軍之佐與此同也　知莊子至大咎　正義曰莊子見彘子逆命必當有禍乃論其事云此師之行甚危殆哉周易之書而有此事師之初六變而爲臨初六爻辭云軍師之出當須以法若不善則致其凶既引易文以人從律令者師出乃以律從人則有不臧之凶又覆解不臧之義云執事上下相順和成則爲臧若相違逆則爲不臧既釋不臧之事又釋以律之意坎爲衆今變爲兌兌爲柔弱是衆散爲弱坎爲川今變爲兌兌爲澤是川壅爲澤坎爲法象今爲衆則弱爲川則壅是法律破壞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以釋易文律否臧之義否臧易注云爲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釋否臧既了又釋凶之一字故云且律竭言法律竭盡也川水當盈而以竭盡且又被夭塞不得整流似法當嚴整而以破壞被人違逆不得施行所以致此凶禍解釋凶義既了以盡易意然後論彘子之罪當此初六之禍故云水之不行是謂臨矣彘子有帥不從欲論不行之臨事雖甚於彘子周易所言是彘子之謂若能遠辟前敵於事猶可若果敢遇敵必致禍敗也此禍敗之事彘子主受之雖在敵免死而歸必有大咎也師坎爲水坤爲衆衆行如水師出之象故名其卦爲師服虔云坎爲水坤爲衆又互體震震爲雷雷鼓類又爲長子長子帥衆鳴鼓巡水而行行師之象也臨兌爲澤坤爲地居地而俯視於澤臨下之義故名爲臨　注坎爲至柔弱　正義曰晉語文公筮尚有晉國司空季子占之曰震雷也車也坎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是坎爲衆也易說卦兌爲少女故爲柔弱衆聚則彊散則弱坎變爲兌是衆散爲弱也　注坎爲至見壅　正義曰說卦坎爲溝瀆溝瀆即是川也說卦兌爲澤川是流水今變爲澤是川見壅也注如從至之象　正義曰釋詁云如往也往是相從之義故訓爲從也法行則人從之率人以從法也法敗則法從人人各有心棄法不用是法從人也釋言云坎律銓也樊

光曰坎卦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銓亦平也郭璞曰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是坎爲法象也今坎變爲兌爲衆則散而爲弱爲川則壅而爲澤是失法之所用法敗從人之象也　注竭敗至法敗　正義曰竭是水涸之名坎爲水爲法水之竭似法之敗故云竭敗也坎變爲兌則爲水不流水不流則爲法不行失爲坎之用是法敗之象　注水遇至涸也　正義曰哀九年傳曰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水當盈川而以壅故竭是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夭遏是壅塞之義故云遇夭塞也　注主此禍　正義曰釋言訓尸爲主故云主此禍也服虔亦云主此禍也又引易師卦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佐之於元帥弟子也而專以師濟使不當也軍必破敗而輿尸案下句云雖免而歸則謂彘子當在陳而死師卦有輿尸之語其言尸之或容有此意但尸字不可兩解故杜略去之　注沈或至始縣　正義曰楚官多名爲尹沈者或是邑名而其字或作寢哀十八年有

寢・吳由于因解寢爲縣名不言寢是而沈非也〻次于
管 正義曰上地名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古管國也〻
注若敖至啓土 正義曰楚世家云熊咢卒子熊儀立是爲
若敖若敖卒子霄敖立霄敖卒子熊眴立是爲蚡冒蚡冒卒
弟熊達立是爲楚武王案杜注文十六年傳蚡冒楚武王
父不從史記也以荆竹織門謂之篳門則篳路亦以荆竹
編車故謂篳路爲柴車方言云楚謂凡人貧衣破醜敝爲
藍縷藍縷謂敝衣也服虔云言其縷破藍藍然 廣有至
之兩 正義曰兩廣之別各有一卒之兵百人也一卒之
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幷二十五人之兩既言一卒又云卒
偏之兩言卒之者成辭婉句耳或解云兩屬於偏云偏之
兩者謂偏家之兩知不然者案成七年以兩之一卒亦云
之字豈又是兩家之卒且杜注云十五乘爲大偏今楚亦
用舊偏法此一廣之中實有此偏非是偏名爲兩而出一
卒別復有偏之一兩二十五人從之劉炫云兩廣之別各
有一卒百人一卒外復有偏一兩二十五人兵法十五乘

爲偏偏有一兩從之兩是偏家之物故謂此爲偏之兩其
實一廣十五乘有一百二十五人從之 注十五至承副
正義曰下云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知十五乘爲
一廣也史記稱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至六國
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
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十五
乘爲偏皆司馬法之文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周禮亦
有此文但周禮無偏故杜幷引司馬法耳此云大偏對成
七年九乘爲小偏故此爲大偏也桓五年二十五乘爲偏
戰時臨陳所用不同不可與此相對爲大小杜注多少皆
安文也言亦用舊偏法者謂楚雖荆尸而舉仍用舊偏舊
偏於穰苴前已有則應周禮有文但以亡沒者多故禮文
不具 右廣至其夜 正義曰右廣雞鳴初駕數及日中
則左廣受而代之以至於昏此晝日事也其內官親近王
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持更也 以我卜也
正義曰將我晉戰之勝負卜其遂來遂往猶人揲著著

著惡而卜其去之與住也〻 注二先至穆王 正義曰莊
十六年楚始伐鄭文王之世也二十八年子元伐鄭成王
之初也僖五年首止之會鄭伯逃歸自是以後鄭始倚復
從楚成王以前鄭未屬楚故出入此行唯成穆耳今之莊
王成王孫穆王子出入此二行猶往來於鄭〻 注單車至羣
帥 正義曰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云致師致其必戰之
志則致師者致己欲戰之意於敵人故單車揚威武以挑
之下云趙旃請挑戰是也挑彼晉師故言以致晉師也楚
子既求成而又令挑戰示其不欲崇和以疑誤晉之羣帥
注左車至善者 正義曰兵車自非元帥皆射者在左御
在中央故云左車左樂伯居左故稱左也下云莊子抽矢
菆納諸廚子之房選好矢而留之知菆是矢之善者 注
兩飾至間暇 正義曰兩飾摘訂正皆無明訓服虔亦云是
相傳爲然也飾馬者謂隨宜刷刮馬又正其鞅以示間暇
注麗著至心者 正義曰易離卦彖云離麗也日月麗乎
天百穀草木麗乎土是麗爲著之義龜之形背高而前後

下此射麋麗龜謂著其高處故杜以龜爲背之隆高當
心者服虔亦然是相傳爲此說也〻 以歲至從者 正義
曰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者謂獻之以共
王之膳耳非能徧及於百官也禮冬獵曰狩言圍守而取
之獲禽多也於時虞人所獻或須及羣臣故言歲之非時
獻禽之未至以爲語之辭耳 注錡魏犨子 正義曰服
虔亦以爲犨子世本以爲犨孫世本多誤未必然也 使
其徒入之 正義曰使已從人入壘以取俘馘也 注軘
車兵車名 正義曰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軘車
淳十五乘甲兵備甲兵從之是兵車明矣鄭玄云廣車橫
陳之車服虔云軘車屯守之車古名難得而知其義或當
然矣 注元戎至爲備 正義曰元大也戎車也詩小雅
六月之篇言王者軍行必有大車十乘常在軍前以開道
諸軍從行所以先人爲備也詩毛傳云夏后氏曰鉤車先
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三代行軍皆前
有此車其名司馬法之文也其先正先疾先良毛解其名

鄭玄又釋其意鉤車備設鉤鞶其行曲直有正故曰先正
賓進也此車能進取速道故曰先疾元戎大車之善者故
曰先良也　晉師至未動　正義曰晉之三軍上軍在左
中軍在中下軍在右言晉之中軍下軍敗走在上軍之右
者皆移唯上軍未動故杜云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　告
唐惠侯　正義曰此未戰之前告經不書唐侯者爲楚私
屬故不見也　注游車補闕者　正義曰周禮車僕有闕
車之倅鄭玄云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此言游闕知游車
以擬補闕今使從唐侯是補闕也　注以乘左得勝故
正義曰桓八年傳云楚人尚左君必左者謂置車尚左故
君在左此言先左謂乘廣先左耳上文只則右廣初駕日
中乃換左廣則舊法先乘右廣今楚王偶然乘左廣以逐
趙旃因是而得戰勝以爲宜乘左廣自是以後乘廣先左
以乘左得勝故也　注廣兵車　正義曰襄十一年鄭人
賂晉侯以廣車定四乘史皇以乘廣死是兵車稱廣也此
言晉人廣隊下云拔旆投衡軍行則旆在軍前不是車皆

有旆也此蓋是晉人在軍之前載旆之車　注惎教至兵
闌　正義曰脫扃拔旆皆是教人之語知惎爲教也服虔
云扃橫木有木橫投於輪間一曰扃車前橫木張衡西京
賦云旗不脫扃薛綜注云扃所以止旗今杜以扃爲車上
兵闌各以意言皆無明證而禮杠鼎之木其名曰扃則扃
是橫木之名教之脫扃則扃是可脫之物杜云兵闌蓋橫
木車前以約車上之兵器慮其落也隊坑則橫木有礙故
不能進　注還便至差輕　正義曰旆扇風重故馬便旋
而不能進釋文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郭璞曰
帛續旐末爲燕尾者此旆能扇風使重令馬不能進則其
制必大矣故云旆大旗也城濮之役亡大旆之左旃此之
類也旆縣於竿插之車上衡是馬頸上橫木故拔取旗竿
投於衡上卧之使不帆風則於車差輕故得出坑也帆是
扇風之名今人船上張布以鄣風名之曰帆　注兄弟累
尸而死　正義曰獲者被殺之名並皆被殺唯當言皆獲
耳欲見尸相重累之皆獲故杜辨之云兄弟累尸而死累

卽傳之重也　可勝既乎　正義曰重物不可舉者謂之
不勝用之不可盡者亦言不勝史傳多有其事今人無復
此語故少難解耳既盡也可勝盡乎言用之不可盡也
不以至故也　正義曰言我不以好箭射楚貴人之子而
質之吾之子其可得乎吾爲此計者不可用惡箭苟且爲
射故也　注重輜重也　正義曰輜重載物之車也說文
云輜一名軿前後蔽也蔽前後以載物謂之輜車載物必
重謂之重車人挽以行謂之輦輜重輦一物也襄十年傳
稱秦堇父輦重如役挽此車也輜重載器物糧食常在軍
後故乙卯日戰丙辰始至於邲也周禮鄉師大軍旅會同
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鄭玄云輂駕馬輦人挽行所以載
任器也止以爲蕃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
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
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
人而輦說者以爲夏出師不踰時殷踰時周歷時故前世
輦少而後世輦多　武王至保之　正義曰昔武王克商

周公爲之作頌曰武王誅紂之後則戢藏其干戈則櫜韜
其弓矢言既誅暴亂則無復所用故韜藏之懿美也肆遂
也時是也夏大也允信也武王以天下既定又能求美德
之士而任用之故於是功業遂大信哉唯我武王保之美
武王能保天下也　注戢藏至息兵　正義曰戢訓爲斂
聚斂藏之義故爲藏也櫜一名韜韣弓矢之衣也干戈弓
矢藏而不復用是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也此所引
者周頌時邁之篇也詩序云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則
頌詩功成乃作此傳言武王克商作頌者武王克商後世
追爲作頌頌其克商之功非克商即作也國語引此云周
文公之頌曰則此周公所作也傳言克商作頌者包下三
篇皆述武王之事　注肆遂至天下　正義曰肆之爲遂
相傳爲此訓也夏大釋詁文求美德謂求而任用之遂大
者功業遂大也　又作耆爾功　正義曰既作時邁又作
武篇也頌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言武王誅
紂致定爾武之大功也　其三至求定　正義曰其三周

頌賚之篇也鋪布也繹陳也徂往也言武王能布陳政教使其時之民歸武王者皆云我往惟自求安定美武王能安民故民歸之也　注其三至安定　正義曰鋪是布散之義故爲布也繹陳釋詁文思是語之辭不爲義也　其六至豐年　正義曰其六周頌桓之篇也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伐紂安天下萬國數有豐年之年美武王能和衆國豐民財也　注其六至之第　正義曰綏安釋詁文屢數常訓也杜以其三其六與今詩頌篇次不同故爲疑辭蓋楚樂歌之第言楚之樂人歌周頌者別爲次第故賚第三桓第六也劉炫以爲其三其六者是楚子第三引鋪時繹思第六引綏萬邦今刪定知非者此傳若是舊文及傳家叙事容可言楚子第三引鋪時繹思第六引綏萬邦此既引楚子之言明知先有三六之語故楚子引之得云其三其六若楚子始第三引詩第六引詩豈得自言其三曰其六曰劉以其三其六爲楚子引詩次第以規杜過何辟之甚沈氏難云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篇次不同杜云仲

尼未刪定此亦不同而云楚樂歌之次者襄二十九年雖少有篇次不同大略不甚乖越故云仲尼未刪定以前此之三六全與詩次不同故云楚樂歌之第今周頌篇次桓第八賚第九也　夫武至財者也　正義曰楚子既引四篇乃陳七德則四篇之内有此七者之義戢干戈櫜弓矢禁暴戢兵也時夏保之保大也耆定爾功定功也我徂求定安民也綏萬邦和衆也屢豐年豐財也我徂求定是能安民故往求定也綏萬國由德能和衆故萬國安也　注著之至不忘　正義曰杜以不忘其章謂子孫不忘上四篇之詩故云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必知然者以文承武王克商作頌之後文連四篇詩義故以爲著之篇章劉炫云能有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橫取下文京觀爲無忘其章明武功以規杜失非也　注祀先君告戰勝　正義曰禮記曾子問稱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尚書甘誓云用命賞于祖謂遷廟之祖主也爲先君宮爲此遷主作宮於此祀之告成事告戰勝也禮

大傳記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奠於牧室亦是新作室而奠祭也曾子問又曰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　注鯨鯢大魚名　正義曰裴淵廣州記云鯨鯢長百尺雄曰鯨雌曰鯢目即明月珠也故死即不見眼睛也周處風土記云鯨鯢海中大魚也俗說出入穴即爲潮水

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歎之歸於怙亂者也

夫恃亂則禍歸之

疏是役至魚臣　正義曰入楚師言入此楚師於鄭國服虔云入楚師使楚師來入鄭是也此石制引楚師入鄭將以分鄭國以半與楚取半立公子魚臣爲鄭君已欲擅其寵也　注詩小至歎之　正義曰詩小雅四月之篇也離憂瘼病爰於皆釋詁文言時世禍亂必有憂病者於何其所適歸乎歎此禍亂不知將何所歸也

鄭伯許男如楚爲十四年晉伐鄭傳秋晉師歸楚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鬬

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
也喜見於顔色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
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今天或者大
警晉也警戒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
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
補過社稷之衞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
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言晉景所以不失霸疏桓子請死　正義曰檀弓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今桓子

將軍師敗故請死　進思至補過　正義曰孝經有此二
句孔安國云進見於君則必竭其忠貞之節以圖國事直
道正辭有犯無隱退還所職思其事宜獻可替否以補主
過此孔意進謂見君退謂還私職也或當以此二句據臣
心爲文文既據臣君在其上拖之於君則稱進内省其身
則稱退盡忠者盡己之心以進獻於君補過者内脩己心
以補君愆失故以盡忠爲進補過爲退耳非謂進見與退還也冬楚子伐蕭宋華椒
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
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
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
之拊撫慰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緜也言説以忘寒遂傅

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
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
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
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病曰
目於眢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虚廢井而求拯已出溺爲拯
若爲茅絰哭井則己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爲信明日
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號哭也傳言蕭人無守心疏蕭潰　正義曰實未潰史以實王之意故言潰知者下云明日蕭潰是也　注

纊緜也　正義曰玉藻云纊爲繭縕爲袍鄭玄云纊新綿也　注麥麴至謬語　正義曰麥麴鞠窮所以禦濕賈逵
有此言則相傳爲此説也尚書説命云若作酒醴爾惟麴
櫱則麥麴作酒之物本草有芎窮者是藥草之名觀傳文
勢欲使無社逃於泥水中而問有此物以否知是禦濕所
用但不知若爲用之耳　河魚至拯之　正義曰上句是
叔展之言曰下是無社對語無社頻荅言無叔展乃言必
須入水故以水厄告之云如似河中之魚久在水内則生
腹疾無此二物其奈濕何無社乃解其意告叔展云當目
視於眢井而拯出之出溺爲拯方言文　若爲至則已
正義曰此亦叔展之言也無社既解其意令展視井拯已
但廢井必多不可知處故敎無社令結茅爲絰置於井上
又恐無社錯應他人更教之云若號哭
向井則是我之己身己展叔自謂也晉原穀宋華
椒衞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原穀先縠曰恤病討

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宋爲盟故伐陳陳貳於楚故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爲十四年衛殺孔達傳疏注原縠先縠　正義曰杜譜以爲雜人則不知誰之子也案傳先縠或稱原縠此蓋先縠之後也傳有名號之異杜譜皆並言之先縠之下不言原縠是杜脫也上文稱爲彘子服虔以爲食菜於彘今復稱原原其上世所食也於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也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

螽無傳爲災故書冬晉殺其大夫先縠書名以罪討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不顧盟以恤宋而經同貶宋大夫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免疏注宋討至以免　正義曰往年清丘之盟宋卿亦貶傳稱不實其言此年宋被楚伐而晉衛不救即是不實之狀於此發傳言唯宋可以免者意在責諸國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恐言宋亦有罪宜其不救但盟之不信唯椒身合貶宋國無罪言唯宋可以免見諸國皆合責也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邲戰不得志故召狄欲爲變清一名清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盡滅其族爲誅已甚故曰惡之來也疏注盡滅至來也　正義曰先縠之罪不合滅族盡滅其族爲誅已甚亦是晉刑大過是爲大惡君子旣嫌晉刑大過又尤先縠自招故曰惡之來也己自取之惡之來也言大惡之事來先縠之家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丘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欲自殺以說晉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亢禦也謂禦宋討陳也我則死之爲明年殺孔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名背盟于大國罪之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以殺告故免于伐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

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諸殺大夫亦皆告衞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使復其位襲父祿位疏注以有至妻之○正義曰釋詁以平爲成則成亦平也男子謂妻爲室故杜以爲衞人以其父有平定國家之勞復以女妻之言衞侯以女妻之也劉炫以爲傳文無衞侯之女爲孔達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室家還其子謂達既被誅家當沒入官復以孔達財物家室還其子今知非者案檢傳文上孔達云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是孔達忠於衞國本實無罪所以告於諸侯祇欲虛以說晉衞人苟其功力何得沒其家資男子謂妻爲室則室者對夫之言故傳云女有家男有室今若以孔達之妻而還其子便則以毋還子不得云復室其子又諸國大夫之妻傳皆不載其氏姓何得獨責孔達之妻須言衞侯之女既言復室其子明孔達之妻則衞侯之女可知劉以孔達之妻爲衞侯之女於傳無文以規杜過於義非也

春秋正義十七　三十二

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晉敗於邲鄭遂屬楚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蒐簡閱車馬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二年子良質於楚子張穆公孫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有讓國之禮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

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闇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袂袖也屨及於窒皇窒皇寢門闕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疏注昭明也聾闇也○正義曰人之聽視聰明唯在耳目而已鄭昭言其目明則宋不明也宋聾言其耳闇則鄭不闇也耳目各舉一事而對以相反言宋不解事必殺我也　注窒皇寢門闕○正義曰下云劍及於寢門之外則屨之所及未至於外故以窒皇爲寢門之闕謂至門遂及也莊十九年鬻拳葬於絰皇注云絰皇冢前闕者亦以此而知也經傳通謂兩觀爲闕唯指雉門以雉門高大爲縣舊章而使民觀之故雉門之觀特得闕名名爲闕者以其在門兩旁而中央闕然爲道雖則小門亦如此耳故杜於寢門冢門皆以闕言之此作窒彼作絰字異音同未知孰是其名爲窒皇及市名蒲胥其義皆未聞

春秋正義十七　三十三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子家歸父字懷思也懷必貪貪必謀人謀

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爲十八年歸父奔齊

傳 疏 與之言魯樂 正義曰樂謂樂居高位也 懷於至不亡 正義曰懷思也謂思高位於魯也既思高位必貪貪必計謀去他人既謀去他人他人亦謀去己一國之人謀去之何以不至亡也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 物玉帛皮幣也 於是有庭實旅百 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荅賓 朝而獻功 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 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 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 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 薦進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 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爲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疏 孟獻至公說 正義曰臣聞小國之免罪於大國也使卿往聘大國而獻其玉帛皮幣之物於是主人亦禮待之庭前所實籩豆醢醢有百品也君自親朝於牧伯之國而獻其治國之功若征伐之功於是主人敬以待之主人之身有威儀容貌車服之飾有物采文章嘉淑皆善也有善言辭善稱讚燕而送宥有加增賄貨言賓往既共則主報亦厚禮使小國如此朝聘大國者謀其不免於罪也若不往朝聘待其被誅責而始薦賄貨則無及於好事矣今楚子在宋君其圖之勸君使往聘也劉炫以爲皆是賓事聘而獻物謂獻其國內之物於是所獻之物庭中實之有百品謂聘享之禮龜金竹箭之屬有百品也朝而獻功言治國有功故土饒物産於是有玄纁璣組羽毛齒革乃得爲容貌之物采文章嘉淑謂其善之物加貨謂賄賂之多多獻賄賂以謀其

不免於罪也 注物玉帛皮幣也 正義曰聘禮賓執圭以致命享用束帛加璧夫人聘用璋享用玄纁束帛加琮其享幣又有皮馬是聘所獻物有玉帛皮幣也 注主人至荅賓 正義曰聘禮君使卿韋弁服歸饔餼五牢有司入陳鼎豆簠簋鉶醯醢百甕米百筥黍稷稻粱皆設於中庭是主人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荅賓也劉炫謂治國有功土饒云云炫以杜注莊二十二年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則朝聘陳幣亦實百品於庭非獨主人也 注容貌至亦備 正義曰杜謂於是有者皆主人之事故以容貌爲威儀容顏當謂善爲威儀容顏以接賓也采章車服文章謂主人陳設物采文章以接賓周禮車逆之類也嘉淑皆訓爲善容貌文章以外別言善善故以爲令辭稱讚謂接賓之時善言辭善稱讚也加貨謂好貨加增於常若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成十三年孟獻子爲介王重賄之之類故以加貨爲命宥幣帛也劉炫云案此勸君行聘唯當論聘之義不宜言主之禮備豈慮楚不讓而言此也君之威儀繁簡可令豈待朝聘賓至乃始審威儀正顏色無賓客則廢容儀容儀非報賓之物何言報禮備又獻其治國劉炫云傳稱朝以正班爵之儀率長幼之序則不名獻功成二年王禮鞏伯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侯伯克敵秪合使大夫告王征伐之功何故諷朝獻牧伯禮小朝大小國不合專征復有何功可獻炫謂采章加貨則聘享獻國所有玄纁璣組羽毛齒革皆充衣服旌旗之飾可以爲容貌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言賄賂之多皆賓所獻亦庭實也於聘揔言庭實於朝指其所有詳於君略於臣也案莊二十二年傳庭實旅百則朝者庭實又成二年傳云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據此文則聘賓有庭實又庭實旅百與容貌采章相對杜何知庭實容貌之等非是賓之所有必爲主人之物又君無獻征伐之功何以知獻功於牧伯今知劉說非者僖二十二年楚子入享于鄭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又昭五年燕有好貨飧有陪鼎僖二十九年

介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此傳云嘉淑而有加貨故知加貨庭實之等皆是主人待賓之物禮傳賓之於主無加貨之文故杜爲此解襄八年鄭伯親獻蔡捷于邢丘是獻征伐之功於牧伯也劉苟違杜義以爲庭實旅百及容觀采章嘉淑加貨之等並爲賓物又以諸侯親朝無獻征伐之功以規杜氏違經背傳於義非也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者摠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疏注平者至其人　正義曰平者和也言其先不平而今始平小服大弱下彊之意昭七年暨齊平燕與齊平也定十年及齊平十一年及鄭平魯與平也誠言平者皆舉國言平摠言二國和同之意故不書其人謂不書公卿也燕暨齊平不言人此言宋人楚人史異辭耳穀梁傳曰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賈逵云稱人衆辭善其與衆同欲然則彼不稱人者豈唯民君欲平而在下不欲平乎傳載盟辭則此平有盟不書盟者釋例曰宋人及楚人平實盟書平從赴辭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之別種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林父稱師從告疏注潞赤至從告　正義曰狄有赤狄白狄就其赤白之間各自別有種類此潞是國名赤狄之內別種一國夷狄祖其雄豪者子孫則稱豪名爲種若中國之始封君也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傳稱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即以國名爲氏但華夏不須言夏國名不以氏配赤狄既須言狄單國不復成文故以氏配之潞氏甲氏皋落氏皆是也杜言氏國故稱氏雖指解此狄而中國亦然劉炫云狄稱種者周禮內宰上春生種稑之種賤之同之草木故稱種林父尊卿當稱帥師今從將卑師衆之例直稱師者從告也

秦人伐晉無傳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稱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疏注稱殺至札字　正義曰穀梁傳曰不言其兩下相殺也言兩臣下自相殺非君殺臣不得言其大夫也釋例曰大臣相殺死者無罪則兩稱名氏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若死者有罪不稱殺者名氏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傳稱此人爲王子捷捷札一人而札在子上故疑經文倒札字也公羊傳曰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何休云天子之庶兄也左傳言札爲王孫蘇所使非是尊貴不得爲王之庶兄故譜以爲雜人不知何王之子

秋螽無傳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傳無婁杞邑

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疏注公田至曰初　正義曰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

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桀寡貉無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穀梁傳亦云古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言十一者多矣故杜言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今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論語云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此之後遂以十二爲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此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十一皆謂畿外之國故鄭玄云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十一耳不言畿內亦十一也孟子又曰方里爲

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漢書食貨志取彼意而爲之文云井田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諸儒多用彼爲義如彼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爲十外稅一也鄭玄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異於漢書不以志爲說也又孟子對滕文公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注引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爲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郊內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爲二十而稅二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言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爲十稅一也杜今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唯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今又履其餘畝稅之更十取一耳履畝穀梁傳文也趙岐不解夏五十殷七十之意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唯得五十七十畝耳五十而貢貢五畝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於此鄭注考工記云周人畝內用夏之

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

冬蝝生 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 疏 注螽子至成螽 正義曰釋蟲云草螽負蠜蜇螽蜙蝑李巡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釋蟲又云蝝蝮蜪李巡云蝮蜪一名蝝蝝蝗子也郭璞云蝗子未有翅者劉歆以爲蚍蜉有翅者非也如李郭之說是蝝爲螽子也上云秋螽秋而生子於地至今其子復生遇寒而死故不成災傳稱凡物不爲災不書此不爲災而書之者傳云幸之也此年既饑若使蝝早生更爲民害則其困甚矣喜其冬生以爲國家之幸故喜而書之公羊傳亦云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

饑 風雨不和五稼不豐 疏 注風雨至不豐 正義曰此年秋螽知不爲螽而饑者春秋書螽多矣有螽之年皆不書饑而此獨書饑知年饑不專爲螽故云風雨不和五稼不豐也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終前年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 伯宗晉大夫 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言非所擊 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 度時制宜 川澤納汙 受汙濁 山藪藏疾 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 瑾瑜匿瑕 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 國君含垢 忍垢恥 天之道也 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爲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 君其待之 待楚衰 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

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 反言晉不救 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 樓車車上望櫓 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 欲爲義者不行兩信 信無二命 欲行信者不受二命 君之賂臣不知

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霣廢隊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己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宋在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未服宋而去故曰弃言申叔時僕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

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爨炊也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楚不詐宋宋不備楚盟不書不告

疏川澤至藏疾　正義曰周禮澤虞之官有大澤大藪小澤小藪爾雅十藪皆是大澤則藪是澤類鄭玄周禮注云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是藪者澤之少水之名也川澤山藪相配爲文者川是流水澤是委水俱是水故揔云納汙言其納汙濁也山有林木藪有草木毒螫之蟲在草在木故俱云藏疾言其藏毒害也藪是澤類而杜云山之有林藪者藪雖澤類傳文與山相連藪是草木積聚之處近山近澤皆得稱藪上既有川澤之文下別云山藪之事此藪近山故杜云山之有林藪也劉炫以爲澤旁之藪以規杜氏非也

注匿亦至瑕穢　正義曰瑾瑜玉之美名傳義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鄭玄云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掩此云匿瑕似以美匿惡故云匿亦藏也言玉質雖美亦瑕藏其中不言瑜能掩蓋瑕也

子反懼與之盟　正義曰服虔云與華元私盟許爲退師若孟任割臂與魯莊公盟下云盟曰是兩國平後共盟而楚人爲此辭耳非此華元子反私盟之辭也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

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儁絕異也言有才藝勝人者三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

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由用也天反時爲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爲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文字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癸卯從赴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疏注儁絕至者三　正義曰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儁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是儁爲絕異之

稱也有三儁才知其有才藝勝人者三事耳不知三者何事也　不祀至五也　正義曰此五者從輕至重不祀雖爲大罪廢祀未是害物故先言之耆酒則廢亂政事有害於民故次之棄賢人而侵鄰國其害已大又次之殺夫人傷君目罪之大者故後言之奪仲章而奪黎氏地是爲二事而并數爲一者俱是爲政之惡故并數之奪黎氏地已盡奪之使黎侯失位故下云立黎侯而還更復其國也　商紂由之故滅　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紂賢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飾是非之端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武王伐滅之是由恃才儁故滅也　天反至災生　正義曰據其害物謂之災言其怪異謂之妖時由天物在地故屬災於天屬妖於地其實民有亂德感動天地天地謂之見變妖災因民而生天地共爲之耳非獨天爲災而地爲妖民謂人也感動天地皆是人君感之非庶民也昭七年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言以政取謫是其由君不由民以民表人故釋例引此即改民爲人是其民謂人也傳言天災地妖民亂歷序以尊卑爲次更言亂則妖災生明妖災由民起妖災亦通言耳天雖四時氣唯寒暑故杜以反時爲寒暑易節物則其數無窮故總云羣物失性反其常性即是妖也釋例曰物者雜而言之則昆蟲草木之類也大而言之則歲時日月星辰之謂也歲者水旱饑饉也時者寒暑風雨震電雪霜也日月者薄食夜明也星辰者彗孛霣錯失其次也山崩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也凡天反其時地反其物以害其物性皆爲妖災是言妖災皆通天地共爲之也此傳地反物者唯言妖耳洪範五行傳則有妖孽禍痾眚祥六者之名以積漸爲義漢書五行志說此六名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浸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六名以漸爲稱唯眚祥有外內之異耳大言皆是妖也　故文反正爲乏　正義曰許慎說

文序云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是文謂之字也制字之體文反正爲乏服虔云言人反正者皆乏絕之道也人反德則妖災生妖災王則國滅亡是乏絕之道也　盡在狄矣　正義曰言盡在狄矣則狄皆有之其反德爲亂則五罪是也天地災妖傳不指斥不知於時潞國有何災何妖也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三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王札子卒立召襄襄召戴公之子疏卒立召襄　正義曰卒終也謂後終立之非此時即立毛氏後亦不滅但傳不言之耳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略取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壬

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行定狄地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晉復立之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晉侯還及雒也雒晉地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武子魏犨顆之父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女也爾用先

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傳舉此以示教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家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郤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周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錫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劉康公王季子也原叔趙同也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爲成八年晉殺趙同傳

疏注心之至同傳　正義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昭二十五年傳文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

疏初稅至財也　正義曰藉者借也民之田穀出共公者不過取所借之田欲以豐民之財故不多稅也既譏其稅畝言非禮乃舉正禮言穀出不過藉則知所稅畝者是藉外更稅故杜以爲十一外更十取一且以哀公之

言驗之知十二而稅自此始也

冬蝝生饑幸之也蝝未爲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爲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疏冬蝝生饑幸之也　正義曰幸之者爲幸蝝多生不幸饑也而傳以饑連蝝生乃云幸之者以歲饑而復有災則民彌益其困由饑之故乃以爲幸故傳連饑釋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會稱人從告夏成周宣榭火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

疏注傳例至歇前　正義曰楚語云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知榭是講武屋也名之曰宣則其義未聞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義或當然也成周周之下都此榭別在洛陽講習武事則往就之爾雅釋宮云無室曰

榭□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臺上有屋謂之榭則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武故無室而歇前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公羊以爲宣宮之榭謂宣王之廟也以其中與其廟不毀與左氏異也

秋郯伯姬來歸冬大有年無傳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不書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大傅孤卿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

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疏注代林至孤卿　正義曰晉之中軍之將執政之上卿也大傅又尊於上卿且加大傅以褒顯之禮命臣者皆賜之以服使服而受命傳言以黻冕者黻冕是命孤卿之服故以之命士會也論語稱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鄭玄云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此云黻冕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服謂之韠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韠各從裳色黻則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黄朱大夫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悉皆有黻故爲言黻冕此亦云黻冕但冕服自有尊卑耳周禮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此士會黻冕當是希冕也天子大傅三公之官也諸侯大傅孤卿之官也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衆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時晉爲霸主侯亦置孤卿文六年有大傅陽子大師賈他則晉嘗置二孤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疏凡火至曰災　正義曰人火從人而起人失火而爲害本其火之所來故指火體而謂之爲火天火則自然而起不能本其火體故以其所害言之謂之爲災聖人重天變故異其名春秋書災多矣唯此言火耳

秋郯伯姬來歸出也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難在前年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毛召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冬晉侯使士會

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夫相佐也殽烝烝升也升殽於俎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殽烝故怪問之武士會謚季其字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共儉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灋傳言典禮之廢久

疏注烝升也升殽於俎　正義曰禮升殽於俎皆謂之烝故烝爲升也鄭玄詩箋云凡非殺而食之曰殽則殽是可食之名切肉爲殽乃升於俎故謂之殽烝　注享當至其字　正義曰若公侯來朝王爲設

享則當有體薦其半體亦謂之房烝武子謂已被王享亦當房烝今乃殽烝故怪而問之　注享則至共儉　正義曰王爲公侯設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爲不食故不解折所以示共儉也示共儉與下示慈惠成十二年傳文　注體解至惠也　正義曰王爲公侯設宴禮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即殽烝是也其物解折使皆可食共食噉之所以示慈惠也其宴飲殽烝其數無文若祭祀體解案特牲饋食禮有九體則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此謂士禮也若大夫禮則十一體加脡脊代脅其諸侯天子無文或同十一　注公謂諸侯　正義曰五等諸侯揔名爲公故云公謂諸侯言諸侯親來則爲之設享又設燕也享用體薦燕用折俎若使卿來雖爲設享仍用公之燕法亦用折俎是王室待賓之禮也周語說此甚詳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殽烝今叔父使士季實來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

乎有折俎以示容合好將安用全烝注國語者皆云禘祭宗廟郊祭天地則有全其牲體而升於俎謂之全烝王公立飫即享禮也禮之立成者名爲飫半解其體而升於俎謂之房烝傳言體薦即房烝也親戚宴享則宴享禮同皆體解節折乃升於俎謂之殽烝此傳略而爲文猶是彼意故注皆取彼解之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再與文同盟　疏　注再與文同盟　正義曰錫我以文六年即位七年盟于扈十四年于新城魯許俱在是再同盟也　丁未蔡侯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未二月四日　夏葬許昭公無傳　葬蔡文公無傳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　秋公至自會無傳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傳例曰公母弟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爲斷道會　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之　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不復渡河而東　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欒京廬郤克之介使得齊之罪乃復命　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

其私屬又弗許私屬家衆也爲成二年戰于鞌傳　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桓子　及斂盂高固逃歸聞郤克怒故　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卷楚即斷道　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執三子不書非卿野王縣今屬河內　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楚鬭椒之子楚滅鬭氏而奔晉食邑于苗地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　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言汲汲也　舉言羣臣不信

諸侯皆有貳志舉亦皆也齊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沮止也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彼齊三人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不當來之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脩禮諸侯所以貳【疏】注跛而登階 正義曰先儒引穀梁傳云魯行父禿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傴故婦人笑之是以知郤克跛也穀梁傳定本作郤克眇衛孫良夫跛 以信齊沮 正義曰使沮者之言信也 而又至有焉 正義曰晏桓子等懼晉之命不得已而來恨齊侯之使也今晉不以禮待之而又執之以成其悔恨言本恨齊今又恨晉齊侯見晉如此將有背晉之心齊若叛晉何利之有言此者勸晉侯免之耳 秋八月晉師還 范武子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爲范武子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士會之子燮其名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也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老郤獻子爲政【疏】注豸解也 正義曰方言文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以兄爲尊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唯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備矣【疏】凡大至弟也 正義曰此例再言凡者前凡明稱母弟之人適子及妾子之等後凡明策書稱弟者皆母弟之義公之母弟見經者鄭段魯公子友衛叔武實母弟而不稱弟陳公子招昭元年稱公子八年稱弟釋例曰母弟之寵異於衆弟蓋緣自然之情以養母氏之志公在雖俱稱公子其兄爲君則特稱弟殊而異之親而睦之既以隆友于之恩亦以奬爲人弟之敬成相親之益也通庶子爲君故不言夫人之子而曰母弟母弟之見於經者二十而傳之所發六條而已凡稱弟皆母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得稱公子故傳之所發隨而釋之諸稱弟者不言皆必稱弟也秦伯之弟鍼適晉女叔齊曰秦公子必歸此公子亦國之常言得兩通之證也仲尼因母弟之例據例以與義鄭伯懷害弟之心天王縱羣臣以殺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顯稱二兄以首惡使

夫稱弟不開反諜也鄭段去弟身爲謀首也然則兄而害弟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也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衞侯之弟鱄出奔皆是兄害其弟者也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歸罪秦伯則鍼罪輕也陳侯不能制禦臣下使逐其弟傳言非罪非黃之罪則罪在陳侯此互舉之文也至於陳招殺兄之子宋辰率羣卿以背宗國披大邑以成叛逆然不推刃於其兄故以首惡稱弟稱名從兩下相殺也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既云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也若夫朝聘盟會嘉好之事此乃兄弟之篤睦非義例之所興故仍舊史之策或稱弟或稱公子踐土之盟叔武不稱弟此其義也若翠非卿非卿則不應書今嘉穫故特書特書猶不稱弟明諸書弟者皆卿也先儒說母弟書惡褒貶既多相錯涉又云稱弟皆謂公子不爲大夫者得以君爲尊寵傳皆翠非卿乃法所不書書而不言弟非譏以君

爲尊也凡聘享嘉好之事於是使卿故衷仲年之聘皆以卿稱弟而行此例所謂凡稱弟皆母弟左傳明文而自違之潁氏又曰臣無竟外之交故去弟以貶季友子招樂憂故去弟以懲過鄭段去弟唯以名通故謂之貶今此二人皆稱公子公子者名號之美稱又非貶所也劉炫云再言凡者前凡據適妻子爲文後凡據妻子爲君母弟不得稱弟故更言凡也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衞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傳無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傳例曰自外曰戕邾大夫就鄫殺鄫子 疏 注傳例至鄫子 正義曰杜以會盟之例卿則書名氏大夫則稱人此稱邾人故云邾大夫耳賈逵亦云邾使大夫往殘賊之 甲戌楚子旅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僞 疏 注未同至之僞 正義曰諸侯之葬魯不會則不書知吳楚之葬爲僭不書者襄二十九年傳稱葬楚康王公親送葬經亦不書故知其不爲魯不會也禮坊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別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鄭玄云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辟其號者五等諸侯死則稱爵書卒及葬則從彼臣子之辭皆稱爲公若書楚葬亦宜從彼所稱當云葬楚莊王以此僭而不典不得稱王故遂絕之而不書其葬同之蠻夷言其不足紀錄以懲創自求名號之僞同之蠻夷者蠻夷卒亦不書言其不書似之也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

非常所及今特書略之笙魯竟外故不言出

傳十八年春晉侯衞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故得逃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不書微者行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弒戕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弒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名 疏 注弒戕至之名 正義曰弒者試也言臣下伺候間隙試犯其君戕者殘也言外人

卒暴而來殘賊殺害也弒戕皆是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耳釋例曰列國之君而受害於臣子其所由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故改殺爲弒戕者卒暴之名有國之君當重門設險而輕近暴客變起倉卒亦因事而見戒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世之惡逆君子難言故春秋諸自內虐其君者通以弒爲文也春秋弒君多矣其戕唯此一事自弒其君足明無道臣罪之例戕者外人所殺爲無防被害皆是君自招之縱使君或無道其惡不加外國不得從弒君之例也若戰死則書滅此謂在國見殺耳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于鞌是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在成二年冬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

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爲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己欲去者許請爲子去之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子家歸父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爲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既復命袒括髮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遂奔齊

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疏復命於介正義曰聘禮復命之禮云公南鄉使者執圭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若聘君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辨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是君之存亡皆有復命之法今身將出奔不得親自復命故立介於位介當南面歸父於介前北面執圭復命既復命之後北面哭乃退括髮訖前即位北面哭三踊而出以復命之語語介使知令介以此言告於殯也

春秋正義卷第十七

修職郎新差充婺州州學教授趙　君錫點勘

春秋正義卷第十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成公 疏 正義曰魯世家云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穆姜所生以定王十七年即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釋例曰計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不知其母何氏也案宣元年夫人婦姜至自齊即穆姜也至此纔十八年耳二年傳稱公衡爲質於楚公衡成[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質則其年已長成公若是穆姜之[illegible][illegible]有成長之男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傳無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傳 無冰 無傳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 疏 注周二至冬溫 正義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彼春無月則是竟春無冰此亦應竟春無冰而書在二月下者以盛寒之月書之也穀梁傳曰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其意言此月寒最甚此月無冰則終無冰矣杜言今之十二月者見此意也冬而無冰是時之失故書之記冬溫也

三月作丘甲 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 疏 注周禮至故書 正義曰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小司徒職文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然則杜之此注多是司馬法文而獨以周禮冠之者以司馬法祖述周禮其所陳者即是周法言此是周之禮法耳不言周禮有此文也鄭注論語云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與此不同者鄭注小司徒云方十里爲成緣邊一里治溝洫實出稅者方八里六十四井案鄭注小司徒又引司馬法云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千井革車十乘甲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萬井革車百乘甲士千人徒二千人與此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同者小司徒辨畿内都鄙之地域鄭所引士十人徒二十人者謂公卿大夫畿内采地之制此之所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故不同也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揔徵竟内之兵案此一車甲士步卒揔七十五人周禮大司馬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大劉炫同者大司馬所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對敵布陳用兵之法此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謂徵課邦國出兵之時所徵之兵既至臨陳還同鄉遂之法必知臨敵用鄉遂法者以桓五年戰于繻葛先偏後伍又宣十二年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及尚書牧誓云千夫長百夫長是臨時對敵皆用卒兩師旅也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知者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故也此言四丘爲甸並據上地言之若以上中下地相通則二甸共出長轂一乘耳甸即乘也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是故以甸爲名此一乘甲兵甸之所賦今魯使丘出甸賦乃四倍於常譏其重斂故書之也穀梁傳曰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丘作甲非正也其意以爲四邑爲丘使一丘農民皆作甲以農爲工失其本業故譏之今左氏經傳並言作丘甲耳重斂之

事傳無明文而知必異穀梁以爲丘作甸甲者以傳云爲齊難故作丘甲以慮有齊難而多作甲兵知使丘爲甸甲而倍作之也士卒牛馬悉倍於常而獨言甲者甲是新作之物其餘斂充之耳非作之也譏其新作故舉甲言之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難暫爲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然則築城備難非時不譏此亦備難而譏之者魯是大國甲兵先多僖公之世頌云公車千乘昭公之蒐傳稱革車千乘此時亦應然也其甲足以拒敵而又加之重斂故譏之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戎戎別也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敢校故以自敗爲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爲茅戎所敗書秋從告冬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平文十七年邾垂之役詹嘉處瑕故謂之瑕嘉單襄公如晉拜成單襄公王卿士謝晉爲平戎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劉康公王季子也戎平遂欲要其無備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叔服周內史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別也

疏注康公至無備　正義曰宣十年經書王季子來聘傳言劉康公知即王季子也傳言平戎于王戎必遣使詣周受平但康公要戎者非要戎平還之使卑使來平不足伐也欲伐其國耳以未平之日設備禦周今既平矣戎必無備要其無備將遂往伐之故下云遂伐茅戎起兵伐其國也　敗績于徐吾氏　正義曰敗于徐吾之地也茅戎已是戎內之別徐吾又是茅戎之內聚落之名王師與茅戎戰之處

爲齊難故作丘甲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與晉盟懼齊楚秋王人來告敗解經所以秋乃書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治完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同共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逞解也爲二年齊侯伐我傳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四月無丙戌丙戌五月一日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令上行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宣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爲卿故也鞌齊地

疏注魯乞至齊地　正義曰此云盟主之令故不從與謀釋例云乞師不得從與謀所以不同者以事得兩通故互言之魯於聽與盟會雖二卿

並行止書一使至於行師用兵則並書諸將此書四卿昭定之世或書三卿或書二卿皆謂重兵故書之其他國唯書元帥詳內略外也書曹公子首者釋例曰公侯伯子男及卿大夫士命數周官具有等差當春秋時漸以變改是故仲尼丘明據時之宜從而然之不復與周官同也命者其君正爵命之於朝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如其命數皆以卿禮書於經衛之於晉不得比次國則邾莒杞鄫之屬固以微矣此等諸國當時附隨大國不得列於會者甚衆及其得列上不能自通於天子下無暇於備禮成制故與於盟會戰伐甚多唯曹公子首得見經其餘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皆不書之是言首成爲卿故書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曰輩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

疏注穀梁至十里　正義曰齊之四竟不應過遠且輩已是齊地未必竟上之邑豈得去齊有五百里乎穀梁又云壹戰緜地五百里則是甚言之耳釋例土地名輩與袁婁並闕不知其處遠近無以驗之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未同盟而赴以名

庚寅衛侯速卒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據傳庚寅九月七日

取汶陽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

疏注晉使至言歸　正義曰晉使齊還魯魯不用力故直書取哀八年齊人歸讙及闡此不言齊人歸者不以好得非齊歸我故不言歸

冬楚師鄭師侵衛子重不書不親伐

疏注子重不書不親伐　正義曰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注云子玉稱人從告此云子重不書不親伐者彼以路遠或當不以實告此傳言侵衛遂侵我道路既近告當以實經傳皆言楚師例是將卑師衆故以爲子重不親伐所以弘通其義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與大夫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蔡之君故

疏注公與至君故　正義曰傳稱在禮卿不會公侯會公侯則貶之而稱人瞿泉之盟是也此嬰齊會公計亦應貶而不貶者爲其會有蔡許之君蔡侯許男與公相敵嬰齊不與公敵故不貶也傳稱孟孫賂楚楚人許平即云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凡會且盟者必先會而後盟盟時蔡許在列會時必亦在焉以二君乘楚車謂之失位經雖抑而不書會時其身實在且二君與楚同行無容不列於會故知二君在會嬰齊不敵公也或以爲於時兵將嬰齊爲主蔡許爲王左右隷屬嬰齊則二君卑於嬰齊何由得與公敵斯不然矣征伐以主兵爲先盟會以尊卑爲序春秋之常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既稱人必非貴者爲其主兵猶序於上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於時晉爲盟主召諸侯使集會而趙盾猶序於下文不先諸侯則知此時行兵楚爲其主會則蔡許在先故二君自敵公明嬰齊不敵公也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傳曰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趙武不書尊公也於是衛侯會之然則時有衛侯猶貶趙武者於時衛侯雖往晉將執之不得與會而趙武敵公故貶之也彼傳又曰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之於會已執其卿衛侯如晉晉即執之明其不得與會公無所敵故趙武敵公與此異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齊在鄭下非卿傳曰卿不書匱盟也然則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疏注齊在至惡也　正義曰諸會盟同地而閒無他事者例不重序其人此會盟別序者前會之時唯

公會楚耳蔡許從楚而行唯應蔡許在列秦宋以下諸國未至會盟人別故別序也諸征伐會盟實卿而貶稱人者傳皆言其名氏實是大夫而本合稱人者則傳皆言大夫此傳鄉公子去疾以上言其名氏則皆是卿也齊國之大夫則實是大夫故齊在鄭下爲非卿故也傳曰卿不書匱盟也謂匱盟之故并貶楚卿楚卿於是盟上始與中國相準釋例曰楚之君臣最多混錯舊說亦隨文強生善惡之狀混瀆無已其不能得辭則皆言惡蠻夷得志然當齊桓之盛而經以屈完敵之若必有莫貶非抑楚也此乃楚之初與未閑周之典禮告命之書自生同異猶秦之辟陋不與中國準故春秋未以存例也楚之熊繹始封於楚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及至王僕遠略居江漢之間然未能自同於列國故經稱荊[illegible]人來聘從其所居之稱而摠其君臣至於魯僖[illegible]而班次在於蔡下僖二十一年當[illegible]王之世[illegible]列於公侯會于盂楚之君[illegible]國列然[illegible]多參錯至魯

成二年楚公子嬰齊乃具列[illegible]不書匱盟也兼爲楚臣示例也自此以上春秋未以入例自此以下褒貶之義可得而說之也杜[illegible]兼爲[illegible]示例者解傳言匱盟之意傳言卿不書[illegible]言諸侯之[illegible]不書[illegible]言楚卿亦不書是兼爲楚卿示例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封竟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取龍侵巢丘不書其義未聞衛

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碏四世孫甯相甯俞子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荅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石子欲使須救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隕見禽獲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於我此止齊師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故告晉令軍中齊師乃止次于鞫居鞫居衛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諸侯軒縣闕南方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爲民所信信以守器動不失信則車服可保器以藏禮車服所以表尊卑禮以行義

尊卑有禮各得其宜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生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疏注膊磔也　正義曰周禮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鄭玄云搏當爲膊諸城上之膊字之誤也膊謂去衣磔之方言云膊曝也　注取龍至未聞　正義曰外取内邑非魯之罪無所可諱而此獨不書故杜云其義未聞賈逵云殺盧蒲就魁不與齊盟以亡其邑故諱不書耳案楚子滅蕭婁齊入莒皆殺楚人而經不變文以加罪此何當改文以諱惡也哀八年齊人取讙及闡以淫女見取猶尚書之此殺敵見取何以當諱知諱義不通故不從也　皆不對　正義曰子者指斥孫子其言此告諸將言皆不對者孫子與寗相向舍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乃專與孫子言耳　注于奚守新築大夫　正義曰大夫守邑以邑冠之呼爲

其人孔子父鄹邑大夫時稱鄹人紇論語謂孔子爲鄹人之子即此類也　注軒縣至南方　正義曰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衆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一面特縣又去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鄭玄云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筍虡者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是先儒皆以闕南方故曲也家語說此事云請曲縣之樂繁纓以朝王肅云軒縣闕一面故謂之曲縣　注繁纓至之服　正義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玉路樊纓十有再就以祀金路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樊纓七就異姓以封革路條纓五就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以封蕃國鄭玄云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也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彩罽飾之就成也王路十二成金路九成象路七成革路樊纓以條絲飾之而七成木路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亦五成是言天子諸侯樊纓之飾繁即鞶也字之異耳巾車又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其飾皆無樊纓是繁纓爲馬之飾皆諸侯之服也案儀禮既夕士薦馬纓三就又諸侯之卿有受革輅木輅之賜皆有繁纓而云諸侯之服者以與曲縣相對又于奚所請故云諸侯之服且諸侯之卿特賜乃有大輅士喪禮爲送葬設盛服耳皆非正法所有也　仲尼至止也已　正義曰仲尼在後聞之曰此曲縣繁纓可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車服之器與爵號之名不可以借人也此名號車服是君之所主也名位不愆則爲下民所信此名所以出信也動不失信然後車服可保此信所以守車服之器也禮明尊卑之別車服以表尊卑車服之器其中所以藏禮言禮藏於車服之中也義者宜也尊卑各有其禮上下乃得其宜此禮所以行其物宜也物皆得宜然則是利生焉此義所以生利也利益所以成民此乃政教之大節也若以名器借人則是與人政也政教既亡則

國家從之而亡不復可救止也已言利以平民者平成也每事有利所以成就下民使國益民皆是利也此以曲縣繁纓與人假人器耳名器俱是可重故并言名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宣十七年郤克至齊爲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詣郤克故不書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不中爲之役使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郤克將中軍士燮

佐上軍(范文子代荀庚)欒書將下軍(代趙朔)韓厥爲司
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
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
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
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受謗)師從齊
師于莘(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
(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
不腆敝賦詰朝請見(詰朝平旦)對曰晉與魯衛

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
地(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
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輿衆也淹久也)能進不能退君
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
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
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也)禽之而乘其車(既獲
其人因釋己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
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癸

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
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
滅此而朝食(姑且也翦盡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郤
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
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
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
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爲殷色言血多污車輪御猶不敢
息)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

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己推車)張侯曰師之耳目
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
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
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即就也)病未及死吾
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
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車)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子輿韓厥父)
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邴夏

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也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晉大夫寓寄也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處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驂馬絓也丑父寢於轏中轏士車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

而及爲韓厥所及丑父欲爲右故匿其傷韓厥執縶馬前縶馬絆也執之示脩臣僕之職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以示敬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本但爲二國救請不欲乃過入君地謙辭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屬適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爲辱晉君并爲齊侯著故言二君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

以免佐車副車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己故三入晉軍求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進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遂自徐關

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勉勵其守者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銳兵者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可復如何乃奔走辟君齊侯以爲有禮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予之石窌石窌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甗玉甗皆滅紀所

得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壟畝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長賜其志類若以不孝令於

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闕失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濟成也五伯之霸

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疆竟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詩頌殷湯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遒聚也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爲諸侯害不然不見許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爲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橈敗震動橈曲也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

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令若不幸則從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諫郤克也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甗磬我亦得地齊歸所侵而紓於難齊服則難緩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

賦輿（賦輿猶兵車）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藉薦復白也）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歸逆公會晉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上鄍地闕公會晉師不書史闕）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

疏 注范文子代荀庚　正義曰宣十二年邲之戰傳稱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十三年晉殺先縠當是士會佐中軍郤克將上軍不知誰代郤克佐上軍疑是荀首爲之十六年士會將中軍則林父卒矣當是郤克佐中軍疑是荀首將上軍荀庚佐之十七年士會請老郤克將中軍當是荀首佐中軍荀庚將上軍所以知者此年傳稱楚屈巫對莊王云知罃之父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則荀首於莊王之世已佐中軍明士會老後郤克遷而荀首代也首於邲戰尚爲大夫不應宜之末年得佐中軍故疑先縠死後代郤克佐上軍也明年荀庚來聘傳稱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則此時荀庚將上軍矣林父卒來已久不應始用荀庚故疑林父卒後荀庚即佐上軍士會老後荀庚轉將上軍故杜以爲士燮代荀庚也邲戰以來趙朔無代今欒書將下軍則趙朔卒矣故知欒書代趙朔不知此時誰代欒書佐下軍也

注中軍至不息　正義曰以郤克爲中軍之將言已之傷而未絶鼓音明是法當自執旗鼓也周禮大僕軍旅田役贊王鼓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而上云齊侯親鼓則天子諸侯自將兵者亦親執旗鼓以令衆　若之至事也　正義曰郤克云余病矣言已不堪擊鼓欲有退軍之意故責之云如之何其以身病之故欲喪敗君之大事也　援枹而鼓　正義曰說文云援引也枹擊鼓杖也援枹而鼓謂引杖以擊之　注居中至在左　正義曰韓厥爲司馬亦是軍之諸將也以夢之故乃居中爲御明其本不當中先非御者若御不在中又不須云此御以此知自非元帥其餘軍之諸將皆御者在中將在左　注齊侯不知戎禮　正義曰僖二十二年傳曰雖及胡耇獲則取之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宣二年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是戎事以殺敵爲禮齊侯謂射君子爲非禮者乃是齊侯不知戎禮也　肘之　正義曰說文云肘辟節也謂左右爲凶惡故以肘排退之　韓厥俛定其右　正義曰言此者爲下丑父與公易位由厥之俯故不覺其易綦毋張蓋助厥定右故並不見之　注輚士車　正義曰周禮巾車士乘棧車鄭玄云棧車不革輓而漆之考工記輿人云棧車欲弇鄭玄云爲其無革輓不堅易坼壞然則弇者謂上狹下闊也輚與棧字異音義同耳　韓厥至以進　正義曰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曰陳侯免擁社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事與此同唯無璧耳蓋古者有此禮彼雖敗績猶是國君故戰勝之將示之以臣禮事之不忍即加屈辱所以申貴賤之義晉語云靡笄之役郤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殞命之禮也服虔引司馬法其有殞命以行禮如會所用儀也若殞命則左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杜不引之者蓋彼此不甚相當故也　注重其至求之　正義曰劉炫以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帥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于狄卒今知不然者以傳文三入在前三出在後若用此說齊侯先在晉軍今入齊軍得以三入在前今齊侯既先

在齊軍欲出求丑父應先出後入不應先入後出且初時二出容有二入在後之出遂入狄卒有出無入何得云三入又以傳文師帥兩字分明故杜以爲齊侯每出齊師以帥厲退者每出之文別自爲義不計上之三出劉君不達此旨妄規杜失非也　注婿人至所得　正義曰經書齊侯使國佐如師故知賓媚人即國佐也杜譜云國佐賓媚人武子三事互見於經傳不知賓媚人是何等名號也鄭衆注考工記云甗無底甑方言云甑自關而東謂之甗知甗是甑也下云子得其國寶知甗亦以玉爲之傳文王在甗磬之閒明二者皆是玉也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不言齊滅而云滅紀所得者紀侯被偪而去後齊侯收其民人又服其珍寶此則與滅無異故爲此解　蕭同至類也乎　正義曰蕭同叔子非他人是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言之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諸侯之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奈王之命諸侯也使之孝於母親其類今輕慢其母不愛同類即是違王命也奈此王命

何乎今輕齊侯之母亦是輕晉侯之母自輕其母即是不孝且告語諸侯云以母爲質是此者以不孝之事令諸侯也詩之意言孝子所以行孝不爲匱乏之道故以孝道長賜女之族類諸侯皆晉侯之類晉侯皆以孝德賜同類若以不孝之事號令諸侯其無乃非是以孝德賜同類乎責其違孝道也所引詩者大雅既醉之篇　詩曰至其訩　正義曰此詩小雅信南山之篇　四王至之欲　正義曰禹湯文武四王之王天下也立德於民而成其同欲民有所欲上即同之東畝南畝皆順民意五伯之霸諸侯也唯勤勞其功而撫順之以奉事王命而已不改王之制度也吾子求合諸侯以快其無疆畔之欲止求自快己欲不與民同是違王霸之政也　注夏伯至晉文　正義曰鄭語云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也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　詩曰至害焉　正義曰詩商頌言成湯布政優優然而寬故百種福祿於是聚歸之子實不能優寬而自棄福祿於諸侯何害言不能爲諸侯害也所引詩者商頌長發之篇　注戰而曰犒爲孫辭　正義曰士卒之勞於外師衆枯槁以酒食勞之謂之犒師此以師拒戰非犒勞之義而亦稱犒者言以此師衆往當待之如以酒食犒之然爲孫順之辭耳　注言宁至從命　正義曰言於先宁全福幸之時尚不違晉故言亦云從也是指其實事劉炫以爲齊人請戰言敝邑脫或有幸戰勝亦云從也虛稱未然之事乖違文勢上下苟異杜氏而規其過非也　注藉薦復白也　正義曰禮承玉之物名爲繅藉藉是承薦之言故爲薦也復者報命於君故爲白也言無物則空口以爲報少有所得則與口爲藉故曰藉口服虔云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　注上鄢至史闕　正義曰定八年經書公會晉師于瓦此獨不書故云史闕謂舊史先闕故仲尼

脩經無之　賜三至之服　正義曰周禮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此三帥皆卿也本國三命故魯賜以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與帥候正亞旅皆大夫本國一命故皆受一命之服於卿言賜於大夫言受互相足也周禮大夫再命此司馬司空等皆一命者春秋之時其事已異於周禮故大夫一命　注三帥至之物　正義曰三卿各統一軍故摠稱三帥魯君之賜晉臣正可知其法所得服改新以與之耳不得特命他臣發初賜以此物且彼若先無此物則無由敢受魯賜故杜以爲此三帥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之旌旗所著之衣服皆賜之也案釋例先路者革路若木路或云先或云次蓋以就數爲差其受之於王則稱大杜言革路若木路者或用革或用木也知受之於王則稱大者鄭子蟜叔孫穆子受之於王皆稱大是也革木是卿大夫車之尊者故云大路金路是諸侯車之尊者亦稱大則定四年大路大旂是也王路天子車之尊

者亦稱大故顧命云大路在賓階面是也言所建所服之
物者周禮巾車革路建大白以即戎司服云凡兵事韋弁
服巾車又云木路建大麾以田司服又云凡田冠弁服然
則此車所建或是大白大麾所服或是韋弁冠弁劉炫以
爲既言先路則是晉君之賜杜云受王先路之賜非其義
也今知不然者杜以穆叔子蟜嘗受王路故杜據而言之
釋例應云受王大路之賜言先路者順傳先路之文故也
劉以爲嘗受晉君賜而規杜氏非也　注晉司至侯賜
正義曰司馬司空本是卿官之名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
將佐爲號其司馬司空皆爲大夫之官仍有爲卿之嫌故
云晉司馬司空皆大夫也明他國以爲卿晉以爲大夫也
輿帥至於亞旅本是大夫官名故又云亦大夫也軍行有
此大夫從者司馬主甲兵司空主營壘輿帥主兵車候正
主斥候亞旅次於卿是衆大夫也無專職掌散共軍事故
後言之直言受服嫌非
魯賜故云皆魯侯賜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

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燒蛤爲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　重
器備　重猶多也　椁有四阿棺有翰檜　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　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
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
生則縱其惑　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　死又益其侈是棄
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君言何用爲臣　疏　注燒蛤至從葬　正義曰晉語云
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爲蜃
鄭玄云大水謂淮也大蛤曰蜃則蜃者蛤之類也周禮掌
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鄭玄云互物蚌蛤之屬
闉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濕也是用蜃以瘞壙也

禮檀弓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鄭玄云芻靈束茅爲人
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也不解塗車當是用泥爲車也傳言
益車馬者謂用此塗車茅馬益多於常故云多埋車馬也
鄭玄云殺人以衛死者曰殉言殉還其左右也言始用殉
則自此以後宋君葬常用殉故謂此爲始也劉炫以爲用
蜃炭者用蜃復用炭知不然者杜以傳用蜃炭共文故知
燒蛤爲炭又且炭亦灰之類雖灰亦得稱炭劉君以爲用
蜃復用炭而規杜氏非也　注重猶多也　正義曰重謂
重疊故猶多多爲明器也言器備者士喪禮下篇陳明器
云用器弓矢耒耜敦杅槃匜役器甲冑干笮燕器杖笠翣
其器有共用之器有備褻之器故言器備　注四阿至王
禮　正義曰周禮匠人云殷人四阿重屋鄭玄云阿棟也
四角設棟也是爲四注椁也士喪禮下篇陳明器云抗木
橫三縮二謂於椁之上設此木從二橫三以負土則士之
椁上平也今此椁上四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尖也禮天子
椁題湊諸侯不題湊不題湊則無四阿釋詁云楨翰榦也舍

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翰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
也翰在牆之旁則知此翰亦在旁也詩云會弁如星鄭玄
云會謂弁之縫中言其際會之處也會在弁之上知此檜
亦在上棺有此物明是其飾故以爲旁飾上飾也言椁有
棺有則是本不當有言其厚葬譏其奢僭宋公所僭必僭
天子明此四阿翰檜皆是王之禮也蜃炭言用亦本不當
用其蜃炭蓋亦王之禮也車馬器備法得有之言益言重
但譏其多耳殉則本不得然非譏其僭　注若言何用爲
臣　正義曰言何用爲臣是不成臣也言雖有若無
劉君還以爲不成臣與杜義無別而規杜氏非也　九
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
之外　師還過衛故因弔之未復命故不敢成禮　衛人逆之　逆於門外設喪位　婦
人哭於門內　喪位婦人哭於堂賓在門外故移在門內　送亦如之遂

常以葬（至葬行此禮）疏（哭於至以葬　正義曰哭於大門之外謂大門外之西東面衛人逆之謂大門外之東西面各從賔主之位婦人哭於門內謂門內之西東面以堂上在西東面故也至於三子之去衛人送之其位亦如之自此有鄭國弔者常行此禮以至於葬沈氏云雜記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主孫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此臣奉君命行弔之禮令三子師行經衛竟不敢成禮故於大門之外　注喪位婦人哭於堂　正義曰喪大記云君之喪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又曰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是喪位婦人哭於堂）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周書康誥）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弒靈侯（陳靈公也）戮夏南（夏姬子徵舒）出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

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爲取夏姬以速之）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邲戰在宣十二年）其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子）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使歸鄭）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尸）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罃）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愛知罃也）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荀首囚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室家盡去）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叔跪申叔時之子）曰異

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
將竊妻以逃者也（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反幣
而以夏姬行（介副也幣聘物）將奔齊齊師新敗曰
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至郤克族子）
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邢晉邑）子反請
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仕）王曰止其自為謀也
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
固也所蓋多矣（蓋覆也）且彼若能利國家雖

重幣晉將可乎（言不許）若無益於晉晉將棄
之何勞錮焉（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疏 周書至謂也 正義曰周書康
誥之篇周公述文王之事以告康叔云惟乃丕顯考文王
克明德慎罰巫臣既引其言乃申其意言文王能為此行
故所以造周國也務崇之謂務欲崇益道德務去之謂務
欲去其刑罰 天子蠻殺御叔 正義曰子蠻御叔白以短
命死耳似天鍾美於是致使物無兩大故亦以二事為夏
姬之罪 歸吾聘女 正義曰禮記內則云聘則為妻奔
則為妾道之云此歸鄭國吾依禮聘女以為妻也 注至郤
克族子 正義曰世本郤豹生冀芮芮生缺缺生克又云
豹生義義生步楊楊生蒲城鵲居居生至如世本克是豹
之曾孫至是豹之玄孫於克為二從兄弟子 注禁錮勿
令仕 正義曰說文云錮鑄塞也鐵器穿穴者鑄鐵以塞
之使不漏禁人使不得仕宦者其事亦似之故謂之禁錮

（今世猶然）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
望爾也乎（武子士會文子之父）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
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
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益己禍）郤伯見公曰
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
也臣何力之有焉（郤伯郤克）范叔見勞之如郤
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
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欒伯見公亦如

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
焉（詔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宣公使求好
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在宣十八年）公即
位受盟于晉（元年盟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
使于楚（不聘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
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
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二年蓋年十二三矣）羣
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詩大雅言文王以衆士安夫文王猶用衆況
吾儕乎儕等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
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閱民戶口
已責棄逋責逮鰥逮及鰥老救乏赦罪悉師王
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
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王令二君當左右之位二君弱皆強冠
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
使臧孫往臧孫宣叔也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
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不敢虛受退楚名楚侵及陽
橋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楚侵遂深故孟孫請以賂往孟孫獻子也以
執斲執鍼織紝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紝織繒布者皆百人公衡
爲質公衡成公子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
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
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
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其名非卿也卿不書匱盟
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匱乏

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
王車爲左右則失位也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別君子曰位其不
可不愼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
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
塈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塈息也其是之謂矣楚
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
年之不宴宴樂也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
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居辭也言後人必有當此
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
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
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
人同者衆也大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則成衆言殷以散亡周以衆興

疏

注王卒至之位　正義曰諸言御戎皆御君之戎車此云
彭名御戎知王戎車亦行也若君親在軍則君當車中御
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故御戎戎右常連言之此王車雖
行王身不在故不立戎右使御者在中令蔡許二君居王
車上當左右之位若夾衛王然下注云乘楚王車爲左右
是二君皆在車之上也　注齊大至卿也　正義曰諸大
夫盟會經貶之稱人或揔言大夫若實是國卿本合書名
者傳即顯其名氏若本是大夫不合書名者傳直言其大

夫見其貶與不貶俱當稱人故不復言其名氏此傳言齊國之大夫傳不顯其名爲非卿故也襄十六年溴梁之會經書戊寅大夫盟傳云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於時會上鄭之下有曹莒邾薛杞而小邾之大夫最處其下舉小邾而上包之此盟鄭人之下有齊曹邾薛鄫俱是大夫齊最在上舉齊而下總之止爲齊若是卿則合言名氏此會非卿故舉齊也　注匿之也　正義曰私竊爲盟盟終不固此盟是匿之之道也傳既言匿盟以解經又自解名曰匿盟之意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此是匿之之盟也諸侯之卿竊與楚盟而仲尼貶之言其不應背晉故責之也責諸侯之背晉是成晉爲盟主也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吳子請盟公不欲使子貢辭之而私於衛侯宋皇瑗盟彼畏吳而竊相與盟不貶者不與吳爲盟主言其私盟可許但魯自畏吳不書其盟其情無可責也釋例曰諸侯畏晉而竊與楚盟書盟而貶其卿此所以與晉爲盟主也吳之彊大始於會鄫終於黃池凡三會三伐三盟唯書會伐而不書盟者吳以盟主自居而行其夷禮禮儀不典則盟神不歆非所以結信義昭明德故不錄其盟不與其成爲盟主也既不與吳之爲盟主則宋魯衛三國私盟可許故無貶文是也若然僖二十一年公會諸侯盟于薄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彼二者皆顯與楚盟並無深責此竊與楚盟而貶之者當僖公之時齊桓已卒晉文未興中國無伯唯彊是與雖遠共楚盟無所可責此時晉爲盟主堪率諸侯私竊爲盟心實畏晉故貶之然諸侯之卿畏晉容可貶之楚之彊盛恒與晉敵非是畏晉卿亦貶者楚既彊盛應顯然作盟今私竊受盟不敢宣露亦是畏晉之義且成晉爲伯事須貶楚　注乘楚至之別　正義曰小國之從大國其征伐也皆自乘其車自率其軍至戰陳之時與同出力耳此二君棄己之車乘楚之乘乃爲楚王左右則是失位既失其位非復國君故與盟會並皆不序經書楚師鄭師侵衛於時蔡許在矣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蔡許亦在也及盟又蔡許之君在焉侵也會也盟也三事並失其位經悉不書故傳於盟下釋之明上侵衛會蜀皆失位也舊說諸侯之貶亦書爲人杜意謂諸侯之貶不至於人故因此而又明之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則全不見經此是君臣之別明貶諸侯無稱人之法也　詩曰至攸塈　正義曰此大雅假樂之篇　大誓至衆也　正義曰泰誓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言大誓所謂者引其意非本文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也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告伐事而不獻囚俘禁淫慝也淫慝爲越掠百姓取囚俘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克能也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

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疏】注三吏三公也　正義曰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鄭玄云謂三公也是三公稱吏故知三吏三公也　禮之至一等　正義曰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不得依獻捷之禮其獻捷之禮王待之必重於告慶之禮鞏朔晉之上軍大夫也縱使得如獻捷之禮亦當降卿禮一等傳言降於卿禮一等以見王待鞏朔不失禮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疏】注宋衛至禮也　正義曰僖九年傳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公侯曰子傳因未葬而發在喪之例是先君未葬嗣君不得稱爵以會諸侯也知非踰年得成君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彼王既踰年矣猶不得稱王命臣知諸侯雖則踰年但是未葬不得稱爵以接鄰國正以王不命臣明知其非禮也　辛亥葬衛穆公無傳　二月公至自伐鄭無傳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無傳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疏】注三年至哭之　正義曰公羊傳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穀梁傳曰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二傳皆以新宮爲宣宮三日哭爲得禮故杜依用之宣公以其十八年冬十月薨至二年十月而大祥祥而禘祭神主新始入廟故謂之新宮禮檀弓記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鄭玄云謂人燒其宗廟新宮火人火也記稱新宮火者指此新宮災耳傳例曰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三家經傳有五字皆爲災鄭玄以爲人火雖非其義要天火人火其哭皆當三日是其善得禮也哀三年桓宮僖宮災不言哭而此言三日哭者釋例曰新宮者宣公之廟父廟也諒闇始闋而遇天災故感而哭之以致哀異於餘廟也　乙亥葬宋文公無傳七月而葬緩　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無傳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　大雩無傳以過時書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赤狄別種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尊霸主【疏】及荀庚盟　正義曰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及之微者及之也此言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十一年及郤犨盟皆是公自及之非臣及之也知者僖二十八年傳晉欒枝入盟鄭伯襄十一年傳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臣對君者皆君自與盟知此使來亦公自與盟也上言來聘盟又不地盟於國都公親可知故不言公　鄭伐許無傳不書將帥告辭略【疏】注不書至辭略　正義曰直舉國名傳無其說知是告辭略故史異文耳賈逵云鄭小國與大國爭

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剌無知也此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明年冬鄭伯伐許先後並無貶責何獨此伐偏剌之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伯牛鄭地邲役在宣十二年遂東侵鄭晉潛軍深入鄭公子偃帥師禦之偃穆公子使東鄙覆諸鄤覆伏兵敗諸丘輿鄤丘輿皆鄭地晉偏軍爲鄭所敗故不書皇戌如楚獻捷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邲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爲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也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纍繫也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爲己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戮其不勝任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違辟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疏注以血至釁鼓　正義曰說文釁血祭也禮雜記釁廟之禮云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釁廟以血塗廟知釁鼓以血塗鼓也　然則德我乎　正義曰德加於彼彼荷其恩故謂荷恩爲德論語以德報德傳稱王德狄人皆是也　死且不朽　正義曰懷荷君恩身雖死而朽腐此恩不朽腐也死尚不朽以示其至死不忘也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叔孫得臣子晉郤克衛孫良

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廧咎如潰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廧咎如潰蓋經闕此四字

疏 注宣十至討之　正義曰謂赤狄餘民散入咎如之內今伐咎如者來就咎如之內討彼赤狄餘黨然廧咎如容赤狄餘民則咎如亦赤狄矣劉炫以為廧咎如之國即是赤狄之餘今知不然者以赤狄之國種類極多潞氏甲氏鐸辰臯落氏等皆是其類並為建國假令潞氏甲氏鐸辰臯落雖滅自外猶存則是不滅者多止應言討赤狄之類不得稱餘且伐者聲其鍾鼓討者責其罪狀以廧咎如容受赤狄餘黨故伐而討責若以廧咎如即是赤狄之餘應取土地興兵絕滅何當唯伐討而已劉以廧咎如即是赤狄之餘而規杜非也　注此傳至四字　正義曰傳言上失民也釋經潰文若經無潰文則傳無所解故疑經闕此四字釋例曰傳云廧咎如潰上失

春秋正義十八　三十五　魏奇

民也今經但言伐廧咎如無廧咎如潰之文若經本無此文則丘明為橫益經文而加失民之傳也是言知經闕之意也文三年潰逃已有例矣復發傳者嫌夷狄異於中國故重發也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之子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宣七年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下卿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大國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疏 其位在三　正義曰於時郤克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是其位在三也注云下卿者傳稱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又言衛在晉不得為次國則以衛為小國荀庚若是中卿自然當先晉矣乃云晉為盟主其將先之直以盟主先晉明是二人位等以此知荀庚是下卿也晉立三軍將佐有六第三猶為下卿則其餘皆下卿也蓋以諸侯之禮唯合三卿三是其正故定以三人為上中下餘皆從下卿也卿有上下往年賜晉三帥皆以三命之服者侯伯之卿禮皆三

三十六

命上卿下卿命不異也　注春秋至小國　正義曰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以土地之大小命數為等差也春秋之世彊陵弱大吞小爵雖不能自改地則以力外降諸侯聚會彊者為雄史書時事大小為序此事不可改易仲尼即而用之宋公在齊侯之下許男在曹伯之上不復計爵之尊卑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以地狹小故也襄二十五年傳子產謂晉曰今大國多數圻矣圻方千里是晉有方千里者三四也昭五年十三年傳皆言晉有革車四千乘計衛比於晉不過當五六分之一耳故不得為次國其為次國者當齊秦乎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為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為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為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為六軍

疏

注韓厥至六軍　正義曰杜知韓厥爲新中軍及上下新軍將佐者以下六年傳云韓厥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時晉更增置新中上下三軍韓厥將新中軍名居其首故杜依名配其將佐齊侯朝于晉將授玉行朝禮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爲脩好故云晉君不任當此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朝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

疏　將授玉　正義曰玉謂所執之圭也凡諸侯相朝升堂授玉於兩楹之閒於此時郤克趨進故記之也史記齊世家曰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軍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云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然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盛晉文不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爲一戰而勝便即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竊原馬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玉以爲將授王遂飾成爲此謬辭耳　注戎朝異服　正義曰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禮玉藻記云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賓迎聘客尚以皮弁迎朝賓必皮弁矣在朝君臣同服公當皮弁則韓厥於時亦皮弁也鄭玄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素積以爲裳是戎朝異服也

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傳言知罃之賢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壬申二月二十八日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無傳公如晉葬鄭襄公無傳秋公至自晉冬城鄆無傳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

疏　冬城鄆　正義曰釋例土地名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云此東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貟亭貟即鄆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杜云此西鄆昭公所出居者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然則此爲公欲叛晉故城鄆以爲備當西鄆也

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

疏　通嗣君也　正義曰文元年公孫敖如齊傳曰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其事與此一也謂君初即位聘鄰國耳在魯而出謂之始聘自外而來謂之通嗣君言彼君嗣位以來未與魯通於此始通之也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言將不能壽終也後十年陷廁而死詩曰敬之

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 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敬諸侯則得天命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 邇近也 諸侯聽焉未可以貳 聽服也 史佚之志有之 周文王太史 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 與魯異姓 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字愛也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 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令正其界 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 展陂亦許地 晉欒書將中軍 代郤克 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 汜祭鄭地成皐縣東有汜水 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 於子反前爭曲直 皇戌攝鄭伯之辭 代之對 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 欲使自屈在楚子前決之 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側子反名爲明年許愬鄭於楚張本

疏 注汜祭至汜水 正義曰杜注滎陽中牟縣有東汜襄城縣有南汜知此汜祭非彼二汜而以成皐縣東有汜水者以傳爲晉伐鄭取汜祭既爲晉人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即令之汜水也字書水旁巳爲汜水旁已爲汜字相亂也漢書音義亦爲汜今汜水上源謂汜谷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出也傳在前年

疏 杞叔姬來歸 正義曰杞既出之僖稱杞者雜記曰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鄭玄云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

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穀齊地 梁山崩 記異也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

疏 注記異也 正義曰公羊傳曰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公羊以爲非常爲異害物爲災此山崩無所害故爲異也

秋大水 無傳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 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 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 言己雖淫而能令莊姬護趙氏 舍我何害

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
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自告貞伯從人
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
亡乎以得放遣爲福祭之之明日而亡爲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疏
注自告貞伯從人　正義曰嫌告趙嬰使人故云自告貞伯從人也若告趙嬰使人不得云神福仁而禍淫孟
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夏晉荀首
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野饋曰餫運糧饋之敬大國也疏
注野饋至大國　正義曰釋詁云饁饋也孫炎曰饁野之饋也彼言野饋饋田農在野之人此言野饋饋在野行路
之人俱是在野皆以野言之謂之餫者言其運糧饋之彼自逆女而往餽之者敬大國也梁山崩晉
侯以傳召伯宗傳驛伯宗辟重曰辟傳重載之車
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問其所曰絳
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
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
主山川主謂所主祭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
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息八音出次
舍於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以禮焉禮山川其

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
於晉君不可不肯見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疏注捷
邪出　正義曰捷亦速也方行則遲邪出則速楚辭謂邪行小道爲捷徑是捷爲邪出　注車無文　正義曰周禮巾
車掌王之五路皆不言車有文飾其下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鄭玄云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
縵亦五采畫無瑑耳墨車不畫也孤之車尚有瑑約明諸侯之車必有瑑約詩所謂約軝錯衡是其事也乘縵車無
文蓋乘大夫墨車也覲禮侯氏乘墨車乃朝鄭玄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彼爲適
王尚乘墨車明此山崩降服亦乘墨車也　注舍於郊　正義曰僖三十三年傳秦伯以師敗于殽素服郊次此言
出次降服明亦次於郊也文四年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注云辟正寢與此文互相見也許靈
公愬鄭伯于楚前此年鄭伐許故六月鄭悼公如楚
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以鄭伯不直故也子國鄭穆公子
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
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垂棘晉地宋公子圍龜
爲質于楚而歸圍龜文公子華元享之請鼓譟
以出鼓譟以復入出入輒擊鼓曰習攻華氏宋公
殺之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已爲質故怨而欲攻華氏冬同盟于
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

第三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0

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屈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爲辭爲明年侵宋傳十一
月己酉定王崩經在蟲牢盟上傳在下月倒錯衆家傳悉無此八字或衍文疏
注經在至衍文　正義曰傳不虛舉經文此無所明又上下倒錯諸家之傳又悉無此言必是衍文此杜以疑事毋質不敢輒去之耳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二月辛巳
立武宫魯人自鞌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宫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疏
注魯人至後世　正義曰杜以傳稱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宫鞌在二年今始立武宫故云魯人自鞌之功至今無患追思鞌戰以爲已功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之廟以告戰勝之事欲以章示後世明已之功也其意言築爲武軍又作武公之廟公羊傳曰武宫者何武公之宫也是立官爲武公廟也武公是成公九世之祖其廟毀已久矣今復立之以爲不毀之廟禮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世室言其世世不毀劉炫以爲直立武公之宫不築武軍今知不然者以下傳云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是丘明譏魯立武以章武功明非徒築宫而已又宣十二年潘黨請築武軍以楚子云武有七德我無一焉武非吾功遂不敢築武軍以明武功此則丘明譏魯章武功明亦築武軍也若其唯築武官傳應云不可以立武官不得單稱武也劉以爲唯築武公之宫而規杜非也
取鄟附庸國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無傳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肸子
壬申鄭伯費卒前年同盟蟲牢秋仲孫蔑叔孫

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
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再盟子游相子游公子偃
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
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
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視流不端諦疏
注禮授至東過　正義曰聘禮云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鄭玄云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之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也聘禮大夫奉命來聘君臣不敵故授玉于東楹之間國君來朝尊卑禮敵且傳言東楹之東以譏鄭伯行速明禮當授玉于兩楹之間
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宫
非禮也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荅以武有七德非已所堪其爲先君宫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宫故譏之
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
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言請人救難勝非己功疏
注宣十至譏之　正義曰服虔云鞌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宫案定元年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立煬宫此若爲禱而立可以不言禱也無驗之說故不可從
取鄟言易也三月晉伯
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
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經唯書孫

良夫獨衛告也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前年師于鍼衛人不
保不守備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
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
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
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
人登陴聞說謀故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爲絳故謂此故絳
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
北有郇城沃饒而近盬盬鹽也猗氏縣鹽池是國利君樂不

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兼大僕
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之庭謂
獻子曰何如問諸大夫言是非對曰不可郇瑕氏土
薄水淺土薄地下其惡易覯惡疾疢覯成也易覯則民
愁民愁則墊隘墊隘羸困也於是乎有沈溺重
膇之疾沈溺濕疾重膇足腫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土厚
水深居之不疾高燥故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
出大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且民從教無災患十世

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
驕佚財易致則民驕侈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
則民不務本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爲季孫如晉傳疏沃饒至失也　正義曰土田良沃五穀饒多民豐則國利財多則君樂其處不可失也
注盬鹽至池是　正義曰說文云盬河東鹽池袤五十一
里廣七里周惣百一十六里字從鹽省古聲然則盬是鹽
之名盬雖是鹽唯此池之鹽獨名爲盬餘鹽不名盬也
注路寢之庭　正義曰禮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
寢聽政知寢庭是路寢之庭也沈氏云大僕職云王視燕
朝則正位掌擯相鄭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韓獻子旣
爲僕大夫故知寢庭路寢之庭也其路門之外朝則司士
掌焉故司士掌治朝之儀治朝則路門之外每日治朝事

之朝也其庫門之外朝則朝士掌焉故朝士云掌外朝之
法此是詢衆庶問罪人之處也凡人君內朝二外朝一內
朝二者路門內外之朝也外朝一者庫門外之朝也若諸
侯三門皐應路外朝則在應門外魯之三門庫雉路則外
朝在雉門外　注惡疾疢覯成也　正義曰下云土原水
深居之不疾此云土薄水淺必居之多疾以此知惡是疾
疢也爾雅訓覯爲見杜以惡爲疾疢疾疢非難見之物唯
苦其病成耳故訓覯爲成言其病易成由水土惡故也
易覯至墊隘　正義曰疾疢易成則下民愁苦民旣愁苦
則必羸困羸困而謂之墊隘者方言云墊下也地之下濕
狹隘猶人之羸瘦困苦故杜以墊隘爲羸困也　且民至
利也　正義曰民有災患則不暇從上無災患則從教化
十者數之小成故云十世之利也　注財易至驕侈　正
義曰魯語敬姜云昔者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居之勞
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
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

民莫不向義勞也故姜此語自是激發之辭未必聖王盡然要亦有此理也大史公書稱武王克殷患殷民富侈大史公曰奢昏厚葬以破其產爲其富而驕佚故設法以貧之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論語稱孔子適衞欲先富後教爲其貧而無耻欲營生以富之也此皆觀民設教故其理不同若遷都近監則民皆商販則富者彌富驕侈而難治貧者益貧飢寒而犯法且貧者資富而致貧富者削貧而爲富惡民之富乃是慾民之貧欲使貧富均而勞逸等也　注近實則民不務本　正義曰農事人之本也商販事之末也若民居近富則棄本逐末廢農爲商則貧富兼幷若貧富兼幷則貧多富少貧者無財以共官富者不可以倍稅賦稅少則公室貧也

六月鄭悼公卒終士貞伯之言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晉人命聲伯秋孟獻子叔孫宣伯

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前年從晉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武子欒書知莊子荀首中軍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韓獻子韓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蔡

地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爲榮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盍何不也子爲大政中軍元帥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以爲政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也欲

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商書洪範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也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書得從衆之義且爲八年晉侵蔡傳

［疏］子之佐十一人　正義曰服虔云是時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將新下軍趙旃佐之　注商書洪範　正義曰武王克殷始作洪範今見在周書傳謂之商書者以箕子商人所陳故也

經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無傳稱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疏鼷鼠至免牛　正義曰釋獸云鼷鼠李巡曰鼱鼩鼠一名鼷鼠孫炎曰有螫毒者蓋如今鼠狼改卜牛下重言鼷鼠又食其角不重言牛者何休云言角牛可知後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鼠改卜被食角者言乃免牛則前食角者亦免之矣從下免省文也　注稱牛至禮也　正義曰僖三十一年傳曰牛卜日曰牲今稱牛是未卜日也免放也放不殺遂不郊也吳伐郯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無傳書不郊閒有事三望非禮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公至自會無傳吳入州來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冬大雩無傳書過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旅衆也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恤故夷狄內侵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故號天告亂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上謂霸主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疏詩曰至有定　正義曰此詩小雅節南山之篇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師為楚伐鄭張本夏曹宣公來朝疏曹宣公來朝　正義曰此文及八年傳召桓公來賜公命並無所解釋而虛載經文者釋例曰其經傳事同而文異者或告命之辭有差異或氏族名號當須互見此蓋須互見名號故舉之也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氾鄭地在襄城縣南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蟲牢盟在五年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藏府也為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楚圍宋

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年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

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
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
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
書子重子反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
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
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
壽夢季札父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
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

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
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
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子重奔命救徐馬陵之
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因伐鄭而行子重
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
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疏
以兩至一焉　正義曰以兩之一謂將二十五人也又言
卒謂更將百人也言之者婉句耳凡將一百二十五人適
吳也舍偏謂舍一偏之車九乘也兩之一焉又舍二十五
人也凡舍九乘車二十五人與吳矣發首言兩之一者爲

舍此兩之一故先言之又言卒者見巫臣所將非唯有一
兩也司馬法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傳言偏不言
大當是留九乘車矣唯言留一偏不見元將車數不知去
時幾乘車去也丘明爲傳辭皆易解此獨蹇澁或誤本文
蘇氏云舍九乘車以六乘車還則以去時十五乘車傳不
言者以舍旣稱偏明去時有車可知從省文也沈氏云聘
使未有將兵車者今此特將兵車
爲方欲教吳戰陳故與常不同　衞定公惡孫林
父冬孫林父出奔晉林父孫良夫之子衞侯如晉
晉反戚焉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疏注戚林至屬晉　正義曰傳言晉反戚焉
則戚已屬晉襄二十六年衞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此不言
叛故解之戚是孫氏世所食邑林父出奔之後戚自從隨
而屬晉非林父入而
將去故不言叛也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
之于齊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晉欒書帥師侵
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
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
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疏注昏聘至之父　正義曰傳於華元來聘之下云聘共姬也則
華元新始告魯欲圖爲昏昏禮發首云昏禮下達乃言納
采鄭玄云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
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此華元來聘則彼
昏禮所謂下達者也士禮使媒諸侯不可求媒於他國自
使臣行則亦媒之義昏有六禮下達之後初有納采擇之
禮旣行納采其日即行問名問女之名將歸卜其吉凶也

歸既卜得吉又使使者往告謂之納吉納吉則昏禮定矣復遣納徵徵成也納幣以成昏禮士禮納徵有玄纁束帛儷皮其諸侯謂之納幣以其幣多故指幣言之納幣以後又有請期親迎是之謂六禮也計華元來聘之後當有納采納吉二使二使之後乃次納幣今唯書納幣者納采納吉其使非卿故不書也釋例曰諸侯昏禮士以士昏禮準之不得唯止於納幣逆女納幣逆女二事皆必使卿行卿行則書之他禮非卿則不書也宋公使華元來聘聘不應使卿故傳但言聘共姬也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應使卿故傳明言得禮也魯君之昏唯存納幣逆女此其義也是言聘女不應使卿今華元以卿將命故特書之也隱二年公羊傳曰昏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禮有母則母命之宋公無主昏者宋公自命之故稱宋公使公孫壽來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者文十六年傳文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互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

【疏】注傳曰至稱名　正義曰傳稱莊姬譖之則是同括無罪大夫無罪見殺例不書名此並書名故解之宜十二年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而妄叨高位宜其見討今雖實不作亂從告而稱其名言從告者凡殺大夫必以其實有罪告不肯言其無罪魯史詳其曲直乃立其文故所書或從或否耳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

【疏】注諸侯至通稱　正義曰天子賜諸侯之命書傳亦無正禮唯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僖十一年傳王賜晉惠公命周語王賜晉文公命皆是即位而賜之又賜之以圭擬朝而合瑞諸侯即位禮必朝王明當即位即賜之命今八年乃來是緩也隱元年宰咺來賵爲其緩書名以譏之此亦緩也而不譏之者彼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子氏未薨而豫凶事所失者大故特譏之春秋之時賜命禮廢唯文公即位而賜成公八年乃賜桓公死後追賜其餘皆不得賜苟以得之爲榮故不復譏其緩也且賜之以圭者爲朝而合瑞魯尚不朝天子不宜譏天子賜緩也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即此事是也三稱並行傳無異說故知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也其不同者史異辭耳公羊傳曰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杜用彼說也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左氏無此義故杜不從之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棄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爲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先謀而稱會盟主之命不同之於列國

衞人來媵　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衞來媵之

【疏】注古者至媵之　正義曰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是諸侯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也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是夫人與媵皆同姓之國也魯衞同姓故來媵之釋例曰古者諸侯之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以廣繼嗣也當時雖無其人必待年而送之所以絕望求塞非常也辭稱蠢愚不教故遣大夫隨之亦謂之媵臣所以將謙敬之實也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一與之醮則終身不二所以重昏姻固人倫人倫之義既固上足以奉宗廟下足以繼後世此夫婦之義也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用師鞌之戰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罔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猶女之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大道諫之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疏】注餞送行飲酒 正義曰詩大雅韓奕篇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是餞爲送行飲酒也 大國至盟主 正義曰義者宜也事得其宜謂之爲

義汶陽之田宜其歸魯是歸魯爲義歸齊不義大國當制其義事以爲諸侯之盟主 信以至解體 正義曰言之有信義事乃行是信以行義事必以義命乃成就故義以成命也杖信以行義事以義而命諸侯故小國所望而歸之懷歸也言而無信則信不可知所命非義則義無所立如是則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謂事晉之心皆疎慢也 詩曰至其德 正義曰衛風氓之篇 詩曰至言之 正義曰詩大雅板之篇也言王者之所圖謀其事未能長遠我以是故用大道諫王行父今亦懼晉之不能遠圖而因此以失諸侯是以敢私言之私布此言即是大諫也 晉欒書侵蔡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獲申驪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謂六年遇於繞角時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

有功故傳善之沈國今汝南平輿縣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宜有功也如流喻速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會伐蔡之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疏】楚師之還 正義曰還在六年不於彼言者因其今獲申驪追言六年侵沈述欒書得從善之功故於此并言之 詩曰至作人 正義曰大雅旱麓之篇 聲伯如莒逆也自爲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爲宋共公夫人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夏宋公使公孫

壽來納幣禮也納幣應使卿疏注穆姜之女正義曰明年季文子如宋
致女還稱宋土之樂穆姜出拜謝之知是穆姜所生之女也晉趙莊姬爲趙嬰
之亡故譖之于晉侯趙嬰亡在五年曰原屏將爲亂
欒郤爲徵欒氏郤氏亦徵其爲亂六月晉討趙同趙括
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以其
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
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
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

春秋正義十六　五十七　楊承

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
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
寡而德益明欲晉侯之法文王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疏注趙武至養也
正義曰史記趙世家云趙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案傳趙
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
之從母不可以爲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
時尚少不得爲成公姊也賈服先儒皆以爲成公之女故
杜從之史記又稱有屠岸賈者有寵於靈公此時爲司寇
追論趙盾弑君之事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
案二年傳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同括爲莊姬所
譖此年見殺趙朔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於時晉君明諸臣
彊無容有屠岸賈輒廁其間得如此專恣又說云公孫杵
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

疾韓厥乃請立武爲趙氏後與左傳皆違馬遷妄說不可
從也夫豈至免也正義曰此趙同趙括謂天祿之父
祖若桀紂之輩雖邪辟子孫賴禹湯之功而食天祿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召桓
公周卿士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
渠丘公立於池上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丘邑名莒縣有蘧里曰城
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虞度
也對曰夫狡焉狡猾之人思啓封疆以利社稷
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
縱也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莒人當唯此爲命勇夫重閉況國

春秋正義十八　五十八　楊承

乎爲明年莒潰傳疏注渠丘至蘧里正義曰十四年莒子朱卒知渠丘公即是朱也渠丘莒之邑
名夷不當有謚或作別號此朱以邑名爲號不知其故何也唯然正義曰俗本唯作雖今定本作唯冬
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愍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若更適大夫則
不復書卒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
七年郯與吳成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文子士燮曰君命
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公私不兩成
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欲與魯絕燮將
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衛人來

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疏衛人至則否　正義曰膏肓以爲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異姓則否十年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爲短鄭箴云禮稱納女於天子云備百姓於國君云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爲榮不得貶也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公至自會無傳二月伯姬歸于宋宋不使卿逆非禮夏季孫行父如

宋致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晉人來媵媵伯姬也疏注女嫁至之好　正義曰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此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二者其間並近三月禮婦入三月廟見知致女必以三月蓋廟見之後婦禮既成使大夫聘問謂之致女致其成婦之禮存謙敬序殷勤所以篤昏姻之好也仲年行父俱是致女而彼言聘者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但言聘外內之異文也以彼言聘而實是致女故二注皆言使大夫隨加聘問爲此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無傳五同盟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疏注五同盟　正義曰無野以宣十年即位此二年及國佐盟于袁婁又盟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此年于蒲皆魯齊俱在是五同盟也晉人執鄭

伯鄭伯既受盟於蒲又受楚賂會於鄧故晉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於民告諸侯例在十五年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傳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上曰潰楚人入鄆鄆莒別邑也楚偏師入鄆故稱人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疏注魯邑至書時　正義曰長歷推此年閏十一月傳城中城文在十二月上而云書時也即是閏月城之閏月半後即是十二月節故水昏已正而城之是得時也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

叔姬已絕於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還爲杞婦故卒稱杞逆叔姬爲我也既棄而復逆其喪明爲魯故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前年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盟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競強也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爲十五年會鍾離傳二月伯姬歸于宋

（爲致女復命起）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爲晉人執鄭伯傳）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蹶父嫁女於韓侯爲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勞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文子之若此）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衣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言得己意）

晉人來媵禮也（同姓故）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銅鞮晉別縣在上黨）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明殺行人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縶拘執）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泠人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

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敏達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爲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

【疏】注南冠楚冠　正義曰應劭漢官儀云法冠一曰柱後冠左傳南冠而縶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即今解豸冠也古有解豸獸觸不直者故執憲以其角形爲冠令觸人也　注泠人樂官　正義曰詩簡兮序云衛之賢者仕於泠官鄭玄云泠官樂官也泠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泠官呂氏春秋稱黃帝使泠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斷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

昭二十一年傳景王鑄無射泠州鳩非之是泠氏世掌樂官也周語云景王鑄鐘成泠人告和魯語云泠簫詠歌及鹿鳴之三此稱泠人詩稱泠官是泠爲樂官之名也　注舍其至至誠　正義曰楚王旣爲君矣不言爲君時事而遠稱大子者若言爲君時事嫌爲君隱惡或疑已在君位矯情爲善舍其當時近事遠稱大子少小者未爲君時不須隱蔽以示王性自然言其從小如此以明己之至誠無所私也禮君前臣名字則貴於名此道二卿之名不言字是尊晉君也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月六日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月十八日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終巫臣之言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浹辰十二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

[疏] 注浹辰十二日也　正義曰浹爲周帀也從甲至癸爲十日從子至亥爲十二辰周禮縣治象浹日而斂之謂周甲癸十日此言浹辰謂周子亥十二辰故爲十二日也　無棄菅蒯　正義曰釋草云白華野菅郭璞曰菅茅屬陸璣毛詩疏曰菅似茅滑澤無毛肕宜爲索漚及曝尤善蒯與菅連亦菅之類喪服疏屨者傳曰藨蒯之菲也可以爲屨明肕如菅並可代絲麻之乏故云無棄也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畏晉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遣使詣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爲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城中城書時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

[疏] 注卜常至故書　正義曰曲禮論卜筮云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則卜者每旬一卜傳稱啓蟄而郊則周之三月郊之大期此云五卜者當是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皆不吉乃止也僖三十一年傳云禮不卜常祀不應卜而卜以不吉而不郊皆非禮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侯太子州蒲也稱爵見其生代父居位失人子之禮

[疏] 注晉侯至之禮　正義曰如傳文知晉侯是大子也漢末有汝南應劭作舊君諱議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此爲州滿或爲州蒲誤耳今定本作滿傳無譏文知譏其生代父位失人子之禮者傳稱凡在喪公

侯曰子父喪代位尚不稱君生代父位識之必矣傳言立大子以爲君若其不識則不須此傳是顯其識之意齊人來媵無傳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丙午晉侯獳卒六同盟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疏】注六同盟　正義曰獳以宣九年即位十七年盟于斷道元年于赤棘二年于袁婁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皆魯晉俱在是六同盟也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糴茷晉大夫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辰使在前年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命衛使侵鄭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叔申改立君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子如公子班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髡頑鄭成公大子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生立子爲君此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罕穆公子襄鐘鄭襄公之廟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熒陽卷縣東有脩武亭辛巳鄭伯歸鄭伯歸不書鄭不告入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巫言如夢巫云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緩醫名爲猶治也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鬲也心下爲膏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達針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使甸人獻麥甸人主爲公田者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張腹滿也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疏】注厲鬼至故怒　正義曰鬼怒言殺余孫不義必是枉死者之祖也景公即位以來唯枉殺趙同趙括故知是趙氏之先祖趙氏先祖其人非

一鬼不自言其名未知誰之鬼世本云公明生趙夙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則括之祖公明是也服虔又以爲公明之鬼凡爲疫癘之鬼皆妖邪之氣未必眞是彼人故杜不復指斥　注肓鬲也心下爲膏　正義曰此賈逵之言杜依用之古今傳文皆以爲肓之下賈服何休諸儒等亦皆以爲膏雖凝者爲脂釋者爲膏其實凝者亦曰膏故內則云小切狼臅膏則此膏謂連心脂膏也劉炫以爲釋者爲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爲膏當爲鬲改易傳文而規杜氏非也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禽叔申弟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爲忠不得其人還害身　疏　注叔禽叔申弟　正義曰此無文也以禽與申俱死當是坐其兄弟知是弟也　忠爲至令乎　正義曰言叔申忠誠爲此令善之德施之於鄭伯施非得其善人猶尚不可何況不有令德者乎言令德者往年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是也

秋公如晉親弔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羅茷未反是春晉使羅茷至楚結成晉謂魯二於楚故留公須羅茷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晉葬也

春秋正義卷第十八

修職郎新差充婺州州學教授趙

春秋正義卷第十九　成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　疏　注正月至見止　正義曰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彼以踰年故書正月公在楚此亦踰年不書正月公在晉者爲諱見止故正月不以告廟案春秋上下公之在晉諱與不諱悉皆不書此言諱見止者以此兼有諱義故詳之也宣五年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注云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宣七年公會晉侯云云于黑壤傳晉侯以公不朝又不聘止公于會不與公盟八年公至自晉注云義與五年書過同此亦見止還而告至杜不言義與書過同者公實不貳於楚晉以無罪止公非所當諱故依法告至然則正月諱不告者正月公猶被執守臣若其告廟當云公被晉執故諱而不告公還不以爲恥故告至耳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郤犨郤克從父兄弟　疏　注郤犨至兄弟　正義曰案世本郤豹生冀芮芮生缺缺生克也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州州即犨也如彼文則犨與克俱是豹之曾孫當爲從祖昆弟服虔以爲從祖昆弟杜云從父昆弟或父當爲祖字誤耳

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

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公如晉平至是乃得歸郤犨來聘且涖盟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臨之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叔肸之妻不聘無媒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昆弟之妻相謂為姒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肸同母昆弟疏注昆弟之妻相謂為姒　正義曰世人多疑娣姒之名皆以為兄妻呼弟妻為娣弟妻呼兄妻為姒因而惑於傳文不知何以為說今謂母婦之號隨夫尊卑娣姒之名從身長幼以其俱來夫族其夫班秩既同尊卑無以相加道從身之少長喪服小功章曰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娣姒言娣是弟姒是長也公羊傳亦云娣者何弟也是其以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姒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釋親云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止言婦之長稚不言夫之大小今穆姜謂聲伯之母為姒昭二十八年傳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為姒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為姒豈計夫之長幼乎釋親又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己生先後為娣姒則知娣姒以己之年非夫之年也故賈逵鄭玄及此注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為姒言兩人相謂謂長者為姒知娣姒之名不計夫之長幼也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外弟管于奚之子為魯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儷耦也疏注儷耦也　正義曰禮謂兩皮為儷皮儷兩也故為耦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郤犨婦懼能忿致禍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之於河婦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伉敵也疏注伉敵也　正義曰伉者相當之言故為敵也伉儷者言是相敵之匹耦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字愛也將何以終遂誓施氏約誓不復為之婦也傳言郤犨淫縱所以亡也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郤犨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略輕疏注郤犨至略輕　正義曰晉臣來盟於魯魯臣往盟於晉俱是相要其意一也意既同矣可書一以包二且舉重而略輕遣使為輕君親為重故郤犨書聘又書盟文子直書如晉略言其聘而已衛冀隆難以為他卿來敵魯君春秋所諱魯卿出敵他國顧書名氏則應郤犨來盟為輕行父盟晉為重今書郤犨之盟則是舉輕略重何得云舉重略輕蘇氏釋云所言輕重者自謂魯之君臣臣盟為輕君盟為重二國各稟君命奉使而行非關敵公之義其意不同不得相難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與爭政伯與周卿士不勝怒而出及陽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周為明年周公出奔傳鄄周邑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

好葦以前之好晉郤至與周爭鄇田鄇溫別邑今河內懷縣西南有鄇人亭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言溫郤氏舊邑疏注言溫郤氏舊邑　正義曰鄇是溫之別邑本從溫內分出溫屬晉鄇屬周溫是郤氏舊邑郤氏既已得溫則謂從溫而分出者亦宜從溫而屬郤以故郤至爭之其劉子單子之言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於時鄇已分矣賜晉以溫不賜以鄇也狐氏陽氏先與溫已於時亦不得爲鄇今本當屬晉故爲王官之邑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各撫有其封內之地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於河內

疏注蘇忿至公也　正義曰尚書立政云周公若曰大史司寇蘇公此傳與彼俱言蘇公爲司寇明是一人既言克商即爲司寇是爲武王司寇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事在僖十年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在僖二十五年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溱陽處父先食溫地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傳言郤至貪所以亡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在往年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

晉楚之成爲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史顆秦大夫晉郤犫盟秦伯于河西就盟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一心質成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爲十三年伐秦傳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

衛侯于瑣澤瑣澤地闕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闕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周公奔在前年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爲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疏注天子至非之　正義曰凡言出者謂出其封內天子以天下爲家本無出封之理以無外之故雖有出奔之人史策皆不言出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實出而不言出是其事也襄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故書云出居于鄭此周公王既復之而又自出故書云出奔是不應言出而言出皆所以罪責之也鄭玄荅孫皓曰凡自周無出

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以爲寬無出法案書流宥五刑則宥者流之非不出也舜放四罪投之四裔安得不出譏乎若如周禮無流放之文即云周無放臣之法禮三諫不從待放於郊然則周臣三諫不從終是不蒙王放欲令諫者何所措身左傳發凡自是書策之例因即以爲周制謂其實無出者執文害意爲蔽何甚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終前年事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贄幣也

疏注贄幣也　正義曰傳言交贄往來謂聘使來去也聘禮賓執圭以通命執幣以致享故知贄是幣謂聘享之幣也

謀其不協而討不庭討背叛不來在王庭者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殛誅也俾隊其師無克胙國俾使也隊失也

鄭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縣鐘鼓也郤至將登登堂金奏作於下擊鐘而奏樂

疏注擊鐘而奏樂　正義曰作樂謂之奏奏樂先擊鐘故先言鐘周禮大司樂樂師每事皆云令奏鐘鼓以鐘先擊故先言鐘也鐘以金爲之謂之金奏故鐘師掌金奏鄭玄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鎛也鄭玄燕禮注云以鐘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是金爲奏節之初故傳云金奏作於下作樂先擊鐘故注云擊鐘而奏樂也禮記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鄭玄云賓朝聘者朝聘連言之則燕享朝賓聘客皆入門即奏樂矣其實朝賓入門而奏樂聘客則至庭乃奏樂此郤至將登堂始奏樂者縣當在庭而楚之爲地室而縣待客將登乃奏皆所以見異故欲以驚賓矣燕享聘客當入門奏肆夏若燕已之羣臣則有王事之勞者乃得以樂納賓其常燕唯有升歌閒合而已無納賓之樂也故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玄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則奏此樂焉是燕已之臣無王事之勞者不以樂納賓也

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貺賜也

疏驚而至備樂　正義曰辛聞地下鐘聲出其不意故驚而走出其出實爲驚怖因即飾辭辭樂言己不敢當大禮匿其驚走之意

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

疏注言此至之禮　正義曰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是賓入門作樂爲兩君相見之禮也而燕禮雖兼聘問之賓以燕己臣爲主而云若以樂納賓燕己之臣尚有以樂納賓之法則燕享聘客必以樂納賓矣故鄭玄郊特牲注云賓朝聘者朝聘並言則君臣同樂郤至不敢同君故以之爲辭耳非謂禮不得也

子

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疏注言兩至此樂　正義曰子反意言晉楚並是大國不肯相朝唯戰乃相見其相見之時唯當用是一矢以相加陵相遺與耳無爲用此樂也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者多曰賓主以明之疏注傳諸至明之　正義曰知傳諸交讓得賓主辭多曰賓主者此傳每稱郤至爲賓文十二年傳稱西乞術爲賓并稱主人曰之類是也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三事閒缺則脩私好於是乎有享宴之

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疏注享有至共儉　正義曰享有體薦宣十六年傳文也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昭五年傳文也禮聘義記曰聘之禮至大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彼言聘禮此是享聘賓之禮此事皆所以教訓共儉也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相與共食疏注宴則至共食　正義曰宣十六年傳云宴有折俎宴則節折其肉升之於俎相與共咽食之所以表示慈惠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不夕言無事疏注朝而不夕　正義曰旦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哀十四年傳稱子我夕晉語稱叔向夕皆謂夕見君也人息事少此故百官承奉職事皆朝朝而莫不夕不夕言無事也

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鄭國所以蔽扞其民疏注扞蔽至其民　正義曰扞者扞禦寇難故爲蔽也言燕享結好與鄭國通和甲兵不與人得安息所以蔽扞其民若如城然故云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周南之風赳赳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于扞難而已疏注詩周至而已　正義曰詩周南兔罝之篇言兔罝之人亦是賢者其人乃是赳赳然雄武之夫與公侯共扞城其民也引詩之意言世治無事公侯之與武夫設共儉慈惠之禮與人扞難而已不侵伐他國也干扞釋言文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疏注八尺至攻伐　正義曰周禮考工記云人長八尺殳長尋有

四尺崇於人四尺車戟常崇於殳四尺是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喻其少故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盡殺其民孟子曰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是謂盡殺其民也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略取也言世亂則公侯制御武夫以從己志使侵害鄰國爲搏噬之用無已疏注略取至無已　正義曰武夫有武能爲人之扞蔽世治則公侯同於武夫同其腹心相與扞己民而已不侵犯他人世亂則使武夫同於公侯其公侯御得拓竟寬土則制御武夫以從己志使武夫爲己腹心股肱爪牙令之侵害鄰國搏擊也噬齧也犬能搏噬辟之於犬爲搏噬之用無已時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爲扞城內制其腹心疏注舉詩至腹心　正義曰此亦兔罝之篇美賢人之事而引之以證世亂故解之此舉詩

之正以駮世亂之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則扞城其民內則制其腹心也以其人心則本貪縱之則害物矣美公侯能以武夫制己腹心自守扞難而已不害人也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爪牙疏天下至反之　正義曰天下有道之時則公侯能爲民扞城禦難而使武夫制其己之腹心不侵犯他國也亂則反之不復扞蔽己民乃以武夫從己腹心將武夫爲股肱爪牙以侵害他國是反治世也晉楚世爲仇敵常有相害之心子反言一矢相加仍壞戰鬭之意故郤至言世治則自守世亂則相侵害荅上一矢之言冀得久爲和好故說此也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伐爲十六年鄢陵戰張本疏無禮至矣夫　正義曰以一矢爲辭是無禮也食言是其將背盟也背盟必相伐故爲死亡無日矣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報郤至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疏注將伐至謙辭　正義曰晉雖是侯伯恐魯不與若言召兵或容辭說言乞則不得不與釋例曰乞師者深求過理之辭執謙以逼成其計是解乞爲謙意三月公如京師

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疏注伐秦至朝王　正義曰公本爲伐秦道過京師因往朝王不稱朝而言公如京師者以明公朝于王所王不在京師故指言王所據王言之不得不稱朝此則王在京師京師是國之揔號不斥王身不可稱朝故依尋常朝聘鄰國之文稱如而已劉炫云公穀朝聘皆言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或在道而還如者書其始發言往而已言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爲朝王至彼遇王朝之朝訖乃書故稱朝也此過京師亦宜稱朝言如者發雖主爲伐秦即有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也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師五同盟疏注五同盟　正義曰盧以宣十五年即位十七年盟于斷道成二年于袁婁又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凡六同盟

不數宣公𥳑還爲五秋七月公至自伐秦無傳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將事致君命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爲十七年晉殺郤錡傳疏禮身至無基　正義曰幹以樹木爲喻基以牆屋爲喻樹木以木根爲幹木幹故枝葉茂焉牆屋以下土爲基有基乃牆屋成

焉人身以禮敬爲本必有禮敬身乃得存郤子無基則亦無幹但言有所苟不復得言幹耳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 欲王賜己 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 不加厚 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 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賜之 疏 宣伯至賄之 正義曰周語云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有異焉其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王從之問諸魯魯人云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孔晁云行人使人也以使人之禮禮之不從聘者之賜禮也又曰魯侯至仲孫蔑爲介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劉康公王季子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 成子受脤于社不敬 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 疏 注脤宜至之名 正義曰宜者祭社之名脤是盛肉之器受脤于社受祭社之胙肉也周禮掌蜃掌祀共蜃器之蜃鄭玄云飾祭器之屬也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衆云脤[illegible]以白器令色白是盛以脤器故曰脤也既言宜社又自解宜名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有事祭也宜求見祐也是宜者出兵祭社之名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 養威儀以致福 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 膰祭肉 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 交神之大節 今成子惰棄其命矣 惰則失中和之氣 其不反乎 爲成肅公卒于瑕張本 疏 民受至反乎 正義曰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也民者人也言人受此天地中和之氣以得生育所謂命也命者教命之意若有所稟受之辭故孝經說云命者人之所稟受度是也命雖受之天地短長有本順理則壽考逆理則夭折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法則以定此命言有法則命之長短得定無法則夭折無恒也故人有能者養其威儀禮法以往適於福或本分之外更得延長也不能者敗其威儀禮法而身自取禍或本分之內仍有減割也爲其求福畏禍之故君子勤禮以臨下小人盡力以事上勤禮莫如臨事致敬盡力莫如用心敦篤敬之所施在於養神朝廷百官事神必敬篤在守業草野四民勿使失業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宗廟之祀則有執膰兵戎之祭則有受脤此是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受脤而惰是自棄其命矣死必在近此行其不得反乎福之注也養之以福謂將身向福也敗以取禍謂禍及身也福則人之所欲作往就之辭也禍則人之所惡作自來之辭也敬則所施有處故言致敬也厚則唯在己身無所于施故專言篤也執膰受脤俱是於祭未受而執之互相見也劉炫云命者冥也言其生育之性得之於冥兆也 注膰祭肉 正義曰詩詠祭祀之禮云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又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毛傳云傅火曰燔祭肉有燔而薦者因謂祭肉爲膰也 夏四月戊

午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魏錡子蓋呂宣公會）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晉獻公秦穆公）相好勠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疏 勠力同心 正義曰孔安國以勠力為陳力以論語有陳力就列故也勠力猶言勉力努力耳 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辟驪姬也不言狄狄卑所侍大國）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疏 又不至之師 正義曰言秦既納惠公又不能遂成大功而復伐晉為此韓之師也下云亦悔于厥心謂秦悔伐晉也 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也）是穆之成也（成功於晉）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草行為跋）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盟者秦伯謙言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遇致此意）疏 注致死至此意 正義曰

劉炫以為激秦令知不然者凡誣秦皆謂加之罪傳詳少略者可得稱誣今傳云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又云我有大造于西傳文既詳明諸侯實有此意若無諸侯何得稱為大造且秦師襲鄭鄭亦疾秦此則諸侯之義也劉以為實無諸侯而規杜過非也 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不見弔傷）疏 注不見弔傷 正義曰曲禮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鄭玄云人恩各施於所知弔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於生者傷辭未聞也說者有衍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蓋傷辭畢退皆哭是弔傷之事 蔑死我君寡我襄公（寡弱也）疏 蔑死至襄公 正義曰輕蔑文公以為死無知矣謂襄公寡弱而陵蔑之 迭我殽地奸絕我好 疏 奸絕我好 正義曰奸亂斷絕不復與我和好也 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疏 注伐保至氏縣 正義曰伐我保川仵我王官傳皆無文獨謂此為誣者於時經行襲鄭不得在道用兵故知此伐保城是誣之也春秋之時更無費國秦惟滅滑不滅費知費即滑也國都於費國邑並案以圓文耳 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滑晉同姓）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繼文公之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猶

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解於秦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鬬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年文元年楚弒成王疏注秦使至成王　正義曰文十四年傳云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使歸求成僖三十三年秦敗于殽文元年楚弒成王故謀不成也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逞快也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疏闕翦我公室　正義曰闕爲缺損翦謂滅削言欲損害晉之公室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蝥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

春秋正義卷二十七　十六

雍疏注蝥賊至蟲名　正義曰釋蟲云食根蟊食節賊是食禾稼之蟲也納雍害晉若蟲食禾然彼晉自召雍非秦罪也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悛入我河曲悛改也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在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自絕故不復東通晉及君之嗣也君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望秦撫恤晉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望而共盟利吾有狄難謂晉滅潞氏時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夷傷也虔劉我邊垂虔劉皆殺也疏注虔劉皆殺也　正義曰劉殺釋詁文方言云虔殺也重言殺者亦圓文耳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衆也在宣十五年疏注聚衆也　正義曰謂聚衆以拒秦也以上有殽之師令狐之役河曲之戰不用重文故變文言聚古人爲文亦有辟耳君亦悔禍之延延長也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晉獻秦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桓公子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

春秋正義卷二十七　十七

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疏注令狐至誤也　正義曰劉炫以爲臣之出使自稱己君皆曰寡君今呂相雖奉君命兼有己語稱寡君正是其理杜何知宜爲寡人稱君爲誤今刪定知劉說非者以呂相奉厲公之命而往絕秦則皆是厲公之言不得兼有己語案隱十一年鄭伯告許大夫云假手于我寡人今呂相稱厲公之命還與自稱無異亦當云我寡人故知稱君爲誤劉以稱寡君爲是以規杜過非也君又不祥祥善也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及與也疏白狄及君同州　正義曰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川涇汭其浸渭洛皆秦地也正北曰并州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皆晉地也是秦屬雍而晉屬并白狄蓋狄之西偏屬雍州也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疏注季隗至文公　正義曰三年晉

衛伐啗咎如傳曰討赤狄之餘焉知咎如是赤狄也文公所奔之狄不言赤白以其伐亦不應赤自相伐知白狄伐之也其女雖是赤狄之種而由白狄以納文公得以白狄爲昏姻也且此辭多誣欲親狄以曲秦故引狄爲昏姻耳晉人自數伐狄寧復顧昏姻也杜以傳有季隗之事引之以證昏姻未必晉於白狄處無昏姻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言狄雖應荅秦而心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

春秋正義九　十六　楊富

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疏昭告昊天上帝　正義曰禮諸侯不得祭天其盟不主天神鄭玄覲禮注云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襄十一年亳城北之盟其載書云司慎司盟名山名川注云二司天神唯告天之別神不告昊天上帝此秦楚爲盟告天帝者春秋之時不能如禮且此辭多誣未必是實晉與諸國結盟皆不告昊天上帝何由秦楚獨敢告之蓋欲示楚人根秦之深言其所告處至耳曰余雖與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疏以懲不壹　正義曰楚道秦人用心不壹其盟不足與因宣示諸侯以懲創不壹之人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疾亦痛也暱親也

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豈敢徼亂徼要也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疏寡人不佞　正義曰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論語云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則佞非善事而以不佞爲謙者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爲佞有善有惡耳爲善敏捷是善佞爲惡敏捷是惡佞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雖多情或不信故云焉用佞耳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俾使也秦桓公既與晉厲

春秋正義十九　十七

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三事以正秦罪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庚代荀首士燮將上軍代荀庚郤錡佐之代士燮韓厥將下軍代郤錡荀罃佐之代趙同趙旃將新軍代韓厥郤至佐之代趙括郤毅御戎欒鍼爲右郤毅郤至弟欒鍼欒書子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帥軍帥乘車上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

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戰敗績不書以爲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役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然經文闕漏傳文獨存

疏注不更至獨存　正義曰秦之官爵有此不更之名知女父是人之名字不更是官爵之號漢書稱商君爲法於秦戰斬一首者賜爵一級其爵名一爲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商君者衛鞅也秦孝公之相封於商號爲商君案傳此言不更女父襄十一年有庶長鮑庶長武春秋之世已有此名蓋後世以漸增之商君定爲二十非是商君之新作也其名之義難得而知耳傳言戰敗而經不書杜以意測之不知其故欲以爲秦曲晉直不以曲者敵直故不告戰則僖十五年韓之戰秦直晉曲書戰于韓也欲以爲不告故不書當時公親在師復不須告也欲以爲無功諱負則克獲有功亦無所諱也再三揆度不識所以故云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也經文依史官策書書所無故經文遂闕也傳文采於簡牘簡牘先有故傳文獨存也

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涇水出安定東南經扶風京兆高陸縣入渭也

疏注涇水至渭也　正義曰釋例曰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東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陸縣入渭

迓晉侯于新楚迓迎也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過迎之麻隧侯麗新楚皆秦地

疏注迓迎至秦地　正義曰經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是伐時諸侯親行也傳云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則知諸侯不親行也蓋皆別次以待之新楚當是晉侯次之處也以傳不言其次晉侯或聞戰勝而移處故云止新楚也

成肅公卒于瑕終劉子之言瑕晉地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訾鄭地大宮鄭祖廟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爲亂子印子羽皆穆公子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子駟穆公子遂從而盡焚之焚燒也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子如公子班子駹班弟孫叔子如子孫知子駹子

疏注子如至駹子　正義曰子如即是子班據傳下知以外無文見其同時被殺必是近親相傳爲此說耳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二子皆曹宣公庶子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宣公大子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公子欣時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故成公乃懼成公負芻告罪且請焉請留子臧乃反而致其邑還邑於成公爲十五年執曹伯傳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盟于蒲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故曰歸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成公逆夫人最爲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絕也

疏注成

公至絶也　正義曰釋例曰成公逆女及夫人至最爲得禮故詳其文丘明謂之微而顯婉而成章也然則杜以傳文詳知其最得禮也釋例又云成公娶夫人而不納幣此經文闕也貴聘而賤逆失禮之微者傳猶詳之言其不悉若實不納幣非所略也是言闕之意也闕絶者闕而文斷絶蓋疑仲尼脩定後其文始闕若脩時已闕傳應言其故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五同盟

疏注五同盟　正義曰臧父逵以二年八月卒而臧代立其年十一月衛大夫與公盟于蜀三年孫良夫來盟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皆魯衛俱在是五同盟也

秦伯卒無傳二年大夫盟於蜀而不赴以名例在隱七年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林父以七年奔晉強見欲歸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定公夫人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之卿

疏注同姓之卿　正義曰世本孫氏出於衛武公至林父八世是同姓也

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違大國必見代故亡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衛侯饗苦成叔成叔郤犨甯惠子相相佐禮惠子甯殖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觥觩然不用以兕角爲觥所以罰不敬觩陳設之貌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彼之交於事而不儌傲乃萬福之所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爲十七年郤氏亡

疏詩曰至來求　正義曰兕觥罰酒之爵言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無失禮者用兕觵之爵其觩然空陳設之無所可罰在席飲美酒者皆能思柔順中和故不用也彼飲燕君子與人交接非有傲慢之心故萬種福祿求來歸之　注詩小至之貌　正義曰詩小雅桑扈之章言設爵不用之意君子好禮與於燕

者皆思柔順之德無過可罰故雖設觵爵不用之也兕是獸名觵是爵稱知兕觵以兕角爲觵也周禮小胥職云觵其不敬者是所以罰不敬也異義韓詩說觵五升所以罰不敬也觵廓也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詩毛傳說觵大七升許慎云觵罰有過一飲七升爲過多當謂五升是也詩言兕觵其觩則觩是角貌此詩之意指其角貌言陳設不用故云陳設之貌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疏稱族尊君命　正義曰宣元年已發尊君命尊夫人之例今復發者彼以喪娶嫌非正禮且公子非族故重明之何休亦有難左氏叔孫僑如舍族爲尊夫人案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尊而亦舍族春秋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耳左氏爲短鄭箴云左氏以豹違命故貶之而去族今僑如無罪而亦去族故以爲尊夫人也春秋有事異文同則此類也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

爲許所敗　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郛郭也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舍族謂不稱叔孫　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辭微而義顯　志而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叙而文微　婉而成章婉曲也謂屈曲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　盡而不汙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　懲惡而勸善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爲懲勸　非聖人誰能脩之脩史策成此五者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大子成子孔達之孫敬姒定公妾衎獻公　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己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　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鱄衎之母弟　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寶器　盡寘諸戚寘置也戚孫氏邑　而甚善晉大夫

備亂起欲以爲援爲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疏］注襄仲至仲氏　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以嬰齊爲仲遂之子歸父之弟也以爲歸父之弟則同其言稱仲之意則異公羊以爲弟無後兄之義使嬰齊爲歸父之子則爲仲遂之孫故以王父字爲氏穀梁以爲宣八年仲遂卒者爲殺子赤賤之不使稱公子父既見賤不得稱公子故其子由父亦賤之不得稱公孫故別言仲氏杜之此注其言不明當以爲襄仲歸父本以東門爲氏及命嬰齊紹歸父之後改之曰仲氏也劉炫云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

［疏］注不稱至禮也　正義曰諸傳於其事之下發凡例者杜皆於經之下引傳而言傳例曰今傳因曹伯發凡杜不引傳例者傳據稱人以執爲例却云不然則否曹伯稱侯以執從不然之例故杜不得引之也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其稱人之例於義爲然也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使天子治之是禮也釋例曰執諸侯當歸于京師而或以歸或歸于諸侯皆失其所從實而顯之義可知也

公至自會無傳　夏六月宋公固卒四同盟

［疏］注四同盟　正義曰固父鮑以二年八月卒而固代立其年十一月宋大夫與公盟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皆魯宋俱在是爲四同盟

楚子伐鄭秋

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

疏注華元至納告　正義曰案傳華元奔晉魚石即議止之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元始至河本未至晉既書奔晉又書自晉歸者華元既出宋即來告華元既歸宋復來告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此是魚石止之宜從國逆之例而爲諸侯納之文審曰自晉歸者華元與欒書私善怖懼桓族欲挾晉以自重以晉納告于諸侯春秋從而書之以示元之本情故也

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明背其族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之曾孫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許遷于葉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爲文葉今南陽葉縣也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惡不及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衆所欲執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

疏凡君至則否　正義曰春秋執諸侯多矣或名或否此例不言之者釋例曰諸侯見執者已在罪賤之地書名與否非例所加故但書執某侯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若乃肆於民上人懷怨讟諸侯致討則稱某人執某侯衆討之文也諸侯雖身犯不義而惡不及民則不稱人以執之晉侯執曹伯是也諸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爲辭國史承以書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傳隨而著其本狀以明得失也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妄動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疏聖達至守乎　正義曰節猶分也人生天地之閒性命各有其分聖人達於天命識己知分若以歷數在己則當奉承靈命不復拘君臣之交上下之節舜禹受終湯武革命是言達節者也若自知己分不合高位得而不取與而不受子臧季札衛公子郢楚公子閭如此之類皆守節者也下愚之人不識己分倂張妄作取非其理亂常如此之輩古今多矣州吁無知之等皆失節者也子臧自以身是庶子不合有國故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爲聖敢失其守[illegible]者乎

夏六月宋共公卒爲下宋亂起楚將北師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二年子囊莊王子公子貞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本邑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

乎言不得免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庸用也使重其罪民將叛之背盟數戰無民孰戰為明年晉敗楚於鄢陵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蕩澤公孫壽之孫華喜為司徒華父督之玄孫公孫師為司城莊公孫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鱗矔孫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輕公室以為弱故殺其枝黨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討蕩澤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華元華喜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恐華元還討蕩澤幷及六族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桓族強且多大功國人與之

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子反以免宋圍右師討猶有戌在向戌桓公曾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疏注蕩澤云云　正義曰世本云公孫壽生大司馬虺虺生司馬澤也華喜督之玄孫者又云督生世子家家生季老老生司徒鄭鄭生司徒喜也公孫師莊公之孫者又云莊公生右師戊戊生司城師也鱗朱鱗矔孫者又云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矔矔生司徒文文生大司寇子奏奏生小司寇朱也向戌桓公曾孫者又云桓公生向父盻盻生司城訾守守生小司寇鱄及合左師左師即向戌也桓氏雖亡必偏偏不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喜師非桓族故使攻之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睢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及將出奔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止華元還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不得復入宋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則決睢澨澨水涯決壞也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

四大夫不書獨魚石告【疏】注四大至石告　正義曰襄元年傳謂此五人爲五大夫故除去魚石謂之四大夫也彼四大夫所以不書者宋人獨以魚石告不以四人告也服虔云魚石卿故書以爲四人非卿故不書杜不然者案文七年傳云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六卿和公室哀二十六年傳宋景公無子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茷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攻據彼二文則向爲人爲大司寇亦是卿也若五人皆告爲卿則書向爲人亦當書之何以獨書魚石杜言獨以魚石告正爲向爲人不書故也或少司寇二宰等六卿之外亦是卿官合書名氏猶如魯之三卿外別有公孫嬰齊臧孫許但非如六卿等世掌國政也　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老佐戴公五世孫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晉賢大夫　伯州犁奔楚伯宗子　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爲十七年晉殺三郤傳　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始與中國接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無傳記寒過節冰封著樹【疏】正月雨木冰　正義曰正月今之仲冬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著樹爲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公羊穀梁皆云雨而木冰是冰封著樹也今世時有之皆寒甚所致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不書名未同盟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喜穆公子子罕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代鄭欒書子【疏】注欒黶欒書子　正義曰十八年悼公之入欒黶尚爲公族大夫此時欒書尚在黶未爲卿而得名見經者襄二十九年鄭公孫段未爲卿而見經杜云蓋以攝卿行然則此亦當以攝卿故書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疏】注楚師至敗績　正義曰此戰楚師未至於敗而楚子身傷故書楚子敗績也泓之戰宋公傷股師亦敗績故書師敗而不書宋公敗也君將不言帥師以君重於師故戰陳以師相敵死亡既多衆師爲重故師敗君傷者唯書師敗而已不復言君身敗也劉炫又云若君將被殺獲者復以殺獲者爲重既書師敗又書殺獲即韓之戰獲晉侯大棘之戰獲華元雖父之戰獲胡沈之君是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子反背盟無禮卒以敗師故書名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不見公不及鄢陵戰故不諱者恥輕於執止【疏】注不及至執止　正義曰諸公被執者皆諱不書執此會晉侯不肯見公不諱之者公爲國內有故不及

戰期雖不見公非公之罪是爲耻輕於執止故直書之以示諫公之意冀公改過無後犯及歸書公至自會以無罪不諱故依法告廟也公至自會無傳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上子爵曹伯歸自京師爲晉侯所執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傳無義例從告辭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苕丘晉地舍之苕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疏注苕丘至使人　正義曰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此言舍之苕丘明其不以歸也大夫因使被執無罪者則書行人以見無罪於時行父從公伐鄭在軍見執非與無罪不稱行人以其非使人故也季孫意如得釋而歸無意如至自晉此行父得釋不書至者釋例曰賈氏以爲書執行父舍于苕丘言失其所不書至者刺晉聽讒得之示已無罪也要晉因之苕丘以別晉郤無義例也公待于鄆與行父俱歸厭於公尊故不書行父至耳若欲示無罪則宜於執見義今既直書其執處縱不書至乃所以示終於無執非示無罪也穀梁以行父至不致者爲公在故與杜義合也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命國人逐之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晉許魯平故盟公至自會無傳伐而以會致史異文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汝水之南近鄭地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爲晉伐鄭起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滕侯卒侵伐經傳異文經從告傳言實他皆放此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疏注樂懼至氏族　正義曰樂懼是戴公六世孫世本有文也將鉏爲樂氏之族不知所出杜譜於樂氏之下樂鉏將鉏爲一人傳無樂鉏之文不知其故何也退舍於夫渠不儆宋師不儆備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汋陂夫渠汋陵皆宋地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也鳴鴈在陳留雍丘縣西北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荀庚疏注欒書至燮佐之　正義曰晉語云鄢陵之役晉伐鄭荊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與此異者彼孔晁注云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又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引此爲正是彼謂分中軍爲二將將上而佐將下郤錡將上軍代士燮荀偃佐之代郤錡偃荀庚子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荀罃下軍佐於

是郤犨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罷矣。【疏】注「荀罃至罷矣」。○正義曰：十三年傳云「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又此年末傳云「知武子佐下軍，郤犨將新軍」，是其文也。三年作六軍，其新三軍將佐六人，皆賞鞌之功，死亡不復補，至此唯有韓厥在耳。郤至佐新軍，不言中下，是新軍唯一，知新上下軍於是罷矣。

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為先歸張本。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思無邪。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群生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求無不具，下應上。各知其極。無二心。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烝，眾也。極，中也。詩頌言先王立其眾民，無不得中正。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敦，厚；厖，大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闕，戰死者。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不施惠。而外絕其好，義不建利。瀆齊盟，不詳事神。而食話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誰致死？厎，至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

【疏】「對曰」至「子矣」。○正義曰：叔時此對首尾相成。先舉六名，云「戰之器也」，言有此六事乃可以戰，若器用然也。自「德以施惠」至「信以守物」，辨六事施用之處也。自「民生厚」至「所由克」，言能用六事得戰勝之意也。自「今楚內棄其民」至「疲民以逞」，言楚不行六事也。「民不知信」以下，言楚必敗之意也。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美行之大名。有大德者以德撫人，是德用之以施恩惠也。有姦邪者斷以刑罰，是刑用之以正邪辟也。詳則祥也，古字同耳。釋詁云：「祥，善也。」李巡曰：「祥，福之善也。」事神得福，乃名為祥，是祥用之以事神也。義者，宜也，物皆得宜，利乃生焉，故義所以生立利益也。禮者，履也，其所踐履當適時要，故禮所以順時事也。言而無信，物將散矣，故信所以守群物也。人君用此道以撫下民，民之生計豐厚，財用足，則民之德皆正矣。德謂人之性行。論語云「民德歸厚矣」，即是正也。此一句覆上「德以施惠」，由上施恩惠，故民生計豐厚也。財用有利益，而每事得節，飢則有食，寒則有衣，其事皆得節矣。此一句覆上「義以建利」也。政不擾民，時節皆順，春種夏耨，而物得成矣。此一句覆上「禮以順時」也。自上及下，和睦而相親，周旋運轉，不有違逆，上之所求，下無不具，下民自知其中，無復二心。故詩美先王成立我之眾民，無不

於女先王得其中正言先王善養下民使得中也自上下和睦以下至莫匪爾極揔論在上德義禮三事以教於下則在下之人皆無邪惡以信自守即包上刑以正邪信以守物二句也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民既如此是以明神下之福祐時無水旱災害此覆上詳以事神之故下民生計皆豐厚而多大人皆和同其心以聽進止無不盡己之力以從上命戰陳之上有被殺傷者皆致其死命以補其空闕之處此戰之所由得而勝也今楚內棄其國內之民不行施惠是無德也外絕其鄰國之好不得其利是無義也與晉共盟而復背之貫瀆齊同之盟是無詳也與人要言人背其許食消善言是無信也夏之二月農事正煩奸犯時節而動兵伐人是無禮也晉人無罪苟欲伐之疲勞下民以快己欲是無刑也六事皆無是無器也無器而戰其可庸乎上若有信民知所適二既無信不知所從從前言則違後令從後令則背前言人既不知在上之信其進與退皆得罪也人人憂其前還不知己之性命將至何處其誰肯致死而戰也子其勉力爲之此行也必敗吾不復得見子矣知其必死見之爲訣也　注烝衆至中正　正義曰烝衆釋詁文極中常訓也詩頌思文之篇美后稷之德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故杜以先王言之言先王后稷立其衆人無不得其中正也當堯之末洪水爲天人不粒食皆失其正性后稷教人耕稼以養之各復本性故無不得中正也　注豐厚厖大也　正義曰皆釋詁文也言人之生爲若財物足皆豐厚而多大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是其人生厚大則心和而聽上命也　注禮不至農業正義曰沈氏云晉亦奸時所以無天殃者以鄭既有罪晉人討之楚黨有罪之鄭故獨謂之奸時　注刑不至快意正義曰魯語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則征伐之刑刑之大者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正謂伐晉是也此六句言楚無上六事隨便而言故與上不次服虔以外絕其好爲刑不正邪也食話言爲義

不建利也疲民以逞爲信不守物也杜以食話言是[illegible]不信也快意征伐是刑之失所也故不從舊說　注[illegible]也　正義曰厎聲近至故爲至也在上之信不著於人號令無常動靖恣意或乍東乍西或欲遲欲速每事如此不可測量人不知信進退獲罪人人各憂其身不知性命所至誰肯致死戰也

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 不思慮也 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 紓緩也 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 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 箕之役先軫不反命 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 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 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 見先君成敗之事 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 亟數也 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 齊秦狄 敵楚而

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驕亢則憂患生也 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 壓笮其未備 軍吏患之范匄趨進 匄士燮子 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 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 子重子反 王卒以舊 罷老不代 鄭陳而不整 不整列 蠻軍而不陳 蠻夷從楚者不結陳 陳不違晦 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爲忌 疏 注晦月至爲忌　正義曰日爲陽精月爲陰精兵尚殺害陰之道也行兵貴月盛之時晦是月終陰之盡也故兵家以晦爲忌不用晦日陳兵也昭二十三年七月戊辰晦吳敗楚師于雞父吳犯兵忌而戰勝者杜云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彼知楚有可敗之機晦是兵家所忌原楚之情必以吳爲不動故以晦日掩之擊楚不備故也 在陳而囂 囂喧嘩也 合而加囂 陳合宜靜而益有聲 各顧其後莫有鬬心 人恤其所氐 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

巢車以望晉軍 巢車車上爲櫓 疏 注巢車車上爲櫓　正義曰說文云轈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是巢與櫓俱是樓之別名 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 州犂晉伯宗子前年奔楚 王曰騁而左右何也 騁走也 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 虔敬也 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 夷平也 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 左將帥右車右 疏 注左將帥右車右　正義曰兵車唯元帥在中御者在左也其餘將帥皆御者在中將帥在左也左右執兵而下唯御者持車不下耳 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禱請於鬼神 伯州犂以公卒告王 公晉侯 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 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 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 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 疏 注晉侯至意異　正義曰服虔以此皆曰之文在州犂賁皇之下解云賁皇州犂皆言曰晉楚之士皆在君側且陳厚不可當以爲州犂言晉彊賁皇言楚彊故云皆曰也若如服言賁皇既言楚不可當何故復請分良以擊其左右故杜不用其說晉侯左右皆爲此言以憚伯州犂耳 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

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也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震下坤上復無變疏注震下至無變正義曰說卦震爲雷坤爲地復象曰雷在地中復服虔云復反也陰盛於上陽動於下以喻小人作亂於上聖人興道於下萬物復萌制度復理故曰復也其筮六爻無變者故言其所遇之卦而已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疏注此卜至厥目正義曰此實筮也而言卜者卜筮通言耳此既不用周易而別爲之辭蓋卜筮之書更有此類筮者據而言耳服虔以爲陽氣觸地射出爲射之象杜以陽氣激南爲飛矢之象二者無所依馮各以意說得失終於無驗是非無以可明

今以杜言離爲諸侯者案禮器云大明生於東君西酌犧象鄭玄云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詩鄘柏舟鄭箋云日君象也說卦離爲日故爲諸侯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而戰有淖於前淖泥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辟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步毅即郤毅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在公左右疏注二族至左右正義曰劉炫云族者屬也屬謂中軍以中軍夾公耳非謂宗族之兵今知非者杜云二族者順傳之文無明言宗族之事劉誣杜以爲宗族妄規其過非也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

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疏國有至專之正義曰言國有元帥之大任何得專意廢之而爲御也注在君至其父正義曰曲禮曰父前子名君前臣名鄭玄云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以君至尊故在君前子名其父且侵官冒也載公爲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爲離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舉也疏注掀舉也正義曰說文云掀舉出也公在於淖知掀當訓爲舉也癸巳潘尩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黨潘尩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疏潘尩之黨正義曰潘尩之子其名爲黨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傅摯辭與此同古人爲

文略言耳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射夸王王怒曰大辱國賤其不尚知謀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錡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姓尊異姓月也異姓卑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象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弢弓衣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

冑而趨風　疾如風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　問遺也【疏】注問遺也　正義曰遺人以物謂之爲問問弦多以琴問子貢以弓論語云問人於他邦皆是也　曰方事之殷也　殷盛也　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　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疏】注韎赤至袴連　正義曰鄭玄詩注云韎茅蒐染也韎聲也韋昭云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茅蒐即今之蒨也賈逵云一染曰韎釋器云一染謂之縓謂一入赤爲淺赤色也跗注兵戎之服自要以下而注於脚跗謂屬袴於下與跗相連屬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玄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鄭以跗當爲幅謂裁韋若布帛之幅相縫屬鄭言以爲衣裳則衣裳不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鄭玄云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鄭以彼非戎事當爲素裳明衣裳

不連跗注言連者謂要脚連耳若然在軍之服其色皆同所謂均服振振上下同色郤至與衆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郤至服必鮮華故楚王偏識之　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　恐其傷　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　間猶近也　不敢拜命　介者不拜【疏】注介者不拜　正義曰曲禮云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鄭玄云蓌則失容節蓌猶詐也慮其笮甲折　敢告不寧君命之辱　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疏】注以君至自安　正義曰劉炫以爲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荅云敢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犨云不有寧也以傷爲寧此與魏犨相似令知不然者案傳二十八年魏犨云以君之靈

不有寧也謂不有被傷以自寧也知不與彼同者以彼云不有寧謂不有損傷此直云不寧既無有字又先無被傷之狀與魏犨不同也案檢杜注敢告不寧君命之辱宜連讀之若敢告不寧別自爲句則君命之辱一句零行無所依附故知與彼不同劉君不尋此意以爲與魏犨相似而規杜非也　爲事之故敢肅使者　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荅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撎【疏】注言君至今撎　正義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九曰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說文云撎舉手下手也其勢如今揖之小別晉宋儀注貴人待賤人賤人拜貴人撎　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　從逐也　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

止　二年鞌戰韓厥已辱齊侯　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　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疏】注欲遣至執之　正義曰說文云諜軍中反閒也兵書有反閒之法謂詐爲敵國之人入其軍中伺候閒隙以反告己軍令謂之細作人也此欲令諜迎鄭伯則非一人細作於時鄭伯退走故杜以爲輕兵單進遮鄭伯之前逆距鄭伯使鄭伯前視輕兵不復顧後得自後登其車以執之也鄭軍亂走輕兵獨出其閒亦諜之類故翰胡得以諜言之　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内旌於弢中　熒戰在閔二年【疏】内旌於弢中　正義曰旌謂鄭伯所建之旗弢是盛旌之

囊也周禮全羽爲旞析羽爲旌謂空建鳥羽者也但九旗竿首皆有析羽故旌爲之揔名故此傳鄭伯與子重所建皆以旌言之其鄭伯所建當是交龍之旂子重所建當是熊虎之旗周禮中秋教治兵辨旗物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凡旂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子重爲將自然當建熊虎之旗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己當死戰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王有死藝命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囚楚公子茷爲郤至見譜張本

疏　囚楚公子茷　正義曰晉語謂之王子發鉤蓋一名一字也

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間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之言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

疏　注夷亦傷　正義曰服虔云金創爲夷杜以戰用五兵唯殳無刃所言傷者皆刃傷也何須於此獨辨金木故知夷亦傷也復言之耳

補卒乘補死士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欲復戰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閱也秣馬利兵秣穀馬也脩陳固列固堅也蓐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

疏　注穀陽子反內豎　正義曰鄭玄云豎未冠者之名故杜以爲內豎也案呂氏春秋云荊共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荊師敗共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酒而進之子反曰却酒也豎陽穀曰非酒也子反曰却酒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

此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遂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與此不同者傳依簡牘本紀彼采傳聞異辭所說旣殊其文亦異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疏注周書至是與　正義曰周公稱成王之命告康叔以此言也唯上天之命不常於一人也言善則得之惡則失之唯有德者於是與之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過亦所以責子反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己不敢不受疏雖微至不義　正義曰微無也縱使雖無先大夫有此舊事今大夫將義命己敢不以爲之義乎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

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壞隤魯邑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疏衛侯至壞隤　正義曰出于衛者已出衛竟也公出于壞隤始從壞隤而出猶未出魯竟下云公待於壞隤設守而後行是出國止於壞隤更從壞隤而出宣伯通於穆姜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疏注二子公庶弟　正義曰沈氏云以刺公子偃不云弟故也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更立君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申勑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戰期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屬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訴譖也晉侯不見公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十三年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旣葬國人皆將從子臧

所謂憂未息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逃奔宋是大泯曹也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篡弒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爲無罪疏注諸侯至無罪　正義曰諸侯篡立當由天子但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若篡弒而立則侯伯既列於會便是已成爲君臣人不得殺之鄭國不得復討往年爲戚之會主爲討曹但晉侯既列於會盟畢乃始執之故曹人以爲無罪也宣元年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齊非侯伯而得公位定者縱非侯伯乃是彊鄰既得與會即爲黨援晉若討魯齊必救之於是晉畏竟不伐魯是由會齊而公位遂定也君唯不遺德刑遺失也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爲曹伯歸不以名告傳疏注爲曹至告傳　正義曰諸侯被執及歸或名或否雖從告辭傳不爲例但諸侯尊貴不斥其名曲禮曰諸侯不生名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是諸侯稱名者是罪責之重彼告者亦量其事之善否惡之則以名告故釋例曰蔡侯般弒父自立楚子欲顧行刑誅以章伯業誘而殺之蔡人深怨故稱名以告春秋從而書之是告者謂其有罪則稱名以告謂其無罪則告不以名此曹人詐君無罪晉侯從而釋之言其無罪而歸故晉人不以名告下云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是晉人告其歸也此傳說曹伯無罪是爲經不以名告之傳也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復欲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

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東地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疏注豹叔至奔齊　正義曰此時七月也至十月而僑如奔齊昭四年傳稱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後生豎牛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乃云宣伯奔齊穆子饋之則似豹在齊多年僑如始往故服虔以爲叔孫豹先在齊矣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宗國聞白國佐爲魯請逆杜不然者若豹以前在齊則非復魯臣聲伯正可因之以請不得云聲伯使豹聲伯安得專使背叛之臣也又稱聲伯豈無魯人可使而崎嶇艱險遠使他國之人乎今傳言聲伯使豹明在魯軍得爲聲伯使耳下云聲伯食使者而後食不言食豹而言食使者明豹因請逆遂即不還逆者豹之介耳於時魯師在鄭從鄭向齊塗出於魯豹必過魯乃去故得宿於庚宗彼傳因言宿於庚宗遂說娶於國氏生二子耳二子之生必在僑如奔後豹之還魯雖無歸年而襄二年始見於經豎牛已能奉雉故杜以爲此年去彼年歸故下注云傳因言其終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使者豹之介而後食言其忠也諸侯遷于制田熒陽宛陵縣東有制澤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罃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遂侵蔡未反侵陳蔡不書公不與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將主與軍相失宋衛不書後也【疏】注將主至後也　正義曰服虔以失軍爲失其軍糧傳稱諸侯遷于潁上子罕宵軍之則軍諸侯之營不軍其輜重安得爲失軍糧也故杜以爲將主與軍相失謂夜衆迸散相失耳此諸侯即伐鄭之諸侯也經書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不書宋衛傳言宋衛皆失軍則宋衛在矣在而不書後至故也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臧故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自宋還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出仕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蔑也蔑孟獻子時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慝情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疏】若朝至夕亡　正義曰朝亡之謂朝失蔑與行父也魯必夕亡謂亡屬他國也下云亡而爲讎是欲棄晉而屬齊楚亡而爲讎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爲晉讎郤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官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也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郤犨請邑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爲戒

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爲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近此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豹始見經傳於此因言其終齊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使立於高國之間位比二卿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傳亦終言僑如之使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伐功也【疏】晉侯至其代　正義曰周語稱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桓公以告單襄公非郤至自與襄公語也襄公論郤至將死荅召桓

公語耳非語諸大夫也其文與此小異其意與此大同周語詳而此傳略先賢或以爲國語非丘明所作爲其或有與傳不同故也驟稱其伐謂數數自伐其功周語說郤至自伐之言多矣其辭不可具載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溫季郤至【疏】溫季其亡乎　正義曰周語單襄公荅召桓公云人有言曰兵在頸者其郤至之謂乎即具論郤至之失乃曰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位於七人之下佐新軍位在八【疏】位於七人之下　正義曰此時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郤犨將新軍郤至佐之是位在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稱己之伐掩上功【疏】注稱己至上功　正義曰周語曰郤至自稱己有大功欲求晉國之政召桓公謂之曰吾子則賢矣晉國之舉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至謂召桓公曰何次之有先大夫荀伯下軍之佐以爲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爲政今欒伯自下軍佐是三子也吾又過之無不及也若佐新軍而以之爲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掩上功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怨爲亂階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逸書也不見細微也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郤至顯稱己功所以明怨咎【疏】夏書至可乎　正義曰夏書五子之歌第一章也其爲人所怨者豈必在明白之處乎其於人所不見當於是圖謀之此書之言將謂慎其細小之事者也今乃明明言之道己欲掩其上此事甚明其可乎言必不可也杜不見古文故云逸書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曾

孫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爲兵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單伯稱子蓋降爵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秋公至自會無傳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無傳九月郊祭非禮明矣書用郊從史文【疏】九月至史文　正義曰傳例啓蟄而郊今九月郊祀是非禮明矣公羊傳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賈逵以二傳爲說諸書用者不宜用也釋例曰辛丑用郊文異而丘明不發傳因時史之辭非聖賢意也劉賈以爲諸言用皆不宜用反於禮者也施之用郊似若有義至於用幣用鄫子諸

若此比皆當須書用以別所用者也若不言用則事敘不明所謂辭窮非聖人故造此用以示義也且諸過祀三望之類奚獨皆不書用邪案左氏傳用幣于社傳曰得禮非有用矛於齊師孔子以爲義無不宜用之例也丘明云我師豈欺我哉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無傳將伐鄭）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鄭猶未服故）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無傳）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貍脤闕）疏注十一至脤闕正義曰杜長歷推十一月丁亥朔六日壬辰十六日壬寅二十六日壬子十日丙申二十二日戊申不知壬申二字何者爲誤長歷云公羊穀梁傳及諸儒皆以爲十月十五日也十月庚午圍鄭十三日也推至壬申誠在十五日然據傳曰十一月

諸侯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卒此非十月分明誤在日也又杜於土地之篇凡有地名二十六所不知所在之國貍脤即是其一不知是何國之地故直云闕也杜又稱舊說曰壬申十月十五日貍脤魯地也傳曰十月庚午圍鄭則二日未得及魯竟也釋例又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以此益明貍脤非魯地矣以下有十二月丁巳朔逆而推之故諸舊說皆以壬申爲十月十五日也公羊穀梁傳以爲待公至然後卒大夫故十月之日書在十一月之下於左傳則不通故杜以爲日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邾子貜且卒（無傳五同盟）疏注五同盟正義曰貜且以文十四年即位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成二年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十五年于戚此年于柯陵凡七同盟而云五者沈以杜數同盟之例但有君盟者不數大夫之盟此二年盟蜀十七年盟柯陵皆邾之大夫故不數之劉炫并數二盟而規其過非也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邑滑故滑國爲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疏注虛滑至屬周正義曰僖三十三年秦人滅滑經書入則是滅而不有不知滅後屬何國也此言侵晉知此時屬晉耳襄十八年傳楚公子格侵費滑胥靡注云胥靡鄭邑不言費滑杜意當以費滑爲周邑也然則昔是周邑當言侵周以別之定六年傳稱鄭伐周馮滑胥靡兩時胥靡亦爲周邑蓋費滑胥靡周鄭之間襄時屬鄭定時屬周

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不書救以侵告高氏在陽翟縣西南）夏五月鄭大子髡頑

侯獳爲質於楚（侯獳鄭大夫）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疏注洧水正義曰釋例云洧水出滎陽密縣西北陽城山東南至潁川長平縣入潁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前年鄢陵戰還）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疏注傳言至自裁

正義曰劉炫以爲士燮及昭子之卒適與死會非自殺今知非者以傳云使祝宗祈死又云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是其欲死之意叔孫昭子心懷憂懼亦與此同身皆並卒故知自裁若其二人之死適與死會春秋之内唯有兩人願死何得身死皆與相當故杜斟酌傳文以爲自殺劉以爲偶然而死以規杜失非也何休膏肓以爲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擿暴未聞死可祈也故杜以爲因禱自裁也傳記此事者欲見厲公無道賢臣憂懼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强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爲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閎巷門

【疏】于閎　正義曰釋宮云宮中衖謂之

壼衖門謂之閎孫炎曰衖舍閒道也李巡曰閎衖頭門也

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曾孫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慙卧於家夫人所以怪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謫譴責也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姦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公子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牽之弟文子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匄句須吉卜立家宰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匄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冬諸侯伐鄭前夏未得志故十月庚午圍鄭楚公

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

【疏】汝上　正義曰釋例云汝水出南陽魯陽縣大蓋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

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或與己瓊瑰食之瓊玉瑰珠也食珠玉含象

【疏】注瓊玉至含象　正義曰瓊是玉之美者廣雅云玫瑰珠也呂靜韻集云玫瑰火齊珠也含者或用玉或用珠故夢食珠玉爲含象也詩毛傳云瓊瑰石而次玉禮緯天子含用珠諸侯用玉大夫用碧此聲伯得有瓊瑰者案周禮天子含用玉則禮緯之文未可全依或可珠玉兼有故釋例云珠玉曰含

泣而爲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爲珠玉滿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

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從就也夢中爲此歌
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
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
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繁猶多也傳戒數占夢
疏令衆至傷也　正義曰聲伯之意以初得此夢謂凶在己懼不敢占今衆既繁多而從余三年余之此夢凶災散在衆人不在己也故云無傷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
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國佐從諸侯圍鄭以
難請而歸請於諸侯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

春秋正義二九　五十八

疾克淫亂故殺之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
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清陽平樂縣是爲明年殺國佐傳
疏待命于清　正義曰欲遣國勝告難故令待進止之命在于清地非是使還待命晉厲公侈多外
嬖外嬖愛幸大夫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
其左右終如士燮言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
童胥克之子宣八年郤缺廢胥克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
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犫與長魚矯爭田執

而梏之梏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illegible]
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
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鄢陵戰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也
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
君鄢陵戰晉囚公子茷以歸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衞之師與
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荀罃佐下軍居守郤犫將新軍乞師故言不具
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曾孫悼公君楚王也
疏注孫周至悼公　正義曰晉世家云悼公周者其先祖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爲桓叔桓叔生惠伯談談生

春秋正義二九　五十九

悼公周是周爲襄公曾孫也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
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
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嘗試也郤至聘于周
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覘伺也遂怨
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
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
張奪之寺人奄士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
余季子郤至公反以爲郤至奪孟張豕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

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不偪公室敵多怨有庸討多怨者易有功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咎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命罪孰大焉傳言郤至無反心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八百人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沸魋亦嬖人抽戈結衽衽裳際而僞訟者僞與清沸魋訟三郤將謀於榭榭講武堂疏注榭講武堂　正義曰楚語云榭不過講軍實焉是榭爲講武堂傳言將謀於榭似仍未至榭猶在塗也下云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所坐之處則已至榭矣三郤慮公殺己謀欲自安未及謀而已死故云將耳非謂未至榭也或可將謀於榭是未至榭故杜云位所坐處也謂當時隨便所坐之處故長魚矯得僞訟而殺之若已至榭不應就榭僞訟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

春秋正義九　六十

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犫温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爲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威當爲藏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於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與偃疏一朝而尸三卿　正義曰一朝謂一旦也晉語說此事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德綏遠御軌以刑刑治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行去也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與偃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胥童劫而執之故云辱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嬖大夫家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辭不

春秋正義九　六十一

注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爲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己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鄢陵舒庸東夷國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巢駕釐虺楚四邑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櫜師襲舒庸滅之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

以其劫己故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爲國戮疏注厲公至國戮　正義曰厲公以私欲殺三郤則三郤無罪經應直云晉殺其大夫不應稱名也又胥童爲欒書中行偃所殺乃直是兩下相殺今經書二者並爲國討之文故傳解之言民不與郤氏郤氏有罪也胥童道君爲亂胥童有罪也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以二者據其死狀皆非國討故傳正其二者之罪解其並爲國討之意劉炫云杜言三郤不以無罪書正謂不書盜書盜即無罪也胥童之死本非國家所殺故特言胥童受國討文其實傳意并論郤氏受國討故云皆書曰晉殺其大夫也杜又云郤氏失民胥童道亂乃揔釋傳並言二者皆爲國討之意也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告庚申晉弒其君州蒲不稱臣君無道齊殺其大夫國佐國武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例曰以惡入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築牆爲鹿苑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人而不言伐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虛朾地闕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疏注言不至七乘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謂生時副貳之車也其送葬亦當如之今唯一乘是不以君禮葬也以晉是侯爵故指言侯禮七乘耳諸侯各依命數不是皆七乘也襄二十五年傳齊人葬莊公下車七乘杜以特言七乘明七非舊制故彼注云齊舊依上公禮九乘以齊嘗爲侯伯因而用九九非侯之正法故此以正言之使荀罃士

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悼公周 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 言有命 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 傳言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 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 與諸大夫盟 館于伯子同氏 晉大夫家館舍也 辛巳朝于武宮 武公曲沃始命君 疏 辛巳朝于武宮 正義曰服虔本作辛未晉語

亦作辛巳孔晁云以辛未盟入國辛巳朝祖廟取其新也案晉語稱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傳云庚午盟而入逆日即盟非辛未也傳與晉語皆云辛巳朝于武宮服本自誤耳孔晁強欲合之非也 逐不臣者七人 夷羊五之屬 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爲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齊爲慶氏之難 前年國佐殺慶克 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 華免齊大夫內宮夫人宮 疏 注華免至人宮 正義曰杜世族譜於齊國雜人之中有華免而無士字此注以華免爲大夫則士者爲士官也士官掌刑故使殺國佐也於夫人之宮有朝羣妾之處杜云內宮之朝蓋齊侯召入與語而殺之 師逃于夫人之宮 伏兵內宮恐不勝 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弃命專殺以穀叛故也 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三罪 使清人殺國勝 勝國佐子前年待命于清者 國弱來奔 弱勝之弟 王湫奔萊 湫國佐黨 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 慶封佐皆慶克子 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佐之罪不及不祀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 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 疏 注朝廟至居喪 正義曰辛巳距乙酉五日先定所循之政待朝且而後旅之故五日也晉語云正月乙酉公即位孔晁云二月即位言正月者記者誤也厲公被殺而嗣絕

故悼公自外而入即位之日即命百官施布政教與居喪即位其禮不同釋例曰厲公見殺悼公自外紹立本非君臣無喪制也若然禮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鄭玄云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也計厲是文公之曾孫悼是文公之玄孫有緦麻之親法當服斬而云無喪制者悼之父祖去晉適周與本親隔絕無往來恩義厲既見殺悼即被迎迎之以爲晉君即與厲公體敵且葬厲公以車一乘國內尚不以爲君不可責悼公服斬也縱使當爲之斬絕而別立亦非嗣矣 始命百官 始爲政 施舍已責 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 逮鰥寡 惠及微 振廢滯 起舊德 匡乏困救災患 匡亦救也 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 宥寬也 節器用 節省也 時用民 使民以時

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顆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疏注相魏至晉國　正義曰晉語云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下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其子鄢陵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不可不崇也使彘共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文子勤身以定諸侯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退秦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至于今不忘其子不可不興也彼呂宣子魏相也彘共子士魴也令狐文子魏頡也又曰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能任大事使佐下軍趙武父祖功名顯著故不復序之是四人父祖皆有勞於晉國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疏荀家至孝弟　正義曰晉語云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鎮靖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靖者脩之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也公族大夫掌教誨故使訓卿之子弟令之共儉孝弟也晉語云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于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弗能死孔晁云備公族大夫則韓無忌先爲公族大夫今言使爲之者悼公始命百官更改新授之使士渥濁爲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武子爲景公大傅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蔿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爲氏士蔿獻公司空也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欒糾也校正主馬官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以共時之使疏使士渥至時使　正義曰晉語曰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大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爲司空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正也使爲戎御知荀賓之有功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是四人者皆公知其能而使之耳范武子爲大傅孤也士蔿爲司空卿也皆前世能者其法可遵故使二大夫居其官而脩其法也二人皆是大夫非孤卿也　注辛將至爲氏　正義曰僖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三十一年即罷之以爲五軍共置三行無多年歲彼云屠擊將右行未知此人即屠擊之子孫也爲是其祖代屠擊也正以荀林父將中行遂以中行爲氏故謂此人之先將右行因以爲氏耳　注弁糾至馬官　正義曰以晉語知是欒糾也周禮大御御官之長別有戎僕掌御戎車春秋征伐之世以御戎爲重此御戎當是御之尊者校正當周禮校人校人掌王馬之政襄九年傳曰命校正出馬知是主馬之官也周禮校人不屬大御此蓋諸侯兼官或是悼公新法此傳所言諸官皆不得與周禮同也注戎士尚節義　正義曰此訓諸御謂諸是御車之人設令國有千乘乘有一御皆令此官教之戎士尚節義故訓之使知義如羊斟之徒是不知義也周禮校人主養馬耳不知御事此言校正屬焉乃士訓御蓋令校正助御戎訓御　注司士車右之官　正義曰周禮司士掌羣臣之版以詔王治其職非車右之類不得屬車右也周禮有司右上士也掌羣右之政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其下更有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道右上士此三右戎官尊於司右而司右掌其政令春秋之世車右爲尊此司士蓋周禮司右之類故爲車右屬官服虔以爲司士主右之官謂司右也　注勇力至之使　正義曰所訓勇力之士皆謂

爲車右者也設令國有千乘乘有一右摠使此官訓之勇力之士失於強暴如魏犨之徒不順上命故訓之使共時之使不犯法也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令軍尉攝御而已疏卿無至攝之　正義曰卿謂軍之諸將也若梁餘子養御罕夷解張御郤克之類往前恒有定貞掌共卿御今始省其常貞唯立軍尉之官臨有軍事使兼攝之今軍尉兼卿御也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魏犨子也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偃籍談父爲上軍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疏祁奚至知禮　正義曰晉語云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爲元候知鐸遏寇之共敬而信彊也使爲輿尉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共儉也使爲輿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僕晉語皆稱其才而用之善公之知人也言元尉元司馬元候者此皆中軍之官元大也中軍尊故稱大也輿尉與司馬者皆上軍官也輿衆也官與諸軍同故稱衆也從車者爲卒在車者爲乘使此中軍與上軍軍尉司馬各教其軍之士卒使相親以聽在上之命　注程鄭至知禮　正義曰荀氏別族世本有文周禮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杜言乘馬御乘車之僕則當彼齊僕也晉語謂之贊僕當時之官名耳周禮掌馬之官無名騶者襄二十三年傳豐點爲孟氏之御騶則騶

六十八

亦御之類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命僕夫七騶咸駕載旌旐則騶是主駕之官也鄭玄云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周禮趣馬下士掌駕說之頒是騶爲主駕之官駕車以共御者程鄭爲乘馬御御之貴者故令掌駕之官亦屬之校人職云良馬三乘爲皁皁一趣馬趣馬下士三皁爲繫繫一馭夫馭夫中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僕夫上士天子十有二閑邦國六閑鄭玄云每廄爲一閑閑有二百一十六匹如彼計之每廄有趣馬十八人六閑之騶有一百八人皆屬程鄭而使揔領之也戎車貴彊力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令教馬進退使合禮法也校人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鄭玄云每廄爲一閑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校有左右則天子良馬五種各有四百三十二匹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四百三十二匹則千二百九十六匹合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詩云騋牝三千舉大數也王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邦國六閑四種去種戎其齊道田各用一閑駑馬三之則千二百九十六匹大夫四閑二種去齊道田馬一閑駑馬三之則八百六十四匹四匹一師也十二匹一趣馬也三十六匹一馭夫也二百一十六匹一僕夫也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爲軍帥故揔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疏凡六至譽也　正義曰上已歷言諸官特爲公所知者更復揔言所任皆得其人於時晉立六卿卿下各有統領羣官并一凡六官之在民上爲長者皆是有德有能之人是民所襃譽者也使魏相以下至程鄭爲乘馬御以上凡有八條之官魏相等爲卿一也荀家等爲公族大夫二也士渥濁爲大傅三也右行辛爲司空四也弁糾爲御戎五也荀賓爲右六也祁奚爲中軍尉至籍偃爲司馬七也程鄭爲乘馬御八也自公族大夫以

六十九

下七條各去使爲某事而卿下不去使者以卿摠攝羣職非偏主一事故也公族大傅司空不云某官屬焉者以其當官自主更無餘官來屬其祁奚爲中軍尉及羊舌職張老魏絳鐸遏寇籍偃雖是數官揔爲一條使訓卒乘親以聽命此唯有中軍上軍無下軍下軍之官者蓋時下軍無闕不別立其官故也其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一句爲下祁奚爲中軍尉削緒也大略所叙皆尊官在前卑官在後注大國至其人　正義曰大國三卿是正法當時晉置六卿爲三軍之將佐皆是帥也於是晉又更置新軍凡有四軍八卿但新軍或置或廢故傳不數之耳六官之長非獨卿身乃謂其下凡爲人之長者皆有民之美譽故揔舉六官則去舉官皆非其人者也**舉不失職**

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疏舉不至易方　正義曰所舉用者皆堪其官不有失職者也文任文官武任武官其用爲官各守其業不踰易其方也若文人爲武武人爲文則違方易務不能守其業

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疏注正軍至陵偪　正義曰傳言不陵不偪者皆謂下不陵偪其上旅卑於師師卑於正知正是軍將命卿也唯舉師旅不相陵偪言上下有禮皆不相陵偪也**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疏所以復霸　正義曰霸者把也把持王政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夏有昆吾商有豕韋大彭周有齊桓晉文此最彊者也故書傳通謂彼五人爲五霸耳但霸是彊國爲之天子既衰諸侯無主若有彊者即營霸業其數無定限也而何休以霸不過五不許悼公爲霸以鄉曲之學足以忿人傳稱文襄之霸襄承文後紹繼其業以後漸弱至悼乃彊故云復霸**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

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曹門宋城門**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朝郟城郜幽丘皆宋邑**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楚楚獨書魚石爲帥告**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謂本無位紹繼而立**復其位曰復歸**亦國逆**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以惡曰復入**謂身爲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順之辭通君臣取其國有家之大例疏凡去至復入　正義曰釋例曰凡去其國者通謂君臣及公子母弟也國逆而立之本無位則稱入本有位則稱復歸齊小白入于齊無位也衛侯鄭復歸于衛復其位也諸侯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衛孫林父蔡季是也身爲戎首則曰復入晉欒盈是也此所以明外内之援辨逆順之辭故經正魚石衛術以表舊制傳稱凡例揔而明之也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宜稱入善其得衆公子友忠於社稷區人所思焉故閔公爲落姑之盟以復之夫衛公子晉絕位而在邢魯之季子勢弱而出奔咸得民望享國有家是以聖人貴之殊其文也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朔懼有違衆之犯而以國逆告華元實國逆欲挾晉以自助故以外納赴春秋從而書之以示二子之情也韓魏有鯛國之滙陳蔡有復國之端故晉趙鞅楚公子比皆稱歸從諸侯納之例言非晉楚之所能制也侯備受君以請故曹伯有國逆之辭許始復國故許叔有國逆

之文此皆時史因周典以起時事之情也傳例稱諸侯納之曰歸今檢經諸稱納者皆有興師見納之事不須例而自明故但言納而不復言歸也衛侯鄭曹伯負芻皆見執在周晉魯請而復之鄭書歸于衛負芻稱歸自京師所發事同而文異者例意本在於歸不以他文為義也賈氏又以為諸歸國稱所自之國所自之國有力也案昭公子比去晉而不送是無援於外而經書自晉陳侯吳蔡侯廬皆平王所封可謂有力而不言自楚此既明證又春秋稱入其例有二施於師旅則曰不地在於歸復則曰國逆國逆又以立為例逆而不立則皆非例所及鄭之良霄以寇而入入即見殺而復例之例稱凡去其國明非夫子之制也周敬王王子猛不書出而書入襄王書出而不書入凡自周無出故非春秋舊例也諸在例外稱入直是自外入內記事者常辭義無所取而賈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以為例如此甚多又依放穀梁云稱納者內難之辭因附會諸納為義至於納北燕伯于陽傳稱因其衆窮不能通乃云

時陽守距難故稱納此又無證經書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則頓國之所欲也北燕伯傳有因衆之文不可言內難也又書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陳縣而見復上下文雖二人雖有淫縱之闕今道楚厈陳賊討君葬咸權方盛傳稱有禮理無有難此皆先說之不安也沈氏云國逆而立之曰入唯謂國君知不兼臣者以臣而無位本賤不書故知臣無國逆之例也其復入唯謂臣知者以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君若入國臣無違拒之法且杜云身為戎首稱兵入伐是戎首指臣為文故知不得兼君也杜所以云四條者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即是事通君臣者此據大略而言不復曲細為別也 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 西鉏吾宋大夫 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 惡謂魚石 大國無厭鄙我猶憾 言已事之則以我為鄙邑猶恨不足此吾患也 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 謂不同惡魚石而用之使佐政 以閒吾釁亦吾患也 疏 不然至吾患 正義曰不然謂不與吾同惡也而收取吾之所憎謂魚石是也使佐其楚國之政以伺閒吾之釁隙而侵伐我如此則亦是吾之所患若晉用楚材皆為楚國之患焉是也 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 崇長也謂楚今取彭城以封魚石披猶分也 以塞夷庚 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 疏 注夷庚至之道 正義曰夷平也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是以庚為道也此云以塞夷庚下云而懼吳晉知謂塞吳晉往來之要道也吳晉往來路由彭城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欲以斷絕吳晉往來之道使其不得往來故吳晉所以懼耳若其不然何以獨云懼吳晉也夷庚止謂吳晉往來之平道耳

非山川險難之名故杜土地名不得指其所在 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 隔吳晉之道故懼攜離也 疏 逞姦而攜服 正義曰逞快也封魚石為快姦人也攜離也諸侯見楚助賊服從者其心皆離是離其服從者之心 吾庸多矣非吾憂也 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言宋常事晉何為顧有此患難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拜謝公朝 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有卑讓之禮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 語其德政 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為平公不徹樂張本 疏 驟朝于晉

正義曰詩云載驟駸駸是疾行之名從魯即疾朝于晉也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言所以不克彭城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築鹿囿書不時也 非土功時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在路寢得君薨之道 疏 言道也 正義曰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是在路寢得君薨之道也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爲後鎮 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 於是欒書卒韓厥代將中軍 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 勤恤其急 成霸安疆自宋始矣 疏 成霸安疆 正義曰謂文公成霸安疆自宋爲始言今宋有患不可不救也 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 台谷地闕 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 畏晉強也靡角宋地 晉士魴來乞師 將救宋 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 武仲宣叔之子 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 知伯荀罃 今彘季亦佐下軍 彘季士魴 如伐鄭可也 伐鄭在十七年 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從武仲言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爲襄元年圍彭城傳 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疏 書順也 正義曰自此以前莊宣薨于路寢桓莊僖文宣皆書葬矣今於此公薨之下亦道也於葬之下言書順也獨發傳者隱桓閔皆爲人所殺僖公薨于小寢文公薨于臺下皆其薨不得道也莊宣雖薨于路寢莊則子般見殺宣則歸父出奔家國不安非是得道順禮得道順禮唯成公耳故傳於此發之釋例曰魯君薨葬多不順制唯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傳見莊之緩舉成書順以包之是也

春秋正義卷第十九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襄公 疏 正義曰魯世家云襄公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以簡王十四年即位謚法因事有功曰襄是歲歲在壽星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於是公年四歲 疏 注於是公年四歲 正義曰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知於是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魯與謀於虛打而書會者稟命霸主非匹敵故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鄫以待晉師 疏 注鄫鄭至晉師 正義曰釋例曰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此書次于鄫者為魯齊曹邾杞其兵皆不加鄭故書次也傳曰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是韓厥伐鄭此次以待之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 無傳辛酉九月十五日 疏 注辛酉九月十五日 正義曰顯言此日者欲明下冬聘是十月之初為王崩日近赴人未至故也

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剽子叔黑背子 晉侯使荀罃來聘 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疏 注冬者至善之 正義曰禮記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是王崩當廢禮也今傳釋此朝聘皆云禮也知此冬者是十月之初崩赴未至由其俱未聞喪故得以吉行禮而傳善之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 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為正月正月無己亥日誤 疏 注下有至日誤 正義曰長歷推此年正月庚戌朔其月無己亥圍宋彭城經在正月之下傳文下有二月則己亥必是正月月不容誤知是日誤

非宋地追書也 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 疏 注成十至之宋 正義曰公羊傳曰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其為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成十八年傳曰楚伐彭城納宋魚石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西鉏吾曰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不言取為楚邑而云披地長姦是左氏之意亦為楚以彭城封魚石為國故注言封魚石也既列為國非復宋地傳言追書是仲尼新意故云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也言追書者其地已非宋有追來使屬宋耳非謂夫子在後追書前事若以追為在後追前則仲尼新意皆是追書前事非獨此為追書也

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 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

謂之宋志 稱宋亦以成宋志 疏 於是至宋志 正義曰魚石舊是宋人今還取宋地以自封若其不繫於宋則成此魚石為一國之君夫子追繫於宋乃有二意於是為宋討魚石宜繫於宋且又不成此為叛人使得取君之邑以為一國

之主有此二意故繫之於宋謂之宋志者言宋人志在攻取彭城故以魚石繫之於宋成此宋人之志 注登成至繫宋 正義曰登成釋詁文不與其專邑叛君不與楚得取邑封人故使彭城還繫於宋也釋例曰楚人棄君助臣取宋彭成以封叛者削正典偽雖非復宋地故追書繫宋不與楚之所得是其義也言不登叛人則叛罪重矣不書魚石以彭城叛者孫林父將戚而出故得書云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此則因楚之力取彭城與宋爭非欲出附他國故言復入也若揔而言之俱是背叛於君故云不登叛人也 注稱宋至宋志 正義曰此與隱元年謂之鄭志義勢同也鄭伯實不獲殺而經書克謂之鄭志言鄭伯志在於殺雖實不克殺而書之爲克見鄭伯之志也此彭城實非宋地而經書爲宋謂之宋志言宋人志在取之雖實非宋地而繫之於宋成宋人之志也夫子脩春秋而傳於此二條特言謂之宋志謂之鄭志者夫子所脩春秋或直或取皆是夫子之志非取國人之心此宋志鄭志者以其舉是夫子所脩還取二國本志故也案下十年戍鄭虎牢傳云非鄭地也言將歸焉杜云繫之于鄭以見晉志即此類也於此二事傳例已明故彼不云謂之晉志也

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彭城降不書賤略之瓠丘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瓠丘五大夫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 疏 注彭城至略之 正義曰案莊八年郕降于齊師既書於經則知彭城之降亦合書也今不書者但以其賤故略之也晉欒盈復入于晉下云晉人殺欒盈而書於經此彭城降所以賤略不書者彼以殺之爲重來告故書此以降卑爲輕故爲賤略

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 光齊靈公大子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 荀偃不書非元帥 疏 韓厥至其郛 正義曰傳唯言諸侯之師不見諸侯之國未知諸侯之師是何國師也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則次鄫之師皆不與伐鄭此諸侯之師其中必無齊魯曹邾杞也案上圍彭城除此五國以外猶有宋衞莒滕薛下云晉侯衞侯次于戚以爲之援則衞師從伐明矣明年戚之會知武子云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於戚之會始怪滕薛不來明此時伐鄭滕薛在矣東諸侯皆次于鄫莒在齊魯之東若其在此當與東人同次前圍彭城亦無小邾此時或無莒與小邾耳諸侯之師當是宋衞滕薛也賈逵云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謂帥宋衞滕薛伐鄭齊魯曹邾杞次于鄫故諸侯之師不序也入郛不書者晉人先以鄭罪令於諸侯故書伐鄭入郛既敗鄭不復告故不書 注荀偃不書非元帥 正義曰魯師出征並舉諸將他國之師唯書元帥詳內略外春秋之常故不爲注復時一言之耳

敗其徒兵於洧上 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 疏 注徒兵步兵 正義曰論語云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徒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步行謂之徒行故步兵謂之徒兵也隱四年傳云敗鄭徒兵注云時鄭不車戰則此亦然也 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 齊魯曹邾杞 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 於是孟獻子自鄭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書 疏 注於是至不書 正義曰獻子先歸傳無其事正以不書侵楚侵陳知其必先歸矣若獻子從師則書不待告以獻子先歸晉不告魯故侵陳楚皆不書也然不知獻子何以先歸傳既不言未測其故也今贊云則先歸者以前年虛朾會獻子先歸會葬今公雖即位年又幼小君既新立故獻子先歸 晉侯衞侯次于戚以爲之

援（為韓厥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鄭子然侵宋取犬丘（譙國酇縣東北有犬丘城迂迴疑）九月邾子來朝禮也（邾宣公）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小事大）大國聘焉（大事小）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為大）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而葬速）鄭師伐宋（書伐從告）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疏注未與至經誤　正義曰睔以成六年即位九年盟于蒲十五年于戚又七年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而楚退同盟于馬陵諸侯雖不重序明亦與鄭同盟則是與成三同盟矣與其父盟於法得以名赴其子此云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者言其嘗與成同盟於法得以名赴襄也此類多矣注皆云與其父同盟而已此注特言未與襄同盟者以此時鄭既從楚嫌其已背前盟不合更以名赴故明之也此經云六月庚辰鄭伯睔卒傳言七月庚辰鄭伯睔卒經傳必有誤者杜以長歷校之此年六月壬寅朔其月無庚辰七月壬申朔九日得庚辰則傳與歷合知傳是而經誤也此經六月七月其文皆具所言誤者非徒字誤而已乃是書經為誤七月之事錯書以為六月故長歷云書於六月經誤言元本書之誤非字誤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疏注宋雖至衛上　正義曰於例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少稱將此晉宋稱師不書將非卿也衛甯殖書將不稱師師少也晉為兵主故當先書宋雖非卿以師為重故序甯殖之上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也三月而葬速）疏注齊謚至葬速　正義曰謚法執心克莊曰齊是齊為謚也葬而舉謚禮之常也此特云齊謚者以謚齊者少且齊齊同字夫人齊女嫌齊非謚晉大子申生之母稱齊姜者齊女姓姜氏彼齊非謚故此須明之　叔孫豹如宋（豹於此始自齊還為卿）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以偪鄭）疏遂城虎牢　正義曰虎牢是鄭舊邑此時屬晉而不繫晉者莊二十一年注云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此以名通故不繫晉也十年戍鄭虎牢繫於鄭者傳曰非鄭地也言將歸焉彼為將歸鄭而繫之鄭也或當虎牢雖已屬晉晉人新得不為已有故不繫晉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以彭城故）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夙沙衛齊寺人索簡擇好者）疏傳馬牛皆百匹　正義曰司馬法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

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其行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檟梓之屬【疏】注檟梓之屬　正義曰釋木云槐小葉曰榎郭璞曰槐當爲楸楸細葉者爲榎又云大而皵楸小而皵榎樊光云大老也皵皵皮也皮老而麤皵者爲楸小少也少而麤皵者爲檟又云椅梓郭璞曰即楸也如彼所云楸梓皆檟之小別故云梓之屬也自爲櫬與頌琴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疏】注櫬棺至送終　正義曰以論死者言櫬知櫬是棺也四年注云櫬櫬身棺也以親近其身故以櫬爲名焉禮記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一杝棺一梓棺二鄭玄云杝椴也所謂椑棺也梓棺二所謂屬與大棺也記文從內向外水兕革棺最近尸也次椑以椴爲之次屬與大棺乃以梓爲之檀弓又云君即位而爲椑鄭玄云椑謂杝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天子椑內又有水兕革棺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如彼記文諸侯之棺三重親身之棺名之爲椑椑即櫬是也其椑用椴爲之屬與大棺乃用梓耳此以梓爲櫬者名之曰櫬其內必無棺也擇檟爲櫬其櫬必用梓也記唯言即位爲椑不言椑所用木鄭玄據天子之棺其椑用杝即云椑謂杝棺也天子之椑自用杝則諸侯不必然據此傳文諸侯之椑必用梓也頌琴者詩爲樂章琴瑟必以歌詩詩有雅頌故以頌爲琴名猶如言雅琴也櫬琴同文知皆欲以送終也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詩大雅哲知也話善也言知者行事無不順季孫於是爲不哲矣言逆德【疏】詩曰至哲矣　正義曰詩大雅抑之篇也其惟有知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從之爲美德之行矣言知者行事無有不順從者今季孫逆之於是爲不知矣哲知釋言文也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適母故曰君之妣【疏】注襄公至之妣　正義曰曲禮曰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襄公是成公之妾定姒所生齊姜是其適母故曰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頌烝進也畀與也偕徧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孝孫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疏】詩曰至孔偕　正義曰詩周頌豐年之篇也豐有之年多稻多黍醴之爲酒爲醴以進與祖妣以洽百種之禮烝烝嘗之祭鬼神享之則下與福祐甚周徧言今事妣失禮神將不福祐之也烝進畀與皆釋詁文偕訓爲俱俱亦徧之義也釋言云孔甚也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非禮【疏】注宗婦至非禮　正義曰諸姜同姓之女也宗婦同姓之婦也夫人齊姜是齊國之女故使其宗親之婦女來會葬也齊爲姜姓歷世多矣不可姜姓之女姜姓之婦令其皆來魯國莊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者宗婦是同姓大夫之婦知此宗婦亦是同姓大夫之婦然則諸姜是齊同姓之女嫁與齊大夫之爲妻者也禮記檀弓云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是越疆送葬非禮也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爲六年滅萊傳東陽齊竟上邑【疏】召萊子萊子不會　正義曰世族譜不知萊國之姓齊侯召萊子者不爲其姓姜也以其比鄰小國意陵蔑之故召之欲使從送諸姜宗婦來

向魯耳萊子以其輕侮故不肯會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辟楚役以負擔喻 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謂鄢陵戰晉射楚王目 非異人任寡人也言楚子任此患不為他人蓋在己 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言盟誓之言 免寡人唯二三子 疏 集矢至三子 正義曰說文云鳥之短尾者揔名為隹隹在木上為集集是鳥止之名矢有羽似鳥故亦稱集也楚君被射目者非是為異人也任此患者為寡人也今若背之棄其助鄭之力與盟誓之言他人其誰肯親我乎免寡人此棄力背言之責唯二三子耳 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攝君事 疏 子罕當國 正義曰禮君薨聽於冢宰不須攝行君事此今子罕當國者鄭國閒於晉楚國家多難喪代之際或致傾危蓋成公顧命使之當國非常法也子駟為政已是正卿知當國者為攝君事矣沈氏云魯襄四歲國家無虞今僖公年雖長大為偪於晉楚故令子罕當國也 子駟為政為政卿 子國為司馬 晉師侵鄭晉伐喪非禮 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疏 官命未改 正義曰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十六年晉侯改服脩官是其事也先君未葬皆因舊事不得建官命臣故云官命未改庶事悉皆未改不可即違先君言此者不用從晉之意故也 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謀討之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 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鄫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 疏 注元年至武子 正義曰元年伐鄭次于鄫唯有韓厥荀偃於時武子未必在軍當是此會始告之耳 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之屬 寡君之憂不唯鄭言復憂齊叛 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 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 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將伐齊 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 豈唯寡君賴之傳言荀罃能用善謀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 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如孟獻子之謀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偪奪其權勢 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國討之文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疏】注晉侯至于外　正義曰文三年公如晉公及晉侯盟盟不書地在晉都也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於晉故公歸書曰公至自晉也文三年盟于晉都此盟出城外者出與不出皆由晉侯意耳此或是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國君就己出盟于外若似相就然故出城也

公至自晉無傳不以長樗至本非會【疏】注不以至非會　正義曰假令公朝於晉更與晉侯餘處別會即從會所而歸亦得書曰公至自晉何則一行而有二事者或以始致或以終致出自當時之意書其所告之事而已所告先從無定何也但以盟于長樗晉侯爲盟之故暫出城耳本非剋期而會也應告得以自晉告廟不得以長樗告也注言本非會解其必不得以長樗致之意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疏】注雞澤至無譏　正義曰諸侯不得盟天子之臣天子之臣不得與諸侯衆盟盟則加以貶責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貶王子虎稱人是其事也僖八年洮之盟王人在列傳曰謀王室也諸侯共謀王室不譏王人在盟是由襄王新立命遣與盟故耳此盟單子在列於經亦無譏文靈王以往年新立明是王新即位使王官之伯出與諸侯結盟以安王室故無所譏與洮之盟同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洮之盟王室有子帶之難襄王懼不得立告難于齊遣王人與諸侯盟故傳釋之曰謀王室以明王勑其來盟非諸侯所敢與也踐土之盟王子虎臨諸侯而不與同歃故經但列諸侯而傳具載其實此實聖賢之垂意以爲將來之永法也一年之間諸侯輯睦奠戴天子而翟泉之盟子虎在列君子以爲非天子之命虧上下常節故不存魯侯而人子虎以示篤戒也今雞澤之會單子與盟亦王所命也杜言王使盟者傳無其文正以經無貶責知是命使盟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來故言如會【疏】注陳疾至如會　正義曰凡盟主召其同好之國刻期而與結盟來不及期則加貶責他國後期則沒其國而不序於列以君後期則揔稱諸侯不復國別歷序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是也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陳侯如會此袁僑如會皆本非同好慕義而來喜其來而不責其緩故言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袁僑自來亦言如會解其後至特書而不貶之意也七年鄭伯髡頑如會自是被召而來其人未見諸侯在道而卒故書如會爲卒張本與此異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旣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袁僑也據傳盟在秋長曆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誤【疏】注諸侯至經誤　正義曰諸侯盟會歷序國君其下云某人某人皆是大夫也若卿來則書卿名氏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于新城如此之類其事多矣此袁僑來若及盟即序於列當在世子光下今諸侯既盟袁僑乃至不可特爲袁僑更復重盟若其不與之盟則又逆陳來意以袁僑是大夫故使大夫盟之若其陳侯自來諸侯雖則盟訖亦當更與之盟不得使大夫也凡諸侯盟會皆先目後凡上文雞澤之會既以具序諸侯此揔言諸侯大夫則雞澤諸侯足以明矣故不復具序諸國從省文耳諸侯大夫既以揔書而獨見叔孫豹者經緣魯史魯史所記詳內略外僖十五年牡丘之盟下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獨書魯臣亦此類也言諸侯之

大夫其內可以兼袁僑而殊袁僑言及陳袁僑盟者明此諸侯之大夫所以為此盟者止為盟陳袁僑耳且上文雞澤之會其內未有陳侯直言諸侯之大夫則不得包陳袁僑故殊之也

秋公至自會無傳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練克鳩茲至于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臯夷也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 疏注組甲至練袍 正義曰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為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為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為甲裏卑者所服然則甲貴牢固組練俱用絲也練若不固宜皆用組何當造不牢之甲而令步卒服之豈欲其被傷故使甲不牢也若練以綴甲何以謂之被也又組是絛繩不可以為衣服安得以為甲裏杜言組甲漆甲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為文者被練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被是被覆衣著之名故以為練袍被於身上雖並無明證而杜要愜人情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當時君子 疏注當時君子 正義曰傳言君子多矣獨此言當時君子者諸言君子論議往事多是丘明自言託之君子此傳君子謂子重士多於獲楚人以君子之言咎責子重不得為後世君子故云當時君子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憂恚故成心疾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而朝夏盟於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相儀也稽首首至地 疏注稽首首至地 正義曰周禮九拜一曰稽首諸侯事天子之禮也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之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與晉爭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鄭服在前年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耏外與士匄盟耏水名 疏盟於耏外 正義曰此是士匄適齊齊侯與盟其盟不離城之左右若是地名山名不得有外內之異爾雅云厓內為隩外為隈李巡曰厓內近水為隩外為隈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有內外之異知此耏為水名其水蓋曲而近城故稱耏外祁奚請老老致仕

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疏讎也正義曰讎者相負挾怨之名奚負狐狐負奚皆謂之讎此是奚負狐也不是舉之以解怨故下云稱其讎不爲諂也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諂媚也偏屬也疏稱其至爲黨正義曰諂令他人稱其讎則諂以求

媚也立其子則心在親比也舉其偏則情相阿黨也今祁奚以其人實善故舉薦之人見彼善知奚不諂不比不黨也諂者阿順曲從以求彼意故以諂爲媚媚愛也言爲諂以求愛也偏者半廂之名故傳多云東偏西偏軍師屬己分之別行謂之偏師傳云彘子以偏師陷是偏爲廂屬之名也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職屬祁奚復舉其子是舉其偏屬也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商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曰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疏建一官而三物成正義曰尉佐同掌一事故爲建一官也三事成者成其得舉得位得官也官位一也變文相辟耳服虔云所舉三賢各能成其職事案解狐得舉而死身未居職何成事之有能舉善

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己者疏詩云至似之正義曰此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也其卒章云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單頃公王卿士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多難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患楚侵欲袁僑濤塗四世孫疏侵欲於小國正義曰多有所欲求索無厭侵害小國故小國怨也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

告陳服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魏絳戮其僕僕御也疏魏絳戮其僕正義曰以車亂行是御者之罪故戮其僕也周禮司寇之屬有掌戮之官鄭玄云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之其職云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鄭玄云搏謂去衣磔之焚燒也辜謂磔之踣僵尸也肆猶申也陳也彼搏焚辜肆皆謂陳以示人然則此言戮者非徒殺之而已乃殺之以徇諸軍昭四年楚戮慶封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先徇乃殺之也成二年韓獻子既斬人郤子使速以徇是殺之而後徇也此戮即彼徇之謂也文十年楚申舟扶宋公之僕以徇或曰國君不可戮也彼扶以徇亦稱爲戮下云至

於用鉞當是殺之乃以徇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疏事君至逃刑　正義曰此言絳之宿心舊行耳非偶爲此事而言也服虔云謂敢斬揚干之僕是不辟獲死之難然則斬僕依軍法也豈是絳之罪而得謂之有罪不逃刑乎不逃不辟此事自亦是矣要本其宿心非是專爲此事耳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

疏將伏劒　正義曰謂仰劒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疏臣聞至用鉞　正義曰臣聞師旅兵衆順從上命莫敢違逆是爲威武此據在軍之衆也軍旅之事守官行法欲討罪人雖有死難不敢辟死犯違法令而從舍罪人是爲共敬也君命既合諸侯臣豈敢畏懼死罪放舍罪人不爲共敬也今君之師衆違命亂行既已不武謂揚干也執事之臣畏懼其死罪不戮罪人是爲不敬絳自謂

也不武不敬罪莫大焉是揚干與己皆有大罪臣若不討非直臣有死罪揚干亦合有死罪臣懼身之死罪連及揚干是臣罪更重無所逃辟重罪也不能以禮漸致教訓至於用鉞以斬其僕是臣之罪重也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爲重過敢以爲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

今欲顯絳故特爲設禮食疏與之禮食　正義曰與之禮食者若公食大夫禮以大夫爲賓公親爲之特設禮食　使佐新軍　正義曰服虔云於是魏頡卒矣使趙武將新軍代魏頡升魏絳佐新軍代趙武也世族譜魏顆魏絳俱是魏犨之子顆長生頡則絳是頡之叔父顆别爲令狐氏絳爲魏氏蓋顆長而庶絳幼而適故也魏世家武子生悼子悼子生絳則絳是犨孫計其年世孫應是也先儒悉皆不然未知何故張老爲中軍司馬代魏絳士富爲候奄代張老士富士會別族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前年大夫盟雞澤三

月無己酉日誤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疏注成公至杞姓　正義曰二年齊姜薨葬者是成公夫人故此爲成公之妾也據傳匠慶之言知是襄公之母以子既爲君故得稱夫人而言薨也於時諸國杞鄫之徒皆姒姓據大者言之故云姒杞姓疑是杞女而未審故也葬陳成公無傳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無傳定謚也赴同祔姑反哭成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踰月而葬速疏注定謚至葬速　正義曰謚法純行不爽曰定書說妾子爲君其母不得成爲夫人故杜詳言之於例赴同稱薨也祔姑稱小君也反哭成喪書葬也今定姒三禮皆具薨葬備文皆以正夫人之禮者由母以子貴故也釋例曰凡妾子爲君其母猶爲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而內外之禮皆

如夫人矣故姒氏之喪責以小君不成成風之喪王使來會葬傳曰禮也夫人姒氏薨葬皆以禮備爲文明季文子雖議從略賤聞匠慶之言懼而備禮殯葬無闕也禮公子爲其母練冠縓緣既葬除之及其嗣位爲君非復公子適母薨則申其母尊而先儒同之公子亦謬矣是杜言妾母得爲夫人之意也季孫初議欲不成定姒之喪匠慶以君長懼之乃略取季孫之木君子謂之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則季孫初議是無禮也既季孫議爲無禮明知於禮得成是知妾母成尊是爲正法但尊無二上適母若在君尚不得盡禮於其母臣民豈得以夫人之禮事之哉適母既薨則君得盡禮君既盡夫人之禮事其母臣民豈得以妾意遇之哉故適母薨則妾母尊也哀姜既薨成風乃正出姜既出敬嬴乃正齊姜既薨定姒乃正襄公一世無妥夫人之文故齊歸得正也鄭玄以爲正夫人有以罪廢妾母得成爲夫人也哀姜雖被齊殺僖公請而葬之案經薨葬備文安得以罪黜也又齊姜非以罪黜定姒薨葬成尊成風定姒並無譏文知其法得成也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在汝南鮦陽縣南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未可爭今我易之難哉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爲非時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疏注軍禮不伐喪　正義曰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曰聞喪而還禮也是軍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不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

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爲下陳圍頓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在元年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鍾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並擊鍾而奏此三夏曲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疏金奏至三拜　正義曰奏謂作樂也作樂先擊鍾鍾是金也故稱金奏周禮鍾師掌金奏鄭玄大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也又燕禮注云以鍾鎛播

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此晉人作樂先歌肆夏肆夏是作樂之初故於肆夏先言金奏也於文王鹿鳴已先作非復以金爲始故言工歌也於文王已言工歌鹿鳴又略不言工互見以從省耳其實金奏肆夏亦是工人歌之工歌文王擊金仍亦不息其歌鹿鳴亦是工歌之耳　注肆夏至夏曲　正義曰周禮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言以鐘鼓奏之也又以文王類之知是樂曲名也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定本納夏爲夏納此傳直言之三不辨其三之名魯語同說此事而云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文王之三盡文王大明緜以文王爲首并取其次二篇以爲三則知肆夏之三以肆夏爲首亦并取其次二夏以爲三也且下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三者皆名爲夏知是其次

二夏并肆夏爲三也周禮謂之肆昭納魯語謂之繁遏渠故杜以爲每夏而有二名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先儒所說義多不同周禮注載杜子春云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鄭玄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其數家之說各以意言經典散亡無以取正劉炫云杜爲此解頌允三夏之名而分字配篇不甚愜當何則文王之三即文王是其一大明緜是其二鹿鳴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樊遏渠是其二安得復以樊爲肆夏之別名也若樊即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雖恥習前蹤亦未踰先哲今刪定知不然者以此文云肆夏之三是自肆夏以下有三故爲韶夏納夏凡爲三夏但此三夏各有別名故國語謂之繁遏渠是一字以當一夏若國語直云金奏繁遏渠則三夏之名沒而不顯故於繁字之上特以肆夏冠之云肆夏繁遏既是肆夏明遏是韶夏渠是納夏也國語舉其難明以合左氏三夏之義劉不曉杜之深意遂欲妄從先儒先儒之說何所憑準先儒以樊遏二字共爲執競以渠之一字爲思文分字既無定限文句多少任意則杜以樊共肆夏爲句何爲不可劉君乃輿奪恣情不顧曲直妄規杜過於義深非也

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行人通使之官【疏】注行人通使之官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小行人掌使適四方協賓客之禮諸侯行人當亦通掌此事故爲通使之官也此言韓獻子使行人問魯語云晉侯使行人問者彼孔晁注云韓獻子白晉侯使行人問也曰

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也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牧伯【疏】注元侯牧伯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玄云牧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也伯謂上公有功德者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也鄭司農云牧一州之牧二伯長諸侯爲方伯也然則牧是州長伯是二伯雖命數不同俱是諸侯之長也元長也謂之長侯明是牧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疏】注及與至相樂　正義曰

及與也釋詁文言不敢與在其閒而聞之魯語幷陳兩事乃揔云皆昭令德以合好非使臣之所敢聞彼俱不敢聞此分之爲等級耳詩序文王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言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伐紂緜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是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能受天命造立周國故諸侯會同歌此以相燕樂也朝而設享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肆夏旣亡不知其篇之義故唯取詩意以解文王鹿鳴耳詩是樂章樂歌詩篇聖王因其尊卑定其差等詩有四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鄭玄以肆夏爲頌之族類其差與頌同矣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則於其餘諸侯不得用肆夏矣當歌文王與兩君相見同也然則兩元侯相見與天子享之禮同亦歌肆夏之類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謂元侯也不歌肆夏者天子也諸侯來朝乃歌文王遣臣來聘必不得同矣當歌鹿鳴也傳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則其臣來聘不得與其君同亦當歌鹿鳴也燕禮雖以己臣爲主兼燕四方之賓其樂歌鹿鳴是其定差

也燕禮升歌訖乃爲笙歌三篇堂下吹笙以播詩也笙歌訖乃爲閒歌六篇堂上歌一篇堂下吹一篇相閒代也故燕禮云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是也閒歌訖遂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謂堂上堂下合作樂也鄉樂者風詩也燕禮歌小雅而合鄉樂以合卑於歌一等則知諸所歌者其合樂用詩皆卑於升歌一等故鄭玄詩譜云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其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笙閒所用則鄭玄云未聞也燕禮升歌小雅笙歌閒歌亦用小雅則笙閒用詩與升歌差同而云未聞者升歌合樂其用風雅皆用發首二篇笙用南陔閒用魚麗不復更用其首篇未聞者未知其用何篇也此傳言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則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亦謂享也雖不言燕燕亦當然此傳晉侯享穆叔爲歌鹿鳴穆叔以己所當得三拜而受燕禮也工歌鹿鳴則是享燕同樂明享之與燕用樂各自同矣若然肆夏之爲樂章樂之最尊者兩君相見猶尚不得用之而燕禮者諸侯燕己羣臣之禮而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玄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則奏此樂所以得用之者彼謂納賓之樂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鄭玄云賓朝聘者是朝賓聘客俱得用之與此升歌異也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晉以叔孫爲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 疏 注晉以至魯君 正義曰詩序言鹿鳴燕羣臣嘉賓正謂燕己之臣以己臣爲嘉賓耳叔孫以晉歌此篇者以己爲嘉賓故拜受之也燕禮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鄭玄云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是燕聘客唯君迎爲異餘悉與己臣同也

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 詩言使臣乘四牡騑騑然

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 疏 注詩言至勞之 正義曰詩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謂遣臣出使來歸乃勞之也叔孫以晉歌此篇勞己來聘故重拜受之也魯語云四牡君之所以章臣之勤也敢不拜章

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己不及忠信爲周其詩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諮度周爰諮詢言必於忠信之人諮此四事 疏 注皇皇至四事 正義曰此詩本意文王教出使之臣使遠而有光華又當諮問善道於忠信之人今晉君歌此以寵穆叔穆叔執謙以爲晉侯所教故云君教使臣下云臣獲五善敢不重拜與詩本意異也忠信爲周魯語文也爰於也若遇忠信之人於是訪問詢度諏謀等四事也魯語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

臣聞之訪問於

善爲咨（問善道）咨親爲詢（問親戚之義）咨禮爲度（問禮宜）咨事爲諏（問政事）咨難爲謀（問患難）疏（咨親至爲謀　正義曰魯語言此四事唯咨親爲詢與此文同其餘咨材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三者與此皆異韋昭改從此傳注云材當爲事事當爲難孔晁注云材謂政幹也）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五善爲諮詢度諏謀）疏（臣獲五善　正義曰教之咨人即得一善故并咨爲五魯語云君貺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孔晁云既有五善又自謂無及成于六德言自謂知所無及懷謙以問知者此亦即是一德故爲六德也皆是受君之教乃知如此亦是君之所賜故云臣獲也）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櫬親身棺季孫以定姒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疏（注櫬親至反哭　正義曰櫬者親身之棺初死即當有之將葬以殯過廟葬訖乃爲虞祭今定姒初薨匠慶以君長懼之乃始作櫬知此是季孫以定姒本賤素無器備議其喪制欲如此耳非是終久遂無之也檀弓曰君即位而爲椑夫人尊與君同亦當生已有櫬今議欲不爲是素無器備故始議之也檀弓又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士喪禮朝而遂葬與記正同知周法不殯于廟而此及僖八年傳皆云不殯于廟以爲非禮知其將葬之時不以殯過廟耳非是殯尸於廟中也葬訖日中反虞於正寢謂之反哭今欲不虞者欲不爲反哭也）匠慶謂季文子（匠慶魯大匠）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謂如季孫所議則爲不成）不終君也（夫人禮不成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

（言襄公長將責季孫）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蒲圃場圃名季文子樹檟欲自爲櫬）疏（注蒲圃至爲櫬　正義曰詩云九月築場圃毛傳云春夏爲圃秋冬爲場樹菜蔬爲圃治禾黍爲場場圃同地耳故杜以場明圃圃名蒲也檟是爲櫬之木知季孫樹之欲自爲櫬也）匠慶請木（爲定姒作櫬）季孫曰略（不以道取爲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御止也傳言遂得成禮故經無異文）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疏（季孫至謂乎　正義曰不以道取爲略今律略人略賣人是也季孫言略令匠慶略他木也官非無木可用意欲不成其喪請木不順其意怒慶此請令略木爲之也匠慶又忿季孫未必無木可用故取季孫之檟其意言遺我略人我止略女季孫令之爲略匠慶奉命而略雖自被略不得止之季孫此議自是無禮也彼匠慶略木是自及也君子言古之志記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者其季孫之謂乎而釋例論此云議從略賤彼自是解正義之語與此不以道取爲略別也　注御止至異文　正義曰止寇謂之禦御即禦也故訓爲止季孫本議欲無櫬不虞今傳唯言取木爲櫬而已尚不知得殯廟虞祭以否不虞即是不反哭不反哭則不得書葬今定姒薨葬備文則因匠慶之言遂得每事成禮是故經無異文）冬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鄫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顓臾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爲之言鄫今琅邪鄫縣）疏（注鄫小至鄫縣　正義曰附庸附大國耳鄫乃子爵而欲得屬魯者春秋之世小國不能自通多附於大國二十七年齊人請邾宋人請滕邾滕猶尚附人況

鄫又小也故杜譬之如須句顓臾之比須句亦子爵使助魯出貢賦耳時公年七歲未能自謀蓋國內共爲此計使相者代公言之 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 晉官徵發之命

【疏】注晉官徵發之命 正義曰二年鄭子駟以君初喪云官命未改此魯以國小賦重恐失官命二者官命雖同而主意有異故杜彼以未葬解之此以徵發解之觀文爲說

鄫無賦於司馬 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 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 闕不共也 寡君是以願借助焉 借鄫以自助 晉侯許之 爲明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 楚人使頓閒

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閒伺閒缺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 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 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 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 諸華中國 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

【疏】注夏訓至之號 正義曰夏書五子之歌云太康尸位以逸豫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是大禹立言以訓後故傳謂此書爲夏訓也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爲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后君也窮國之君曰羿羿是有窮君之號

公曰后羿何如 怪其言不次故問之 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 鉏羿本國名

【疏】注禹孫至國名 正義曰夏本紀禹生啓啓生太康是禹孫也爲羿所距書序云太康失邦是爲淫放失國也本紀又云太康崩弟仲康立尚書胤征云惟仲康肇位四海孔安國云羿廢太康而

立其弟仲康爲天子則仲康羿之所立但羿握其權仲康不能除去之耳哀元年傳稱有過澆殺斟灌以滅后相相依斟灌故澆滅之是相立爲天子乃出依斟灌則相之立也蓋亦羿立之矣此傳言羿代夏政云不脩民事寒浞殺羿言取其國家則羿必自立爲天子也言是逃出后相羿乃自立相依斟灌斟尋夏祚猶尚未滅蓋與羿並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豷澆已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已堪誘豷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據此傳文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說之疏也

恃其射也 羿善射

【疏】注羿善射 正義曰尚書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孔安國云羿諸侯名杜云有窮君之號則與孔不同也羿善射論語文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

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彈日烏焉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也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譽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爲何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弃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其君名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夷氏【疏】伯明后寒弃之　正義曰寒是國名伯明寒君之名也后君也伯明君此寒國之時而棄不收采也　注夷氏　正義曰此傳再言夷羿故以夷爲氏也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内内官人而施賂于外愚弄

其民欺罔之而虞羿于田樂之以游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也外内咸服信浞詐羿猶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田羿獵還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子【疏】家衆殺而亨之　正義曰家衆謂羿之家衆人反羿以從浞爲浞而殺羿也王子去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則殺羿者逢蒙也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於國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浞因羿室就其妃妾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

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疏】注二國夏同姓諸侯　正義曰世本文也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皆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疏】注戈在宋鄭之間　正義曰哀十二年傳曰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嵒戈錫是也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燼遺民【疏】注燼遺民　正義曰燼燭既燒之餘名之曰燼二國之燼謂澆之所殺死亡之餘遺脫之民也思報父兄之讎故靡得收而用之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康子【疏】注后杼少康子　正義曰夏本紀少康崩子帝杼立是也有窮由是遂亡失人

故也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窮之號【疏】有窮至故也　正義曰有窮遂亡謂浞亡也武羅伯因熊髡尨圉本羿弃之浞亦不用失人是國之大患故言之以規悼公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百官各爲箴辭戒王過【疏】注辛甲至王過　正義曰晉語稱文王訪于辛尹賈逵以爲辛甲尹佚則辛甲文王之臣而下及武王但文王之時天命未改未得命百官官箴王闕故以爲武王時大史也闕謂過失也大史號令百官每官各爲箴辭以戒王若箴之療疾故名箴焉言官箴者各以其官所掌而爲箴辭虞人掌獵故以獵爲箴也漢成帝時揚雄愛虞箴遂依放之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後亡失九篇後漢崔駰駰子瑗瑗子寔世補其闕及臨邑侯劉騊駼大傅胡廣各有所增凡四十八篇廣乃次而題之署曰百官箴皆放此虞箴爲之於虞人之箴

虞人掌田獵【疏】注虞人掌田獵　正義曰周禮山虞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大田獵則萊澤野萊謂芟其草萊以爲殺圍之處詩毛傳云大芟草以爲防是也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芒芒遠貌畫分也【疏】注芒芒至分也　正義曰畫分者言畫地分之以爲竟也禹貢唯冀州帝都不言竟界以餘州所至則冀州可知也八州各言竟界云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荊及衡陽惟荊州荊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是禹所畫分也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疏】注啓開九州之道　正義曰既分海內以爲九州遂皆以九言之禹貢云九州攸同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故此亦言九道言禹開通九州之道也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在帝

夷羿冒于原獸冒貪也【疏】在帝夷羿　正義曰帝王之號當時所稱三代稱王自以德劣於前謙而不稱爲帝其統天下實與帝同所謂今之王古之帝也後人之稱先代或以王言帝或以帝言王史記於夏殷諸王皆稱爲帝此羿篡立爲王故以帝稱焉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疏】注重猶數也　正義曰杜讀爲重累之重故爲數也服虔云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疏】於是至及之　正義曰魏絳本意主勸和戎忽云有窮后羿以開公聞遂說羿事以及虞箴乃與初言不相應會故傳爲此二句以解魏絳之意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疏】注荐聚也　正義曰釋言云荐再也孫炎曰荐草生之再也即荐是聚也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荐即荐是草也服言是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聳懼狎習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疏】注頓壞也　正義曰頓謂挫傷折壞今俗語云委頓是也鑒于

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爲鑒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臧紇武仲也鄫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魯國蕃縣東南有目台亭【疏】注蕃縣　正義曰魯國地理志曰蕃讀如藩屏之藩言魯國南藩也汝南陳子游爲魯相子游者蕃之子也國人辟諱遂改皮音而爲蕃字因而不改也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疏】注髽麻至而已　正義曰髽之形制禮無明文先世儒者各以意說鄭衆以爲枲麻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以爲屈布爲巾

高四寸著於額上鄭玄以爲去纚而紒紮檀弓記稱南宮縚之妻孔子之兄女也縚母喪孔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鄭玄云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若布高四寸則有定制何當慮其從從扈扈而誨之哉如鄭玄云纚而空露其紒則髮上本無服矣喪服女子在室爲父髽衰三年空露紒髮安得與衰共文而謂之髽衰也魯人逆喪皆髽豈直露紒迎喪哉凶服以麻表髽字從髟是髮之服也杜以鄭衆爲長故用其說言麻髮合結亦當麻髮半也於時魯師大敗遭喪者多婦人迎子迎夫不能備其凶服唯髽而已同路迎喪以髽相弔俗言魯於是始髽者自此以後遂以髽爲弔服雖有吉者亦髽以弔人檀弓曰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鄭玄云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知於是始髽者始用髽相弔也髽者依喪服婦人爲斬衰三年者髽故喪服云女子子在室箭笄髽衰三年是也其齊衰期亦髽故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是也其婦人弔服則鄭注檀弓云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皆吉笄無首素總也

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臧紇時服狐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發子產父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比魯大夫故書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地闕

疏注魯衛至地闕　正義曰諸言及者皆魯君命之使與彼行故稱及彼此傳稱晉將爲吳合諸侯使魯衛先會之魯衛俱受命於晉非是魯君命蔑使與林父會吳故不言及也下文戚之會序吳於列書公會晉侯云云吳人鄫人于戚此不序吳於林父之下而別云會吳者爲吳人先在善道蔑與林父往彼會之故云會吳也十年會吳于柤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皆是吳在彼地往彼會之故殊會吳也公羊以爲外吳言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故殊會以外之左氏無此義杜不從公羊故皆云吳在彼也下戚會不殊吳者來會于戚故與諸國同序列也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書名罪其貪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穆叔使鄫人聽命于會故鄫見經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

公至自會無傳冬戍陳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戍

疏注諸侯至魯戍　正義曰此戍陳及十年戍鄭虎牢僖二年城楚丘案傳皆諸國同行而經獨書魯者城楚丘傳云不書所會後也彼爲魯人後期諸侯已散故作獨城之文此則於戚之會受命戍陳十年諸侯伐鄭於伐鄭受命戍鄭虎牢還國各自遣戍更無告命故獨書魯戍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無傳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鄫聞其見伐遣命臧紇出救故

傳稱經公至以明之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王叔周卿士也戎陵蔑周室故告愬盟主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之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即位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覿見也前年請屬鄫故將鄫大子巫如晉以成之

【疏】注覿見至成之　正義曰覿見釋詁文也前年魯請屬鄫雖被晉許而鄫人未知故將巫至晉以成之

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

【疏】注豹與至大夫　正義曰巫若自受魯命與豹皆言及今巫來至魯魯侯

命之令與豹同行與豹俱受魯命故經不言及比之魯大夫也魯大夫兩人同行皆不言及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其類皆是也

吳子使壽越如晉壽越吳大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年會雞澤吳不至今來謝之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會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秋大雩旱也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脩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然經與過雩同文是以傳每釋之曰旱也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

【疏】注雩夏至書旱　正義曰例稱龍見而雩是夏祭常禮所以祈甘雨也過時則書若值歲旱則又脩此雩禮而爲祈禱故雖秋雩非書過也此是爲旱而雩非常雩過時也但經書大雩則過雩旱雩無以相別故爲旱而雩傳皆言旱以釋之釋例曰始夏而雩者爲純陽用事防有旱炎而祈之也至於四時之旱又因用此禮而求雨故亦曰雩經書雩而傳不以旱釋之者皆過雩也經書過雩則與旱雩不別故傳皆發之是解發傳言旱之意也雩爲旱禱而不書旱者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以明災成傳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雩而獲雨則書雩穀梁傳文也

楚人討陳叛故討治也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

而擁其罪人興兵致討加禮於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爲失其節故言不刑

【疏】注陳之至不刑　正義曰釋例曰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明法示教以肅大臣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以興兵致討暴師經年加禮於陳陳恨彌篤乃愠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爲失其節故君子論之以爲不刑也加禮於陳者謂四年楚將伐陳聞喪乃止是也不刑者言不得用刑之道也

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也挺挺正直也扃扃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鄢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欲以屬諸侯故君子以爲不可

【疏】

注共王至不可　正義曰釋例以君子此言止爲殺公子申與壬夫二人而已此注又兼言殺子反者傳言己則無信尤共王也背盟而敗于鄢陵及殺子反皆是共王無信之事故追言之也殺此三卿欲令諸侯息怨還來屬己故言欲以屬諸侯以屬諸侯者僖十九年傳文也逞訓解也共于殺此三人望解己意而諸侯不從意竟不解故云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亦逸書也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

疏注亦逸至成功　正義曰此虞書大禹謨之文禹是夏王故傳稱夏書杜不見古文故稱逸書亦亦前逸詩也彼舜謂禹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爲二事此傳引之言共王無信故無成功杜順傳意言信成然後有成功爲一事也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後會蓋不以盟告廟

疏注公及至告廟　正義曰凡諸侯會而盟者皆先會而後盟非先盟而後會既及其會知非後盟釋例曰盟于鄬盟于莘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其盟者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也

春秋正義二十　三十七

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鄫近魯竟故欲以爲屬國既而與莒有怨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還之傳言鄫人所以見於戚會**楚子囊爲令尹**公子貞**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行**而疾討陳**疾急也**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冬諸侯戍陳**備楚**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城棣鄭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

疏注公及至城棣　正義曰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既會而伐并會書之計此亦當書會故解之公及救陳而不及其會故不書會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阼階西鄉

疏注在阼階西鄉　正義曰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君升自阼階西鄉以君臨士喪西鄉知臨大夫之喪即位于序端者亦西鄉也鄭玄士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也堂東西牆謂之序劉炫又引記云君既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春秋正義二十　三十八

宰庀家器爲葬備庀具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疏相三君矣　正義曰季孫行父以文六年見經則爲卿矣宣公之初襄仲執政宣八年仲遂卒後始文子得政故至今爲相三君也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華椒孫**秋葬杞桓公**無傳**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行父之子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書十二月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入春秋未嘗書名桓公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名疏注杞入至以名　正義曰杞入春秋以來唯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用夷禮書杞子卒未嘗書杞君之名也世本杞桓公是成公之弟成公卒而桓公立至此七十一年唯成五年盟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曾杞俱在未嘗與襄同盟嫌其不合以名赴故傳發之釋例曰杞伯姑容未與襄同盟而事逮其父用同盟之禮蓋繼好之義也嫌於赴非所盟之君故傳曰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

狎親習也優調戲也疏注狎親至戲也　正義曰論語云雖狎必變曲禮云賢者狎而敬之狎是相褻慢相貫習之名也二十八年傳稱慶氏之徒觀優至於魚里是優爲戲名也晉語有優施史記滑稽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爲優遂以優著名是優爲調戲也

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梏疏注子蕩至曰梏　正義曰貫者穿也張弓以貫其頸頸穿於弓之中故曰貫其頸周禮掌囚有梏桎在手曰梏在足曰桎頸貫於弓若手在梏故云以弓梏也桎梏俱名爲械釋名云械者戒也戒止人使不得遊行也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遂逐之

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女門女亦當以不勝任見逐子罕善之如初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疏司城至如初　正義曰子罕以華弱奔後而發此言蓋以告諸大夫非告君也亦逐子蕩一句亦是子罕之語詠子蕩之罪言亦宜逐子蕩也子蕩恐即被逐故射子罕之門宋亦不復逐之子蕩作被逐之意故云幾日而不我從也宋人不復更逐故子罕善之如初不恨其射門也或當實逐子蕩故子蕩云幾日而不我從理亦通也　注言子至得安　正義曰服虔云言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如初是爲遜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杜以春秋之世君弱臣彊莫不蓋失掩罪以相忍爲國向戌

欲蓋華臣子罕不怨樂轡皆忍忿求安之事不足以爲大尤知傳載此言是善其得安非尤其從惡故異於服也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鄫鄫恃賂也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

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平四年狐駘戰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鄫屬魯恃賂而慢莒魯不致力輔助無何以還晉尋便見滅故晉責魯

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始代父爲卿見大國且謝亡鄫聽命受罪疏注始代至受罪　正義曰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傳曰告爲政而來見也大國政卿尚來見小國知此傳言見者是始代父爲政卿往見於大國也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夙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於

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牆疏注堞女至女牆　正義曰兵書攻城有爲堙之法宣十五年公羊傳曰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堙爲土山使高與城等而攻之也言環城是環遶其城知周帀其城爲土山也及杞桓公卒之月此年三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輿子萊大夫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別邑兵來解圍齊師大敗之敗湫等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

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無宇桓子陳完玄孫襄宮齊襄公廟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遷萊子於郳國疏遷萊于郳　正義曰郳即小邾也二年傳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小邾附屬於齊故滅萊國而遷其君於小邾使之寄居以終身也高厚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

經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稱牲既卜日也卜郊又非禮也疏夏四月至免牲　正義曰周禮大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十日之前預卜之蓋一旬一卜也例稱啓蟄而郊建寅之月也此四月三卜蓋三月二卜四月又一卜也春分之前猶是啓蟄節內於法仍可以郊據傳獻子之言三卜在春分之後則初卜即已大晚故三卜而涉於春分也人心欲其吉不吉是不從不從則不郊故免牲而不殺也　注稱牲至禮也　正義曰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此經與彼正同唯四卜三卜爲異耳彼言其非則此亦非也牛已稱牲是既卜日矣牲既成矣而又卜郊與僖同譏故云又非禮也小邾子來朝城費南遺假事難而城之疏注南遺至城之　正義曰此傳唯說南遺請城之由不言時與不時則知南遺假託言有事難而請城之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無傳爲災故書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鄬鄭地疏注謀救至鄭地　正義曰楚既圍陳而陳侯亦列於會者當是圍之不密故陳侯得出會求救也陳侯逃歸陳遂屬楚諸侯不與楚戰各自罷歸不成爲救故不書救也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實爲子駟所弒以瘧疾赴故不書弒稱名爲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會於鄵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鄵鄭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上其名於會上疏注實爲至會上　正義曰魯之隱閔實被弒而書薨諱而不言弒則亦不以被弒赴諸侯此鄭伯實爲子駟所弒而以瘧疾赴於諸侯亦如隱閔之類諱而不言弒故魯史不得書弒也穀梁傳曰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

見以如會卒也是言書名爲書卒而稱之也三年盟于雞澤五年盟于戚魯鄭俱在同盟故赴以名法當書名故進名於上其名本爲下卒非是生名之也如會者會諸侯於鄬欲往赴其會也公羊傳曰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原其意本欲往會故書之也未見諸侯言其未至會所而死非至會而不見也書卒于鄵者赴以所卒之地故書之

陳侯逃歸 畏楚逃晉而歸

傳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 疏 注郊祀至殖者 正義曰言后稷周之始祖能播殖者辨知后稷是何人

不爲能播殖故祀以祈農事旨謂郊天以祈農耳案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止云配天而祀之不言祈農也郊特牲說郊天之義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宣三年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云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據此諸文則郊祭天者爲物本於天故祭天以報本神必須配故推祖以配天止報生成之恩非求未來之福此傳專言郊祀后稷主爲祈農事者斯有旨矣祭祀者爲報已往非求將來之福也但祭爲明神所享神以將來致福將來而獲多福乃由祭以得之禮器稱君子曰祭祀不祈祭者意雖不祈其實福以祭降以祭獲福即祈之義也宗廟之祭緣生事死盡其孝順之心非求耕稼之利少牢饋食者大夫之祭禮也其祭之末尸嘏主人使女受福于天宜稼于田彼豈爲田而祭哉神以宜田福之耳郊天之義亦猶是也神以人爲主人以穀爲命人以精意事天天以宜稼祐人以此謂之祈農本意非祈農也詩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禮孟春之月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即是郊天之祭也其下即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也獻子此言正與禮合孝經止言尊嚴其父主述孝子之志本意不說郊天之祭無由得有祈穀之言何休膏肓執彼難此追而想之亦可以歎息也

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疏 注啓蟄至春分 正義曰釋例曰歷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爲中氣二月節驚蟄春分爲中氣是啓蟄爲夏正建寅之月中氣也月令祈穀之後即擇日而耕初耕亦在正月傳言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是此卜之時已涉春分之節時過不復可郊故言耕

謂春分指釋獻子言耕是春分之節不謂春分始可耕也釋例又曰傳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即當卜郊不得過春分也是言此卜在春分之後故獻子譏之據傳獻子此言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而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眞若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則當獻子之時應有七月禘者烝嘗過則書禘過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足知禮記之言非獻子矣

南遺爲費宰 南遺季氏邑費 叔仲昭伯爲隧正 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伯之孫 疏 注隧正主役徒 正義曰九年注云隧正官名五縣爲隧則隧正當周禮之遂人也掌諸遂之政令徒役出諸遂之民故爲主役徒者

欲善季

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邾子也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爲公族大夫將立之代厥爲卿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己義取非禮不可妄行疏詩曰至多露　正義曰詩国風召南行露之首章也言人行者豈不欲早夜而行乎謂早夜而

行則多露濡己義取非禮不可以妄行穆子引之言非其才不可以妄居官位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幾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疏弗躬至弗信　正義曰此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詩注云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穆子名起無忌弟宣子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介助也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恤民爲德靖共其位所以恤民正直爲正正己心正曲爲直正人曲參和爲仁德正直三者備乃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疏詩曰至可乎　正義曰詩小雅小明之篇言人能安靖共敬以居朝之職位愛好正直之人與之共處於朝則神明聽順之當助女以大福也既引詩文又述其意能憂念下民是爲德也正直己心是爲正也能以己正正人之曲是爲直也此德也正也直也三者和備是爲仁也人能如是則神明聽順之大福降與之田蘇是知人者也田蘇言起好仁起必備有此行立之不亦可乎　注介助也景大也　正義曰定本介景皆爲大也　注靖共至恤民　正義曰天生烝民立君以牧之君不獨治爲臣以佐之君之與臣皆爲恤民而設之也能安靖共敬在其職位是其所以憂民也庚戌使宣子朝遂老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

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爲之師長疏注爲之師長　正義曰無忌先爲公族大夫今言使掌是與諸公族大夫爲師長也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緩報非貳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三年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疏注禮登至一等　正義曰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納賓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鄭玄云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言君先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是禮登階臣當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敵體並登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安徐也孫

子無辭亦無悛容悛改也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謂從者也從順也衡而委蛇必折衡横也横不順道必毁折爲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

疏詩曰至必折　正義曰詩國風召南羔羊之篇言大夫賢者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委蛇委蛇然委蛇順從之貌詩之此意謂順者也今孫子爲臣而君自處是横不順道以横道而爲委蛇其人必將毁折不得終其職位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晉會諸侯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魯成公

疏注魯成公　正義曰杜必言魯成公者欲明非鄭成公也知非者以鄭成公成七年即位至襄二年卒唯十四年無十六年故也

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子豐穆公子及其元年朝于晉鄭僖元年魯襄三年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以不書弒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僖公子陳人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

疏使公子黃往　正義曰於時楚師圍陳使公子黃往入楚軍也

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鄬之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背君屬楚陳侯逃歸鄬會所以不書救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無傳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鄭子國稱人剌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燮蔡莊公子

疏注鄭子至公子　正義曰此決舍之入陳鄭有宿怨此時與蔡無怨晉復無命使侵無故興師以生國患以其動而無謀故貶之釋例曰陳蔡楚之與國鄭欲求親於晉故伐而入之晉士莊伯詰其侵小且問陳之罪子產荅以東門之役故免於譏及其侵蔡旣無晉令又無直辭君死主少興師以求媚於晉不能以德懷親以直報怨故二大夫異於子產也陳之見伐本以助晉晉不追勞而以法詰之得盟主遠理故仲尼曰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善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疏注時公至先歸　正義曰公以正月如晉此會之下始云公至則晉侯適會公乃歸魯季孫蓋從公朝晉即從晉赴會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公至自晉無傳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

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脩霸業故朝而稟其多少【疏】注晉悼至多少　正義曰昭三年鄭子大叔云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自襄以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無復定準今晉悼復脩霸業更合諸侯故公朝晉而亦不具多少如公朝者蓋亦非一晉侯謙不敢在國約束故出外合之又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故爲邢丘之會以命朝聘之數數之多少傳亦無文據子大叔之言不説悼公之法而遠陳文襄之令則悼公此命還同文襄耳非復別制法也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

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加罪以戮之【疏】注辟罪至戮之　正義曰辟罪釋詁文也不直言殺而云辟殺明是加誣以罪而殺之子駟知其謀已不以罪殺恐動衆心故加誣以罪言其罪自當死非爲己討所以自解説也

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孫子狐之子【疏】注二孫子狐之子　正義曰賈逵云然未必有文可據相傳爲此説也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疏】注鄭侵至獲告　正義曰於時鄭無蔡怨又無晉令鄭自發心侵蔡知欲求媚於晉也獲其將必與之戰戰敗乃獲之不言敗者唯以獲告不告敗也

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不順衆而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獻蔡捷也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故退諸侯大夫以崇之【疏】注晉悼至崇之　正義曰禮卿不會公侯會則貶之稱人自是常例而云尊晉侯者此有鄭伯在會自與晉侯相敵諸卿不敵晉侯無罪不合貶也但欲尊晉侯無辭以見之故貶大夫以尊之大夫非有罪惡文二年晉宋陳鄭四國之卿伐秦皆貶稱人尊秦謂之崇德其意與此同也諸侯之卿皆貶而獨不貶季孫宿者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注云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是其義也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者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即亦是有禮之事也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莒既滅鄫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

晉待晉來救子孔穆公子子蟜子游子子展子罕子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兆卜詢謀也職主也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疏兆云詢多正義曰杜云兆卜詢謀也既卜且謀多如杜此言則云是語辭謀之多族民之多違族家也事滋無成滋益也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二竟晉楚界上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

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疏注謂三至邢丘正義曰鄬之會鄭伯未至而卒亦數之者鄭伯雖身死耳其會與鄭同謀故數之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言失信得楚不足貴親我無成晉親鄭鄙我是欲楚欲以鄭爲鄙邑而反欲與成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可從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疏八卿和睦正義曰八卿者據九年傳荀罃將中軍士匄佐之荀偃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士魴佐之趙武將新軍魏絳佐之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之子展名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欲爲政是非相亂而不成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疏詩云至于道正義曰詩小雅小旻之三章也言謀事之夫甚多是非相奪無可適從爲是之故其事用

此益不成也發言訩訩盈滿於庭無能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敢執其咎責者亦彼道上行人每得人即與之謀意無所從爲是之故用此不得于正道也注匪彼至適從正義曰鄭玄以匪爲非如非行邁之謀言止而不行坐圖遠近也杜以如者如似他物故以匪爲彼言如彼行人逢值此路問其所從也鄭以行爲道邁爲行言道上行人杜亦當然請從楚騑也受其咎騑子駟名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騈告于晉伯騈鄭大夫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索盡也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

何故稱兵于蔡稱舉也焚我郊保郭外曰郊保守也馮陵我城郭馮迫也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皇暇也啓跪也

疏注皇暇也啓跪也　正義曰皆釋言文也舍人曰閒暇無事也李巡曰啓小跪也

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也控引也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夫人猶人人也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伯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貟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討之命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一个獨使也行李行人也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爲明年晉伐鄭傳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此春公朝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摽有梅詩召南摽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季武子曰誰敢哉言誰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歡以承命何時之有遲速無時武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相遠矣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藏之以示子孫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言己嗣其父祖爲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斥晉君君子以爲知禮彤弓之義義在晉君故范匄受之所謂知禮

疏注彤弓至知禮　正義曰文四年甯俞來聘爲賦彤弓甯俞不敢當此賦彤弓而宣子受之故解其意彼以彤弓當甯俞故甯俞不敢受此賦彤弓其義在於晉君非當范匄故范匄受之而爲知禮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二　襄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
勅撰

經九年春宋災 天火曰災來告故書 疏 注天火至故書 正義曰得告則書
史之常例於此須言告者公羊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
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
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公
羊此言不可通於左氏故注明爲此注以異之 夏季
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成公母 秋
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無傳四月而葬速 冬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
己亥同盟于戲 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一月己亥以長歷推之十二月無己亥經誤戲鄭地 疏 注伐鄭至鄭地 正義曰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云云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
柯陵於時鄭實不服晉諸侯自同盟耳鄭不與盟也此注云
伐鄭而書同盟則鄭與盟可知者此盟鄭與傳文分明不
是準約同盟之文始知鄭與盟也杜言此解經於盟不書
鄭伯之意耳經若重序諸侯必當鄭伯在列但經已前目
諸侯不復重序鄭伯不見故特解之以其伐鄭而書同盟
則鄭與盟可知同盟之文足以包鄭故不復見鄭伯耳非
謂因伐而同盟者所伐之國必與也柯陵之盟鄭實不服
諸侯自相與盟非同鄭也文同事異不可執彼以難此十

一年諸侯伐鄭同盟于亳城北其文與此同矣此經書十
二月己亥同盟于戲傳曰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經傳不
同必有一誤而傳於戲盟之下更言十二月癸亥門其三
門己亥在癸亥之前二十四日杜以長歷推之十一月庚
寅朔十日得己亥十二月己未朔五日得癸亥故長歷參
校上下己亥在十一月十日又十二月五日有癸亥則其
月不得有己亥經書十二月誤也此
誤者唯以一字誤爲二非書經誤也 楚子伐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 樂喜子罕
也爲政卿知將有火災素戒爲備火之政 疏 注樂喜至之政 正義曰文七年及成十五年二傳言宋六卿
之次皆云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其右師最貴故
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然則宋國之法書
右師爲政卿今言司城爲政卿者蓋宋以華閱是華元之
子以元有大功使閱嗣其父耳子罕賢知故特使爲政齊
任管夷吾魯任叔孫豹皆位卑而執國政此亦當然也此
傳言以爲政者以爲救火之政耳但從此以後歷檢傳文
鄭人請賦宋人獻玉[illegible]築臺之謳削向戌之賞皆是政卿
之任故言爲政卿也下晉侯云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是
宋人自知天道當有火災故子罕素相戒勑爲備火之政
也自伯氏司里以下巷伯儆宮以上皆是子罕素戒之也
其享祀之事是二卿命之非子罕也 使伯氏司里 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 疏 注伯
氏至里宰 正義曰釋言云里邑也李巡云里居之邑也
是里爲邑居之名也周禮五鄰爲里以五鄰必同居故以
里爲名里長謂之宰周禮里宰每里下士一人謂六遂之
內二十五家之長也此言司里謂司城內之民若今城內
之坊里也里必有長不知其官之名周禮有里宰故以宰
言之非是郊外之民二十五家之長也使伯氏司此城內
諸里之長令各率里內之民表火
道以來皆使此伯氏率里民爲之 火所未至徹小

屋塗大屋大屋難徹就塗之陳畚揭具綆缶畚簣籠揭
土轝綆汲索缶汲器【疏】注畚簣至汲器　正義曰說文云畚蒲器所以盛糧也宣二年注云畚以草索爲之
其器可以盛糧又可以盛土也論語稱爲山用簣是簣爲
盛土之器故以畚爲簣籠也說文云揭戟持也戟持者欲
持此轝其臂如戟形故也其字從手謂以手持物也經於
共文畚是盛土之器則揭是轝土之物也綆者汲水之索
儀禮謂之繘方言云自關而東周洛韓魏之間謂之綆或
西謂之繘釋器云盎謂之缶說文云缶瓦器所以盛酒漿
亦謂之罌罌可以汲水故云汲器也易井卦亦謂取井水爲汲也備水器盆鑑之屬【疏】
注盆鑑之屬　正義曰周禮凌人春始治鑑鄭玄云鑑如
甄大口以盛冰則鑑是盛水之器知備水器者備盆鑑之
屬量輕重計人力所任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

繕守備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有亂【疏】巡丈城　正義曰十尺爲
丈巡行其城以丈度之故云丈城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趣摽表之使華臣具
正徒華臣華元子爲司徒正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疏】注華臣至主也　正義曰周禮大司
徒掌徒庶之政令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凡國之
大事致民是司徒掌役徒也言具正徒司里所使遂正所
納皆是臨時調民而役之若今之夫役也司
徒所具正徒者常共官役若今之正丁也令隧正
納郊保奔火所隧正官名也五縣爲隧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
【疏】注隧正至救之　正義曰此隧正當天子之遂大夫
故遂大夫職云各掌其遂之政令遂人職云五家爲
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鄭
司農云王國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鄭玄云郊內比閭

族黨州鄉郊外鄰里酇鄙縣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尚書
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然則諸侯之有鄉遂亦以郊內郊
外別之也郊內爲鄉者近於國都司徒自率之以入城矣
郊外爲遂者是郊野保守之民不可令離所守司徒令遂
正並其多少納之於國隨火所起而奔往救之華臣直言
具正徒不言其事者以是郊內之民共救火百役即上畜
水潦積土塗之類非唯救火而已若郊保之民既遠故使隨火所起奔往救之直救火而已使華閱
討右官官庀其司亦華元子代元爲右師討治也庀具也使具其官屬向
戌討左亦如之向戌左師使樂遄庀刑器亦如
之樂遄司寇刑器刑書【疏】注樂遄至刑書　正義曰此人掌具
刑器知其爲司寇也恐其爲火所焚
當是國之所重必非刑人之器故以刑器爲刑書也哀三
年魯人救火云出禮書御書書不名器此言刑器必載於
器物鄭鑄刑鼎而叔向責之晉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彼鑄
之於鼎以示下民故譏其使民知之此言刑器必不在鼎
當書於器物官府自掌之不知其在何器也或書之於版號此版爲刑器耳使皇鄖命校
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皇鄖皇父充石
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疏】注皇鄖至其官　正義曰服虔
云皇鄖皇父充石之後十世宗
卿爲人之子大司馬椒也車馬甲兵司馬之職使皇鄖掌
此事皇鄖必是司馬也校正主馬於周禮爲校人是司馬
之屬官也周禮司馬之屬無主車之官巾車車僕職皆掌
車乃爲宗伯之屬昭四年傳云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
是諸侯之官司馬之屬有工正主車也國有火災恐致姦
寇故使司馬命此二官出車馬備甲兵以防非常也傳言
庀武守者甲兵器械藏於府庫若今武庫使具其守守此武庫也此事輕於車馬故後言之使西鉏

吾乏府守 鉏吾大宰也府六官之典 疏 注鉏吾至之典 正義曰鉏吾大宰傳無其文賈逵云然相傳說耳不知其本何所出也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六官之典謂此也杜以府爲六官之典當謂六官之典其事載之於書故使具其守劉炫以爲府守謂府庫守藏令知不然者以百司府藏已屬左右二師上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則是府庫之物二師揔令羣官所主案哀三年魯遭火災出禮書御書藏象魏皆以典籍爲重明此府守是六官之典若以爲府庫財物便是不重六典唯貴財物劉以爲府庫而規杜非也 令司宮巷伯儆宮 司宮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 疏 注司宮至之事 正義曰昭五年傳楚子欲以羊舌肸爲司宮欲加宮刑以此知司宮奄臣謂奄人爲臣主司宮內周禮無司宮巷伯之官唯有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鄭玄云奄稱士者異其賢也奄人之官此最爲長則司宮當天子之內小臣也周禮又云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玄云正內路寢也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孫炎曰巷舍間道也王肅云今後宮稱永巷是巷者宮內道名伯長也是宮內門巷之長也周禮內小臣其次即有寺人故知巷伯是寺人也又以詩篇名巷伯經云寺人孟子作爲此詩故知巷伯寺人一也鄭以巷伯爲內小臣既無明文各以意說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 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 疏 注二師至祀也 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六鄉即以鄉爲之長此傳云二師令四鄉正則別立鄉正非鄉典之但其所職掌當天子之鄉大夫耳周禮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則鄉正當屬司徒此傳言二師命之者上文右師討右左師討左則宋國之法二師分掌其方左右各掌其二鄉幷言其事故云二師命四鄉正也賈逵云魯人三郊三遂則魯立三鄉此云命四鄉正則宋立四鄉也周禮鄉爲一軍大國三軍宋是大國不過三軍而有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也於時宋置六鄉況四鄉乎周禮祭人鬼曰享故享爲祀也上令敬享不知所享何神周禮大祝國有天災彌祀社稷禱祠鄭玄云天災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又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有一曰索鬼神鄭衆云索鬼神求廢祀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彼凶荒之年水旱之災尚索鬼神而祭之此遇天火爲災亦當徧祀羣神其所合祭皆應祭之也蓋火起始命之祭耳 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疏 注祝大至非禮 正義曰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祈福祥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特牲少牢士大夫之祭祀也皆宗人掌其事然則諸是祭神言辭大祝掌之禮儀宗人掌之故所有祭祀皆祝宗同行此事別命祝宗使奉此祭非鄉正所爲也文承二師命下亦是二師命之不復言命者亦從上省文也用馬者以馬爲牲祭於四面之城以禳火也禳郤也郤火使滅也盤庚湯之九世孫殷之第十九王也自盤庚至紂又十二王而殷滅盤庚弟小乙是宋微子之八世祖也盤庚之爲殷王無大功德而祀盤庚者當時之意不知何故特祀之也祀盤庚不別言牲明其祀亦用馬也城以積土爲之土積則爲陰積積陰之氣或能制火故祭城以禳火禮亦無此法也莊二十五年傳例曰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言用馬祭城祭盤庚皆非禮也此備火災所使羣官急者在前緩者在後故先伯氏司里次華臣具正徒次到隧正納郊保然後二師揔令羣官先右後左尊卑之次也以刑器車馬甲兵典法國之所重故特

命三官庀具其物先外官備具救火然後及內故次司官巷伯人事既畢乃祭享鬼神故次敬享祀盤庚之事也

晉侯問於士弱弱士渥濁之子莊子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

疏注謂火至放火　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傳五行之官有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丘此五官各寔其職封爲上公祀爲貴神謂能其事者後世祀之火正之官居職有功祀火星之時以此火正之神配食也五行之官每歲五祀祀之謂之五祀月令云其

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配五帝而食其神矣而火正又配食於火星者以其於火有功祭火星又祭之后稷得配天又配稷火正何故不得配帝又配星也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子祭天之時因祭四方之星諸侯祭其分野之星其祭火星皆以火正配食也火正配火星而食有此傳文其金木水土之正不知配何神而食經典散亡不可知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玄云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爲之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故春秋傳曰以出內火周禮所言皆據夏正故杜以周禮之意解其心咮爲火之由建辰之月即月令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南方七星有井鬼柳星張翼軫七者共爲朱鳥之宿星即七星也咮謂柳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咮謂鳥陽七星爲頸宋均注云陽猶首也柳謂之咮咮鳥首也七星爲朱鳥頸也咮與頸共在於午者鳥之止宿口屈在頸七星與咮體相接連故也鶉火星昏而在南方於此之時令民放火咮星爲火之候故於十二次咮爲鶉火也建戌之月即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七者共爲蒼龍之宿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以是故此傳心爲大火九月日體在房房心相近與日俱出俱沒伏在日下不得出見故令民內火禁放火也火官合配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咮也此傳鶉火大火共爲出火之候周禮之注不言咮者以咮非內火之候故唯指大火以解出內之文故其言不及咮也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陶唐堯有天下號閼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今爲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

疏注陶唐至宋地　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帝堯爲陶唐氏是堯有天下以陶唐爲代號也氏猶宗也古言高辛氏陶唐氏猶言周家夏家也閼伯高辛氏之子遷閼伯于商

丘主辰皆昭元年傳文也爾雅以大火爲大辰是辰爲大火也昭十七年傳云宋大辰之虛是大火爲宋星也閼伯已居商丘祀大火今大火爲宋星則知宋亦居商丘以此明之故云然則商丘在宋地也釋例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國睢陽縣也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又曰宋大辰之虛也然則商丘在宋武以爲漳水之南故殷虛爲商丘非也是由商丘所在不明故釋例與此注俱以閼伯明之

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火時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

疏祀大火至大火　正義曰祀大火者閼伯祀此大火之星居商丘而祀火星也相土因之復主大火是商丘之地屬大火也然則在地之土各有上天之分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鄭玄云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

矣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凡言地分於天各有其分之事也鄭唯云其存可言不知存者本是誰說其見於傳記者則此云商主大火昭元年傳云參爲晉星二十八年傳云龍宋鄭之星則蒼龍之方有宋鄭之分也又曰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則朱鳥之方有周楚之分也昭七年四月日食傳稱魯衛惡之去衛地如魯地則奎分之日在魯衛之分也又十年傳曰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則於時歲星在齊薛之分也又三十二年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凶則於時歲星在吳越之分也晉語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周語云歲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是有分野之言也天有十二次地有九州以此九州當彼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何必所分能當天地星紀在於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

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以相傳爲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之於其分野或有妖祥而爲占者多得其效蓋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　注相土至大火　正義曰殷本紀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是契孫也本紀云帝舜封契於商鄭玄云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縣是也如鄭玄意契居上洛之商至相土而遷於宋之商及湯有天下遠取契所封商以爲一代大號服虔云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天下號王肅書序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國號案詩述后稷云即有邰家室述契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即稷封邰而契封商也若契之居商即是商丘則契已居之不得云相土因閼伯也若別有商地則湯之爲商不是因相土矣且經傳言商未有稱商丘者釋例云宋之先契佐唐虞封於商武王封微子啓爲宋公都商丘是同鄭玄說也傳言商主大火商謂宋也宋主大火耳成湯不主火也宋是商後謂宋爲商昭八年傳曰自根牟至于商衛是名宋爲商也釋例曰商宋一地謂此商也相土商之祖者見湯之祖亦宋之祖也堯封閼伯於商丘比及相土應歷數世故云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也

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閱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疏】商人至道也　正義曰閱猶數也釁謂閒隙也商人謂殷商之人爲王之時數其禍敗之釁隙必始於火言其政教有失將欲致禍既閱禍敗之釁必有火災應之也今宋是商後亦如商世欲有禍敗必初始於火是以言日知其有天道也然殷商不居商丘必有火者以商是相土子孫相土居商丘祀火之故故火之爲災連及殷商之世也傳唯言此而已亦不知爾時宋有何失而致此災

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

可知也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疏】公曰至知也　正義曰公曰此事可必乎但有德天必致火乎對曰在其君之所行道耳若時政小失天未棄之或下災異冀其覺悟或可常有火災也若國家昏亂無復常象不可知也象謂妖祥有所象似以戒人也國若無道災變亦殊既無所象故不可必知也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在八年

穆姜薨於東宮大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

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艮下艮上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疏】注艮下至之八　正義曰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玄云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名曰連山似山之出內雲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也

洪範言卜筮之法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孔安國云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是言筮用三易之事也大卜周官而職掌三易然則周世之卜雖用連山歸藏周易也周易之爻唯有九六此筮乃言遇艮之八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此筮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謀著求爻繫辭有法其揲所得有七八九六說者謂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其爻不變也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其爻皆變也周易以變爲占占九六之爻傳之諸筮皆是占變爻也其連山歸藏以不變爲占占七八之爻二易並亡不知實然以否世有歸藏易者僞妄之書非殷易也假令二易俱占七八亦不知此筮爲用連山爲用歸藏所云遇艮之八不知意何所道以爲先代之易其言亦無所據賈鄭先儒相傳云耳先儒爲此意者此言遇艮之八下文穆姜云是於周易晉語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其下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並於遇八之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史曰是謂艮之隨**

☳☱震下兌上隨史疑古易遇八爲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疏注震下至論之正義曰震爲雷兌爲澤象曰澤中有雷隨鄭玄云震動也兌說也內動之以德外說之以言則天下之民慕其行而隨從之故謂之隨也史疑古易遇八者爲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變其爻乃得隨卦而論之所以說姜意也**隨其出也**史謂隨非閉固之卦**君必速出姜曰亡**亡猶無也**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彖故姜亦以彖爲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疏注易筮至折之正義曰易筮皆以變者爲占傳之諸筮皆是也若一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遇一爻變以上或二爻三爻皆變則每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當摠論彖辭故姜亦以彖爲占此元亨利貞無咎是隨卦之彖辭也史言是謂艮之隨者據周易而言故姜亦指言周易以折之也周易卦下之辭謂之爲彖彖者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隨彖云元亨利貞無咎者元長也長亦大也亨通也貞正也隨卦震下兌上以剛下柔動而適說故物皆隨之而不能大通於事逆於時也相隨而不爲利正共適邪淫則災之道也必有此元亨利貞四德乃得無咎過耳無此四德則不免於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言不誣四德乃遇隨無咎明無四德者則爲淫而相隨非吉事**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於丈夫**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弃位而姣**姣淫之別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傳言穆姜辨而不德疏元體至出矣正義曰自幹事以上與周易文言正同彼云元者善之長此云體之長彼云嘉會足以合禮此云嘉德唯二字異耳其意亦不異也元者始也長也物得其始爲衆善之長於人則謂首爲元元是體之長以善爲體知亦善之長也亨通也嘉善也物無不通則爲衆善之會故通者善之會也物得裁成乃名爲義義理和協乃得其利故利者義之和也貞正也物得其正乃成幹用故正者事之幹也體仁以仁爲體也君子體是

仁人堪得與人爲長體仁足以長人也身有美德動與禮合嘉德足以合禮也以己利物義事和協利物足以和義也正而牢固事得幹濟貞固足以幹事也此四德者在身必然固不可誣罔也是以雖得隨卦而其身無咎今我婦人也而與於僑如之亂婦人卑於男子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之行不可謂之元也不安靖國家欲除去季孟不可謂之亨也作爲亂事而自害其身使於東宮不可謂之利也棄夫人之德位而與僑如淫姣不可謂之貞也有此元亨利貞四德乃得隨而無咎四德我皆無之豈當隨卦也哉我則自取此惡其身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宮不能出矣　注言不至吉事　正義曰不誣四德者四德實有於身不可誣罔以無爲有也如是乃遇隨卦可得身無咎王明其無此四德而遇隨卦者乃是遇而相隨非是善事故得隨必有咎也穆姜自以身無此德遇隨爲惡其意謂隨爲惡卦故大雖隨無咎　注姣淫之別名　正義曰服虔讀姣爲放效之效言效小人爲淫淫自出於心非效人也今時

俗語謂淫爲姣故以姣爲淫之別名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使所能舉不失選得所選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卿讓於善讓勝己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其士競於教奉上命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　疏　注種曰農收曰穡　正義曰農是力田之名詩毛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稼者言如嫁女之有所生也穡愛也言愛惜而收斂之也此文穡無所對故以農爲種名其實農是營田之名種曰稼也　商工皁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　疏　注四民不雜　正義曰齊語四民者士農工商此傳言其士競於教是說士也庶人力於農穡是說農也士農之外唯有工商在耳故以皁隸賤官足成其句杜言四民不雜通上士庶爲四非以皁隸工商爲四也　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代將中軍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匄佐中軍偃將上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黶魴讓起起佐上軍黶將下軍魴佐之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武新軍將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力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

吾既許之矣雖不如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爲十年晉伐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鄟門鄭城門也三國從中軍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下軍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樹　疏　斬行栗　正義曰行

道也謂之行栗必是道上之栗周語云列樹以表道知此行栗是表道之樹　甲戌師于汜衆軍還聚汜汜鄭地東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兵器戰備盛餱糧餱乾食歸老幼示將久師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中肆眚圍鄭肆緩也眚過也不書圍鄭逆服不成圍【疏】注肆緩至成圍　正義曰肆訓爲緩緩從罪人謂放赦之也將求民力開恩赦罪赦諸侯之軍內犯法者服虔以爲放鄭囚案傳未與鄭戰無因可放設使有囚可放鄭人以戰而獲非有所犯不得謂之肆眚也不書圍鄭者此肆眚圍鄭是號令之辭耳鄭人聞而逆服不成圍故也　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獻子荀偃也欲待楚救鄭與楚戰之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敝罷也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爲三部【疏】注分四軍爲三部　正義曰賈逵以爲三分四軍爲十二部鄭衆以爲分四軍爲三部杜以分爲十二則一部人少不足亢敵此從鄭說分四軍爲三部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欲罷楚使不能也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二來故曰不能猶愈於戰勝聚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諸侯皆不

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鄭服故言同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之適子【疏】注門子卿之適子　正義曰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玄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是卿之適子爲門子也　晉士莊子爲載書莊子士弱載書盟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違盟之罰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間也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力強要鄭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告墊隘猶委頓厎至也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亦如此盟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

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三門鄟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五日晉界三分其軍各攻一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以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晉人三番四軍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陰阪洧津

疏注以長至洧津　正義曰杜以長歷推之此年無閏故知此閏字當為門五又月當為日也晉人分四軍為三番以二番為許楚之備一番以攻鄭之門一番一門以癸亥初攻每門五日積十五日欲以苦鄭而來楚也楚不敢來鄭猶不服至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而後歸也鄭都洧水之旁故知陰阪洧津也衛氏難云案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二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而傳稱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改為門五日也若然閏月殺宣姜閏月取前城皆為門五日乎秦氏釋云以傳云三分四軍又云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既言三分則三番攻門計癸亥至戊寅十六日番別攻門五日三五十五日明日戊寅濟于陰阪上下符合故杜為此解蘇氏又云案長歷襄十年十一月丁未是二十四日十一年四月己亥是十九日據丁未至己亥一百七十三日計十年十一月之後十一年四月之前除兩箇殘月唯賸四箇整月用日不盡尚餘二十九日故杜為長歷於十年十一月後置閏既十年有閏明九年無閏也

次于陰口而還陰口鄭地名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傳言子展能守信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

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疏注歲星至周天　正義曰直言一星終知是歲星者以古今歷書推步五星金水日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四百一十五度四者皆不得十二年而一終唯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二年而彊一周舉其大數十二年而一終故知是歲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祼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為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疏注君冠至處之　正義曰祼是嘉禮之大者當祭以告神故有祼

武之禮以祭祀也國君無故不徹縣故有金石之樂行禮
禮之時爲舉動之節也冠必在廟故以先君之祧處之也既
行祼享祭必有樂所言金石節之謂冠時之樂非祭祀之
樂也諸侯之冠禮亡唯有士冠禮在耳其禮亦行事於廟
而不爲祭祀士無樂可設而唯處祧同耳士冠必三加始
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公則四大戴禮公冠篇於
士三冠後更加玄冕是也案此傳文則諸侯十二加冠也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則十二加冠親迎于渭用天子禮則
天子十二冠也晉語柯陵會趙武冠見范文子冠時年十
六七則大夫十六冠也士庶則二十而冠故曲禮云二十
曰弱冠是也　注祼謂至君也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以
肆獻祼享先王鬱人凡祭祀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
之鄭玄云鬱鬱金香草也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
也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郊特牲云灌用鬯臭鄭玄云灌
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然則祼即灌也故云祼謂灌鬯
酒也祼是祭初之禮故舉之以表祭也周禮祭人鬼曰享

故云享祭先君也劉炫云冠是大禮當徧告羣廟　注諸
侯至爲祧　正義曰祭法云遠廟爲祧天子有二祧鄭玄
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諸侯無祧聘禮云不腆先君
之祧是謂始祖廟也聘禮注云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
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
者上尊者然則彼以始祖之尊故特言祧耳昭元年傳云
敢愛豐氏之祧大夫之廟亦以祧言之是尊之意
也不待至魯而假於衛者及諸侯賓客未散故也　今寡
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
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　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　疏 注成公至所處　正義曰成公是獻公曾祖衛世家文也服虔以成公是
衛之曾祖即云祧謂曾祖之廟也曾祖之廟何以獨有祧
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爲三鄭之豐氏
豈得立曾祖之廟乎而亦謂之祧也杜言從衛所處者
排舊說也以晉悼欲速故寄衛廟而假鐘磬其祼享之儀
歸魯乃祭耳　假鐘磬焉禮也　楚子伐鄭　與晉成故　子
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
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
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
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
也　質主也　疏 注質主也　正義曰質之爲主以意言耳無正訓也晉云唯晉命是聽鄭亦唯彊是從二辭俱以告神是其無定主也服虔云質誠也無忠誠之信故神弗臨也　所臨唯信信者

言之瑞也　瑞符也　善之主也是故臨之　神臨之　明
神不蠲要盟　蠲絜也　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
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　疏 注中分鄭城中里名　正義曰言入盟是入城盟也入城而言盟地知是城內里名　楚莊夫人
卒　共王母　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
息民魏絳請施舍　施恩惠舍勞役　輸積聚以貸　輸盡也
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　散在民
亦無困人　不匱乏　公無禁利　與民共　亦無貪

民禮讓行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務崇省器用不作因仍舊車服從給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柤楚地

【疏】注吳子至楚地 正義曰成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五年魯衛會吳于善道皆大夫來也此存大會吳子壽夢則吳子自來也五年戚之會吳序鄫上此殊吳者亦如鍾離善道晉以諸侯往彼會之故曰會吳也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彼稱吳子此不稱子者從其所稱也蘇氏云謂諸侯直稱之曰吳故從諸侯之所稱也至於黃池之會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諸侯亦從而稱之也劉炫云從所稱者諸侯盟會會則必自言其爵盟則自言其名故盟得以名告神會得以爵書策吳是東夷之君未閑諸夏之禮於此自稱為吳不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吳也故釋例云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見言吳未知稱爵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陽妘姓國今彭城傅陽縣也因柤會而滅之故曰遂

【疏】注偪陽至曰遂 正義曰偪陽妘姓傳文也鄭語云妘姓鄔鄶路偪陽也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此因柤會而遂滅偪陽雖復陽以日月文猶繫於會柤因會柤而始謀滅之故言遂也

公至自會無傳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荀罃伐秦不書不親兵也

【疏】注荀罃至兵也 正義曰傳稱荀罃伐秦而經不書罃知罃不親兵以師告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

【疏】注齊世至滕上 正義曰周禮典命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玄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也十九年傳云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則光是未誓者也法當繼於子男之下柤之會列於小邾之下是其正也於此伐也傳稱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晉悼以齊是大國光復先至心善其共遂進其班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言其非正法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疏】注非國至大夫 正義曰若國家討而殺之則舉國名言殺其大夫若非國討兩下相殺則兩書名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此非國討亦當兩書名氏但殺之者尉止司臣之徒皆非卿也非卿則名氏不合見經故稱之為盜凡言其者是其所有也君是臣之君故書弒其君臣是君之臣故書殺其大夫盜者寇賊之名賊之不繫於國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既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若如他物殺之然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注云賊者故稱盜不言弒其君賊盜也文十六年公羊傳曰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其義雖不可通於左氏其言賤盜之意則同

戍鄭虎牢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戍虎牢不復為告命故獨書魯戍而不叙諸侯

楚公子貞帥

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 壽夢吳子乘

疏 注壽夢吳子乘 正義曰十二年吳子乘卒是也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然壽夢與乘聲小相涉服以經傳之異即欲使同之然則餘祭戴吳豈復同聲也當是名字之異故未言之

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 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癸丑月二十六日

疏 注吳子至六日 正義曰言先會諸侯則是會期未到故知吳子未至而諸侯自會也柤與鍾離相近地在宋之東南知光從東道與東方諸侯遇蓋邾莒滕薛之徒自相會遇也本非期會之地會亦不以告魯故不書也如杜此注則吳子未至亦未赴於柤而上注云吳子在柤諸侯往會之者吳子元遣告晉言已至柤而已非晉侯自期於柤召吳子使赴也戚之會則吳子在善道召使赴戚故與諸國同序於列也杜明言癸丑是三月二十六日下四月戊午云月一日五月庚寅云月四日甲午云月八日所以明言日者欲證成九年閏月爲門五日於上下日月相當故杜備言其日也劉炫曰杜言癸丑二十六日者見與下四月一日會相近知非二會也

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 厚與光俱不敬 弃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爲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弑其君光傳

夏四月戊午會于柤 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

疏 注經書春書始行 正義曰傳言夏會而經書春知經書始行傳言會日也諸赴盟會者初去告行而已盟會必行還乃書何則初去之時未知所會幾國豈得即書會也明其皆是行還告廟乃書之耳但所書者或追記發國之初或即書所會之日此會柤以其經傳不洞乃知春行夏會其餘傳無會日亦應有如此者如此之類是追記初行也二十年六月庚申公會晉侯云云于澶淵成五年十二月己丑公會晉侯云云于蟲牢如此之類是即書會日也此蓋舊無定法史官不同故立文異耳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 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爲附庸

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 丙寅四月九日

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 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

疏 輦重如役 正義曰重者車名也載物必重謂之重人挽以行謂之輦軍行以載器物止則以爲藩營此人挽此重車以從役也宣十二年解已具之

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 見門開故攻之

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 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郰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郰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

疏 縣門至門者 正義曰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寇則發機而下之諸侯之士攻偪陽之門已有入者縣門乃發郰人紇抉而舉之以出門者門者謂攻門者也紇爲郰邑大夫公邑大夫皆以邑名冠之呼爲某人孔子之父名紇字叔梁古人名字並言者皆先字而後名故史記孔子世家稱爲叔梁紇也服虔云抉撅也謂以木撅抉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門者下屬爲句

狄虒彌建大

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爲隊疏狄虎至一隊正義曰鄭玄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也考工記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大車轂長半柯輪崇三柯是輪高九尺其車罔圜周二丈七尺建立也立此大車之輪而覆之以甲以爲櫓也考工記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崇於殳四尺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則戟長一丈六尺也隊是行列之名百人爲隊相傳爲然成一隊者言其當百人也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詩邶風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偪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疏蘇而復上正義曰宣八年傳曰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則蘇者死而更生之名也堇父隊而悶絕似若死然得蘇悟而復緣布上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請班師班還也知伯怒知伯荀罃投之以机出於其閒出偃匄之閒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偪陽封向戌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改之爲亂命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無武功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匄將言爾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女此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五月庚寅四月日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躬在矢石閒疏注躬在矢石閒正義曰服虔云古者以石爲箭鏑引國語有隼集於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砮以證石爲箭鏃若石是箭鏃則猶是矢也何須矢石並言杜言在矢石閒則不以石爲矢也周禮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鄭玄云用金石者作槍雷之屬雷即礌也兵法守城用礌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云下礌成雷椽殘木碎是也甲午滅之八月日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疏注言其至之也正義曰僖四年公會齊侯云侵蔡蔡潰遂伐楚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如此之類一行而有二事者法當言遂遂非善惡之名而此傳特云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則知此言遂者有非之之意所以然者彼因伐遂伐本謀伐行兵容可舉而伐兩國會非征伐之事荀偃士匄於會始請則偪陽無大罪諸侯無宿謀因會滅人情在可責傳稱言自會也是尤其從會行也釋例云會以訓上下叙德刑遂滅偪陽言滅生於會非本意也是言因會以滅國非之之事也書曰者是仲尼新意則舊史不然本蓋別書諸侯滅偪陽仲尼改之而言遂耳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疏光啓寡君

正義曰光昭宋國開闢疆光以賜寡君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

【疏】注桑林至樂名　正義曰若非天子之樂則宋人不當請荀罃不須辭以宋人請而荀罃辭明其非常樂也宋是殷後得用殷樂知桑林是殷天子之樂名也經典言樂殷爲大護而此復云桑林者蓋殷家本有二樂如周之大武象舞也名爲大護則傳記有說湯以寬政治民除其邪虐言能覆護下民使得其所故名其樂爲大護其曰桑林先儒無說唯書傳言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或可禱桑林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也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以桑林爲大護別名無文可焉未能察也

春秋正義二十

荀罃辭辭讓之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

【疏】注禘三至侯樂　正義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彼禘祭唯用大武大夏而不言韶護以二十九年魯爲季札舞四代之樂知四代之樂魯皆有之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禘是三年大祭禮無過者知禘祭於大廟則作四代之樂也禮唯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知其別祭羣公則用諸侯之樂諸侯之樂謂時王所制之樂大武是也然則禘是禮之大者羣公不得與同而於賓得同禘者敬鄰國之賓故得用大祭之樂也其天子享諸侯亦同祭樂故大司樂云大祭祀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如祭祀鄭注云不入牲不奏昭夏王出入賓出入亦奏王夏奏肆夏又禮記祭統云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亦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是祭與享賓用樂同也而荀罃云我辭禮矣沈氏云嘉樂不野合故也魯之禘祭用四代樂則天子禘用六代樂也鄭康成義以爲禘祫各異祫大禘小天子祫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魯有禘樂謂有周之禘祭之樂非左氏義也劉炫云禘是大禮賓得與同者享賓用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於禘魯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爲常荀偃士匄引過謬之事以諂晉侯使聽宋耳曾以禘樂享賓猶以十一牢禮士鞅矣以引勸百牢亦非正也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樂也舞師題以旌夏師帥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

【疏】舞師題以旌夏　正義曰舞師樂人之帥主陳設樂事者也謂舞初入之時舞師建旌夏以引舞人而入以題識其舞人之首故晉侯卒見懼而退入于房也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爲之名也

春秋正義二十

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疾也著雍晉地卜桑林見祟見於卜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禱謝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以用也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晉侯有閒閒疾差也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夷

【疏】謂之夷俘　正義曰昭十七年晉荀吳滅陸渾之戎獻俘于文宮不言謂之夷俘彼直是戎也此言謂之夷俘明非

夷而謂之夷知其諱俘中國改名之也莊三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中國則否中國之俘既不合獻王故獻廟亦諱知其無罪內慙於心故諱之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偪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使周史者示有王命

疏注霍晉至王命　正義曰霍是舊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以爲晉邑也內史掌爵祿廢置周禮內史職文也禮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其身有罪宜廢者選其親而賢者更紹立之論語所云興滅國繼絕世者謂此也晉侯以偪陽之罪不合絕祀故歸諸天子使周內史選偪陽宗族賢者繼嗣偪陽之後令居晉之霍邑以奉妘姓之祀依鄭語及世本皆云偪陽妘姓是祝融之孫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虞夏以來世祀不絕今復繼之善其不滅姓故曰禮也晉侯不自選其人而使周內史者諸侯不得專封示有王命不自專也言納諸霍人者此霍邑或稱霍人猶如晉邑謂之柏人也必知霍人爲霍邑者班固漢書樊噲傳云攻霍人是霍人邑名也劉炫云霍晉邑人掌霍邑大夫猶鄭邑大夫稱鄭人蓋使爲晉附庸也

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言二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高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宋地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攻其城門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勑命也皇耳皇戌子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辭

疏注繇兆辭　正義曰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玄云頌謂繇也是言灼龜得兆其兆各有繇辭即下三句是也此傳唯言兆有此辭不知卜得何兆但知舊有此辭故卜者得據以荅姜耳其千有二百皆此類也此繇辭皆韻古人讀雄與陵爲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韻陵是其事也

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蒯孫林父子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於魯無所恥諱而不書其義未聞

疏注於魯至未聞　正義曰服虔云不書諱從晉不能服鄭旋復爲楚鄭所伐恥而諱之也杜以從盟主而不能服叛國於魯未足爲恥被伐無所可諱故云其義未聞

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競也周猶不堪競況鄭乎周謂

天王。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為下盜殺三大夫傳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事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大子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宜令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己酉師于牛首鄭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禦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俘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

疏注言女至過制　正義曰前已減損其車復云爾車非禮明是仍嫌車多言其過制大夫之制不知車當幾乘從軍之卑未必制有定限子駟心憎尉止嫌其豪富本意不為過禮制也

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

疏注洫田至族田　正義曰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然則溝洫俱是通水之路相對大小為異耳皆於田畔為之故云田畔溝也為田造洫故稱田洫此四族皆是富家占田過制子駟為此田洫正其封疆於分有剩則減給他人故正封疆而侵四族田也小司徒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注云此都鄙采地之制也

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熙等之黨於是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

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公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傳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子尸而追盜先臨尸而逐賊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產子國子為門者置守門庀羣司具眾官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子孔當國代子駟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

以受執政之法疏注自羣至朝政　正義曰於時鄭伯
不得與朝政幼弱政在諸卿國事相與議之不得
一人獨決子孔性好專權自以身既當國望其一聽於己
新經禍亂與大夫設盟爲盟載之書曰自羣卿諸司以下
皆以位之次序一聽執政之法悉皆稟受成旨不得干與
朝政令其權柄在已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子産謂之專
欲難成謂此也服虔云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
政之使以次先爲士大夫乃至卿也若如服言唯當門子
拟耳何由大夫諸司亦不順也子孔若爲此法即是自害
其子子孔之子亦當恨何獨他家門子乎焚書倉門則還
依舊法舊法若父死子代子産即
應代父何由十九年始立爲卿大夫諸司門子
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不順者子産止之請爲之焚
書既止子孔又勸令燒除載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

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難以
至治子産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
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
欲欲爲政也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
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
而後定不於朝内燒欲使遠近見所燒諸侯之師城虎牢而
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偪鄭也不書城魯不與也梧制皆鄭舊地士
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

將歸焉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
于鄭以見晉志疏諸侯至歸焉．正義曰如此傳文諸侯戍虎牢士魴魏絳戍梧與制耳其虎牢之内亦應
更有晉戍也二年晉城虎牢則虎牢久已屬晉非復鄭有
今繫鄭者晉侯之意鄭人若服將歸之焉善晉侯故探其
心而繫之鄭也釋例曰虎牢鄭之郊竟晉人既有之矣又
城而居之將以脅鄭鄭畏而強服遇楚而復叛八年之間
南一北至於數四晉悼慮其未已故大城置戍先以示威
鄭服之日釋戍而歸之德立刑行故能終有鄭國春秋探
書其本心善之也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
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還繞也陽陵鄭地楚
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

驕則可與戰矣武子荀罃欒黶曰逃楚晉之恥
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
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子矯
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戍去之志從之
將退不從亦退從猶服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
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以退楚宵涉潁與楚
人盟夜渡畏晉知之欒黶欲伐鄭師伐涉潁者荀罃不
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

不如致怨焉而還 致怨爲後伐之資 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 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 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 欲以致怨 楚人亦還 鄭服故也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二子王卿士 王右伯輿 右助也 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 欲奔晉 殺史狡以說焉 說王叔也 不入遂處之 處叔河上 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 爭曲直 王叔之宰 宰家

臣 與伯輿之大夫瑕禽 瑕禽伯輿屬大夫 坐獄於王庭 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 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 篳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爲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 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 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主爲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騂旄赤牛也舉騂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

疏 注平王至犬雞 正義曰七姓從王從王之大臣有七姓也瑕禽言伯輿之祖是七姓之一言其世貴也其祖爲王主備犧牲以共祭祀王家牲用備具王恃賴之言其世有功也平王初遷國家未定故與大臣結盟令使世掌其職也周禮牧人陽祀用騂牲檀弓云周人尚赤牲用騂尚書洛誥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諸言騂皆是赤牛則知此騂旄是赤牛也旄謂尾也共旌旗之用故其字從㫃㫃者旌旗行而從風偃也 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 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邪底至也 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 隨財制政 而刑放於寵 寵臣專刑不任法

疏 刑放於寵 正義曰刑罰放赦之事在於寵臣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 師旅之長皆受賂

疏 不勝其富 正義曰勝訓堪也言財多故不可用盡不能堪此富 吾能無篳

門閨竇乎 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 唯大國圖之 圖猶議也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正者不失下之直

疏 下而至正矣 正義曰凡在上正定在下須明在下曲直瑕禽自云己有直理不被上知則是使下無直在上何謂正矣故云正者不失下之直也劉炫云七年傳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晉斷王朝之獄乃以下正上宣子若在下而無直心何以謂之爲正也勸宣子使心正矣 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 宣子知伯輿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

疏 天子至左之 正義曰人有左右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爲右不助者爲左宣子知伯輿直故從王之所助也 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辭 合要 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要

之【疏】辭使王至其契　正義曰周禮鄉士職云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玄云要之爲其罪辭如今劾矣彼謂官人略取罪狀爲其要約之辭如今劾事也漢世名斷獄爲劾故云如今劾矣此言要辭亦是辭之要約如今辯答也合要者使其各爲要約言語兩相辯答伯輿辭直王叔無以應之故不能舉其要契之辭也

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代王叔）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疏】注增立至爲軍　正義曰昭五年云舍中軍明此年作而彼年舍故知舊有二軍今增立中軍也然則正是作中軍耳而云作三軍者傳言三子各毀其乘則舊時屬己之乘毀之以足成三軍是舊軍盡廢而全改作之故云作三軍也杜見其以三改二復據彼中軍之文故言增立中軍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周禮夏官序文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疏】夏四至不郊　正義曰此四月四卜與僖三十一年文同蓋亦三月三卜而四月又一卜也止言不郊不云免牲免牛蓋不以其禮免直使歸其本牧而已故不書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疏】注世子至進之　正義曰劉炫以爲序莒上者直是先至非爲先莒今知不然者往年傳云齊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是前經爲先滕至序在滕子之上今經序在莒子之先明知亦先莒而至也若非先莒而至唯當還序滕子之上耳劉炫無所依馮直云先至更長之而規杜氏非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

公至自伐鄭（無傳）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晉遂尊光）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

公至自會（無傳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疏】注以會至侵伐　正義曰劉炫云杜釋例自言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是時史異辭何爲此注而云不果侵伐今知劉說非者凡云或以始致或以終致皆據實有伐事今據傳文云觀兵于鄭東門是則實無伐事故云不果侵伐劉不達此意而規杜非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

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疏】注魯本至改作　正義曰以昭五年舍中軍知此時作者作中軍是魯本無中軍也以閔元年晉侯作二軍謂之上軍下軍知魯有二軍亦名上下軍也此言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知往前二軍皆屬公也明其有事則三卿更互帥之以征伐耳三卿不得專其民也此時襄公幼弱季氏世秉魯政因公之少欲專其民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也禮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也詩魯頌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鄭玄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軍矣蓋自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貢重自減爲二軍耳非是魯

衆不滿三軍也若然昭五年舍中軍書之於經往前合成一軍亦應書之而經不書者作三軍與舍中軍皆是變改改常卑弱公室季氏秉國權專擅改作故史特書之耳若國家自量彊弱其軍或減或益國史不須書也何則僖公復古始有三萬則以前無三萬矣僖公作亦不書何怪舍不書也蘇氏亦云僖公之時實有三軍自文以後舍其一軍不書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蘇氏又云鄭注詩公徒三萬以爲三軍鄭荅臨碩之問云公徒三萬爲二軍者鄭隨問而荅當以詩箋爲正蘇氏又云蒐于紅革車千乘所以今不滿三軍者以當時采地衆多公邑民少故不能滿三軍三子各毀其乘以足之與前解異也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季武子今爲三軍則異於是矣以魯國屬公之民皆分爲三亦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啻一萬二千五百家也何則魯國合竟之民屬公者豈唯有三萬七千

五百家乎明其決不然矣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實異也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敵強弱勍寇未息卒士竝行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牽之戰晉車八百乘計有六萬人唯三帥之師十三年平丘之會晉叔向云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計四千士卒成二十四軍爾時晉國唯立三軍則甲車四千屬三軍耳其軍豈止一萬二千五百人乎昭八年魯蒐于紅傳稱革車千乘千乘之衆充三軍之數明知此分合竟之民以爲三軍軍之所統其數異於禮也賈逵何休以爲左氏說云尊公室休以爲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云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始專兵甲卑公室去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義符杜說也

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 征賦稅也 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 疏 注征賦至家屬 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土均之法制天下之地征王制云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經典之文通謂賦稅爲征故云征賦稅也往前民皆屬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今武子欲令民即屬己己所應得自稅取之恐穆子不從故先告之請分國內之民以爲三軍三家各自征稅其軍之家屬冀望穆子亦便於己而從其計也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乃稅之耳 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 疏 注政者至能堪 正義曰於時天子衰微政在霸主霸主量國大小責其貢賦若爲二軍則是次國若作三軍則爲大國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古霸主重貢之政將及於子子必不能堪之憂其不能堪之言三軍不可爲也魯爲三軍二軍國之大小同耳但作三軍則自同大國自同大國則霸主必依大國責其貢重也 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 穆子知季氏將

復變易故盟之 乃盟諸僖閎 僖宮之門 疏 注僖宮之門 正義曰釋宮云衖門謂之閎孫炎曰巷舍閒道也李巡曰閎巷頭門也以此知僖閎是僖公之廟門也 詛諸五父之衢 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分國民衆 三子各毀其乘 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 疏 注壞其至三軍 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以爲己之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是其私家車乘也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己有不須更立私乘故三子各自毀壞舊時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壞者壞其部伍將領也今使各自屬其軍不復立私乘故也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

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　疏　季氏至倍征　正義曰其乘之人即所分得者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也役謂共官力役則今之丁也邑謂賦稅若今之租調也以其役之與邑皆來入季氏者則無公征也若不以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當輸一而責其二也設利害以懼民毆之使入己耳民畏倍征故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也知邑是賦稅者以言役邑入則役之與邑皆從民而入官也從民入官唯在力役與賦稅耳故知邑是賦稅也賦稅而謂之邑者賦稅所入若私邑然故以邑言之　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　叔孫氏使盡爲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　疏　孟氏至爲臣　正義曰昭五年傳追

說此事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叔孫氏臣其子弟不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中更取其半又以半歸公謂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彼傳順序此文顛倒傳意以叔孫爲主而先說孟氏言孟氏如叔孫所得使其半爲己之臣叔孫所得子與弟也此孟氏若子若弟是子弟中課取其一又分半以歸公也叔孫使子弟盡爲己臣唯以父兄歸公耳　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　疏　制軍至本言　正義曰如上所分三家所得又各分爲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取二分而二分歸公孟氏取一分而三分歸公分國民以爲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舍謂舍故也制三軍分國民若不如是則三家不肯舍其故法而別改作也使盡爲臣以上是序事之辭不然不舍一句是要契之語故云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盟詛本言不必應詳具但史家畧取其意而爲之立文不復如本辭耳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　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　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　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　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埸之吏侵犯宋　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

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　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大子光所以序莒上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　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　疏　東侵舊許　正義曰昭十二年傳楚子云我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是舊許爲鄭邑也謂之舊許明是許之舊國許南遷而鄭得之　衛孫林父

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爲右還滎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圍鄭觀兵于南門觀示也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敬威儀謹辭令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蘊積年穀而不分災毋壅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藏罪人毋留慝速去惡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

獎王室獎助也或閒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二司天神疏注二司天神　正義曰盟告諸神而先稱二司知其是天神也觀禮諸侯觀于天子爲宫方三百步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青赤白黑玄黃設六玉上圭璋琥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天子祀方明禮日月四瀆山川丘陵彼文雖不言盟其所陳設盟之禮也鄭玄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天子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是言盟之所告告天神也鄭云明神監之謂之司盟司盟非一神也其司慎亦不知指何神但在山川之上知其是天神耳名山山之有名者謂五嶽四鎮也名川謂四瀆也羣神羣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疏注七姓至誤也　正義曰十三國爲七姓世本世家文也姬即次曹意及則言不以大小爲次也實十三國而言十二服虔云晉主盟不自數知不然者案定四年祝佗稱踐土之盟云晉重魯申於是晉爲盟主自在盟內何因晉令主盟乃不自數故知字誤也劉炫難服虔云案宣子恐失諸侯謹慎辭令告神要人身不自數己不在盟欲叛必速豈有如此理哉

明神殛之殛誅也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踣斃也楚子囊乞旅于秦乞師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

丙子伐宋鄭逆楚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其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閒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爲譏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㚟爲介故不書疏注書行至不書　正義曰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illegible]也是以

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及其末節不統大理遷怒[illegible]從意於行人譬諸豺狼求食而已傳曰鄭人使伯蠲行[illegible]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故夫子特顯行人之[illegible]文行人有六而傳發其三者因良霄以顯其稱行人之事因于徵師以示其非罪因叔孫婼以同外內大夫則餘三人皆隨例而爲義也諸以行人爲名通及外內以卿出使義取於非其罪也若濤塗宛喜之屬罪在其身鄭叔詹曾行父之等以執政受罪本非使出故不稱行人從實而書皆以罪之也鄭祭仲之如宋也非會非聘與於見誘而以行人應命不能死節挾僞以篡其君故經不稱行人以罪之也是言罪之故不稱行人則稱行人者皆無罪也鄭人先遣告楚乃從諸侯故傳在會先也經在會後既成而後告執故書執在蕭魚會下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

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二盟不書不告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疏注經書秋史失之　正義曰會于蕭魚經雖無月但會下有冬故以爲會在秋也傳言日月次第分明是經繆史官失之也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斥候不相備也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叔肸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鄭人賂晉侯以師

悝師觸師蠲悝觸蠲皆樂師名疏注悝觸蠲皆樂師名　正義曰樂師稱師下云[illegible]賂以樂知此三人皆樂師悝觸蠲是其名也服虔見下有鍾鎛磬即云三師鍾師鎛師磬師謂悝能鍾觸能鎛蠲能磬也然則鄭人以師茷師慧賂宋者又能鍾乎能鎛乎三師必是能鍾磬者要不可即以名次配言之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耦也疏注廣車至耦也　正義曰皆是兵車而別爲之名蓋其形制殊用觚異也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也服虔云軘車屯守之車也或可因所用遂爲名又其用之亦無常也射禮數射算二算爲純一算爲奇是淳爲耦也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軘共百乘疏注他兵至百乘　正義曰則凡兵車百乘者更合言軘廣或軘廣之外別有百乘杜本軘十五乘更以他兵車七十乘增軘廣共爲百乘耳知非軘廣之外更有百乘者以上既言廣車軘車下云凡兵車百乘言凡是總攝之辭故知總上軘廣也若然直言兵車百乘於理自足上別云廣車軘車者以廣車軘車甲兵備足自外之車甲兵不備又別有車名非軘廣也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疏注肆列至二枚　正義曰以肆爲列者鍾磬皆編縣之在簨虡而各有行列也周禮小胥云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鄭玄云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如鄭彼言鍾與磬全乃成爲肆此傳於鍾即言肆者十六枚而在一虡古今皆同其虡不可分也虡不可分而云有全有半明如鄭言鍾磬相對肆爲全單爲半也傳言歌鍾二肆則兼有磬矣若其無磬不得成肆杜以傳唯云歌鍾故但解鍾數云三十二枚其磬數亦同矣此二肆皆爲編縣也下

云及其鎛磬者鎛是大鐘磬是大磬皆特縣之非編縣也據鄭玄禮圖如此也言歌鐘者歌必先金奏故鐘以歌名之晉語孔晁注云歌鐘鐘以節歌也劉炫云傳言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則鎛磬亦二肆肆之爲名實由鐘磬相對但傳於磬下不復更言其數於鐘則言二肆明鎛磬數與之同乃成肆若磬無二肆則半賜魏絳無磬矣安得有金石也知色別各三十二枚也歌必先云云同 及其鎛磬 鎛磬皆樂器 女樂二八 十六人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在四年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 諧亦和也 疏 八年至之和 正義曰服虔云八年從四年以來至十一年也九合諸侯者五年會于戚一也其年又會于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于鄬三也八年會于邢丘四也九年會于戲五也十年會于柤六也又戍鄭虎牢七也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八也又會于蕭魚九也晉語說此事云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孔晁云不數救陳與戍鄭虎牢餘爲七也如樂之和謂諸侯和同如樂之相應和也 請與子樂之 共此樂 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 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 樂旨君子福祿攸同 攸所也 便蕃左右亦是帥從 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 疏 詩曰至帥從 正義曰詩小雅采菽之篇也言美也言樂美之德君子以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國也以有樂美之德政故爲福祿之所同歸也既能鎮邦國受福祿雖復疏遠之人便蕃然數來在其左右亦於是相帥而來從之也 夫樂以安德 和其心也 義以處之 處位以義 禮以行之 行教令 信以守之 守所行 仁以厲之 厲風俗 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言五德皆備乃爲樂非但金石 書曰居安思危 逸書 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規正公 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 待遇接納 不能濟河 渡河南服鄭 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 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 疏 注司盟至之制 正義曰周禮司盟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既盟則貳之貳之者寫兩本盟書一埋盟處一藏盟府也唯言會同之盟不掌功勳之事而得有賞功之制者僖五年傳曰虢仲虢叔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是司盟之府掌藏功勳典策故有賞功之制也 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疏 注禮大至賜樂 正義曰以魏絳永賜始有金石之樂知未賜不得有也賜之而云禮也知禮法得賜之也周禮小胥云大夫判縣士特縣鄉飲酒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鄉射禮云縣于洗東北西面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縣是大夫得有鐘磬

樂有功乃賜之正禮也唯言魏絳有金石之樂不言女樂女樂房中私宴之樂或可以賜之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已屬晉無所救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莒邑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疏注五年至以名　正義曰劉炫云杜於五年注以為公及其盟還而不以盟告廟也今注云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何為兩注自相矛楯今知劉難非者以戚盟經既不書公之與否又傳無其事杜弘通其義故為兩解劉不尋杜旨而規其過非也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乘勝入鄆報見伐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吳子壽夢卒壽夢吳子之號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通故曰禮疏注周廟至曰禮　正義曰杜以下文周廟[illegible]於周公之廟知是文王廟也以鄭祖厲王立所出王廟知為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也哀二年蒯聵禱云敢昭告皇祖文王衛亦立文王廟也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而諸侯得立王廟者彼謂無功德非王命而輒自立之則為非禮魯衛有大功德王命立之是其正也鄭祖厲王亦然此是常禮特於吳子而傳發例者以吳始通公能依禮故於此言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疏注於城外向其國　正義曰禮奔喪之記云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此傳言於外與彼於野同於城外向其國張帷而哭之耳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

疏注同姓於宗廟　正義曰此即周廟也但發大例意通古今故不復斥言周耳其實於周之世亦周廟也異姓之國無所出王之廟者其哭同姓必不得同諸異姓亦當於祖廟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諸姬同姓國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為國共祖周公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揚梁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

予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如人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適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疏及姑姊妹　正義曰釋親云父之姊妹爲姑樊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蓋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妹入火取其兄子是謂父妹爲姑妹也後人從省故單稱爲姑也古人稱祖父近世單稱祖亦此類也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爲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嫌君臣不敵故禮之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疏秦嬴至禮也　正義曰此事不見於經而傳自廣記備言以明禮之事耳楚共王以成元年即位秦嬴歸楚蓋應多年傳因子庚之聘發其歸楚非此年歸而即使歸寧案昭元年秦鍼奔晉傳云其母曰弗去懼選鍼則景公之弟昭元年其母猶在此注云父母既沒歸寧使卿者父母並在則身自歸寧若父沒母存身不自歸則亦使卿寧也杜云父母既沒連言之耳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一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二　[illegible]　襄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傳例曰書取言易也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成二年大夫盟于蜀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勳勞於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桓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遲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釋例詳之疏注書勳至詳之　正義曰其書勞與策勳一也周禮王功曰勳事功曰勞對則勳大而勞小故傳變文以包之注云書勳勞於策明其不異也桓二年傳發凡例有告廟也飲至也策勳也桓十六年傳言飲至此年傳言書勞二者各舉其一所以反覆凡例以此知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耳所云偏行一禮謂偏行告至其飲至策勳則不可偏行也何則告廟因行飲至舍爵而即策勳策勳飲至並行之於廟豈得不告至而在廟聚飲乎不告至而入廟書勞乎明其決不然矣但告至已後或飲至而不書勞或書勞而不飲至二事或有闕其一者傳因獻子書勞復言禮也所以發明凡例釋例曰公行或朝或會或盟或伐得禮失禮其事非一故傳隨而釋之於盟釋告廟嫌他例不通故復揔云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

禮也此以明公之出竟當無不告及其反也則必飲至有功則策勳故公至自伐鄭傳重言以飲至之禮孟獻子書勞于廟傳復云禮所以反覆凡例也公朝於晉而獻子書勞知策勳非唯討伐之功雖或常行有以定國安民亦書功於廟也然則凡反行飲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勞告事而已

夏邿亂分爲三國分爲三部志力各異師救邿遂取之魯師也經不稱師師不滿二千五百人傳通言之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用大師焉曰滅敵人距戰斬獲俘馘用力難重雖邑亦曰滅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

疏注魯師至言之　正義曰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彼是大夫將滿師故稱師此亦大夫將所將不滿二千五百人故直言取邿而不得言師也傳言師者師是衆人之揔名雖少亦通言之　注不用至曰取　正義曰宣九年取根牟傳曰言易也成六年取鄟傳曰言易也昭四年取鄫傳曰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書取四發取例傳皆云言易也取鄫之下又發凡例云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者不用師徒即是易得之狀所以覆明凡例也若用而不勞則與不用相似故杜云用而不勞亦曰取也凡例克邑邿乃是國知雖國亦曰取釋例曰取者乘其衰亂或受其潰叛或用小師而不頓兵勞力則直言取如取如攜言其易也傳四發取例者邿以師徒鄫叛而來根牟東夷鄟附庸國名各不同故也邿爲小國非邑非夷故以凡例明之　注敵人至曰滅　正義曰國大邑小嫌邑易國難滅取止見難易不由國邑大小故注辯之上云易則雖國亦曰取此取邿邿是國也此言用力難重則雖邑亦曰滅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昭十三年吳滅州來皆邑而言滅是也　注謂勝至其地　正義曰入謂入其都邑制其民人當入之日與滅亦同但尋即去之不爲已有故云勝其

國邑不即有其土地如此之類謂之爲入國邑雙舉者國邑皆稱入也文十五年晉郤缺入蔡是入國也成七年吳入州來九年楚人入鄆是入邑也若然閔二年狄入衛哀八年宋公入曹二者傳皆言滅而經書入者釋例曰狄滅衛而書入者狄無文告衛之君臣死盡齊桓存之以告諸侯言狄已去不能有其土地也曹背晉而奸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忍褚師之詬怒而反兵一舉滅曹臧非本志故以入告也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爲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匄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已賢事見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罃士匄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位如故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魴新軍無帥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之禮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

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義取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為萬國所信孚信也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己之勞以為偶賢無讓心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自稱其能為伐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

疏　晉侯至禮也　正義曰什吏謂十人長也從車曰卒在車曰乘新軍將佐皆遷晉侯選賢未得難用其人使其軍內十人之長率其步卒車士與其新軍官屬軍尉司馬之類以從於下軍令下軍將佐兼領之得禮也周禮夏官序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不言十人有長而此傳云什吏者夏官所云周禮之正法耳其量時制宜未必盡然尚書牧誓有千夫長百夫長齊語管子設法五人為伍五十人為小戎二百人為卒二千人為旅萬人為軍吳語王孫雄設法百人為行十行一旌十旌一將軍引司馬法云十人之帥執鈴百人之帥執鐸千人之帥執鼓萬人之將執大鼓三者數人置帥皆以什計之異於周禮則晉人為軍或十人置吏也　詩曰至善也　正義曰此大雅文王之篇儀善也刑法也孚信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為萬國所信言文王之法善也　詩曰至讓也　正義曰詩小雅北山之篇刺幽王役使不均平被使之人自稱己之功勞我所以特從王事者在上獨以我為賢自云己賢是不讓也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為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鄢在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弘大也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從先君代為禰廟請為靈若厲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

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善疏注窀厚至葬埋　正義曰晉語云窀厚也說文云夕暮也從月半是夜字從夕知是以夕爲夜也厚長意同故厚夜猶長夜也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故春秋謂祭祀也長夜者言夜不復明死不復生故長夜謂葬埋也以其事施於葬故令字皆從穴王意自貶祭之與葬皆不敢從先君之禮　注從先至禰廟　正義曰祭法云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此云禰廟即彼考廟也曲禮云生曰父死曰考考成也言有成德也禰近也於諸廟父最爲近也禮三年喪畢遞祖遷新主入廟是從先君代爲禰廟也計昭穆之次昭次入昭廟穆次入穆廟皆代爲祖廟而言代爲禰廟者謂與見在生者爲禰廟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也子爲三覆以待我覆伏兵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不用天道相弔恤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爲昊天所恤則致罪也爲明年會向傳疏不弔至有定　正義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

冬城防書事時也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閒爲時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疏注土功至爲時　正義曰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是土功之常節也本設此節以爲農事既閒故以此時興土功今此冬城防經傳皆不言月當在火見致用之前比歲農收差早雖天象未至而民事已閒故云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閒爲時言時節未是時而事以得時故言書事時也釋例曰冬城防臧武仲請畢農事故傳曰書事時也言興作出火見致用之前亦得兼以事時而禮之

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守征行而歲習其

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守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不習謂卜不吉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不能脩德與晉競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一卿謂良霄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位不偪則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固使歸而廢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鄭廢本見使之意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疏注先征至征行　正義曰先征五年而卜其吉凶謂征前五年而預卜之也征訓行也先王之行謹慎而卜必是禮之大者大禮遠行莫過巡守故知征謂巡守也征行釋言文也傳言卜征五年未知何代之禮案尚書舜典云五載一巡

守孔安國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鄭玄云天子以海內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如孔鄭之言唐虞及夏皆五年一巡守然則卜征五年虞夏法也在周之世而遠陳虞夏法者蓋重古而言之或周之巡守不必十二年也周十二年一巡守法歲星行天一周也虞夏五年一巡守取五行遞王而徧也　而歲至則行　正義曰禮記云卜筮不相襲鄭玄云襲因也釋詁云祥善也歲因其善謂去年吉今年又吉也善因則行謂五年五吉善善相因則先王然後行巡守也傳稱卜不習吉而得五年五卜者卜不習吉謂不可一時再卜耳此則每年一卜非相習也　注不習謂卜不吉　正義曰其善不因往年是謂不習吉也脩德改卜更以卜吉爲始又得五吉乃行也　止鄭至用之　正義曰貴者多則勢相偪今止鄭一卿於楚以除其國內相偪之患位不偪則大臣和睦使鄭在家之人和睦而疾楚以牢固事於晉焉用之何須用此良霄留之於楚　使歸至愈乎　正義曰往者鄭使良霄向楚其意欲得楚執良霄鄭得堅事晉國是鄭本遣良霄其意如此今若放良霄使歸於鄭則鄭不得堅事晉國是廢其本使之意蘇氏之說亦然也良霄被執久留在楚今若歸之則怨恨其君以憎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令鄭國大臣不和則事晉之心不固不猶少差乎方言云病差謂之愈後年注以愈爲差此亦當爲差也服虔云愈猶病愈是愈爲差之義也鄭玄論語注云愈猶勝也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獎成霸功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向鄭地

疏注叔老至鄭地　正義曰叔老聲伯子叔肸孫故以叔爲氏也卿出聘使及盟會皆以大夫爲介禮之常也此會魯使季孫宿與叔老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故以卿爲介於例唯征戰重兵許內外魯帥出征伐則諸將並書其聘與會唯書使主其介不合書也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叔老雖則爲介而晉爲盟主亦列之於會魯人以其並列於會故並書之也傳稱宋華閱仲江會伐秦向之會亦如之則此會宋亦二卿華閱猶尚故貶仲江國不在列若二卿並敬其事俱得列會亦當並書於策何則盟主列之於會魯史無容略之也故傳言崔杼華閱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是齊宋衛三國之卿於此會也惰慢不自整攝故貶稱人罪其身故去名氏猶序鄭卿之上從其大小舊次也在會惰慢未是大尤即加貶責者此是仲尼新意蓋以督率諸侯獎成晉悼霸功故也以吳來在向諸侯就向會之故不序吳於列而云會吳于向與鍾離善道異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無傳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齊宋大夫不書義與向同　己未衛侯出奔齊　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告

疏注諸侯至從告　正義曰二十年甯子疾召悼子曰諸侯之策云云甯殖自爲此言明知諸國策書皆云孫林父甯殖逐衛侯不言衛侯自出奔也仲尼脩春秋以其自

取奔亡之禍故以失國者皆是被臣逐之惡非其君自出仲尼尤其不能自安皆不書逐君之賊所以責其君也此燕伯款出奔齊蔡侯朱出奔楚止書名此不書名從告也釋例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没逐者之名主以自奔爲文責其君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衛獻不以名而燕赴以名各隨赴而書之義在於彼不在此也注言在彼不在此者義在自出爲罪不在名與不名以其失國已足罪賤不假復以名責故史記隨赴而書仲尼依赴爲定也曲禮云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記之所言當據春秋爲義滅同姓名春秋既依用之則失地書名亦是大例而杜云名與不名無義例者案經書衛侯燬滅邢傳云同姓也故名其言與記符同左氏本有此例也失地書名則傳無其事且記言失地者謂國被人奪非奔出奔者也州公如曹紀侯大去皆是失地之君經不書名亦不發傳知失地之君不以名爲貶也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公羊傳皆云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則禮記之文或據公羊之義不可通於左氏故杜不爲此說

莒人侵我東鄙無傳報入鄆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爲楚所敗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謀爲吳伐楚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以爲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爲伐楚執莒公子務婁在會不書非卿以其通楚使也莒貳於楚故此年伐魯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所在亦設朝位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爲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乃祖吾離被苫蓋蓋苫之別名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蒙冒也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爲剖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職主也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明旦不使復得與會事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也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冑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也冑後也毋是翦棄翦削也賜我南鄙之田狐貍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貍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不內侵亦不外叛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在僖三十年於是乎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亢猶當也秦師不復我

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足也與晉踣之踣僵也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意常如殽無中二也豈敢離遏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瞢悶也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

子辭焉辭謝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不書者戎爲晉屬不得特達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

【疏】注四嶽至燉煌 正義曰周語稱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共之從孫四嶽佐之胙四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賈逵云共共工也從孫同姓末嗣之孫四嶽官名大嶽也主四嶽之祭焉姜炎帝之姓其後變易至於四嶽帝復賜之祖姓以紹炎帝之後是四嶽爲姜姓也下傳云謂我諸戎四嶽之裔胄是姜戎爲四嶽之後姜姓故稱姜戎也昭九年傳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同說此事而云允姓知姜姓之後又別爲允姓也其姜戎是帝堯所賜允姓不知誰賜之也周語云胙四嶽國爲侯伯謂爲諸侯之長下注云四嶽堯時方伯據彼文而知之

被苫蓋蒙荊棘 正義曰被苫蓋言無布帛可衣唯衣草也蒙荊棘言無道路可從冒榛藪也說其窮困之極耳

注蓋苫之別名 正義曰釋器云白蓋謂之苫孫炎曰白蓋茅苫也郭璞曰白茅苫也今江東呼爲蓋

昔秦至諸戎 正義曰僖二十二年傳云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則秦晉共遷之也昭九年傳云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似晉侯獨誘之也此云秦人逐之惠公與田乃是被秦逐而自歸晉也三文不同者此戎本處瓜州明遠在秦之西北秦貪其土晉貪其人二國共誘而使遷僖傳是其實也昭傳王專責晉故指言晉耳此傳宣子施恩於戎故言被逐歸晉駒支順宣子之言故云秦貪土地逐我諸戎秦本實貪其土地而遷之也

譬如至踣之 正義曰角之謂執其角也掎之言戾其足也前覆謂之踣言與晉共倒之

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將

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大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

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己志在於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衞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以書共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

于棫林棫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己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黶惡偃自專故棄之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史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爲待也欒黶下軍帥莊子爲佐故曰吾帥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帥

不和恐多爲秦所禽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欒鍼欒黶弟也二位謂黶將下軍鍼爲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士鞅范匄子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欒黶汰侈誣逐士鞅也而女也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

也臨事惰慢不脩也仲江宋公孫師之子向之會亦如之衞北宮括不書於向亦惰書於伐秦攝也能自攝整從鄭子蟜俱濟涇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汏乎對曰然欒黶汏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黶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欒書黶之父也召公奭聽訟舍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在召南欒黶死盈之善未

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壓之怨實章焉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爲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

疏注詩邶至必濟　正義曰此詩本文云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經水全引下三句而釋之云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李巡云濟渡也水深則厲水淺則揭衣渡也不解衣而渡水曰厲孫炎曰揭褰衣也以衣涉水濡褌也詩意言遇水深淺期之必渡穆子賦此詩言己志在於必濟也魯語云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在匏有苦葉矣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欲叔向之意取匏有苦葉爲義此注取深厲淺揭爲義者穆子止賦此詩不言所取之意未必叔向曲得其情杜以厲揭爲義切於取匏有苦葉故不從國語而別爲此解　不復成焉　正義曰此役比爲報櫟之敗非欲求與秦成而云不復成者凡與師伐國彼若服罪謝過即當相與和平故注解其意不復成焉者正謂秦不服也服虔云不得成戰陳之事秦傳諸伐國者皆服之而已不是皆成戰陳之事此何以獨云不復成戰也　注欒黶至女也　正義曰欒鍼自以家有二位恥其無功與士鞅共馳秦師非鞅召之是誣逐士鞅也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勑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服朝服待命於朝日旰不召旰晏也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從公於囿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戚孫文子邑孫蒯入使孫蒯孫文子之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戚衛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爲亂大師掌樂大夫大師辭師曹請爲之辭以爲不可師曹樂人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也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亂并帑於戚帑子也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

將若之何伯玉遽瑗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奸猶犯也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未知當差否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欲速出竟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宫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羣公子疑孫子故盟之丘宫近戚地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獻公弟公如鄄鄄衛地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使往請和也子行羣公子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鄄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故爲公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

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佗與差為孫氏逐公公孫丁御公為公御也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子魚庾公差禮射不求中射兩軥而還軥車軛卷者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佗不從丁學故言遠始與公差俱退悔而獨還射丁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子鮮從公子鮮公母弟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定姜公適母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

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不釋皮冠之比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越遠也瘠厚成叔名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衛諸大夫曰有君不弔弔恤也有臣不敏敏達也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

大叔儀對大叔儀衛大夫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慰其不遂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郲齊所滅郲國及其復也以郲糧歸言其貪右宰穀從而逃歸

衛人將殺之穀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欲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詐之不獲已耳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己雖從君出其罪不多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聽盟會之命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書未為卿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道理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

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
乎 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疏 注勑戒至宴食 正義曰君之於臣有禮食宴食儀禮公食大夫禮者主
國之君食聘賓之禮也其食己之大夫亦當放之而迎送
荅拜之儀有差降耳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鄭玄
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
禮也如鄭之言大夫與客禮食尚放公食大夫禮明知國
君與臣禮食亦當放之公食大夫之禮其禮甚大衛侯雖
則無道不應與臣禮食而得棄之射鴻知是公自勑戒二
子欲共為宴食宴食者閒燕無事召臣與之共食耳 注
服朝服 正義曰言服而朝明朝服也諸侯每日視朝其
君與臣皆服玄冠緇布衣素積以為裳禮通謂此服為朝
服宴食雖非大禮要是以禮見君故服朝服公食大夫之
禮賓朝服則臣於君雖非禮食亦當服朝服也 注皮冠
至與食 正義曰此公射鴻於囿而冠皮冠明皮冠是田

獵之冠也且虞人掌獵昭二十年傳曰皮冠以招虞人又
十二年傳言雨雪楚子皮冠以出出田獵也是諸侯之禮
皮冠以田獵周禮司服云凡甸冠弁服鄭玄云甸田獵也
冠弁委貌也其服緇布衣素積以為裳是服諸侯視朝之
服也彼天子之禮故以諸侯朝服而田異於此也昭十二
年傳又云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皮冠杜云敬大臣是君
敬大臣宜釋皮冠既不釋皮冠又不與食二子所以怒也
并帑於戚 正義曰孫子衛朝大臣食邑於戚其子先分
兩處將欲作亂慮禍及其子故令并帑於戚 從近關
出 正義曰聘禮及竟謁關人鄭玄云古者竟上為關以
識異服識異言又周禮司關注云關界上之門也衛都不
當竟中其界有遠有近欲速出竟故從近關出也 注公
徒至執之 正義曰服虔云執追公徒者公如鄄故鄄人
為公執之討孫氏追公徒衆必盛鄄人為公可言與之戰
耳不得言執之也且文承敗公徒下豈敗公徒之後乃執
之乎下文方說二子追公豈復是鄄人執二子也故杜以

為公徒因敗而散亡鄄人為公執散走者 初尹至責背
正義曰孟子云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
子濯孺子疾作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我疾
作不可以執弓庾公之斯曰小子學射於尹公之佗尹公之
佗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
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其姓
名與此略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一人之身有此二行孟
子辯士之說或當假為之辭此傳應是實也 注輈車轅
正義曰說文云輈轅下曲者服虔云車轅兩邊叉馬頸者
暴妾使余 正義曰言暴虐使余如妾 有臣不敏 正義曰
不敏不達於禮也 余不說初矣 正義曰言余之不說於
君初即然矣不得已而從之出耳非是愛君而從在道始悔
而反也 狐裘而羔袖 正義曰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
以裼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是裘之用皮狐貴於羔也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

半天子之軍 成國大國 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
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 朔知罃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
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
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裘士魴子也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為
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 疏 注成國大國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五命賜則七命
賜國鄭玄云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
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地者方四百
里以上為成國如鄭之言成國者唯公與侯耳伯雖與侯
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為成國也成國乃得半天子之軍
未成則不得也夏官序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當以公侯為大國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也諸侯五等唯

有三等之命伯之命數可以同於侯其軍則計地大小故伯國之軍不得同於侯也此據禮正法耳春秋之世鄭置六卿未必不為三軍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

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過則匡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史為書謂大史君舉則書瞽為詩瞽盲以[illegible]

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人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得誹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官師相規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獻藝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道人徇路之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善

師曠能因問盡言

疏注賞謂宣揚　正義曰賞者善善之名也但上之善下則賜之以財故遂以賞為賜財之號此言天子以下皆有臣僕以輔佐其上而下之賞上不得奉以貨財唯當延其譽耳故知賞謂宣揚也　注謂大至則書　正義曰周禮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史官有五名知此史謂大史者以傳稱齊崔杼弒其君云大史書之知君舉則書皆大史書也　注瞽盲至風刺　正義曰周禮樂官大師之屬有瞽矇之職鄭玄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知者以為大師小師鄭衆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無目是盲者也詩者民之所作采得民詩乃使瞽人為歌以風刺非瞽人自為詩也周語云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陳曲韋昭云公以下至上士各獻諷諫之詩瞽陳樂曲獻之於王是言瞽為歌詩之事也　注工樂至之辭　正義曰儀禮通謂樂人為工工亦瞽也詩辭自是箴諫而箴諫之辭或有非詩者如虞箴之類其文似詩而別且諫者萬端非獨詩

箴而巳詩必播之於樂餘或直誦其言以歌誦小別故使
工瞽異文也周語云師箴瞍賦矇誦亦是因事而異文耳
注規正諫誨其君　正義曰規亦諫也鄭玄詩箋云規者
正圓之器以恩親正君曰規然則物有不圓者規之使圓
行有不周者正之使備猶規正物然故云規正諫誨其君
庶人至誹謗　正義曰庶人卑賤不與政教聞君過失
不得諫爭得在外誹謗之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
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周語厲王虐
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
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
周語云庶人傳語是庶人亦得傳言以諫上也此有士傳
言故別云庶人謗爲等差耳　注旅陳至貴尚　正義曰
旅陳釋詁文也商旅于市謂商人見君政惡陳其不正之
物以諫君也易云商旅不行旅亦是商此云陳者彼云商
旅不行故以旅爲商此文連于市若以旅爲商直云商旅
于市則文不成義故以旅爲陳也劉炫云王制言遐守之

事云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鄭玄云市典
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此亦
彼類彼上觀民此民觀上商陳此物自爲求利非欲諫君
但觀其所陳則貴尚可見在上審而察之其過足以自改
故亦爲諫類則齊竇蹈之比是也　百工獻藝　正義曰
周禮考工記云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
鄭玄云五材各有工言百衆言之也則工是巧人能用五
材金木水火土者也此百事之工各自獻其藝能以其所
能譬喻政事因獻所造之器取喻以諫上即夏書所云工
執藝事以諫是也　注遒書至之言　正義曰此在胤征
之篇其本文云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共邦有常刑此傳引彼略去每歲
孟春直引遒人以下乃以正月孟春結之殷勤以示歲首
恒必然也孔安國云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
振文教也周禮無遒人之官彼云其或不共邦有常刑是
號令羣臣百工使之諫也木鐸徇路是號令之事孔言宣

令之官杜必以爲行人之官者以其云徇於道路故以爲
行人之官采訪詩謠者與孔宣令之官其事不異劉炫以
爲杜不見古文以遒人爲宣令之官徇路求諫而規杜氏
不見古文誠如劉說然杜之所解於義自通苟生異見其
義非也　注官師至規正　正義曰杜意謂師爲長故以
官師爲大夫言大夫是羣官之長大夫自相規正案孔安
國云官衆衆官也更相規闕其意以師爲衆杜必知官師
是大夫者此云官師相規上云大夫規誨規文既同故以
爲大夫尚書文舞所對故孔云官衆衆官也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在前年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殿軍後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皋舟吳險阨之道楚人不能相救

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不可以師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謚舉其終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胙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緊發聲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纂繼也因昏而加寵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疏】師保萬民　正義曰師法也保安也言大公與民爲法而民得以安也尚書泰誓武王數紂之罪云[illegible]

師保孔安國云可法以安者及放退之是謂良臣爲民之師保也　王室至是賴　正義曰服虔本壞作懷解云懷來也繫蒙也賴恃也王室之不懷來諸侯恃蒙齊桓之所正也孫毓云案舊本及賈氏皆作壞杜雖不注當謂王室之不傾壞者唯伯舅大公是賴也上文不言桓公不得爲賴桓公也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否獻子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定立剽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借觀之

疏仲虺至道也　正義曰尚書仲虺之誥云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孔安國云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此傳取彼之意而改爲之辭其言非本文也　注析羽至觀之　正義曰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道車載旞游車載旌鄭玄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游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是其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也鄭玄唯言全羽析羽有五采耳猶不辨羽是何羽周禮有夏采之官鄭玄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職云掌大喪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鄭玄云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則旌旗有是綏者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橦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李巡曰以旄牛尾著旌首者也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旌上也下亦有旒縿據彼諸文言之則羽旄者有五色鳥羽又有旄牛尾也言全羽析羽者蓋有全取其翅或析取其翮故有全析二名也繫此鳥羽牛尾而於干首猶自別有絳爲旗縿縣之於干今之旗飄尚然也此傳直言羽耳注不引全羽而以析羽解之者以全羽尊於析羽齊人建以赴會當是羽之賤者故以爲析羽不然則無以知之計羽毛所用其費無多晉人自應有之而此年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定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皆假之他國者或當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觀之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爲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謚君爲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爲周言德行歸於忠信即爲萬民所瞻望

疏行歸于周　正義曰此詩小雅都人士之篇也注云城郭之域曰都言都人之士所行要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傚之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采地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

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疏及向戌盟于劉　正義曰荀庚良夫郤犨等來聘且尋盟皆直云及某盟不言地者由在國與之盟也此言盟于劉者出國與盟故書其盟地猶如晉侯與公出盟于長樗也釋例劉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也　注劉采至逆女　正義曰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傳稱劉康公來聘是王季子食采於劉遂爲劉氏此劉夏當是康公之子即前年傳稱劉定公是也釋例曰天子公卿書爵此言天子卿書字又云劉夏非卿其實非大夫而云非卿者以名相配以劉夏非卿稱名故云天子卿書字以決之傳稱卿不行故云劉夏非卿以對之皆望經傳爲義也或以爲無爵卿書字杜何意於此獨舉無爵之卿也諸侯之娶言逆女此與桓八年皆言逆王后者天子無外所命則已成后矣故不言逆女也劉炫云例云天子公卿書爵此言卿書字者以其有爵則書爵無則書字傳稱官師即此劉夏釋例以夏爲士則夏此時似未有爵若夏是卿當書字傳言卿不行非禮則此禮本當使卿故以卿決之卿當書字夏非卿故書名例稱天子大夫書字但此禮不使大夫故不以大夫決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無傳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備齊故夏城非例所譏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無傳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誤 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四同盟 疏注四同盟　正義曰周以成十八年即位其年盟于虛朾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凡五同盟言四者唯數襄公盟也

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 見孟獻子尤其室 尤責過也 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閒 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 疏注傳言至其實　正義曰閒非也不敢非兄是友于兄也不隱其實者謂恕情實言無所隱諱故云不隱其實也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 疏注官師至非禮　正義曰祭法云官師一廟鄭玄云官師中士下士也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是天子之官師非卿故劉夏從單靖公而譏卿不行也桓八年祭公來逆

逆王后于紀經書祭公此云官師從單靖公唯書劉夏知劉夏獨過魯告昏靖公不至魯也祭公言來遂逆此劉夏不言來遂逆者彼祭公命魯主昏則是因來遂逆此不命魯主昏直過魯告耳故不言來遂也公羊穀梁亦皆直云過我也此公既行矣唯譏卿之不行不譏王不親逆是知於禮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臨之故唯言卿不行非禮也釋例據此傳知天子當使公卿天子不親逆也 楚公子午爲令尹 代子囊 公子罷戎爲右尹蔿子馮爲大司馬 子馮叔敖從子 公子櫜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 屈到屈蕩子 公子追舒爲箴尹 追舒莊王子子南 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

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無覬覦以求幸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詩周南也寘置也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爲一服不言侯男略舉也

疏注子馮叔敖從子　正義曰案世本蒍艾獵是孫叔敖之兄馮是艾獵之子則馮是叔敖兄之子也杜集解及釋例皆以蒍艾獵叔敖爲一人馮是叔敖之子世本轉寫多誤杜當考得其眞　册蕩爲連尹　正義曰服虔云連尹射官言射相連屬也若是主射當使養由基爲之何以使由基爲官廢尹棄能不用豈得爲能官人也官名臨時所作莫敖之徒並不可解故杜皆不解之　注詩周至爲急　正義曰周南卷耳之篇也序云后妃之志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故詩人述其意后妃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使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故嗟嘆思之　王及至行也　正義曰后妃之志志在輔王求賢置之於公卿以下之位耳非欲更別求賢置之於王位也但公卿以下尚欲使之皆賢豈欲王之不賢乎雖不欲他賢代王而欲使王行益賢也以周訓爲徧言徧在列位故自王以下及六服之內大夫以上皆言之各以賢能居其列位是詩人所謂周行者也計后妃之意亦下及士但傳以士卑故指言大夫耳詩注以周行謂周之列位此注云周徧者斷章爲義與詩說不同也此云能官人者謂能官用賢人爲公侯以下王則天之所命非人所用兼言王者

王居大位脩行善政則是爲能官人故杜云自王以下各任其職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爲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四與師茷師慧樂師也茷慧其名二月公孫黑爲質焉公孫黑子皙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子罕以司臣託季氏鄭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朝也相師者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以其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爲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國相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改過

疏鄭人醢之三人　正義曰以文承司臣之下嫌其亦醢司臣故言三人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畏霸主故敢伐魯於是乎城成郛郛郭也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晉故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晉侯有

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為明年會溴梁傳鄭
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夏子西也言諸侯畏晉故卿共
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
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為寶也故敢
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
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
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納此
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

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貴玉得富疏不若人有其寶
正義曰我得不貪女得其玉是我與女二人各有其寶十二月鄭人奪堵狗
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
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疏
注踰月而葬速　正義曰四年七月夫人姒氏薨八月葬
我小君定姒纔別月耳杜云踰月而葬速也今晉悼往年
十一月卒此年正月葬猶三月也杜亦云踰月而葬者踰
越也所越有多有少俱是踰越之義故杜弘通兩解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
戊寅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疏注不書至故也　正義曰傳於會溴梁之下晉侯與諸侯
宴乃言高厚逃歸則高厚會訖乃逃也於會不書齊者以
高厚逃歸晉人怒之諸侯即有伐齊之志不與高厚得為
來會公歸告廟歷告所會不告高厚故不書也　注諸大
至可知　正義曰公羊以為溴梁之盟君若贅旒然溴梁
云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皆以為此時諸侯微弱
權在大夫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政教約信在於大夫其
事不由君也不曰諸侯之大夫者刺大夫不臣也賈服取
以為說言惡大夫專而君失權也案傳荀偃怒使諸侯大
夫盟高厚以君臣不敵故使六大夫盟之君使之盟非自專
也以齊人既有二心高厚歌詩不類知小國必有從齊者

也諸侯大夫本意欲盟高厚高厚雖已逃歸仍恐餘國有
二故大夫遂自共盟使同會之國皆一其志也雞澤之會
文隔袁僑如會故重言諸侯之大夫今此間無異事直
言大夫即是上會諸侯之大夫不言諸侯以可知故也晉
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
師非禮也疏注邾莒至禮也　正義曰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十四年莒人侵我東鄙十五年邾人伐我南
鄙是邾莒二國數侵伐魯也凡例云君不道於其民則稱
人以執知此二國君又皆無道於民故稱人以執之也諸
侯不得相治故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僖二十八年晉人
執衛侯皆書歸于京師此言以歸乃是自歸晉國故非禮
也
齊侯伐我北鄙無傳齊貳晉故夏公至自會無傳五
月甲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

甯殖宋人伐許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疏】注荀偃至在下　正義曰春秋之例征伐則主兵者爲先雖大夫爲將諸侯從之亦以主兵爲先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是其事也但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退荀偃於下所以特見此義故發傳云爲夷故也宋太於衛稱人而在衛下宋使大夫爲將故也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無傳書過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羊舌肸爲傅肸叔向也張君臣爲中軍司馬張老子代其父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祁奚去中軍尉爲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閒官韓襄無忌子虞丘書爲乘馬御代程鄭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警守而下會于溴梁順河東行故曰下命歸侵田諸侯相侵取之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犂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晉將爲魯討之悼公卒不克會故平公絲其事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幷以此責之經書執在大夫盟下既盟而後告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爲大國高厚若此知小國必當有從者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許男請遷于晉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爲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得會鄭伯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棫林函氏皆許地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晉師獨進揚梁役在十二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不書不告復伐許而還許未遷故秋齊侯圍成成魯孟氏邑貳晉故伐魯孟孺

子速徼之（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徼要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疏】[illegible]傳（正義曰成十八年傳士渥濁爲大傅此代士渥濁亦當爲大傅也宣十六年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注云大傅孤卿彼以中軍之將兼之故知是孤卿也士渥濁以大夫居之今此復代渥濁亦是大夫也昭五年傳楚子稱叔向爲上大夫明此以上大夫爲傅也諸侯之有孤卿猶天子之有三公無人則闕故隨其本官高下而兼攝之也而衞冀隆不達此意以士渥濁叔向等皆爲卿故爲大傅若是大夫何得居孤卿之位妄以彈杜於義非也）注齊有二心故（正義曰歌古詩各從其恩好之義類高厚所歌之詩獨不取恩好之義類故云齊有二心劉炫云歌詩不類知有二心者不服晉故違其令違其令是有二心也）注齊爲至從者（正義曰荀偃不言齊有異志而云諸侯有異志故解之以高厚若此故知小國必當有從者惣疑諸侯有異志不獨疑齊故高厚雖逃猶自諸國共盟也）注夷平至鄭伯（正義曰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於外則依實而言於魯則言不以實不實者魯國大亦是宋衞之匹其常會序列當在宋下衞上及其書策皆云公會某侯雖會霸主亦魯在其上大夫出會魯亦在先如此者客主之言所以爲文其言固當有異耳以上客之故先魯而後他國魯非實在先也傳稱在禮卿不會公侯而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是也杜云體例已舉據用魯史成文是春秋無譏旣常不譏無以示可否之義故於此變文以示例特言書曰是仲尼新意舊史當書荀偃在前今仲尼改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以當時共伐許者皆是諸侯之大夫義取與鄭伯尊卑皆平得會鄭伯故也言後至之鄭伯者三月會于湨梁夏公至自會則鄭伯亦已歸矣五月之下始書伐許鄭伯閑將伐許乃從諸侯之師是諸侯謀伐已定鄭於始

來從之故杜言後至也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息（新伐許及楚）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晉來救）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圻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及此憂）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唯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嗷嗷然若鴻鴈之失所大曰鴻小曰鴈）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

【疏】注禘祀至吉祭（正義曰僖三十三年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如彼傳文則旣祔之後可以爲烝嘗也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以其時未可吉書吉以譏之此年正月晉已烝于曲沃仍云未得禘祀知此禘祀是三年喪畢之吉祭也）注圻父（正義曰此詩小雅篇刺宣王也云圻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注云宣王之末司馬職廢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云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衞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注鳩集也（正義曰釋詁云鳩聚也

聚亦集之義國有兵寇則民人不得集聚也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無傳

宣公也四同盟【疏】注宣公也四同盟　正義曰經不書葬故詳言其謚牼以成十八年即位其年盟于虛朾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溴梁皆魯邾俱在凡六同盟沈氏云去虛朾之盟又不數溴梁故爲四劉炫以爲杜氏誤非也

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石稷子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弁縣東南有桃虛

九月大雩無傳書過

宋華臣出奔陳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疏】

注暴亂至來告　正義曰傳說此事文在冬下知其實以冬出經書在秋故知追以秋告實冬出而告以秋明以華臣始作亂時來告也但傳因華臣之出本其懼罪之由故於冬之下追言華閱卒耳其實華閱之卒或在九月之前華臣弱其室殺其宰當在九月內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司徒卬陳大夫卑宋不設備

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詬之詬罵也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

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孫蒯不書非卿曹人愬于晉爲明年晉人執石買傳【疏】傳親逐至爲厲　正義曰蒯與其父共逐其君則是身親爲惡故言親逐而君爾父爲厲者父爲惡首故以惡鬼罵之　注孫蒯不書非卿　正義曰經書他國征伐例書元帥而已此經已書石買縱蒯是卿亦不書杜爲此注者蘇氏云孫氏世爲上卿蒯若是上卿應書蒯不書石買故云非卿也或可事由孫蒯故決之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前年圍成辟孟孺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防臧紇邑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地也魯師畏齊不敢至防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

郰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

齊師去之失臧紇故齊人獲臧堅臧堅臧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使無自殺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夙沙衛奄人故謂之刑臣【疏】君賜不終　正義曰來唁是君之恩賜使賤者唁是爲惠不終也服虔云言君義已故來唁之是惠賜也謂已無死不以義望已是不終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

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臣閱之弟皋比閱之

子弱侵易之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宋城門合向戌邑後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皋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幽吳妻也曰畀余而大璧畀與也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惡之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

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

疏不如蓋之　正義曰服虔云蓋覆蓋之言左師無鷹鸇之志而蓋不義之人故尤之此未必然正是左師諱國惡恥聞於外故蓋之耳非是畏華臣也爲己短策　正義曰服虔云策馬捶也自爲短策過華臣之門助御者擊馬而馳惡之甚也必爲短策者私助御者不欲使人知也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子罕聞之親執扑扑杖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闔謂門戶閉塞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役事也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謗

疏注闔謂門戶閉塞　正義曰月令仲春脩闔扇鄭玄云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是闔爲門扇所以閉塞廬舍之門戶也

齊晏桓子卒晏嬰父也晏嬰麤縗斬斬不緝之也縗在胸前麤三升布苴絰帶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杖竹杖菅屨草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唯枕草耳然枕凷亦非喪服正文

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爲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曰唯卿爲大夫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孫辭略荅家者

疏注斬不至外布　正義曰喪服斬衰裳傳曰斬者何不緝也馬融云不緝不緶也謂斬布用之不緶其端也衰用布爲之廣四寸長六寸當心故云在胸前也喪服傳曰衰三升鄭玄云布八十縷爲升然則傳以三升之布布之最麤故謂之麤也以麤布爲衰而斬之故以麤縗斬爲文之次苴絰帶杖菅屨　正義曰喪服云苴絰杖絞帶此傳帶不言絞亦當爲絞帶也若要帶則謂之絰故喪服注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絰喪服傳曰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杖竹杖也絞帶者繩帶也馬融云蕡者枲實枲麻之有子者其色麤惡故用之苴者麻之色鄭玄士喪禮注云苴麻者其貌[illegible]服重者尚麤惡喪服及此傳絰帶杖三者皆在苴下言[illegible]

苴苴也經帶用麻杖用竹麻竹雖異而其苴則同故三者皆
衰苴也鄭玄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絰此言絰者謂首絰也凡
喪服冠纓帶屨皆象吉時常服但變之使麤惡耳其衰與
絰是新造以明義故特爲立其名衰之言摧也絰之言實
也明孝子之心實摧痛故制此服立此名也衰當心絰在
首獨立名於心首者心是發哀之主首是四體所先故制
服以表之要絰之下又有絞帶要絰殺首絰五分之一絞
帶殺要絰亦然雖大小有三等而同用苴麻喪服杖在帶
上此傳杖在帶下者喪服具明其服故杖在上然後言絞
帶冠繩纓此傳略言其禮欲明帶與絰俱用麻故杖在帶
下喪服傳云菅屨者菅菲也菲者屨之別名故杜注云草
屨也　注此禮至正文　正義曰喪服傳文及士喪禮記皆
云居倚廬寢苫枕凷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是此禮與
士喪禮略同其異者唯彼言枕凷此言枕草耳然枕凷者
乃是禮記及喪服傳耳亦非喪服正文杜意言古禮未必
無枕草之法也居倚廬寢苫者鄭玄云倚木爲廬在中門

外東方北戶苫編藁也此初喪爲然其既虞之後則每事
有變具於禮文鄭玄云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
升之一知者古者一斛百二十斤一斗十二斤十二斤百
九十二兩一升十九兩二分少八分未充二十兩更取一
升分作百九十二分二十四分取一得八分添前十九兩
二分是爲二十兩也　注時之至譏之　正義曰雜記云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
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如彼記文則大
夫與士喪服不同記是後人所記記當時之事今此晏子
之老亦譏晏子所爲非大夫之禮是時之所行士及大夫
喪服各有不同也晏子實爲大夫而行當時之士禮晏子
反時以從正其家老不解謂晏子爲失故據時所行而譏
之也晏子其父始卒則晏子未爲大夫言晏子爲大夫者
禮喪服大夫之子得從大夫之法　注晏子至家老　正
義曰檀弓云魯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申曾申對曰哭
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然則天子以下其

服父母尊卑皆同無大夫士之異晏子所行是正禮也言
唯卿得服大夫服我是大夫得服士服又言己位卑不得
從大夫之法者是惡其直己以斥時之失禮故孫辭略荅
家老也家語曾子問此事孔子云晏平仲可謂能辟害也
不以己是而駁人之非孫辭以辟咎義也夫家語雖未必
是孔子之言要其辭合理故王肅與杜皆爲此說鄭玄注
雜記引此傳言晏子云唯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麤
服服布麤衰斬衰三升義服斬衰三升半爲母服齊衰四
升正服齊衰五升義服齊衰六升降服大功七升正服大
功八升義服大功九升降服小功十升正服小功十一升
義服小功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鄭注雜記云士爲
父斬衰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言縷之精麤如三升半
成布而縷三升故云麤衰在齊斬之間鄭又云士爲母衰
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衰六升縷而五升鄭玄以雜記之
文士爲父母兄弟之服不得與大夫同皆縷細降一等其
縷數與大夫同但雜記之文記當時之制以當時大夫與

士有異故爲此
解非杜義也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不言朝不能行朝禮 夏晉人執
衛行人石買 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爲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秋齊師伐我北鄙 不書齊侯齊侯不入竟 冬十月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
曹伯負芻卒于師 無傳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 疏 注禮當至同盟　正
義曰僖四年許男新臣卒傳曰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
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男加一等葬之以侯禮此

書是伯爵與許男同嘗葬以公禮也彼許男之卒不書于師此言卒于師者釋例曰若卒于朝會或書師或書地者史之成文非義例所存也負芻以成十四年即位十五年盟于戚十七年于柯陵襄五年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湨梁凡六同盟不數成公之盟湨梁是大夫去之是爲三劉炫以杜爲誤非也楚公
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夏晉
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
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爲曹故也前年衛伐曹秋齊
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
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弒者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
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梗陽晉邑在太原晉
陽縣南皐巫名也夢死見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
與厲公訟巫曰今兹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
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快意伐齊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
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雙玉曰瑴而禱曰齊環
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名負依也棄好背盟
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曾臣彪將率諸侯

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臣猶末臣其官臣偃實
先後之守官之臣偃獻子名苟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也官
臣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之
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
同伐齊湨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不庭齊侯禦諸平陰塹防
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
一里故經書圍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爲險
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
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
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
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
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
久矣不能久敵晉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
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爲陳示衆也使乘車者左實
右僞以旆先僞以衣物爲人形也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

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脫不張旗幟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鳥烏得空營故樂也邢伯告中行伯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獻子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欲守險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齊人殿師故以爲辱子姑先乎乃代

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也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兩矢中央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女明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反縛之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甲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固城守者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

絳欒盈以下軍克邿欒黶死其子盈佐下軍平陰西有邿山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萩也雍門齊城門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間暇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橁木名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

齊東門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大子與郭榮扣馬大子光也郭榮齊大夫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疏注彪晉至末臣　正義曰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諸侯於河神其辭不得稱臣故解其意稱臣者以明上有天子言己是天子之臣以謙告神也曾祖曾孫者曾爲重義諸侯之

於天子無所可重曾臣猶末臣謙卑之意耳　注平陰至
書圍　正義曰平陰城南有防者地形猶在杜觀其跡而
知之也言塹防門而守之明是齊人自於門外作塹以固
守也此平陰齊邑而言圍齊者沈氏云君在故稱圍劉炫
云案下傳范鞅門于雍門又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既
門其三門即是圍事杜何知不以門于三門爲圍必以禦
諸平陰爲圍乎今刪定知不然者案上九年諸侯伐鄭傳
稱門其三門而經不稱圍則攻門非圍也此傳云塹防門
而守之則是設圍之道劉以門其三門爲圍而規杜氏非
也　注脰頸也　正義曰說文云脰項也考工記云以脰
鳴者又曰大體短脰數曰顧脰公羊傳稱宋萬搏閔公絶
其脰鄭玄何休皆以脰爲頸頸之與項亦一物也　乃弛
弓　正義曰下云其右具丙亦舍兵則此是州綽弛弓也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
欲專權　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

子庚弗許　子庚楚令尹公子午　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
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
死不從禮　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　不穀即位於今
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
先君之業矣　謂己未嘗統師自出　大夫圖之其若之
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
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
晉臣請嘗之　嘗試其難易也　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

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
兵於汾　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　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
鄭伯伐齊　子張公孫黑肱　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
子孔之謀　二子子展子西　完守入保　完城郭內保守　子孔不敢
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　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犨縣北鄭地
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　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
爲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滎陽城皋縣東入汴　蔿子馮公子格率鋭師侵
費滑胥靡獻于雍梁　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

右回梅山　在滎陽密縣東北　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
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　信再宿也　涉於
魚齒之下　魚齒山之下有滍水故言涉　甚雨及之楚師多凍
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
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　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
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　多死聲楚必無功董
叔曰天道多在西北　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　南師不
時必無功　不時謂觸歲月　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言天

時地利不如人和 疏 甚雨及之 正義曰楚師南行有大雨從北而南逐及楚師 注歌者至彊弱 正義曰律呂雖有十二其風有八八風者乾風不周坎風廣莫艮風調震風明庶巽風清明離風景坤風涼兌風閶闔八方之風風別先有音曲揔吹律呂以詠八方音曲令師曠以律呂歌南風音曲南風音微不與律聲相應故云不競服虔以為卯酉以北律呂為北風以南為南風與杜八風義違非杜義也 多死聲 正義曰服虔云南風律氣不至故聲多死 注歲在至西北 正義曰歲星右行於天大率一歲行一次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距此十一年卻而數之此年在豕韋豕韋一名娵訾當亥之次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其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 注言天至人和 正義曰孟子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

晉人執邾子 稱人以執惡及民也 公至自伐齊 無傳 疏 公至自伐齊 正義曰往年圍齊今以伐致傳既不說杜亦不解公羊傳曰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其意言往年同圍齊者實非圍齊故以伐致案傳攻平陰齊侯塹防門而守之則是兵實圍齊不得如公羊說也賈逵云圍齊而致伐以策伐勳也伐者加兵之名圍則伐內之別圍伐終是一事不得各有其勳何言策伐勳也但圍是伐內之別此言至自伐齊僖二十九年言至自圍許史異辭無義例 取邾田自漷水 取邾田以漷水為界也漷水出東北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 無傳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

環卒 世子光三與魯同盟 疏 注世子至同盟 正義曰環以成十年即位十五年國佐盟于戚十七年自盟于柯陵十八年崔杼于虛朾襄三年世子光于雞澤五年世子光于戚九年世子光于戲十一年世子光于亳城北不數成公之世世子光猶四同盟言三者襄五年戚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炫以為杜誤非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無傳 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 無傳 城西郛 魯西郭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 城武城 泰山南武城縣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督揚即祝柯也 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伐魯在十七年 遂次于泗上疆我田 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 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 邾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為界故曰取邾田 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 六卿過魯 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 如鞌戰還之賜唯無先輅 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

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之先荀偃癉疽生瘍於頭癉疽惡創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士匄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吳其母鄭女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目開口噤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大夫稱主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懷子欒盈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嗣續也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晉欒魴帥師從衞孫文子伐齊為懷子之言故也欒魴欒氏族不書兵并林父不別告也經書夏從告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荀偃將中軍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斥王國

疏注邾田至邾田　正義曰邾在魯南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水為界取邾漷北之田歸于魯也十六年命歸侵田此年正邾魯之界則此田舊是魯界邾人取以為已有今日使之歸魯故曰取邾田也公羊傳曰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為竟也何言乎以漷為竟漷移也其意言邾魯以漷水為竟漷水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賈服取以為說言剌晉偏而魯貪案傳晉命歸侵田此田邾先侵魯追令反本何晉偏而魯貪公羊之說不可通也

注荀偃至之先　正義曰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鄭玄云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箇為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彼雖主說昏幣但經傳所言束帛束錦者其束多少皆與彼同故云五匹為束也吳子乘以十二年卒乘獻此鼎於魯魯人因以其人名之謂之吳壽夢之鼎今以此鼎賄荀偃也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之老子云雖有拱抱之璧以先駟馬謂以璧為馬先也僖三十三年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謂以韋為牛先也二十六年鄭伯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謂以車服為邑之先也皆以輕物先重物此錦璧可執馬可牽行皆輕於鼎故璧馬為鼎之先以輕先重非以賤先貴鼎價未必貴於璧馬也

癉疽生瘍於頭　正義曰說文云癉勞病也疽癰也癰腫也瘍頭創也然則傳言荀偃病此疽腫潰遂生創於頭杜云癉疽惡創略言其病創耳

百穀　正義曰穀之種類多言百舉成數也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林鍾律名鑄鍾聲應林鍾因以為名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夫故計功則借人也借晉力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

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鐘鼎爲宗廟之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爲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爲城西郛武城傳疏注林鐘至爲名　正義曰月令季夏律中林鐘是林鐘六月之律名也周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賈逵云律謂六律六呂以均鐘大小清濁也考成也成平也平中和之聲度律呂之長短以立均鐘以成和平之聲而百官之道得象而儀之是言度律呂長短然後鑄鐘鐘聲應律遂以律名鐘此鐘聲應林鐘故以林鐘爲名　稱伐則下等也　正義曰諸侯之銘當言時計功魯之伐齊也借人之力功非已有妨民農務不可謂時二者既無可稱唯有從行征伐可得稱伐勞耳伐雖可稱若稱伐則從大夫之例於三者爲下等不足爲功美也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大子兄子曰姪顏鬷皆二姬母姓因以爲號懿聲皆謚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仲子生牙屬諸戎子屬託之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立嫡之常閒諸侯難事難成也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列諸侯之會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

諸侯謂光已有諸侯之尊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廢而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終言之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黥刖之刑雖有刑不在朝市謂犯死刑者猶不暴尸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光定位而後赴莊公即位大子光也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光謂衛教公易已高唐在祝柯縣西北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必待君命疏注終言之　正義曰知終言之者以云尸諸朝非禮下始云五月齊靈公卒莊公即位若非即位之後豈得尸戎子於朝故知傳終言之　注無黥刖之刑　正義曰婦人淫則閉之於宮犯死不得不殺而云婦人無刑知其於五刑之中無三等刑耳三等墨劓刖也三等之刑墨輕刖重故舉其輕重而略其劓也周禮謂之墨尚書謂之黥黥墨爲一故依尚書言黥也服虔云婦人從人者也故不爲制刑及犯惡從男子之刑也若與男子俱受黥刖劓亦是婦人刑矣何獨主男子而婦人從之也劉難服云犯淫則男子割勢婦人閉宮豈得從男子乎　注禮之至君命　正義曰傳言禮也則兵不伐喪必有常禮禮有此法故聞喪即還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何休云禮兵

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唯義所在故善之是與左氏同也
穀梁傳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
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
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
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其意言待命乃
還故杜言不必待君命所以排穀梁也 於四月丁未
於此年四月 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
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 十四年晉伐秦子蟜見諸侯師而勸之
經 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
行禮也 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 疏 注大路至服路 正
義曰二十四年穆叔如周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與此並
賜諸侯之卿其文皆云大路知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

也周禮巾車王之五路有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又有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
人乘役車又曰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周禮有
此文耳其封諸侯賜之以車則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
四衛以革路蕃國以木路其賜諸侯之卿則無文釋例曰
周官王之五路及卿大夫士服車各有名又有良車散車
不在等者其用無常謂此上五路之良散當以出賜故言
其用非常也傳通稱玉路金路爲大路及賜魯穆叔鄭子
蟜當是革路若木路所以封四衛及蕃國之君也而亦曰
大路者摠受王之殊錫皆舉其摠名或云先或云次當各
自以就數爲差也杜言當是革路若木路者雖疑不敢質
謂當是此二路也必疑然者以服車稱車不稱路王若賜
之夏篆夏縵不應謂之爲大路名之曰大路必在五路之
中矣金路象路乃賜同姓異姓之國君不可以賜其臣而
傳稱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位當小國之君則
車亦可以同之故疑是革路若木路也革路木路路之卑

者亦稱大路者以受王殊賜皆舉其摠名也若受之於君
或稱先或稱次杜云以就數爲差者三命之卿就數三再
命之卿就數二故鄭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子產次路再
命之服是也若其不然王賜叔孫穆子其車若是夏篆夏
縵即與常車無異何故生弗敢乘及死乃請以葬也鄉飲
酒禮者大夫之禮也工人卒歌上人獻工大師則爲之洗
鄭玄云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爲之洗尊之也彼尊
君賜樂謂工師爲大師此尊王賜車謂王車爲大路其意
類於彼也膏肓何休以天子車稱大路諸侯車稱路車大
夫稱車今鄭子蟜諸侯之大夫耳當與天子士同賜其車
而名之曰大路非正也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
不正則言不順於義左氏爲短案周禮天子袞冕上公亦
稱袞冕天子析羽爲旌諸侯及大夫亦稱旌又天子樂宮
稱大師鄉飲酒禮君賜樂亦稱大師此皆名同於上則卿
大夫大路何獨不可同之於天
子大路之名乎何休之難非也 秋八月齊崔杼殺

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 灑藍齊地 書曰齊殺
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爲國討文 鄭子孔
之爲政也專 專權 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 與純門之師 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 子
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 以自守也
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
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 亦以國討爲文 子然子孔
宋子之子也 子然子革父 士子孔圭嬀之子也 宋子

圭嬀皆鄭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亞次也二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鄭僖四年魯襄六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魯襄八年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三室如一言同心故及於難故二子并及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子革鄭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齊慶封圍高唐弗克風沙衛以叛故圍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顧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因其會食二子齊大夫醢衛于軍疏見衛至乃登　正義曰杜於此注皆用賈逵之說服虔引彭仲博云齊欲誅衛呼而下與之言因可取之無為揖之復令登城仲博以為齊侯號衛衛懟而下云問守備焉問衛之守高唐者衛無恩信故令守者以無備告齊侯善其言故揖之乃命士卒登城服虔謂此說近之案傳之次第衛在城上號之乃下是衛下也問守備焉問衛也若其別問餘人當云問其守者不得云問守備也若齊侯揖之而命士卒登城則士於此時已登矣何故下文方云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也衛已下城齊侯不即執

取者或有所隔礙不得取之漢末曹操與馬超對語徐晃與關羽對語皆讎敵交言而不能相取亦何怪古之人乎夜縋納師　正義曰二子因其無備先往城上乃從城上縣繩納師城西郛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為鐘故懼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大隧地闕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為柯會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叔向曰肸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故許救魯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疏注四章至救助　正義曰控于大邦乃是載馳五章而云四章者文十三年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于大邦意在五章而并賦四章彼注已云四章以下故於此略之詩注云極至也今衛侯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誰因乎由誰至乎閔之故欲歸問之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石買之子石惡孔成子曰是謂蹷其本蹷猶拔也必不有其宗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疏注蹷猶拔也　正義曰蹷者倒也樹倒必拔根故云蹷猶拔也父是親之極孝為德之本於父尚猶不哀必是不能愛人也已不愛人人亦不愛己人皆不愛必將喪家知其不能保有宗嗣也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衞地又近戚田
秋公至自會無傳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
大夫公子燮莊公子蔡公子履出奔楚燮母弟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無罪也疏注稱弟明無罪也正義
曰傳言非其罪也則無罪之文明矣而云稱弟明無罪者
賈逵以爲稱名罪其偪杜以鄭段有罪去弟以罪段今此
存弟非是罪黃之文也言此以排賈氏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
日有食之無傳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

向督揚之盟故也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
好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疏盟于至故也正義
曰於經服異則稱同盟此齊成而盟不言同者往年齊與
晉平盟于大隧是齊已服於晉矣非於此始服故不言同
也晉以齊既平和而召諸侯以爲此會傳解其爲盟之意故云齊成也邾人驟至以諸
侯之事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秋孟莊子伐
邾以報之既盟而又伐之非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
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與兄
同謀故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二慶陳卿恐黃偪奪

其政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之晉楚人以爲
討討責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
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踐土盟在
僖二十八年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
卒宣十七年文侯卒楚人使蔡無常徵發無準公子燮求
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
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罪其違衆陳侯之弟
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

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
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爲二十三
年陳殺二慶傳疏注稱弟至二慶正義曰稱弟者止爲罪陳侯但陳侯之罪罪在信二慶故杜兼言二慶
耳稱弟不爲罪二慶也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
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
鍼陳侯之弟黃皆是兄害其弟者也秦伯有千乘之國而
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也歸罪秦伯則鍼罪輕也陳
侯不能制御臣下使逐其弟傳曰言非其罪也非黃之罪則罪在陳侯示互舉之文也齊子初
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冬季
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褚師段

逆之以受享段共公子子石也逆以入國受享禮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臺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爲國光輝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去所辟席疏賦魚麗之卒章正義曰魚麗詩小雅物其有矣者謂言魚有鱨魴鰋鯉有旨酒也維其時矣者注云大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萬物莫不多也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悼子甯喜曰吾得罪於

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惡名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也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爲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出爲叛適魯而言來奔内外之辭疏注二邑至之辭正義曰杜解地邑爲其例言在者指知其處言有者以示不審此言二邑在高平者知其在高平郡界耳又言有者並不審其處也釋例曰漆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顯丘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顯閭亭是二邑知在高平而不審其地故言有也諸侯之臣入其私邑而以之出奔者皆書爲叛衛孫林父宋華亥宋公之弟辰晉趙鞅荀寅等皆書爲叛叛者背其本國之大辭也此及莒牟夷邾黑肱亦以邑叛本國但叛來歸魯據其至魯爲文而言來奔内外之辭言俱是叛而辭異耳且傳謂庶其等爲三叛人明其亦是叛也夏公至自晉無傳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疏注盈不至罪之正義曰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書其族也文八年宋司城來奔舉其官也又十四年宋子哀來奔稱其字也皆爲無罪不書其名則書名爲罪之文據傳盈無大罪故辨之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其名罪之也不能防閑其母詩序文也周禮虎賁氏舍則守王閑又校人講馬爲

爲閑則閑是欄衛禁防之名也禮之防失若彼閑然論語云大德不踰閑閑謂禮法言不能以禮法禁防母也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無傳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闕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十八年伐齊之師漷水之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

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

（給其賤役從皁至牧凡八等之人）其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事當念使可施之於此）釋茲在茲（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於人亦當顧己得無亦有之）名言茲在茲（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令可施於此）允出茲在茲（允信也信出於此則善亦在此）惟帝念功（言帝念功則功成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言非但意念而已當須信己誠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

【疏】注計公至一人　正義曰杜以姑為父之女昆弟姊是己之女昆故計公之年以為寡者二人劉炫云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為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父之姊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今知不然者以襄公成公之子成公即位二年已令大子公衡為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

劉以為成公之姊而規杜氏非也　子盍　正義曰鄭玄服虔皆以盍為何不也　注給其至之人　正義曰昭七年傳曰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自皁至牧有八等也其次謂庶其從者魯給之以八等之人　軌度至徵也　正義曰謂使其臣信有軌則法度可明以為徵驗也劉炫云軌法也行依法度而言有信也　夏書至念也　正義曰念茲在茲謂念此所行之事欲施於他得可施之在於此身然後行之釋茲在茲釋除也謂有所除治於此前人之上亦當在此身無有罪過然後除之名言茲在茲謂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令可施於此猶若名此除盜言此除盜已能除盜是除盜之事可施於此若己不能除盜遣人除盜是不可施於此也允出茲在茲允信也謂誠信之心出於此身則善亦誠在此身也信由己壹謂信實由己專壹然後善功可念此斷章為義故與尚書本文稍殊　庶其非卿也　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以邾莒之徒小國不合有卿釋例曰公侯伯子男及兵

卿大夫士命數周官具有等差當春秋時漸已變改是以仲尼丘明據時之宜仍具行事從而然之不復與周官同而先儒考合周官禮記各致異端今詳推經傳國之大小皆據當時土地人民不復依爵故書秦楚之卿而略於滕薛也諸侯大國之卿皆必有命固無所疑其摠名亦曰大夫也故經傳卿大夫之文相涉晉殺三卿而經書大夫黑丘之會傳稱大夫亦皆卿也蜀之盟齊國之大夫溴梁之盟小邾之大夫此不命一命之大夫也不書也命者謂其君正爵命之於朝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如其命數則皆以卿禮書之於經衞之於晉不得比次國則邾莒杞鄫之屬固以微矣此等諸國當時附隨大國不得列於會者甚衆及其得列上不能自通於天子下無暇於備禮成制故與於會盟戰伐甚多唯曹之公子首得見於經其餘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皆不書之也邾畀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又邾庶其等傳皆言非卿以地來奔故必書紀裂繻來逆女傳曰

卿爲君逆知此等微國亦應有卿有卿則應書於經徒以卑陋制不合禮失禮之例杞降爲夷莒邾具官君子責之至於此等卿而不備禮亦所以見其略賤也諸儒以爲邾莒無命卿既自違傳劉賈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穎氏以爲再命稱人傳曰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昭公十年昭子始加三命而先此叔孫皆自見經知所書皆再命也是杜大明春秋書卿名氏之例以邾莒自當有卿若有再命則書名氏其不書於經皆爲禮不備故庶其非卿謂非再命之卿也齊侯使慶佐爲大夫慶佐崔杼黨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斥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弑殺之禍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

叔豫叔豫叔時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弱政教而貴臣[illegible]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繭緜衣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也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乃使子南爲令尹子南公子追舒也爲二十二年殺追舒傳

疏注繭緜衣正義曰玉藻曰纊爲繭緼爲袍鄭玄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緜緼謂今纊及舊絮也然則繭是袍之别名謂新緜著袍故云緜衣也置冰牀下使有寒氣其上加緜衣暑月多衣所以示疾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欒黶懷子盈也范鞅以其亡也

怨欒氏十四年欒黶強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幾亡室矣言亂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欒黶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爲黶責怒鞅而反與鞅寵位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爲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

矣(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證其有此)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下軍佐)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詩小雅案今小雅無此全句唯采菽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爲氏祁縣今屬太原)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出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

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逸書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謨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大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不見叔向而歸(言爲國非私叔向也)

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爲己）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敝衰壞也龍蛇喻奇怪）國多大寵（六卿專權）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劫掠財物）辭於行人（王行人也）曰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謂爲郊甸所侵掠也郭外曰郊郊外曰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布陳也）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翼戴天子）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大君謂天王）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罪戮之餘）將歸死於尉氏（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布四體言無所隱）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候送迎賓客之官也轘轅關在緱氏縣東南）

【疏】以范至政矣　正義曰桓是黶之謚大夫稱主誣欒盈言盈以范氏爲死桓主道范氏之意以桓主已死其家衰弱故陵侮欒氏而專晉國之政矣　秋欒至叔羆　正義曰如此傳文則欒盈出奔之後宣子始殺十子也晉語云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乃問陽畢陽畢對曰論逞志而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也欒氏之誣晉國久矣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如國語則先殺十子後逐欒盈與此異者賈逵云十子皆欒盈之黨知范氏將害欒氏故先爲之作難討范氏不克而死然則欒盈城著十子在國謀殺宣子不克宣子先殺之乃使適著逐欒盈此傳先言欒盈後言其黨耳非是欒盈既奔之後殺十子也此傳言城著而遂逐之則是就著逐欒盈國語言適曲沃逐欒盈者曲沃是欒氏之采邑蓋就著逐其身適曲沃逐其家也　優哉游哉　正義曰此小雅采菽之篇案彼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此不同者蓋師讀有異　有覺至順之　正義曰此詩大雅抑之篇　惠我至保之　正義曰此詩周頌烈文之篇　注逸書至安之　正義曰此引書曰夏書胤征之文也彼作聖有謨訓此云惠訓不倚則本當作訓但杜以傳作聖有謨勳故順傳文解之劉背傳文而規杜氏非也　鯀殛而禹興　正義曰尚書稱堯使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乃求得舜而徵用之歷試三年乃禪以位舜典美舜之功象以典刑之下始云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孔安國云作者先敍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揔見之是言舜初

被銜用先誅鯀而後舉禹故言鯀殛而禹興僖三十三年傳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皆言誅鯀乃舉禹而鄭玄注尚書以爲禹治水既畢乃流四凶言其先舉禹而後誅鯀既違經傳之文且復於理不當故王肅難云禹治水而後以鯀爲無功而殛之是爲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使父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哉　注大甲至大德　正義曰大甲湯孫世本紀文也書序云大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大甲三篇是大甲能自改悔伊尹復之之事也　注大君謂天王　正義曰進言於王而稱大君知大君謂天王也大君君之大者故以爲天子易云大君有命亦謂天子也　注尉氏討姦之官　正義曰歸死尉氏猶言歸死於司敗明尉氏主刑人故爲討姦之官周禮司寇之屬無尉氏之官蓋周室既衰官名改易於時有此官耳其司敗亦非周禮之官名也　使司至氏者　正義曰周官司

寇掌詰姦慝刑暴亂當使司寇而此云司徒者以司徒掌會萬民之卒伍以起徒役以比追胥以此追寇盜是其所掌獲得罪人乃使司寇刑之耳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

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

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爲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衛弒剽傳

疏 會朝至亂也　正義曰經訓常也法也會以訓上下之則朝以正班爵之義是會朝爲禮之常法也政待禮而行猶人須車以載禮是政之車輿也禮運云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言政行於外身藏其中政是身之所守也怠慢於禮則政無車無車則政不行是失政也君既失政則身無所守失政則身不立是其所以亂也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爲已用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爲子用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敢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

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雞鬭勝而先鳴莊公爲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爲勇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版數亦在十八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言但爲僕隸尚新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

疏 注四子晉大夫　正義曰國語陽畢對公公許諾盡逐羣賊謂此也　子爲至勇也　正義曰子斥宣子也子能爲彼欒氏待遇其人如欒氏彼將子之恩乃亦爲子之勇矣　識其枚數　正義曰十八年傳云以枚數闔杜謂馬檛以馬枚數門扇之板此云識其枚

數枚謂門扇之板彼時數得其數則二枚不同今人數物猶云一枚二枚也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
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叔齊子冬公會晉
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
其大夫公子追舒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爲國所患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今各將罷還魯之守卿道武仲爲公謝不敢故不書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

酒御叔魯御邑大夫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我將飲
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
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國之蠹也令倍其
賦古者家其國邑故以重賦爲罰傳言穆叔能用教

疏注公頻至不書　正義曰經書正月公至自會
則武仲初發公仍未至傳言武仲如晉正爲御叔傲使不
論聘晉之意故杜原公之未歸而遣使使又不書於經知
是魯之守臣使適晉也二十六年鄭伯朝晉而歸使公孫
夏謝不敏知此亦是爲公謝不敢非公命故不書也服虔
云武仲非卿故不書前年傳武仲爲司寇後年出奔書於
經此年不得云非卿也　注武仲至之聖　正義曰周禮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鄭玄云
聖通而先識也尚書洪範云睿作聖是聖者通識之名時
人見其多知故以聖人言之非爲武仲實是大聖人也尚
書稱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詩稱人之齊聖皇父
孔聖毋乃毀善皆非大聖也　注古者至用教　正義曰
周禮大司徒云凡建邦國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
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
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四之一鄭玄
云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
等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正
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此是諸侯之國貢王之差也司勳
職云凡頒賞地三之一食鄭玄云賞地之稅三分計稅王
食其一二全入於臣此采邑貢王之數也然則諸侯之臣
受其采邑者亦當三分之一而歸於公故云古者家其國
邑言以國邑爲己之家有貢於公者是減己而貢之
故以重賦爲罰言重倍其賦當以三分而二入公也夏晉

人徵朝于鄭召鄭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卿官也公孫僑子產
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
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年之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
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執事不敢斥晉侯
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
于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楚
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
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
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

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覲釁飾辭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晉
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
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言晉鄭同姓故而何敢
差池差池不齊一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
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鐘磬之屬以受齊盟齊同也遂
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正貳於楚者
子侯石盂歸而討之石盂石臭溴梁之明年溴梁在十六年
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

春秋左傳正義

於嘗酎酒之新熟重者為酎嘗新飲酒為嘗酎與執燔焉助祭間二
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四月又朝以聽
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
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
虞荐至荐仍也無日不惕豈敢忘職惕懼也大
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
不須來召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口實但有其言而已其無
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翦削也謂見剝削不堪命則成仇讎敝

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
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疏注少正鄭卿官也 正義曰十九年傳云立子
產為卿知少正是鄭之卿官名也春秋之時官名變改周
禮無此名也 注朝正 正義曰言以會歲終則歲事終
以王正月朝正也朝正二十九年傳文也 注酒之至嘗
酎 正義曰月令孟夏天子飲酎用禮樂鄭玄云酎之言
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
於朝正尊卑也彼言飲酎當是夏祭之後此言嘗酎謂見
於夏祭故云與執膰焉謂祭未受胙肉也 注口實至而
已 正義曰但有徵責之言實於口也服虔云口實謂譴
讓也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
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錮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

春秋左傳正義

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
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
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
也弗能久矣為二十五年齊弒其君光傳九月鄭公孫黑肱
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子張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黑
肱子而使黜官薄祭黜官無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少
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
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

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

疏注四時王盛也　正義曰少牢饋食禮者諸侯之大夫時祭之禮也是時祭用少牢令公孫黑肱使黜官薄祭故時祭用特羊殷祭乃少牢諸侯之大夫止用少牢而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鄭玄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之祭有用大牢時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據此二文大夫得用大牢者禮器之文據天子大夫故也雜記據喪祭故進用一等士喪禮士遣奠用少牢是也大夫無禘祫而云殷三年祭者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祫及五世是大夫有功或得禘祫也劉炫云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鄭玄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祭有用大牢時也雜記云大夫之虞也皆少牢卒哭與祔皆大牢喪祭有大牢明吉祭亦有也此言特羊必是時祭殷以少牢明是三年一爲大祭猶天子諸侯禘也禮大夫時祭少牢大祭大牢今黑肱全減之也　詩曰至有焉　正義曰詩大雅抑之篇侯維也言謹慎爾身唯在依法度用此以戒不億度之事鄭子張其有此詩之義焉言生在敬戒是慎法度也貴而能貧是戒不虞也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爲明年齊伐晉傳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令富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洩漏君命罪之重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轘車裂以徇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欲起命取殯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命移尸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是君故雖謂讎而不敢報遂縊而死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屈建子木也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薳子不欲與語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薳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

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蒍子惶懼意不在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斥己不然請止止不相知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之十二月鄭游

眅將如晉游眅公孫蠆子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游眅子大叔眅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交怨則父之不脩益明也疏注交怨至明也正義曰若游氏報殺此人則人知其父被殺其父所以見殺爲奪人妻故也報殺則人知其父非是父之行不脩益明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二

鄉貢進士馮嗣祖校勘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三 襄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三月己巳杞伯匄卒五同盟疏注五同盟　正義曰匄以七年即位九年盟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溴梁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皆魯杞俱在是五同盟

夏邾畀我來奔無傳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疏注畀我至故書　正義曰杜從賈說以爲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劉炫規過云杜此注云庶其之黨庶其奔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即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畀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在爲釋例又曰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不書之邾畀我之等其奔云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如彼所說又以畀我是卿何爲兩說自相矛楯乎炫以爲釋例是集解非今删定知不然者原杜之意以二十一年邾庶其竊邑來奔去此既近邾更無事今畀我來奔必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春秋之例命卿有罪出奔皆書名畀我書名罪其與庶其同黨非謂畀我非命卿與釋例不違劉不曉杜旨妄爲規過非也

葬杞孝公無傳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例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故爲楚所納疏注書名至義例　正義曰彼殺書名是罪之文故以專國叛君爲二慶罪狀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哀四年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不言及文九年晉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此並言及傳無其說知是史異辭無義例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曰復入入于曲沃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疏注兵敗至言叛　正義曰案傳欒盈潛入曲沃乃率曲沃之甲以入晉都及敗又入于曲沃潛入之時晉人不覺及敗後更入晉人以其狀告故先書復入于晉後言入于曲沃謂其敗而後入故云兵敗奔曲沃也不言叛者叛謂以邑叛屬他國欒盈既入曲沃據曲沃之衆與君戰爭兵敗而死終亦不附他國故不言叛也然則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入于宋南里以叛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入于朝歌以叛皆非叛屬他國而並書叛者彼皆與國相拒不勝而即出奔得歸乃言復國皆有叛屬他國之意故本國皆以叛告此欒盈與君爭勝不勝即死未有叛屬他國之意故晉人不以叛告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兩事故言遂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疏注兩事故言遂　正義曰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是兩事故曰遂傳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亦是一舉而爲兩事不言遂者於彼注云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然則此言遂者齊人來告以齊告爲文故言遂也

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也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書名者阿順季氏爲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疏注書名至罪之　正義曰書名是罪之文案傳紇爲孟氏所譖其奔非紇之罪故杜以阿順季氏廢長立少爲紇之罪狀也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間有事

【疏】注輕行至有事 正義曰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是輕者舍其輜重信道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傳言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經不言遂者間有他事故也若然僖六年夏公會齊侯云云伐鄭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云云于溫天王狩于河陽云云諸侯遂圍許彼亦間有他事而言遂者兩事言遂取其省文彼二者公皆親在事不待告故遠承上事摠言諸侯遂行此書齊事雖告稱遂行襲莒亦不可書遂為間有數事與前文隔絶故也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也禮為鄰國闕禮諸侯絶期故以鄰國責之

【疏】注禮諸至責之 正義曰杞孝公晉平公之舅也尊同則相為不降平公於禮為舅當服緦麻三月但緦服既輕其恩不過鄰國故傳言禮為鄰國闕也杜言諸侯絶期者據禮之正法言諸侯尊降其親雖有本服期者亦當為之闕故以鄰國責之禮父在為母服期喪絶旁期非母也

陳侯如楚朝也公子黄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黄黄奔楚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黄為召二慶使慶樂往殺之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誅故不敢自往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叛之不書叛不以告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距君屈建楚莫敖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怨其板隊遂殺築人故役人怒而作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黄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

【疏】君子至于常 正義曰杜言慶氏以陳叛叛不書不以告則傳載君子之言其意不為經也君子自論慶氏之罪所為不義不可放肆以為宜其誅滅故引尚書康誥言天命之不于常有義則存無義則亡慶氏族有二卿為不義之故而並喪亡故君子論其事傷之也服虔以為傳發此言為不書慶氏以陳叛為楚所圍稱國以殺不成惡人肆其志也服意見元年圍宋彭城追書繫宋不登叛人謂此亦宜然故為此解然叛是大罪若書為叛其惡益明何當匿其罪名謂之不可肆也若慶氏不可放肆故不書其叛則林父華亥趙鞅荀寅之徒豈皆可使放肆而書其叛乎且傳文不言書經之意知其不為經也故杜以為叛不告故不書耳

晉將嫁女于吴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納諸曲沃曲沃欒盈邑也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胥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言我雖不為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胥午匿盈而飲其衆樂作午言曰今也得

欒孺子何如孺子欒盈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思己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在成八年莊姬譖之欒郤爲徵韓趙方睦韓起謙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十四年晉伐秦欒黶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

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宗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爲民柄將何懼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

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杞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晉自殺戰還遂常墨縗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內應距之故爲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固宮言宮之有臺觀備守者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欲強取之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二三子諸大夫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隕隊遂超乘跳上獻子車右撫劒左援帶劫之命驅之出僕請請所至鞅曰之

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子也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已同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明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之後欒氏乘公門乘登也宣子謂

一第一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0版　內

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用劍短兵接敵欲致死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甯子戎車遇欒樂樂欒盈之族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不舍女罪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則乘槐本而覆欒樂車轢槐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魴欒氏族

疏晉將至媵之　正義曰晉將嫁女為吳之夫人齊以女為媵使析歸父送媵女於晉令與適俱行也禮媵同姓適異姓今晉嫁女於同姓齊以異姓為媵皆非禮也而不言非禮者但傳本主說欒盈不言事之可否　注悼子至驕從　正義曰十三年傳云荀罃卒十四年傳言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是其少也知悼子荀首之孫中行吳荀林父之曾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為知氏林父為中行氏是同祖也悼子是荀吳之從叔父故相聽從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為十七是故沈氏云後人傳寫誤劉炫以此而規杜氏非也　程鄭嬖於公　正義曰鄭雖非卿亦是彊族言嬖於公見其不助欒氏　注七輿官名　正義曰僖十年傳言七輿大夫杜云侯伯七命副車七乘謂副車每車有一大夫主之則此七輿大夫杜亦為主副車之官也劉炫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於公不應曲附欒氏服虔云下軍輿帥七人炫謂服言是　且欒至民柄　正義曰欒氏多怨言易克既有為利之權又執民之八柄　注賞罰為民柄　正義曰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此八者爵祿予置生是賞也奪廢誅是罰也賞罰二事分為八名此時臨與敵戰唯賞罰而已故以賞罰言之鄭玄云柄所秉執以起事者也然則柄以器物為喻若用斧之執其柄也

注夫人有杞喪　正義曰隱元年傳說葬之節云士踰月外姻至則姻是外親之摠名杞孝公卒夫人有兄弟之服是有杞喪也傳言公有姻喪注言夫人有杞喪者下文樂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詐為夫人故也案經葬杞孝公之下始書欒盈復入于晉則欒盈之入在孝公葬後杜解諸侯既葬除服而夫人猶有服者葬杞孝公書[illegible]使去之日欒盈入晉當在葬杞孝公之前故夫人猶有服故得詐為之也　墨縗冒絰　正義曰夫人為其兄弟當大功喪服大功布衰裳牡麻絰冒絰者言以絰冒其首也樂王鮒使宣子詐為夫人孝服也　奉公以如固宮　正義曰晉語云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蓋襄公有別宮牢固故謂之固宮　注蓋犯至其罪　正義曰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子同名杜用鄭說以無正文故云蓋以斐豹請焚丹書知以丹書其籍近世魏律緣坐配沒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鉛為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

注魴欒氏族　正義曰服虔云魴盈之子俱無文也計欒盈宣子之外孫晉午謂為孺子未得有子已堪戰十九年欒魴已帥師伐齊必非欒盈子故杜以為欒氏族世族譜欒魴為欒氏族以欒樂為雜人不知杜意何故也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驅前鋒軍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申驅次前軍傅摯申鮮虞之子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右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貳廣公副車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左翼曰啓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右翼曰胠大殿商子游御夏

之御寇崔如爲右大殿後軍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弒之以說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弒君之惡過於背盟主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自抑損

疏 申鮮虞之傳摯爲右 正義曰俗本多云申鮮虞之子傅摯申鮮虞之子若傳先有子字無此注故今定本皆無 注左翼曰啓 正義曰左翼曰啓右翼曰胠賈逵以爲此言或當有成文也且此傳上下先驅申驅是前軍也大殿是後軍也明啓胠是在旁之軍說文云胠掖下也胠是在旁明矣凡言左右以左爲先知啓是左也名之曰啓或使之先行詩云以先啓行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啓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音相似如服言古人有名軍爲啓者

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今屬汲郡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二隊分兵爲二孟門晉隘道大行山在河內郡北張武軍於熒庭張武軍謂築壘壁熒庭晉地戍郫邵取晉邑而守之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爲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十八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氂齊大夫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救盟主故曰禮

疏 注張武軍謂築壘壁 正義曰宣十二年傳稱楚既戰勝潘黨請築武軍昭十三年傳子干帥陳蔡之師入楚陳蔡請爲武軍蔡公曰欲[redacted]日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以此知武軍謂築壘壁也張謂張設築作之具服虔云張設旗此也 注趙勝至大夫 正義曰昭二十二年傳曰荀吳略東陽遂襲鼓滅之鼓在鉅鹿居山之東山東曰朝陽知東陽是寬大之語揔謂晉之山東故爲魏郡廣平以北二年齊晏弱城東陽以福萊哀八年吳伐魯克東陽而晉齊魯皆有東陽名同而實異服虔以東陽爲魯邑繆之甚矣東陽之師謂下文叔孫豹所帥者也 注救盟主故曰禮 正義曰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其意言君則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臣則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賈氏取以爲說謂此傳云禮者言其先救後次爲得禮也釋例曰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叔孫豹次于雍榆傳曰禮者善其宗助盟主非以次爲禮也齊桓次于聶北救邢亦以存邢具其器用師人無私見善不在次也杜以此故言救盟主故曰禮所以明異舊說也

季武子無適子

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屬大夫）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必爾）乃止（止不立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為上賓）既獻（巳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酒樽既新復絜滌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召

公鉏（獻酬禮畢而通行為旅）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氏以公鉏為馬正（馬正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閔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處）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公寵之則可富）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也）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

往盡舍旃（共饗燕之具）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於公）孟孫惡臧孫（不相善）季孫愛之（愛其成己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己卯孟

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荅之）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害）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戾猶藥石之療疾）美疢不

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己疾也）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欲爲公鉏辟臧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爲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遂丁）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門）初臧

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爲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爲宣叔嗣）臧賈臧爲出在鑄（還舅氏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曰紇不佞失守宗祧（遠祖廟爲祧）敢告不弔（不爲天所弔恤）紇之罪不及不祀（言應有後）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爲先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

拜受龜使爲以納請（賈使爲爲己請）遂自爲也（爲自爲請）臧孫如防（防臧孫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己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爲其先人請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爲要君）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爲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己）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也曰

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譖公與季孟於晉）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犯也）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

疏　注獻酬至爲旅　正義曰案鄉飲酒禮主人席於阼階上西面賓席於堂戸西南面介席於西階上東面衆賓席於

上賓之西南面初賓介及衆賓至立於門外東面主人出
迎于門外西面主人延賓入及介衆賓等立於西階下主
人揖賓升主人酌酒於阼階上拜獻賓賓西階上拜受飲
卒爵酌酒以酢主人主人阼階上飲卒爵又酌酒先自飲
以酬賓賓拜受酬酒奠于薦東賓降主人又酌酒於西階
上獻介介於西階上受爵飲卒爵酌以酢主人主人於西
階上受爵飲卒爵介降主人又酌酒於西階上獻衆賓衆
賓飲訖降引樂工入歌詩主人獻樂工又引笙入立於堂
下主人獻笙師訖主人及賓介衆賓等皆升就席乃立相
者爲司正使弟子一人舉觶於賓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
酬衆賓是爲旅也杜言獻酬禮畢者謂獻酬賓介及衆賓
禮畢也言通行爲旅者謂一人舉觶於賓旅衆相酬通至
於下案鄉飲酒禮未旅以前賓介皆立此傳云大夫皆起
則季氏飲大夫酒未必純如鄉飲酒禮則獻酬事訖大夫
皆坐然則旣獻召悼子者謂獻臧紇及大夫訖而召悼子
至旅酬之時而召公鉏　若能至民可也　正義曰悼子

旣爲適子將承季氏之後故謂悼子爲季氏下言爲孟孫
其意亦然富倍季氏言可過悼子也　姦回不軌更獲罪戾
非徒貧賤而已是爲倍下民故杜云禍甚於貧賤也　孟
氏之御騶　正義曰成十八年傳曰程鄭爲乘馬御六騶
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注云六騶六閑之騶則騶是掌馬之
官蓋兼掌御事謂之御騶　信有力於臧氏矣　正義曰
不應得而得之則彼荷其恩故功力多也　立于戶側
正義曰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此立于戶側
則在室戶之東西面立也禮記云坐此云立者以季孫來
故立耳　孟孫至石也　正義曰治病藥分用石本草所
云鍾乳礬磁石之類多矣　夫石猶生我　正義曰服虔
云夫謂孟孫也桓十三年傳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服虔云
夫謂鬬伯比也二十六年傳夫不惡女乎服杜並云夫謂
大子也其年又曰夫獨無族姻乎杜云夫謂晉也三十一
年傳夫亦愈知治矣杜云夫謂尹何皆謂所斥前人爲夫
此言之類也　注正夫遂正　正義曰七年傳稱叔仲昭

伯爲隧正謂南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是役夫遂正所主
知此正夫是遂正也遂正當屬司徒臧氏爲司寇而借之
於臧氏者蓋當時臧氏兼主掌之　注魯南城東門　正
義曰蓋舊名猶在相傳如此也且邾在魯之東南奔邾出
此門爲便　注姪穆至昆弟　正義曰釋親云妻之姊妹
同出爲姨孫炎曰同出俱已嫁也然則據父言之謂之姨
據子言之當謂之從母但子效父語亦呼爲姨姨子昆弟
即喪服從母昆弟是也故曰姨昆弟　注大蔡大龜　正
義曰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爲蔡論語云臧文仲居蔡家語
稱漆彫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
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是大蔡爲大龜蔡是龜之名
耳鄭玄云出蔡地因以名焉非也　注言應有後　正義
曰禮天子封諸侯以國諸侯賜大夫以族天子不滅國諸
侯不滅族有小罪則黜其身擇立次賢使紹其先祀論語
云興滅國繼絕世謂此也必有大罪乃得滅之周禮大司
馬云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是也武仲自言罪輕不及於

不祀言其應有後也　注二勳文仲宣叔　正義曰哀二
十四年傳曰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
伐齊取穀臧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
公願乞靈於臧氏是二勳謂文仲宣叔也　季孫召外史
正義曰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
志今季孫召外史蓋魯亦立此官也　晉人克欒盈
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
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自外犯君而入
非復晉大夫 齊侯還自晉不入 不入國 遂襲莒門于
且于 且于莒邑 傷股而退 齊侯傷 明日將復戰期
于壽舒 壽舒莒地 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

隧，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勝大國，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下猶賤也。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

【疏】「夜入且于之隧」。正義曰：既入而又得出宿，知所入非城邑也，故杜以為狹道。檀弓說此事云：「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言于奪，則當為地名。鄭玄引此傳云隧奪[illegible]相近，言其與此一事，則謂此亦為地名。若是地名，不得云且于之隧。即如記文，蓋當且于之旁別有奪地，非此且于之隧也。「注婦人至賤也」。正義曰：檀弓云：「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鄭玄云：「行弔禮於野，非也。」然則男子亦不得受野弔，而言婦人無外事者，檀弓云：「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鄭玄云：「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是男子從柩在野，則得野受弔；婦人無外事，雖從柩，亦不得野受弔。男子得受野弔，而曾子非蕢尚者，以蕢尚在朝顯著，故宜弔於其家。若君遇柩於路，使人弔之者，謂庶人及微小之臣也。檀弓因蕢尚而說此，由于云杞梁死，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則杞梁之妻於時從杞梁柩，雖從柩而辭不受弔，是由異於男子故也。服虔以下從上讀，言敝廬在下。禮記無下，知下猶賤，謙言賤妾也。

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兵也。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

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順事，恕施也。」

【疏】「不穴於寢廟」。正義曰：一解鼠不敢穿寢廟，壞寢廟則幽靜，以為穴者即畏人故也。但寢則近人，廟則幽靜，鼠不穿廟，豈是畏人故？知寢廟閒雅，鼠不即以為穴，必須穿壁，始敢安處，止為畏人故也。計燕巢鼠穴，自是其常，假喻言之，不可執此為難也。「作不至恕也」。正義曰：服虔云：「不順，謂阿季氏，廢長立少也；不恕，謂惡孟氏，立庶也。」然則作而不順，當如服言；傳無惡孟氏之事，故不取。當謂知其不可而為之，是不恕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欒氏。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

日有食之既（無傳）疏 秋七至之既 正義曰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爲五
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乃爲一交以爲交在望前朔則日
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
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
食而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月日食此年七月八月頻月
日食凡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並是食竟去交遠則日
食漸少去交近則日食漸多正當交則日食既若前月在
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日猶在交之末度未出食
竟月行天既帀來及於日或可更食若前月日在交初二
度以後則後月復食無理今七月日食既而八月又食於
推步之術必無此理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劉炫云漢末
以來八百餘載考其注記莫不皆爾都無頻月日食之事
計天道轉運古今一也後世既無其事前世理亦當然而
今有頻食於術不得有交之所在日月必食日食在朔月
食在望日月共盡一體日食少則月食多日食多則月食

少日食盡則前後望月不食月食盡則前後朔日不食以
其交道既不復相掩故也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
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
代縑多歷世代年數遙遠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眞先儒
因循莫敢改易執文求義理必不通後之學者宜知此意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無傳）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無傳）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
許男伐鄭公至自會（無傳）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疏 注陳鍼子八世孫 正義曰世本文也　叔孫豹如[illegible]

京師大饑（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
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
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
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堯虞之世以爲號故曰自虞以上）在夏爲御龍
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爲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在周爲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爲范氏杜今京兆杜縣）晉主夏盟爲

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爲諸夏盟主范氏復爲之佐言己世爲興家）穆叔
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
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絕）其
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
有立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雖久不廢
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祊廟門）
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
不朽（傳善穆叔之知言）疏 注陶唐至以上 正義曰如杜此注陶唐共爲一名即是晉陽縣也

釋例云晉大鹵大原大夏參虛晉陽六名大原晉陽縣也此載六名而言不及唐釋例又別記小國所都唐大原晉陽縣也亦云唐是晉陽而言不及陶則以陶與唐別不是共爲一名也史記云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經傳契居商故湯以商爲國號後盤庚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蓋地以二字爲名所稱或單或複也張晏云堯爲唐侯國於中山唐縣然則唐是中山縣名非晉陽也堯自唐侯而升爲天子既爲天子乃治於晉陽故杜於晉陽六名言不及唐記其諸國之都乃云唐是晉陽言堯爲天子號曰陶唐其治在晉陽耳唐非晉陽縣內之地名也舜受堯禪封堯子丹朱爲王者之後猶稱爲唐其名不易終虞之世以陶唐爲號故曰自虞以上也　注謂劉至九年　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　注豕韋至韋城　正義曰鄭語云祝融之後八姓大彭豕韋爲商伯矣又曰彭姓彭祖豕韋則商滅之矣賈逵云大彭豕韋爲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復興而滅之然則商之初豕韋國君爲彭姓也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亦不知殷之何王滅彭姓而封累後也昭二十九年傳稱夏王孔甲嘉劉累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則賜劉累身封豕韋而此云在商爲豕韋氏者杜於彼注云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爲豕韋氏是杜解劉累及其後世再封豕韋之事　注唐杜至杜縣　正義曰以國語杜伯文不連唐知唐杜二國名又以豕韋爲一嫌唐杜亦一故辨之也昭元年傳稱堯遷實沈于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是言周成王滅唐也周語曰周之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周有杜國故杜以爲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也晉語訾祏對范宣子云昔隰叔子違周難奔於晉生子輿爲司空世及武子佐文襄爲卿以輔成景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賈逵云宣王殺杜伯其子逃而奔晉子輿士蔿字武子士會也會士蔿之孫是隰叔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爲范氏也劉炫云案杜於昭元年注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即如彼言則居唐之人非累之裔此注何云豕韋國於唐也又據何文知初封於唐後封於杜乎今知劉說非者彼注雖似有異其義與此不殊彼傳云唐人是因杜以唐人非一人之稱故云劉累之等謂累之子孫故云之等也累遷魯縣傳云唐人是因因居大夏則累之子孫還居大夏也杜知殺末封之於唐者以周成王滅唐故也知後封於杜者以宣王時有杜伯故也是成王之時有唐無杜宣王之時有杜無唐故杜爲此解劉炫又規云唐非豕韋之胤杜亦未必是後安知滅唐遷於杜也賈逵注國語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以爲並時爲國非滅唐封杜劉以爲唐非劉累之後又取賈逵注國語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以爲二國並封而規杜氏非也炫謂宣子歷言己之宗族於上世有國有家未必繼體相承炫於處秦爲劉謂非丘明之筆豕韋唐杜不信元凱之言己之遠祖數自譏訐或聞此義必將見嗤但傳言於人懼誤後學言之所見不敢有隱唯賢者裁之　大上至立言　正義曰大上其次以人之才知淺深爲上次也大上謂人之最上者上聖之人也其次次聖者謂大賢之人也其次又次大賢者也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衆聖德立於上代惠澤被於無窮故服以伏羲神農杜以黃帝堯舜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德也禮運稱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後代人主之選計成王非聖但欲言周公不得不言成王耳禹湯文武周公與孔子皆可謂立德者也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於時故服杜皆以禹稷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功也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法施於民乃謂上聖當是立德之人其餘勤民定國禦災捍患皆是立功者也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記傳稱史逸有言論語稱周任有言及此臧文仲既沒其言存立於世皆其身既沒其言尚存故服杜皆

以史佚周任臧文仲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言也老莊荀孟管晏楊墨孫吳之徒制作子書屈原宋玉賈逵楊雄馬遷班固以後撰集史傳及制作文章使後世學習皆是立言者也此三者雖經世代常不朽腐故穆子歷言之

注祊廟門　正義曰釋宮云祊謂之門李巡曰祊故廟門名也孫炎曰詩云祝祭於祊謂廟門也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

則諸侯貳貳離也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恃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爲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爲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毋寧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寡君是以請罪焉請伐陳罪敢不稽首爲明年鄭入陳傳

【疏】詩云至名也夫　正義曰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旨美也言有樂美之德君子以有樂美之德故爲邦家之基本也此詩

所言言此君子有公德也夫又引詩大雅大明之篇詩人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矣言武王爲天所臨不敢懷貳於女之心此詩所言言武王有令名也夫樂美君子者言君子有可樂可美之德也劉炫云詩人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汝在下臣民無懷貳於女之心也

毋寧至生乎　正義曰毋寧寧也言人等作二事爲不取人財寧使人謂子實能生養我民也爲多取人財使人言子不能自活而須我民財以生活乎此二者孰勝也

注焚斃也　正義曰焚是燒也象不燒死故訓爲斃服虔云焚讀曰僨僨僵也爲生齒牙僵仆其身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爲晉報侵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爲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爲下吳召舒鳩起本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

子使遂啓彊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遂啓彊）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無宇從遂啓彊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

次于棘澤（以齊無守乞師故也）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大叔游吉）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己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栢（部婁小阜松栢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二子張骼輔躒幄帳也）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將

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冑於櫜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如兄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

【疏】無有至一也　正義曰射犬之意言我與彼俱是大夫無官閥上大小人民衆寡之異其在我上彼此一也其意言我下鄭卿亦下晉卿彼若是卿我當下之彼是大夫我不下之　注部婁至大國　正義曰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大陸謂土地高大名曰阜阜最大爲陵則阜地之高者是陵之類也部婁小阜相傳爲然大山有松栢小阜無松栢小阜異於大山喻小國異於大國不得與大國之人等也服虔云喻小國無賢材知勇之人而與大國等也　注轉衣裝　正義曰踞謂坐其上也戰車所有可坐其上明是衣囊耳當是盛衣甲之囊也下云取冑於櫜當別有小囊盛冑定本作衣裝　曩者至怯也　正義曰曩猶向也向者志入前敵而馳馳入遇怯而出非是故不告也

楚子自棘澤還使遂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固相結也）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年夏）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召欲與共伐楚）楚

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二子楚大夫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令尹薳子馮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茲明年楚滅舒鳩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以稱名齊人城郟郟王城也於是穀雒鬭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之

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爲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疏注郟王至城之正義曰傳稱成王定鼎于郟鄏周公就而營之謂之洛邑亦名王城其地舊名爲郟故以郟爲城名周語云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鬭毀王宮計靈王以二年即位往年爲二十二年往年毀壞其城故齊人今歲爲王城之也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代欒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羽也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鬷蔑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又何問焉言易知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言鄭本小人爲明年程鄭卒張本疏注問自降下之道正義曰下注階猶道也知問降階者問自降下之道程鄭既得爲卿以卿是高位欲降意下人故問自降下之道其有至憂也正義曰程鄭忽問降階然明議其將死故云此程鄭身有罪禍懼奔亡之釁而輒問降階也若不然則有迷惑之疾將死而憂乎何休難此云善言者君子所尚有小人道之輒爲死徵是善言不可出口此未得傳之意也然明者鄭之知人知程鄭以佞媚嬖幸得升卿位非有謙退止足之心今忽問降階是改其常度以其改常知其將死故疑其知將有亡釁惑疾而憂故能出

此語耳善言非其常所以知其死非謂口出善言即當死也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俱是失常無所怪惑也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杼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譏釋例詳之疏注子產至詳之正義曰釋例曰陳蔡楚之與國鄭欲求親於晉故伐而

入之晉士莊伯詰其侵小問陳之罪子產荅以東門之役故免於譏及其侵蔡既無晉命又無直辭君死主少興師以求媚於晉義取亂略不能以德懷親又不能以直報怨故二大夫異於子產也陳之見伐本以助晉晉不逆勞而以法詰之得盟主遠理故仲尼曰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善之也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己巳七月十二日經誤

疏注夷儀至經誤　正義曰僖五年公及齊侯云云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是言前序後揔取省文之義故此直言諸侯猶是上夷儀之諸侯也劉炫云定四年公會劉子云云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杜云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此亦異處而不言公者炫謂史異辭於彼有規傳云七月經言八月杜以長歷校之七月十二日有己巳知是經誤也公至自會無傳

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晉愍衛衎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

疏注夷儀至之例　正義曰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是夷儀本是邢地僖二十五年衛滅邢而有之還名其地爲夷儀故爲衛之邑也釋例曰春秋稱入其例有二施於師旅則曰不地在於歸復則曰國逆又以立爲例逆而不立則皆非例所及諸在例外稱入直是自外入內記事者常辭義無所取而賈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以爲例如此甚多是杜以先儒妄以入例故顯言非國逆也於時剽爲衛君非國逆又不得位而稱侯者晉人稱爲衛侯以告魯故書侯也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與此同也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未服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諸樊也爲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疏吳子至巢卒　正義曰諸侯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楚上文爲卒書名上之以省文猶鄭伯髡頑如會丙戌卒于鄵也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爲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弒君孟公綽魯大夫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寇暴也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空也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爲己取也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也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臣出自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武子筮之遇困䷮坎下兌上困之大過䷛巽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爲大過史皆曰吉阿崔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梨入于其

宫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爲險爲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據于蒺梨所恃傷也（坎爲險兌爲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梨恃之則傷）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嫠言棠公已當此凶）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爲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因是忿公）又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伺公間隙）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且于役在二十三年）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爲崔子閉公也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甲興

公登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求還廟自殺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掫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爲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爵弁祭服）申蒯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帑宰之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君之義）崔氏殺鬷蔑于平陰（鬷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衆臣無異）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以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

養 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 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 謂以公義死亡 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 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言己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 將庸何歸 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 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以公尸枕己股 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舍置也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 二子莊公黨爲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 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 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 還齊羣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 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 大宮大公廟 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 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因自歃 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 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 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

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嗣續也并前有三人死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旣書矣乃還 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 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 二子莊公近臣 鮮虞推而下之 下嬰妻也 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 匿藏也暱親也 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 弇中狹道 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 言道狹雖衆無所用 遂舍枕轡而寢 恐失馬也 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 道廣衆得用故不可當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 側瘞埋之不殯於廟 丁亥葬諸士孫之里 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 四翣 喪車之飾諸侯六翣 不蹕 蹕止行人 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

【疏】注棠公至大夫 正義曰楚僭號稱王故縣尹稱公齊不僭號亦邑長稱公者蓋其家臣僕呼之曰公傳即因而言之猶伯有之臣云吾公在壑谷也 注丁公 正義曰謚法述義不克曰丁 遇困之大過 正義曰坎下兌上爲困兌爲澤坎爲水水在澤下則澤中無水也易困象曰澤無水困澤

以鍾水潤生萬物今澤無水則萬物困病故名其卦爲困也巽下兌上爲大過彖曰大過大者過也陽大陰小二陰而夾四陽大者過也　史皆曰吉　正義曰史者筮人也史有多人皆言爲吉阿崔子之意也服虔云皆二卦妄也　注坎爲至以動　正義曰坎彖云習坎重險也說卦坎爲水水之險者爲石也石不可動往而遇石是往不濟也　注坎爲至則傷　正義曰兌爲澤說卦文也釋草云茨蒺梨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蒺梨有刺是草之險者踐之則被刺故恃之則傷也　注易曰至所歸　正義曰所引易曰易下繫辭文也孔子引此爻之辭而以此言述之非所困而困者謂六三是坎坎爲水水之險者爲石遇石當須辟之非合所困而乃困之故名必辱也非所據而據謂六三在坎之上澤之下於蒺梨之間應當辟之非合所據而乃據之故身必危也石未即害身之物所以云名必辱蒺梨害體之物故云身必危既有困辱且復傾危此死時其將至矣妻其可得見乎孔子述此爻之義

如是今卜昏而遇此卦是不吉之象也六三以陰居陽位是失位也三應在上上亦陰爻是無應也動而無應是喪失所歸故不見其妻也劉炫云困卦六三上承九四四非三應而三欲附之附之不入自取其困不應爲此困而爲之名必辱也六三失位而下乘九二以柔乘剛非安身之道不應據而據之身必危也　不爲至冠乎　正義曰公意言冠易得不足惜縱使餘人不爲崔子者其可無冠乎況崔子富貴其當自有冠也劉炫云冠是首服之大名周禮司服卿玄冕此崔子之冠蓋玄冕也今知非者以禮運云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崔子冕在公府非助君祭不得用之將以賜人人非是卿何處施用案傳云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當謂試崔子家以崔子冠賜人當是玄冠也或冠模制作有異故以賜人也　注干掫至他命　正義曰昭二十年傳說齊公孫青聘衛之事云賓將掫主人辭賓曰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乃親執鐸終夕與於燎燎即是掫之事扞外役即是干之義也故先儒相

傳皆以干掫爲行夜說文云掫夜戒守有所擊從手取聲夜扞寇盜手有所擊故以干掫爲行夜官名也服虔云一曰干扞也諏謀也言受崔子命扞禦謀淫之人有此謬說故掫字或誤從言也今定本作干掫受崔子之命又受公命是爲二命故云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也　又射之中股　正義曰上未有射公之文而云又射之者以公未踰牆必已射公但射公不中傳文不載以踰牆射之中股故傳言其事而云又也　注喪車至六翣　正義曰周禮縫人掌衣翣柳之材鄭玄云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喪大記云飾棺君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鄭玄云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是說翣之制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扇爲翣則翣是扇之類也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鄭玄云八翣者加龍翣二　不蹕　正義曰禮喪車乘人專道而行無貴賤一也蹕者止

行人也此不止行人略賤之　注下車至降損　正義曰服虔云下車遣車也雜記云遣車視牢具鄭玄云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牢包九箇諸侯亦大牢包七箇大夫亦大牢包五箇士少牢包三箇大夫以上乃有遣車如鄭之所言遣車者乃是明器塗車芻靈載所包遣奠藏之於壙中下車若是明器則甲兵亦是明器當云無甲兵不得云不以甲兵也杜言送葬之車則謂此爲貳車非遣車也言下車者蓋謂麤惡之車非良車也周禮大行人云上公貳車九乘侯伯貳車七乘子男貳車五乘則齊是侯爵法當車七乘耳今傳舉七乘言其不依舊法知齊舊依上公之禮貳車九乘其送葬又有甲兵今皆降損也用甲兵者葬是送終大禮法當備列軍陳若漢葬霍光發材官輕車比軍伍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所以榮之也

晉侯濟自泮 泮闕 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

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齊人以莊公說以弑莊公說晉也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書鉏隰朋之曾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自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及處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爲賂處守守國者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還不識者齊有喪師自宜退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服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疏注以弑莊公說晉也　正義曰劉炫云杜意言謀伐齊齊乃弑莊公以說晉也炫謂莊公死後晉始謀伐齊齊人以莊公伐晉晉欲報伐莊公既以此說晉言晉雖既死今新君服從晉也　男女以班　正義曰劉炫云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爲賂也　注五吏至屬官　正義曰此齊以晉將來伐就會賂之則五吏三十帥皆軍內之官也三軍將佐有六與六正數同故以六正爲六卿也其五吏三十帥皆是軍內之官以三軍與六正數同必是在軍之官但軍官不復可知下句言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則軍內羣官足包之矣於大夫之上言五吏三十帥此吏帥未必貴於大夫當以有所掌故先言之耳以吏者治也故爲文職帥者有所率領故爲武職杜氏以意而解不能審悉故云皆軍卿之屬官略言之耳既以帥爲武職則帥是大帥下句復云師旅明當小於此帥故杜以下師旅爲小將帥董遇云五吏謂一正有五吏爲三十帥之長亦以意言之耳俗本三十帥爲三十師非也　注皆以男女爲賂　正義曰杜以上句男女以班與賂連文故云皆以男女爲賂劉炫以爲男女以班示降服於晉有賂者皆有貨財賂之非以男女爲賂與杜異也　注晉侯至宜退　正義曰案傳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則晉初伐齊之日未知莊公已死齊人以說方始知之齊既有喪師自須退藏令受賂未合致譏故杜爲此解而劉以爲齊弑君之後晉始來伐而規杜氏非也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

疏崔子至五鹿　正義曰衛侯本以妻子奔齊今衛侯將入夷儀崔子止其帑於齊所以止之以求五鹿故也衛侯若得衛國望以五鹿與齊故止其妻子以質之也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年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也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欲逃冢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遇賈獲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

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
御諸門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
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使其衆男女
別而纍以待於朝纍自囚係以待命子展執縶而見
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子
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祝祓社司
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
故正其衆官循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疏注纍自至待命　正義曰宣十二年楚子入鄭鄭伯肉袒牽羊

所以不別以男女因纍以待命者此雖降服猶望國存故
以囚繫男女自爲鄭之僕隸彼則恐其遂滅請俘江南國
已亡滅男女非己之有故與此不同　注祓除至還也
正義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玄云歲時祓除如
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彼言
祓除知此祓社是祓除也其祓除之事當如鄭之言也周
禮有掌節之官節爲兵符若今之銅虎符竹使符也陳國
既亂致使官司廢闕民人分散符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
招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撿致土地使各依其舊師
乃迴還也劉炫云陳國既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
產心不濫陳各使己之官屬各依其職事致之於陳使民
依職領受其衆官備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諸官皆
鄭人在軍有此官者蓋權使攝爲之未必是正官服虔以
爲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於子產案傳陳侯
擁社自抱以逆又何須祝祓之子美數俘猶尚不取何當
取其民地使陳致之既致乃還則是滅矣何以云入陳也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
以明齊亦同盟疏注伐齊至同盟　正義曰杜以經言同盟傳
言伐齊直書諸侯同盟齊人不序於列故據
同盟之言以明齊亦與盟劉炫以爲齊直遣慶封如師齊
侯不與盟今知非者以五月齊弒莊公之後即立景公及
七月始盟傳言齊成故也明齊侯在會莊十六年同盟于
幽傳云鄭成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傳云陳鄭服也並與
此文同又傳稱重丘之盟未可忘也故知齊
亦同盟劉以爲齊侯不與盟而規杜氏非也　趙文子
爲政趙武代范匄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以
禮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
少弭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

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道
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爲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
傳疏注令尹屈建　正義曰趙文子初始爲政與令尹
相知望其在後兵息知是新令尹也下文始言屈
建爲令尹者因伐舒鳩而追序之其實蒍子
馮卒在此盟前故服杜皆以令尹爲屈建也　楚蒍子
馮卒屈建爲令尹屈建子木屈蕩爲莫敖代屈建宣
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爲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　舒鳩人
卒叛前年辭不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
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子

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墊隘虛水兩）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爲陳）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圍舒鳩前及子木共圍滅）

舒鳩【疏】注墊隘虛水兩 正義曰成六年注云墊隘羸困也方言云墊下也吳地下溼久駐於此虛水兩大至民將困病故恐爲人所禽制也

衛獻公入于夷儀（爲下自夷儀與甯喜言張本）

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爲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佗桓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奉事）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

（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弒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上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

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爲周平王桓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士弱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

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有之志古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疏】注獻入至其俘　正義曰上云數俘而出不將以歸知其空獻功不獻俘也　注戎服至朝服　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玄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也諸侯之朝服玄冠緇布衣素積以爲裳是戎服異於朝服也　注虞用至滿也　正義曰虞翼所用爲用也史記陳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舜傳禹而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周武王克殷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爲胡公　注周得至三恪　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鄭玄以此謂杞宋爲二王之後薊祝陳爲三恪杜今以周封夏殷之後爲二王後又封陳并二王後爲三恪杜意以此傳言以備三恪則以陳備三恪而已若遠取薊祝則陳近矣何以言備以其稱備知其通二代而備其數耳二代之後則各自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王者尊之深也舜在二代之前其禮轉降恪敬也封其後示敬而已故曰恪雖通二代爲三其二代不假稱恪唯陳爲恪耳　何故侵小　正義曰陳大於鄭而謂之侵小者言陳對晉爲小不言小於鄭也子展伐陳此言

侵謂侵陵之非用兵之侵也　列國一同　正義曰周禮大國五百里此爲一同者引夏殷時國小以譏晉國之寬大權以拒晉耳　注衰差降　正義曰中國七十小國五十是降差　注樞機至之主　正義曰易繫辭文也鄭玄云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譬言語之發有榮有辱傳言子產善爲文辭故鄭有榮也

楚蔿掩爲司馬蔿子馮之子子木使庀賦庀治數甲兵閱數之甲午蔿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表淳鹵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

規度其受水多少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牧隰皐隰皐水岸下濕爲芻牧之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爲井井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量入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賦車兵車兵甲士徒兵步卒甲楯之數使器仗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興

疏注庀治至之治　正義曰庀訓爲具而言治者以下說治賦之事治之使具故以庀爲治也　注鳩聚至之虞　正義曰鳩聚釋詁文也釋地有十藪李巡曰藪澤之別名也周禮澤虞有大澤大藪小澤小藪鄭玄云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其職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是藪爲田獵之處或焚其草則散失澤藪之用故聚成使不得焚燎之也　注辨別至之地　正義曰釋丘云絕高爲之京非人爲之丘李巡曰丘高大者爲京也孫炎曰爲之人所作也則京爲丘類人力所作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大陸謂土地高大名曰阜阜最大爲陵也檀弓稱趙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觀晉諸大夫之墓也僖三十二年傳云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故知別丘陵以爲葬墓之地　注淳鹵至賦稅　正義曰賈逵云淳鹹也說文云鹵西方鹹地也從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呂氏春秋稱魏文侯時吳起爲鄴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決漳水以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梁是鹹薄之地名爲斥鹵禹貢云海濱廣斥是也淳鹵地薄收穫常少故表之輕其賦稅　注疆界至租入　正義曰賈逵以疆爲彊檃境埆之地鄭衆以爲疆界內有水潦者案周禮草人凡糞種彊檃用蕡鄭玄云彊檃強堅者則彊地猶堪種植非水潦之類故從鄭衆之說數其疆界水潦者計數減其租稅也孫毓讀爲彊潦注云砂礫之

田也　注偃豬至多少　正義曰禹貢徐州大野既豬孔安國云水所停曰豬檀弓云有弒其父者洿其宮而豬焉是豬者停水之名偃豬謂偃水爲豬故爲下溼之地規度其地受水多少得使田中之水注之　注廣平至頃町　正義曰廣平曰原釋地文李巡曰謂土地寬博而平正名曰原釋丘云墳大防孫炎曰謂隄也隄防之間或有平地不得平正以爲井田取其可耕之處別爲小頃町也說文云町田踐處曰町史游急就篇云頃町界畝是町亦頃類故連言之也謂廣平爲原者因爾雅之文其實此原謂隄防之間也劉炫云廣平曰原土地寬平當與隰相配非是不得爲井田也釋地於陸阜陵阿之下云可食者曰原孫炎曰可食謂有井田也陵阿山田可種穀者亦曰原也謂陂陵阿之間可食之地非廣平也　注隰皐至之地　正義曰釋地云下溼曰隰李巡曰下溼謂土地窊下名爲隰也詩云鶴鳴于九皐毛鄭皆以皐爲澤之坎是皐爲水岸也下溼與水岸不任耕作故使牧牛馬於中以爲芻牧之地　注衍沃至爲井　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衍地高於原也傳稱郇瑕氏之地沃饒魯語云沃土之民逸則衍沃俱是平美之地衍是高平而美者沃是下平而美者二者並是良田故如周禮之法制之以爲井田賈逵云下平曰衍有溉曰沃所指雖異俱謂良美之田也六尺爲步以下皆司馬法之文自度山林以下至此有九事賈逵以爲賦稅差品其注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也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也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也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也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也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也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也衍沃之地畝百爲夫九夫爲井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鄭玄云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是鄭賈同

此說也案周禮所授民田不過再易唯有三當一耳不得有九當一也山林藪澤京陵偃豬本非可食之地不在授民之限雖九倍與之何以充稅而使之當一井也且以度鳩之等皆爲九夫之名經傳未有此目故杜不用其說量入脩賦　正義曰量其九土所宜以其收入多少乃準其所入脩其賦稅其九土之內偃豬京陵無物可入而言九土之所入者揔言之　賦車籍馬　正義曰賦與籍俱是稅也稅民之財使備車馬因車馬之異故別爲其文　賦車兵徒兵　正義曰車兵者甲士也徒兵者步卒也知非兵器者上云數甲兵下云甲楯之數故知此兵謂人也劉炫云兵者戰器車上甲士與步卒所執兵各異也司兵掌五兵鄭衆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鄭玄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事或當然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十四年也門于巢攻巢門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我獲射之必殪殪死也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蔿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言有次其過鮮矣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大叔儀也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及禍不得恤其後也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可成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書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以喻君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弈圍棋也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疏　我躬至我後　正義曰詩小雅小弁之篇也書曰至不困　正義曰尚書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終終

以不因此所引者蓋是彼文學者各傳所聞而字有改易或引其意而不全其文故不同也　注弈圍棋　正義曰方言云圍棋謂之弈自關東齊魯之閒皆謂之弈蓋此戲名之曰弈故說文弈從廾言竦兩手而執之孟子稱弈秋善弈秋人自以善弈而著名也棋者所執之子故云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謂舉子下之不定則不勝其耦是棋爲子也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沈氏云圍棋稱弈者取其落弈之義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三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四　襄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成而不結不結固也傳爲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疏　注在二至儀會　正義曰凡傳卻言前事者皆舉時事爲驗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頻年會于夷儀恐其事無以相別故復言齊人城郟以明秦晉爲成在二十四年也不直言齊人城郟者以其非經故也此已連經舉之故下文烏餘奔晉以舉城郟之歲不言會于夷儀

注不結至失之　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則丘明自分爲三十也丘明作傳使文勢相接爲後年之事而年前發端者多矣文十年傳云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云楚子伐麇宣十一年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十二年而云楚子圍鄭皆傳在前卷之末豫爲後卷之始此爲後年脩成發其前成不結其事與彼相類不宜獨載卷首知其當繼前年之末也而特跳出在於此卷之首者是傳寫失之也學者以此語字多欲令與下相接故輒斷彼末寫於此首後人因循不敢改易故失之言失其本眞也說文云跳躍也謂足絕地而高舉也鄭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故杜以跳言之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

其君剽衞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衎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爲叛也 甲午衞侯衎復歸于衞 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 疏 注衎雖至叛也 正義曰叛者背君之名嫌無君不得爲叛故注明之林父畏衎入殺己以邑先叛故衎今雖未居位林父以背國之故猶爲叛也 注復其至義例 正義曰復其位曰復歸成十八年傳例也僖二十八年衞侯鄭復歸于衞曹伯襄復歸于曹與此衞侯衎皆書其名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不書名俱是歸國立文不同傳無義例史異辭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吳荀偃子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卿會公侯皆應貶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駮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之 疏 注卿會至貶之 正義曰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卿會公侯皆合貶良霄亦當貶也但向戌會公已自當貶而又有後期之責仲尼書經方責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駮之書良霄所以責向戌非是舍霄罪也若良霄與晉宋皆貶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被貶其後期之責不見故書良霄名以退宋班明向戌有二罪也案春秋諸國之會後至者多唯退班在下不褒進先至之人此直退宋人在鄭人之下於文自足必特書良霄以駮向戌者以向戌宋之執政上卿晉公親自在會後期而至惰慢之甚故特書良霄深責向戌異於他例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 晉人執衞甯喜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未同盟而赴以名 疏 注未同盟而赴以名 正義曰宣十七年許男錫我卒甯即錫我之子嗣立以來未與魯會盟而赴以名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 脩會夷儀之歲 叔向命召行人子員 欲使荅秦命 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 御進也言次當行 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 同爲大夫 何以黜朱於朝 黜退也 撫劒從之 從叔向也 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 集成 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 拂衣褰裳也 人救之 平公曰晉其庶乎 庶幾於治 吾臣之所爭者大 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 謂二子不心競爲忠而撫劒拂衣 不務德而爭善 爭謂所行爲善 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私欲侈則公義廢 疏 注御進至當行 正義曰言當進侍君受君命也行人非一更遞進御此日次朱當御次而不使是黜之也 注拂衣褰裳也 正義曰拂者振迅之義以其將鬭知拂衣即褰裳也對則上衣下裳散則可以相通故以褰裳解拂衣 平公至卑乎 正義曰平公見其臣鬭而言其庶乎者以其臣爭爲國國事必興故庶幾於治也劉炫云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皆道子朱之心非叔向之罪

杜言二子不心競似亦并責叔向者以闞雖一曲一直乃是兩人爭理故以二子言之據其闞而言力爭則叔向亦爭乎善則叔向無之叔向以子負無私欲今應容縱子負應容亦非叔向爭善叔向無可爭杜云爭謂所行爲善唯言子朱之心也衞獻公使子鮮爲復使爲己求反國辭辭不能敬姒強命之敬姒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閒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不得止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

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衞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弒剽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

爲人猶如故若不已死無日矣已止也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言子鮮爲義多不過亡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衞侯剽言子叔剽無

謚故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父事剽而衎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爲罪故傳發之甲午衞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頷搖其頭言無驗心

易生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公聞文子荅甯喜之言故怨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親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衎居謂剽也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春秋正義三十四　六

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鬼也遂從衛師敗之圉蒯咸父言更還逐殖綽圉衛地雍鉏獲殖綽雍鉏孫氏臣復愬于晉為下晉討衛張本

疏殺子叔及大子角　正義曰服虔云殺大子角不書舉重者案晉侯宋公殺其世子及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皆書經則世子不輕於大夫也孔父荀息之徒弒君之下并亦言大夫大夫既書於經則弒君并殺世子世子亦當書不得為舉重也杜既不解當以不告故耳

注子叔至謚故　正義曰此剽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於獻公為從父昆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傳云衛子叔黑背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即以子叔為族也元年傳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舉族而稱之也今云殺子叔亦是舉其族為剽無謚故稱族也

書曰至叛也　正義曰春秋書叛者有此孫林父與宋華亥宋公之弟辰晉趙鞅晉荀寅五者經皆書叛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以地來奔雖文不稱叛傳謂此三人為三叛人則三者亦是叛也所言叛者或據邑而距其君或竊地他國皆為有地隨己故稱叛也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定十四年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地不隨己則不稱叛是叛雖尸背之稱皆由地以生名也叛者判也欲分君之地以從他國故以叛為名為叛無凡例傳言書曰是仲尼書為叛也人君賜臣以邑以為祿食臣之祿謂所食邑也君實有之言其不得專以為己有也君臣以義而合義則進以事君否此祿食言則奉身而退當身奔他國而以祿歸君專君之祿以周旋從己於法為罪戮

春秋正義三十四　七

之人故書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釋例曰古之大夫或錫之田邑或分之都城故有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君之祿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若專祿以周旋雖無危國害主之實皆書曰叛叛者反背之辭也庶賤之人不盗於列故雖有善惡不章顯名氏若乃據邑害國則以地重必書其名且終顯其惡也適魯則書地曰來奔來奔則叛可知皆記事外內之辭也劉賈說三叛人以地來奔不書叛謂不能專也此直外內之辭既以地來妻公之姑姊還其大邑不得復言不能專也是杜以庶其之等皆為叛也專祿者謂專君之祿以為己有東西隨己謂之為專服虔云專祿謂以戚叛也既叛衛亦不臣於晉自謂若小國是為專祿其意言專獨有之不屬人也若不屬晉何故被衛侵而愬於晉地若不入晉晉復何以戍之傳言以戚如晉服言不臣於晉是反丘明以解傳也

注公聞至之言　正義曰沈氏云大叔文子聞甯喜許公之言而發歎本非而於甯喜之言而云荅者時聞甯喜之言遂自評論不許於甯子與對

面相荅無異故言荅也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前年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揔名蓋請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爲邑先八邑三十二井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爲卿故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

政矣知國政讓不失禮

疏注先路至於王　正義曰周禮巾車云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則禮於卿大夫所當乘者名車不名路也而傳稱王賜叔孫豹鄭子蟜者皆云大路知此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揔名也賜車稱路從王賜之名必是稟王之命故云蓋請之於王也宜十六年傳云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知諸侯命臣有請王之法故云蓋也　注以路至二井　正義曰禮遣人以物皆以輕先重後故以路及命服爲邑之先也周禮小司徒四井爲邑故杜以八邑爲三十二井劉炫云案論語有千室之邑又杜注免餘邑爲一乘之邑又宋鄭之間六邑嵒戈錫等杜何以知此邑非彼等之邑必以爲四井之邑今知不然者邑之爲名大小無定子展子產爲卿日久先有采邑今以入陳有功加賜田土不應更以八箇大邑而又與之至於免餘辭邑云唯卿備百邑故杜以爲一乘之邑合論語百乘之家其實一乘稱邑文無所出周禮稱四井爲邑杜以正邑解之故云三十二井得爲漸賜上田之義又八邑六邑爲節級之差劉以爲大邑而規杜氏非也　注上卿至在四　正義曰十五年傳云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是伯有在子西之下也十九年傳曰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當國謂攝君事聽政謂爲上卿是子西次子展故此注以子西爲二良霄爲三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如彼文次伯有在子西之上二十九年裨諶論子產位次云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政爲辟之先言伯有後言子西又是子西在伯有之下者據十九年傳子西必在伯有之上蓋其後更有進退杜據傳上文以次之耳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爲澶淵會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

還雩婁縣今屬安豐郡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麇之邑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正於伯州犂正曲直也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頡

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爲王子所得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印堇父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主作辭令之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堇父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堇父可得弗從遂

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堇父傳積子產之善疏秦不其然正義曰秦不肯其如是也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公侯向戌不書後也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於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討其弑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大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

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爲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戍三百人爲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言衛侯雖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爲臣執

君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
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
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爲卿故唯言七穆疏注戚城至井也正義曰傳言西鄙懿氏
則西鄙之地以懿氏爲名也謂之懿氏則以懿爲氏族之
名蓋上世有大夫姓懿氏食邑於此地因以其姓名其城
也杜以懿氏既爲邑名而云取其六十故以爲取田六十
井服虔云六十邑劉炫以服言爲是今知非者此六十之
文揔屬懿氏懿氏不見經傳則卑細可知既非卿大夫何
得廣有土地分六十之邑而與孫氏且直言六十本無邑
文故杜以爲六十井劉從服說以規杜氏非也　趙武至
所也　正義曰僖二十九年諸侯之卿會公于翟泉皆貶
之稱人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八年諸侯之卿會晉侯于邢
丘亦貶稱人傳曰大夫不書尊晉侯也然則尊公侯罪大
夫其義一也傳文互相見耳此言趙武不書尊公也亦是
罪武也故杜云罪武會公侯也其會公侯之罪向戌良霄
與趙武亦同但爲別有見義不貶良霄不得揔云卿不書
罪之故特言趙武不書尊公明良霄向戌亦爲尊公不應
書也向戌不書後也言既爲會公侯復爲後會期故不得
如良霄書名氏也會之班次以國大小爲序諸會鄭在宋
後此會鄭先於宋爲鄭依期而至不失所也如不失其所
自是常事非有善可褒而得進其班者鄭班常在衛下此
會齊衛不至無常班宋自當次晉此直退宋耳非進鄭也
言其不失所直是不失常亦非褒文也討良霄會公亦應
合貶所以得書名者方責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駮向戌
非爲舍霄罪也釋例曰澶淵之會趙武向戌良霄以大夫
而會魯侯違在禮之制其罪一也戌加後會之尤霄有不
失所之進文不得並言卿不書罪之故特言尊公明公尊
非三人之所敵三人之罪既正而二人獨以他義別敘也
以是杜言良霄會公亦合貶也言霄有不失所之進者正
謂不使與宋俱退得進復其本班耳非有外進異於常也
宋以後至退班不在曹人下者宋是大國退居鄭下足以
爲責故令仍在曹上此會曹國最小其班正當居末曹人
非後至也案翟泉之盟諸卿敵公則沒公此亦諸卿敵公
不沒公者翟泉之盟杜注云魯侯諱盟天子大夫是以沒
公然則此大夫敵公非公有罪是以不沒公也　注晉將
至不書　正義曰下云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是於此
會爲將執之不得與會也不得與會而傳云衛侯會之言
其至會所耳　注嘉樂至於天　正義曰嘉樂君子以下
皆詩之文也晉侯賦此言己嘉樂二君也二君以晉侯樂
己之故故齊賦蓼蕭言澤及於己鄭賦緇衣言不敢遠晉
所以荅嘉樂也服虔云晉侯自嘉樂愚之甚也　叔向至
貳也　正義曰沈氏云賦蓼蕭喻晉侯德澤及諸侯言晉
侯有德是安我宗廟也其言與注合緇衣首章云緇衣之
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欲常
進衣服獻飲食是其不二心也劉炫云蓼蕭首章云既見
君子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言晉侯有聲譽常處位是
得宗廟安也　注逸詩至剛馬　正義曰漢書藝文志無
周書篇目其書今在或云是孔子刪尚書之餘案其文非
尚書之類彼引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
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此詩餘無所見故謂彼文是也
注子展至七穆　正義曰居身儉而用心壹叔向自以察
貌觀言而知之其知不由賦詩也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
十九年傳文也子羽不爲卿者案成十三年鄭公子班自
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不書於經故知不爲卿
也杜注彼云皆穆公子也又世族譜云子羽穆公子其後
爲羽氏即羽師頡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世族
譜以公孫揮爲雜人自外唯有罕駟豐游印國良七族見
於經傳皆出穆公故稱七穆也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
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

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
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
佐佐元公惡而婉佐貌惡而心順大子痤美而很貌美而心很戾
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寺人惠牆伊戾
爲大子内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
過宋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大子知之請
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
女乎夫謂大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

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
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内伊戾爲大子内師不行恐内侍廢闕
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詐作
盟處爲大子反徵驗也而騁告公騁馳也曰大子將爲亂
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
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徵也問諸
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棄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
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婉也召而使請

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
之語聒讙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
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
步馬者步馬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
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
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爲錦馬之先
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
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闇左師諛大子所以無罪

而死【疏】注惠牆氏伊戾名　正義曰服虔云惠伊皆發聲實爲牆戾杜以下文單稱伊戾是舍族稱名故以
惠牆爲氏伊戾爲名也内師者身爲寺人之官公使之監
知大子内事爲在内人之長也　大子知之　正義曰知
之謂與楚客舊相知故請野享之　注聒讙也　正義曰
聲亂耳謂之聒多爲言語讙譁亂其耳故聒爲讙也　左
師至受之　正義曰夫人氏者氏猶家也言夫人家之馬
也痤死佐爲大子棄即正爲夫人步馬之時夫人名已定
矣故對云君夫人氏也但棄本是妾左師欲令夫人重已
故佯不知之夫人聞之懼已不得爲夫人故自稱爲妾饋
之錦馬也左師喜得其賜故令使者改命曰君夫
人而後拜受之使棄成爲夫人傳言左師之諛也鄭伯
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
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使夏謝不

敵（夏子西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從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荊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聲子通使於晉（爲國通平）

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瘁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寬暇故能爲下國所命爲天子）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

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殿後軍）

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鄐晉邑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

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示必為陳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

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
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
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
言楚亦不以爲意 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以舉材能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
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
之 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及子孫復仕於楚 疏 注聲子至舉也 正義曰聲子則經
傳所云蔡公孫歸生是也傳言其子伍舉足明舉爲參之
子聲子文不繫朝故云子朝之子以辨明之 伍舉至復

故 正義曰楚語云椒舉將奔晉蔡聲子遇之於鄭郊饗
之以璧賄曰子尚良食尚能事晉君以爲諸侯主辭曰非
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
子故椒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是杜所云共議歸
楚之事傳云言復故謂此也 注平在明年 正義曰明
年聲子始說子氏傳於此言之者蓋伍舉以此年去楚故
傳記之於此年也 賞不僭而刑不濫 正義曰僭謂僭
差濫謂濫佚賞不僭所賞必有功不僭差也刑不濫所刑
必得罪不濫佚也 詩曰至謂也 正義曰詩大雅瞻卬
之篇也言國內賢人之既云已喪亡矣則邦國盡皆困病
此詩之意言無善人之謂也 故夏至善也 正義曰此
在大禹謨之篇皐陶論用刑之法也經常也言若用刑錯
失等與其殺不罪之人寧失於不常之罪謂實有罪而失
於妄免也此書之意懼失善也 注爲下至天子 正義
曰此商頌殷武之篇詩注謂天命湯於在下之國此云爲
下國所命謂下國諸侯推命湯爲天子則商書云東征西

夷怨南征北狄怨又云室家相慶曰后來其蘇是也 將
刑至徹樂 正義曰周禮膳夫職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
物皆有俎以樂侑食鄭玄云殺牲盛饌曰舉又曰大喪則
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
故則不舉鄭衆云大故刑殺也莊二十年傳曰司寇行戮
君爲之不舉是禮法將刑爲之不舉也舉則以樂勸食不
舉故徹去樂縣大司樂云大札大凶大災大臣死凡國之
大憂令弛縣鄭玄云弛釋下之釋下即是徹縣也大司樂
弛縣之內不言刑殺大故文不具耳 射御驅侵 正義
曰敎之驅車侵伐人也 注塞井夷竈以爲陳 正義曰
成十六年傳說此事云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
則此謀范匄所爲今以爲苗賁皇之計者鄭衆云此范匄
所言苗賁皇亦言之故聲子引以爲喻 欒范易行以誘
之 正義曰賈逵鄭衆皆讀易爲變易之易賈以行爲道
也欒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欒與范易道
令范先誘楚欒以良卒從而擊之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

易卒伍也計設謀之時軍旣未動道未定分何以言改道
也將卒相附繫屬久矣無容臨戰而改易將卒且言易行
行非卒伍之名安得爲易卒伍也二者之說皆不可通杜
以傳言誘之則謂羸師毀軍示弱以誘敵故讀易爲簡易
之易謂簡易行陳少其兵備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
使中行二郤得克二穆也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欒書曰
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昭
云中下中軍之上下也歆猶貪也簡易欒范之行示之弱
以誑楚也是韋昭已讀爲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此與楚
語俱述聲子之言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爲楚語亦論
鄢陵之役而云雍子之爲二文不同或丘明傳聞兩說兩
記之也劉炫以爲國語非丘明所作爲有此類往往與左
傳不同故也 注四萃四面集攻之 正義曰楚語云三
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
中軍見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致攻之韋昭見彼爲
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 注夷傷至

爲燧 正義曰月令云瞻夷察傷知夷亦傷也於時呂錡射王中目是王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燧相傳有此語也言軍師之敗若火滅然 子木至逆之 正義曰楚語說此事云子木愀然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復何爲不來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資東陽之盜殺之其可乎子木曰不可我爲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爲我召之吾倍其室乃使椒鳴召其父而復之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悲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爲許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明年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貪冒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逞快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釁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釁勇貪名之人非能爲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涉於樂氏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鄭城門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於汜城下涉汝水南歸而後葬許靈公辛靈公之志而後葬之

【疏】夫小至從之 正義曰於時鄭國勇夫皆貪欲禦寇望敗楚以成己名故子產爲此言以破之夫此鄭國欲得戰者小人之性奮動於勇貪於禍亂冀得職關以足滿其性而自求成武勇之名焉欲得禦寇者皆自爲其身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得從之言禦寇之計不可從也 注釁動至從也 正義曰賈鄭先儒皆以釁爲動也王肅云釁謂自矜奮以夸人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佗佗皆釁以軒翥是釁爲奮動之意也嗇是吝惜之名故爲貪也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是小人之性貪禍亂也言鄭人欲得與楚戰者皆是奮動於勇貪求名譽之人欲望因有禍亂以成己名非能爲國家計慮希長久之利不可從也定本云嗇養也非也 注於汜至南歸 正義曰杜檢汜是地名非水名而云涉于汜是於汜地涉水耳釋例土地名云楚伐鄭師于汜襄城縣南汜城是也汝水出南陽魯縣東南經襄城是知於汜城下涉汝水而南歸也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

【疏】注起宣至斥尊 正義曰周禮大國之卿三命天子上士亦三命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是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國禮法當稱士也以其人官卑故下士獨得旅稱周禮大宰之屬官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是知宰旅爲冢宰之下士也劉炫云知時事四時貢職者小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鄭玄云貢謂六服所貢功謂考績之功[illegible]大

夫貢時事之義也齊人城郟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句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句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疏]注烏餘至城是　正義曰釋例土地名以廩丘爲齊地案廩丘地在東郡則是衛之邦域齊竟不至此也羊角高魚皆在東郡廩丘與之相近齊不得別有廩丘烏餘齊之大夫得以廩丘奔晉者蓋齊人往前取得衛邑以賜烏餘如鄭公孫段之得州宋樂大心之有原也宋鄭大夫得以晉地爲采邑是知齊大夫得以衛地爲采邑杜見齊人以之奔晉故釋例以爲齊地明年討烏餘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蓋以廩丘歸齊也　注取魯至未聞　正義曰服虔云取魯高魚及反之皆不書蓋諱之杜以被人取邑無所可諱故云其義未聞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云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不覺國以爲諱盜竊魯邑而云無可諱者所言諱者諱國惡禮也侯不在疆戎來不覺是國無政令故諱之此守高魚者不覺介於其庫直是守者罪耳非國之恥故諸被伐取魯邑皆不諱也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書而不諱知失邑無可諱也此亦戰于麻隧之類蓋經文脫漏耳　於是至治之　正義曰烏餘以二十四年奔晉二十五年范宣子卒趙文子代之爲政至明年始討烏餘故云乃卒治之傳先言治之下乃述其治之事也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

[疏]注案傳至惡下　正義曰案傳諸國大夫及諸侯之身至宋者有晉楚齊秦魯衛陳蔡鄭許曹邾滕并宋爲主人凡十四國也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人私屬皆不與於盟爲盟而爲此會故不盟者會亦不序也宋爲地主法當不序於列故經唯序九國大夫也案傳楚先晉歃則當先書楚傳言書先晉晉有信也是仲尼貴晉有信故先書趙武也釋例班序譜晉合諸侯二十國起僖二十八年盡哀十四年大率皆陳後次蔡蔡後次衛是陳于晉會常在衛上也今孔奐乃降於蔡衛在石惡之下故知奐非上卿故也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是計卿位爲班也知非奐後至者以傳稱與蔡公孫歸生同至故也案傳七月之下乃云庚辰子木等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則諸侯大夫七月始集於

宋而此會書在夏者事雖在秋行還乃告追以叔孫豹發時書之十年夏會于柤而經書在春注云經書春書始行此亦彼之類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弒剽立衎衎今雖不以弒剽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爲文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答免餘辭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

疏 注甯喜至從赴 正義曰大夫見殺書名者皆是罪之文案此殺喜之傳乃爲專而殺之喜之於衎未爲罪當死也故杜跡其應死之狀弒君之賊於法當誅衎縱不以弒剽致討其於大義宜追討之故雖非國人討賊因其被殺亦以國討爲文書其名以罪喜也不以弒君之罪討之故言追也 注衛侯至罪兄 正義曰釋例曰衎既因母弟之例以與義鄭伯懷害弟之心天王縱羣臣以殺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顯書二兄以首惡使夫稱弟

不聞反誅也鄭段去弟身爲謀首也然則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也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衛侯之弟鱄皆是兄害其弟者也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書弟則示兄曲也是杜以鱄之出奔非鱄之罪故跡其事以爲衛侯罪狀也衛侯始者使鱄與甯喜言云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如是則甯喜專權未爲負約而今公患其專政故免餘請殺公復緩答免餘任令殺喜既負其言信又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其弟以罪兄也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罪秦伯知此亦罪衛侯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

疏 注夏會至備矣 正義曰杜云夏會之大夫者因經書在夏故云夏會其實會在秋耳諸國朝會而因有他事者皆前目而後凡故此不復序而摠云諸侯之大夫還是夏會之大夫也豹去叔孫者傳言季孫以公命命豹使視邾滕而叔孫不從不書其族言違公命故貶之也從公之命於理順也不視邾滕其是小也順君之命其禮大不視邾滕爲是小豹不倚此順道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也於時魯國君弱臣彊政令出於季氏魯君不得有命臣之理臣之小者季氏以己意命之皆不敢不從也叔孫豹秉心彊直季氏所憚恐不從己意故假以公命命之諸傳言以公命者實非公命而假稱公耳其時魯君未嘗有命此稱公命是假可知豹雖心知是假若其即以爲眞共敬從命則國內義士皆將生心必相告云豹是國之大賢我等仰以取法闕是公命雖非亦從則知公之所命悉不可違豈不使季氏懼而公室尊也從公之命是爲順也如此雖實非公命豹但倚此順道以從公命則弱命之君命得顯矣尊君卑臣在此一舉比視邾滕未爲大失豹乃辨其小是以從己心違君之命故貶之釋例曰季氏專魯祿之去公室三

世矣制命出於私門非國所知也叔孫豹魯之賢臣欲匡難以矯時故季孫禪之不敢以己意假公命以勅叔孫也邾滕之班不列於會豹不從執固請受命而行邾滕降次事非機危既不馳請又不辭會而率意改命失命之甚其君民食於深宮令一出命共命之使所宜崇長雖有小失遂而伸之國內固知我君之命不可以違則季氏有懼而義士生心君子以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執以違命貶之也杜言辨小是者豹云宋衛吾匹不視邾滕於理是也但比於申弱君之命使臣卑而君尊此爲小耳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爲三失閏故知經誤

疏 注今長至經誤 正義曰此經言十二月而傳言十一月今杜以長歷推之乙亥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傳曰辰在申再失閏矣若是十二月當爲辰在亥以申爲亥則是三失閏非再失也推歷與傳合知傳

（之而經誤也）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爲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出受封也）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僞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疏　使烏餘具車徒　正義曰必使烏餘具車徒者以三國皆具車徒若不使亦具車徒恐其驚而覺也且烏餘竊邑諸侯不能治之削其餘之衆彊也慮其逃散欲聚以執之下云盡獲之是也　皆取至於晉　正義曰古本亦有不重言諸侯者今定本重有諸侯若重言諸侯則天下諸侯以此事故皆睦於晉也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睦耳不重是也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封字）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慶封不知此詩爲己言其闇甚爲明年慶封來奔傳）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國也）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祇成惡名止也（祇適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爲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非卿也）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于宋爲明年石惡奔傳）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治國）且鱄實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留）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己）

出欲仕無所自翅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仕終身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繐也喪服繐裳縷細而□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爲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也贊佐君其命之

乃使文子爲卿文子大叔儀　注獻公至所殺　正義曰十四年傳曰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彼所殺者皆是公子而此臣是公孫公言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知是爾時死耳亦不知彼所殺者誰是臣之父也　子鮮至難乎　正義曰逐我者應死而得生出納我者有功而更身死章明也沮止也罰有罪所以止人爲惡賞有功所以勸人爲善今賞罰既無章明何以得爲止勸乎刑法也君失其信違信而殺甯喜而國無法賞罰無所章明以此爲國不亦難乎言治國難也　注自誓不仕終身　正義曰終身不仕敘事辭也言自誓不仕以終其身故傳言終身不仕也此終身者子鮮之身終也下云公喪之終身者獻公之身終也獻公以二十九年夏卒其子鮮之卒蓋差在獻公之前耳故公喪服以終身也　注稅即至終身　正義曰傳云公喪之者言公爲之服喪服也禮無稅服之名如稅服者不知何服也服虔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稅服服之輕者案禮記過而追服實名爲稅以聞凶之日爲服喪之始其服追過而服之衰麻不爲有異何云服之輕者公若依彼稅服法其兄弟之服則還是齊衰期耳何以得云如也杜以其義不通故云稅即繐也當是聲相近而字改易耳喪服有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其章唯有諸侯大夫爲天子以外無人服此服也喪服傳曰繐衰者小功之繐也鄭玄云治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升數少者以服至尊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是繐者縷細而希疏也喪服之文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是非五服之常也既葬除之是本無月數也禮天子諸侯絕旁期計公於子鮮不應爲之服獻公痛愍子鮮特爲服此服也此服既無月數獻公服之不自云幾月當止獻公尋自身薨至死未釋此服故云終身也兄弟之服本服期耳獻公驕淫之君不應過其常月杜言獻公尋薨謂此子鮮之卒差在獻公前耳　注此一至通稱　正義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

里也論語云百乘之家大夫稱家邑有百乘是百乘爲采邑之極此云唯卿備百邑知所言邑者皆是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也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故引論語千室十室明其大小通稱邑也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蠹害物之蟲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許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

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己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

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馹傳也謁告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子晳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晉營在宋北東頭爲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

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犂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爲明年子木死張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爲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爲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勅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故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貶之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非歸其尸盟也尸主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辨具楚爲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

【疏】注蠹害物之蟲 正義曰釋蟲云蝎桑蠹李巡云蝎木中蟲也穆天子傳云天子蠹書於羽陵

曝去書內簡中之蟲是蟲在木中謂之爲蠹昭三年傳云公聚朽蠹則在諸物之中皆名爲蠹故云害物之蟲也害物之蟲既名爲蠹故害於物者皆以蠹言之孫子兵書云興軍十萬日費千金是兵爲財用之蠹也　注折俎至之事　正義曰折俎謂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周語文也宣十六年傳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彼傳之意言享公當依享法有體薦也享卿當如宴法有折俎也彼王自言之故云王室禮耳其諸侯之待公卿禮法亦當然也故此享趙孟而置折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大司馬云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是司馬掌會同薦羞之事故宋人此享令司馬置折俎也　仲尼至文辭　正義曰此文甚略本意難知蓋於此享也賓主多有言辭時人跡而記之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宋享趙孟之禮以爲後人之法丘明述其意仲尼所以特舉此禮者以爲此享多文辭以文辭可爲法故特舉而施用之　注宋向至文辭

正義曰杜以賓主之辭禮有定式於此享也何以獨多故解其多辭之意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卑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所言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賓享禮而謂之爲聘舉舊辭而目曰孔氏事亦不必然也　注趙武命盈追己　正義曰沈氏曰知非晉侯命者若是晉侯應云甲寅荀盈至今云從武至故知趙武命也杜云後武遣盈如楚見此意耳　以藩爲軍　正義曰古人行兵止則築爲壘壍以備不虞此以藩籬爲軍者方欲弭兵以示不相忌也　注伯夙荀盈　正義曰伯夙即是荀盈於傳亦無明據未測何以知之服虔云伯夙晉大夫其意以爲別有伯夙非荀盈也　志將至及三　正義曰志將逞乎言其不得逞也在心爲志出口爲言志有所之言乃出口故志以發言也與人爲信必言以告之故言以出信也於人有信志乃得立故信以立志也人之處身於世常恐不得安定參即三也言也信也志也三者俱備然後身得安定欲安其身用此三者以定

之信亡則志不立失志必死不久何以得及三年　匹夫至其死　正義曰匹夫謂賤人也賤人一爲不信猶尚不可況國卿也不信之人盡踣其死言無得生者前覆曰踣謂倒地死也　食言者不病　正義曰不病者不唯病害而已必至於死也言之不用若食之消散故謂無信爲食言也　夫能至及是　正義曰夫謂宋也宋能致死助我令晉師與宋致死不但唯敵於楚雖更力倍於楚可也子何須懼焉又想楚人之情不應及是之惡　注兩事至孰之　正義曰案傳上文六月戊申叔孫豹至丁卯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乃請晉楚之從交相見則叔孫發會之時未有此交相見之議也子木既有此請季孫在國聞之季孫使謂叔孫者使人就宋謂之也於時季氏專魯國之利害季孫所量自慮兩屬貢賦必重疑邾滕將爲人之私故令豹比視小國此自季孫意耳非公意也若是餘人爲使季孫以己意命之無敢違者但叔孫彊直季孫所憚告以己意恐不見從故假稱公命以勢勸之望其敬

公命而遂己志也長歷丁卯是六月二十一日也辛巳是七月五日也丁卯已有此議辛巳方始結盟則叔孫既得公命其去盟日猶遠反魯覆請足得往來但叔孫知非公命不復更請臨盟則率己之意自從所欲故釋例云豹不登朝固請受命而行邾滕降次事非機危既不馳請又不辭會率意改命失命之甚是言其間足得反請而叔孫不請故責之也　注季孫至貶之　正義曰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此以公命非公可知叔孫亦知非公命故不肯從之其實叔孫違命止違季孫意耳但季孫假以公命謂之叔孫雖內知非公而其辭稱公即須從命叔孫既得此命宜應內自思省我君由來無命今君唯以此命命我事雖非理亦宜聽從如是則敬君之情深矣豹宜崇此大順之道以顯弱命之君而乃校計公言是非不肯同於小國遂其小是以忘大順故貶之此義至妙唯杜始得之矣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虔云叔孫欲[illegible]不爲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illegible]

族是文貶也傳言違命是實惡也賈服違經反傳背左氏異孔子孔子貶之賈逵賞之丘明言其違命服虔善其尊國是不以丘明之言解左傳不以孔子之意說春秋也

且晉至久矣．正義曰陳蔡鄭許乍南乍北成二年楚公子嬰齊爲蜀之盟諸夏之國大夫皆在是晉楚更代主諸侯之盟實久也．注小國主辨具　正義曰盟實大國爲主而此云小國主盟知其主辨具也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所言主辨具者如彼執牛耳之類皆小國主備之法當小國執牛耳鄫衍吳公子執之者於時吳爲盟主夷不知禮故自使其人執之也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爭先歃不爭主備叔向以小國主盟爲言者叔向以久爭不決或將戰鬬因盟時小國有所主欲令趙孟下楚假此以勸之耳　注客一至爲客　正義曰享宴之禮賓旅雖多特以一人爲客燕禮者諸侯燕臣之禮也經云小臣納

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乃云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賓出立于門外更使射人納賓公降一等揖之賓即客也是客一坐所尊也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爲客二十三年傳也魯語云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路堵父爲客羞鼈小堵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文伯毋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上尸享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是一坐所尊敬之事也案燕禮記曰公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又聘禮燕聘賓則以上介爲賓此宋公享大夫以趙孟爲客者燕禮謂與己之臣子燕嫌卿敵公故以大夫爲賓聘禮據特來聘者敬其使人故使介爲賓此則兼享晉楚大夫異於常禮以尊敬霸主之國故令趙孟爲客服虔云楚君恒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君也楚先歃爲盟主故尊趙孟爲客案此享宋爲主非楚爲主服之妄也劉炫云兼享晉楚之大夫不以屈建爲賓者賓唯一人出自當時意耳　子木至對也　正義曰上云晉卿不如楚其大夫

則賢是也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疏　注五君謂文襄靈成景　正義曰晉語訾祏對范宣子曰武子佐文襄諸侯無貳心爲卿以輔成景軍無

敗政及爲元帥居大傅國無姦民是以受隨范是其光輔五君也服虔云文公爲戎右襄靈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大傅

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爲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子伯有賦鶉之

賁賁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簀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閾門限使人趙孟自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君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爲賓榮

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疏】注鶉之至君也　正義曰伯有賦此詩者義取人之無善行者我以此爲君是有嫌君之意於時鄭簡公是穆公之玄孫良霄是穆公之曾孫君非良霄之兄杜言幷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者因詩成文故連言之劉君以爲非兄而規杜非也　注第簀也　正義曰釋器云簀謂之第

孫炎曰牀也郭璞曰牀版也然則牀是大名簀是牀版檀弓云大夫之簀與簀名亦得統牀故孫炎以爲牀也　保家之主也　正義曰大夫稱主言是守家之主不亡族也下云數世之主亦然　詩以至賓榮　正義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是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鄭君實未有罪伯有稱人之無良是誣其上也但伯有不臣被公之所惡以公怨怒當自須掩蓋而賦詩道公無良反將公之所怨以爲賓之榮寵劉炫云而公顯然將比來之怨以爲對賓之榮樂也　樂以至可乎　正義曰印段賦蟋蟀義取好樂無荒無荒即不淫也好樂則用樂以安民也其使民也又不淫以使之民皆愛之守位必固在人後亡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

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昬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主也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

【疏】注欲宋至邑也　正義曰服虔云向戌自以止兵民不戰鬬自矜其功故求免死之賞也如服此言免死謂止兵不鬬民免死也杜以為謙則向戌自以為己免死也若使計謀不當則罪合死自矜其功言己得免死故請賞邑也　廢興至諸侯　正義曰言之術者謂德刑禮義是與存盛明之法術也驕淫殘虐是滅亡昬闇之法術也皆兵之由者謂皆畏懼此兵行善不行惡畏之則興不畏則亡故云皆兵之由也言不亦誣乎者謂廢興存亡悉皆由兵向戌之意以廢興存亡不須用兵是實須而誣罔云不須故云不亦誣乎服虔云斃踣也一曰罷也則知服本作斃王肅董遇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杜本作蔽當如王董為蔽掩之也　削而投之　正義曰宋公賞邑書之於札向戌執之以示子罕子罕削其字而又投之於地也向戌初謀此事子罕不即止之而至此始怒者蓋初謀子罕不知或子罕初亦不覺久思乃知其非也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

于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嫳慶封屬大夫封以成彊之言告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弒崔之薄慶之

之厚也崔敗則慶封專權他日又告成彊復告慶封曰苟利
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
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
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
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氏有福止
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
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
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衆
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
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嫳復命於崔
子且御而歸之嫳爲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縊入
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辛巳崔
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疏注有惡疾也　正義曰若非惡疾猶堪爲
後以疾而廢明是惡疾惡疾疾之惡者也不知其何疾也
論語稱伯牛有疾不欲見人淮南子云伯牛癩此崔成猶
能作亂未必是癩也彊無疾亦不得立者受後妻欲立明
故也　父兄莫得進矣　正義曰成彊是崔杼之子而云
父兄者成彊之意以崔杼任無咎與偃棄遠宗族不可自
斥於己故舉宗族父兄也　崔氏堞其宮　正義曰謂狹

築小牆而守之楚薳罷如晉涖盟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晉侯享
之將出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
比之大平君子也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
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
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崔氏之亂
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爲齊
莊公服喪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傳言楚能用賢十
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
再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
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疏注謂斗至
詳矣　正義曰斗建從甲至癸十者謂之日從子至亥十
二者謂之辰傳言辰在申者謂其日昏時斗柄所指於十
二辰爲在申也九月當建戌而建申故爲再失閏也文十
一年三月至今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者歷法十九年
爲一章章有七閏從文十一年至襄十三年凡五十七年
巳成三章當有二十一閏又從襄十四年至今爲十四年
又當有五閏故爲應有二十六閏也長歷推得二十四閏
者杜以長歷實於其間分置二十四閏釋例云閏者會集
數年餘月因宜以安之故閏月無中氣斗建斜指兩辰之
間也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以儀審望知
斗建之在申斗建在申乃是周家九月也而其時歷稱十
一月故知再失閏也於是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

正以叙事期然則前閏月爲建酉後閏月爲建戌十二月
爲建亥而歲終焉是故明年經書春無冰傳以爲時災也
若不復頓置二閏則明年春是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也
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無冰非天時之異無緣總書春也
尋案今世所謂魯歷者不與春秋相符殆來世好事者爲
之非眞也今俱不知其法術具依春秋經傳反覆其終始
以求之近得其實矣杜言以儀審望者大史鑄銅作渾天
儀列二十八宿之度設機關候望以測七曜所在故於彼
鑄銅儀而審望之知此月斗建申也長歷稱大凡經傳有
七百七十九日漢末宋仲子集七歷以考春秋魯歷得五
百二十九日失二百五十日是其不與春秋相符也劉炫
云遠取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者以三十年絳縣老人云臣
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全日故又云言通計者若據前閏
以來短計不得有再失之理今遠從文十一年以來計之
是爲通
計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
建子得以無冰爲災而書 夏衞石惡出奔晉 甯喜之黨書名惡之 邾子
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 告將朝楚 冬齊
慶封來奔 崔杼之黨耆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絶位不爲卿 十有
一月公如楚 爲宋之盟故朝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
崩 靈王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疏 注十
二至日誤 正義曰甲寅之後四十二日始得乙未則甲
寅乙未不得同月長歷推此年十二月戊戌朔甲寅是十
七日其月無乙未也經有十一
月十二月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愼曰今茲宋鄭其
饑乎 梓愼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 歲在星紀而
淫於玄枵 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
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 以有時菑
陰不堪陽 時菑無冰也蛇陰用事而温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 蛇乘龍 蛇玄
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所乘 龍宋鄭之星也
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 宋鄭必饑玄枵虛
中也 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 枵秏名也土虛而民秏不

饑何爲 歲爲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秏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秏 疏 注梓
愼至其事 正義曰此年傳鄭游吉云歲之不易宋向戌
云飢寒之不恤是今年言之也明年傳云鄭饑子皮餼國
人粟於是宋亦饑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是詳其事
也 注歲歲至失次 正義曰左傳及國語所云歲在者
皆謂歲星所在故云歲歲星也五星者五行之精也歷書
稱木精曰歲星火精曰熒惑土精曰鎭星金精曰大白水
精曰辰星此五者皆右行於天二十八宿則著天不動故
謂二十八宿爲經五星爲緯言若織之經緯然也天有十
二次地有十二辰丑子亥北方之辰也次之與辰上下相
值故云星紀在丑玄枵在子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玄枵
虛也孫炎曰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也故謂之星紀虛
在正北北方色玄故曰玄枵枵之言秏秏虛之意也漢書
律歷志云星紀初斗十二度終於婺女七度玄枵初婺女
八度終於危十五度是星紀爲斗牛之次玄枵爲虛危之

次也九年傳稱晉侯問公生歲乃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言歲星大率十二年而一周天也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言其年歲星在亥也歲星右行於天至此年十一年耳行未及周故此年歲星常法當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年已在玄枵是其淫行失次也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歷歆以爲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一千七百二十八年爲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剩得行天一周也三統之歷以庚戌爲上元此年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以十二除之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爲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欲知入次度者以次餘一百二十六乘一次三十度以百四十四除之得二十六度餘是歲星本平行此年之初已入星紀之次二十六度餘當在婺女四度

於法未入於玄枵也傳言淫於玄枵未知已在玄枵幾度此舉其大率耳而五星之行有遲有疾有留伏逆順於歷法更自別有推步之術此不可詳也　注時菑至發洩　正義曰傳先言無冰乃載梓慎之語則梓慎之語爲無冰而發知時菑謂春無冰也言以有時菑者以此歲星淫行之年而有天時溫暖之菑四時之序冬月當寒故溫則爲菑害也冬月盛陰用事陰寒在地當過陽使不出時應寒而溫無冰是陰陽相競陰氣不能勝陽故陽氣出地地氣發洩而使時溫無冰也歲星自淫行天時自溫暖其溫不由歲星梓慎以其年有二事而揔言其占耳服虔云歲爲陽玄枵爲陰歲乘陰進至玄枵陰不勝陽故溫無冰案下云蛇乘龍乃謂玄枵乘歲星非歲星乘玄枵也若必以此無冰謂歲乘玄枵所致則成元年春無冰者豈謂歲星乘玄枵乎成十六年雨木冰者復是玄枵乘歲星也　注蛇玄至所乘　正義曰蟲獸在地而有象在天二十八宿分在四方方有七宿共成一象東方爲青龍之象西方爲白虎之象皆南

首北尾也南方爲朱鳥之象北方爲玄武之象皆西首東尾也曲禮說軍陳象物云行前朱鳥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是玄武在北方也龜蛇二蟲共爲玄武故蛇是玄武之宿虛危之星也七星共爲玄武但歲星淫行在虛危之分故特指虛危言之耳傳言蛇乘龍龍即歲星也歲星木精未位在東方東方之宿爲青龍之象故歲星亦以龍爲名爲龍行疾而失次出於虛危宿下龍在下而蛇在上是龍爲蛇所乘也歲星天之貴神福德之星今被乘勢屈是不能祐其本國之象故知宋鄭饑也　注歲星至之星　正義曰歲星屬木木位在東方東方之次皆是龍分天之分野卯爲大火辰爲壽星大火房心爲宋分壽星角亢爲鄭分故龍爲宋鄭之星也然則寅爲析木之津析木燕之分野梓慎言不及燕別當有以知之非吾徒所能測也　枵耗至何爲　正義曰枵聲近耗故枵是耗之名也次有三宿虛爲其中土虛不實而人民耗損不饑何爲也地氣發洩而使時溫無冰即是土虛之事也於時魯國無冰是魯

亦地氣發洩下子服惠伯云飢寒之不恤是魯亦饑矣經不書饑饑當差於宋鄭故梓愼唯言宋鄭饑耳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　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以宋盟釋齊秦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己心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薦事以順其志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在

二十五年疏注陳侯至鄟縣　正義曰傳言宋之盟故辟文在諸國之下止爲楚屬發傳故杜明之陳蔡胡沈爲宋盟朝晉其齊燕杞狄先非楚屬其朝不爲宋之盟也譜云北燕姬姓召公奭之後也周武王封之於燕居漁陽薊縣其國辟小不通諸夏自召公至簡公款二十九世始見經簡公子獻公十二年獲麟之歲也獻公子孝公七年春秋之傳終矣孝公立十五年卒孝公以下六世始大稱王十二世二百二十五年秦滅之　小事至禮也　正義曰言小國之事大國也當每事順從若未獲大國所命之事但如其志之所欲即不待彼命逆即從之如其志意禮也禮者自卑而尊人故先承意志是事大之禮也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盟唯施於朝晉楚　秋八月大雩旱也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禍　日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　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廷往也　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　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爲三十年蔡世子班弒其

廿八傳疏君小國事大國　正義曰一自宋古本多王肅注其文皆如此君國謂爲國君言其爲君之難也今定本作小國　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爲晉屬故告晉而行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　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　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祿也　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　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　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　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

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上復之頤䷚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頤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以復其願而棄其本不脩德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又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吾乃休吾民矣

休息也言楚不能復爲害禆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禆竈鄭大夫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爲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愼則曰宋鄭饑禆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疏今執至敢憚　正義曰執事謂楚也楚人詰大叔唯有止還之語耳今游吉還使鄭伯來故游吉原其意爲此辭作甚之言耳而執事有不利焉遠盟言闕君德是於楚爲不利也小國是懼懼楚不利耳不敢自憚勞也　注復上至故凶　正義曰卦從下起從下而畫陰爻至上六爲純坤又將從下變之故復爲極陰反陽之卦也上處極位位極更無所往故爲迷也既迷而後反本從下積而至迷是爲失道已遠

上應在三三亦陰爻遠而無應故凶也復易注云復反也還也陰氣侵陽陽失其位至此始還反起於初故謂之復陽君象君失國而還反道德更興也頤養也易注云頤者口車輔之名震動於下艮止於上口車動而上因輔嚼物以養人故謂頤爲養也　注謂欲至其願　正義曰楚子本意願鄭伯來朝全不願道理唯欲復其本願　注幾近至亦難　正義曰幾近釋詁文也十者數之小成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故舉成數以言之周易復卦上六爻云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是易有十年之語故游吉期之以十年服虔云此行也楚康王卒至昭四年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故曰不幾十年是謂十年不克征也　注旅客至所在　正義曰易有旅卦傳言羇旅旅皆是客故爲客處也歲星常行之度此年常在星紀星紀是其所居之次也今歲星棄其所居星紀之次乃客處在於明年所居之次言其未應往而往向彼玄枵之次爲客寄也昭二十二年傳云越得

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歲星所在其國有福當禍之衝其國有禍今失次於北故禍衝在南子午之位南北相衝淫於玄枵衝當鶉火南方爲朱鳥之宿帑者細弱之名於人則妻子爲帑於鳥則鳥尾曰帑妻子爲人之後鳥尾亦鳥之後故俱以帑爲言也天之分野鶉火周分鶉尾楚分歲星之衝當此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也歲星客在玄枵唯衝鶉火而鶉尾亦有咎者蓋以歲星漸西衝則漸東尾之於鳥猶是一身故衝其身而及其尾此則禆竈能知亦非吾徒所測也此與上文俱論歲星過次所占不同其事俱驗而丘明兩載之是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效驗惟人所在言其知之在於人各自有意見也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外僕言曰昔先

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掌次舍者自
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
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
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
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刑法也教其
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
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怠解也小適大有五
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

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
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
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
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疏〕注至敝至郊勞　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
用束帛勞無設壇之法下云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蓋
以朝禮君親行事重故有之小也禮有壇墠者先儒以為除地
曰墠封土曰壇此并言除地封土者尚書金縢云三壇同
墠是作壇在除地之內故除地封土并言之服虔本作墠
解云除地為墠王肅本作壇亦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為
墠也案下云作壇以昭其功以昭其禍若是除地蓋猶尋
常不足以昭示後人杜言壇是也下言草舍若不平除則
不除地故為草舍耳　亦皆循之　正義曰言因一

也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
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嫳家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
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
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
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
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
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言舍欲辟妻己

求焉惡識宗言己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癸
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讎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
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
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饔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盡盧蒲癸王何之謀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告
盧蒲嫳以二子怒告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
寢處之矣言能殺而席其皮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

共謀了非少尾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得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於貨財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龜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慶封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宇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慶嗣慶封之族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字禍作必於嘗嘗秋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悛改悔也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子息慶嗣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殘壞也不欲慶封得救難

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慶舍女癸告之告欲殺慶舍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臨祭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麻嬰爲尸爲祭尸慶奊爲上獻上獻先獻者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優俳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絆之也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子尾抽桷擊扉三桷椽也扉門闔也以桷擊扉爲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甍屋棟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遂殺慶繩麻嬰慶繩慶奊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爲亂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慶封歸遇告

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
伐內宮陳劍[illegible]公所[illegible]弗克反陳于嶽嶽里名請戰弗
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光鑑
形也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
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
也氾祭遠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工樂師茅
鴟逸詩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慶封奔吳吳
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聚其族焉而居

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
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
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
旃殲盡也旃之也爲昭四年殺慶封傳疏國遷朝焉　正義曰慶封雖與舍政使舍知政事耳封猶
有當國之重故國之卿大夫皆遷就嬖家朝焉　使諸至
反之　正義曰崔氏之亂但是莊公之黨崔氏以之爲賊
當時辟難並悉出奔崔氏既亡慶封召令還國故言使諸
逃亡之人得賊名而出者以已情告而悉反之　宗不余
辟　正義曰男女辨姓則女亦辟宗癸謂慶舍爲宗言彼
宗不於我庚相辟也　公膳日雙雞　正義曰案禮記玉
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
其大夫則日食特豚朔月特牲今膳日雙雞者齊國臨時

之事不如禮也　更之以鶩　正義曰釋鳥云舒鳧鶩舍
人曰鳧野名也鶩家名也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鶩郭璞曰
鴨也然則謂之舒者舒遲也家養馴不畏人故飛行遲以
遲別野名耳其爲鴨一也　以其洎饋　正義曰說文云
洎灌釜也周禮士師職云祀五帝則洎鑊水鄭玄云洎謂
增其沃汁也然則洎者添釜之名添水以爲肉汁遂名肉
汁爲洎去肉而空以汁饋欲其怨之深也　注二子皆惠
公孫　正義曰昭三年傳云二惠競爽猶可又十年傳曰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是知皆惠公孫也　注慶封至之道
正義曰釋宮云六達謂之莊注爾雅者皆以爲六道旁出
杜以九達並九軌故亦以莊爲六軌也　慶奊爲上獻
正義曰祭祀之禮主人先獻下文慶舍死公懼而歸則於
時公親在矣又此祭慶舍涖事公與慶舍不爲上獻而奊
爲上獻者慶舍使爲之不可以禮責也奊即繩也爲下殺
慶繩張本　注優俳　正義曰優者戲名也晉語有優施
史記滑稽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爲優戲而以優著名史游

急就篇云倡優俳笑是優俳一物而二名也今之散樂戲
爲可笑之語而令人之笑是也宋大尉袁淑取古之文章
令人笑者次而題之名曰俳諧集　慶氏之馬善驚　正
義曰善驚謂數驚古人有此語今人謂數驚爲好驚好亦
善之意也　注魚里至觀之　正義曰杜以優在魚里士
往觀之劉炫以爲國人從旁爲優引行以至魚里以規杜
氏但傳文不顯古事難知劉輒以爲規一何煩碎　注甍
屋棟　正義曰先儒相傳爲然也張衡西京賦曰甍宇齊
平言諸屋棟簷高下等也說文云甍棟梁也是又名爲梁
此是屋上之長材椽所以憑依者也今俗謂之屋脊　注
禮食至不共　正義曰禮法食必先祭祭古之先食以示
有所先也公食大夫禮云賓升席坐取韭菹以徧擩于醢
上豆之間祭又言祭鉶芼於上鉶之間祭飲食於上豆之
間是祭食之禮各有其處論語云汎愛衆汎是寬博之語
故知汎祭爲遠散所祭言其不共也　注句餘至吳邑
正義曰此時吳君是餘祭也明年餘祭死乃夷末代立服

二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也服虔以句餘爲餘祭杜以爲夷末者以慶封此年之末始來奔魯齊人來讓方更奔吳明年五月而閽弒餘祭計其閒未得賜慶封以邑故以句餘爲夷末也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當書故發例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二十五年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反還也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齊別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爲之幅使無黜嫚黜猶放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還公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嫳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殺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

疏注六十邑　正義曰傳直言六十杜知六十邑者下云與北郭佐邑六十則此亦是六十邑也　外不得宰　正義曰外猶以外宰猶益也以邶殿爲外也言吾先有邑更不得益邶殿耳　夫民至幅之　正義曰人皆欲生計重厚而多財用利益心既無厭於是乎用正德以幅之言用正德以爲邊幅使有度也　武王有亂臣十人　正義曰尚書泰誓文也亂治也以武王自言我有治理政事者十人鄭玄論語注云十人謂文母周公大公召公畢公榮公大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　不十人不足以葬　正義曰案武王有亂臣十人而得天下崔子若有十人唯得葬者武王聖人十人皆大德故有天下崔子是罪人又有十人是凡人故唯可以葬也所引武王十人者唯取同心之義　與我其拱璧　正義曰其者其崔杼也故云崔氏大璧拱謂合兩手也此璧兩手拱抱之故爲大璧　注始求至知之　正義曰始求崔杼尸不得嫌以他尸代之傳言國人

2046447
21101000459018
8
2121.5
15

猶知之皆曰崔子言猶尚識其形知是眞崔子也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已在楚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滎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洧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必還爲鄭國害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薄土行潦之蘋藻言賤菜寘諸宗室薦宗廟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爲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敬可棄

乎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邇近也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遑暇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專任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鵝公遂行從昭伯謀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

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疏】濟澤至敬也　正義曰此意取采蘋之詩也詩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彼詩采蘋於澗采藻於潦此并言行潦之蘋藻又別言濟澤之阿者以其亦是出菜之處故先言之也獨言濟者以濟在魯國故穆叔獨舉所見而言也女將行嫁就宗子之家教之以四德三月教成設祭於宗子之廟此詩述教成之祭寘諸宗室謂薦於宗子之家廟也詩言季女而此言季蘭謂季女服蘭草也案宣三年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是女之服蘭也　向戌至楚也　正義曰魯宋俱是朝楚向戌與叔仲昭伯言不同者二者並爲楚是大國故朝其君昭伯欲令公行故以國大勸公言大國可畏也向戌欲令公還故以君身規公言君死宜反也意異故言異耳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

也宋盟有褒甲之隙不以此廢好故曰禮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疏】注徵審至發例　正義曰昭三十年傳云非公且徵過杜云徵明也則此徵之訓亦爲明明審此緩告者非有事故宜緩直是臣子怠慢耳杜序以故書爲新意故於此發新例以明諸無事故而緩來告者皆是譏其怠慢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四

鄉貢進士馮嗣祖校勘